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三二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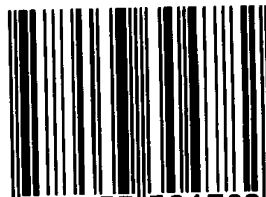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2374/10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三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西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 子部第三二冊目次

## 子部·兵家類

古今將畧四卷

〔明〕馮時寧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遺經堂刻本

..... 一

嶺西水陸兵紀二卷附拙政編一卷

〔明〕盛萬年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雍正寶綸堂刻本

..... 一八七

左氏兵畧三十二卷（一）

〔明〕陳禹謨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吳用先等刻本

..... 二三〇



# 古今將畧四卷

〔明〕馮時寧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遺經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今將畧

四卷》提要

## 古今將畧序

余觀史氏稱忠勇善戰者多好  
讀左氏春秋切疑左氏爲文章  
家宗好讀者曷稱善戰善戰非  
古也涿鹿鬼方獬豸聖王不得  
序一

已而用之春秋則五伯爭盟羣  
雄角力無日無戰矣左氏錄其  
戰而紀其事讀其文如甲騎交  
馳戈矛互擊當時將兵者所指  
麾進退緒略犁然如見蓋余亦

宵讀而得之如原繁之陣魚麗  
魏舒之變戰車士季之七覆敖  
前吳員之三出肆楚知罃之三  
分四軍荀偃之左實右僞以至  
鄭突以覆敗翟萇以鼓奔齊  
樂枝僞遁曳柴屈瑕誘敵縱採  
伍亂掬舟中之矢宵奔聽城上  
之烏纏纏乎其文非戰戰孰  
非畧卽異時兵家所爲武經七  
篇諸書亦不出此孰謂好讀者

不善戰哉邊陲多警遠薊每每  
苦未聞將將未聞畧夫霍將軍  
不學古兵法而又曰臨敵制勝  
在方畧何如余以爲法非畧而  
知法始可以語畧知畧始可以  
語將譬之方非劑而知方乃可  
以語劑知劑乃可以語醫自古  
登壇援枹士以狂疾策勛者靡  
不有畧將安可以無畧哉年任  
馮以一取春秋以後臯我



朝凡以將顯者紀其人敘其績而證以七篇諸書所載兵法爲古今將畧四卷大都取裁于左氏顧左氏言人與事而不言法七篇諸書言法而不言事與人

序四

是書紀其人則名震而士思慕敘其績則事核而士思奮證以法則言有據而士無敢矯誣君之用心勤矣士能挾而讀讀而好詎無有如史氏所載忠勇善

戰者出爲

國家用哉日聞酉跳梁邊吏告變

王上拊髀諸司推轂誠願得一知畧者橫行匈奴中余固樂其

序五

成而爲之序

南京太常寺卿李維禎書



古今將畧凡例

一用兵昉自軒轅迄于商周而鬼方嚴狃之  
伐皆先修內以攘外誠王師也至五霸七  
雄作而春秋列國胥以權謀智術角勝負  
兵斯奇矣若漢唐宋及我

朝英豪輩出代不乏人而料敵制勝之方班  
班可考故是編由古今悉籍記之

一湯武放伐之事雖云順天應人然于大義  
古今將畧凡例

有乖而後世姦雄僭竊如莽溫安史之徒  
往往藉爲口實余故不敢載蓋以扶萬世  
之綱常云

一漢唐宋創業中興之主雖非將帥者倫然  
其雄才大略顯於武功者烏可無紀故我  
高成二祖之神謨膚篋亦徵錄之

文臣雖未嘗親冒鋒刃而建議廟庭運籌  
帷幄者均之爲謀畧也胥錄之以備采擇

一畧意以制勝爲主間有詩書未當節制  
遵而偶遭挫衄者亦錄其一二以爲明鑒  
仰臨敵知所警戒云

一方畧先敘于前爲案皆櫟括傳文仍依時  
代序次至一人而有數事者則類比之以  
便參閱

一兵法引證于後爲斷皆出自七書但詳其  
語意切當與畧相符者取之不必七書皆

古今將畧凡例

倘亦不計其重複云

一考七子世次太公最上次爲司馬穰苴齊  
景公時人次孫武吳闔廬時人次吳起魏  
文侯時人次尉繚子皆與梁惠王論兵次  
黃石公考索隱云詩緯稱爲軒轅之臣風  
后後化爲老人見圯上授張良書文獻通  
考載三畧爲圯上所授書風后之傳係小  
說不經見不足爲據大凡神人僊者俱以



見時爲紀律當繫秦漢之間次乃李衛公

焉

古今將畧

元集

明昭李馮時寧以一

野

五帝

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炎帝榆罔弗能征於是  
軒轅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榆罔  
欲侵陵諸侯以侯益叛之軒轅修德振兵治五  
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猛虎以  
古今將畧卷一 五帝

與榆罔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

太公曰大義發而萬物皆利  
司馬法曰興甲兵以討不義  
孫子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  
吳子曰內修文德外治武備  
尉繚子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  
黃石公曰務廣德者強  
李衛公曰師以義舉者正也

軒轅氏因蚩尤好兵喜亂作刀戟大弩以暴虐  
天下兼并諸侯貪欲無度炎帝榆罔不能制之  
命居少顓以臨西方蚩尤益肆其惡出羊水

九淖。攻炎帝于空桑。炎帝遜居涿鹿。軒轅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軍士昏迷。軒轅爲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戮于中冀。因名其地曰絕轡之野。

太公曰。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

司馬法曰。負固不服。則受之。

孫子曰。先出合戰爲正。

吳子曰。禁暴救亂曰義。

黃石公曰。聖王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亂。禁不義也。

李衛公曰。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謀。

古今將畧卷一 五帝

二

帝舜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

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

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

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

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益贊于禹曰。至誠

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

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太公曰。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

司馬法曰。順天理。則民服之。

孫子曰。居人之兵。而非戰。

吳子曰。緩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

尉繚子曰。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衆士。

古今將畧卷一 五帝

三



夏

夏啟立有扈氏怙強稔惡敢與天子抗衡因大  
戰于甘乃召六卿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  
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  
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  
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  
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太公曰吾觀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上下  
不賞不罰亡國之時也  
古今將畧卷一 夏

四

司馬法曰彰明有罪

孫子曰法今執行

吳子曰內修文德外治武備

尉繚子曰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

黃石公曰敵恃義之

李衛公曰以德守之以刑伐之

夏仲康肇位命胤侯掌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荒  
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惟時義和  
顛覆厥德沉亂于酒畔官離次傲擾天紀今予  
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  
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

烈于猛火殲厥渠魁竹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  
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  
爾衆士懋戒哉

太公曰凡三軍以戒爲固

司馬法曰懲弱犯寡則備之以賢言民則伐

之

孫子曰凡戰者以正合

吳子曰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尉繚子曰明法勸令○孽在於屠戮

黃石公曰服者后之降者視之○寃者原之

李衛公曰師以義舉者正也

古今將畧卷一

夏

五

商

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葛伯仇餉。湯遂征之。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後來其蘇。

太公曰。示之以仁義。施之以厚德。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孫子曰。上下同欲者勝。吳子曰。義者所以因事立功。尉繚子曰。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兵之所加。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古今將畧卷一

離官府。由兵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

黃石公曰。王者制人以道。李衛公曰。正兵古人所重也。

商武丁內反。諸已以思王道。三年蠻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時鬼方無道。武丁伐之。三年乃克殷道復興。

太公曰。能建其以讓天道。司馬法曰。貧國不讓則侵之。孫子曰。令之以文。齊之以武。吳子曰。禁暴救亂曰義。

周

齊太公望。名呂尚。年八十餘。釣于渭水。西伯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彪。非虎非羆。兆得公侯。果遇呂尚於渭水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

司馬法曰。舉賢立明。孫子曰。輔周則國必強。吳子曰。任賢使能。能得其師者王。尉繚子曰。舉賢用能。賢士有合。大道可明。古今將畧卷一

黃石公曰。王聘儒賢。萬事乃理。王聘廉大夫。乃可述。○賢人所歸。則其國強。

呂望輔西伯。專謀修德。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當世之言兵。皆宗太公為本謀。

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不獲意則權。○以禮為固。以仁為勝。孫子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吳子曰。內修文德。○緩之以道。聖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尉繚子曰。德以守之。黃石公曰。王者制人以道。○務廣德者強。

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南有越裳氏重譯來朝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耆曰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蓋往朝之周公歸之於王使者還迷其歸路周公錫以駟車五乘皆為向南之制越裳使者載之由扶南林邑海際暮年而至其國故指南車裳為先導示有以服遠人而正四方

古今將畧卷一 周

八

太公曰仁之所在天下歸之

黃石公曰王者制人以道

周公因管叔蔡叔霍叔同奄君及武庚謀叛乃作大誥奉王命以討之誅武庚管叔放蔡叔於郭鄰降霍叔為庶人遂定奄及淮夷東土以寧

太公曰當殺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

所愛者有罪必罰

司馬法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

孫子曰所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

辛寅公曰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

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諫曰先王耀德不

經兵無勤民於遠王不聽竟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不至

司馬法曰以禮為固以仁為勝

孫子曰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尉繚子曰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順武為表

文為裡

周宣王命召公伐平淮夷中伯仲由甫猷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諸侯復宗周尹吉甫作詩美之

太公曰大兵無制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

古今將畧卷一 周

九

司馬法曰凡民以仁教以義正

黃石公曰務廣得者強

春秋

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潛軍遂敗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太公曰詭伏設奇

孫子曰以疾待不虞者勝

吳子曰一劫其前一絕其後

尉繚子曰正兵貴先奇兵貴後

黃石公曰非荒奇無以破奸息寇

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

古今將畧卷一

春秋

十

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東戎師前後擊之盡殪

孫子曰利而誘之

吳子曰令賤而勇將輕銳以害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若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待此為愚將雖衆

明義

鄭伯伐許取叔盈以蜚狐食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遂入許

太公曰攻城爭先登

孫子曰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

吳子曰旌旗麾幟所以威目將之所麾莫不從後

尉繚子曰據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

楚侵隨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使少師董威

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

古今將畧卷一

春秋

十一

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孫子曰。能而示之不能。○卑而驕之。

楚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携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

孫子曰。將不能料敵。○弱擊強曰北。  
黃石公曰。敵強下之。弱有所用。  
古今將畧卷一 春秋 主

隨少師有寵。楚國伯比曰。讐有彖。不可失也。楚子伐隨。隨師敗。獲少師。曰。天去其疾矣。未可克也。盟而還。

太公曰。存亡之道。命在於將。  
孫子曰。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孽則國必弱。  
黃石公曰。亂將不可使保軍。

楚國廉會巴師。鄒師救鄒。三逐巴師。不克。闕廉橫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鄒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鄒師大敗。鄒人霄潰。

孫子曰。行北勿從。  
黃石公曰。弱有所用。  
李衛公曰。奔北不追。

鄒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闕廉曰。鄒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鄒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鄒。鄒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鬪志。若敗鄒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于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

古今將畧卷一 春秋 主

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鄒師。

孫子曰。上兵伐謀。○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  
尉繚子曰。明法審令。不卜筮而事吉。

楚伐絞州。軍其南門。屈瑕請無扞探樵者。以誘之。絞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



太公曰彼將生驕必有其害  
孫子曰利而勢之  
尉繚子曰凡圖必開其小利

楚屈瑕伐羅鄧曼曰莫敖沮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其不設備乎楚子使人追之不及莫敖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且不設備羅與盧戎大敗之

太公曰有剛毅而自用者

司馬法曰行慎行列

吳子曰備者出門如見敵戒者雖克如始戰

古今將畧卷一 春秋

古

黃石公曰亂將不可使保軍乘衆不可使伐人

魯曹劌從莊公與齊師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之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太公曰旌旗亂而相遠逆戎馬驚奔兵車折軸此大敗之徵也

孫子曰善用兵者通其銳氣擊其惰歸  
吳子曰審察其政亂則擊之勿疑  
黃石公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乃保其生

晉荀息之族偪士薦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遂與羣公子謀諸富子而去之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又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乘城而處之盡殺羣公子

太公曰欲離其親因其所愛

司馬法曰不期在於受問

古今將畧卷一 春秋

古

虢人兩侵晉晉侯將伐虢士薦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

太公曰因其所喜以順其志苟能因之必能去之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虢滅師還並虞滅之

太公曰勝以重寶因與之謀謀而利之利之必害

孫子曰：利而誘之。  
尉繚子曰：禍在於好利。

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慮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台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

古今將要卷一

春秋

去

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楚使屈完如師。師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太公曰：示之以仁義。  
司馬法曰：典甲兵以討不義。  
孫子曰：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  
吳子曰：一曰義兵，義必以禮服。

尉繚子曰：凡兵有以道勝。  
黃石公曰：務實德者強。

秦伐晉，晉侯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用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不聽。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泞而止，秦獲晉侯以歸。

太公曰：汗下沮澤，遂退，窮其地，此明之志也。  
司馬法曰：馬不告良。  
古今將要卷一 春秋

吳子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其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開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不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于魚。曰：君未知戰，勅帥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

太公曰。善者見利不失。而不失者。則其利必大矣。

孫子曰。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敵半渡而擊之。則利。

吳子曰。敵入遠來。新至行司未定。可擊。步水半渡可擊。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我請

昆弟仕焉。乃在得仕。明年二禮從國子巡城。彼

以赴外。殺之。衛滅邢。

孫子曰。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

欲殺。必先知其守將之姓名。今吾間必索知

之。吾股之與。伊望在夏。周之與。呂牙在殷。彼

明若。將。既。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

黃石公曰。不勇在于受間。

楚子儀子邊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孫

與人以圍商密。昏而附焉。歟。血加書。偽與子儀

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

降秦師。囚子邊以歸。

太公曰。兵勝之術。在於審人之能。而地乘其

利。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用兵之法。十萬之眾。日費千金。無知之易其事。而謀之使六無。無。齊侯伐魯。未入境。魯使展喜慰之。曰。寡君聞君

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

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

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

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賜之盟曰。

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

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及君即位。諸侯之

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豈其棄

命廢職。若先君何。君必不然。齊侯還。

古今將畧卷一 春秋

司馬法曰。以禮信親諸侯。

吳子曰。恃衆以伐曰強。強必以謙服。因怒興

師曰剛。剛必以辭服。尉繚子曰。諸侯有謹天子之禮。君民繼世。承

王之命也。更造易常。違王明德。故禮得以伐

也。黃石公曰。此恃義之。

楚子玉治兵于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

蔿賈曰。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

其不能以入矣。

太公曰。吾觀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上下

司馬法曰：師多務成，則失其德。  
孫子曰：更強卒弱，曰勝。  
吳子曰：兼剛柔者，兵之事也。  
尉繚子曰：刑賞不中，則衆不畏。  
李衛公曰：若素未加，而獨用變法，鮮克濟焉。

晉將與楚戰，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悅。  
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  
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將中軍。

司馬法曰：凡勝三軍一人勝。  
孫子曰：將者，國之輔，周則國必危。  
吳子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于一人。是爲氣機。○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凡人古今將畧卷一 春秋 三

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  
尉繚子曰：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

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

司馬法曰：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

尉繚子曰：古者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故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勸衆士。  
黃石公曰：後以禮，勵以義。

楚子圍宋，宋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

古今將畧卷一 春秋 三

太公曰：欲其西，襲其東。

孫子曰：攻其所必救，○先奪其所愛。

楚圍宋，晉伐曹，衛以救之。楚子玉使宛春告晉曰：請復曹衛，亦釋宋圍。先軫請私許復曹衛，以携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

孫子曰：怒而撓之，親而離之。  
黃石公曰：敵睦携之，敵睦待之。

晉與楚戰于城濮，胥臣以下軍當陳，蔡蒙馬以虎皮先潰其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爲遁，楚師馳之。原軫以中軍橫擊之。

狐毛以上軍夾攻之。楚師敗績。

孫子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李衛公曰。逐奔不遠。縱縱不及。

晉文公城濮之戰。顛頡。熱倍。負羈氏。殺之以徇于師。祈購好命。殺之以徇于諸侯。舟之僑先歸。殺之以徇于國。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

太公曰。將以謀大為勝。司馬法曰。不服則法。

孫子曰。卒已親附而罰不刑。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

古今將畧卷一 春秋

三

吳子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于用。

尉繚子曰。明法審令。李衛公曰。兵卒有制。

秦晉圍鄭。燭之武夜見秦伯曰。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隣。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

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判晉。君圖之。秦伯悅。盟而還。晉亦去之。

太公曰。欲離其親。因其所愛。孫子曰。其次伐交。親而離之。黃石公曰。敵雖勝之。

秦杞子戍鄭。占秦潛師以來。蹇叔曰。勞師襲遠。遠主備之。不可。且行千里。其誰不知。晉人禦師。必於殽。秦伯不聽。使孟明三帥出師。還至殽。果爲晉師所敗。

古今將畧卷一

春秋

三

吳子曰。料敵有不亡而與之。勝者曰。行。勝。渴。務於取遠。曰。道遠日暮。士氣勞。可擊。險道狹路可擊。

尉繚子曰。惠在千里之內。不起一月之氣。

秦孟明伐晉。始敗于殽。載敗于彭衙。秦伯猶用孟明。增修德政。重施于民。復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郛。晉人不出。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六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以夜匿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



孫子曰。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吳子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得之國強。是為良將。

尉繚子曰。舉賢用能。

晉敗秦于殽。狼臙從公乘為右。先軫黜之。臙怒曰。吾未獲先所。及彭衙既。以其屬馳秦師先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臙於是乎君子。

太公曰。勇者為之。氣。勝于外。功立于內。疾若馳。吳子曰。王臣失位而欲見功于上者。此軍之練銳也。

古今事考卷一

春秋

三

尉繚子曰。先死者。未嘗非勇力國士也。

楚大饑。廉人帥百濮聚于選。將伐楚。楚人謀徙於阪高。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謂暇謀人。乃出師。百濮乃罷。

太公曰。兵勢不行。敵國乃強。司馬法曰。以戰止戰。孫子曰。上兵伐謀。

楚大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因子楊。三宿而進。庸師聚。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陞。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戰矣。遂不設備。楚師分二隊伐之。遂滅。

太公曰。大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我者也。故士半而功倍焉。

孫子曰。勢者。因利而制權。○佯北勿從。黃石公曰。素有所設。

古今事考卷一

春秋

三

晉楚戰于邲。楚人出陳。孫叔日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

太公曰。臨敵決戰。

司馬法曰。以智決。以勇闢。孫子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其疾如風。

尉繚子曰。動如風雨。

李衛公曰。貴速不貴久。

楚伐蕭。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蕭潰。

太公曰：「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饑飽。」

司馬法曰：「人有勝心，惟敵之視。」

孫子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黃石公曰：「與衆同好，靡不成。」

李衛公曰：「愛設於先。」

楚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及宋，宋人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是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授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遂圍宋。

古今將畧卷一 春秋

主

太公曰：「勇者爲之闢，氣厲青雲，疾若馳電。」

孫子曰：「動如雷震，兵聞拙速。」

尉繚子曰：「如風如雨，如雷如霆。」

黃石公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

楚師圍宋。九月，不服。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于而食，折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將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

許爾無我虞。

太公曰：「凡攻城圍邑，車騎必遠，屯衛警戒，阻其內外，中人絕糧，外不得輸，城人恐怖，其將必降。」

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攻城。」

黃石公曰：「釋近謀遠。」

李衛公曰：「因糧於敵，是變客爲主也。」

晉伐齊，戰于鞏，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援甲執兵，固卽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抱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

古今將畧卷一 春秋

主

司馬法曰：「凡勝三軍，一人勝凡鼓旌鼓旗，鼓車鼓馬，鼓徒鼓兵。」

吳子曰：「三軍之將，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爲氣機。果者臨敵不懷生，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黃石公曰：「將能制勝，則國家安定。」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人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卻伯見

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傳言晉將帥克讓，所以能勝齊。

司馬法曰：上下不伐善，讓之至也。  
孫子曰：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退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

晉巫臣因子重子反殺其族而分其室，乃遺書古今將畧卷一 春秋 天

曰：爾以讒慝貪憊，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請使於吳，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實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入州來。楚子重子反於是，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

孫子曰：無上之兵，伐大國，不事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敵佚能勞之。

吳子曰：輕變無謀，可勞而困。

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陂，退舍於夫

鄭子罕敗鄭人覆之敗諸洧陂獲將鉏樂懼宋恃

太公曰：凡三軍以戒爲固，以急爲敗。子罕敗者，雖克如始戰，○我勝易子勝難。鄭族晉荀偃城虎牢以備鄭，鄭人乃成。

太公曰：凡攻戰，雖克如始戰，○我勝易子勝難。其內小，外大，絕糧，外不得食，或人惡節，其將必勝。

孫子曰：克者其所愛則聽矣。  
齊元公曰：復犯寡之，復殺之。

楚子重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古今將畧卷一 春秋 天

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

太公曰：阻難險路可擊。  
司馬法曰：敵入或止於路，則慮之。  
吳子曰：避之於易，擊之於難。

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爲司馬，戮其僕。晉侯怒，欲殺之，絳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

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命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于司寇。公既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古今將畧卷一

春秋

子

太公曰。用罰者貴必。

司馬法曰。不服則法。

吳子曰。三軍服威。士卒用命。

尉繚子曰。審法制。明賞罰。

黃石公曰。令不行。則政不止。

吳侵楚。養叔謂子庚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

太公曰。兵勝之術。審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司馬法曰。不加喪。不因凶。孫子曰。出其不意。

吳子曰。今有少卒。半起。擊金鳴鼓。於其後。有大衆莫不驚動。

子囊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敵。吳人自阜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太公曰。伏其銳士。雖不知我所備。吳子曰。若敵衆寡。避之於易。邀之於隘。李衛公曰。奇兵考擊。

晉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

古今將畧卷一

春秋

子

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

孫子曰。形之敵必從之。

吳子曰。出旌列旆。行出山澤。觀之。敵人必懼。

尉繚子曰。兵弱能強之。

晉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壅防門而守之。齊師夜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遂從齊師。

太公曰。審知敵人之虛。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孫子曰。鳥集者虛也。黃石公曰。士卒逃亡。則軍必喪。

李衛公曰擊其情歸

晉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舒以書入絳。宣子懼。樂王鮒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且魏氏可強取也。從之。使范欒逆魏舒。樂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許之。乃出而殺之。遂克樂盈。

孫子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吳子曰。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果為一年。

古今將畧卷一 春秋

三

楚師遇吳人。居其間七日。子驪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伐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

太公曰。說伏設奇。遠張詭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

尉繚子曰。武上不選。則衆不強。  
黃石公曰。攻敵疾。則備不及。

齊烏餘以廩丘奔晉。又襲魯衛宋諸邑。趙文子

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眾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

古今將畧卷一 春秋

三

晉

孫子曰。兵者詭道也。利而誘之。  
黃石公曰。將謀密則奸心開。非諱言無以破奸息寇。

晉荀吳將與狄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請皆卒。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陣以相離。未陳而薄之。狄人大敗。  
太公曰。越絕險阻。乘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  
吳子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為之奈何。曰。此謂谷戰。雖眾

一不用募。吾材上與敵相當。足利兵以爲前行分車列。騎隱於四旁。  
李衛公曰。此則騎多爲便。惟務奇勝。非拒禦而已。

楚敗吳。獲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隊。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古今事考卷一 春秋

太公曰。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  
司馬洪曰。方其疑惑。可師可服。

孫子曰。亂而取之。  
吳子曰。若其衆喧嘩。其兵或縱或橫。雖衆可獲。

黃石公曰。非詭奇。無以破奸息寇。

宋華氏叛。華登以吳師救華氏。宋厨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敗吳師。華登帥其餘以戰。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請皆用劍。厨人濮以裳

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之。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吳子曰。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尉繚子曰。權先加人者。敵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接。黃石公曰。敵人新集。可擊。疲勞可擊。

吳楚爭州來。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同役而不同心。楚師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遂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或奔或止。三國爭之。亂。吳以三軍擊之。獲其

古今事考卷一 春秋

君大夫舍其囚。使奔許。與蔡頤曰。吾君死矣。師噪而從之。楚師大奔。

太公曰。衆寡不相養。上下不相待。敵人必敗。孫子曰。亂而取之。能料敵制勝。李衛公曰。使賤而勇者前擊。鋒始交而北。北而勿討。觀敵進退。奔北不追。則敵有謀矣。若悉衆追北。行止縱橫。此敵人不可擊之勿疑。

伍員謀伐楚。吳子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



適任患。若爲二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從之。楚於是乎始加。

太公曰。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孫子曰。進而勞之。○影人而大無多。則我專而敵分。尉繚子曰。力分者弱。

吳子誘楚師伐吳於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於巢。克之。

古今將畧卷一 春秋

吳

太公曰。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

孫子曰。遠而示之近。黃石公曰。非詭奇無以破其奸。息意。

吳楚陳于柏舉。夫槩王請于吳子曰。楚子常不仁。其卒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介。而後人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先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大敗之。及清發。夫槩王曰。困獸猶鬪。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

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饑有飢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

太公曰。奔走可擊。濟水可擊。孫子曰。戰道必勝。王曰。無戰。必戰可也。吳子曰。涉水半渡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

吳伐越。追至會稽。聞之。范蠡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人平。辭厚禮以下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以美女寶器令大夫

古今將畧卷一 春秋

三

種間獻吳。太宰嚭請行。成于吳。身爲臣妻。稱妾。卒救反國。乃勸勾踐。苦身焦思。臥薪嘗膽。曰。女忘會稽之恥耶。後卒敗吳。滅之。

太公曰。欲竭其心。必厚賂之。收其左右忠季。陰示以利。

孫子曰。甲而驕之。○利而誘之。吳子曰。夫人有恥。足以及戰。在小足以守矣。

尉繚子曰。臣等存於下人。黃石公曰。敵暴紂之。

越欲報吳。大夫逢同曰。鴛鳥之擊也。必匿其形。

今吳兵加齊晉怨深于楚。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浮且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後卒以敗吳。

太公曰。事大國之君。下鄰國之上。平其難。厚其幣。必得大國之助。鄰國之助矣。

吳子曰。卑而驕之。吳子曰。先和而造大事。四鄰之助。大國之援。

越伐吳。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

古今將畧卷一 春秋

吳

或右。鼓噪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吳。滅之。

司馬法曰。動而觀其疑。襲而觀其治。

孫子曰。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

尉繚子曰。正兵貴先。奇兵貴後。

吳王出宮女百八十人。試孫武以兵法。乃分二隊。以二寵姬為長。令之曰。前視心。後視背。左右視手。二令而鼓之。右眾大笑。武曰。中令。將之罪也。復三令而鼓之。左復大笑。武曰。中令。明

而不如法察之罪也。將慚。二隊長吳王有之。不從卒斬之。於是鼓之前後左右皆中法。無敢出者。

太公曰。凡用賞罰。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則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

司馬法曰。犯命者。士上戮。

吳子曰。左而左。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

尉繚子曰。審法制。明賞罰。

黃石公曰。賞罰明。則將威行。

李衛公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威克厭愛。

古今將畧卷一 春秋

三

戰國

魏伐趙。齊田忌拔之。孫臏曰：「採鬪者，扼亢擣虛，則自為解。今梁之輕銳外竭，老弱內守，不若疾走大梁，衝其虛，彼必釋趙自救。是我一舉解趙圍而收弊於魏也。」從之。大破梁軍。

太公曰：欲其西襲其東。  
孫子曰：攻其所必救。  
尉繚子曰：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  
黃石公曰：釋近謀遠。  
李衛公曰：伺隙誘虛。

古今將畧卷一

戰國

早

魏龐涓攻韓，齊田忌救之，直走大梁，致其歸。孫子曰：「三晉素輕齊為怯，使人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又明日為二萬，涓喜謂齊軍亡者過半，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卒致敗亡。」

太公曰：運而弱。  
孫子曰：善於用兵，知戰之地，知戰之且。  
吳子曰：險道狹路可擊。  
黃石公曰：旁有所用。

齊孫臏度龐涓暮當至馬陵道，使而旁多阻隘。

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明日暮見火舉，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涓亦自到虜。魏太子申，臏以此名顯天下。

太公曰：設伏而待之，必於死地，遠我旌旗，疎我行陣，必舍其前，與敵相當，伏兵乃起，或陷其兩旁，或擊其前後，敵入必走。○陰其謀密其機，伏其銳士，敵不知我所備。  
孫子曰：軍旁有險阻，此伏姦之所也。○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古今將畧卷一

戰國

早

吳子曰：設伏投機，其將可取。  
黃石公曰：非說奇無以破好息寇。  
李衛公曰：善用兵者，先為不可測，則敵乘其所之也。

齊以穰苴將兵，扞燕晉，苴自以人微權輕，請寵臣莊賈監軍。約日中會，賈素驕，送者留飲，夕時乃至。苴遂按軍法斬之以徇。三軍振慄，燕晉聞之解去。

太公曰：將以謀人為成。  
孫子曰：法令孰行。  
尉繚子曰：殺之貴大，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也。  
是則上安也。

李衛公曰。大將軍無不得試。

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勞苦。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哭之曰。往年吳公吮其父。戰不旋踵。遂死于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

太公曰。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

司馬法曰。仁見親。

孫子曰。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尉繚子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

黃石公曰。與眾同好。靡不成。

古今將畧卷一

戰國

李衛公曰。先有愛。結於士。

起事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武侯謂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

太公曰。修德。上賢。無甲兵而勝。無溝壑而守。司馬法曰。以禮為固。以仁為勝。吳子曰。內修文德。尉繚子曰。德以守之。黃石公曰。務廣德者強。

起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

魏襄戰關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縱橫。

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

孫子曰。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尉繚子曰。簡募良材。以簡不虞。

智伯帥韓魏之甲。圍趙襄子於晉陽。灌之。襄子使張武潛出。說二子曰。趙亡則韓魏為之次。

矣。二子乃反。與趙而擊智伯。滅之。

太公曰。欲離其親。因其所愛。

司馬法曰。成其溢。奪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

古今將畧卷一

戰國

孫子曰。其次伐交。

燕昭王謀伐齊。樂毅曰。齊地大人眾。未易攻也。

請連楚趙韓魏之兵。帥以破齊。諸侯兵罷歸。而

毅獨攻入臨菑。下齊七十餘城。皆屬燕。

太公曰。以弱擊強者。必得大國之助。鄰國之助。

孫子曰。衢地則合。吳子曰。四鄰之助。大國之助。

樂毅攻即墨。田單聞。患之。樂毅乃縱反間。

言毅與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于齊。故且緩于

攻卽墨人惟恐他將來卽墨殘矣。燕王遂使騎劫代毅、毅奔趙。

太公曰：觀敵之意以爲間諜。

孫子曰：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

尉繚子曰：不明在於受明。

李衛公曰：或用明以成功。

田單令城中食必祭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惟之，單因宣言：「當有神師下教。」乃引一卒師事之。因稱神師言：「惟恐燕軍剽所得齊卒置前行，又懼掘吾城外塚，燕人聞之，如其言。」城

古今將畧卷一 戰國

聖

中堅守，爭欲出戰。

太公曰：依托鬼神以惑衆心。

孫子曰：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殺敵者怒也。

尉繚子曰：疑生必敗。

黃石公曰：非詭奇無以破奸息寇。

子衛公曰：詭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單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使老弱乘城，約降乃收千餘牛，人以絲繒龍文束丹其角而脂摩於尾。夜燒葦縱牛，隨以五千人銜枚擊之。城中鼓噪動地，燕軍大駭，敗走殺騎劫，復齊七十餘城。

孫子曰：因形而勝之。○出其不意。○夜戰多

單攻狄，三月不克。魯仲連曰：「將軍在卽墨，有死

之心，無生之氣，所以破燕。今則有生之樂，無死

之心，所以不勝。單遂勵氣循城，視冒矢石接抱

鼓之狄人乃下。

太公曰：臨敵決戰，無有二心。

吳子曰：戒者雖克如始戰。

尉繚子曰：志不勵，則士不死節。

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未而傅鐵籠。

古今將畧卷一 戰國

聖

已而燕軍攻破城，齊人走爭塗，以轉折車敗爲

燕所虜。惟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卽墨。

太公曰：車貴知地形。

吳子曰：車堅管轄。

尉繚子曰：車有偏列。

秦軍伐韓，趙將將兵救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開來入，奢善食而遣之。乃悉甲而趨，先發萬人據北山上。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皆縱軍擊之，大敗秦軍。

太公曰：凡深入敵人之地，必察地之形勢。○凡三軍處山之高，是謂山城。敵人雖衆，其將可擒。

孫子曰：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我得其利，彼得其害，為平地。  
孫子曰：兵之所勝，像山亦勝。

趙奢與田單論兵，單曰：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單所不服。奢曰：君非徒不達於兵，又不明其時勢。若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而野戰不足用也。鮑彪謂兵不期少多，商敵為數，爾單也以少擊衆，奇兵也。奢也以衆敵衆，正兵也。  
古今將畧卷一 戰國 吳

孫子曰：議衆寡之用者勝。

奢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王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

太公曰：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饑餓。  
黃石公曰：良將之統軍也，恕已而治人，推惠施恩。

趙括擊秦，秦白起佯敗走。張二奇兵劫之，括乘勝疾追，而奇兵絕其後，軍分為二，糧道絕，遂殺括，坑其卒四十萬。

孫子曰：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  
吳子曰：如是，佯北，安行疾圍，一劫其前，一絕其後，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

秦王欲使白起攻趙，邯鄲起曰：長平之役，秦卒多死，乃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堅辭不行，遂使王齕圍邯鄲。  
古今將畧卷一 戰國 吳

邯鄲楚魏救之，秦軍多亡。

太公曰：或襲其內，或肆其外，三軍乘戰，數大必敗。  
孫子曰：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是為靡軍。○退不避罪。

趙李牧居代，備匈奴，日擊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約虜人急收保，敢捕者斬。如是數歲，匈奴無所得，終以為怯。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乃縱畜牧滿野，虜大入，牧佯北，以奇兵張左右翼，擊殺十餘萬騎，卒不敢近趙邊。

太公曰。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  
可勝。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虞。  
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  
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勝者之戰。  
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形也。  
黃石公曰。弱有所用。強有所加。  
李衛公曰。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

秦

范雎對秦王曰。越韓魏以攻齊。非計也。不如遠  
交而近攻。夫韓魏中國乃天下之樞也。王欲霸  
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而威楚趙。則齊附而韓  
魏因可虜矣。王從其計。卒并天下。

孫子曰。未義而廟美勝者。得美多也。○霸王  
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  
交不得合。  
吳子曰。謀者所以遠害就利。  
黃石公曰。得遠謀近者。佚而有志。

秦王謀伐荆。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以爲  
怯。使李信將二十萬人伐之。大敗。乃以翦將六  
十萬人往。堅壁不出。日休士拊循之。親與同食。  
久之。軍中校石超距爲戲。翦曰。可矣。遂舉兵大  
破滅之。

太公曰。夫攻強必養之。使強益之。使張。  
孫子曰。識衆寡之用者勝。○謹養而勿勞。併  
氣精九。

秦將章邯圍趙。項羽救之。悉引兵渡河。沉船城



既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與秦軍遇  
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遂破之斬  
其將王離

太公曰敵弱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疑處  
孫子曰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  
則拘不得已則鬪○死地告將示之以不活  
尉繚子曰忘不勛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  
衆不戰  
黃石公曰將之所以爲威者號令也戰之所  
以全勝者軍政也士之所以輕戰者用命也  
士卒用命乃可越境

漢

漢王之國張良說王燒絕所過處道以備盜兵  
示項羽無東意及王將定關中良又以齊梁反  
書遺羽羽故北擊齊漢王因得還定三秦

孫子曰用而示之不用○能使敵人不得至  
者害之也

漢王聞項羽弑義帝乃聽三老董公謀發喪哀  
臨三日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羽弑之大  
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願從諸侯

王擊楚之弑義帝者

太公曰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  
吳子曰禁暴救亂曰義○殺之以道理之以  
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者修之則興廢  
之則衰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悅周武伐紂  
而殷人不叛舉順天人故能然矣  
尉繚子曰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  
黃石公曰敵恃義之  
李術公曰師以義舉者正也

漢王與項羽相持滎陽間命蕭何守關中計戶  
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漢軍大振遂築  
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

太公曰。王度飲食。廣蓄積。通糧道。珍五穀。三軍不困乏。  
孫子曰。不可勝者守也。○重地。吾將繼其食。尉繚子曰。兵有餘。關糧食有餘。不足。使所出入之路。然後興師伐亂。必能入之。

漢王以韓信率灌嬰曹參擊魏。問魏大將曰。栢直曰。孔臯子安能當信。騎將曰。馮敬曰。雖賢不能當嬰。步將曰。項它曰。不能當參。

孫子曰。將孰有能。○知彼知己。勝乃不殆。尉繚子曰。所以知勝敗者。將將於敵也。

漢王為羽圍急。謀撓楚權。酈生請復立六國後

古今將畧卷一

漢

聖

王趣刻印。張良曰。天下游士各歸事其王。王誰與取天下。且烏得而臣之。用此謀大事去矣。趣銷印。

太公曰。權益天下。然後能不失天下。孫子曰。智者之慮。必權於利害。吳子曰。謀者所以達害就利。

漢王謀定天下於陳平。平以項王意思信譏。請捐金行間以疑其心。乃與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言項王之臣鍾離昧等功多

不封。欲與漢滅楚。分其地。及羽使至平為大將。貝進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也。乃持去。更以惡草具進。報羽果大疑之。亞父欲急攻下。榮陽不聽。怒去。

太公曰。觀敵之意。以為間謀。孫子曰。觀師十萬。日費千金。相持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受爵祿。有金。不知敵之情者。非將之至也。○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凡軍之所欲擊。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

古今將畧卷一

漢

聖

吳子曰。善行間謀。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

漢王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敖倉藏粟甚多。楚拔榮陽。不堅守之。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請急進兵收榮陽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從之。

太公曰。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孫子曰。我所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

居高陽利聲道以戰則利。○我亦利。

黃石公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其舍。度其糧食。上其強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故

漢王既取敖倉。乃使劉賈盧縮度白馬津入楚。

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羽卒以少助食。盡而亡。

太公曰。三軍無糧。牛馬無食。卒士無糧。司馬法曰。壯其圖。奪其應。

黃石公曰。委積不多。則士不行。古今將畧卷一。漢。五。

張良因漢王欲以二萬人擊秦。說曰。秦兵尚強。未可輕圖。其將屠者子賈。孺易動以利。願且留

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鄒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

連和。良曰。此獨其將欲畔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乃引兵擊秦。大克。

太公曰。陰謀左右。得甚詳。○力盡氣怠。發我銳士。隨而擊之。

司馬法曰。擊其勞倦。序子曰。誘之以利。

吳子曰。將士懈怠。其軍不剛。而。李衛公曰。以嚴待懈。

良因項羽欲至鴻門擊漢王。遂要項伯入見。漢王與飲。為壽。結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

羽。所以距關者。倘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孫子曰。以親為間。○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

之。吳子曰。急行間謀。以觀其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李衛公曰。或用間以成功。

高帝嘗與韓信論諸將能將兵多少。信自言多。古今將畧卷一。漢。五。

多益善。且稱陛下將兵不過十萬。而善將將。乃天授。非人力也。

孫子曰。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高帝自將擊匈奴。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馬。但見羸弱。使者皆言可擊。劉敬獨謂此必見

短。伏奇以爭利。不聽。遂圍帝於白登。孫子曰。能而示之不能。○怯生於勇。弱生於強。

韓信既登壇。為大將。對漢王曰。大王勇悍仁強。

不如項王。然項王不能任屬賢將有功當目印  
別不予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放逐義帝所過殘  
滅實失天下心。大王能任天下武勇以天下城  
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且三秦王將秦子弟殺亡  
殆盡。惟此三人得脫而強王之。大王入關。秋毫  
無犯。除秦苛法於約。當王關中。秦民無不欲得  
大王。王秦者。今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  
王喜從之。

古今將畧卷一 漢

至

太公曰。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

子案

然後能懷天下。

司馬法曰。凡民以仁教。以義戰。

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王數有道。將  
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  
孰練。賞罰孰明。皆以此知勝負矣。

信擊魏。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  
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遂虜魏王豹。

太公曰。微其西擊其東。

孫子曰。遠而示之近。

尉繚子曰。是以擊虛夸之也。

信既定魏。請益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

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漢王會於滎陽。

太公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  
後。不可以語奇。

孫子曰。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治衆  
如治寡。分數是也。圖衆如圖寡。形名是也。三  
軍之衆。可使必受命。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  
之所加。如以投石。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  
黃石公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衆可望  
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

李衛公曰。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  
測。故正亦勝。奇亦勝。

信將擊趙。李左車謂陳餘曰。信乘勝遠鬪。鋒不  
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方軌。騎不成列。其勢擗

古今將畧卷一 漢

至

食必在後。願假奇兵三萬。從間道絕之。足下堅

壁勿與戰。彼前不得鬪。後不得還。野無所掠。不

十日。而其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爲所擒。餘不用。

信聞知之大喜。乃敢遂下。

孫子曰。軍無糧食則亡。

李衛公曰。兵旁擊。

信將出井陘。擊趙先令萬人出背水陣。趙望見

皆大笑。信建大將旗。鼓出陘口。趙空壁迎戰。信

佯棄旗鼓走水上。軍殊死戰。趙軍不勝還壁。則

信已先遣輕騎馳入立漢赤幟遂大驚亂漢兵

大擊大破之斬陳餘擒趙王歇

太公曰分為兩陣假兵所處須其必出後我

孫子曰役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信以千金募得李左車師事之問以攻燕伐齊

之策曰將軍破趙威震天下此所長也然卒罷

其資難用此所短也莫若按甲休兵暴其所長

於燕燕必從而齊亦服矣從之燕果從風而靡

孫子曰全國為上破國次之不戰而屈人

信襲齊楚使龍且抹之與漢軍夾維水而陳信

夜令人囊沙壅水上流旦渡擊且佯敗走且喜

曰吾固知信怯追之信使決囊水大至且軍半

不得渡急擊殺且虜齊王廣

太公曰濟水可擊

孫子曰以水佐攻者強

吳子曰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

淺深乃可為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薄

李衛公曰若趙齊戰應策今如一紛紛紅紅

雖退而勇敗也必有奇也

信下魏羽代漢輒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及

信克趙楚拔滎陽漢王自成臯北渡河自稱漢

使馳入趙壁信耳未起即臥內奪其印符以麾

召諸將易置之令耳守趙信擊齊王得軍復大

振

太公曰凡舉兵帥以將為命因能受職各舉

所長隨時變化以為紀綱

孫子曰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卒與之

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

孫子曰能制軍機

黃石公曰能制軍機

秦敬過洛陽見上曰秦地據山帶河四塞為固

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立具夫與人鬪不愼其

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今秦秦故地此亦據天下

之亢而拊其背也張良亦謂關中阻三面而守

獨以一面東制諸侯無事潛輓而上以西給有

變順流而下以委輸此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上

即日西都關中

太公曰：利地守險，近易。

司馬法曰：利地守險，近易。

孫子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地形者，兵之助。

孫子曰：量土地，肥磽，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以人稱粟，三謂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

黃石公曰：能知國容，能圖山川，能表險難。

周亞夫屯兵細柳，以備胡文帝勞軍。至，吏士被甲，銳兵，彀弓弩，不得入。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使持節詔之，亞夫乃傳言開門。門士請曰：軍中不得驅馳。帝按轡徐行，至營，亞夫以

請曰：軍中不得驅馳。帝按轡徐行，至營，亞夫以

請曰：軍中不得驅馳。帝按轡徐行，至營，亞夫以

請曰：軍中不得驅馳。帝按轡徐行，至營，亞夫以

請曰：軍中不得驅馳。帝按轡徐行，至營，亞夫以

請曰：軍中不得驅馳。帝按轡徐行，至營，亞夫以

請曰：軍中不得驅馳。帝按轡徐行，至營，亞夫以

請曰：軍中不得驅馳。帝按轡徐行，至營，亞夫以

請曰：軍中不得驅馳。帝按轡徐行，至營，亞夫以

請曰：軍中不得驅馳。帝按轡徐行，至營，亞夫以

請曰：軍中不得驅馳。帝按轡徐行，至營，亞夫以

請曰：軍中不得驅馳。帝按轡徐行，至營，亞夫以

請曰：軍中不得驅馳。帝按轡徐行，至營，亞夫以

請曰：軍中不得驅馳。帝按轡徐行，至營，亞夫以

勞之勿與爭罪。

亞夫乘傳發霸上趙涉，遮說曰：吳必置死士殺

渑間，何不從此右走？田出武關，抵洛陽，直入

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

從之，使搜殺渑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為護軍。

孫子曰：途有所不由，趨其所不意。○軍旁有險阻，潢井，蒺藜，林木，翳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奸之所也。

亞夫堅壁昌邑，吳攻梁，急梁數求，不許。愬於

上，使救梁。不奉詔，而使輕騎絕吳。是兵後側道

敵乏糧，數挑戰，不出。軍中夜驚擾，士帳下終不

起，頃之自定。吳攻壁東南，使備西北，已而其精

兵果攻西北，不得入。敵兵饑引去，乃出兵追擊

大破之。

孫子曰：軍有所不擊，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以治待亂，以靜待譁。○善守，敵不知其所攻。

李廣守上郡，嘗從騎出卒遇胡騎數千，廣曰：

李廣守上郡，嘗從騎出卒遇胡騎數千，廣曰：

李廣守上郡，嘗從騎出卒遇胡騎數千，廣曰：

李廣守上郡，嘗從騎出卒遇胡騎數千，廣曰：

李廣守上郡，嘗從騎出卒遇胡騎數千，廣曰：

吾去大軍數十里如走。虜射我立盡。留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敢擊。令皆下馬解鞍。以示不走。胡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上馬奔射殺之。令士皆縱馬臥。胡終性之。夜引去。

司馬法曰。力欲完氣欲閑。孫子曰。敵雖衆。可使無關。形之必從之。

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陳。

古今將畧卷一 漢

奎

擊刁斗。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匈奴畏廣之畧。士多樂從廣。

太公曰。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司。司法曰。令謹兵甲行慎行列。戰時止凡戰。敬則。孫則服。

吳子曰。有出門如見敵。者法。人省而不煩。

尉繚子曰。制先定則事不亂。黃石公曰。戰之所以全勝者。軍政也。

衛青擊匈奴。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青夜至圍之。虜獲俘王。及人畜數十百萬。

孫子曰。出其不意。尉繚子曰。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

青度幕見單于。萬騎陳而待。乃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從五千騎往當之。會日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遂冒圍去。追之。捕斬萬九千級。主簿山食其積粟。留一日。悉燒餘粟以歸。

太公曰。大風甚雨者。所以擗前擒後也。

司馬法曰。凡戰。固衆相利。

孫子曰。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因糧於敵。

古今將畧卷一 漢

奎

李衛公曰。敵未可勝。我且守待。可勝則攻之耳。

青為大將軍。仁厚持重。仁厚故衆心歸之。持重故終不至於大敗。

太公曰。示之以仁義。施之以厚德。

孫子曰。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

尉繚子曰。安靜則治。

李衛公曰。凡將先有愛結于士。

青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歸問其罪。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趙

軍之威。閼安曰。建以數千。當單千數萬力。戰一日餘。主五不敢有二心。自歸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青曰。臣職雖當斬。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裁之。遂囚建入塞。

太公曰。一喜一怒。調和三軍。制一臣下。

霍去病善騎射。為嫖姚校尉。率輕勇騎人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封冠軍侯。為驃騎將軍。將數萬騎。擊胡絕幕。深入二千

古今將畧卷一 漢

奇

餘里。過焉支。至祁連山。登臨瀚海。封狼居胥。至幕南無王庭。

太公曰。風馳電掣。不知所由。

吳子曰。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拳旗斬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

去病少言不泄。有氣敢往。所將常選。故敢力戰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天子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

太公曰。勇則不可犯。忠則無二心。  
孫子曰。兵無驍鋒曰北。

吳子曰。受命而不驍。敵破而後言返。

張騫以久使絕域。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不乏。

太公曰。立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澗山阻。不失地利。

孫子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趙充國擊羌。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倘止必堅營壁。至金城。湏兵滿萬。騎始渡河。恐為虜所遮。夜遣三校銜枚先渡。營陣畢。乃盡渡。

太公曰。凡三軍以戒為固。

孫子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古今將畧卷一 漢

奎

吳子曰。倘者。出門如見敵。

尉繚子曰。無困在於預備。

充國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嘗遇虜數百騎。出入軍傍。曰。此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

司馬法曰。戰無小利。

孫子曰。軍有所不擊。

尉繚子曰。欲重。

黃公曰。所安動則軍不重。

充國馳赴金城。先遣騎候四望。峽中無虜。乃引兵進。謂諸校曰。吾知虜無能為矣。使發數千人。



守此兵豈得入哉。

太公曰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

司馬法曰地利守險阻。

孫子曰軍旁有險阻潢片兼設林木警營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奸之所也。

吳子曰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爲地機。

尉繚子曰夫守者不失險者也。

黃石公曰復阨塞之。

充國以先零首叛宜誅罕开未犯當以威信招服解散之乃引兵至先零虜望見棄車重渡皇水令徐行驅之曰此窮寇也緩之則走不顧急

古今將畧卷一

漢

之則還致死溺斬甚多至罕开地令軍毋燔聚落及芻牧田中其豪來歸賜食遣還以諭其種果不煩兵而下

太公曰無燔人積聚無毀人宮室降者勿殺得而勿戰示之以仁義施之以厚德如此則天下和服。

司馬法曰

被之以信臨之以強成基一天下之形人莫不說。

孫子曰其次伐交窮寇勿追。

吳子曰軍之所至毋刊其木毋發其屋毋取其粟毋燔其積聚毋殺其六畜示民毋殘心

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李衛公曰恩信撫之衣食周之。

上議擊先零充國以士馬所用芻糧甚廣久役

恐生他變請罷騎留步分據要害屯田湟中益

積蓄省大費虜失肥饒勢必瓦解可不戰而自

破魏相任其計可必用從之羌果降

太公曰深溝高壘積糧多者所以持久也。

孫子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馮奉世持節使西域會莎車王殺漢使劫他國

古今將畧卷一

漢

制必危西域遂以節發諸國兵進擊斬其首諸國悉平威震西域

司馬法曰以戰止戰雖戰可也。

孫子曰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故其城可拔其國可廢。

奉世議擊羌以爲反虜三萬法當倍用一月足

以決今以萬人分屯則怯弱形見羌必相扇起

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

不聽卒爲所敗乃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益

發六萬人破之。

司馬法曰凡戰衆寡以觀其變。孫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識衆寡之用者勝。○兵聞拙速未觀巧之久。

陳湯爲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遇城邑山川常登望

孫子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黃石公曰將能圖山川能表險難。

湯領西域以郅支在康居侵陵諸國如發兵直

古今將畧卷一 漢

突

指城下彼亡無所之守不自保功可成也遂矯制發諸國兵屯田士甘延壽驚欲止湯按劍叱之卽日行得康居二貴人且知虜情進薄圍之發薪燒木城大呼四面並入斬單于首傳京師諸國獲盡昇得者

孫子曰能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先知者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取敵之利者貨也。吳子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

劉文叔下昆陽王尋王邑率軍四十萬圍之城

小而堅攻之不下文叔亦外收諸營兵自將步騎千餘陷陣敵兵却乘之連勝文叔復率敢死三千人從城西衝其中堅遂殺尋伏尸百里獲其車輜無算

太公曰凡攻城圍邑車騎必遠屯衛警戒阻其內外。孫子曰攻城則力屈。○兵無選鋒曰北。

蕭王破銅馬降其衆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

古今將畧卷一 漢

完

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悉以分諸將衆數十萬

太公曰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司馬法曰被之以信。

孫子曰卒言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吳子曰其有請降許而安之。黃石公曰歸者招之。

蕭王以河內完富擇寇恂守之謂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恂積租餉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絕

孫子曰不可勝者守也。  
尉繚子曰城高池深兵器具備財穀多積豪士一謀也。

光武令諸將圍朱鮪于洛陽數月不下以岑彭嘗爲其校尉令往說之鮪乃出降。

孫子曰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帝以赤眉無穀自當來東此窮寇難與爭鋒當以飽以逸待之因令馮異出關代鄧禹又令侯進屯新安耿弇屯宜陽曰賊若東引宜陽兵會

古今將畧卷一 漢

主

新安若南引新安兵會宜陽賊西敗于異果東向宜陽帝自將待之賊大驚遂降。

孫子曰未戰而廟笑勝者得美多也。

黃石公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度其糧食卜其強弱伺其空隙李衛公曰以守待攻

鄧禹仗策見文叔於鄴曰明公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文叔因與定計議任使諸將多訪之每有所舉皆當其才。

吳子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黃石公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英雄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得其幹收其本則政行而無怨。

禹攻河東王正等悉軍出攻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乃合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遂定河東。

太公曰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

司馬法曰靜乃治。

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張弩節如發機。

古今將畧卷一 漢

主

禹西入關師行有紀民皆望風相携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老穉莫不感悅。

吳子曰軍之所至民無處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黃石公曰興師之國務先睦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李衛公曰恩信撫之。

耿弇擊張步步屯兵祝阿又列營鍾城以待之弇先拔祝阿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奔鍾城鍾城

亦潰

司馬法曰。敵若寡。若畏。則避之。開之。  
孫子曰。拔人之城。而奔之。  
尉繚子曰。凡圍必開其小利。使漸夷弱。

奔因張步大將費邑軍歷下。分弟敢守巨里。乃令軍中修攻具。後三日攻巨里。陰縱生口亡告邑。以誘致之。至日邑果自將來救。奔分兵守巨里。自引精兵乘高大破之。斬邑首示城中。敢遁去。遂定濟南。

古今將畧卷一

漢

孫子曰。我欲戰。敵雖高。雖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奔因張步使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合諸郡萬餘人守臨菑。遂進軍二城間。視西安城小而堅。兵且精。臨菑大而易攻。乃勅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藍聞之。日夜驚守。至期夜半。會諸校攻臨菑。拔之。藍棄西安奔劇。

太公曰。欲其西。襲其東。  
孫子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  
李衛公曰。善用兵者。先為不可測。則敵乖其所之也。

奔據臨菑。揚聲須張步至。取之以激怒步。步聞率兵二十萬來攻。奔先出菑水上。故示弱。引入小城。列陣。別分兵陳于外。步直前與外陳合戰。奔乃引出橫突大破之。飛矢中股。以佩刀截去。日復酣戰。盡日。策其困且退。豫伏左右翼以待。起擊。追奔步。遂斬蘇茂以降。

太公曰。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十半而功倍。  
孫子曰。怒而撓之。弱生於強。以正合。以奇勝。

古今將畧卷一

漢

吳戶曰。少辛辛起。擊金鳴鼓於臨路。雖有大衆。莫不驚動。  
尉繚子曰。善御敵者。正兵先合。而後配之。此必勝之術也。

馬異於光武北徇燕趙。時屯河上以拒之。李軼朱鮪時二人將兵三十萬共守洛陽。異乃遣軼書說之。歸附。軼亦報書致意。自後不復與異爭鋒。因得南北攻取。至斬其部將不救。聞之上。故宣其書。令鮪知之。遂殺軼。出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

太公曰伺敵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爲間謀

孫子曰報而離之

尉繚子曰不明在於受間

黃石公曰敵睦誘之

異將與亦肩戰先令壯士變服相同伏道側既而少出兵以誘之賊遂悉衆來攻異亦縱兵大戰伏起木亂賊驚潰追擊大破之

太公曰謬號今與敵同服

孫子曰亂而取之

李衛公曰變號易服出奇擊之

古今將畧卷一 漢

蓋

異奉詔軍柵邑擊隄囂囂亦遣行巡取之異以虜得柵邑則三輔動搖先據之是以逸待勞也印馳兵潛住閉城巡不知赴之乃建旗鼓而出因其驚走追擊大破之

太公曰審候其來設伏而待之

孫子曰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

寇恂守河內聞蘇茂攻溫卽勒軍馳赴之曰失溫則郡不可守將戰馮異遣兵皆至乘城大呼曰劉公兵到敵軍聞之悚動遂縱擊大破之

司馬法曰奪其德來其備

孫子曰軍爭爲利○三軍可奪氣

恂討高峻於高平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體不屈恂以文乃峻之腹心所取計者來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計殺之則峻亡膽遂斬之峻果卽日開門降

孫子曰將軍可奪心

祭遵從征河北爲軍市令光武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

古今將畧卷一 漢

蓋

太公曰當殺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司馬法曰凡軍使法在已日專

孫子曰法令孰行

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

孫子曰今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黃石公曰制士以信結士以信使士以賞

李衛公曰愛設於前威設於後

王霸馬武同討周建於垂惠蘇茂救之武先敗過霸營呼救霸以茂兵銳衆兩軍相持必敗今

閉營不援。賊必輕進。武戰自倍。吾守其敵可克也。俟其戰久。開營後襲其背。賊前後受敵。敗走。

太公曰。因其勞。後襲舍者。所以十擊百也。  
孫子曰。不得已則闔。  
尉繚子曰。善御兵者。正兵先合而後死之。此必勝之術也。

霸歸營。茂建復挑戰。不出。方饗士。賊兩射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士皆請擊。霸以茂遠來糧乏。故數挑戰。以激勝。今閉營休士。所以屈之。賊不得戰。果遁去。

古今將畧卷一

漢

孫子曰。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入之兵而非戰。

尉繚子曰。挑戰者全無氣。

吳漢從光武北擊羣盜。常將突騎五千為軍鋒。數先登陷陣。

孫子曰。兵無選鋒曰北。

吳子曰。其有工用五兵。皆力健疾。志在吞賊。可以決勝。厚其食。以勵士。勸賞畏罰。此堅陳之士。可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倍。

李衛公曰。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

漢圍蘇茂於廣樂。迎戰不利。傷膝還營。諸將曰。

大敵在前。而公傷臥。眾心懼矣。漢乃勃然暴創而起。推牛饗士。激厲之。士氣自倍。遂因其出兵奮擊。大破之。

太公曰。湯威武。敵弱三軍。使冒鋒。文銳無所屈。  
孫子曰。殺敵者怒也。  
尉繚子曰。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眾士。  
李衛公曰。擊吾勝氣。乃可以擊敵。

漢自廣都將二萬逼近成都十里。營江北。作浮橋。使劉尚將萬餘屯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公孫述使謝豐等以十萬攻漢。他將以萬餘劫尚。漢與大戰。敗走入壁。

古今將畧卷一

漢

孫子曰。倍則分之。

漢閉營三日不出。饗士秣馬。乃多樹幡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尚合軍。豐等不覺。且分兵攻江南。漢悉力迎戰。大破之。斬豐等。自是入戰八克。卒殺述。

太公曰。分不分。為度軍。聚不聚。為孤旅。  
孫子曰。兵以分合為機。○形人而我無形。則

我事而敵分

李衛公曰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

漢性強力每從征伐帝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不辦嚴故能任職以功名終

太公曰無恐懼無猶豫

司馬法曰見敵靜見亂暇

孫子曰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

吳子曰受命而不離敵破而後言更

岑彭擊秦豐於黎丘豐拒諸鄧數月彭夜勒兵古今將畧卷一

震

漢

甲令明旦西擊山都縱所獲虜泄之豐即悉兵西迎彭潛擊其將於阿頭大破之因伐木間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豐大驚馳救敗走

太公曰欲其西襲其東

孫子曰近而示之遠○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

尉繚子曰攻在於意表

彭以舟師伐蜀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偏將軍奇應募逆流而上乘風狂急直衝浮橋柱有反把鈎奇船不得去奇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

燎怒火盛橋樓崩燒蜀兵大潰

孫子曰極其火力可從而縱之故以火佐攻者明

吳子曰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或馬事旋斬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是而別之費而貴之是謂軍命

彭伐蜀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擄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不受為言興師討罪為民除害百姓大悅爭開門降

司馬法曰攻其國愛其民

吳子曰軍之所至無利其木無燬其屋無取古今將畧卷一

漢

漢

其粟無殺其六畜無燬其積聚示民無害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尉繚子曰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農不離業賈不離肆兵不血刃而天下親

彭到江州以田疇食多難卒設留屬將守之自引兵來利直指墊江攻破下曲

孫子曰城有所不攻

黃石公曰賊陵待之因勢破之

李衛公曰敵未可勝則去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

彭沿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日夜倍道兼行

二千里徑拔舞陽繞出敵軍後蜀地震駭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公孫述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

司馬注曰從奔勿息

孫子曰其疾如風動如雷霆○兵之情主速

藏宮伐蜀與延岑相拒於沅水轉輸不至會帝發馬七百匹給岑彭宮矯制取之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左步右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望之大恐因縱擊大破之

古今將畧卷一

漢

太公曰多其遊旗蓋其金鼓嚴將必悉其軍

驚駭孫子曰夜戰多火鼓晝戰多遊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湏回中徑襲略陽斬其守將諸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之喜曰略陽蜀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日失所恃要城勢必悉銳來攻可乘其敝當果攻之累月不下帝自將困之

孫子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攻城

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鈍兵挫銳屈力殫貨乘其敝而起雖智者不能善其後矣尉繚子曰破軍殺將乘闕發機潰衆奪地成功乃及

馬援初與隗囂交好因其發兵反上書極陳滅囂之術上使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下及羌豪為陳禍福以離囂支黨

太公曰離親以親散衆以衆

孫子曰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吳子曰善行間謀輕兵往來分敵其衆使君臣相怨上下相答是謂事機

援因衆議王師不宜遠入險阻擊隗囂者獨言

古今將畧卷一

漢

其將帥士崩兵至必破因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遂進軍降其將屬十餘萬衆

太公曰凡深入敵人之地必察地之形勢

孫子曰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

黃石公曰將能圖山川能表險難

援擊羌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遠引聚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



縱火鼓譟虜大潰

孫子曰。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出其不意。趨其所不意。

援因朝議欲棄湟中。上言破羌以西。城固土肥。灌溉疏通。不可棄之。以貽羌害。請置長吏。勸耕牧。帝從之。既而羌寇武都。在山上。援移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窘困悉降。  
孫子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古今將畧卷一

漢

援率耿舒擊五谿蠻。走入菁中。有兩道可入。從

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道。則運遠而塗夷。舒欲從充道。援以費糧。進營壺頭。蠻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士卒疲困。

太公曰。凡深入敵人之地。必察地之形勢。  
孫子曰。塗有所不由。  
吳子曰。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

班彪因詔封烏桓渠帥。令招來種人。為漢偵候。助擊匈奴。上言烏桓黠寇。若久縱而無總領者。

必復掠居人。請仍置烏桓校尉。附集之。以省國家邊慮。帝從之。

吳子曰。安集吏民。順俗而教。  
尉繚子曰。襲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

耿秉擊車師。其前王即後王子也。相去五百餘里。眾以後王道遠谷深。苦寒。欲攻前王。秉謂先赴後王。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即馳馬引兵北入。眾軍並進。斬首數千。後王驚走。抱馬足降。前

古今將畧卷一

漢

王亦歸命。

孫子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尉繚子曰。父不敢舍。子不敢舍父。  
李衛公曰。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

班超使西域。鄯善王廣敬奉之。後忽疎。曰。此必虜使來故也。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具服其狀。乃閉之。會其屬二十人共飲。激怒之。曰。虜使到。裁數日。禮敬即廢。如收吾屬。送虜。奈何。滅此虜。則彼破膽矣。夜大

風乃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見火即鳴餘持弓弩夾門而伏縱火鼓噪虜驚亂斬其使餘悉燒死且以首示廣遂震服

太公曰氣漸青雲疾若馳驚兵不接刃而敵降服

孫子曰上兵伐謀○殺敵者怒也○夜戰多火鼓○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吳子曰居軍荒隆草楚幽賊風幾數至可焚而滅

超仍以三十六人至于寘是時廣德王新立匈奴使監護之廣德禮漸疎且俗信巫巫言神怒

古今將畧卷一 漢

西

向漢急取漢使馬祠我乃遣使請馬超許之令巫自來取巫至即斬其首責之廣德大恐即殺虜使而降

孫子曰上兵伐謀○將軍可奪心○計孫子曰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

超從間道至疏勒其王兜題乃龜茲王建攻殺疏勒王而立其國人者未至九十里先遣田慮往招降之勅慮曰彼非其種國人必不用命不降便執之果無降意慮遂出其不意劫縛兜題

傳報超諭其將吏以龜茲無道立其故王子忠國人大悅釋題遣之

吳子曰諸侯未會君臣未和以半擊倍百戰不殆○將離士卒可擊○黃石公曰敵恃義之

超奉徵將發疏勒舉國憂恐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其都尉以刀自剄至于寘王侯皆泣抱馬足不得行超亦欲遂本志乃還疏勒

孫子曰君命有所不受○吳子曰其威德仁恩必足以服率下安眾○古今將畧卷一 漢

決疑施令而下不犯○所在寇不敢動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黃石公曰危者安之

超上言西域唯龜茲焉耆未服以夷攻夷計之善者莎車疏勒地肥牧衍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帝以徐幹將千人佐超遂擊疏勒反者番辰大破之

司馬法曰阜財因敵○孫子曰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超上言欲攻龜茲可遣使招慰烏孫因其力上

從之。遣李邑。邑懼不敢進。前因陳西城之功。可成。且毀超。上知超忠。責邑。令詣超受節度。

太公曰。軍不可從中御。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黃石公曰。毀者覆之。

超惡莎車降於龜茲。因發疏勒兵擊之。莎車因啖疏勒王忠以厚利。使叛漢。超乃更立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康居遣兵救之。不能下。超知月氏新與康居婚。乃多遺月氏王錦帛。令罷去。

古今將畧卷一 漢

全

遂執忠以歸。

太公曰。離親以親。  
孫子曰。衝地則令交。  
黃石公曰。敵睦誘之。

超因疏勒王忠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超內知其奸。而外佯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至。超為供張酒樂以待。乃呼吏縛而斬之。

太公曰。因敵變化。  
孫子曰。兵者詭道也。○上兵伐謀。

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

等兵五萬救之。超曰。今兵少不敵。可各散去。頃夜鼓聲而發。陰縱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自以萬騎西遮超。溫宿以八千騎東徼于寘。超密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虜大潰。遂降。龜茲等各奔散。

司馬法曰。若疑則變之。  
孫子曰。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

超因月氏求尚公主。拒之。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衆大恐。超曰。彼兵雖多。然數千里逾

古今將畧卷一 漢

全

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但收殺堅守。彼饑窮自降決矣。謝攻不下。抄掠無得。超度其必從龜茲求救。遣兵數百東界要之。虜騎果至。盡殺之。持首示謝。大驚請降。

司馬法曰。攻則屯而伺之。  
孫子曰。以飽待饑。  
黃石公曰。用兵之要。必先度其糧食。伺其空隙。

超自西域入塞。與都護任尚交代。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

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  
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

太公曰調和三軍制一臣下  
孫子曰惟民是保而利于主  
吳子曰其性相其政半  
黃石公曰敵暴緩之

超威振西域。鮑茲姑墨溫宿諸國皆降。獨焉者  
猶懷二心。發八國兵討之。斬其王廣。於是五十  
餘國悉納質內屬。至於西海四萬里外。皆重譯

古今將畧卷一 漢

金

### 貢獻

孫子曰。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  
其交不得合。○將者國之輔。輔周則國必強。  
虞詡因朝議欲棄涼州。抗論涼州士壯習兵。羌  
胡不敢入據。三輔者。以涼州在後也。棄之卽以  
三輔爲塞。必驅羌胡席卷而東。則西京非復漢  
有矣。請辟西州豪傑爲掾。拜牧守子弟爲郎外  
屬。其功勩內防其邪計。

孫子曰。我得其利。彼得其利者。爲爭地。  
吳子曰。謀者所利。害就利。

詡討朝歌賊。以衆盛難與爭鋒。募竊劫者。傷人  
偷盜者。不事家業者。百餘人。賈其罪。使入賊誘  
劫。伏兵殺數百。又潛遣縫者作賊衣。綵其裾。有  
出輒擒之。賊皆駭散。

太公曰。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  
將也。  
孫子曰。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吳子曰。暴必以詐服。  
黃石公曰。非陰計無以成功。

詡之武都爲羌衆所遮。卽停軍不進。宣言兵到

古今將畧卷一 漢

金

當發。因其散。日夜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  
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

孫子曰。強弱形也。  
尉繚子曰。無者有之。  
李衛公曰。善用兵者。先爲不可測。則敵乖其  
所之也。

詡因羌衆久圍赤亭。令軍中強弩勿發。潛發小  
弩。羌以爲矢弱。并兵急攻。乃使二十強弩共射  
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

孫子曰。弱生於強。

謂因羌退出城奮擊多所殺傷乃悉陳其兵衆從東門出北門入易服數周羌不知恐動乃潛伏五百餘人候其走掩擊大破之

太公曰：說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

皇甫規持節討羌時涼州守尉多倚時貴狼藉殺降不遵法度規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大豪十餘萬口率詣降隨薦張奐以自代願奐居帥

古今將畧卷一 漢

牛

而身爲之副從之

吳子曰：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兵有不占而避之者曰賞信刑察愛必得時。

張奐初尉安定南匈奴來寇羌應之與壁唯二百許人聞卽勒兵而出進屯長城據龜茲使羌虜不得交通遂破降之

孫子曰：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先奪其所欲則應矣。

奐聞羌虜同叛烟火相望衆大恐欲亡去獨坐

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衆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令襲破虜衆悉降之

孫子曰：將軍之車靜以幽正以治。○親而離之。

段熲尉遼東鮮卑犯塞馳赴之恐其驚去使驛騎許齊璽書召熲僞退潛於還路設伏虜入追悉斬獲之

孫子曰：用而示之不用。

至

吳子曰：設伏接機其將可取。

古今將畧卷一 漢

黃石公曰：非說奇無以破姦息寇。頻上言羌虜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勢請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走約費錢五十四億可令暫疲永寧

孫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機機生勝。

吳子曰：用兵必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

黃石公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卜其強弱而伺其空隙。頻與先零戰衆畏虜勢盛頻令長矛三重挾以

強弩列輕騎爲左右翼。激之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馳擊。大破之。

太公曰。明告吏士。勇則生。不勇則死。則三軍皆精銳。勇鬪莫我能止。

孫子曰。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

尉繚子曰。決生死之分。教之死而不疑。

頻追羌聞虜在奢延澤。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

夜二百餘里。擊破之餘虜復相屯結。頻分遣田

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

古今將畧卷一

全

分圍與戰。潰走。頻急進兵共追之。羌遂大敗。

太公曰。或擊其前後。或陷其兩傍。疾擊而虜

藏人必敗。

司馬法曰。從奔勿息。倍則分之。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倍則分之。

吳子曰。我衆彼寡。分而乘之。

尉繚子曰。二軍之衆。有分有合。爲大戰之法。

黃石公曰。攻敵欲疾。因勢破之。

頻因朝議羌種難盡。欲以恩降。遂抗詔。策主

戰。願軍不內御。一以任臣。乃乘夏進兵。遣將據

山上。激士殊死戰。追破窮山深谷中。大戰百八

十斬獲以鉅萬計。羌悉平。

太公曰。軍中之事。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

二心。

司馬法曰。凡軍使法在已。曰專。

孫子曰。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將

能而君不御者勝。

吳子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

尉繚子曰。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疑事。

則衆無二志。

黃石公曰。出軍行師。將任自專。

李衛公曰。任將必使之便宜從事。

頻性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手爲裹創。在

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甘苦。故皆

古今將畧卷一

全

樂爲死戰。所向有功。

太公曰。將與士卒共寒暑饑飽。故三軍之衆

攻城則爭先登。野戰則爭先赴。

司馬法曰。使人惠

孫子曰。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視卒如愛

子。故可與之俱死。

吳子曰。與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

樂死。

楊璇守零陵。因賊寇郡縣。制車數十乘。以排囊

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發

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

以火燒布燃馬驚奔突賊陣復令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駭潰追斬平之。

太公曰當敵臨戰必置衝陣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爲烏雲之陣此用兵之奇也。

吳子曰鼓譟而乘之進弓與弩且射且虜黃石公曰非譟奇無以破姦息寇。

皇甫嵩爲黃巾賊圍城兵少皆恐謂賊依草結營因夜大風令銳士突圍縱火城上舉燎應之嵩鼓而奔其陣大破之。

太公曰出我勇銳之士人操炬火中外相應三軍夾戰敵必敗亡。

古今將畧卷一 漢

金

孫子曰火發於內則旱應之於外吳子曰居軍荒澤草莽幽險厥虞數至可焚而滅。

嵩與張梁戰梁衆精勇不能尅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少懈乃潛夜勒兵馳赴其陳大破之斬梁。

司馬法曰靜而觀其怠

孫子曰觀而避之

吳子曰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李衛公曰以嚴待懈

嵩因賊王國圍陳倉以陳倉雖小城守固備王國雖強久攻勢疲前吾不追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遂進擊大破之。

太公曰因其勞倦以擊百孫子曰避其銳氣擊其惰歸

朱雋圍韓忠於宛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退保小城。

孫子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

古今將畧卷一 漢

金

雋因韓忠乞降不許急圍之連戰不克雋謂外圍內逼所以死戰不如撤圍勢必自出破之易也既解圍忠果出戰奮擊大破之忠遂降。

孫子曰圍師必關

吳子曰一結其前一絕其後兩軍衝其或若而襲其處。

古今將畧

亨集

明橋李為時亭以一甫解

三國

漢諸葛亮因先主三顧問計答曰曹操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

古今將畧卷二 三國

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益州險塞沃野天府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不知存恤將軍帝室之胄若跨有荆益外法內修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則漢室可興矣

太公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  
孫子曰能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  
尉繚子曰垂決先登

亮在南中戰捷蒙詔復生致之使觀營陣問

曰何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觀營陣如此即易勝

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遂定滇池南中平

亮到其眾帥而用之

司馬法曰人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養知

孫子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亮屯陽平時魏延并兵東下司馬懿復率眾拒

亮兵少力弱聞懿已迫欲前赴延軍相去又

古今將畧卷二 三國

遠將士失色亮意氣自若令軍中皆舂旗息鼓

不得妄出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灑懿素謂

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有伏兵遂引去

孫子曰不動如山難知如陰○雖畫地而守

之戰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

亮率大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

關中響震

孫子曰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吳子曰兵以治為勝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





而況

羽失先主在曹公所禮之甚厚。會袁紹遣大將顏良攻白馬。雲長遂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諸將莫敢當者。遂辭去。

吳子曰：一軍之中，舉旗斬將，必有能者。選而別之，是謂軍命。

張飛事先主為中郎將。曹操追先主及長阪。飛將二十騎拒後。據水斷橋。睜目怒視曰：「身是張翼德，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

古今將畧卷二 三國

五

太公曰：將不勇則三軍不銳。

司馬法曰：以氣勝。

吳子曰：果者臨敵不懷生。

飛為巴西太守。時張郃督軍西下。與飛相距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迂狹，前後不得相救。遂破郃軍。

太公曰：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眾也。

孫子曰：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

吳子曰：險道狹路可擊。

魏曹操戰袁紹於官渡。糧盡卒疲，議欲還許。

或曰：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會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遂擊燒之。袁紹計倏得罪，奔操曰：「袁氏輜重萬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自立敗操，乃留荀彧等守營。遂將步騎五千，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入，抱束薪至屯，放火急擊之，盡燔其糧穀，袁軍大潰。

古今將畧卷二 三國

六

太公曰：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道，敵人必饑。

孫子曰：軍無輜重則亡。

吳子曰：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

尉繚子曰：兵有備，缺糧食有餘，不足於技，所出入之路，然後與師伐亂，必能入之。

黃石公曰：度其糧食，卜其強弱，伺其空窺。

操攻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緩之，曹純曰：「今懸軍深入，難以持久。若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乃自執桴鼓以率攻者，遂克譚，追斬之。」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

吳子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

黃石公曰。攻敵欲疾。  
李衛公曰。用兵之法。必先察其氣。乃可以勝敵焉。

操擊烏桓。軍次無終。遣使辟田疇。疇進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出道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尚有微徑。若回軍從盧龍口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擒也。操令疇將其衆爲鄉導。塹山堙谷。出柳

古今將畧卷二

三國

七

城。虜知之。將數騎逆軍戰于白狼。操縱兵擊之。斬蹋頓。降者二十萬。

太公曰。主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洄山阻。不失地利。  
孫子曰。能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出其不意。掩其不意。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操引兵自蒲阪渡西河。循河爲甬道而南。擊馬超。韓遂等。時超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遣兵入渭作浮橋。而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

攻營。因伏兵擊破之。

太公曰。欲攻西。襲其東。  
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分合爲機。  
尉繚子曰。分卒據要害。戰利則追北。按兵而趨之。

操進軍悉渡渭。超等數挑戰不許。韓遂請與操相見。操乃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師舊故。拊手歎笑。既罷。超問遂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疑之。他日操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愈疑。遂操因與克日會戰。大破之。

古今將畧卷二

三國

八

孫子曰。親而離之。

吳子曰。暴必以詐服。

尉繚子曰。心疑者背。

黃石公曰。敵雖携之。

張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

太公曰。知則不可亂。  
司馬法曰。見亂駭。

孫子曰以靜待譴

黃石公曰將安動則軍不重

遠因孫權圍合肥夜募敢死之士平旦鼓作衝  
壘入至麾下權大驚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遠  
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衆少乃圍遼數重  
遼麾圍直前急擊圍開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  
衆呼號曰將軍棄我乎遠復還突圍拔出餘衆  
權人馬皆震無敢言者諸將咸服

太公曰軍中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爲一卒  
名曰冒刃之士

古今將畧卷二 三國

九

司馬法曰以氣勝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

吳子曰一軍之中舉旗斬將必有能者選而  
別之是謂軍命

尉繚子曰武士不選則衆不強

黃石公曰攻敵疾則備不及

張卽遣督諸軍拒馬諤於街亭諤依巴南山不

據城卽絕其汲道擊大破之

孫子曰汲而先飲者渴也

吳子曰未得地利可擊無失飲食之適

徐晃屯汾陰時曹操起兵擊韓遂馬超軍至潼

關不敢渡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

阪知其無謀也因請將步騎四千人渡蒲阪津  
作塹柵未成賊梁興至衆尤盛晃擊走之操軍  
遂得渡乃破超

孫子曰出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出其所  
不趨○趨其所不意

晃振旅還摩陂時諸軍皆集曹操按行諸營士  
卒咸離陣觀而晃軍營齊整將士駢陣不動操  
嘆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

太公曰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

司馬法曰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

古今將畧卷二 三國

十

孫子曰軍擾者將不重也

吳子曰以治爲勝

李典以曹操往擊譚尚乃運糧船給之時高蕃

屯河上絕水道操勅典若船難通下從陸道典

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心擊之必克軍

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因擊破之遂渡河

攻蕃

太公曰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  
決戰無有二心

司馬法曰靜而觀其怠

孫子曰戰道必勝王曰無戰必戰可也

吳子曰將士驚急其軍不能戰

司馬懿從征張魯言於魏武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不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今威震漢中益州震動以兵臨之勢必瓦解不從

孫子曰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見曹仁被關羽圍於樊遂言於操曰劉備孫權內疎外親羽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諭權勸令捨其後則樊圍自解操從之

古今將畧卷二 三國

十一

孫子曰其次伐之

孫石公曰敵在獲之

懿上討吳之計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必扼其喉而春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爲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爲水戰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墮破之必矣魏公從之

太公曰欲其西襲其東

孫子曰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

吳子曰用兵必須察敵虛實而趨其危

劉豫子曰是以擊之也

懿屯兵長安拒諸葛亮於天水張郃勸懿分軍

駐雍郿爲後鎮懿曰吾前軍獨能當之若將軍

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

以爲黥布禽也遂遣軍于喻麋亮聞軍至欲芟上

邽之麥諸將皆懼懿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

固然後芟麥吾得一口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

夜赴之亮望塵而遁

太公曰密察敵人之心機而速乘其利

孫子曰兵以分合爲變○兵之情主速

古今將畧卷二 三國

十一

李衛公曰分卒據要○害戰利則追北按兵而

趨之

懿被召詣京師魏王問曰今公孫文懿不靖吾

欲伐之計安出懿曰今孤軍遠征必先距遠水

而後守復問曰征還幾時懿曰往百日還百日

攻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一年足矣遂進師經

孤竹越碣石次于遼水

孫子曰知戰之地知戰之日

尉繚子曰蚤決先嚴

懿次遼水文懿果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

守懿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沙  
舟潛濟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沉舟焚梁湧水作  
圍乘賊而向襄平諸將問故懿曰賊大衆在此  
則巢窟盡虛我直指襄平人必懼懼而求戰破  
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果邀之因鳴鼓三戰皆  
捷。

上公曰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  
必出。

孫子曰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  
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古今將畧卷二 三國

三

尉繚子曰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

懿聞文懿於襄平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

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張靜  
犯令斬之軍中乃定。

尉繚子曰凡軍使法在已日專與下畏法日  
法。

孫子曰不動如山。

吳子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  
益於用。

懿圍襄平日久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

懿曰今賊衆恃雨雖糧罄盡而圍落未合若掠  
其牛馬抄其樵米此爲故驅之走當示無能以  
安之急取小利殊非至計會雨止懿遂起土山  
發矢石晝夜攻之因斬文懿。

司馬法曰戰無小利。

孫子曰能而示之不能。

懿率衆討吳寇以南方暑濕不宜持久使輕騎  
挑之吳不敢動於是休戰士簡精銳募先登中

號令示必攻之勢吳軍夜遁。

古今將畧卷二 三國

古

孫子曰形之敵必從之。

黃石公曰戰如風發疾如河決其勢不可  
而不可當。

懿兄蜀將孟達降察其言動傾巧不可任乃以

達領新城太守封侯假節達於是連吳蜀潛圖

中國諸葛亮惡其反覆又慮其爲患達與魏興

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種詐降遇

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將興兵懿恐達

速發以書諭之曰將軍棄劉託身國家委將軍

以驅易之任。有將軍以圖蜀之事。蜀人思得良  
不切。而于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種  
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宜露此。殆易  
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豫不決。懿乃潛軍進討。諸  
葛言達與二。取交。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  
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保決之。乃  
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浚水破其柵。直造城  
下。八道攻之。遂斬達首傳京師。

古今將畧卷二

三國

七

孫子曰。料敵制勝。兵之情主速。

董昭言於丕曰。今者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  
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未屯渚中至深。浮  
橋而濟至危。一道而行至隘。三者兵家所忌。而  
尚行之。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丕即  
詔。出關吳人已作荻筏欲燒橋。因尚退乃止。  
又旬日江水大漲。一如昭料。

孫子曰。料敵制勝。兵之情主速。近者上崩之  
道也。○絕水必濟。○戰者無附於水而進。

客

鄧艾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  
人多笑焉。司馬懿見而奇之。辟爲掾。

孫子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  
軍。

吳子曰。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  
不過。是謂地險。

艾初見司馬懿。著濟河論畧曰。今者三關已定。  
事在淮南。每大軍出。運兵過半。功費巨億。請令

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

古今將畧卷二

三國

十六

萬人。且田且守。東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聚  
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  
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  
吳必克矣。懿善之。事皆施行。

太公曰。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命三  
軍不困乏。

孫子曰。以飽待饑。

黃石公曰。夫運糧百里。無一年之食。二百里  
無二年之食。三百里無三年之食。是謂國虛。  
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  
盜其內。是謂必潰。

艾與郭淮率眾拒姜維。維退淮。因西。維急。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艾留屯白水。

孫子曰：以虞待不虞者勝。吳子曰：備者出門如見敵。

艾屯白水三日。姜維果使廖化自白水南向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故使化持我令，不得還。渠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古今將畧卷二 三國 七

徑到洮，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

孫子曰：能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軍爭爲利。

艾因并州右賢王劉豹併爲一部，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以分其勢。且以漸出之，使居塞外，塞奸宄之路。此御邊長計也。

孫子曰：我專而敵分。吳子曰：因形用權。

艾聞姜維與鍾會戰不利，維退守劍閣。因上言：「今賊挫折，宜遂乘之，乃從陰平道，由邪徑，行無

人之地，七百餘里，羣山通道，造作橋梁，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置，瀕於危殆。艾以糧自累，維得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等戰死之。城遂降。

太公曰：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

孫子曰：出其不意，趨其所不意，行于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吳子曰：用兵必審敵虛實而趨其危。古今將畧卷二 三國 八

吳孫策引兵渡浙江，會稽守王朗發兵拒之。策以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讀南去此數十里，從彼據其內，遂夜多燃火爲疑兵，分軍投查道，襲高遷屯。朗大驚潰，策追擊，迺請降。

孫子曰：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趨其所不意。○城有所不攻。

周郎曰：曹公集衆八十萬，會獵于吳，衆議迎之。獨說孫權曰：「將軍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操以北土未平，乃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



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役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瑜請得精兵數萬。進往湖口。保爲將軍破之。卒敗曹兵于赤壁。  
太公曰。因天地之形。地形未得。不可擊。  
孫子曰。知彼知己。戰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吳子曰。用兵之害。猶緣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黃石公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其後覷察其天地。

瑜拒曹公於赤壁。部將黃蓋曰。寇衆我寡。觀其

古今將畧卷二 三國

尤

連艦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數十艘。實薪灌膏。裹帷建旗。各繫走舸。其後詐報欲降。因放船發火。風猛火烈。延燒水陸。死者甚衆。

孫子曰。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  
吳子曰。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

賀齊討丹陽黠賊時。賊衆二萬戶屯林歷山。四面壁立。齊募輕捷士夜於隱處。以鐵戈拓山而上。懸布以援下人。得上者百餘人。分布四面。鳴

鼓角。賊守路者皆驚走。還大軍。上攻破之。

孫子曰。出其不意。  
吳子曰。今有少卒。卒起。擊金鳴鼓。於隘路。雖有大衆。莫不驚動。

呂蒙聞甘寧被曹仁圍於夷陵。因說周喻。宜分遣三百人以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喻然其計。遂馳兵交戰。所殺過半。賊夜遁去。行遇柴塞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

古今將畧卷二 三國

干

太公曰。溪谷險阻者。所須止車繫騎。  
吳子曰。趨之於阨。

蒙見魏遣朱光屯皖。且大開稻田。因說權宜急擊取皖。勿令得收熟。諸將或勸權作土山。添攻。吳蒙曰。此必歷日乃成。今此城不能甚固。若以三軍銳氣。乘雨水而入。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乃薦甘寧爲升城督。前引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食時大破之。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表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爭地也。爭地吾將趨其後。

吳子曰：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黃石公曰：攻敵欲疾。

蒙馳書孫權曰：關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蒙乞稱病還建業。羽聞之，必撤備兵。如此，南郡可襲也。權乃露檄召蒙還治疾。蒙至，得陽盡伏其精兵，緝中使白木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遂下南郡。

孫子曰：伏其銳士，敵不知其所向。今將軍集二三圖。

蒙既至，尋陽蜀部將傅士仁得罪關羽，懼出降。蒙遂入江陵。凡羽將士家屬，皆撫慰之。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同郡人取民家一簍，以覆官鎧。蒙猶以犯軍令，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

孫子曰：法令執行，無刑其木，無焚其屋，無取其粟，無殺其六畜，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俱望風歸服。惟零、陵守

郝普守城不下。時鄧元之孫普舊交蒙，遂過邦見元之，說以普不服，利害。元之詣普，具述蒙意。普懼出降。

孫子曰：因間者，因其鄰人而用之。

陸遜為右都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操印綬，扇動江表。孫權命遜率眾討之。棧支黨甚盛，遜乃詐遣才勇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賊黨散潰。

孫子曰：夜戰多火，火多聲，聲多勢，勢多威。

吳子曰：今有少卒，奮起擊金，勇於陸路，有失眾，莫不驚動。

遜以呂蒙稱疾欲還建業，往謂蒙曰：關羽接應，奈何遠下？蒙曰：然弟我病篤。蒙曰：羽務貪進，未嫌於我。聞君病必益無備。若出不意，羽可擒也。蒙服其計，歸以告權。

孫子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遂被命拜偏將軍，代蒙守陸口。遜至，貽書囑羽。

稱其美功。深自謙抑。羽意大安。稍撤備兵。赴樊。  
孫密啟形狀。權遂發兵襲羽。

孫子曰。卑而驕之。○辭卑而益。羽者進也。

遜督五萬人。拒劉備於夷陵。備先遣吳班將數  
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  
曰。此必有誦。且觀之。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  
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爲  
此故也。

古今將畧卷二 三國

重

孫子曰。其所居易者利也。  
吳子曰。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遠。觀其近。

黃石公曰。敵動伺之。

遜與備相持日久。備察前後布置。必無他變。請  
權擊之。諸將曰。攻備當在初。今諸害要爲備固  
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劉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  
遽破。今任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  
擊之利。乃勅諸軍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劉  
軍俱破。

太公曰。力盡氣息。發我銳士。隨而擊之。  
孫子曰。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以火攻拔之。

吳子曰。勸勞可擊。

黃石公曰。士力疲。敵則將臥。乘隙以突。則不  
固。以戰。則奔北。是謂之兵。

遜在陸口。將孫桓攻劉備。被圍於夷道。求救。遜  
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  
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吾計長。不救  
而安東自解。及方界大施。備果奔潰。

司馬法曰。內得安。則可以守也。  
孫子曰。併氣。氣力。是兵計也。

古今將畧卷二 三國

重

遜與諸葛瑾攻襄陽。時孫權北征。遜遣韓扁齎  
表奏報。還爲敵所得。瑾聞之懼。貽書與遜。請戰。  
遜業方催入種。巨與諸將奕碁。射戲如常。及瑾  
來見問故。乃密與瑾書計。令瑾督舟。自悉兵向  
城。還趨趙舟。敵不敢干。

孫子曰。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

吳子曰。威德仁勇。足以率下。安衆。神速。無虞。  
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寇不敢戰。

遜聞江夏守遼式爲邊害。察其素與文聘子休

不叶因假作答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求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選衆相迎宜潛速戒嚴更示定期以書道界上式得書恐懼還洛

太公曰觀敵之意以爲間諜孫子曰反間者因其敵詞而用之

陸抗聞步闡叛降首率衆討之皆遣楊肇迎闡半祐出軍救護於江陵抗救西陵諸軍築嚴圍諸將諫曰今宜急攻何事於圍抗曰此城勢固

古今將略卷二 三國

重

糧足難以卒拔救兵至而無備表裡必受難所以催切成圍非勞苦諸軍也諸將乃服

孫子曰城有所不攻

吳子曰備者出門如見敵

抗初作大堰於江陵欲遏水以絕寇叛半祐至思欲因水運糧破堰以通步軍抗聞卽決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祐到當陽聞堰敗乃以車運大費功力

司馬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欲不能於敵反是

孫子曰上兵伐謀○先李曰○先憂則德矣

抗聞楊肇至西陵自將趣圍對之邵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舊吏知吾虛實五常慮夷兵素不節操若欲攻則必見此處卽夜易夷兵以精兵守之○夷將率衆夜攻夷兵處衆敗夜遁

孫子曰○○○吳子曰○○○

朱桓將兵五千和張車時曹仁軍甚盛諸將皆謂桓曰勝負在將不在衆寡今仁非智勇士卒

古今將略卷二

三國

重

甚怯千里步涉人馬俱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臨江背山以逸待勞以主待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何足憂耶乃偃旗鼓示弱以誘其至敗之

子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

晉

羊祜為荊州都督。進兵據險要。收膏腴之地。奪

吳人之資。自賊以西盡為晉有。自是前後降者

不絕。仍增修德信。以懷柔歸附。

太公曰。降者勿殺。得而勿戰。示之以仁義。施之以厚德。令其士民曰。罪在一入。如此則天下和服。

孫子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吳子曰。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黃石公曰。興師之國。務先隆恩。

祜在益州。繕甲訓卒。仍上疏曰。今若梁益之兵

古今將略卷二

五

水陸俱下。旗鼓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勝之

吳當全盛之衆。勢分形散。出其空虛。一處傾壞

則上下震盪。軍不踰時。破吳必矣。帝深納之。

孫子曰。敵所簡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

祜代羊祜為將。至鎮。乃簡精銳襲西陵。攻張

郢。破之。政為吳名將。恥以無備取敗。不以實聞。

預欲聞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孫皓。皓

果召政還。以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將帥移易。

多方傾覆。

孫子曰。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預陳兵於江陵。遣周旨等率兵北升。夜渡以襲

樂鄉。多張旗幟。巴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

賊心。吳將孫歆懼曰。北來諸軍。飛渡江。預勑

伏兵城外。候吳將盡出。相拒。乃潛趨歆帳下。虜

歆而還。

太公曰。說伏說奇。遠襲近誘。若此。所以破軍擒將也。

古今將略卷二

五

孫子曰。因兵以正合。以奇勝。

吳子曰。設伏設機。其將可擊。

預既虜孫歆。欲乘勝滅吳。議者難之。預曰。昔樂

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以振。譬如破

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

孫子曰。善戰者。求之於勢。

王濬發兵。成都吳人於江。磧要害處。以鐵鎖橫

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巨艦。濬

乃作大筏數十。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着筏去。又作火炬。置船前。遇鎖。然炬燒之。船無礙。

尉繚子曰。便吾器用。

潘初舉兵。詔書使潘至建平。受杜預節制。至秣陵。受王渾節制。預曰。潘得建平。則順流長驅。不宜令受制於我。潘大悅。遂舉航直指。乘勝納降。攻無堅城。兵不血刃。及潘至秣陵。王渾要令

古今將畧卷二

晉

王

論事。潘舉帆直指。報曰。風疾不得泊也。渾恥而忌。表潘違詔。不受節度。潘上書自理曰。前至三山水軍風發。乘勢造賊。無緣得于長流之中。迴船過渾。春秋大夫出疆。猶有專轍。臣雖愚。悉以爲事君之道。惟當竭節盡忠。奮不顧命。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避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

孫子曰。上下同欲者勝。○拔人之城。而封之。屈人之兵。而非戰。毀人之國。而非久。黃石公曰。進退內御。則功難成。

馬隆被選將才。稍遷司馬督。及涼州爲虜所沒。朝廷以咨將臣。隆曰。陛下若任臣。聽臣自便。請募勇士三千人。乃設賞格。募勇士。限腰引弩二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二千五百人。與俱滅賊。

孫子曰。兵無選鋒。曰北。吳子曰。軍之練銳。有北三千人。內備軍。古今將畧卷二

晉

王

尉繚子曰。武士不選。則衆養寇。

隆引兵渡溫水。虜樹機能等。率衆萬計。欲乘隙截隆。隆依入陣圖。作扁廂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行。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虜大潰。

司馬法曰。輕車輕徒。弓矢固禦。孫子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吳子曰：車堅管轄，士習戰陣，是謂力機。

降因南虜戍奚據險拒守，毋為邊患。帥軍進，既至，令軍士皆負農器若耨田者。虜覘降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乘其無備，進兵擊破之。

孫子曰：用而示之不用。

射隼子曰：兵有去而敵成，而勝宜。

周訪為振武將軍，征社殺及暮與殺隔水，訪知兵寡不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大呼曰：左軍至夜中勅軍士多布火而食。

古今將畧卷二

晉

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

孫子曰：形之敵必從之。○乘其多失，所以變人之耳目。

訪將兵八千人至沌陽，擊杜曾。時曾銳氣甚盛，訪先使李常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曾果先攻左右甄，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約聞鼓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奔赴，曾遂潰。

孫子曰：善戰者其節短。○以逸待勞。吳子曰：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

陶侃為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浮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為西陽王羨左右。侃即遣兵逼羨，令出向賊，身自整陳於釣臺，為後繼。羨縛送其帳下，侃悉斬之。

孫子曰：因利而制權。○兵以詐立，以穢貴。吳子曰：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

侃左遷廣州刺史，時杜弘據臨賀，與溫邵謀反。侃到任，弘遣使偽降。侃知其詐，先於對口起發。

古今將畧卷二

晉

石車少頃，弘率輕兵至。知侃有備，乃退。因追擊破之。

孫子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黃石公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

侃屢戰俱捷，諸將或請乘勢擊溫邵。侃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耳。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走，追獲之。

太公曰：揚名譽，振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孫子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侃聞蘇峻作逆，策步將問計，乃從李根議，立白。

石壘夜修曉訖。賊見畢大驚。轉攻大業。夜美白侃今只攻石壘。必赴救而大業自解。果如美言。解圍因獲煥斬之。

孫子曰。攻其防必拔。尉孫子曰。有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法。

李矩守榮陽。會劉暢入寇。矩詐降。暢不復設備。矩欲夜襲之。士卒皆疑懼。乃遣郭誦詣於子產。嗣使巫陽言曰。子產有款。當遣神兵相助。衆遂踴躍趨赴。拚擊。煥營。

古今將學卷二

三

太公曰。伏託鬼神。此愚人之計也。孫子曰。兵者詭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知而示之不知。

吳子曰。其將愚而信天。不謀而誦。

李秀明達有父毅之風。及五苓夷國州。秀鎮寧州。事與陽戰。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秀募掠草食之。伺夷稍怠。出兵掩擊。遂獲大捷。

孫子曰。其情無窮。吳子曰。將士將忘其軍不備。而後襲。

慕容廆聞高句麗段氏宇文氏共出師。諸將請擊之。廆曰。彼軍勢初銳。不可與戰。宜固守挫之。

三國烏合之衆。久必攜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俄三國進攻。廆閉門自守。獨以牛酒犒宇文。二國疑宇文與廆有謀。各引兵歸。廆遂與其子翰夾擊破之。

太公曰。同好異愛。謂國人情。觀敵之意。以爲間諜。

孫子曰。強而避之。○觀而審之。吳子曰。善行間諜。分數其衆。使其君臣相疑。上下相咎。是謂事機。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相守四

古今將學卷二

三

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子餘人運以饋潛。又使衆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即棄而走。豹兵久饑。以爲逖士衆豐飽。大懼宵遁。

孫子曰。強弱形也。黃石公曰。貪者豐之。

祖逖爲鎮西將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不課農桑。撫納新附。雖疎賤者皆結以恩禮。士皆感奮焉。

太公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司馬法曰。仁見親。



孫子曰：觀乎，如委。

吳子曰：上委其下，惠澤流布。

李衛公曰：委其不。

同聞鮑峻反，濟自橫江，乃謂庾亮曰：峻知石

有重戍，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

一戰而擒也。亮不從，峻至，果如所言。

孫子曰：能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者，聖將之

道也。

吳子曰：邀之於阨。

溫嶠將討蘇峻，推陶侃為盟主，侃以不預顧命

為恨，辭之，亦遣使謂侃曰：仁公不行，僕當先

下。毛寶說嶠曰：師克在和，不宜同異。假令可疑，

猶當外示不覺，宜急遣使改書，推侃進討。嶠從

之。

太公曰：同好相趨。

孫子曰：上下同欲者勝。

吳子曰：先和而造大事。

謝玄監江北諸軍，時符堅部將彭超圍彭城，玄

知超軍輜重盡置留城，遂揚聲遣何謙等向留

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即馳軍趨彭城，圍遂解。

孫子曰：攻其所必救。

玄拒符堅，先遣劉牢之率五千人直指洛澗，斬

其將累城，堅眾百萬屯壽陽，臨淝水列陣，玄使

部將融曰：君臨水為陣，是不欲速戰，請車稍

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君後，饗觀之，不亦樂乎。

融與堅然之，遂揮使却陣，眾亂，玄以精銳八千

渡水夾戰，斬融，堅中流矢奔潰。

太公曰：亂行可擊。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亂而取

之。

吳子曰：進道險，退道易，可濟而擊。

王猛聞趙王虎大閱，將擊燕，乃謂諸將曰：虎

以東安城防守重，復，燕城南北必不設備，今

並路出其不意，可盡破也。遂帥諸軍入蟻嶺，

直抵燕城，入高陽，襲之，趙兵乃還。

孫子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

吳子曰：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李衛公曰：用兵，誠虛實之勢，則無不勝。

慕容翰伐高句麗有二道北道平濶南道險狹衆欲從北道翰曰虜必重北而輕南乃引銳兵從南道擊之出其不意遂取丸都。

孫子曰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

高開從慕容恪爲參軍擊魏時魏所將多步卒將趨林中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敵得入林不可復制宜亟遣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果獲魏王閔。

古今將畧卷二

晉

五

魏城中出數百人陳於門外獻欲擊之諸將請還授甲而後戰獻曰魏城堅衆洽足以自保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若能挫之其城自拔遂進擊之果降。

孫子曰奪此之道先奪其氣。

獻率軍會曹景宗於邵陽州以破元英景宗之在邵也築壘相守未敢進獻被詔自合肥經陰陵大澤過間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多勸緩

慕容恪爲將深沉有度臨機多笑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於大畧不以小令勞衆軍士有犯法密縱舍之然防禦甚嚴終無喪敗。

太公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若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

司馬法曰內得委焉所以守也外得其焉所以戰也。

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

吳子曰法令有而不煩。

黃石公曰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能使三軍如一心。

古今將畧卷二

晉

五

慕容宙與桓溫戰于枋頭宙爲先鋒宙曰晉人輕剽怯於陷敵勇於乘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爲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退晉兵追之宙帥伏兵出擊晉兵大潰。

孫子曰能而示之不能○餌兵勿食併北勿從。

吳子曰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輕變無謀可勞而困○其追北惟恐不及歸衆可養。

慕容垂聞桓溫奔遁燕將欲追之垂曰溫初退必簡精銳爲後拒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晝夜

疾趨。俟其氣衰。擊之必克。乃帥八千騎行。蹕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乃縱兵追擊。破之。

孫子曰。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情歸。

慕容垂擊翟釗。為牛皮船百餘艘。僞列兵仗。沂流而上。釗亟引兵趨之。垂潛遣往林王嶺等。自黎陽津夜濟。營於河北。比明。營成。釗亟還攻。垂命堅壁勿戰。釗兵往來疲。昭引去。鎮等追戰。破之。

古今將畧卷二

晉

太公曰。地手而易。四面皆敵。車騎隨之。則火必敗。

孫子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吳子曰。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說。

郭先黃眉為秦將。拒姚襄於黃落。襄堅壁不戰。

先謂眉曰。襄為人強狠。若鼓譟。揚旗直壓其壘。

必忿恚而出。可一戰擒之。乃帥騎壓其壘門。

而陣。襄怒出戰。羌陽敗走。襄追至三原。羌廻騎。

與黃眉合將。擊敗斬之。

孫子曰。怒而撓之。急速可僥。得此勿。吳子曰。聲此之遺。隨而追之。後而遠之。其常。

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君深入賊地。當竭力效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眾皆踴躍。競進。遂克燕。

太公曰。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  
吳子曰。受命而不辭。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  
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李衛公曰。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氣。敵吾事氣。乃可以勝敵焉。

猛振兵。克慕容評。長驅圍鄴。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

古今將畧卷二

晉

日復見太原王。

孫子曰。法令孰行。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吳子曰。軍之所至。示民無廢心。其威德仁勇。足以率下。安衆。令施而下。不犯。  
黃石公曰。攻取之國。務先養民。

後秦王苻萇率衆與秦王登逆戰。登破之。萇收兵。

復戰。姚頌德曰。陛下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

今失利而更戰。何也。萇曰。登用兵不識虛實。今

輕兵直進。必與苻曜有謀。緩之則其謀得成。故

及其未合。急擊之。遂進戰。登果敗。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虞。

魏王珪望見燕兵無故相射。乃擊鼓收眾。多

布火炬於城外。縱兵衝之。燕大敗。引還。

孫子曰。夜戰。多火鼓。所以發人之耳目。○以

靜待譚。○吳子曰。旂旗亂動。可擊。將難過幸。可擊。○書

珪進攻慕容麟。太史令晃崇曰。不吉。紂以甲子

亡。謂之疾日。珪曰。紂以甲子亡。武王獨不以甲

子與耶。遂克中牟。

古今將畧卷二

聖

南北朝

宋檀道濟率兵伐魏。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

至歷城。資運皆竭。會士卒亡降魏。具以告。道濟

夜遂唱籌量沙。以餘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

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徇。

孫子曰。軍弱形也。○兵者詭道也。

王鎮惡受命討劉毅。發自舸為前驅。晝夜兼行。

揚言劉兖州藩來。毅信之。鎮惡至江陵城。舍船

古今將畧卷二 南北朝

聖

上岸。毅將朱顯馳前問訊。見江津艦船悉燒。鼓

聲甚盛。知非劉至。便躍馬告毅。閉城門。鎮惡馳

入城。因風縱火。燒東南二城門。毅兵離散。因自

縊。江陵遂平。

孫子曰。兵設計立。○以火佐攻者。明陳水佐

攻者強。○吳子曰。暴必以詐服。○聲勢金鏐。所以威服

鎮惡北伐。率水軍自河入渭。乘蒙衝小船。行船

者悉在艦內。汧渭而進。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

以為神。鎮惡既至，食將士食，單乘驢，冒水  
流急，諸艦逐流盡去。鎮惡撫士卒曰：「此長安城  
北門外，去家萬里，而勑乘衣糧，重已逐流，惟宜  
先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遂陷長安。」

太公曰：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訓，氣勇才雲。

疾若馳，驚兵不接，而敵降服。

孫子曰：死地示之以不活。

吳子曰：果者臨敵不懷生受命，而不解顧破  
而後言。將之體也。故帥出之日，有此之榮，  
無生之辱。

李衛公曰：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土，果勝否，勝  
氣乃可以勝敵焉。

古今將星卷二 南北朝

聖

何無忌至桑落州，桓玄將何澹之等逆戰，澹之  
常所乘舫，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  
詐我耳。」此舫戰士必弱，以勁兵攻之，必得。得則  
彼氣沮，我氣倍，破之必矣。遂攻得之，因傳呼曰：「  
得何澹之矣。」賊軍驚擾，遂大潰。

孫子曰：料敵制勝。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  
心。

劉裕率眾拒孫恩，城中兵少，裕夜偃旗匿眾，明  
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裕所在，曰：「夜

已走矣。」恩乎入城，裕奮卒大破之。

孫子曰：兵者詭道也。○兵以詐也。○勇生於  
敵。孫子曰：兵有去備，敵或而勝也。

裕伐南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  
於色。左右問故，裕曰：「兵已過險，上有必死之志，  
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

孫子曰：隆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要以待敵。  
○取用於國，因糧於敵。

裕兵入峴，與燕將段暉等交戰，未決勝負，胡藩

古今將星卷二 南北朝 聖

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  
兵從間道取其城，遂使潘等潛師克之。」

孫子曰：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吳子曰：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裕悉眾攻燕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  
我往彼亡，何為不利？四面急攻之，遂開門出降。」  
孫子曰：禁勝去疑。

裕遣朱齡石伐蜀，密謀曰：「往年劉敬宣出外水，  
無功計賊，今當料我出其不意，從內水來，渠必

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茲因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齡石從之。

孫子曰。上兵伐謀。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劉鍾從朱齡石伐蜀。蜀將侯暉拒守。齡石亦欲養銳以伺其隙。鍾曰。不然。大軍併至。侯暉之徒已破膽矣。因而破之。其勢必克。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悉來。并力拒戰。勝負未可必也。齡石從之。遂克成都。

古今將畧卷二 南北朝

聖

孫子曰。兵聞拙速。吳子曰。選銳衝之。急擊勿疑。尉繚子曰。氣實則闢。氣奪則走。

沈田子入武關。秦王泓自將擊之。田子整陣而前。傅弘之以爲衆寡不敵。宜且止。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宜乘其始至。營陣未止。而先薄之。可以有功。遂進兵敗之。

太公曰。敵人新集可擊。

孫子曰。以奇勝。

吳子曰。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

宋慙聞林邑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慙曰。吾聞外國有獅子。威加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遂克林邑。

孫子曰。以奇勝。吳子曰。因形用權。黃石公曰。因敵轉化。

沈慶之聞雍州蠻反。策曰。往諸將討賊。皆營上下致蠻得據山發矢。故多不利。去歲蠻田大稔。難以曠守。不若出其不意。衝其腹心。遂命斬木

古今將畧卷二 南北朝

聖

登山鼓譟而前。蠻怖恐。因擊破之。

孫子曰。先居高陽。以戰則利。吳子曰。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譟而衆之。心怖可擊。

慶之自冬徂春。破山蠻。因其穀以充軍食。蠻憑險守禦甚固。慶之命諸軍鑿池營內。朝夕不外汲。蠻潛夜來燒營。諸軍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射之。蠻兵敗走。

太公曰。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孫子曰。取用於國。因糧於敵。

吳子曰。倘者出門如見賊。或者頭克如始戰。

梁肅修屯軍巴陵。拒陸納。納請降。求送妻子。修曰。此詐也。必襲我。乃密備之。納果輕兵夜至。鼓譟軍中皆驚。修坐胡床望壘門。畧無動色。徐分部將擊之。獲其一艦。

太公曰。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端。

孫子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不動如

山。吳子曰。倘者出門如見賊。

韋服督軍攻魏小峴城。未能拔。乃巡行圍柵。忽

古今將畧卷二 南北朝

孫子曰。敵佚能勞之。

吳子曰。輕變無謀。可勞而困。

客垂擊西燕。敵聚糧臺壁。堅守。垂頓軍久不進。敵疑垂由詭道。乃悉斂軍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垂遂抵臺壁。破之。太行軍還拒戰。垂伏于騎澗下。及戰。偽北。追之澗中。伏發。斷其後。軍遂大潰。

孫子曰。我專而敵分。

吳子曰。用兵必審敵虛實而趨其危。

秦王猛受詔擊燕。乃陳兵渭原。誓之曰。景昺受

行。獻曰。元英今鑿穴而處。中馳卒奔。猶為恐。

况可緩乎。旬日而至邵陽。

司馬法曰。凡從軍勿息。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

吳子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

獻之始受命赴邵陽也。武帝馳勅景宗曰。韋

卿鄉望。宜善奉之。及景宗見獻。甚歡。帝問曰。二

將相和。師必濟矣。果破元英。

太公曰。調和三軍。

司馬法曰。心欲一。

古今將畧卷二 南北朝

孫子曰。上下同欲者勝。

吳子曰。先和而造大事。

黃石公曰。乖衆不可使伐大。

李衛公曰。主將有所疑忌。則羣情搖。

獻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立鹿角。截洲

為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

神也。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

尉繚子曰。動如風雨。

獻見元英率衆來戰。乃是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元英甚憚。又夜來攻城。飛

矢雨集。獻子請下城避箭。獻不許。軍中驚。獻

於城中厲聲呵之。乃稍定。

太公曰。王任重。待難。修溝塹。治壁壘。以備不虞。

孫子曰。不難如山。○將軍之事。計以應。吳子曰。果者臨敵不懷生。黃石公曰。將安動。則軍不重。

獻聞魏人於邵陽州兩岸為兩橋。立柵數百步。

獻乃裝大艦。使馮道根等治水軍。會淮水暴長。

遣關繼競發。皆臨賊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

古今將軍卷二 南史

先焚橋。風怒火盛。板柵吹橋。水復漂疾。根等身

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魏人潰。元英逃

走。

太公曰。風馳電掣。不知所由。孫子曰。動如雷震。○其疾如風。○陳火佐受者。明以水佐攻者強。

獻以功封侯。而會刺史仙埤還軍。為魏所懾。詔

獻往援。獻至。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

衆議其示弱。獻曰。不然。○軍當有怯時。是時元

英還。以復邵陽之恥。獻至。乃罷。

孫子曰。快生於勇。

吳子曰。飛者雖克。如始。黃石公曰。弱有所困。

尉繚子曰。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具備。財谷多。債。豪士一謀者也。

獻雅有曠世之度。治人以愛惠為本。所居必有

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就舍。井

竈未成。亦不先食。其大致類此。

太公曰。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司馬法曰。使人惠。

古今將軍卷二 南史

手

孫子曰。視卒如愛子。黃石公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設。將不言倦。軍食未炊。將不言饑。

王僧辯為都督。率軍拒侯景。既至。沈公私船於

水。命衆固守城池。偃旗臥鼓。安若無人。賊衆至

城下。詰曰。王領軍何不早降。辯曰。聞大軍欲向

荊州。與此城非礙。豈得便降。頃之。景來攻。城內

同時鼓譟。矢石雨下。賊乃退。

太公曰。保險阻者。所以為固也。司馬法曰。以固久。



孫子曰。使而示之不用。

夏王勃勃攻秦。斬其將姚石生等。諸將復請擊高平以定都。勃勃曰。姚興一時之雄。似未可圖。不如號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為我有矣。諸將服其計。

孫子曰。以佚待勞。吳子曰。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

古今將畧卷二 南北朝

魏刺史拓跋英擊漢中。齊蕭懿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曰。彼帥賤莫相統一。我選精卒并攻一營。彼必不相救。若克一營。四營皆走矣。乃急攻一營。拔之餘悉潰。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子日。將離士卒可擊。孫子曰。力分者弱。心疑者危。

傅永將兵與齊夾淮而陳。永曰。南人好夜所營。必於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為二部。伏

於營外。又以瓢貯火。密使人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然則亦然之。是夜齊軍果所營伏兵擊之。賊趣淮水。火競起。不知所從。溺水過半。

太公曰。敵人見我戰合。其大軍必濟水而來。發我伏兵。疾擊其後。孫子曰。能因敵變化而取勝。吳子曰。因形用權。

宇文泰出軍屯廣陽。時東魏高歡遣將高敖曹攻上洛。竇泰攻潼關。而自將屯蒲坂。泰曰。賊將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欲殺吾軍。令竇泰

古今將畧卷二 南北朝

得西上耳。乃聲言欲保龍右而潛軍東出。竇泰破之。高歡聞之。撤軍退走。

太公曰。欲買西裝其東。孫子曰。近而示之遠。○能料敵制勝。吳子曰。凡戰必預審敵虛實。

泰往拒高歡。歡引兵來會。李弼曰。彼眾我寡。不可擊也。平地東十里。有渭曲。可據以待。泰從之。

太公曰。保險阻者。所以為固也。司馬法曰。利地守險阻。孫子曰。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尉繚子曰。夫守者不失險者也。

泰據渭背水東西為陣命將士偃戈韋中約聞  
鼓聲而起歡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  
列泰鳴鼓士皆奮起合戰擊破之

太公曰設伏而待之

孫子曰弱生於強

尉繚子曰兵有去簡微敵而勝者

崔浩初拜學士祭酒時首將劉裕欲伐姚泓假  
道於魏羣臣議宜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浩  
曰今若塞其西路勢必上岸如此則姚無事而

古今將畧卷二 南北朝

重

我受敵不如許之彼必德我縱裕得關中遙遠  
難守終為我物所謂下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上  
不能用

孫子曰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乘其弊而  
起難智者不能善其後  
吳子曰謀者所以達意也

浩長於料敵帝銳意南伐語浩曰劉裕因姚興  
死而滅其國今裕死我亦伐之遂下議欲先攻  
城次畧地奚斤請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固守若

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倘不特尅輕損軍勢危  
道也不如分軍畧地斤等乃先攻滑臺果不拔

太公曰城不可攻  
孫子曰城有所不攻

浩因朝議欲伐赫連昌乃進曰往年以來熒惑  
再守羽林越鈞陳其占泰亡今年五星并出東  
方利西伐天應人和特會並集不可不進帝乃  
率輕騎掠其都城大獲而還

太公曰四星居候辰氣者符彗枝天  
星知天心去就之機  
古今將畧卷二 南北朝

重

司馬法曰順天奉時

孫子曰知天知地

吳子曰參之天時告乃後舉  
尉繚子曰天官時且陰陽向背

浩隨車駕討赫連昌次其城下昌鼓譟而前會  
大風揚沙昏暝宦者請上攝騎避之浩叱曰千  
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  
離絕宜分軍隱山拚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  
也遂奮擊昌大潰

孫子曰勢者因利而制權  
吳子曰因形用權

浩與羣臣議擊蠕蠕。廷臣難之。浩曰。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已久。故夏則散衆放牧。秋肥乃聚。今擒其不備。大軍卒至。勢必奔駭。可一舉而滅也。於是分軍搜討。虜獲數萬。得蠕蠕殺之。

孫子曰。攻其無備。  
吳子曰。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黃石公曰。攻敵欲疾。

浩聞南鎮諸將表求幽州以南戍兵佐守。且就

漳水造船。嚴以爲備。因上言曰。果如所請。宋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此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彼必喜而前來。徑行肆暴。何以禦之。夫長虛聲而招實禍。此之謂矣。

孫子曰。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吳子曰。謀者所以達害就利。

浩隨帝西巡。帝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欲進軍圍之。因以問浩。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固。北風迅疾。宜急擊之。若待明日。彼聞

必夜遁。帝從之。遂滅永宗。

太公曰。無循謀。  
孫子曰。出其不意。○兵之情。主遠。  
吳子曰。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則擊而從之。  
黃石公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  
李衛公曰。貴速不貴久。

浩隨帝駕濟河。帝詔浩問曰。吾欲伐蓋吳。弟聞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今且渡渭南。如何。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尾豈能動。宜乘

勝先擊吳帝。竟渡渭南。吳聞之。散入北山。

孫子曰。先奪其所愛。則蹙矣。

于謹從太叔攻祁山。大軍不利。謹率其麾下。降立路左。齊神武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追騎過。謹乃自後擊之。齊軍亂。以此大軍得全。

太公曰。急攻其後。  
司馬法曰。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  
孫子曰。佯北勿從。○以虞待不虞者勝。

謹從魏帝還都。時梁元帝平侯景之後。於江陵

嗣位其兄子岳陽王。嘗以元帝殺其兄。誓遂結  
誓隙。據襄陽來附。請王師伐梁。謹讀成其請。

太公曰。雖親以親。  
孫子曰。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謹率衆伐梁元帝。長孫儉問曰。爲蕭繹計。將如  
何。謹曰。繹若渡江。據丹陽。爲上策。退守子城。待  
援。爲中策。據守羅郭。爲下策。蕭氏無謀。又惡移  
動。當出下策。乃令中山王護等先率精騎據江  
津。謹悉衆圍之。遂陷梁城。

古今將畧卷二 南北朝

孫子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未戰而廟美  
勝者。得美多也。

陳吳明徹攻王琳。齊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  
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兵不進。諸將問計安  
出。徹曰。兵貴在速。彼結營不進。自剄其銳。吾知  
其不戰。戰矣。於是躬懷甲冑。四面疾攻。一鼓而  
擒王琳。景和懼走。

太公曰。速乘其利。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  
吳子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  
尉繚子曰。發之如鳥望。

齊斛律光行兵。每用匈奴上法。言內無不中。軍  
營未定。終不入幕。或終日不坐。身不脫甲冑。常  
爲士卒先。有罪者。惟大杖撻背。未嘗殺。衆皆  
爲之死。

太公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  
司馬法曰。仁見親。  
孫子曰。親者。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吳子曰。其家德仁。是以率之。安衆。惟致決  
死。不旋踵而前。不旋。

齊王洋聞契丹寇遼。遂遡衆倍道兼行。以掩之。

古今將畧卷二 南北朝

露髻肉袒。晝夜不息。行千餘里。惟飲水食。壯  
氣彌厲。與契丹遇。大破之。

孫子曰。兵聞拙速。其勢險。其節固。  
黃石公曰。收敵微疾。

周宇文憲從上聞晉州。時永昌公椿屯鷄棲。受  
命制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也。汝今爲營。不  
可張幕。可伐柏爲庵。示有所處。令兵去之後。賊  
偶致疑。齊王親帥大兵與椿對壘。憲杓之。會破  
勅追還。率兵夜返。齊人果謂柏庵爲帳幕。不疑。



軍退朔日始悟。

太公曰：深草翳翳者，所以遁也。

孫子曰：衆草多障者，疑也。  
韋孝寬行宜陽郡事。時魏將段琛據宜陽，遣劉  
史牛道常扇誘邊人爲患。寬乃遣謀人訪獲道  
常手迹，令善書者僞作道常與卒寬書，論歸款  
意。又爲洛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謀人送於  
琛，琛得書果疑道常寬知其離阻，因出奇兵  
拏襲之。

古今將略卷二 南北朝

虞

孫子曰：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吳子曰：善行間謀，使其君臣相怨，此棄猶楚  
是謂事機。

黃石公曰：非說奇無以破奇，息慮

孝寬鎮玉壁，齊神武數設奇攻之，俱爲寬所破。  
神武無如之何，因遣祖孝徵謂曰：何不降？寬報  
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  
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神武苦戰六  
旬，智力俱困，夜乃遁去。  
太公曰：處高峻者，所以警守也。保險阻者，所  
以爲固也。

孫子曰：守而必固，無恃其不攻。

尉繚子曰：是城稱地，以威稱人，以人稱衆，三  
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

孝寬鎮玉壁，所遣間諜入齊者，感其恩，悉皆爲  
盡力，而齊人得孝寬金貨者，亦遙通書疏，故齊  
中動靜朝廷皆先知之。

太公曰：參略左右，得情甚深，身內情外國，將  
生害。

孫子曰：先知者，必察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孝寬欲間齊斛律光，因令參軍曲巖作歌曰：百

古今將略卷二 南北朝

李

升飛上天，明明照遐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  
水不扶自舉。令諜人多傳此文，遺之於鄴。明月  
辛以此誅。

孫子曰：說而離之。  
吳子曰：善行間謀，使其君臣相怨，此棄猶楚  
是謂事機。

黃石公曰：非陰詐無以成功。

孝寬以武帝志在平齊，因陳策曰：今大軍若出  
輒關方軌而進，仍募山南曉銳，沿河而下，厚其  
爵賞，使爲前驅，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脅之路。

岳動川移。雷駭電擊。百道俱進。虜必奔潰。一戎大定。實在此機。上深納焉。

太公曰。風動事驚。不知所由。

孫子曰。動如雷震。

吳子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機變。任千一人。是謂事機。

黃石公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勢可坐而不可計。

孝寬又曰。今國家計在後圖。伐齊之行。未即大舉。蓋與陳人分其兵勢。彼既東南有敵。我馬相持。然後我出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

古今將畧卷二 南北朝

空

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散。乘間電掃。摧朽無餘矣。

孫子曰。佚而勞之。○蓋之謂知得失之託。

吳子曰。勤勞可擊。

孝寬遣兵擊破齊將薛公。禮於懷州。遂進次懷水。橋城之東南。其城已爲尉遲迥所據。諸將咸議當攻。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軍威。宜破其大軍。因引軍次武陵。

太公曰。不可攻而止。

孫子曰。城有所不攻。

賀若敦聞陳侯瑱攻湘州。帥師救之。會糧絕。敦恐瑱知。乃於營內多聚土。以米覆之。瑱以爲實。先是湘人多乘輕船。載米肉。以餽瑱軍。敦亦偽裝餽船。伏甲士於中。瑱軍望見。俱來爭取。甲士出而擒之。又敦軍素有乘馬降瑱者。敦另取一馬。率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再三。馬畏不上。然後伏兵江岸。使人乘所鞭馬詐降瑱。遣兵迎接。馬畏船不上。伏發盡殺之。後有瑩集餽并降者。瑩皆拒擊。

古今將畧卷二 南北朝

空

司馬法曰。四日一戰。

孫子曰。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能。

吳子曰。因形用權。

黃石公曰。變動無常。因敵轉化。

陸騰討蠻冉令賢。時蠻遠結涪陽蠻爲聲援。自帥精銳守水邏。諸將欲先取水邏。騰曰。令賢恃水邏之固。外托涪陽之援。以我懸軍攻其嚴壘。一戰不克。更成其氣。不如頓軍湯口。先取江

南剪其羽毛然後進討此制勝之術也諸將唯諾

太公曰見勝則起不勝則止  
孫子曰避其銳氣  
吳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辛卯奉使還巴州會蒞榮郡民反圍郡城昂謂其徒曰凶狡猖狂若待上聞孤城必陷苟利百姓專之可也遂募兵得三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直趣賊壘賊疑大軍至望風瓦解周王以為古今將畧卷之七 南北朝 卷七

樂州刺史

太公曰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出其不意○  
兵之情主速  
尉繚子曰勝在於取勝  
黃石公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

遂表以梁州獠叛請討之軍至其境獠中有道一平一險有獠帥數人來為鄉導表曰此路寬平不須為導但慰諭令來降可也既遣之乃謂諸將曰獠謂吾從寬路必設伏以邀我我

當出其不意引兵自險路入乘高而望果有伏兵獠失計遂請降

孫子曰趨其所不意

周王欲伐齊謂羣臣曰齊政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嗷朝不謀夕晉州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之擊之必克諸將憚行周王曰有阻吾軍者斬遂將以伐齊

古今將畧卷之七 南北朝 卷七

太公曰吾觀其吏暴虐殘賊取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  
孫子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攻其所不備  
吳子曰審察其政亂則擊之勿疑  
李衛公曰師以義舉者正也

周王克平陽欲還梁士彥諫曰今齊師遠遁衆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舉諸將或猶豫請還周王曰縱敵患至卿等若疑朕當獨往諸將山是不敢復言

太公曰善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  
吳子曰奔走可擊心節可擊○用兵之貴速

隋

楊素將兵出討突厥達頭。先是諸將慮勇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輦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素於是悉除去舊法。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大喜。遂率精騎十餘萬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創而遁。

孫子曰。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兵士甚治則。無所往則。固不得已則。固。

素率衆數萬討漢王諒。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今將墨卷二 隋

突

禹。柵絕徑路。屯據高壁。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狹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

孫子曰。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吳子曰。兵必審敵虛實。

素多權畧。應變無方。然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每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克。還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前法。故將士股栗。戰無不勝。



太公曰。用罰者貴必。

司馬法曰。專立法。

孫子曰。法令執行。

吳子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

尉繚子曰。戰勝在乎立威。立威在乎修力。修力在乎正罰。

長孫晟上書曰。臣在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於攝門。內隙稍彰。又攝圖弟在羅候者。頗得衆心。爲攝圖所忌。心不自安。阿波首鼠介在其間。實畏攝圖。今宜遠交近攻。離強

古今辭略卷二 隋

至

合弱。使首尾嫌猜。心腹離阻。乘機討之。一舉兩

滅矣。上嘉納。

孫子曰。親而離之。

吳子曰。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讎。是謂事機。

展爲行軍總管。出討達頭。因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馬飲之。多死者。咸大驚曰。天惡雨水。其亡我乎。因夜遁。展追斬之。

孫子曰。無迎水洩。

吳子曰。因形用權。

高頻進取陳之策曰。江北田牧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微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爲常。後復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陳可克矣。隋王用其策。

孫子曰。乖其所之。○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

韓擒虎時奉詔。與賀若弼合勢。以取僞都。弼爲

將士進戰。傷死甚多。擒虎率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遂降蠻奴。執陳叔寶。

太公曰。疾如流水。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銳也。

孫子曰。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賀若弼爲行軍總管。鎮吳州。先是緣江防守。每交代必大列旗幟。營幕披野。陳人疑大軍至。悉發士馬。及知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設備。及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覺。遂襲南州。

古今辭略卷二 隋

交

孫子曰出其不意

吳子曰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史萬歲從資榮定擊突厥虜遣一騎挑戰萬歲

馳斬其首虜驚去不敢復戰後又出塞至大斤

山達頭道使問曰隋將為誰報曰史萬歲也虜

遂引去萬歲馳追大破之

太公曰勇則不可犯

司馬法曰以氣勝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

吳子曰擊此之道先奪其氣

劉方擊林邑于闐黎江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至

方今將軍卷之二

完

方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與戰佯北林邑逐之

象多顛覆以弩射之象却走跡其陣大破林邑

師

孫子曰來草多草者疑也

薛雲起護突厥兵討契丹分為二十營營相去

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

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擊鼓而發紇于犯約

所以拘於是突厥將帥入謁皆股栗莫敢仰視

孫子曰法令執行士卒孰練

吳子曰若法令不行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

雲起入營州將攻契丹乃使突厥詐云向柳城

與高麗交易有漏泄事實者斬契丹不為備去

營五十里馳進襲之虜獲其衆

孫子曰近而示之遠易其事革其謀使人

無識

吳子曰暴必以詐服其軍不戰可勝而

將軍卷之二

孫子曰知戰之地知戰之日知戰之將

古今將畧

和集



明鶴李鴻時寧以一甫輯

唐

高祖李淵趣霍邑。恐宋老生不出。乃使建成世  
民帥數十騎詭往圍城。且詬之。老生怒。引兵二  
萬分道而出。淵先將數百騎至。是並促後軍至。  
世民復與段志柝馳衝其陣。老生兵敗。投壑遂  
斬之。

古今將畧卷三 唐

斬之

孫子曰：凡兵以正合，以奇勝。

秦王世民圍折檻。薛仁果使宗羅喉將兵拒之。  
世民知仁果乏糧。令軍中不許出戰。相持六十  
餘日。仁果糧盡。世民乃命梁實營淺水以誘之。  
羅喉盡銳來攻。世民引大軍與戰。自帥驍騎陷  
陣。羅喉軍潰。遂降仁果。

孫子曰：以奇待勞。  
吳子曰：軍貴既竭。薪芻既寡。如此者擊之。

疑

尉繚子曰：兵有備缺糧食有餘不足。按所出  
入之路。然後興師伐亂。必能入之。  
黃石公曰：度其糧食。下其彈弱。

秦工圍洛陽。竇建德悉發兵救之。將佐請避其  
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而縛。建德遠來助  
之。此天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以拒之。破之必  
矣。世民乃中分麾下守東都。自將驍勇趣武牢。  
建德將襲武牢。世民留馬誘之。建德擁眾而出。  
宇文士及馳其陣。大軍繼之。建德中絮降。馬破  
古今將畧卷三 唐

擒世充懼遂降

孫子曰：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後處戰地而  
趨戰者勞。

尉遲敬德從秦王。會賊將單雄信騎直趨王帳。  
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因翼王出戰。敗之。  
後竇建德營板渚。敬德累其壘。大呼師到。建德  
兵出。遂伏發。大破其眾。

司馬法曰：以勇驍。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連而挑戰者欲入之  
進。  
黃石公曰：將無勇則士卒恐。

李靖自夔州東擊蕭銑時。峽江漲甚。銑以靖不能下。不設備。諸將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為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乘水傳壘。是震雷不及塞耳。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擒也。帥戰艦二十餘艘東下。拔其荆門。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

吳子曰。善將者。使智者小。及謀。勇者不及怒。

尉繚子曰。動如風雨。

黃石公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

靖因銑遣將文士弘。將精兵數萬屯清江。李季

古今將畧卷三

唐

恭將擊之。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往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擊之。彼必併力死戰。楚兵禦銳未易當也。

孫子曰。避其銳氣。擊其惰歸。

靖因李季恭不從。緩兵之計。留靖守營。季恭帥一軍出。戰果敗走。應南岸。銑眾委舟收掠軍資。人

負重。靖見其眾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

孫子曰。亂而取之。

靖因破銑兵。大獲舟艦。盡令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銑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

古今將畧卷三

唐

四

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楫。果疑不進。

孫子曰。先人而奪人之氣。

李季恭討輔公柝。適饗士。杯酒變為血。坐皆失色。季恭曰。此公柝授首徵也。飲之盡。眾心始安。

孫子曰。禁祥去疑。

季恭因公柝據險邀戰。堅壁不出。諸將議曰。公柝遣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

指丹陽李靖曰不然公祗精兵雖在此然所自將亦銳卒也豈易破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水陸兵蹙吾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祗兵非怯野闕今方持重乃立計欲以老我師耳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季恭從其計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賊出兵追行數里遇大軍與戰殺傷萬餘人遂令李靖輕兵入丹陽生擒公祗

古今將畧卷三

五

孫子曰出其不意○能而示之不能

李世勣臨事選將必擇其狀貌魁偉者遣之或問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以是多次成功云

太公曰置將不可不察孫子曰擇人而任之

蘇定方從李靖襲突厥頡利於磧口率殺馬二百為前鋒天大霧乘霧行去賊數里霧霽見牙帳馳殺數千百人頡利驚遁去靖亦至餘黨悉

降

太公曰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

孫子曰出其不意黃石公曰攻敵疾則備不及

定方既擊降胡人副總管王文度曰師還而降且為賊不如殺之取其貲定方曰此乃自作賊耳何以稱伐叛哉及分財定方一無所取後倖都曼請於上曰臣向諭陛下意許以不死帝曰朕為卿全信宥之慈嶺以西遂平

古今將畧卷三

六

太公曰無燔人積聚無毀人宮室降者勿殺吳子曰軍之所至無取其粟無燔其積聚其有請降許而安之尉繚子曰孽在於屠僂禍在於好利黃石公曰服者活之

薛仁貴為唐將九姓衆十餘萬寇邊令驍騎數十騎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虜氣懾於是皆降後又擊突厥於靈州突厥問曰將為誰對曰薛二貴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矣仁貴免胄示之突厥相顧失色下馬羅拜因遁去仁貴

進擊大破之。

太公曰。勇則不可犯。孫子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裴行儉討突厥。阿史德溫傳時虜衆數十萬。數來鈔我軍糧食。行儉詐爲糧車。內藏壯士。以羸兵挽之。伏精兵於後。虜果掠車。壯士突出。伏兵繼至。殺器殆盡。

太公曰。設伏以待之。孫子曰。利而誘之。

行險欲襲都支。僞召諸鎮酋長約敗。於是酋長

古今將略卷三

唐

七

率子弟萬人從獵。行儉乃陰勒部伍倍道而進。都支果不設備。軍至勿卒。不知所爲。詰營謁遂擒之。

孫子曰。用而示之不用。○攻其無備。

行儉將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行儉更命徙營高崗。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令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水深丈餘。衆始驚服。

太公曰。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孫子曰。知天時。知地利。知人心。○犯之以事。勿

告以言。

黃石公曰。察其天地。李衛公曰。託之以陰陽術數。

黑齒常旣擊却吐蕃。乃以河源衝要。欲加戍而疲於轉輸。乃廣置烽戍。開屯田五千餘頃。歲收五百萬石。由是戰守有備。

太公曰。備蓄積。

孫子曰。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無委積則亡。唐休璟任永淳中。突厥圍豐州。朝廷議棄豐州。保靈夏。休璟疏以爲不可。會吐蕃破焉耆。授休

古今將略卷三

唐

八

璟靈州都督。因請復四鎮。自後王季傑拔龜茲諸國城。皆由休璟倡之也。

太公曰。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孫子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

休璟在邊。遇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休璟以騎數千臨高望賊。旗幟鮮明。謂麾下曰。莽布支新將兵。欲以示武耳。然其下皆貴臣酋豪子弟。不習戰。請爲諸君破之。乃披甲先登。六戰皆克。

孫子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唐將張仁愿以朔方軍。臨於突厥。時默啜悉衆擊突厥。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就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南寇之路。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畋牧歲減。鎮兵數萬人。省費億計。

司馬法曰。利地守隘險阻。孫子曰。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王駿爲安北大都護。吐蕃以精甲十萬寇臨洮。其酋擁兵而前。駿率所部兵二千與臨洮軍合。古今將畧卷三 唐 九

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賊營。令曰。前遇寇。即大呼。鼓角應之。賊大驚。自相鬪。死者萬計。追至洮水。復大敗之。

孫子曰。動如雷震。能如少擊衆。李衛公曰。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

郭元振爲涼州都督。州境狹。纔四百里。虜來寇。至城下。元振始於南狹口置和戎城。北積置白亭軍。制東要路。遂拓地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患。

太公曰。保國者。所以爲國也。司馬法曰。利在守隘險阻。孫子曰。節地分利。

李光弼與史思明夾泝沱而軍。諜知賊部五千。自饒陽至。即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

孫子曰。攻其無備。吳子曰。敵人遠來。新至。既食未設。簡可擊。

光弼以范陽本安史巢窟。當先取之。搗賊根本。會潼關失守。乃援軍入井陘。

古今將畧卷三 唐 十

孫子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吳子曰。襲亂其屯。先奪其氣。

光弼屯太原。諸將慮兵少。議修城爲備。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先自困也。乃於城外鑿河作塹。及賊攻城。用以增壘。賊不得入。又賊爲梯。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又作大礮。飛巨石以擊賊。復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使潛穿地道於賊營中。至期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走

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

孫子曰圍地則謀○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光弼自賊圍太原設帳城隅以止息經府門不  
領圍解閱三日乃歸第

吳十口又命而不辭敵破而後言返

光弼代郭子儀鎮朔方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  
而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遂帥兵東出河上  
大將張用濟憚其嚴稍逗遛亟召入斬之三軍

古今將畧卷三

唐

殷慄嘗指領軍中諸將不敢仰視治師訓整天  
下服其威名至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

太公曰將以誅大爲威

司馬法曰不服則去

孫子曰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

吳子曰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

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從令者誅三軍

服威士卒用命則戰無強敵攻無堅陣矣

光弼趨東京史思明乘勝西嚮衆請退保潼關  
曰兩軍相敵尺地必爭如委五百里而守關賊  
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表裏相應賊

不得西遂趨河陽

孫子曰計險阨遠近

光弼與賊戰於中潭賊帥安惟清率衆三萬攻  
北城因問賊陣何力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  
與騎三百其次東南隅召論惟正與騎二百自  
執大旗令曰三麾至地生死以之退者斬既而  
麾旗三諸軍爭奮俘斬三萬餘擒賊帥

吳子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從死

古今將畧卷三

唐

光弼將戰內刃于韉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  
辱于賊萬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於是西向  
拜舞三軍感動

吳子曰果者臨敵不懷生

光弼圍安太清於懷州因史思明來救壁野水  
渡比暮還軍留雍希顥守壁曰賊將高暉李日  
越萬人敵也必令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  
降與偕來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



以鐵旗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壘間曰。太尉任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為誰。曰雍希顓。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獲希顓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顓與俱至。光弼厚待之。未授大將。高暉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開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暉無名。不足以為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材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古今將畧卷三 唐

奮乎。嗣由城道攻城。俘安太清以獻。

太公曰。欲離其親。先其所愛。  
孫子曰。料敵制勝。  
吳子曰。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光弼因魚朝恩。屢上賊可滅狀。因言賊方銳。未可輕動。不聽。使者來督戰。不得已出師。北却令附山阻險而陣。僕固懷恩不從。賊據高原。委物佯北。官軍爭獲之。伏發大潰。

孫子曰。強而避之。○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正陵是陽。必處其陽。而在背之此兵之利。順也。

助也。○銳卒勿攻。剛兵勿食。佯北勿從。

郭子儀因祿山益兵佐思明。口彼恃加兵必易我。心不固。遂進戰。戮一步將以徇。士殊死。關破之。於是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合擊。俘斬以數萬計。

太公曰。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  
孫子曰。法今。執行。○通而勞之。  
尉繚子曰。戰勝在於立威。立威在於戮力。戮力在於正罰。

子儀圍衛州。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內。誡曰。頃吾古今將畧卷三 唐

却賊必乘壘。則謀而射之。既戰。佯退。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我師整而奮。斬首四萬。執安慶和。

太公曰。詭伏設奇。遠張誰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  
孫子曰。怯生於勇。弱生於強。

子儀屯奉天。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入寇。衆隨擊之。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緩之當自携。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虜果遁。

孫子曰：軍有所不擊。

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懷恩誘吐蕃回紇等二十萬合圍之。曰：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即傳呼曰：令公來。竟以數十騎出。免胄見其大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忽亡忠義而至是。回紇舍兵下馬拜曰：果我父也。即召飲。結歡如初。因合吐蕃十萬於西原。

孫子曰：屈人之兵而非戰。○敵雖衆可使無

古今將畧卷三 唐

五

吳子曰：威德仁義必足以率下。安衆而敵。故楚施令而下不犯。所在寇不敢敵。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子儀因對上以吐蕃方強。慷慨至流涕。退而上書。欲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如河南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雖屈辱給。未始簡擇。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堅。長久之策也。

孫子曰：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夫曰：謀者所以達害就利。

張巡守真源。令狐潮引賊衆四十萬至城下。巡

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少折。然後城可守也。乃帥千人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孫子曰：三軍可奪氣。

張巡守雍丘。令狐潮攻之。設百樓巡柵城上。東芻灌膏以焚焉。賊不敢向。城中矢盡。巡夜縛藁爲人。被以黑衣。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

古今將畧卷三 唐

六

萬。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

孫子曰：取敵之利。○能因敵變化而取勝。

李抱真時。僕固懷恩反。上憂其結連回紇。兵馬強盛。召抱真問之。對曰：郭子儀常領朔方軍士。卒至今感悅。懷恩欺其下。以子儀爲朝恩所殺。今起而用之。可不戰而解也。已而用子儀。敗恩果如其策。

孫子曰：上兵伐謀。

抱真帥山西，以山東亂，澤潞兵走集地，遂籍民戶三十，擇一編其後，給弓矢，令習射，歲終大校，親第能否，行罰賞，二千皆為精兵，由是澤潞步兵為諸道冠。

孫子曰：士卒熟練。吳子曰：用兵之法，發威為先。

抱真約王武俊擊朱滔，俊素黨滔，且與真有隙，猶豫未決，抱真將造其營，委大將盧元卿曰：吾

古今將畧卷三 唐

七

此行繫國安危，倘不歸，率部曲以聽天子命。惟子勵兵馬以雪恥，亦惟子遂往見武俊，為陳大義，涕下交頤，武俊亦泣，抱真復酣寢，武俊帳中武俊感激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因令兵擊滔，大破之。

孫子曰：親而離之。

李晟從擊吐蕃，有悍酋乘城殺傷士甚衆，晟挾一矢，燬之，三軍譙奮，虜兵解去。

吳子曰：率旗幟將，必有能者，選而別之，是謂軍命。

晟因王武俊聞趙請以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當合趙從之，賊果解去。

孫子曰：攻其所必救。吳子曰：襲亂其中，先奪其氣。

晟因朱泚反，上幸奉天，有詔召之，即日治嚴，而西壁東渭橋，所過樵蘇無犯，會劉德信自扈澗敗歸入謁，晟責所以敗，斬之三軍震恐。

孫子曰：法令孰行。吳子曰：三軍服威，士卒用命。

古今將畧卷三 唐

六

晟提孤軍，橫當寇鋒，恐朱泚李懷光二盜合以軋之，因卑辭厚幣，偽致誠於懷光，乃陳兵下令曰：乘輿播遷，吾分死節，渭橋斷賊首尾，公等此時不誅元凶，取富貴，非豪英也，士皆泣曰：惟公命。

孫子曰：卑而驕之，親而離之。殺敵者怒也。

晟家為朱泚質，左右有言者，晟涕數行，下曰：陛下安在而欲恤家乎？泚令晟吏王無咎款壁曰：

公家無恙晨怒曰爾乃與賊爲間乎叱斬之

孫子曰無餘命非惡壽也今幾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臥者涕交頤長之無所往

吳子曰臨敵不懷生

晨遲得泚將姚令言等謀者令釋縛放之遣還

敕曰爲我謝令言等善爲賊守勿不忠於泚乃

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

孫子曰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晨會諸將圖所向衆請先拔外城晨曰賊重兵

古今將略卷三

唐

九

聚苑中當直披其心腹會賊帥求戰縱兵馳擊

大破之乘勝潰苑垣賊柵木以拒晨叱諸將縱

賊將斬之遂拔柵奮入禽賊畧盡追斬泚

孫子曰賊有所不攻

吳子曰襲亂其屯先奪其氣

晨克朱泚令軍中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違者

斬分慰居民秋毫無所擾別將有取一伎者取

二馬者立斬以徇

太公曰將以誅大爲威以罰審禁止而令行孫子曰法令執行

吳子曰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用其木無發其屋無取其粟無殺其六畜無播其積聚示民無虞心尉繚子曰明法出令

晨之屯眉橋也榮怒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利速用兵曰天子蒙塵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

孫子曰榮祥去吳王死無所之

晨能與下同甘苦以忠義感發士心終無携怨

且臨下明每治軍必曰某有勞某長於是雖屬

古今將略卷三

唐

十

養小善必記姓名

司馬法曰以仁爲勝

孫子曰上下同欲者勝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

李愬帥唐鄧將討吳元濟令于軍曰天子知愬

能忍恥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乃不爲斥候

部伍蔡人易之不爲備

太公曰陰其謀密其機敵不知我有備

孫子曰能而示之不能

愬於賊來降者聽其便或給粟帛遣還曰無棄

親戚衆願爲之死。舊令敢舍。惡者族。愬用其令。一切撫之。謀者反效。以情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僞一一能預曉之。

孫子曰。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吳子曰。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愬擒賊將丁士良。表以爲將。士良曰。吳秀琳守交城。以陳光治爲之謀。主請擒之。秀琳降。又表以爲將。秀琳曰。李祐守興橋。得之乃可以破賊。遂擒之。表以爲大將。祐等皆感泣。始定襲蔡之。古今將畧卷三 唐 王

謀。

孫子曰。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黃石公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

愬將攻吳房。吏曰。往亡日。法當避。曰。彼謂言不來可擊也。遂攻之。毀其外垣而還。賊以精騎尾擊。愬下馬據胡床。令曰。退者斬。衆決死戰。射殺其將走之。

孫子曰。禁祥去疑。吳子曰。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愬攻吳房而還。衆請拔之。曰。不可。吳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勢。

孫子曰。我專而敵分。

愬募死士三千人。爲突將。自教之。

孫子曰。兵無選鋒。曰北。吳子曰。軍之無銳。銳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夾。國內人。可以居城矣。

愬因吳元濟悉銳卒屯洄曲。以禦他將。知其隙。可乘。分輕兵斷橋。以絕其援。

古今將畧卷三 唐 王

孫子曰。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愬以雪夜起兵襲蔡。士馬戰慄。行七十里。夜半至蔡州城。雪甚。城傍皆鴛鴦池。令擊之以溷軍聲。賊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入擒元濟。降其衆二萬。不戮一人。

太公曰。鼓噪而進者。所以行奇謀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掩敵之目也。孫子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全國爲上。破國次之。

李泌往代奚抱暉。時抱暉殺節度使。邀求旌節。上欲以神策軍護行。必以陝城難攻。請單騎入。先見陝西將吏。俱爲言朝廷以陝號饑。欲必領運江淮米往賑。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授節鉞。抱暉信之。必與馬燧偕行至境。抱暉將佐果俱來謁。抱暉亦出謁。必慰撫之。諸將有請屏人白事者。必斥之。由是反仄自安。旣數日。語抱暉曰。汝罪應死。吾非愛汝不誅。恐自今危疑之地。朝

古今將畧卷三

唐

三

廷易帥。皆不能入。汝可自擇安處。抱暉卽亡命去。一軍遂安。

孫子曰。用兵之法。全軍爲上。

泌因吳法超。叛引步騎四千過陝。乃陰遣將士伏太原倉。臨令曰。賊隊過。東伏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之。勿遮道。勿留行。常讓以半道。又遣唐英岸夜出陣。澗北。燕子楚。趣長水。明日淮西兵入隘。兩伏發。殺賊頗衆。進遇英岸。于楚邀擊。

大敗之。賊所餘僅四十七人。

太公曰。設伏以待之。

孫子曰。以奇勝。

馬燧因安祿山反。使賈循守范陽。說循曰。祿山首亂。公盍傾其本根。使西不得入。關退亡所據。則坐受擒矣。此不世功也。循不決。

孫子曰。攻其所必救。

燧帥河東。以兵力單弱。募廝役得數千人。悉補

古今將畧卷三

唐

三

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居一年。得兵二萬。造鎧必短長三制。稱士爲衣。以便進趨。爲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器用完銳。威震北方。

孫子曰。士卒孰練。

吳子曰。用兵之法。教成爲先。

燧討田悅。悅哀散兵二萬守漳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于下流以鐵鑕維車數百。絕河。載上囊。遏水而後渡。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

齋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汜而軍造三橋逾  
汜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  
軍夜半食先鷄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並汜趨魏  
州令曰聞賊至止爲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  
匿其傍湏悅衆度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兵踰  
橋乘風縱火躁而前燧縱兵擊之悅敗走橋橋  
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級虜三千  
人

古今將畧卷三

唐

孫子曰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  
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燧討李懷光以賊帥徐廷光守長春不下。久攻  
必傷衆。乃挺身城下見之曰。公等朔方士自祿  
山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爲族滅計。若從吾言。  
富貴可遂。如以吾爲欺。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  
光泣拜。一軍流涕。即率衆降。

孫子曰。屈人之兵。而非戰。拔人之城。而非攻。

渾瑊在奉天時。朱泚圍奉天。造雲梯數十丈。

施大輪濡氈及革冒之。周布囊爲郭。指城東北  
構木廬蒙革。周置之。連新土其下。將塞隍。城中  
窘急。瑊與侯仲莊揣與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  
矢及薪。然之。賊推梁載數千人。乘風以進。雲梁  
至隧而陷。火趁風發。焚賊皆死。賊既失勢。遂引  
去。

孫子曰。守而必固。敵圍則謀。

王忠嗣本負勇敢。及爲將。乃持重安邊。不生事。

古今將畧卷二

唐

曰。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及詔下。石堡曰。  
得之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  
命易一官哉。卒以此忤旨。

孫子曰。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  
於王國之寶也。城有所不攻。

尉繚子曰。知道者必先圖不知止之敗。

黃石公曰。乘衆不可使伐人。

忠嗣訓練士馬。示無所用。軍中氣盛。日夜思戰。  
輒縱反間。伺釁而動。所向無不克。每出軍。雖弓  
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亡鏃。皆按名第罪。

以是部下人人是勸

孫子曰。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  
吳子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

裴度自請平蔡。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軍。進退不由主將。以致敗衄。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以致克捷。

太公曰。軍中之事。當由將出。  
司馬法曰。七日專。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黃石公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

度在淮西。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元濟既擒。

古今將畧卷三 唐

七

承宗破膽。願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兵而服。

愈曰。度為書遣之。承宗懼。請以二子為質。及獻

德棣二州。

孫子曰。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柳公綽為河東節度。回鶻入貢。及互市。所過州縣。慮為變。嚴兵防衛。公綽至鎮。適回鶻遣柝錄以馬萬匹。互市。公綽但遣牙將單騎。還於境上。至則大開牙門。受其禮。謂錄感泣。戒其下毋得

侵擾。

太公曰。善戰者。不待張軍。  
黃石公曰。敵暴緩之。

李德裕訪破敵之策於高文端。對曰。官軍攻潞州。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兵分大半伏山谷。俟官軍攻城。疲倦則出。掠之。官軍必失利。請令軍築城。進澤州。以遏掠兵。固鎮寨。峻不可攻。然寨中無水。倘以兵絕水道。賊必遁去。德裕以其言告諸將。果如所策。

古今將畧卷三 唐

天

太公曰。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

孫子曰。圍地則謀。  
吳子曰。水地不利。

李載義為河東節度。回鶻入貢。州縣多被暴虐。載義謂使者李暢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修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敢部曲。使之侵盜。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易犯也。於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門。暢畏服不敢犯令。  
黃石公曰。橫者挫之。



康承訓與賊將王弘立戰。令官軍斷賊所過橋。柱且勿絕。乃伏兵以待之。賊過橋。筋伏兵發。盡殲之。

太公曰。說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  
孫子曰。以奇勝。

高仁厚討峽路羣盜。時韓秀昇兵敗走還。仁厚乃悉召鄉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而寨中儲資。

古今將畧卷三 唐

五

糧。吾得之矣。乃聲言渡江。賊晝夜備禦。潛遣勇士千人襲其寨。焚之。賊資糧俱盡。復募善游者。鑿賊舟沉之。賊驚駭。不能相持。遂請降。

孫子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軍無輔重則亡。

楊行密為將。值畢師鐸。鄭漢章將兵萬餘人。猝至。眾驚懼。行密安臥帳中。曰。賊近告我。遂積金帛糧米於一寨。使老弱守之。伏精兵於傍。鐸等至。密自將千人衝其陣。陽敗走。鐸兵追之。入寨。

大掠伏發。盡殲之。

太公曰。說伏而待之。

孫子曰。利而誘之。

吳子曰。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其懈。設伏掩襲。其將可取。

行密與孫儒戰。以儒兵眾。欲避之。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境而來。利在速戰。若守險不出。時以輕

騎抄其饋餉。彼前不得戰。後無資糧。可坐擒也。

孫子曰。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軍無糧食則亡。

行密與李師古對壘。師古營地處下流。密將朱

古今將畧卷三 唐

三

瑾。塞淮水以灌之。復以騎兵趣其中軍。師古倉皇拒戰。水大至。汴軍駭亂。密督大軍夾攻之。遂斬師古。

孫子曰。以水佐攻者。強。○馬軍好高。而惡下。吳子曰。水地不利。○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沉。

五代

唐周德威距梁軍於柏鄉曰敵銳未可與爭吾騎兵利在廣野今軍河上迫賊營門使得舟渡河吾無類矣乃退軍鄆邑誘敵出營轉鬪數十里梁軍不暇舍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梁陣動不復整遂大敗

孫子曰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

古今將畧卷三 唐

三

吳子曰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

德威與梁劉鄩俱東爭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威先馳據之故卒能困鄩軍而敗之

孫子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

德威為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

孫子曰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李克用因劉守光使人諷鎮定尊已為尚父怒欲伐之諸將皆曰是為惡極矣不若陽為推尊以稔之乃與六節度共奉冊往守光益驕卒為晉所滅

太公曰因其所喜以順其志彼將生驕必有好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

克用因梁將謝彥章攻楊劉決河水以限晉兵王謂諸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

古今將畧卷三 唐

三

爾遂引兵先涉諸軍隨之寒甲橫鎗結陣而進與梁兵遇大破之河水為赤

太公曰善戰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孫子曰能料敵制勝。

莊宗既擒王彥章欲並取段凝諸將勸其按兵伺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未知即有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二日此去大梁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為吾擒矣莊宗從之遂克汴城殺友貞

孫子曰。兵之情。速。

吳子曰。用兵之室。猶豫最大。

尉繚子曰。如風如雨。如雷如霆。

黃公曰。攻敵欲疾。

李存審因朱全忠攻修。援兵不至。思以奇計破之。乃引兵扼下博橋。遇梁軍。樵採者殺之。縱數人。曰。晉王。大軍至矣。時全忠方攻城未及置。營存審命二將各引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樵採行。暮至。縱火大噪。弓矢亂發。梁軍驚駭。前縱者回復曰。晉大軍至矣。全忠夜遁。

古今將畧卷三

唐

太公曰。謬號令。與敵同罪。

孫子曰。亂而取之。

漢將史弘筆。沉毅寡言。御衆嚴整。將校少不從命。卽過殺之。士卒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斬。軍中惕息畏服。

太公曰。用罰者。責必。

孫子曰。法令孰行。

尉繚子曰。戮力在乎正罰。

周世宗與北漢戰。臨陣。右軍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世宗親犯矢石。擊却之。歸。卽收愛能。徽。

夏士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將士股栗。所至克捷。

太公曰。將以誅大爲威。

孫子曰。賞罰孰行。

吳子曰。古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錢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

萬元福禦契丹。時契丹乘大風。帥衆衝晉營。杜威與諸將議。避之。元福謂彥澤曰。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

古今將畧卷三

唐

遂與諸將引輕騎奮擊之。契丹大敗。引去。

孫子曰。出其不意。

吳子曰。因形用權。

郭崇韜因梁康延孝來奔。延之臥內。盡得梁虛實。遂請分兵守魏。而自鄆長驅擣汴。莊宗問司天言。歲不利用兵。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况成笑已決。區區常談。豈足信也。卽日下令襲汴。八日而滅梁。

孫子曰。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禁祥去歲。致死無所之。

吳子曰用兵必預審敵虛實而趨其危。

崇簡伐蜀入散關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復得還此矣今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遂倍道而進降之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曰平蜀必矣。

孫子曰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吳越將孫琰因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琰置綸於竿首垂繩投錐以搗之攻者盡露駭至張綱以拒之錢王遣兵掠之蘇州有水通城中。

古今將畧卷三 五代

五

淮南軍張綱綴鈴懸水中吳將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入由是內外兵合遂破走之。

孫子曰圍地則謀。

黃石公曰因敵轉化。

傅瓘督舟師與吳彭彥章戰瓘順風揚矢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瓘復散沙於船中而散豆於吳船豆爲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之吳人崩潰。

孫子曰能因敵變化而取勝。

楚將王環每戰身先士卒與衆同甘苦嘗置鐵藥於座右戰罷索傷者於帳前自傅治之士卒隸環者相賀曰吾儕得死所矣故所向有功。

太公曰將不仁則二軍不親。

司馬法曰惟仁有親。

孫子曰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尉繚子曰夫不愛說其心者不我用也。

黃石公曰仁者人之所親。

古今將畧卷三 五代

五

宋

郭進為西山巡檢。有軍校誣其不法。宋王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兵至。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貴汝能勝敵。便當相薦。敗則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即奏遷其職。

吳子曰。民有膽勇氣力者。內出可以夾圍。外入可以屠城。  
李衛公曰。敵吾勝氣。乃可以勝敵。

古今將畧卷三 宋

三

潘美伐南漢。南漢人教象為隊。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將戰必致陣前。以壯軍威。美集勁弩射之。象奔蹏。乘者皆墜。反踐其軍。遂大敗。

孫子曰。能因敵變化而取勝。  
吳子曰。因形用權。  
尉繚子曰。出奇制敵。  
黃石公曰。因敵轉化。

美知幽州。命兼三交都部署。以扞北邊。三交西北三百里。地曰固軍。形勢險阻。為北邊咽喉。美潛師襲之。遂據其地。屯兵積粟以守之。自是北

方以寧。

太公曰。保險阻者。所以為固也。  
司馬法曰。利地守險阻。  
孫子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  
尉繚子曰。攻要塞。據。  
黃石公曰。要塞塞之。

樊若水謀歸宋。乃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疾抵北岸。量江廣狹。因詣關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及宋用兵。造舟數十艘。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不差尺寸。

古今將畧卷三 宋

三

寸。大兵渡江。若履平地。卒以克捷。

太公曰。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  
孫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

曹彬圍江南城將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唯諸君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之。明日城陷。一無所殺。李煜詣軍門降。待以賓禮。封府庫。籍圖書金帛。以歸於朝。秋毫無犯。江南

遂安

太公曰降者勿殺得而勿殺示之以仁義施之以厚德

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備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無勿勿勿

孫子曰用兵之法全國為上

吳子曰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財掠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刈其木無斫其屋無取其粟無殺其六畜無燬其墳墓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黃石公曰服者活之降者脫之

古今將畧卷三 宋 王全斌伐蜀下興州與蜀刺史藍思紹戰敗蜀

軍七千人獲軍糧四十餘萬斛進攻石圖魚關

白水二十餘砦敗蜀軍數萬擒招討使韓保正

復獲糧三十餘萬斛兵賴以濟

太公曰備前積通糧道令三軍不困乏  
司馬法曰阜財因敵  
孫子曰因糧於敵○智將務食於敵

全斌趣劍門謂諸將曰古稱劍門天險願開取之策降卒弁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右置砦對岸有渡自此

出劍關二十里倘此處進兵即劍門不足恃也

斌即遣裨將史延德趣來蘇自將大軍攻劍門

王昭遠趙崇勣遁走獲之遂克劍州

孫子曰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吳子曰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楊業有威名契丹兵十萬寇鴈門業領麾下數百擊之殺其節度使駙馬侍中蕭誦李自是契丹畏業望見旌旗輒引去諸將忌之或潛上諂書帝悉以付業故能成功

古今將畧卷三 宋 早

太公曰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尉繚子曰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

黃石公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德則功難成

張齊賢知代州契丹薄城齊賢約潘美以并師會戰使為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栢井得密詔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敵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遙

見火光中有旗幟。謂奔師至。駭而北走。齊賢預伏步卒二千於上。鎧皆邀擊。大敗之。契丹遁去。

太公曰。詭伏設奇。遠張前誘者。所以改軍擒將也。

孫子曰。兵者詭道。

吳子曰。邀之於隘。

曹瑋用兵多奇計。出入神運不可測。一日張樂歐僚吏忽失瑋所在。徐出視事。賊首已擲庭下。

矣。嘗稱疾。砭艾臥閣內。會寇至。則奮起。暴創被

古今將畧卷三 宋

聖

甲跨馬。賊望見皆遁去。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難知如陰。動如雷震。

瑋方對客奕棋。有告戊卒叛入夏國者。遽曰。吾

使之行也。夏人聞之。即斬叛者。授其首境上。

孫子曰。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

瑋嘗上涇源環慶兩道圖。盡攻守出入之要。帝

以示左右曰。華夷山川城郭險固。舉在是矣。因

別繪圖賜諸將。令按圖計事。由是師出有功。

太公曰。主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孫子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不能行軍。

瑋為涇源安撫使。囑厮囉使其舅賞樣丹結厮

敦謀內寇。辟陰結厮敦解寶帶與之。厮敦感激

求自效。間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斷

以獻。瑋因諭之曰。我知賞樣丹時至汝帳下。汝

能為我取其首乎。厮敦愕然應允。數日果斷其

首來。囑厮囉謀遂沮。

太公曰。欲離其親。因其所愛。孫子曰。親而離之。

古今將畧卷三 宋

聖

吳子曰。善行間諜。

瑋因李繼遷虐人多怨。邀擊於西番。俘獲甚衆。

以鎮戎軍據平地。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

隴山以東。循古長城。塹以為限。又以弓箭手皆

土人。習障塞蹊隊。曉羌語。耐寒苦。官未嘗與兵

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力。遂

給以境內閒田。春秋耕歛。州為出兵護作。而獨

其租。

太公曰：深溝高壘，積糧多者，所以持久也。  
司馬法曰：草財因敵。  
孫子曰：因糧於敵。

李繼隆守定州，有詔寇至，堅壁清野，勿與戰。會契丹至唐河，繼隆曰：閫外之事，將帥得專，乃出戰，擊走之。

孫子曰：戰道必勝。王曰：無戰必戰可也。

繼隆與諸將禦契丹，帝預授以陣圖。及臨陣，有不便，衆曰：此上命也，不可違。繼隆曰：事有應變。

古今將畧卷三 宋

聖

安可預定違命之罪，請獨當之，不以累諸君也。卽從便宜行兵，大敗契丹於徐河。

太公曰：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  
孫子曰：君命有所不受。

繼隆爲河西都部署，會密詔廢夏州城。繼隆入奏，以爲朔方古雄鎮，賊所窺覲，存之可依以械。并請於銀夏山界中增置保戍，以爲屬番障蔽，且可斷賊糧道。

太公曰：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  
司馬法曰：利地守險，險阻。

孫子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  
尉繚子曰：攻要塞據。

尹繼倫爲沿邊都巡檢使，值契丹于越，邀李繼隆軍，遇繼倫兵，不顧而去。繼倫謂其麾下曰：寇蔑視我爾，遂令軍中秣馬俟。夜人持短刀躡其後，至徐河，于越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繼倫從後急擊，殺其大將皮室。于越爲短兵中，臂先遁。契丹兵因大潰，自是不敢窺邊。

孫子曰：趨其所不意。

吳子曰：一劫其前，一絕其後。

古今將畧卷三 宋

器

寇準爲相，值契丹大舉入寇，邊書告急。王欽若、陳堯叟各請出幸以避之，獨準力勸帝親征。帝至澶州，見契丹兵盛，衆請駐驂。準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況王超、李繼隆、石保吉等各分兵扼其吭背，四方援兵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請，帝乃渡河。遠近望見御蓋，皆踴躍呼萬歲。契丹氣奪，會撻覽中牀子弩斃。契丹復縱數千騎薄城，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虜大挫，遂請



和而去。

孫子曰：二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狄青以詔許交阻，助討智高。上奏假外兵除內寇，非利且以一智高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變戎因而起亂，何以禦之？請罷絕從之。

孫子曰：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已之私，威加於敵。  
吳子曰：謀者所以違害就利。

青討儂智高，時智高據邕州。青令將士毋輕戰。

古今將畧卷三

宋

望

黃西鈴鎗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犯賊，潰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至軍門，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餘，按以敗亡狀，擧出斬之。諸將服栗。

太公曰：用罰貴必。

孫子曰：法令孰行？

吳子曰：不從令者誅。

尉繚子曰：戮力在乎正罰。

青令軍中休十日。賊覘者還，以為軍未即進。明日青即整軍，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為陣。

賊既失險，悉出逆戰。青旆兵為左右翼，與賊戰大破之。智高走大理。

太公曰：風馳電掣，不知所由。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

道，攻其所不戒也。先奪其所愛。

黃石公曰：戰如風發，又如河決。

種世衡為鄜州判官，西邊用兵，守備不足。世衡建議，割青澗城以遏寇衝，朝廷從之。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築城，成復開營田二千頃，出官錢以募商賈，使通其利，城遂富實，邊備大振。

古今將畧卷三

宋

吳

太公曰：保險阻者，所以為固也。

司馬法曰：利地守險阻。

孫子曰：險形者，我先居之。○軍無糧食，委積則亡。

黃石公曰：復阨塞之。

世衡在青澗，會元昊貴臣剛浪凌，令浪埋賞乞媚娘請降。世衡知其詐，留之，使監商稅。令僧王嵩齋獵，書遺剛浪凌，言浪埋等已至朝廷，朝命剛浪凌為夏州節度使，且以橐龜遺之。剛浪凌得書大懼，以白元昊。元昊果疑剛浪凌，貳已不令。

還所治別遣使附麗籍請降遂解臣如舊

太公曰觀敵之意以為開闢  
孫子曰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用之導  
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使也  
吳子曰善行間謀者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  
君臣相怨上下相疑是謂事捷  
黃石公曰非說奇無以破奸息寇

世衡守環州嘗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輒釋之  
或因中否而予奪其所事人人自勵皆精於射  
由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

吳子曰用兵之法教形為先

古今將畧卷三 宋

吳

世衡為將善撫養士卒病者遣一子專視其食  
飲湯劑以故得人死力

孫子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  
吳子曰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  
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矣

世衡知環州番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崛強未  
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  
當至其帳往勞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  
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

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臥帳中謂世衡必不能

至世衡蹙而起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  
吾部者公乃不疑我耶率其族羅拜聽命羌酋  
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  
既而世衡起入內潛於壁隙中窺之慕恩竊與  
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  
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

太公曰下之必信以得其情○美女淫聲以  
惑之

古今將畧卷三 宋

吳

种師道知渭州督諸道兵禦敵陣于河湟若勝  
決戰者陰遣偏將徑至橫嶺揚言援兵至敵方  
駭顧揚可世潛軍軍其後姚平仲以精甲裏擊  
之敵大潰

孫子曰越其所不意

師道因幹離不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  
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進  
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

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

喝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城西

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

孫子曰識衆寡之用者勝

范仲淹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令諸將領之寇

至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

致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

將領之日夜訓練分番禦敵元昊聞之相戒曰

古今將畧卷三 宋

吳

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

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太公曰置將不可不察

孫子曰擇人而任之○兵衆孰彊士卒孰繁

斜練子曰惟敵審將而後舉兵

黃石公曰任賢擒敵

仲淹以慶州西北馬舖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

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番將趙

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莫知所向行至衆

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環慶自此

寇盜益少

太公曰得險阻者所以爲固也

司馬法曰刊地守隘險阻

孫子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

斜練子曰乘關險據積聚奪地成功乃返

韓琦在陝西值元昊出寇三川琦欲解其圍即

遣將領兵七十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趣七十

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

太公曰欲其西襲其東

孫子曰攻其所必救

古今將畧卷三 宋

黃石公曰伺其空隙

王韶爲通遠軍與諸羌戰羌保險諸將欲置陣

平地韶曰賊不舍險來鬪則我師必徒歸今已

人險地當使險爲吾有乃徑趣抹邦山壓敵軍

而陣賊乘高下鬪韶麾兵迎擊之羌遂大潰

孫子曰處地吾將小之以不活○計險阨遠

吳子曰以十擊百莫善於險

韶既破羌衆會韓征度洮爲之援餘黨復集韶

乃命別將趣竹牛嶺。虛張軍聲。而辭師趣武勝。遇韓征等。與戰破之。遂收武勝爲鎮洮軍。

太公曰。欲其東襲其西。孫子曰。出其不意。

部在熙。值木征收景思立兵。遂圍河州。部選兵得二萬人。諸將議欲掠河。部曰。賊新勝氣銳。未可與爭。且恃其外援。今當出其不意而攻其所恃。則河關自解矣。乃直扣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分命裨將入南山。木征知援絕。遂拔

古今將畧卷三

宋

柵去。

孫子曰。二軍可奪氣。○先奪其所愛。

章察在涇源。嘗言夏人嗜利畏威。宜稍取其土。疆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師。不一再舉。其勢自蹙。由是制州一城。若九以逼之。至是夏人寇平夏城。察率兵與戰。獲其勇將二人。斬獲甚衆。夏人自是不復振。

太公曰。險阻者所以爲固。司馬法曰。利地守險阻。

孫子曰。險地。言我先居之。尉繚子曰。攻要塞。黃石公曰。獲扼塞之。

趙適在瀘南。討晏州夷。上瀘等。崩據山爲寨。壘石樹柵。適軍不能進。乃遣思岑。土丁伐木緣岸。得孫數十頭。束麻灌脂于背。率衆入賊柵。出火。然。孫然奔賊舍。舍皆茅竹。火大發。賊驚擾。不能相持。遂擒捕。

孫子曰。行火必有因。

古今將畧卷三

宋

神師道聞金人圍都城。入援曰。豈有孤軍深入而能善其後者。但分兵控守要地。使彼糧道不通。乘其惰歸。扼而殲諸河可也。時不能用。

孫子曰。擊其惰歸。吳子曰。激之於隘。○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李綱言。金人以六萬孤軍入吾重地。猶虎豹投陷穽中。我師二十萬。若扼河津。絕餉道。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必勝。

孫子曰：軍地。吾將繼其食。○軍無糧食則亡。○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敵半渡而擊之，利。

宗澤守磁州，因金人久圍京城，急趨李固渡，斷敵歸路，夾擊大破之。金兵分屯，又遣壯士夜燭之，破三十餘砦。

吳子曰：邀之於隘。

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三千騎往援。敵果至，敗之。

古今將畧卷三 宋

重

孫子曰：料敵制勝。○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

澤進兵衛南，度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揮衆逗敵轉戰而來，前後皆敵壘。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當從死中求生。衆分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大敗之。計其夜必悉鐵騎來襲，乃暮徙其軍，果至得空營，大驚，不敢復出兵。

孫子曰：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闕。○置之死地，然後生。○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

澤尹開封，威望素著，會巨寇王善擁衆七十萬。

車萬乘，以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其營，泣曰：朝廷危難，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

孫子曰：勝敵而益強。○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吳子曰：義必以禮服。

黃石公曰：知其英雄。

澤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砦，以聯結兩河諸路人馬。

古今將畧卷三 宋

重

孫子曰：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

黃石公曰：獲阨塞之。

澤兄岳飛犯法將刑，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因以五百騎授之，使立功贖罪。大敗之，遂陞為統制，由是知名。

太公曰：使過。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材，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可以夾圍屠城。

澤因兀朮渡河，謀攻汴京，命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餘屬問計，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

事張皇劉衍革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魏出敵後伏其歸路衍方戰伏隨起前後夾擊敗之。

太公曰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伏其銳士敵不知我所備。孫子曰倍則分之。○以治待亂以靜待譁。○兵以正合以奇勝。李衛公曰先用合戰為正後出為奇。

澤與粘罕相持遣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趨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乃迎中立喪歸恤

古今將畧卷三 宋 堽

其家捕景良斬以徇俊民與金將持書來招各數其罪斬之。

孫子曰法令孰行賞罰孰信。吳子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

澤去磁以州事付鈴轄李侃為趙世隆所殺後世隆及弟世興來歸責之曰河北陷國家法令亦陷耶立斬之謂世隆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遂遣救滑州敗之澤威聲日著敵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

吳子曰威德仁義必足以平天下安衆怖敵。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寇不敢敵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賞信刑察發必得時。

黃石公曰賞罰明則將威行。澤守汴京聚兵調餉已定乃上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同致死力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上乃降詔擇日還京然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竟不果遂偏

古今將畧卷三 宋 堽

安南渡云。

太公曰見利不失遇時不疑。○主將務覩英雄之心。

孫子曰上下同欲者勝。

吳子曰舉順天人。

尉繚子曰大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

黃石公曰與衆同好靡不成。

岳飛在相州討劇賊陶俊賈進和先遣卒偽為商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隨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挑戰佯北致之伏起先所遣

卒擒俊及進和以歸。

孫子曰：兵者，詭道也。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黃石公曰：非詭奇無以破奸息寇。

飛領百騎習兵河上。敵卒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歛跡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敗。

吳子曰：敵人遠來新至，行則未定可擊。

飛從王彥渡河，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

古今將畧卷三 宋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

飛敗金人，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三軍皆驚，獨堅臥不動。敵卒不來。

孫子曰：以靜待譁，不動如山。

飛食盡，走王彥，壁乞糧，不與。乃引兵益北，與金人連戰太行山，擒殺其將，敗之。

孫子曰：取用不竭，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飛與金人大戰，水關射殪其將，大破之，遂駐

軍竹蘆渡，與之相持。選精兵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焚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

孫子曰：夜戰多火攻。

飛因王善曹成孔彥舟，合兵五十萬，薄南薰門。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右進，矛楯衝其陣，賊亂，大敗之。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吳子曰：陣數移動可擊。

古今將畧卷三 宋

要

飛以車駕日流南，恐不足以繫中原之望，請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及杜克留守京城，將還建康。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不聽。至南渡後，復奏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上意，綱人人用命，不報。

孫子曰：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

飛軍無見糧將士忍饑不敢擾民時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所犯金兵爭謂此岳爺軍爭來降附

吳子曰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無發其屋無取其粟無殺其六畜無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飛要擊兀朮至廣德六戰皆捷擒其將俘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斂營縱火乘亂奮擊大敗之

古今將畧卷三 宋 堯

孫子曰辛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

飛屯宜興與兀朮四戰皆捷又尾襲鎮江橫屍十五里敵趨建康乃設伏牛首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擊大破之遂復建康請選兵固守要害仍益兵淮上拱護腹心

孫子曰安能動之亂而取之

飛討李成賊連營西山乃自為先鋒麾騎從上

流潛出賊右突其陣大敗之走筠州復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岳字幟麾騎二百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敗走呼曰不從賊者坐坐而降者八萬餘又連戰大捷斬其將

孫子曰出其不意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

飛因范汝為逼江西令以岳字幟抽城門賊望見不敢犯及討曹成見其幟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遁去後張幟與金兵一戰而潰解廬州

古今將畧卷三 宋 李

閏

孫子曰屈人之兵而非戰吳子曰所任寇不敢敵

飛征曹成成聞飛來即遁飛得成謀縛之帳下乃出帳調兵食吏白糧盡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謀若失意狀陰逸之謀歸告成翼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趣連嶺破其砦掩擊連走之因其復聚控隘守嶺乃一鼓而登大敗走連州

孫子曰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飛因曹成敗去。謂張憲等曰：「追之則竹從可觀，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降者二萬，進兵追之，成出降。

孫子曰：惟民是保而利於主。

吳子曰：總文武者軍之將，兼剛柔者兵之事。飛因度寇彭友迎戰，擒之。餘酋退保石洞，洞高環水，入止一徑。乃列騎山下，令皆持滿，日遣死士馳登賊亂，棄山而下，圍之。賊呼丐命，遂受其

古今將畧卷三

朱

降。初奉旨屠賊，於是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從之。

孫子曰：亂而取之。

吳子曰：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飛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根本。今當先收六郡，以除心膂之病。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

司馬法曰：利地守隘險阻。

孫子曰：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

飛趣襄陽，李成盛兵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

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排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遂復襄陽。」

孫子曰：地形者兵之助。

吳子曰：未得地利，利可擊。

飛討楊么，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曰：「兵何常，餌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會張浚督軍至，見之曰：「水戰我短彼長，攻之所以難，若因敵將，

古今將畧卷三

朱

用敵兵，奪手足之助，離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乘之，不入日可破賊。後賊平果如期，浚服其神算。

孫子曰：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吳子曰：善行間諜，分散其衆。

飛討楊么，以統制任士安不稟前帥令，致軍無功。鞭之使伺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乃挑賊併攻，則先已設伏四起，擊賊走之。

孫子曰。法令執行。以利勸之。以本待之。

飛招么黨黃佐降表為武義大夫。復遣入湖。招其腹心楊欽降。亦表為武義大夫。復遣入湖。招其餘黨降。詭罵欽杖之。復遣夜掩賊營。降其眾數萬。

孫子曰。親而離之。怒而撓之。

飛因楊么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舟迎輒碎。乃伐木為筏。塞諸港。又以腐草

古今將畧卷三 朱

蓋

木浮上流。遣善罵者挑賊怒。追則舟礙不行。擊賊奔港。則為筏所拒。遂乘筏舉木撞舟盡壞。擒么斬之。撫慰諸砦。籍少壯為伍。縱老弱歸田。

孫子曰。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

吳子曰。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為奇以勝之。

飛奔母喪。步歸廬墓側。詔以張宗元監其軍。還奏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

孫子曰。上下同欲者勝。

吳子曰。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

可以進戰。

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會獲兀朮謀。陽責之曰。汝非吾卒。張斌耶。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而汝不至。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吾今貸汝。再行定期。謀冀緩先。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豫同謀誅兀朮事。因復遣至齊。戒勿泄。謀歸以書示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

古今將畧卷三 朱

蓋

孫子曰。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吳子曰。善行間謀。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惡。上下相怨。是謂事機。

飛遣王貴牛皋童先楊再興孟邦杰李寶等。分布經畧中原。又遣梁興渡河。糾合忠義。規取兩河郡邑。又遣張憲姚玠等。東援劉錡。西援郭浩。所遣諸將。分道出戰。相繼奏捷。而自以大軍進。頴昌輕騎。任偃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

孫子曰。掠奪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角則分之。

吳子曰：「車之象，百戰之師，張設皆由一人。」是謂氣機。

飛驢偃城，日出挑戰，且罵之。兀術怒，令兵來逼。遣子雲引騎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敵屍布野。以萬五千揚子馬來，戒步卒勿仰視，第以刀斫馬足。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遂大敗之。兀術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敗矣。」

孫子曰：「法令執行。」

古今將畧卷三 宋

金

飛囚兀術益兵來，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既而兀術果至，雲以騎兵八百挺戰。王貴以步軍張左右繼之，殺其增夏金吾。

孫子曰：「以虞待不虞者勝。」○兵以正合，以奇勝。

飛進軍朱仙鎮，與兀術對壘而陣。敵衆十萬，竟以背負騎五百餘，擊大破之。中原大震。兩河豪傑皆期日會兵揚旗以岳爲號。百姓爭饋糧芻。

金自燕南號令不行。兀術嘆曰：「自起北方以來，未有挫衄。如今日者，其大帥韓常等俱約內附。」飛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方指日渡河，而秦檜請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促泣東向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民遮道慟哭，從而南者如市。秦以漢上閑田處之。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飛班師，金人分道渡淮，詔飛援之。因策金人舉

古今將畧卷三 宋

金

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敵。時方苦寒，嗽力疾而行。至廬州，金人望風而遁。

孫子曰：「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屈人之兵，而非戰。」

吳子曰：「所在敵不敢敵。」

飛爲秦檜陷斃獄中。洪皓在金，蠟書馳奏云：「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

孫子曰。將者國之輔。輔周則國必強。輔不周則國必弱。  
吳子曰。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飛軍每休舍。課將士騎射。注波跳濠。皆重鎧習之。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虜掠。卒有疾。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有其孤。或以子婚之。三軍咸服。故能以寡擊衆。敵嘗稱之。越山易。越岳家。

古今將畧卷三

宋

李

軍難。

孫子曰。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吳子曰。威德仁勇足以率下安衆。飾敵決疑。施令而下不犯。所在寇不敢敵。

飛初見宗澤。澤大奇之。曰。爾智勇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在乎一心。澤是其言。又見張所。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藥枝曳柴以敗荆。莫敖乘。

想以致殺。皆謀定也。所瞿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

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  
吳子曰。總文武者軍之將。兼剛柔者兵之事。夫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

韓世忠以五十騎抵淖沱河。逢金兵二千餘騎。令列高岡。戒勿動。會燕山濃卒舟集。卽命纖河岸。約鼓噪助聲勢。遂躍馬薄敵。分二隊據高阜。乃出其不意。擒二執旗者。因奮擊夾攻之。舟卒。

古今將畧卷二

宋

李

鼓噪敵大亂。進斬甚衆。

孫子曰。兵以正合。以奇勝。

世忠追擊李復至臨留河。兵不滿千。分爲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剿殺。於是衆莫敢反顧。與復遇。大破之。遂斬復餘黨萬人。方椎牛縱酒。乃夜馳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卷甲。我能保汝。賊駭。躡進牛酒。卽下馬飲啖之。衆悉降。

太公曰嚴刑罰者所以進罷怠也

孫子曰陷之死地然後生

吳子曰必先則生

尉繚子曰審法制明賞罰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成勝也

黃石公曰將無威則士卒輕行

李衛公曰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卒之勝氣乃可以擊敵

苗傳劉正彥反世忠舉酒酌神曰誓不與此賊

共戴天進兵次臨平賊陣負以阻河世忠舍舟

力戰操戈而前睨目大呼賊敗走斬之

孫子曰殺敵者怒也

古今將畧卷三

宋

堯

世忠因兀朮破臨安駐軍江灣俟其歸邀擊之

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先

屯焦山敵舟至不得渡謀而前乃分海舟為兩

道出其背預以鐵綆貫大鈎投驍健者每綆一

綆則曳一舟沉之敵勢窮初請甚哀要以還我

兩宮復我疆土相持四十八日始得絕江遁去

孫子曰出其不意

吳子曰趨之於勝

乃遣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澗約聞鼓聲則岸

兵先入廟兵合擊既而果有五騎馳入廟兵先

出獲二人中有緋袍玉帶墜而復馳者兀朮也

司馬法曰敗人成止於路並軍之

孫子曰料敵制勝

世忠討范汝為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

七郡皆血肉矣亟進軍偃旗什鼓徑抵鳳凰山

頻鞭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賊震怖五

日城破斬其酋以徇脅從者貨遣農給牛穀商

古今將畧卷三

宋

洋

弛征禁獨取附賊者誅之

太公曰風馳電掣不知所由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

世忠既平閩寇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

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以討曹成賊不

虞其至大驚乃遣人招之遂得戰士八萬

孫子曰出其不意用而示之不用

世忠征劉忠與賊對壘奕碁張飲堅壁不動米

莫測一夕馳騎穿賊營候者呵問卽以賊軍號

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遂伏精兵於山後。與諸將板營而進。賊兵方迎戰。所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驚潰。因斬忠。

孫子曰。難知如陰。動如雷震。

世忠與岳飛並置背寇軍。皆勇勢絕倫者。故俱能以少擊衆。

孫子曰。軍無選鋒曰北。

吳子曰。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暴。古今將畧卷三 宋

足輕戎馬。舉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

世忠駐大儀。會遣魏良臣使金。過之則撤炊爨。給以移屯守江。度其已出境。卽上馬令軍中勒伍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擊良臣至金軍人遂擁鐵騎襲之。乃鳴鼓伏起。旗與敵溷。金人大潰。擒其酋二百人。

太公曰。伺姦候變。開闢人情。觀敵之意。以爲間諜。

孫子曰。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夜戰多火鼓。

張俊討李成。急趨豫章。歟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以大書牒來索戰。俊以細書報之。賊以俊爲怯。俊諜知賊怠。乃親以步兵鏖戰。別麾精騎繞出。賊前後受敵。駭亂退走。遂復筠州。

孫子曰。卑而驕之。○兵以正合。以奇勝。

劉錡趨順昌。金兵至。衆以不敵。請還。錡令敢言去者斬。沉舟積薪於門。戒守者不利卽焚家。毋

古今將畧卷三 宋

注

辱敵手。於是一軍皆奮。

孫子曰。拔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吳子曰。果者。臨敵不懷生。

錡因金人圍順昌。乃豫設伏於城下。擒其將。知韓將軍營在邇。夜遣千餘人擊敗之。旣而三路兵大至。錡令開諸門誘之。金人疑不敢近。

太公曰。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車擒將也。

孫子曰。敵雖衆。可使無鬥。

尉繚子曰。兵有去備。撤威而勝者。黃石公曰。非詭奇無以破姦息寇。

錡見敵兵益盛。乃夜遣驍銳。斫其營。令折竹爲  
籬。人各銜之。時天欲雨。電光四起。卽吹籬。見辨  
髮者。輒殲之。電止。則匿不動。敵大亂。不能測。終  
夜自戰。積屍盈野。遂退軍。

孫子曰。人皆知我勝之形。而莫知我所以制  
勝之形。

錡聞兀術至。募二謀。置綽騎中。令遇敵。則陽墜  
馬受執。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  
圖逸樂。爾已而被執。對如前。遂爲五浮橋於頴

古今將畧卷三 宋

三

河。毒上流。及草中。敵易之。由以濟。

孫子曰。能而示之不能。

錡將與兀術戰。時天大暑。敵遠疲。晝夜不解甲。  
人馬饑渴。食水草。輒病。錡士氣閑暇。番休更食。  
方晨氣清。則按兵不動。逮日仄。氣索。忽遣數千  
人出戒。令勿喊。殊死鬪。敵大敗。遽以拒馬木。障  
之。少休。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食已。  
之屍委如山。

孫子曰。以佚待勞。以飽待饑。  
吳子曰。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  
疑。所在寇不敢敵。心節可擊。

李世輔世襲蘇尾九族都巡檢。金人犯鄆。延經  
畧王庶募世輔爲間。知金人夜宿陶穴。世輔縋  
陶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  
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命充隊將。由是知名。聞  
於朝。賜名顯忠。

太公曰。勇則不可犯。  
司馬法曰。以勇鬪。

古今將畧卷三 宋

三

吳子曰。能踰高。起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  
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  
我馬。寧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  
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

顯忠與李徽戰。大敗之。翼日敵益兵至。顯忠謂  
邵宏淵并力夾擊。而宏淵按兵不動。且鼓諸將  
遁。金人乘虛來攻。顯忠竭力捍禦。斬虜二千餘  
人。

孫子曰。上下同欲者勝。  
吳子曰。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

顯忠先謀歸朝。爲金人害其家屬。乃奔夏。乞師。

報讐。夏王曰。爾能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久為夏國患。顯忠請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夏王大悅。遂撥兵二十萬。命二將領之。以助顯忠。

討孫子曰。破軍殺將。乘間發機。潰衆奪地。成功於返。  
黃石公曰。勇者好行其志。

吳玠保和尚原。積粟練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請退屯漢中。以扼蜀口。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古今將畧卷三 宋 圭

我而進。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

孫子曰。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  
吳子曰。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

玠與隣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間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誓。勉以忠義。將士皆感泣。願盡死力。

太公曰。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  
孫子曰。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泣。懈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謂之勇也。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

玠因兀术攻和尚原。選勁弓硬弩。分番迭射。連發不絕。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夜擊。衆大亂。兀术僅以身免。

太公曰。一合一離。一聚一散。伏其銳士。敵不知我所備。  
孫子曰。兵以正合。以奇勝。

玠聞金用李彥琪駐秦州。以綴玠。命撒離喝直擣上津。趨洋漢。守臣劉子羽告急。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相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古今將畧卷三 宋 圭

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也。

太公曰。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貴勝。不貴久。  
吳子曰。進如風雨。

玠與敵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食冗節。浮費。並治屯田。歲收五十萬斛。又調戍兵。治廢堰。民知灌溉。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

孫子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千里餽糧。內外之費。實客之用。膠漆之柱。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玠又以和尚原地去蜀遠乃於仙人關右殺金平翺築一壘移原兵守之遂為抗蜀形勝故金人至輒不得入

太公曰保險阻者所以為固也。

司馬法曰利地守險阻。

孫子曰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黃石公曰獲固守之。

馬擴以帝駐蹕杭州乃上言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以破金賊回天下心是為上策都武漢控引江湖川蜀屯兵上流結河南豪傑以窺進取

古今將畧卷三

宋

是為中策行幸金陵禦江口通漕運習水軍激上幸以幸一勝是謂下策若倚長江為可恃幸金賊之不來猶豫遷延寇必再至悔之晚矣是為無策

太公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

孫子曰料敵制勝計險阻遠近上將之道。

吳璘因兀朮破和尚原謂殺金平地濶陣散遂急修第二隘示必死震鼓易幟血戰連日金兵大敗

太公曰保險阻者所以為固也。

司馬法曰利地守險阻。

孫子曰險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

吳子曰避之於易邀之於險。

尉繚子曰天守者不失險者也。

黃石公曰獲固守之。

璘因金西據險自固前臨峻嶺策戰於山上則勝乃夜半遣將士銜枚上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出戰璘更休迭鬪金人大敗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吳子曰心怖可擊。

璘帥秦鳳時全方歸陝西地議欲盡移川口軍

古今將畧卷三

宋

宋

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今我移軍陝西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搗蜀口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為屯控其要害俟其情見力疲漸圖進取

太公曰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

孫子曰料敵制勝計險阻遠近上將之道。

璘按行諸屯預治黃河戰地先以數百騎背敵齟鳴鼓銳士自空壁出突璘軍璘軍先得治地無不一當十敵大敗遁入壁

孫子曰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

辨官著陣法曰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金之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我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則以勁弓強弩制其弓矢則以遠尅近以強制弱布陣之法則以步軍爲陣心左右翼以馬軍爲左右助拒馬布兩肋之間至帖機增損之不同則繫乎臨機應變而已

古今將畧卷三

宋

太公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戰

孫子曰料敵制勝

吳子曰士習戰陣馬閑馳逐

尉繚子曰講武料敵

楊存忠討李成至筠州賊以衆十萬夾河而營乃以步攻其前而自引騎夜銜枚渡河出西山馳下擊之俘八十人

孫子曰兵以正合以奇勝

存忠與劉猷遇于藕塘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乃急擊遣輕騎五千突其陣陣亂自鼓大軍乘

之又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遂大敗之

太公曰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

司馬法曰乘其體

孫子曰安能動之

吳子曰陣數移動可擊心節可繫

黃石公曰威無不震

存忠以朝議棄和尚原力爭此係隴右之要害敵得之可以睥睨漢川我得之可以下兵秦雍願毋棄

太公曰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

司馬法曰利地守險阻

古今將畧卷三

宋

孫子曰我得利復得亦利者爲爭地爭地則無攻

尉繚子曰夫守者不失險者也

黃石公曰獲固守之

王德既破邵青謀言青復索戰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令軍時萬弩齊發牛皆反奔賊衆盡殲青遂面縛執送行在

孫子曰兵無常勢○勢者因利而制權

德值金人自合肥入侵謂敵數千里遠來餉道不繼及其未濟宜急擊以奪其氣若遲之使稍

安則淮豈得爲吾有乎。遂越江夜拔和州。擊走之。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吳子曰。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可擊。未得地利。可擊。涉水半渡。可擊。

德與金人戰於柘臯。敵以十萬鐵騎夾河而陣。曰。敵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橋。首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斃之。大呼萬兵持長斧如牆而進。遂大敗。

古今將畧卷三 宋

全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德與桑仲戰。曰。賊衆我寡。故分三道以離吾勢。法當先破其堅。則脆者自走。乃遣他將分禦。而自以銳兵相持。賊大敗。遂梟仲。

孫子曰。議衆寡之用者勝。吳子曰。若彼衆我寡。以方從之。

王彥與李忠戰不利。退屯秦郊。令將士盡伏山谷間。焚積聚。僞若退者。又募敢死士易幟。設奇以待賊。至逆戰。大敗之。

太公曰。設伏而待之。孫子曰。用而示之不用。

劉子羽守興元。預徙梁洋公私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又腹背爲子羽所攻。死傷甚衆。亟遁去。子羽出師掩擊。大破之。

孫子曰。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

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爲築壘。方成。金人已至。子羽據胡床坐於壘口。諸將泣告。請他徙。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旣而敵疑

古今將畧卷三 宋

全

其誘已。遂不敢逼。

太公曰。處高顯者。所以警守也。孫子曰。不動如山。

子羽爲張浚參謀。時浚以范瓊跋扈。與子羽謀誅之。遂命張俊將千人入以備盜。爲名。因召俊。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飲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勅。將軍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

出撫其衆。數瓊附金人。逼二帝出狩。罪且日誅。止瓊耳。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遂分隸其衆於御營中。頃刻而定。

司馬法曰。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尉繚子曰。足使三軍之衆。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私其子。子不敢私其父。况國人乎。

子羽因張浚富平敗後。官屬有請徙治夔州者。子羽曰。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棄之而處夔峽。古今將畧卷三 朱

則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四掠。宜司當留興州。以安蜀人心。急遣人呼諸亡將。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可轉敗爲功。已而招諸亡將果集。分兵悉守關隘。金人以有備引去。

太公曰。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司馬法。利地守隘險阻。尉繚子曰。險形者。我先居之。尉繚子曰。夫守者。不失險者也。

魏勝起義兵復海州。金遣蒙恬鎮國將兵萬餘。

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出兵迎之。設伏於隘。嚴陣以待。及戰士殊死鬪。伏又發。殺鎮國斬獲幾二千人。軍聲大振。

太公曰。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伏其銳士。寂然無聲。敵不知我所備。尉繚子曰。兵以正合。以奇勝。

勝守海州。金兵來逼。乃登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稍遣銳士。憑險監擊之。

司馬法曰。見敵靜。見亂取。孫子曰。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古今將畧卷三 朱

我戰者。乖其所之也。

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上揭書山東。望見卽退走。又爲旗十數。密付諸將。遇鏖戰。卽揭之。金兵見其姓名。悉駭散。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吳子曰。所在寇不敢敵。尉繚子曰。武先加人者。敵無暇接。黃石公曰。威無不震。

勝起義時。州郡無糧餉。府庫無倉粟。勝經畫。市易課酒榷鹽。勸糴豪右。視敵兵攻取處。輒築城。

浚隍塞關隘分忠義士爲五軍紀律明肅任軍

中未嘗一日懈弛恒如寇至

太公曰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

孫子曰以虞待不虞者勝

吳子曰聖者治衆如治寡術者出門如見敵

尉繚子曰無困在於預備

勝因全兵圍城分兵備禦偃旗什鼓寂若無人

敵疑數日不敢攻已乃植雲梯置砲石負土填

壕則鳴鼓張旗矢石俱發繼以火牛金液金兵

古今將畧卷三 宋

全

竟不得近於是罷攻復乘其不備掩擊或獨出

擾之或夜劫其營敵不得休息會李寶將兵至

與合擊大破之

太公曰說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

將也

孫子曰難知如陰動如雷震敵佚能勞之

安能動之

尉繚子曰兵以靜勝

李靖公曰以誘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

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

廖允文爲參謀時金王亮渡江王槽兵新敗言

軍三五星散允文立召諸將勉以忠義曰今京

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請戰遂分戈船爲五

二列東西岸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二藏小港

倘不測部分甫畢亮麾數百艘絕江而來抵南

岸直薄官軍允文以言激統制時俊卽揮雙刀

出士殊死戰官軍以海鱗船衝敵小舟皆平沉

敵半先半戰會日暮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

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卽遁允文又

古今將畧卷三 宋

全

命勁弩尾射大敗之

孫子曰兵以正合以奇勝殺敵者怒也

李寶因金人將由海道南襲請舟師三千往禦

之衆以西北風勁爲疑下令敢阻大計者斬由

江陰發大洋風甚舟散不可收寶神色不動曰

天以是試寶耶寶心如鐵石不變矣酌酒自誓

風卽止得抵東海遂仗劍奮擊解海州圍與魏

勝俱發至膠西則敵舟已出海舉帆彌亘數里

實承命火箭環射焚溺殺死殆盡斬其帥六人火四晝夜不滅於是金人內變弑其王亮於淮南。

太公曰振武激勵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疑。

孫子曰不動如山。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

吳子曰果者臨敵不懷生。必死則生。

李衛公曰激吾勝氣。

趙方因金人圍棗陽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擣之則其圍自解乃命部將東向唐西向鄧范監軍。

古今將畧卷三

宋

葵後殿兩道並進焚其城棚糧儲而還料敵久頓堅城氣已竭隨召所遣還中外夾擊大破之。

孫子曰攻其所必救。擊其情歸。

方以金人屢寇棗陽不得志必將同時並攻諸城當先發以制之復命諸將出向唐鄧大敗之。

司馬法曰阻其圖奪其慮。

孫子曰上兵伐謀。

尉繚子曰權先加人者敵不力交。

方每令諸將飲酒勿至醉治兵待寇當使日日

可戰故准蜀沿邊雖屢遭金人之禍而京西一境獨全。

太公曰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

孫子曰以虞待不虞者勝。

吳子曰備者出門如見敵。

李衛公曰以嚴待懈。

孟宗政以棗陽圍急乃引兵午發峴首遲明即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

太公曰風馳電掣不知所由。

孫子曰兵貴神速。

吳子曰進如風雨。

黃石公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

古今將畧卷三

宋

宗政權棗陽軍初抵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

太公曰用罰者貴必。

孫子曰法令孰行。

宗政在軍金人圍城急周城開壕控兵列壕外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值援兵至宗

政出城夾擊遂大破之。

太公曰疾擊其不意。

孫子曰疾戰則存。

尉繚子曰務戰者城不圍。

宗政值金將訛可擁步騎逼城。乃囊糠盛沙。樓棚列甕。儲水以隄火。用一砲。輒殺數人。金人募石工。埽城。運茅草。直抵樓下。欲焚樓。宗政先毀樓棚坑。防地道。創戰棚。防城隕穿。附繞透。卽施毒烟。烈火鼓鞫。以熏之。金人室以濕氈。折路以列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數丈。築偃月城。五日而成。金人摘強兵披厚鎧。氈衫鐵

古今將畧卷三

宋

金

面而前。又濕氈濡革。蒙火山覆以冰雪。擁雲梯登城。城中軍以長戈春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繚炤中。梯橋盡燬。因棄營去。

太公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孫子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宗政爲荆鄂都統制。以金人逼壕而陣。易於馳騁。乃於西北壕外澮水爲渾。由是金騎不得衝突。

太公曰。溪谷險阻者。所以止車禦騎。孫子曰。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尉繚子曰。渚水絕之。

孟珙少時。從父宗政在襄。金人犯襄。珙料其必窺樊城。乃獻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宗政是少翼日。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渡伏發。遂殲其半。

孫子曰。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吳子曰。涉水半渡可擊。

珙在棗陽。劄平堰。建通天槽八十三丈。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輅。使軍民分屯。是歲收十五萬

古今將畧卷三

宋

卒

石及爲夔路制置使。又大興屯田。募衆給種首梯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莊百七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由是兵食充足。迄爲巨鎮。

太公曰。王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命三軍不困乏。孫子曰。軍無糧食則亡。

黃石公曰。大運糧百里。無一年之食。二百里無二年之食。三百里無三年之食。是謂國虛。

珙以李英張林等。皆以城降。乃言歸附之人。宜因其鄉上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

籍為軍。俾自耕。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

太公曰。降者勿殺。得而勿戰。示之以仁義。施之以厚德。

司馬法曰。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

孫子曰。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

吳子曰。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尉繚子曰。天不愛說。其心者不我。用也。

吳料金帥武仙必將上崱山絕頂以窺伺。令部將奪之。於其下前後設伏。已而仙果登山。乃

古今將畧卷三 宋

奎

半。麾伏四起。俘斬殆盡。

孫子曰。上兵伐謀。先奪其所愛。則聽。

珙攻金於蔡。進逼石橋。與郭山戰。山卻。金人來至。珙躍馬入陣。斬山以徇。軍氣大振。殊死戰。遂奪柴潭下其城。

孫子曰。法令。令。與行。

吳子曰。退有重刑。行之以信。珙因元兵窺江。令諸軍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破砦二十有四。

孫子曰。夜戰多火。鼓善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吳子曰。出旌列旆。行出山外。觀之。敵人必懼。

珙以元兵至三川。下令應出戍王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其首以徇。由是諸將稟命惟謹。

太公曰。將以誅大為威。

孫子曰。法。令。孰行。

尉繚子曰。威在於不變。

珙至江陵。修復內外隘。引沮漳之水。俾遠城北

古今將畧卷二 宋

奎

入于漢。隨其高下為置蓄池。二百里間渺然巨

浸。迄為荊州形勝云。

太公曰。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瀾。山阻。不失地利。

孫子曰。地形者。兵之助也。計險阨遠近。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尉繚子曰。池深而廣。城堅而厚。

丘岳知真州。蒙古率眾攻城。岳以強弩射其帥。斃之。敵少却。岳曰。敵兵十倍于我。不可以力勝。乃為二伏。設砲石以待之。敵至伏發。殺其驍將。



敵衆大擾。又遣勇士襲其營。焚其廬帳。敵惶駭。遂引去。

太公曰。設伏而待之。  
孫子曰。圍則禦。以奇勝。

余玠在四川。招納豪傑。辟冉璉冉璞。營賓館。以處之。且使人密窺其所爲。兄弟終日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旣而見玠。屏人曰。計安西蜀。惟徙合州城爲上策耳。玠問其地曰。蜀口形勢之地。莫若釣魚山。倘徙諸此。積

古今將畧卷三 朱

全

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以聞諸朝。授兄弟官。委以築城之事。釣魚城成。蜀始可守。

太公曰。處高險者。所以警守也。  
司馬法曰。利地守險。險阻。

孫子曰。城形者。兵之助。

吳子曰。智者爲謀主。  
尉繚子曰。凡守者。進不郭圍。退不亭障。以禦  
戰。非善者也。  
黃石公曰。獲固守之。

玠久欲誅王夔。患其握重兵在外。乃謀於親將楊成。對曰。夔在蜀久。所部兵精。今縱弗誅。養成

其勢。西蜀危矣。玠意決。乃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成已單騎入矣。諭以帥指。各相帥拜賀。夔至。玠遂斬之。

太公曰。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  
司馬法曰。政欲衆。  
孫子曰。齊之以武。是謂必取。  
尉繚子曰。威在於不變。  
黃石公曰。強者抑之。

趙范出師唐鄧。孟宗政曰。全人在斬黃。而君攻唐鄧。何也。范曰。撤襄陽之備。以救吾。則唐鄧必

古今將畧卷三 朱

全

躡吾後。且斬黃之寇。正銳。曷若先擣唐鄧。以示我之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圍不守而自固。因而回師。以感斬黃。可以勝敵而無後患矣。

太公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  
後。不可以語奇。  
孫子曰。知可以語戰。不可以與戰者。勝。

趙葵旣破金兵。復分官軍爲二陣。范將左。再興將右。葵左右策應。金人背山。亦分爲二陣。而不動。乃與范計曰。金必復謀。夜戰。倖勝。乃令士卒

聞鼓聲方戰。若至五十步而輒動者。斬未幾。金果進兵。范疊鼓麾軍突圍。葵繼之。賊金兵數千。獲其輜重山積。

太公曰。疾如流矢。擊如發機。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射繚子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累卵。如赴千仞之谿。

葵值李全復圍城。堅乃遣諸將掩擊破之。全走土城閉壘。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設伏收步卒誘之。賊果出。遂復敗之。

古今將畧卷三 宋 奎

太公曰。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孫子曰。形之敵必從之。

葵與范議破李全。葵請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易而圖之。必勝。乃悉精銳數千出西門。張官軍素為賊所易者。旗幟以誘之。全喜突闕而前。范麾兵進。葵親搏戰。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土城。已為李虎所據。遂趨新塘。陷泥淖中。官軍追及殺之。

太公曰。啗之以利。孫子曰。卑而驕之。利而誘之。李衛公曰。以誘待來。

曹友聞在閬州。北兵至城下。友聞部分諸將各守一門。偃旗伏鼓。戒士卒俟。漸近。鳴鼓張旗。矢石並發。又命諸將間道出戰。自提重兵尾敵後。遂破敵兵。

太公曰。鸞鳥將擊。卑飛欲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繼如脫兔。敵不及也。古今將畧卷三 宋 奎

友聞以北兵國制。置使於青野原。乃與弟萬議曰。青野為蜀咽喉。援不可緩。乃遣萬領兵渡嘉陵江。屢戰有功。夜將枚由間道直趨青野。制置使令萬督諸軍戰守。友聞亦引精兵趨原。下夜半截戰。敵圍始解。

孫子曰。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友聞因北兵破沔州。乃分遣諸將趨鷄冠隘。據陽平關。復親登嶺。指麾諸軍。敵兵突至。諸將連

戰敵退友聞謂總管陳庚及當可曰敵必旋兵攻鷄冠隘急援之既而敵步騎果至庚與當可力戰蹀血十餘里兵乃解去

太公曰處高嚴者所以警守也險阻者所以為固也  
司馬法曰利地守隘險阻孫子曰爭地吾將趨其後

元

伯顏攻宋由藤湖入漢江諸將曰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為後患伯顏曰攻城下策也大軍之出豈為此一城遂舍郢順流而下殺宋將趙文義范興遂次新城拔之

孫子曰城有所不攻

顏將渡江阿朮使來請期不答明日又來又不答乃自來曰此大事王上付吾二人可使餘人

知乎乃潛刻期而去

孫子曰將軍之事靜以幽○不知戰地不知戰具則左右前後不能相救

顏將由沙蕪入江因夏貴以精兵守之乃聲言由漢口渡江貴移兵援漢陽遂徑趨沙蕪入大江

孫子曰近而示之遠

顏攻陽邏堡遣人招降宋將士將士皆誓死戰顏乃謀於阿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

此堡堅攻之無益遂命木引鐵騎泛舟直趨上流為橋虛計詰口渡江襲南岸仍遣阿里海牙攻陽邏堡以牽制之已而阿木渡江守將夏貴引兵遁顏因濟師復攻堡拔之

孫子曰趨其所不意走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

張弘範討李壇以城西地險營之壇軍出衝不向範範曰彼必以奇兵來襲遂築長壘內伏甲士而外為壕開東門以待夜浚壕益深廣壇果

古今將畧卷三

元

擁飛橋來攻不及岸而陷伏起殺之

太公曰說伏設奇

孫子曰料敵制勝勝其甚近其途使人不得慮

黃石公曰敵近備之

弘範攻樊城矢累墜見王帥曰襄樊相為唇齒故不可破若截江道斷其援兵水陸夾攻樊必破矣樊破則襄何所恃王帥從其計遂破樊襄

太公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孫子曰料敵制勝計險阻遠近將之道也

尉繚子曰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矣

弘範圍襄陽以其境南接江陵歸峽商販行旋士卒絡繹不絕遂城萬山以斷其西柵灌子離以絕其東

孫子曰十則圍之飽能饑之

弘範戍南山與諸將較射出東門宋師掩至諸將謂眾寡不敵宜入城自守弘範不可立遣偏將當其前他將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為長陣令

古今將畧卷三

元

曰聞吾鼓則進宋軍步騎突陣弘範軍不動再進再卻弘範曰彼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潰

孫子曰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情歸此若氣者也

吳子曰持久不務將士懈怠

弘範攻三江寨寨據險乘高持滿以待乃令將士下馬治食若欲持久者寨中疑未敢發而他寨不虞也忽麾去連拔數寨回擒三江拔之至

廣州軍東門。命別將攻南門。西門。遂乘虛破其

北門。克之。

孫子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吳子曰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弘範以舟師與宋軍戰崖山下。令聞樂作乃戰。違者斬。先麾一軍乘潮進。復順潮退。樂作。宋將以為寡少懈。急引舟進。眾負盾而伏。令聞金聲起戰。先動者死。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矢砲交發。宋師大潰而亡。

古今將畧卷三 元

百一

孫子曰用而示之不用。

吳子曰將之所處莫不從後。

劉國傑師出播州。與賊戰不利。乃令軍士人持一盾布釘其上。既戰。即棄盾佯卻。賊追之。馬遇盾皆仆。國傑鼓躁趨之。賊大敗。

太公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

孫子曰利而誘之。

吳子曰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

古今將畧

貞集

明楊李馮時寧以一甫輯

國朝

太祖在滁州。值元脫脫以兵圍六合。六合求救。滁陽王不欲發兵。太祖曰。六合受困。無救必斃。次將及滁矣。王乃遣將發兵。時諸將以元兵盛不敢往。俱以禱神弗吉為辭。王乃召太祖。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一

將兵。亦令禱神。太祖曰。事之可否。當斷於心。何以禱為。乃帥兵東趨六合。設伏澗側。令耿再成佯敗。誘之渡澗。伏發。城中亦鼓譟出。夾擊之。元兵大敗去。滁城以全。

太公曰疑志不可以應敵。遇時不疑。

司馬法曰變像推長。慮既定。心乃強。進退無疑。

孫子曰禁術去疑。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

尉繚子曰先神先鬼。先指我智。

黃石公曰禁巫祝不得為吏士。問軍之吉。

李衡公曰：心一在乎禁勝去疑。

太祖以滁州乏糧，欲取和陽以自固，乃言於滁王曰：向攻民寨，得廬州路義兵號衣，今選勇敢上三千，令青衣垂髻，左衽，作為元兵，以四路馳載賞物，使人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宜犒將士，復命，敢再成將絳衣兵為繼，候青衣薄城，絳衣繼至，城必破矣。已而絳衣兵先至，與元兵戰，青衣兵復繼之，遂入據其城。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二

文公曰：擊其不意，乘其無備。

孫子曰：兵欺詐立。

吳子曰：其軍無備，可潛而襲。

尉繚子曰：敵軍無備，悉圖發機，潰其不意，處勢乃逆。

賈石公曰：伺其空隙。

太祖以滁兵往和陽，而滁守兵甚少，元兵至，遣人招降，恐其見弱，乃令合滁三門兵于南門，填塞街市，呼使者入，叱使膝行見王帥，或欲殺使者，太祖曰：兵出城虛，殺使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縱之歸，揚以大言，彼必畏憚而不敢進。

已而使者回，元兵果遁去。

太公曰：益之使張。

司馬法曰：臨之以強。

孫子曰：生間可使。

尉繚子曰：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

太祖以諸將破和陽，多暴橫殺人，城中民夫婦不相保，乃諭之曰：諸軍自滁來，多擄人妻女，使民夫婦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眾？凡軍中所得婦女悉還之，於是民家室得完，遠近悅服。

太公曰：示之以仁義，施之以厚德。

吳子曰：軍之所至，民無不心，其有請降者。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而安之。

尉繚子曰：王者為暴虐，奉仁義。

賈石公曰：與師之國，務先德意。

太祖得馮國用問定天下計，將安出？對：金陵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出，掃除羣寇，救生靈於塗炭，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又與陶安議事，對曰：金陵限以長江之險，取而有之，其形勢出兵以臨四方，何向不克。

太公曰。保險阻所以為固。

司馬法曰。利地守險險阻。

孫子曰。計險阻遠近。發形者我先居之。

黃石公曰。獲固守之。

太祖因諸將家屬尚留和州。元兵據采石。南北道阻不通。命常遇春以奇兵分其勢。而親以正兵與之合。兵交則出奇兵擣之。且縱火焚其連艦。遂大破之。

孫子曰。戰以正合。以奇勝。

尉繚子曰。正兵貴先。奇兵貴後。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李衛公曰。先用合戰為正。後出奇為奇。

太祖擒陳先。悉降其眾。釋其兵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人懷疑懼。太祖知其意。乃悉屏舊人於外。俾五百人充宿衛。太祖解甲酣寢。疑懼者遂安。

吳子曰。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黃石公曰。聖人之戰。降人以心。

太祖既克金陵。乃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吾率眾至此。

為民除害耳。汝宜各守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為汝除之。於是城中軍民更相喜慶。

太公曰。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服。

司馬法曰。仁見親。義見說。

孫子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

吳子曰。禁暴救亂曰義。

尉繚子曰。刑以伐之。德以寧之。

太祖欲取鎮江。慮諸將盜殺。乃命徐達為大將。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五

諭之曰。爾等當體吾心。戒輯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達頓首奉命。師至鎮江。元平章定定遁去。即克其城。兵不血刃。號令嚴肅。秋毫無犯。

太公曰。無嗜人積聚。無毀人宮室。無樹社壘。

勿伐降者。勿殺得而勿戮。

司馬法曰。以仁為勝。

孫子曰。法令執行。

吳子曰。軍之所至。示民無殘心。

尉繚子曰。明法審令。

黃石公曰。興師之盛。務先諸恩。

李衛公曰。節制之師。諸侯畢服。

太祖以康茂才為營田使。諭之曰：「比因兵亂，墾防廢地，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修築堤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為急，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旱不病源，務在蓄洩得宜，俾軍民不至乏食。」

太公曰：「簡善民，是為道。道者，金三軍之寶。」  
孫子曰：「無委積，則亡。」  
尉繚子曰：「聖人之道，勝民不制，無所積聚，無所資矣。」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六

太祖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宜選民間武勇，立萬戶府領之。俾農時耕田，閑時練習。有事則用之，有功則擢之。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庶幾古者寓兵於農之意。」

太公曰：「善為國者，必使闢其田野，究其處所，大夫治田，有配數，婦人穡，社有尺度，其富國強兵之道也。」  
孫子曰：「丁卒孰練。」

吳子曰：「教成三軍。」

太祖既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諸郡，乃謂諸將曰：「吾師比克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當厚加撫恤，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降郡縣，亦必聞風而歸。」

太公曰：「義之所在，天下赴之。道之所往，義民隨之。」  
司馬法曰：「攻其國，愛其民。」  
吳子曰：「無之以仁。」  
李衛公曰：「夫能附義，誠能服眾。」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七

太祖駐建康，陳友諒率兵六萬，順流而下，欲稱大號。又遣使約張士誠同入寇。時有議降者，議奔鍾山者。太祖斥之，應二虜謀，合為害益大。難支，乃因康茂才與友諒舊知，遣為間，給偽降約，為內應，招之速來。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遂令聞者至友諒軍，友諒得書甚喜。問曰：「康公何在？」聞者曰：「見守江東木橋，乃與酒食遺還。」謂曰：「吾至呼老康為驗。」聞者還以告，乃



魯善長亟撤江東橋易以鐵石友諒率舟師至  
太祖命馮勝常遇春伏於石灰山側徐達等於  
南門外楊璟於大勝港張德勝朱虎將隊衝出  
龍江關外自總大軍於獅子山友諒以舟不得  
進徑衝江東橋見大石驚愕無應之者即  
遣兵登岸立柵太祖命諸軍拔柵爭戰伏  
兵起大破之友諒走  
太公曰：謹伏義者，應張德勝者，故其應也。  
古今將畧卷四

司馬遷曰：人戰，屬遠觀，近視。  
孫子曰：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  
尉繚子曰：急行間謀，以觀其慮。  
黃石公曰：非詭奇無以破奸，息寇。  
李衛公曰：或用間以成功。  
太祖與陳友諒鄱陽湖大戰，友諒悉巨艘運鎖  
為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師舟小，怯於仰攻。  
多退縮，上親執旗麾之不前。命斬隊長十餘人。  
郭興進曰：舟大小不敵，非火攻不可。上命常遇  
春等將舟盡扼上流，分調漁舟載荻草，置火藥。

其中時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舟數百艘，友  
諒弟友仁、友貴等皆焚死。  
孫子曰：無迎水流。○以火佐攻者明。  
吳子曰：必得水備，乃可以勝之。  
太祖命徐達攻張士誠，遣人請事以書勞之曰：  
將軍自昔州從忠義，出自天性，且沉毅有謀，故  
能遏絕亂畧，消糜羣慝。今所請事，多可便宜行  
者，而謙應周詳，不肯造次有言，誠社稷之慶，邦  
家之福。然將在外，言不御，○之道也。自後軍中  
古今將畧卷四

緩急將軍便宜行之。  
太公曰：軍中之事，不由君命，當由將處。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亂。  
尉繚子曰：將者，止不制於天，言不制於地，中  
不制於人。  
黃石公曰：出軍行師，將任自專，進退內應，則  
功難成。  
太祖既平江浙等路，遂命徐達率常遇春等平  
定山東。諭之曰：師行之際，必嚴部伍，明分數，一  
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  
取。我虛彼實，則避之；我實彼虛，則擊之。將者三

軍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成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

孫子曰。未戰而勦。美勝者。得美多也。尉繚子曰。號令明。信。攻守皆得。

太祖因李思齊假元名號。擁衆奔據鳳翔。以書諭之曰。丈夫當磊磊落落。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險從之。皆非勦敵。足下當時不能圖秦。自王已失此機。今中原全爲我有。向與足下相爲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十

命。終無所益。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必遠入沙漠。以圖後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或面從。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爲資。失其地。適足以自損。使兵威常強。尚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以胡地荒涼。不樂久處。其心叵測。一旦變生肘腋。不然。孤弱不能相保矣。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漢賈誼之禮相報。否則

非朕所知也。思齊得書。不踰月而降。

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太祖因遣將攻西蜀。諭傅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守金牛。以拒我師。彼謂地險。兵難猝至。若出其意外。直趨階文門。戶既隙。腹心自潰矣。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又因友德克諸州。詔諭曰。傅將軍冒險深入克諸州。今次于平川。蜀無險可恃。正可水陸夾攻。使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十一

彼首尾受敵。疲于奔命。破蜀之機。但在今日。若候水退。豈不失機誤事。朕前所語。爾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

太公曰。疾擊其前。急攻其後。孫子曰。出其不意。吳子曰。集於進戰。効力以顯其忠。

太祖以雲南未附。命傅友德沐英藍玉率師征之。諭之曰。雲南僻任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易。以規兵進取。朕聞覽輿圖。咨詢有衆。得

其扼塞取之之計當自承寧先遣驍將別出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昔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雲南之襟喉。彼必并力於此。以拒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令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援承寧之師。大軍直搗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分兵趨大理。先聲既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皆煩兵也。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上

太公曰。凡深入敵人之地。必察地之形勢。求便利。依山林險阻而為之固。謹守關梁。則我軍堅固。敵人不能越我前後。

孫子曰。料敵制勝。討險扼遠。近。

太祖因烏撒諸蠻復叛。勅傅友德曰。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今宜屯聚大軍。蕩除諸部蠻寇。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屯兵守禦。又曰。若通關索額。慎勿與蠻人戰於額上。當分兵直搗巢穴。以掩襲之。使彼各救其家。不能糾合。以抗吾師。其傍諸土寨。即未能下。合力攻

之必克也

太公曰。廬山之左。衡山之右。廬山之右。衡山之左。

孫子曰。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堅無登。

尉繚子曰。攻要塞。據。

劉基幼聰穎。奇絕。天文兵法。無不洞極其妙。遊

西湖。見異雲起。曰。此天子氣也。應在今陵。十年

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太祖遣使聘至

金陵。初見。陳時務十八策。及陳友諒入寇。諸將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三

議降。基獨張目曰。先斬王降者。乃可破賊。夫天道後舉者勝。吾以逸待勞。何患不克。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勝。以成王業。在此舉也。

太公曰。王贊謀慮。卒。按元酒。變。德。提。等。謀。保。

全。民。命。

司馬法曰。舉賢立明。

孫子曰。輔周則國必。遷。

吳子曰。能得其師者王。

黃石公曰。王聘儒賢。萬事乃理。

基因 太祖與諸將議所向。或謂蘇湖地饒沃。

宜先取之。劉基曰：不然。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太祖從之。

孫子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用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劉基曰：難敵而後舉兵。

基從。太祖鄱陽湖大戰，勝負未決，乃密言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又一日在舟中忽躍起大呼曰：難星過矣。太祖悟，遂命更舟。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古

未半餉而舊舟已為敵砲擊碎矣。既而友諒平，皆如其策。

太公曰：投天翼，知天心，去就之機。

尉繚子曰：天官時日，陰陽向背。

賈石公曰：察其天地。

基因攻安慶不下，請徑拔江州，傾其樂穴從之。悉師西上，陳友諒以為神，兵自天而下，倉猝不能禦。奔武昌，遂克江州。旋師攻安慶，下之。

孫子曰：拔人之城而非攻。  
吳子曰：勢亂其地，先奪其氣。

基因江西胡廷瑞遣使約降，請禁止啟事。大

有難色。基踴上坐胡床，寓意。太祖悟，乃以書慰諭許之。廷瑞遂降。

吳子曰：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賈石公曰：服者活之，降者脫之。

基上京道出嚴州，適吳寇至，李文忠欲擊之。基曰：勿擊，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擒也。比三日黎明，基登城望之，曰：賊徒矣。驅使進兵，遂追賊于東陽，殲之。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古

太公曰：精神先於國，勝於敵。  
孫子曰：料敵制勝。  
尉繚子曰：講武料敵。

基以馮勝將兵，請授方畧。乃書於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伏兵。頃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是賊歸也。即擊之，可盡擒也。衆初莫信，已而皆驗。遂擒賊而還。

太公曰：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  
司馬法曰：時日不遷，雖勝微行，是謂有天。

尉繚子曰：考孤處。占歲也。今也光。既而國亂。  
星辰風雲之變。  
黃石公曰：察兵天地。

基守制回青田值金處二郡南賊亂。衢州謀應  
之。守將曹毅懼甚。因基主遂迎入城。一多定之。  
因發書金處諸下邑。令其固守。指授諸軍擒賊  
方畧。遂復處州。

尉繚子曰：兵制先定。則本不亂。  
黃石公曰：近者安之。

徐達從太祖率舟師順流而上。直抵婺源。先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陳陸兵以疑友諒。潛令前俞通海等以驛兵誘  
其水寨。不及支。遂大破之。

尉繚子曰：匪安貴先。奇兵貴後。

達圍常州。張士誠弟士德率家數萬來。達奮  
擊破之。士德墜馬被擒。太祖大喜曰：張士誠  
謀主士德。其人智勇足備。今被我擒。張之成  
敗可知矣。

孫子曰：將軍可奪心。  
黃石公曰：將無慮。則謀士去。

達將兵至湖廣。聞江西南昌降。將祝宗康大叛。  
遂旋師討之。南昌復定。太祖聞之喜曰：南昌  
襟江帶河。控荆引越。乃楚之重鎮。吳浙之藩屏。  
得其地。是去陳氏之一臂矣。

孫子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

達討張士誠。進取德清。趨湖州。大敗敵兵。遂以  
兵塞州四門。偽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為援。  
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達命常遇春統奇兵出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大全港入。結營東阡。出敵背。士誠知事急。復遣  
徐義將親軍來援。遇春等與戰。降其五太子。及  
呂珍朱暹等。以徇于城下。城中大震。守將舉城  
歸附。

孫子曰：趨其所不意。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達會諸將兵進逼姑蘇。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  
木塔與城中浮屠等。築敵樓三層。下瞰城中。置  
弓弩火銃於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礮着物皆

碎礮風着人皆死。城中大恐。士誠屢出挑戰。皆忽忽無計。

孫子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

達圍姑蘇。益急。無錫莫天祐為士誠聲援。其部將楊茂善游天祐。官遣至士誠所。我師邏卒獲茂。送軍中。達釋而慰諭之。厚賞賫。待以腹心。仍遣游往來。因獲其彼此所遣書。盡得敵中虛實。知城中困乏。督兵攻破之。遂執士誠。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六

孫子曰。必索敵間之米。開我者。因而利之。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

吳子曰。善行間謀。

李衛公曰。用間以成功。

達帥兵取中原。至山東界。首克沂州。進取青州。遇元將也速兵。乃命傅友德率騎與戰。佯北也速來追。達麾後軍前進。俘斬甚眾也。速遁。遂下青州。

孫子曰。佯北勿從。  
黃石公曰。敵強下之。

達分布士馬。規取河北。克臨清。獲李寶臣等。用

為嚮導。又檄諸將率馬步舟師夾河進。元也速帥眾禦海口。望風大潰。

孫子曰。不用嚮導者。不能得地利。

達攻燕京。至齊化門。填壕登城而入。遂執元淮王及丞相慶童等。戮之。遂封府庫圖籍寶物諸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嬪令其宦侍護持。號令士卒秋毫無犯。

司馬法曰。無暴神祇。無燔牆屋。見其老幼勿傷。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九

吳子曰。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示民無殘心。

達率師至太原。元擴廓營于城西。郭英憑高望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以夜劫其營。常遇春亦曰。我騎兵雖集。步卒未至。不可與戰。請夜劫營。當彼眾亂。主將可縛也。達從其計。先遣五十騎伏城東。以火炮為期。至夜郭英潛入其營。舉炮伏起。應之。鼓譟相接。敵大潰。自相殺戮。擴廓遁去。遂克太原。得士馬各四十萬。

孫子曰。夜戰多火鼓。

達聞擴廓遠攻北平。料曰。吾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扼亢擣虛也。彼還兵救太原。則我為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遂引兵進擴廓聞之。果回師太原。遇諸將與之戰。

太公曰。欲其西襲。

孫子曰。攻其無備。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子

黃石公曰。伺其空隙。

李衛公曰。伺隙搆虛。  
達至鳳翔。令議出師所向。諸將咸請攻慶陽。達曰。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得其地。足以備兵繕餉。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走。即降。臨洮既克。則旁郡自下矣。遂引兵克隴秦州。進攻臨洮。思齊窮迫。遂納款。慶陽亦請歸附。

孫子曰。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

達進征張良臣。恐其黨與為聲援。乃遣兵抄其出入之路。俞通源掠其西。傅友德畧其東。陳德畧其南。顧時畧其北。達帥諸將四面圍其城。良臣窘急出兵。達擊敗之。

太公曰。或出其左。或出其右。其將可勞。其卒必歿。  
黃石公曰。攻敵疾則備不及。

達率傅友德等征西蜀。守將金興旺等以衆寡不敵。歛兵入城。被元兵決濠填塹。急攻之。興旺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子

等發巨木。撞石以禦。敵死者甚衆。達遣傅友德以兵三千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寨。士卒列炬燃山上。與元兵見之。大驚。乘夜遁去。  
孫子曰。以正合。以奇勝。

達之為大將軍也。太祖稱其言簡慮精。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攻城不屠。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凡受命而出。及成功而旋。每不自矜。定為功臣第一。

孫子曰將軍之事靜以制正以治。○將者神

信仁勇嚴。

吳子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

一人。受命而不辭敵破而後言。

常遇春初從太祖渡江抵采石元兵陣磯上

下縣大舟距三丈許莫敢先登遇春至太祖

麾之前卽捨舟挺戈一躍而上衆披靡遂拔采

石。

孫子曰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

足輕戎馬拳勇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

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遇春因陳友諒來援安慶料其必攻池州乃伏

銳士於九華山敵果來攻伏起擒斬萬餘人

孫子曰料敵制勝。

遇春從攻張士誠蘇州圍久士誠欲出城突戰

遂謀奔遇春營遇春覺之分兵北濠斷其後遣

兵與關乃命士弼與決死戰遇春復率衆乘之

士誠兵大敗走入城勢益窘。

太公曰疾擊其前急攻其後。

黃石公曰敵勝待之。

李衛公曰先用合戰爲正後出爲奇。

遇春隨徐達大軍至河南元將帖木兒以兵五

萬迎戰洛水北遇春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陣敵

以二十騎攢槊刺之遇春一矢斃其前鋒大呼

殺人達麾康茂才等兵乘之俘獲無算。

太公曰將不勇則三。

李文忠率兵破昌化。

志因激怒之使盡焚其。

古曰能破敵何患不

富貴衆皆奮勵進取。

孫子曰士無餘財非惡貨也。

文忠守嚴州吳人率苗獠水陸奄至文忠出奇

大敗之乃置斬馘于巨筏上放之中流水賊見

之皆震懼遁去。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

尉繚子曰氣奪則走。

文忠因吳兵圍胡德濟於新城卽馳兵赴援德

濟以衆寡不敵宜避之文忠曰以衆則我非彼



敵以諄則彼非我敵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乃下令曰賊衆而驕我少而銳可一戰擒之輜重皆汝等有也明日賊空壁來迎戰文忠成將士奮擊之自於馬上仰天誓曰朝廷大事在此一舉豈敢愛生以後三軍於是士卒皆奮無不一當百陳旣交文忠策馬挺身入陷其中堅獨格殺數十人部將王瑛獨當一面引部下健士亦貫陣入敵衆披靡文忠因奮衆乘之敵大潰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五

孫子曰死且不北

吳子曰果者臨敵不傷生

文忠攻杭州守將潘原明遣其員外方夔詣軍門降文忠初疑其詐旣而引入臥內款接宴笑命條畫入城次第遣歸原明遂封府庫籍軍馬錢糧執偽將蔣英劉濟出降遇春令兵士有擅入民家者斬有一卒借人金卽磔以徇內外帖服

孫子曰全國爲上破國次之

吳子曰其有請降許而不受之破邑既破食

入其宮御其庫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刑其木無發其屋無取其粟無殺其六畜無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

文忠代領常遇春衆應援慶陽行至太原聞慶陽已平元兵攻大同甚急文忠謂副將曰吾與若等受命而來關外之事有利於國專之可也大同受圍若候進止恐無及矣機不可失盍往救之遂由代出鴈門

孫子曰君命有所不受

黃石公曰出軍行師將任自專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五

文忠擣應昌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糧兼程進與虜遇力戰走之追至瀚海虜至益衆乃據險爲營示以單弱虜疑有伏遁去

孫子曰怯生於勇弱生於強

文忠師進白楊關時天雨雪疑有伏前軍營去敵五十里文忠遽令遷之是夜元將脫列伯果率衆來攻文忠堅壁不動先以兩營誘敵與戰自寅至申度其饑疲乃分爲左右翼身爲前鋒

奮擊大破之。

孫子曰。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吳子曰。士衆勞懼。恭而後食。擊之勿疑。

鄧愈駐兵于臨江之平塘。時鄧克明據撫州。遣使通款。而實無獻城之意。愈知其情。捲甲夜趨。比旦入城。克明單騎遁。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其疾如風。

愈以吐蕃底掠烏斯藏。使者負固不服。乃督副將分兵三道。併力覆其巢穴。窮追至崑崙山。斬古今將畧卷四 風斬

獲無算。

孫子曰。爲客之道。深入則專。

易和從。太祖擊元兵。追至和州小西門。奪其橋而登。將士從之。遂入據其城。

太公曰。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

和守常州。凡十年防禦周密。寇來輒破走之。與吳良守江陰。耿炳文守長興。氣勢聯絡。屹爲東藩保障。

河馬法曰。攻則屯而伺之。孫子曰。輔周則國必照。

和爲征西將軍。帥傅友德等。自歸州向瞿塘。平定諸州。至重慶。賊明昇面縛。御壁輿觀。詣降。和受壁爲昇解縛。慰撫之下。令不得侵掠。

吳子曰。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和既屢立戰功。太祖因其請老。復賜勅曰。日本小夷。屢擾海上。卿雖老。強爲朕行。和遂築海上城。起登萊抵江浙。凡五十九城。民下四萬一。古今將畧卷四 風斬

爲戍兵。濱海以寧。

孫子曰。地形者。兵之助也。善守者。藏於不測。而後戰。遠近上將之道也。

傅友德守徐州。元將李二來寇。堅壁俟其出掠。擊之。殺其裨將。度必益兵來關。還陣城外。令士卒臥鎗以待。聞鼓聲即起。敵果至。鳴鼓奮擊。擒李二。

太公曰。勝者先見。弱於後。孫子曰。以佚待勞。

友德伐蜀。集諸道兵。許言山。金牛。潛使大規青。

州果陽俱空虛。隋文雖有兵。壘而守。倘單弱。於是引前鋒趨陳倉。攀援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擊敗守將。門世珍兵。遂克階州及文州。

孫子曰。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友德進兵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刷木牌數千。書克階文月。日于上。投江中。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遂無固志。

古今將畧卷四

五

孫子曰。二軍可奪氣。

友德因諸將議。江水漲。欲斷師大溪口。乃下令曰。彼遠來勞困。衆方河海。一戰可克也。遂迎擊。數壽兵。拔漢州。擒其將梁士達等。俘獲甚衆。

司馬法曰。擊其無備。吳子曰。勤勞可擊。

友德聞成都。數壽向大享。以重戰。甲士出戰。友德命前鋒李德英以弓矢火器衝之。衆皆中矢。卻走。壽等兵大敗。乃籍府庫倉庫甲兵之數。前

降。

太公曰。疾如流矢。擊如發機。尉繚子曰。便吾器用。

友德擣烏撒寇。拒之赤河。我偏師宵濟。大軍繼至。寇遁。遂城之。復合兵來。乃屯師山崗待之。衆請戰。弗許。人自奮。遂下令曰。彼遁而復合。心必不一。力戰大破之。皆附。

孫子曰。謹養勿勞。蓄氣養力。太公曰。激吾器用。乃可以擊敵焉。

沐英攻西番洮州。番酋三副使等遁去。英追擊

古今將畧卷四

五

敗之。遂於東籠山南築城戍守。既而番寇復引兵來攻。英復大敗之。生擒三副使等。俘斬數萬。

孫子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黃石公曰。敵動伺之。敵近備之。

英攻虜和林。去其營五十里。下令分軍爲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自引驍騎當其前。夜銜枚或左或右而襲。虜皆駭惑。就擒。獲其全部以歸。

孫子曰。兵以分合爲變。吳子曰。一劫其前。一絕其後。兩軍銜枚。或左

或右而襲其處。

英將兵出塞。時諸將各以所向遂虜還。英獨領兵出古北口。乘勝克嵩高。全寧諸州。部過驢駒河。獲其知院并部衆而回。

孫子曰。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  
黃石公曰。賢者所過其前無敵。  
李衛公曰。武能威敵。

英副傳友德征雲南。時雲南將兵十萬屯曲靖。以拒我師。英與友德議曰。雲南以我師疲於

古今將畧卷四

雲南

三

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心。乘此乃可破也。遂兼程進。會大霧四塞。衝霧行抵白石江。霧霽。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以為神兵飛至也。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黃石公曰。是以擊虛奪之也。

英以雲南兵陣南岸。乃分遣一軍泝流潛渡。出達里麻陣後。吹銅角。樹旗幟。山谷中為疑兵。達里麻大駭。急撤後軍。以禦岸上軍心動。陣亂。英

與友德復率衆濟江。矢石交發。呼聲動天地。大戰敗之。

孫子曰。趨其所不戒。  
吳子曰。其軍無備。可潛而襲。  
李衛公曰。臨陣出奇。攻人不意。

英進至板橋。父老出迎。王師英整兵入城。秋毫無犯。市不易肆。收梁王金印。并官府符信圖籍。撫定其民。

司馬法曰。無燔燔屋。無取六畜禾黍器。見其老幼。奉歸勿傷。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三

尉繚子曰。兵之所加。農不離其田。業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官府。由其武議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

英攻大理城。大理倚點蒼山二關為固。英乃令王弼由洱水趨上關。自以兵綴下關。別遣胡海從間道夜渡河。繞出點蒼山後。緣岸而上。立我軍旗幟。賊腹背受敵。遂大潰。囚克其城。

孫子曰。攻其無備。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  
吳子曰。出旌列旆。行出山外。觀之。敵人必懼。  
李衛公曰。伺隙擒虛。

英既平雲南土官楊苴復叛糾集二十萬衆圍城英時在烏撒聞之卽遣兵赴援至曲靖先遣一健卒入報城中爲賊所得給之曰總兵官領三十萬大軍至矣賊衆駭愕宵遁英追討於諸寨悉殲之。

孫子曰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

英因平緬驅百象來多置箭炮分軍三行迭擊曰進者一級重賞退者一隊盡誅衆皆鼓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三

勇而進箭砲星馳聲震山谷衆皆駭奔左師小卻乃亟命一人拔刀飛騎取帥首麾衆復前鏖戰大敗之俘斬數萬級自象無一脫者自是蠻人貢不復反矣。

孫子曰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吳子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

廖永忠與蜀將鄒興戰於夔府分軍爲前後陣前陣既接乃令後軍兩翼傍出大敗之。

孫子曰兵以正令以奇勝。

永忠攻瞿塘以敵據關口設鐵索飛橋亘江上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衣青蓑衣緣山伏草木中行渡關人各持檣擻挈水筒以禦饑渴魚貫出山石間守關者不覺旣渡險夜以小舟入江繞出敵背永忠等與約期度已入江乃率精兵出黑葉渡分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鎗火器前進黎明蜀人盡銳來攻永忠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三

已破陸寨亡何將士舁舟者自上流俱發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大駭不知其兵何從也下流舟師並進夾攻大破之焚三橋橫江鐵鎖湏臾鎔絕斬溺死者無算。

太公曰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

孫子曰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

吳子曰一劫其前二絕其後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

郭英隨徐達率兵進抵河西務英首與元兵戰。

俘獲人馬甚衆。距通州三十里爲營。衆欲爲持  
久計。英曰。吾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我利  
也。宜出其不意。破之。翌日大霧。英以千人伏道  
傍。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將率敢死士萬餘。  
張兩翼出戰。良久英佯敗。敵乘勝來追。伏兵起。  
截其軍爲二。斬首數千級。

孫子曰。佯北勿從。  
吳子曰。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爲愚。  
將雖衆可獲。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三

英率兵由永寧趨烏撒路。多險阻。諸將欲深入。  
郭英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舍近趨遠。  
非策之上也。遂以兵攻赤水河路。去河二十里。  
爲營。時久雨水暴漲。英曰。賊水漲不意吾濟下。  
令諸軍斬木造筏。夜半濟河。比曉敵始覺。遂大  
驚潰。生擒阿容諸蠻。由是雲南諸郡邑皆震。

孫子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胡大海嘗自稱吾行軍。惟知有三事。不殺人。不

擄人婦女。不焚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爭趨  
附之。

孫子曰。全軍爲上。破軍次之。  
吳子曰。軍之所至。示民無殘心。

陶安因太祖召問。對曰。方今豪傑爭雄。志在  
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  
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服以此順天。人行吊  
伐。天下不足平也。

太公曰。仁蓋天下。然後能鎮天下。  
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爲本。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吳子曰。義者所以行善。聖義

章濫初見太祖。問曰。今四海紛紛。何時定乎。  
濫對曰。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吳子曰。撫之以仁。  
尉繚子曰。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

濫僉湖廣按察事。乃以荆襄兵亂。後多廢地。遂  
議分兵屯田。內以足兵食。外以控中原。爲進取  
計。

太公曰。備蓄積。通糧道。致五教。命三軍。不用

孫子曰國之貪於師者遠輸遠餉則日生

溢待太祖因問征闔諸將對曰湯和由海道進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可必勝然闔中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由浦城取建安此尤萬全計也太祖喜立詔文忠督師闔中遂

孫子曰擇人而任勢

丁德興驍勇善戰從攻洪山寨敵兵數千德興所率纔百人一鼓破之擒其帥降其衆以歸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三

吳子曰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足輕疾馬善旗取勝必有能者尉繚子曰以少誅衆以弱誅強

花雲爲先鋒從攻滁州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欲退不可乃提劍躍馬衝其陣而過賊大驚曰此黑將軍勇不可與爭鋒縱之去既而後軍至雲帥以攻滁遂克其城

太公曰將不勇則三軍不銳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

吳良守江陰吳將蘇同僉來攻城良曰彼衆我

寡當以計破之有頃敵陣于江繡良命弟頌整兵當其南北而以輕兵蹙之敵又攻東門良與王子明馳出擊之生獲其將士五百人殺溺死者甚衆同僉大敗宵遁

孫子曰以少合衆以弱擊強

良以吳寇侵常州乃遣兵出而盡殲其衆自是敵不敢犯其境其舟師不敵汴大江上金焦烽燧無驚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三

孫子曰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趙其所不意

韓政取安豐以兵扼其四門晝夜攻之不克乃於城東龍埧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壞遂破之司馬法曰凡近敵都必有進路

耿炳文鎮長安修築涇陽洪渠諸堰十萬一千餘丈民便利之大軍西征攻億繁急炳文輸餉五十餘萬赴鞏昌軍食賴以饒足

孫子曰取用于國  
黃石公曰度其糧食

胡德濟守廣信。僞漢李明道率兵五萬來寇。德濟以兵少。閉城固守。求援於父胡大海。卽將兵至。德濟乃引衆出城。與大海前後夾擊。大破之。生擒明道。

司馬法曰。攻則屯而伺之。

楊璟攻靖江路。相持二月。獲其萬戶皮彥高。楊大壽因使彥高購其把水元帥張榮。麾下裴觀以書射璟。營約降。乃給白皮帽百餘爲識。約四

古今將畧卷四

三

天

鼓從寶賢門入。守將也兒吉尼倉皇出走。追執之。靖江遂平。

太公曰。身內情外。國壽生害。

孫子曰。生間可使。

黃石公曰。識者招之。

李衛公曰。用間以成功。

張溫守蘭州。會元王保保知大將軍還。遂引兵來襲溫。曰。彼衆我寡。難與爲敵。但其勿卒遠來。未知我虛實。乘暮擊之。可挫其鋒。若復不退。則亦可固守。以待援。乃整兵出戰。保保兵却。卒完。

其城。

太公曰。敵人新集可擊。

黃石公曰。敵陵待之。

藍王征虜伯近虜營。帥輕騎捲甲銜枚倍道而進。出其不意。直擣之。虜王脫古思驚遁。俘獲王子后妃及將士馬十餘萬。

孫子曰。難知如陰。動如雷霆。

葉狂守遼東。以納哈出將入寇。命蓋州嚴備。勿戰。寇入不敢經。策其退必由城南柞河。乃緣河

古今將畧卷四

三

天

壘水爲牆。藏釘板於沙中。設陷穽於平地。伏兵以俟。令老弱偃旗兩山。約聞砲卽舉。虜至砲發。伏起。兩山揚旗。虜駭奔永城。馬陷入穽。追擊大敗之。

太公曰。詭伏設奇。

孫子曰。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

吳子曰。避之於易。邀之於隘。

尉繚子曰。按所出入之路。

沐春討雲南叛酋阿資。謂其衆曰。大兵連年不獲此寇者。以彼恃其地多險阻。各處上酋皆期。



姪得以匿之耳。今悉調土酋從征。仰不能通。復多置營堡。制其出入。彼將無所逃矣。乃進兵至赤窩。果獲阿資斬之。諸夷皆服。

孫子曰。其次伐交。

成祖初起兵。靖難。以居庸關天險。北平襟喉也。必據此。方可免北顧憂。聞阿資等欲來攻吾城。莫若乘其初至。衆心未定。以之遂令徐安等攻奪居庸關城。項走依未。忠於懷來。所擁兵皆燕。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早

府軍欲爭居庸。諸將以衆寡不敵爲疑。成祖曰。當以智勝。力非所論也。遂帥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進。獲謀者言宋忠激怒其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者。皆被殺無遺矣。成祖命各家。人張所舊用旗幟爲先鋒。又見父兄子弟無恙。相呼應。皆大喜。多降者。麾兵渡河。擊破之。山外諸州響應。

太公曰。保險阻者。所以爲固。司馬法曰。戰以智決。以勇闘。

孫子曰。險形者我先居之。○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吳子曰。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

尉繚子曰。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于人。

黃石公曰。獲既塞之。○非請前無以破好息寇。

成祖聞耿炳文率衆三萬至真定。乃躬擐甲胄。帥師至深州。令衆秣馬蓐食。渡白溝河。謂今夕中秋。彼必不備。飲酒爲樂。此可破也。夜半至雄縣。破其城。斬守將楊松。度潘忠在莫州。必來援。遂命渾淵領兵千餘。伏月樣橋水中。各取草一。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早

東蒙其頭。又令軍士數人伏路側。望忠等接戰。卽舉炮。旣而忠等果至。乃進兵逆擊。炮舉伏發。遂擒忠。

孫子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吳子曰。今有少卒倖起。擊金鳴鼓于臨路。雖有大衆莫不驚動。

成祖師抵真定。料曰。炳文不虞我至。由間道破之必矣。乃與丘福以奇兵出其背。炳文出兵決戰。朱能帥敢死士三十餘騎衝陣。諸軍夾擊。橫

賁其陣追至渾河大敗之。

孫子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尉繚子曰奇兵貴後

成祖因遼東守將吳高攻永平。又謀報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將攻北平。成祖與諸將議曰北平兵食足世子能得將士心可備禦無患永平失則東藩撤矣乃馳援遼東望風棄輜重遁追擊敗之。

孫子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聖

成祖聞李景隆將大兵擣北平呼景隆小字曰我在此李九江必不敢來大寧去此不遠移師襲之可無後患景隆聞吾兵向大寧必乘虛擣北平我還師破之必矣乃整兵從劉家口徑取大寧撫定城中亡何李景隆兵至成祖悉大寧諸衛兵至鄭村壩上與景隆兵大戰三日抵北平城下張玉直搗其營城中亦鼓譟出中外夾擊大敗之諸將服成祖謀美如神。

孫子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成祖以大寧守將劉貞多疑惟上萬智勇一心乃設計作書盛稱勸獎萬密召伴卒厚資之置書衣中俾歸與萬其同獲卒窺之問守者曰彼何為曰遣歸通意卒願偕行遂俱遣之至即發其事貞搜得書遂執萬下獄兵至襲破之。

司馬法曰擊其疑孫子曰親而離之

成祖以李景隆聚兵德州將俟來春大舉我當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聖

誘之來以敵其衆乃於隆冬帥師進攻大同景隆來援苦寒之地南卒不堪奔命凍餓死者甚衆委棄鎧仗不可勝計。

孫子曰佚而勞之不戰而屈人之兵吳子曰有不亡而與之戰者疾風大寒旱與霜遠劫水濟水不憚艱難

成祖謂李景隆志大而無謀喜專而違衆無能為也惟恃其衆耳衆豈可恃人衆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徒多無益况將帥不專

分數不明。則三軍之氣不奮。而敗形矣。爾等但  
聽兵秣馬。聽吾指揮。取之當如拾芥。但當以過  
殺爲戒耳。

太公曰。將不明。則三軍大傾。  
孫子曰。將孰有能。未戰而廟笑勝者。得美  
多也。  
黃石公曰。將拒諫。則英雄散。

成祖與李景隆大戰于白溝河。先爲瞿能平安  
所勝。得高煦帥精騎數千合戰。會大風起。南師  
陣少動。乃以勁騎繞出其後。突入馳擊。遂斬能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于陣安亦敗。乘風縱火。南師大潰。盡棄其輜重  
以遁。斬溺數十萬。降者數萬人。

太公曰。或陷其兩旁。或擊其前後。  
孫子曰。陣勢移動可擊。

成祖將取滄州。乃下令征遼東。將士頗不樂。張  
玉朱能爲言。成祖密諭之曰。德州城壁堅定。  
州城粗備。皆難猝下。獨滄州土城。墮圯日久。天  
寒地且凍。修城不易。乘其未備。攻之必克。兵貴  
神密。佯言征遼東者。使彼懈不備耳。乃以夜三

更起程。直抵滄州城下。詎賊始覺。保後粟不能  
甲。遂麾兵四面急攻。拔之。

太公曰。欲其西。襲其東。  
孫子曰。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其無備。

成祖因諸將請攻定州。巨野戰。易攻城難守。盛  
庸屯德州。平安守真定。相爲犄角。如攻城未拔。  
彼合勢來援。堅城在前。強敵在後。勝負未可知  
矣。不若迎戰。西來先擊其西。東來先擊其東。賊  
賊一軍。餘自破膽。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孫子曰。城有所不攻。

成祖因諜報盛庸軍夾河爲營。遂帥師東向。  
令曰。吾觀敵陳。每以精銳在前。罷弱在後。今當  
以勁師前摧其精銳。中軍去敵五六里。嚴陳以  
待。俟我以精騎繞出敵背擊之。使前奔。中軍乘  
其氣乏擊之。我躡其後。乘勢逐北。必敗。慎勿逆  
擊。彼敗不得前奔。則盡力先關矣。

孫子曰。兵以分合爲變。  
吳子曰。前而後之分。而合之。

成祖與盛庸戰于交河。庸軍士擁盾自蔽，矢石不能入。燕軍預作木鎖長六七尺，橫貫鐵釘于上，釘末有逆鈎。令勇士直前擲之，連貫其盾，遂不得出。動則牽連，不可以蔽。遂乘其空隙攻之。庸軍棄盾走。騎兵乘之而入，遂大潰。

射縛子曰：使我器用。

成祖與盛庸軍遇。南兵軍西南，北兵軍東北。交戰未分勝負。忽東北風大作，塵起蔽天，砂礫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吳

面人咫尺不相見。成祖麾兵乘風大呼，縱左右翼橫擊之。鉦鼓之聲震地。南兵大敗，追至滹沱河。斬溺死者不可勝計。降者悉縱遣之。

吳子曰：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發時而從之。

成祖以吳傑等固守真定，乃誘之出戰。散軍四出，聲言取糧。敵聞出軍，滹沱河北兵趣進。眾以十惡兵忌不宜，曰：稍緩則彼退守，城堅糧足，難為力矣。何拘小忌，遂進進之？眾城敵列方陣。成

祖曰：四面受敵，我攻一隅，乃悉精銳攻其東北，繞出陣後，大呼奮擊，俘斬六萬餘級。

孫子曰：利而誘之。吳子曰：若彼眾我寡，以方從之，從之無已，雖眾可服。

成祖以南軍聚德州，資糧皆道。遂遣將李遠等率輕騎六千詣徐沛，卒甲冑與南師同，使不疑。又恐接應，辦令人插柳枝於背為識。且戒毋多虐。遠等由臨清至徐沛。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聖

敵皆不疑，乃縱火焚糧，舟數萬艘，軍資器械俱盡。河水為熱，魚鱉皆浮死。南軍糧餉遂絕，京師大震。

孫子曰：軍無輜重則亡，無委積則亡。

吳子曰：糧食無有，百姓怨怒。李衛公曰：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

成祖恐南師乘虛擣北平，乃遣劉江率兵千餘還。戒之曰：汝以兵渡滹沱河，由間道行，廣張軍聲，多設間諜，遇敵少可擊之。敵眾則晝設疑兵。

張旗幟夜多舉火炬。彼必謂吾旋師不敢逼江。急趨入北平。平安果率萬餘人來侵江。出擊敗之。

孫子曰。書戰多旌旗。交戰多火鼓。吳子曰。書以旌旗。備虛為節。夜以金鼓。節為節。

成祖因大同守將房昭引兵駐西水寨。欲據險為持久計。窺北平。下令曰。北平股肱郡。保定失。即北平危矣。豈可。遂率精兵三萬。邀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吳

擊破之。又謂諸將曰。我圍房昭急。真定必來援。然摧敗之餘。進必不銳。我輕騎往定州。彼聞必速來。來則據險以待。我還兵合擊。必敗之。援兵敗。寨可不攻自下矣。

太公曰。保險阻者。所以為固。孫子曰。其次伐交。

成祖久不聞南師動靜。遣胡騎款台。帥十二騎前覘敵。至鄒縣。遇南師轉餉卒三千人。款台即鳴鑼馳入其陣。大呼曰。大軍且至。卒大驚潰。擒

其千戶二人歸。成祖曰。款台以十二騎破敵三千人。真壯士。命左右錄其功。

太公曰。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孫子曰。三軍可奪氣。

成祖師駐徐州。守將閉城不出。乃伏兵九里山。又先匿百餘騎演武亭。令數騎往來城下誘之。城中兵不出。乃縱火焚其廬舍。徐發一矢射城上。抵暮乃去。明日復如之。城中不勝憤怒。開門以兵五千出追。既渡河。砲舉伏發。城中兵大潰。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吳

爭渡橋壞。溺死者千數。

太公曰。往視其動靜。審候其來。設伏而待之。孫子曰。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怒而撓之。

成祖趨宿州。謀報平安。馬步兵四萬來。成祖曰。此濱河多林木。彼必疑有伏。淝河地平少樹。彼不疑可伏兵。遂親率騎二萬。持三日糧至淝河。按伏。勅諸軍皆束炬相屬於道。戒之曰。俟與敵戰。則舉火。一炬舉。餘炬皆應。但一敗其前。

彼自奪氣。乃令王真劉江各將百騎往逆之。戒以緣路按伏。遇敵誘入伏與戰。又令土真束草。實囊中。如束帛狀。載馬上。敵來追擲於地。使敵往取亂之。真等果與平安軍遇。敵追至。擲囊草餌之。衆皆競取。行伍稍亂。又入伏內。伏發。敵衆敗走。

太公曰。分爲衝陳。發我伏兵。疾擊其後。  
孫子曰。可正之變。不可勝窮。亂而取之。  
黃石公曰。非龍青無以破封息意。

古今將畧卷四 四朝

手

成祖師向臨淮。謀報南師糧運將至。語諸將曰。敵慮我擾。必分兵護之。乘其分。兵勢弱。擊之。彼必不能支。乃遣朱榮劉江率輕騎截其餉道。戒勿與整戰。引漸近。卽馳來報。南師欲移營就糧。成祖以兵綴之。蓄擾其樵採。夜令勇士劫營。使不得息。又遣萬人遮敵援兵。而伏馬步數萬於林間。戒以俟敵戰疲卽出擊。乃親率騎兵夾擊。橫貫其陣。斷敵爲二。伏山竹斬萬餘。盡獲其糧。

餉。

太公曰。一合一離。一聚一散。其謀密其機。  
伏其銳士。敵不知我所備。  
孫子曰。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

成祖行營不爲整肅。但分布隊伍列陣爲門。敵不敢犯。故將士至營卽得休息。自便。暇則射獵。周覽地勢。得禽輒頒人。南軍所至掘塹作壘爲營。通夕不得休息。復行虛。敵人力故臨戰輒先疲困。

古今將畧卷四

六朝

至

孫子曰。以佚待勞。

成祖師抵淮南。師盛庸列馬步戰艦來拒。成祖命諸將艤舟編筏。揚旗鼓譟。若將渡者。敵望見大懼。又別遣丘福朱能等將驍勇數百人。西行二十里。潛以小舟渡師。繞出敵後。砲舉敵大驚愕。福等突陣奮擊。敵衆大敗。棄兵仗走。盛庸股慄。不能騎。登舟岸。舳走。師遂渡淮。駐南岸。盡獲其戰艦糧重。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  
吳子曰：心怖可擊。

成祖因吳庸等集高郵，通泰諸郡舟於瓜州。誓師曰：爾等當明紀律。肅部伍，但持兵來拒者，殺無赦。此外秋毫無可有犯。遂率師乘舟渡江，旌旗蔽空，金鼓大振。盛庸所駐海艘列兵沿江上下二百里，皆大驚愕。師漸近岸，庸等整師以禦。成祖麾諸將鼓譟先登，以精騎數百衝庸軍，南師大潰。乃令來降海舟，懸黃幟往來江中。鎮江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城中望見，驚曰：海舟皆已降，吾將何爲其守？將章俊遂率衆來降。

孫子曰：畫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尉繚子曰：鼓鳴旗麾先登。

成祖北征，至靜虜鎮，抵幹難河。元太祖始興地也。本雅失里率衆來戰，敗之。阿海台赴援，成祖復親率精騎徑衝其陣，大呼奮擊。阿海台遂以其家婦走虜寇悉平。車駕次榆胡山，勒銘曰：瀚海爲鐔，天山爲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又次

清流泉。銘曰：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沓，永彰我武。

孫子曰：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  
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故其滅可拔，其國可覆。

成祖因思州宣慰使田琛、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以爭砂坑，構釁仇殺，屢禁之不止。乃密遣校士數人潛入二境，執琛、宗鼎去。二酋既就執，城中猶寂無知者。忽一朝使出，揭榜諭諸夷曰：朝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聖

以二兇日構殺，荼苦百姓。故遣使執問狀，首惡既擒，餘一無所問。取譁者族，諸夷帖然。遂改土設流，置思州、思南二府治。

太公曰：凡謀之道，周密爲寶。  
尉繚子曰：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

姚廣孝善占候。成祖屢屢言未

可居頃曰：明日午有天兵應。及期衆見空中兵玄帝像也。及遣守禦北平。南兵圍城急，廣孝設伏，候其後。南兵搏戰伏發，即開門夾擊。

大敗之城賴以完

太公曰。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

吳子曰。設伏投機。其將可取。

黃石公曰。將能制勝。則國家安定。

張玉從靖難起兵。獻策以爲不先定薊州。將爲後患。乃率衆乘夜趨遵化。戒將士曰。行師以得人心爲本。因簡勇士四鼓登門。開其城門。將士入城中。守將馬宣始覺。帥衆拒擒斬之餘。不獲一人。遂克其城。因分兵永平密雲諸衛縣。皆坐。

古今新纂卷四 國朝

重

風來附。

孫子曰。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黃石公曰。與師之國。必先隆恩。

王因耿炳文帥師北向。往覘其營。還報。成祖

曰。炳文軍無紀律。其上有敗氣。無能爲。遂詔問

諸將所嚮。衆莫對。王曰。當徑趨真定。彼雖衆新

集。志未齊一。我軍乘勝。可一鼓破之。成祖曰。

王言正合吾意。吾倚王一人足辦矣。

孫子曰。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朱能爲燕山護衛。靖難兵起。能年少最善戰。時

成祖在東昌。盛庸鐵鉉力戰。庸鉉圍。成祖數

匝。安兵又至。圍益急。能率周長等兵。合胡騎

衝入。奮力死戰。翼。成祖得潰圍出。

吳子曰。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經拉。是輕或爲。舉旗取勝。必有能者。

能因。成祖師駐臨淮。諸將以盛暑乏糧。又戰

小却。多請班師。能曰。自義舉以來。克捷多矣。豈

可因小挫。遂自摧阻耶。但當爲宗社計。整兵前

古今新纂卷四 國朝

重

進。成祖拊髀曰。爾言深合我意。遂進兵渡淮。

吳子曰。見可而進。

張輔討安南。時安南新築土城。高峻。城下設重

壕。密置竹刺。壕外坎地。以陷人馬。輔遣兵夜襲

其城。燃火吹角。爲號。諸將士銜枚。鼻攻具。越重

壕。薄城下。以雲梯附城。都指揮蔡揚等先登。以

刀砍賊。賊驚呼。城上火炬齊明。銅所就響。將士

奮勇繼登。賊勿卒不及發矢。遂潰散。因克其城。



大公曰：擊其不意，攻其無備。

孫子曰：攻其所不戒。輔入城，賊在城內，驅象為陣，輔以高獅象馬當象，仍以神銳翼而前，象皆股果，多中統箭，傷遂退走，賊眾潰亂，死者不可勝計。

孫子曰：以奇勝。

賁公曰：引勢使之。輔追賊於富良江，賊悉眾拒戰，聯舟十餘里，橫亘江中，而用小船載木立橋以拒官軍，輔乘潮未備，督將士力戰，賊不能支，焚其舟，父子遁走。

諸偽將相俱起軍門降，交南平。

孫子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尉繚子曰：擊其不戒，乘其不備，擊其無備，乃更。

夏元吉以用兵北虜，議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而行，每過十日程，築一城，貯糧以俟回軍，仍留軍守之，如虜遁即躡其後，築城貯糧亦如前法。

大公曰：備蓄積，通糧道。孫子曰：軍無委積則亡。

尉繚子曰：委積不多，則士不戰。

劉江守遼東，以望海埚為寇所必由，且地高可瞭立，堡備之，會倭賊二千餘乘船逼岸，為蛇陣，乃令騎師秣馬潛燒其船，伏兵山下，賊至江披髮舉旗，鳴砲伏起，大敗之，遂拔其營，圍之，戒勿剿殺，特開西壁縱之，遁。

大公曰：說伏設奇。

孫子曰：以佚待勞，以飽待飢，能慮其不虞之虞，使之無知，則可取。

鐵鉉以督糧參政守濟南，成祖百方攻之不下，乃堰城外諸溪澗水灌城，鉉詐令軍民出降，陰伏壯士門內，伴開門納師，成祖喜止灌入，城懸門發，幾為所獲，下令以礮擊其城，城且壞，鉉大書：太祖高皇帝神牌，懸其處，師不敢擊，鉉時募壯士出擊，北兵破之。

孫子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尉繚子曰：務守者，地不危。李衛公曰：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陣，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所待焉。

盛庸與鐵鉉等。北師將至。大犒賞將士。誓師簡精銳。背城而陣。列火器毒弩以待。時北師屢勝。見庸軍。即鼓譟前薄。盡為火器所傷。令半。兵至。與庸軍合。庸麾兵大戰。北兵却有棄甲降者。庸乃縱兵圍。成祖數匝。衝擊不得出。因朱能奮擊其東北隅。庸等敗。西。兵往禦。能奮力翼出之。庸軍乘勝擒。北兵大敗。

太公曰。國師必。

古今將畧卷四

宋

楊榮因漢王高煦反。首勸。宣宗親征。夏原吉亦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且兵事貴速。宜卷甲。藉戈。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志。宣宗遂意。決躬率諸軍啟行。不數日抵樂安城。中駭潰。遂憾高煦以歸。

孫子曰。小戰而勝。美勝者。得美多也。

吳子曰。用兵之害。猶隳為大。

黃石公曰。文敵疾。則簡不及。

陳智為江西布政。值永豐賊。曾子良作亂。被擒。

并執千餘人。從賊者。時歲凶。智謂其有因饑被誘者。為作粥賑之。既而奏上。只次首惡三十餘人。餘皆宥免。時又有告富民三百餘人。與賊交通。智以其虛實未可知。令自赴官。出粟賑饑。民皆稽顙流涕如命。得粟萬餘石。所活不可勝計。

吳子曰。撫之以仁。

王驥受命巡邊。至甘肅。見莊浪等處守兵俱少。烽堠不飭。軍無紀律。翌日大集兵眾於轅門間。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宋

先年遇虜先退者。誰皆曰。都指揮安徽。命引出斬之。徇於眾曰。自今遇敵畏縮者。視此。三軍股栗。因簡戍兵。勤訓練。軍容肅然。既而虜酋入寇。遣將擊敗之。

太公曰。殺一人而千萬人懼者。殺之。

孫子曰。齊之以武。

驥因麓川酋思任叛。率兵討之。師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浮梁渡兵。縱火焚柵。攻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斂眾據險為寨。驥麾兵深入。復

破其連環七岩思任遁去斬獲無算

孫子曰以火佐攻者明  
針線子曰兵之所及入谷亦勝

王翦巡撫遠東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墻垣深溝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賑恤貧窮簡練士卒謂邊境難以法律治大小罪皆許入贖在邊數年邊用充足軍士飽煖器械鮮利人樂於戰守云

孫子曰以虞待不虞者勝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李

張楷爲都御史偕都督劉得新帥兵討閩賊鄧茂七遇戰射殺千餘人賊首張由孫自首復業又引從羅汝先等請降願殺賊贖罪且云賊自曩敗後皆據山險自衛必欲取之吾從中說令攻城隨統大軍擊之吾爲內應劉得新等率兵駐延平城北預於溪北伏兵置火器賊擁衆溪南岸乘浮橋渡火器齊發賊衆大潰官兵乘勝追殺茂七中流矢死

孫子曰因其敵而用之

陶成僉事浙江時處州寇葉宗留等爲亂任迎張楷分兵水陸並進至金華令軍中製竹笆三百五十面色如脾製糊以紙畫獸形可禦賊鎗乃兼程進處州界時賊衆萬人出山索戰官兵分三陣奮擊賊被射死者三百餘人持鎗者多爲竹笆所制蓋鎗入竹隙急不得出多被擒獲賊大潰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李

孫子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

成因徐恭等屯師日久賊深人險阻乘間時出官軍至又復遠遁師老財費計咸莫知所出成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辭懇惻宗留等悚動悔悟率衆出降

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李衛公曰文能附衆

于謙當已已之變英廟北狩直前扶掖亟請立郕王虜酋也先以爲中國有主矣徒抱空負

而負不義於天下。何益遂奉 駕還京。

孫子曰。用而示之不用。

謙因京師城守單弱。急請召募近民。更替漕軍。悉隸團營操練。令工部晝夜造戰攻器具。選將分守九門。徙郭外居民入城。令任伍人員。悉支通州倉糧。凡壩上積貯。悉縱火焚燒。毋資虜以貽後患。由是都城守禦有備。

孫子曰。以虞待不虞者勝。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奎

謙以京師兵馬分隸五軍神機諸營。不相統一。調遣難用。乃創為團營之法。每營各以都督總領。自五千至一千。則用都指揮。并指揮。分管每隊。各用管隊官二員。常令在營操練。遇出征。則以本管官統領調用。號令歸一。行伍不亂。允為御兵良法。

太公曰。大戰之法。聚成合之百萬之衆。成其大兵。威於天下。

孫子曰。治衆如治寡。

吳子曰。用兵之道。以治爲先。

射線子曰。凡兵制必以中軍爲主。

黃石公曰。戰之所以全勝者。軍政也。

謙以降虜安置河間東昌等處。歲久生聚。日漸驕悍。爲害方也。先入寇。皆思乘機騷動。乃因王驥等發兵征苗。奏遣其有名號者厚犒。隨征。事平。留彼。於是數十年隱患一旦潛消。

孫子曰。易其事。革其謀。使人不謀。

射線子曰。除害在於激誦。

謙以獨石馬營等入城。遇虜殘毀。議者欲棄之。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爲都督孫安授以方畧。命參政康盛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奎

軍。盛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以城還。如舊。

孫子曰。全國爲上。

葉盛因時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任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附。上本紫州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城邊兵不固。則京城難守。保九門無事而已。如郊社

壇墟何如陵寢何如田野之民何宜急遣園子

官府居庸為便

太公曰保險阻者所以為固也  
孫子曰計險阨遠近

郭登為都督守大同時大同兵士戰沒後城門  
晝閉人心惶懼有勸登棄城去者登不可登雖  
處危疑而氣益壯吊死問疾親為存恤晝夜  
盡修城繕兵以圖後舉卒完其城

孫子曰全國為上  
尉繚子曰務守者地不危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登以虜侵京師乃議率所部從陽門入援使京  
兵擊於內大同兵擊於外令虜腹背受敵首尾  
不能相救

太公曰或襲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賊人  
必敗  
孫子曰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  
也

登為總兵時報虜自朔州搶掠回者為營十二  
駐東西沙窩諸將以賊眾我寡請旋師回城登  
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賊以鐵騎來追

縱欲自全得乎敢言退者斬遂連夜進兵直薄  
賊營登奮勇先登呼聲震山谷大敗其眾邊境  
以寧此以八百騎破虜眾數千自虜入寇以來  
稱戰功第一

太公曰疾如流水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  
也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趨其所不意  
尉繚子曰以少誅眾以弱誅強

登為將常以馬少步卒不能追賊乃以已意設  
為擺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為深塹覆以土木人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馬行如平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  
頃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  
步人馬死者數千賊驚以為神云

太公曰陷之險阻而難出  
孫子曰將欲有能  
尉繚子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  
如赴千仞之谿

劉定之為侍講嘗建議紫荆居庸等關遇陸地  
則縱橫掘塹為地網遇水泉則隨處停蓄為水  
體植榆柳以制奔突招土兵以助官軍散處峰

胡之衆於南方。或爲兵。或爲民。設法牽制。使無乘機竊發之虞。

孫子曰。以虞待不虞者勝。

馬軾從都督董興行師。至中道夜半雞鳴。軾曰。雞不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將軍申嚴軍令。經清遠峽。有白魚入舟。軾曰。此逆賊授首之徵。有大星墜於河南岸。軾曰。四旬內必破賊矣。時賊黃蕭養聚戰艘千餘。勢甚張。衆請益兵。軾曰。兵貴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奎

神速。若復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拉朽耳。興從之。率官軍與賊遇。果大破之。蕭養中流矢被擒。伏誅。餘黨悉平。

太公曰。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按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

孫子曰。天地孰得。

黃石公曰。察其天地。

侯璉督軍征苗寇。時普定圍急。璉自雲南選善射者爲前鋒。自將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貴州。總兵田禮等以兵來會。克

里甕城。楊老等寨。諸圍俱解。

太公曰。疾如流矢。擊如發機者。所以破敵微也。

黃石公曰。攻敵欲疾。

李賢爲兵部侍郎。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觀今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拒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當用衛青武剛車法。車製四圍箱板。內藏人。下留銃眼。上開小廳。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奎

後左右橫排鎗。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行止自如。中藏軍馬糧草輜重。遇虜則可遏其弓馬。仍以火炮助之。以奇兵翼之。庶幾取便克敵。

孫子曰。車雜而來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

吳子曰。分車列。勢既於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堅陣。進退不敢。

商輅爲學士。建言邊務。訪得口外田地極廣。因先年功臣鎮總等官。占爲己業。軍士無近便。因

地可耕夫一耕且守古人皆行之有明效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而兵多月久亦難繼矣

太公曰：備蓄積。

董石公曰：受其糧食。

鄭林操練團營軍上按古今陣法令人軍居中專主旗鼓八面旋繞

即若正北受敵則

東北西北二陣為

左右翼救之正南受

古今將畧卷四

矣

敵則東南西南為奇兵張左右翼救之至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然若人造楯甲推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令風后為之也林居兵科見團營軍無統制乃用此法教閱軍士隊伍嚴整至今不易

太公曰：合三軍之衆欲令士卒服習教義之道。

司馬法曰：立卒伍定行列正從橫察名實。孫子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

李衛公曰：教得其道則士樂為用。

韓雍督軍討廣寇衆議分兵賊在廣東者逐之在廣西者困之雍以大藤峽為賊巢穴今以全師將之既至彼南可以援高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明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何煩於逐乎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愈分愈衆見其濟

司馬法曰：用衆治。

尉繚子曰：萬人齊力不可敵。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莫能當其勇。

雍率軍三萬兼程至全州會陽峒西苗賊為梗擊滅之斬失律指揮李英等四人將士股栗至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天險重巒密菁多瘴不可深入莫若屯兵圍之且耕且守可不戰自斃雍曰不然山峽道遠紛披錯雜安可圍也屯兵日久將士懈弛豈能為防哉今我軍新破峒苗士氣十倍賊聞喪氣視魄矣因而乘之可立破也

太公曰：嚴刑重罰，所以進罷怠也。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  
吳子曰：襲亂其屯，先奪其氣。

雍以歐信等率兵六萬餘人爲右軍，自武宣分五道入攻其北，以白全等率兵九萬餘人爲左軍。由桂平入道入攻其南，以孫震等守左江，截其歸路。雍復令歐信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崖。今夏正伏兵林峒，扼其奔，遂進夾攻之。賊遁入桂州橫石九層樓，據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手

險立柵以拒。雍令麾死士以大斧刊木開道，兩軍齊登，發火箭焚其柵，而夏正自林峒來援賊，大驚潰，擒斬甚衆。遂磨崖石紀歲月，更斬峽藤，斷之，易名斷藤峽。乃遣將四出，削平諸寇，兩廣平。

孫子曰：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  
尉繚子曰：敵在山，緣而從之。前後縱橫出奇制敵。

項忠討土達滿四于固原，賊退保石城以自固。

時遠近聞毛忠敗，恐其與北虜連兵，且慧出西方，占應秦州不祥。忠曰：昔李晟討朱泚，焚惑守歲，卒以成功。師直而壯，行當就擒矣。乃不候援師至，即以兵據賊水草道，掩捕芻汲者，多被擒。滿四窘迫，遂請降。

太公曰：絕其糧道，國而卒之。  
孫子曰：禁祥去疑。

忠以滿四復設木柵請戰，有出降者，忠等皆給票縱之歸。有號將楊虎力夜潛出降，忠令劉玉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主

與誓曰：爾能生擒滿四，或殺之來獻，朝廷有上賞。官指揮虎力許可，乃約戰地于東山口。且令計移其精兵上山爲信，厚撫慰遣之。明日忠等整兵至東山口，虎力乘白馬來拒，射矢多向上。我軍伏發，勇戰賊大敗，遂擒滿四歸營，斬獲甚衆。惟有楊虎力家，因勒石紀平賊歲月于山。

太公曰：觀敵之意，以爲間謀。  
孫子曰：因其敵間而用之。  
賈石公曰：非陰計無以成也。



忠因郎陽賊劉翽子等煽惑流民作亂督兵討之。謂流民逃聚山谷。其始非擬爲寇勢。多脅從民去官府遠。既陷盜中。遂不能自脫耳。乃遣人持榜入山招諭。有能去賊自歸者。禁勿殺。于是民多携老弱纍纍來歸。賊勢遂不振。然後縱兵擊。負固不服者。斬獲甚衆。劉翽子爲其黨所殺。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張蓋巡撫寧夏。先是寧夏城皆土築。蓋至始甃以磚。復導河流灌溉屯田。處置降胡。使不爲邊境藉以無事。

太公曰。備蓄積。通糧道。環玉要。會三軍。不固。乏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  
孫子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運。則百難負。

俞子俊經理榆林。東起清水管之紫城峁。西至寧夏花馬池。延袤二千里。每二三里。則爲敵臺。崖若連比不絕。又於中空地築短牆。橫一斜二。如巖月形。以爲偵敵避箭之所。凡爲堡十二。產

砦八百餘。墩九十有五。自是要害既據。內地益安。榆林遂爲雄鎮。

司馬法曰。利地守隘險阻。孫子曰。險形者。我先居之。吳子曰。路狹道險。名山大寨。千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

子俊總督宜人建議。以萬人爲一軍。用戰車五百餘輛。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車空缺處。用鹿角柞補塞。內藏戰士糧草器械。與賊對壘。賊用弓矢。不過百步。我用鎗炮。可及三四百步。賊散掠。則出兵防遏。日暮則擊其情歸。前項車營尤便策應。

吳子曰。馳其強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跡。

原際撫治郎陽。先是陝西唐鄧諸流民。叢聚劉千斤等。因之爲亂。至是流民十二餘萬。復集郎襄傑奉朝命。往任其事。開設郎西白河南州諸郡邑。俾流寓土著參錯以居。且給開墾田地。令其開墾。附籍納稅。又薦諸良吏以緩輯之。由是

民皆安集。盜賊不生。

吳子曰：撫之以仁。

王信守備荆襄。值石和尚劉千斤反。信據房陵。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城。王帥逗遛不進。信多張旗舉火。晝夜不息。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礮。賊以爲援兵至。遂驚遁。

孫子曰：兵以詐立。

信鎮守湖廣。時靖州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欲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諸

剿之。信巡邊。召諸苗面諭禍福。且饋以牛酒。詰其背亂之由。皆曰：累歲苦戍。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方願爲屬役。尚敢反耶。於是諸蠻率服。

孫子曰：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何喬新巡撫山西。時北虜因威寧海之怨。連歲大舉入寇。及是復擁衆深入。喬新策其來路。預設伏於灰溝。以待之。虜至。與戰。伏兵起。遂殲之。

太公曰：設伏而待之。

吳子曰：設伏投機。其將可取。

尉繚子曰：善御敵者。正兵先令。而後亂之。此必勝之術也。

喬新率命巡邊。時驍虜小王孟寇大同。殺邊將。邊內震驚。喬新至邊上。守者多老弱。遂清選精兵出間道。以壽其虛。

太公曰：擊其不意。乘其無備。

孫子曰：攻其無備。○兵之混。遂獲而擊焉。尉繚子曰：是則擊虛奪之也。

朱英在兩廣。值兵荒後。人民逃散。而兵帥又多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主

喜功生事。英下令。無轉糧餉。各安生業。約飭將士。不許邀功。賊倡亂者。購首懸誅之。釋其餘黨。遣復業。一切征需供饋。十省其五。數年間。戶口蕃殖。天河荔浦潯融。皆巨盜巢穴。咸感德畏威。乞供職貢。

孫子曰：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尉繚子曰：惠在於因時。

徐溥在內閣。以占城乞師討安南。乃上言：王者

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今若遣官至其國。小必拊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

孫子曰。正不可以怒而興師。

請進鎮大同軍法嚴整。小王子瓦剌兩種。聞進威名。遣其酋哈桶等。兩年三貢。每入皆下馬脫弓矢入館聽命。由是雲南吐谷。河曲塞竟無虜患。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美

惠。

孫子曰。威加於德。

進巡撫甘肅。以吐魯番及其酋牙蘭劫惠順王。據哈密城為寇。乃遣人結赤斤罕東小列諸夷為援。誓衆遠征。不恤浮議。冬月師諸將。雪夜出嘉峪關。二千餘里。擣哈密城。牙蘭遁去。遂獲惠順王及都督罕慎等。并復其城。

孫子曰。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劉大夏在北邊時。邊關糧草皆計千百數。方往告納。以致中貴子爭相為市。邊民坐困。大夏至。揭榜通衢曰。某倉缺糧幾千石。毋后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民客商。家願告報者。米十石。草百束以上。俱往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蓄積有餘。邊費充足。

孫子曰。國之貪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買貴買。則百姓財竭。

陶曾以父成處事。陰新會承。累進左布政使。撫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七

治兩廣。其行兵。兵不先知。即裨將亦不先知。惟檄而署曰。某封某日。某時發之。乃知進兵。即數路如期至。或先半年調兵食。或先數月運軍械。惟曰。戍守賊不及備而敗。帝宴客。樽俎未徹。捷報已至。坐客駭其神笑云。

太公曰。敵不知我所備。

孫子曰。難知如陰。動如雷震。

黃石公曰。變動無常。因敵轉化。  
馬文升為兵部時。方討哈密。以楊翥熟諳夷情。

詢其襲殺牙蘭之策。請從軍東衛至哈密道。路徑捷。更調罕東番兵為前鋒。以漢兵為後援。各持數日熟食。晝夜兼程。襲之。其賊可取。

司馬法曰。襲而觀其治。孫子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尉繚子曰。是以擊虛奪之也。

張吉在廣西嚴武備。擇將領教士習射。則懸金為的。中者與之。又以意創鴛鴦鏡。偏架弩。以府江山川盤結。林木蒙翳。或扼要害。或縱斧斤。以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夫

毀其伏匿之所。又以江東西二賊。相為犄角。而東賊尤悍。乃併力攻其東。破之。西賊亦戢。府江以寧。

太公曰。深草翁翳者。所以遁逃也。孫子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軍旁有險阻。溝井叢茂。林木翳蒼者。必謹覆索之。此伏毒之所也。

尉繚子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獸。如赴千仞之落。

陳壽巡撫延綏。時火節侵犯邊堡失事。鎮城晝閉。壽至邊。先邸陣亡官軍。易諸路將領。開邊耕。

松梁採牧與虜戰數勝。虜知有備。乃引去。  
孫子曰。以虛待不虞者勝。

楊一清總制三邊。以寧夏花馬池東至延綏安邊營。西至寧夏黃河邊。橫城堡地方綿亘四百餘里。套虜數由以入。乃請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

孫子曰。表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

李承勛為南昌守。時堯源賊起。總制俞諫請邊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策

兵剿賊。勛以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贛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已。而賊果趨裴源。三路兵至大破之。

孫子曰。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吳子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

承勛招有降賊黃奇置麾下。人有謂宜防不測者。承勛益親信。令宿帳中。奇感奮誓以死報。隨令奇入賊寨。說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期為內應。承勛與土酋岑猛帥五百人夜銜枚登山。歷重

險上黃奇與數人前導至壘。羣賊方新睡。遂拔柵奮刀砍之。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自據險後無一人敢近壘者。至是倉卒不知所為。斬首三千餘級。餘衆奔。

孫子曰。因其敵間而用之。

吳子曰。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詩達為樂陵令。因劉六楊虎等流劫山東等處。勢甚猖獗。達築城浚池。令民家各起牆屋。高過其簷。仍開牆竇如圭。僅可容人。令藏者執刀俟。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全

於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視旗鼓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

太公曰。設伏而待之。

司馬法曰。攻則屯而伺之。

孫子曰。止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

吳子曰。設機設機其將可取。

林俊巡撫四川。值賊首藍廷瑞廖惠等攻破諸郡。邑俊以官兵不諳地勢。乃召各處土兵協方勦之。殺溺死者六十餘人。廖惠被擒。廷瑞奔後。

尋本恕。越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遣通兵追及敗之。擒廷瑞。本恕蜀寇以噍。

司馬法曰。凡從奔勿息。  
孫子曰。不用勸導者。不能得地利。  
古之所謂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眾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

黃石公曰。因勢破之。

彭澤為總制尚書。討蜀寇。號令嚴明。賞罰公信。劇賊川中麻六兒喻恩倖。內江駱松祥。崇慶州范藻。諸黨相繼煽亂。澤行軍有度。前後追討悉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全

平之。

黃石公曰。賢者所遺其前無敵。  
李衛公曰。武能威敵。

胡世寧在兵部。以土魯番劫曲先衛人牙木蘭為將。木蘭擁衆來歸。土魯番遣使請以哈密易牙木蘭。而甘心焉。世寧議以牙木蘭歸順宜厚撫。以風蠻夷。哈密空城懸遠。無益事實。土魯番遠越流沙。烏合難久。倘懸重賞。購之相離。必可破滅。

其外柵賊先戰禦之復採木製梯僑義樓高與賊寨埒約接近可攀登者遂乘夜雷雨大作覘賊不備昇前攻具附崖先登衝關援柵縱火焚賊廬舍四面夾攻賊退據後山重險聞乃先遣人入寨與約誘下山前招撫之使令往復故延久賊果聚前山覘聽山後備而弛諸將齊登衆官兵已奪險賊倉卒不能禦遂乘勝入擣崖則擒賊首則傷等斬獲甚衆

炮聲如雷。守仁等麾兵逼之。賊大驚潰。

太公曰。說伏設奇。  
吳子曰。設伏投機。其將可收。  
尉繚子曰。攻要塞據。

守仁既平橫水。將討桶崗賊。會元夕大張燈。置酒高會。譙將佐。酒半自起更衣。由署後出。潛率牙兵及豫集他部卒抵賊巢。則賊方弛備酣臥。盡殲之。

孫子曰。乘其無備。出其不意。

守仁討湖頭賊。先移檄兩廣湖湘。大舉夾剿期。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金

以來春。忽集部下兵。聲攻他寇。直抵湖頭。擒斬殆盡。凡所破賊巢。疏立縣治。巡司以控制之。

太公曰。從其西。襲其東。  
孫子曰。近而示之遠。

守仁以湖頭賊首池仲容未獲。陰使人分召近湖頭諸縣。被賊害者至。詢之得其情。各授方畧。遣之歸。時諸縣民皆為仲容所脅。有廬珂鄭志高陳英者。獨抗賊。賊讐忌之。三人來告言池仲容反狀。時仲容弟仲安領兵在守仁所。守仁恐。

其疑。乃佯怒三人。讐誣收縛。將斬之言。仲容方遣弟報効。安得有此。令仲安具狀訴。將廬珂等置之獄。守仁密諭廬珂等。令勿恐。因張樂大享將士。休兵為樂。散兵歸農。遣池仲安歸報其兄。以廬珂等被繫。仲容意甚安。守仁別購仲容所親。說仲容。令自來投訴。仲容來謁。守仁乃夜釋廬珂等。使間道歸。發兵而令諸官屬以次。設牛酒。日宴犒仲容等。緩其歸。守仁遂設犒于庭。先。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金

伏甲士。引仲容入。擒之。

太公曰。陰紮營士。使圖其計。  
孫子曰。因其敵間而用之。  
黃石公曰。非陰計無以成功。

守仁奉勅撫閩。已離贛道。聞宸濠反。亟易漁舟。返吉安。集四郡兵平之。

孫子曰。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

守仁以李士實為濠謀主。乃舉已於鄉者。因作書通候。尾云。但得此公早出頭。則吾計就矣。密。

遣老僕遺之。為濠得疑不敢出兵者十三日。遂得移檄留都。遠邇有備。

孫子曰。親而離之。

吳子曰。善行間謀。使其君臣相惡。上下相咎。  
守仁返吉安。集四郡兵議所向。眾以安慶圍久。為留都咽喉。宜急援。曰。安慶守固。南昌其巢也。擣而躡之。則進不得取。退無所歸。勢必解。安慶圍還兵自救。暨來我軍。南昌聞之。自奪氣。此成擒矣。

古今將畧卷四

全

孫子曰。攻其所必救。

吳子曰。襲亂其屯。先奪其氣。

守仁攻南昌。分兵十三哨。以伍文定等各攻一門。以四哨為遊兵。策應之下。令曰。一鼓附城。再鼓登。三鼓不登誅。四鼓不登斬其隊將。又先期為榜。入諭城中居民。令各閉門自守。勿助亂。泊眾昇攻具至城上。雖設守禦甚嚴。兵士皆震愕。逃散。兵遂入。守仁乃撫定之。有我兵不遵約束。肆殺掠者。執數人斬之。擒棋櫓及萬統等千餘。

人遂籍封其府庫。城中以安。

司馬法曰。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

孫子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

尉繚子曰。攻不必拔。不足以言攻。

黃石公曰。攻敵欲疾。

守仁克南昌。遂復南康九江。敵解安慶圍返國。遇諸樵舍。督伍文定為前鋒。徐連戴德儒張左右翼以進。邢恂引奇兵直貫其中。敗之。大戰三日。遂擒濠。

孫子曰。兵以正合。以奇勝。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全

守仁與宸濠戰。時方坐舟中。偕鄒守益輩從容謀道。初報前軍少利。坐中皆失色。亟拔劍令取。卻者頭。既而報我軍大勝。坐中皆忻然。徐發預書免死牌數萬順流下。敵眾爭持牌降。蓋始終神色不少動。

孫子曰。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不動如山。

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江湖四省討賊。諸夷憚之。守仁事鎮靜。見蘇受兵勢已熾。度岑氏



不可遂滅。乃遣使招蘇受降。受疑懼反。遣言來見。必陳兵衛。又欲易軍門左右。祇候盡田州人。守仁不得已。皆從之。蘇受陳兵來見。守仁數其罪。許以不死。論杖一百。以全軍法。受不釋甲受杖。且田州人杖之。守仁諭蘇受使歸。候命。乃上疏言。思田久苦兵革。民間已不勝。况田州外捍。凌壓。縱使克之。置流官。兵弱財匱。恐生他變。岑氏世有功。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府。爲

古今將畧卷四

四朝

全

州治。官岑猛子邦相爲判官。以盧蘇等爲十巡檢。別立田寧府。設流官知府統之。

太公曰。全勝不關。大兵無創。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守仁總制兩廣。蘇受初降。願立功自贖。會斷藤峽及八寨賊猖亂。守仁至南寧。遣蘇受等分兵襲剿。乘其不備。突進四面攻圍。賊據險結寨。官兵攀木緣崖仰攻之。賊敗走。前後夾擊。誅斬萬計。嶺徼以寧。

孫子曰。總其所不意。黃石公曰。攻敵疾則胸不及。

伍文定因濠盡發南康九江兵。併力挑戰。我兵敗。乃急令斬先卻者以徇。身立銃炮間。火焚其鬚鬢。不移足。士殊死圖。兵復振。乃爲火攻之具。分兵四伏。期火發。兵合。火及震濠。副舟賊衆大潰。

太公曰。嚴刑重罰者。所當注意也。孫子曰。以火助攻。

楊銳守備安慶。先是。宸濠必反。密謀同

古今將畧卷四

四朝

全

知林有祿修濬城池。至是濠起兵。銳與郡官張文錦林有祿嬰城固守。濠至城下。銳令軍士大罵之。濠怒。悉力攻城。不克。乃令潘僉事家人持書諭降。銳手斬以徇。衆賊氣遂衰。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吳子曰。先奪其氣。

沈希儀爲都指揮使。率兵討岑猛。懼山奔猛婦翁岑璋所。希儀知璋以女失愛。故憾猛。乃察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遣說之。臣過璋所。喜迎。

殺瀾璋疑挽臣臥內跪叩之臣泣曰託君肺腑有急不敢不告然今日非君死即我死矣璋復驚問臣曰督府討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令我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驟發為自脫計即我泄漏事機矣必我死奈何璋謝曰君實生我猛娶吾女奴視之吾何懼焉吾欲殺猛久矣無間也臣曰君如有是心盍自列於督府匪直免禍功有籍也璋遂強臣稱疾留傳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午

舍亟遣人馳詣希儀所陳猛反狀願擒猛自効乃以姻故遣兵千人助猛實為間約內應衣別有識希儀許之及戰猛眾敗奔倉卒無所之璋佯泣迎處別館盛供帳列侍美女猛喜不疑璋持鴆酒一盞獻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請自為計猛怒罵曰悔墮此老姦計也遂飲鴆死璋斬其首併取所佩印間道馳報請功

孫子曰因開者因其齊人而用之  
黃石公曰非余計無以成也

仇鉞為寧夏副總兵值竄鎬反鉞在城中詐稱病陰約遊兵壯士候官兵至河上從中發為內應俄而覘知兵至鉞誘賊將何錦出城留賊周昂城守鉞復稱病亟昂入問疾鉞令蒼頭捶殺之即起披甲仗劍跨馬一呼諸遊兵壯士皆集遂奪城門擒竄鎬

孫子曰兵以詐立○變而離之

程信總督川貴時諸蠻叛破諸邑信督大軍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午

入金鵝池令川軍從茂縣貴州軍從芒部雲南軍從普市入至渡船舖賊據險拒敵我軍以神鎗勁弩射之賊却攀崖因舉火焚其寨賊退保大壩貴州軍掠其後四川雲南軍角其左右賊駭散遂肅殲之

孫子曰善川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眾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

馬永為都督善養士與同甘苦又善調虜情先

知所從來。及虜衆多寡。設伏以待。虜往往失利去。

孫子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

蔡天祐巡撫大同。先是撫臣張文錦議築五堡。徙鎮卒二千五百家爲藩籬。諸鎮卒死不願徙。嘯聚爲亂。殺文錦。車聞於朝。命天祐代之。制曰。誅首惡。脅從不問也。天祐至。反覆宣諭。朝廷恩威衆皆泣訴。求止兵。天祐曰。汝等自作孽。至此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奎

奈何。若能擒獻首惡。吾爲若轉達兵。猶可止也。諸亂卒遂擒首惡郭疤子等四十人斬之。人人稱快。地方以安。

太公曰。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尉繚子曰。能奪人而不奪於人。

翁萬達與田汝成守巡廣西。因賊侯公丁等猖獗。廉得百戶許雄素通賊狀。劫之曰。能擒公丁。資汝死。不卽論如法。雄懼請効力自贖。萬達佯庇公丁。謂讐家誣之耳。乃捕繫許訟公丁者數

人。責其故。數公丁果遣人自剄。萬達亦佯許之。又令雄假稱貸賄。公丁自益信雄。會萬達巡他郡。以事屬田汝成。雄乃誦公丁曰。潯人久以爾爲口實。幸上之人不信。何不自訴。寇堡事緣他庶相信也。公丁然之。隨雄來見。卽慰遣之。乃密授意城中居民被賊害者。家出毆公丁。一市皆譁。游徼弁逮入繫獄。遣雄諭其黨曰。寇堡事公丁安罪。諸僮須鞠實坐之。若等誠謂公丁寃。須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奎

罪入得釋之。萬一事自公丁。當共棄之。勿以一公丁自取滅亡也。諸僮遂言事果自公丁。聽諭之不敢黨。乃檻致公丁軍門。磔誅之。

孫子曰。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忽而撓之。

毛伯溫以兵部尚書提督戎務。往討莫登庸。先登庸弑王僭竊。負據安南。阻逆朝貢。有謂帝王之於夷狄。當以不治治之。自安南有內難。後兩廣遂少邊警。古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也。不必罷

敵中國爲黎氏復讐。朝議竟平。討命伯溫督之。乃徵集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并徵雲南守臣儲積糧餉。分正兵三哨。奇兵二哨。共一十二萬餘人。各有統領。經畫既定。馳檄諭安南諸臣。以興滅繼絕之義。討罪止於莫登庸。有能舉郡縣來降者。卽以其郡縣授之。擒斬莫登庸來降者。賞二萬金。官顯秩。又諭令登庸果能束身歸罪。盡籍其地土人民。納欵聽命。亦待以不死。而古今將畧卷四 劉朝 舊

伯溫等駐師近邊。登庸懼。率酋目四十餘人。徒跣詣軍門請降。伯溫諭令歸國候命。乃上疏乞有登庸降。安南國爲都統使。司授登庸新秩。子孫世襲。

吳子曰。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黃石公曰。降者脫之。

張岳爲督撫。駐師辰州。因苗魁龍許保吳黑苗等猖亂。乃集兩省官議。衆謂林菁深密。累討無功。撫之便。卽不聽。撫以兵戍守之。使不出掠可

也。亡何賊復攻陷印江縣治。岳乃大集漢土官兵討之。擒斬頗衆。惟土官田應朝。以點多智術。能誘煽諸苗。日益恣橫。岳廉知。應朝雖諂。不習騎射。無武勇。其所恃從叔田勉。驍悍爲之牙距。岳先以計執勉。杖斃之。應朝累遣人自刎。岳許令出立功贖罪。乃託永順宣慰投見岳。杖而釋之。令從征。時諸苗畧定。岳檄石邦憲等。密遣使入寨。計擒龍許保。賄令聽撫。又懸賞購之。苗吳古今將畧卷四 劉朝 記

老獍等。窺龍許保至龍田寨。所親家吊喪。誘至別寨。飲酒醉而縛之。預遣人報邦憲。以兵取之。去。疏聞。誅之。又詢知吳黑苗以捕急。故深自匿。岳乃緩其令。所羈執親盡釋。令去。密督土官廉得其處。遣兵劉甫等徑入其寨。襲斬之。

太公曰。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  
孫子曰。利而誘之。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  
吳子曰。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案明史藝文志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此書皆作  
馮孜撰孜字原泉桐鄉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湖  
廣布政使此刊本則題馮時寧以一甫撰前有李  
維禎序亦稱時寧所作維禎登隆慶戊辰進士與  
孜同年似不應有誤然孜六世孫浩有此書跋稱  
孜生三子次日時寧孜沒時僅六歲及年漸長忽  
有志習武乃妄竊父書鑿改已名且求父之同年  
李維禎爲序維禎詭隨狗物竟不爲之是正云云  
其語出馮氏子孫當必有據然則此書實孜所撰  
刊本及序皆作偽不足信也書分元亨利貞四集  
採自黃帝迄明代以戰功顯者錄其事蹟而以孫  
吳諸書所載兵法證之體例與宋張預百將傳相  
近特隨事節錄不立全傳爲異耳

嶺西水陸兵紀二卷附拙政

編一卷

〔明〕盛萬年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雍正寶綸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嶺西水陸

兵紀二卷》提要

嶺西水陸兵紀序

不肖政爲南職方郎蒿目兵政深嘆其敝竊不振爲  
戍留都者若干衛衛若干軍歲所費若干餉占籍者  
非不如林矣嘉靖中倭不盈百長驅閩浙江淮之間  
進薄都城惟閉關以謝竟無一矢加敵者後始議募  
客兵分水陸二營迄今恃以爲捍然兵以久玩按籍  
而呼則提負弩而驅則仆汰之虞脫巾振之易攘臂  
歲所簡閱不啻孩戲各省直諸邊鎮其兵不留都者  
百一二構李盛公文經武緯爲憲萬邦胸中甲兵並  
轡韓范乃以起部郎出備兵于閩觀察于粵而復叅  
藩于黔不肖爲宇下編戶沐九里潤者有日一旦獲  
覩公粵東水陸二兵紀議周而核嚴而可久乃喟然  
曰持此主天下兵何憂倣旅耶廣之電白吳川古高  
涼地東南濱海與暹羅日本鄰番舶乘汎無深濠廣  
塹之限往往爲中土孽而電吳先受其鋒西北阻山  
峻嶺摩空而複道躡雲徑獵窟焉詐順者曰撫民亦  
出沒巨測乘隙內訌與海寇相煽爲虐海揚波而山  
亦警蹙故嘉隆有電白之禍萬歷有吳川之危雖旋  
亂旋夷而徵兵倥偬之際無異顧犬補牢矣及一底  
定鮮有豫爲綢繆之計者公見之慨然殷殷爲桑土

之謀電白西五里爲蓮花寨以扼其吭吳川西六里  
爲限門寨以固其藩各列海面爲信地以專責守分  
總以下臂指相使方舟連艦密于城端是爲水兵舊  
陸路止高涼陽電二營而兵亦晨星公爲增餉而廣  
其籍至吳川距海尤咽喉要地特假一大營營兵五  
百有奇與高州陽電 equal 足而峙又分三營之什一以  
實陽電黎戎之伍使得徵發以備不虞是爲陸兵汎  
收則水陸犄角汎發則水陸擊應制何周也至于除  
器理餉訓練清勾設塘報嚴斥埃新其雉堞而申其  
軍法一切鉅細罔不悉備意何核也公尤慮鳥合者

二

之未易齊一復撫其所建梗概櫟括成帙捕隊而上  
家給而人諭之於以一其耳目齊其心志翕肩聚思  
繩布絲聯故善馭者無逸馬轡銜飭也二編其公之  
轡銜以善御三軍之師者乎又何嚴而可久也治廣  
者能盡一守之將海永不波陸永不燧寧獨高涼萬  
世功哉夫兵猶火也薪盡而火傳以公之二編火傳  
於天下用之留都用之各省直用之九邊諸鎮以及  
荒徼之域無不爲萬世盤石之計又何敝屣至此極  
乎故試于廣廣之民尸而祝之試于天下則天下之  
民尸而祝之天下皆尸祝公而天下之兵政庶亦周

亦核亦嚴而可久雖有留都嘉靖之變百不爲憂矣  
萬歷三十七年歲次己酉季春  
賜進士第奉政大夫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治  
下生喻政頓首拜譔

附錄

明詩綜盛萬年字恭伯秀水人萬歷癸未進士除刑部主事歷工部郎中出爲福建按察副使歷廣東貴州江西按察使遷雲南布政使未任卒有拙政編附詩

靜志居詩話盛公浮湛藩屏數歷有年當其叅藩羊城倭倭人入寇躬擐甲胄乘城擊破之於錦囊所嘗以一人攝五監司事案無留牘其還家詩云三黜已甘投嶺外一帆今喜到江鄉所居梅湖饒有魚稻之利榮場納隍專以寶齋訓子孫先疇至

今未改云

續西水陸兵紀卷上

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嶺西道右叅政盛爲中嚴條約以肅軍威以固海邦事照得高涼之地東南距海綿亘六百餘里倭人乘東北風而來信宿可至電白吳川爲必犯之地西北倚于博陸山菁盤鬱獐猪錯處于二廣爲聯絡之處萬一中寇則東西壤絕矣其所繫之重如此乃承平日久武備寢衰尺籍空虛兵防單弱以故前有電白之禍近有吳川之危本道思爲結綱補牢之計乃力請

兩院再增水陸官兵九百三十七員名幸蒙軫念特艱俯賜批允深爲地方幸焉故爲之派守信地爲之酌用戰船爲之增定名數爲之布立營壘爲之置造器藥爲之料理錢糧時其訓練稽其虛冒申其號令約其應援雉堞之卑小者撤而新之池濠之湮沒者清而浚之以至設塘報謹斥堠籍狼兵慎城守一切軍中機宜時與二三將領共申飭徹土綱繆稍已具悉惟是兵心未一面命爲難時異事殊善後不易爲撥拾條款編列成書水陸各自爲帙捕隊而上各給一帙使與士卒習其耳目齊其心志且藉以垂永久倘亦爲高涼保障之一助乎然本道猥以書生鮮



知兵事區區臆說無當於時伏乞

本部院留神詳閱如有一二可行特賜丁寧告戒行

同遵照刊發仰藉

寵靈綏此海邦本道幸甚地方生靈幸甚具由通詳  
隨奉

總督兩廣軍門戴 批據詳水陸條約善後事宜已

極詳悉遠猷石畫足為東海金湯仰刊刻成書分發

大小將領着實遵行繳又蒙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李 批水陸兵防布置悉中肯

綏信能行此竹看溟渤波恬寇盜喙息矣尙何倭之

足患哉依議刊行頒布嚴督將領着實遵行有不如

約者以三尺從事此繳

萬歷三十年正月

日刊行

北津塞右司信地東界雙魚西界白鵠中以蓮頭限  
門為塞巨海茫茫倭營巨測以故嘉隆間電白城陷  
受毒甚慘前車為不遠矣事平而後迄今三十餘年  
衣衾不戒防禦浸疎至二十九年四月倭奴突犯吳  
川城幾不保旋事徵兵燃眉莫救今詳

兩院處備增兵添設限門分總領兵一寨與蓮頭舊  
寨各派信地互為犄角至于器械火藥無者增之壞  
者修之更設塘報嚴烽燧以便偵探種種事宜庶以  
補偏救弊但立法之初猶恐紀律未明人心未肅合  
申條約輯彙成書刊刻頒布以永遵守敢有不奉約  
束軍法具在決不輕貸

檄南本島兵紀卷一 三

水寨條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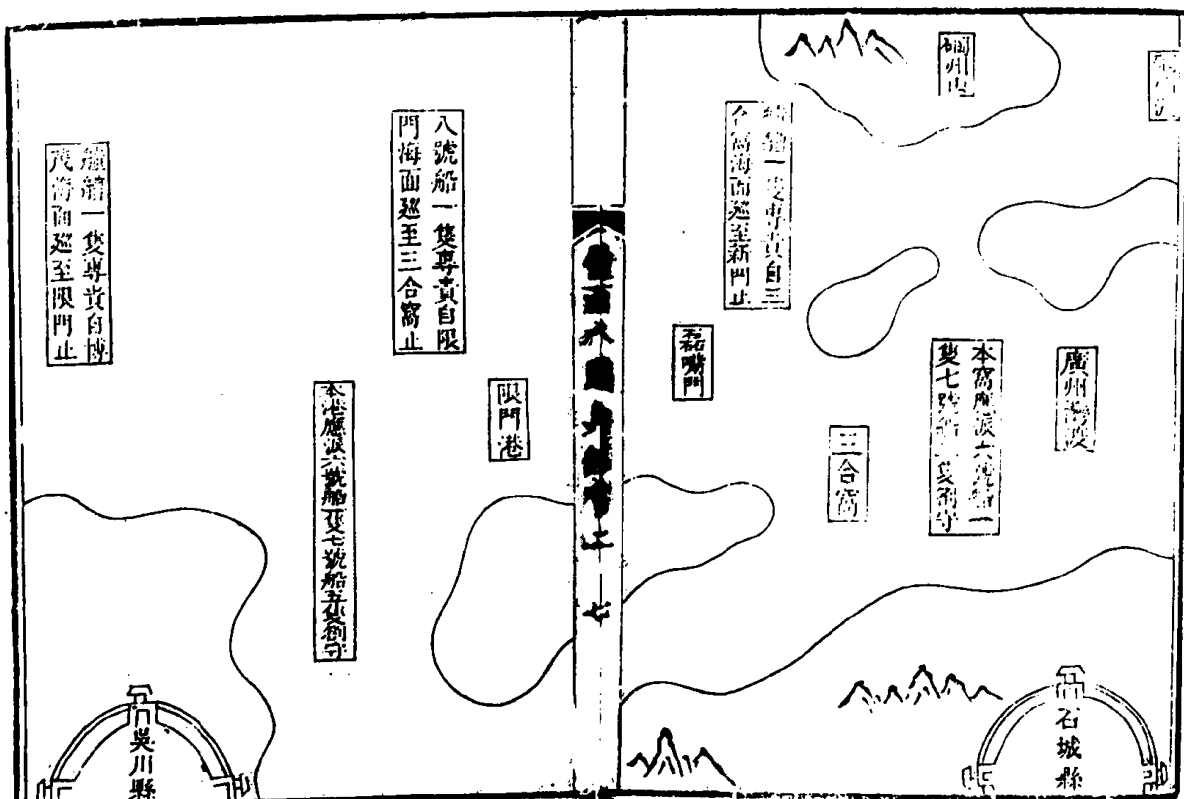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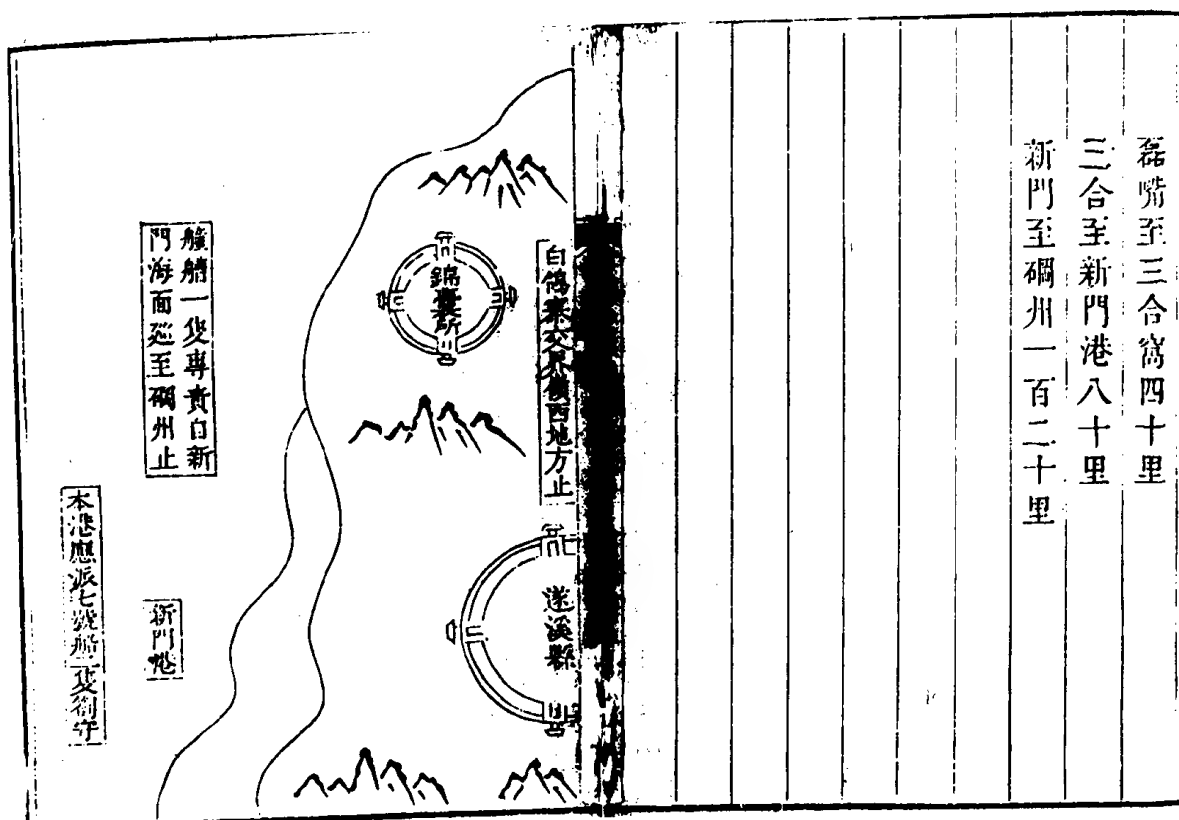
一派守蓮頭限門二寨信地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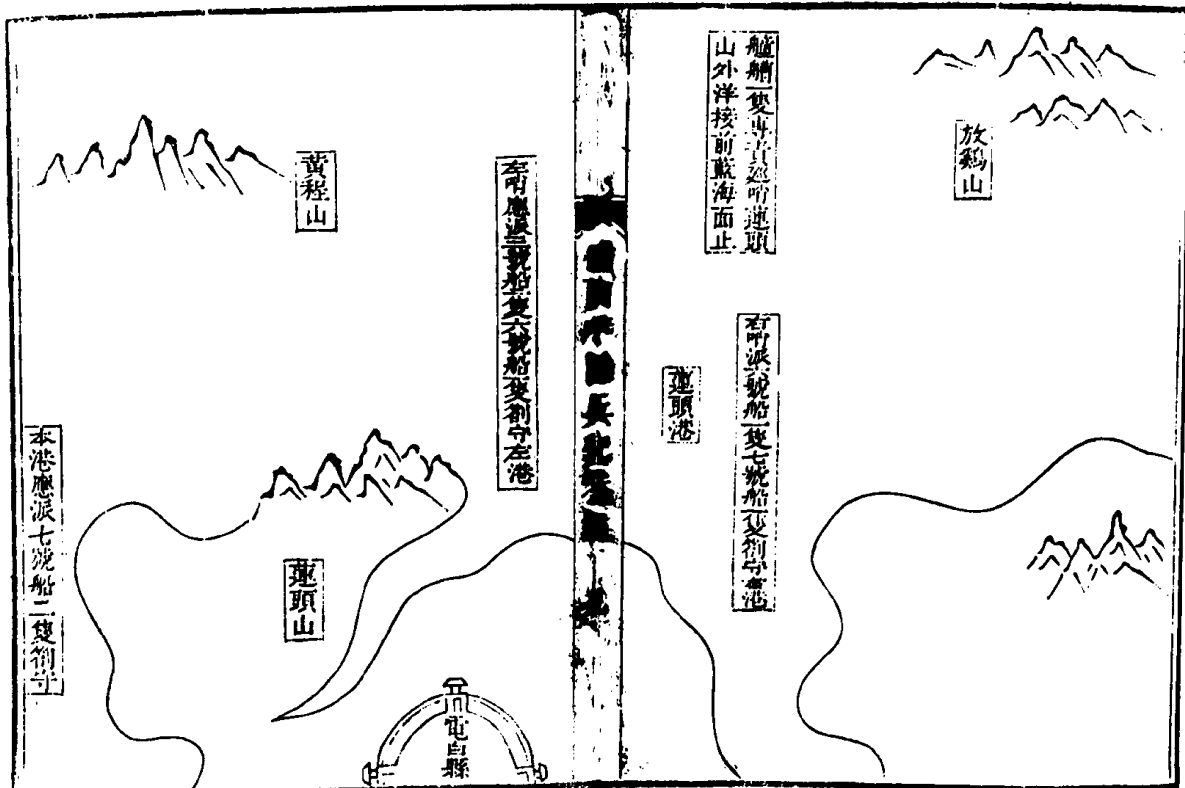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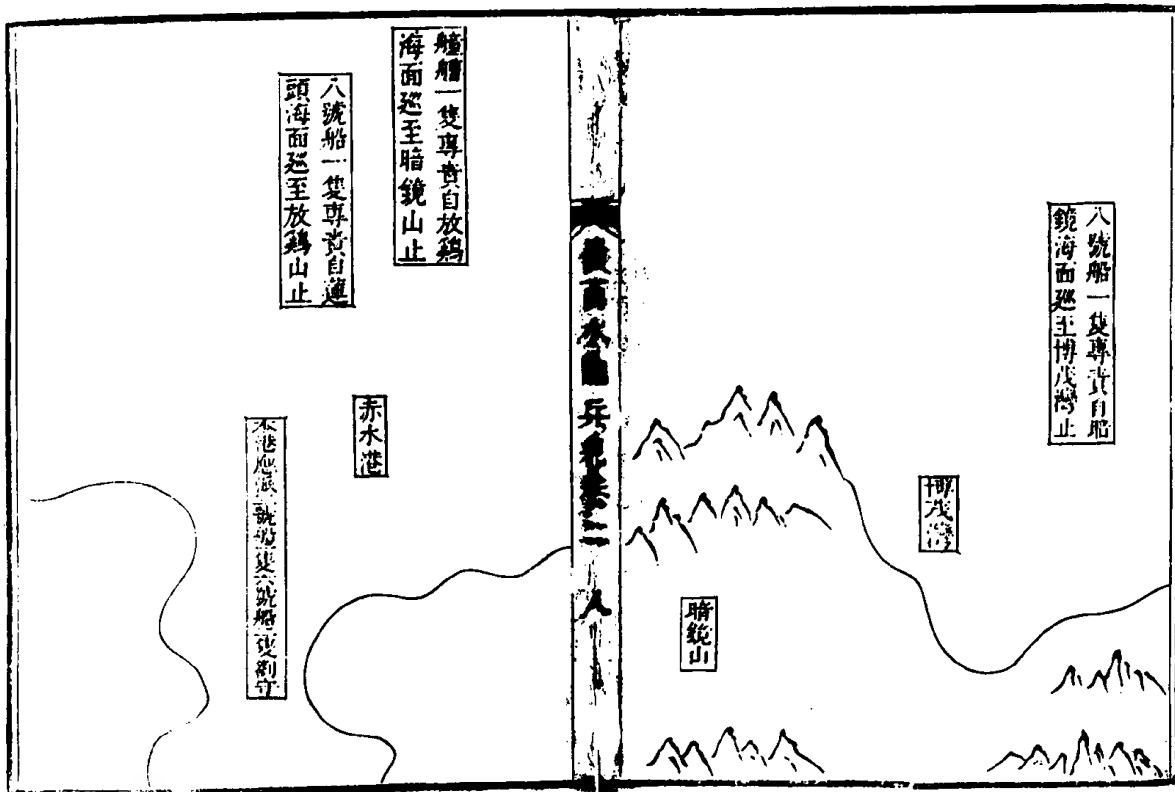
蓮頭限門二寨信地上自青洲港與雙魚所分界下至碙州與白鵠寨分界沿海地方計六百九十里其中青洲山黃程山蓮頭山放鷄山暗鏡山博茂灣磊嘴門七處俱在外洋乃賊船可泊之所但恐風信不測兵船難于久留至于青洲港蓮頭港赤水港限門港三合窩新門港六處可以泊船即係防守要地其青洲港在電白縣城之東距城八里人烟稠集甚為喫緊應派七號船二隻守蓮頭一隻專責巡哨港外青洲黃程前藍海面而蓮頭港係電白縣咽喉距城五里應派左哨三號船二隻六號船一隻割守左港右哨六號船一隻七號船一隻割守右港艦一艘專責巡哨蓮頭外洋接前藍海面止赤水港係電白縣之西港內通各鄉村距城四十里應派三號船一隻六號船二隻割守八號船一隻專責自蓮頭海面巡至放鷄山止又艦一艘一隻專責自放鷄海面巡至暗鏡止限門港係吳川縣門戶離城六里港內通梅菴化州

達高州府應派六號船二隻七號船五隻割守八號船一隻專責自暗鏡海面巡至博茂止又艦一艘一隻專責自博茂海面巡至限門止三合窩係賊船往來入犯之區窩有小港通限門內港應派六號船一隻七號船二隻割守東則策應限門西可備禦新門八號船一隻專責自限門海面巡至三合窩止其新門港係石城縣要地離城八十里應派七號船二隻割守艦一艘一隻自三合窩海面巡至新門止又艦一艘一隻專責自新門海面巡至碙州止大船可恃攻擊艦艦以便偵探走報軍情

青洲港至青洲山三十里  
黃程至黃程山三十里  
蓮頭至蓮頭山四十里  
放鷄至放鷄山五十里  
赤水至赤水港六十里  
暗鏡至博茂灣六十里  
博茂至限門港六十里  
限門至磊嘴門八十里

新門至礪州一百二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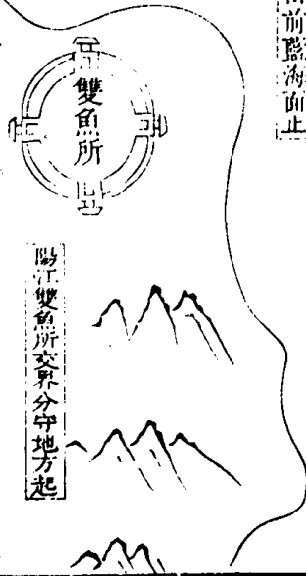


青洲山

青洲港

陽江北洋乘哨船二隻在此割守

嶺南一隻專責巡哨港外青洲山黃穆山前臨海面止



陽江雙魚所交界分守地方起

舊分總一員駐劄蓮頭名曰蓮頭分總所管信地

自青洲起至暗鏡止計二百五十里其中海港

水深堪泊大船撥三號三隻六號四隻七號三

隻八號一隻艘艦三隻照前列信地哨守

新分總一員駐劄限門名曰限門分總所管信地

自暗鏡起至彌州止計四百四十里其間海港

水淺兩岸多石難劄大船且不便駕捕撥舊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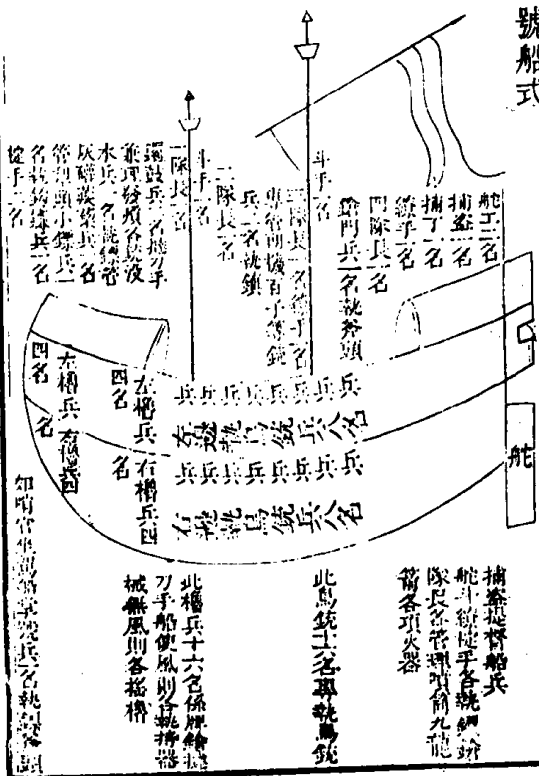
六號一隻七號三隻八號二隻艘艦三隻新設

六號二隻七號四隻照前列信地哨守

哨船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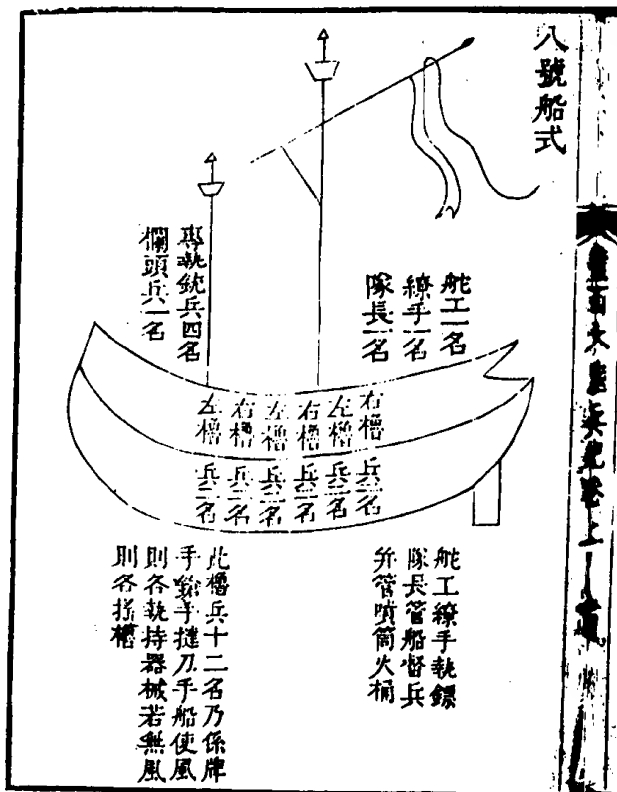
三號船三隻每隻舊設捕盜一名捕丁一名舵工  
繚手捉手斗手各二名隊長三名兵三十四名  
船大兵少實難駕捕今議每隻增隊長一名兵  
六名沒水兵一名新舊共目兵五十五名內蓮  
頭右哨官坐駕一隻增掌號兵一名其各司技  
藝與執持器械悉依船式貼註遵守

三號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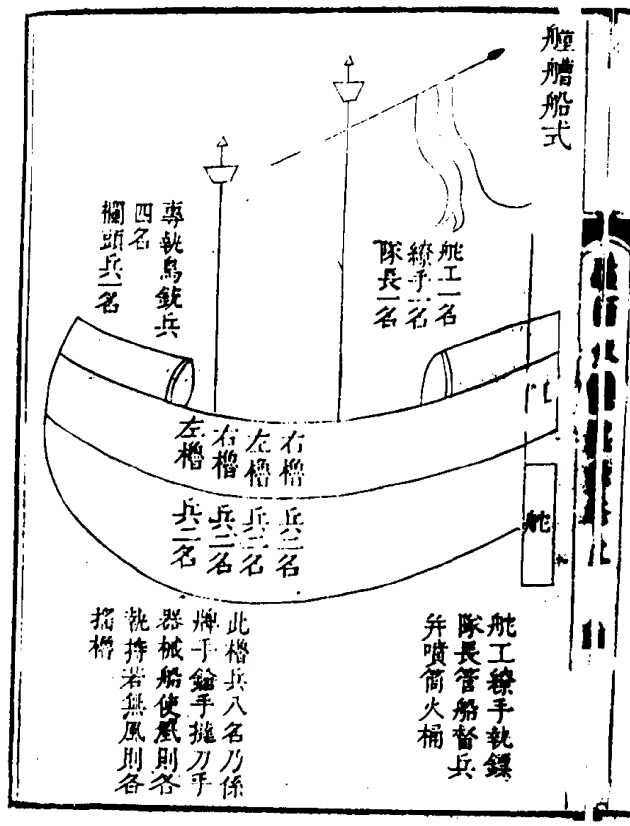




八號船三隻每隻舊設舵工一名隊長一名繚手一名兵十一名今議每隻增兵六名新舊共目兵二十名各司技藝與執持器械悉依貼註船式遵守



九號船六隻每隻舊設舵工一名隊長一名繚手一名兵十一名今議每隻增兵二名新舊共目兵一十六名各司技藝與執持器械悉依貼註船式遵守



一置造器樂

哨船器樂有日久壞爛者有原置未備者今已參  
舊制合衆論隨船大小修補派給但久置船中  
恐鹹鹵濕壞凡春冬二汛畢口蓮頭寨聽參將  
限門寨聽海防官各逐件點驗諭令哨捕量留  
一二零碎者在船以備緩急其餘噴筒火礮九  
龍箭等項各就近送回叅將海防衙門督令人  
役善藏各將收過數目報道查考候汛期將至  
各哨捕照數赴領具領報道稽查官兵無事損  
失人役收藏泥壞責令賠補若敢賊用去查有

實據准與開銷缺少者詳道發補

三號船

發煩銃一門	子十 五個	明機銃四門	子十 六個
百子銃四門		鳥銃十六門	
三管銃三把		埋火藥桶五個	
噴筒二十個		火礮二十個	
火繩十六條	銃兵 自備	九龍箭二十門	
大斧頭六把	每把口闊六 寸重三斤	撻刀十四把	
長竹鎗二十枝		過船鎗十枝	
鈎鐮刀二十把		繚鈎四把	

犁頭鏢三十桿	小鐵鏢三百枝
每兵藤盔一頂	自置
每兵藤甲一領	自置
藤牌十四面	鐵蒺藜二百口
灰飛二十個	鑼鼓二副
大旗一面	斗衣二副
罟網六十手	發煩銃藥三十斤
明機銃藥六十斤	百子銃藥六十斤
鳥銃藥五十斤	明機鐵彈四十斤
百子鉛彈四十斤	鳥銃鉛彈三十二斤

六號船

明機銃四門	子十 六個	百子銃四門
鳥銃十二門		三管銃二把
埋火藥桶三個		起火十枝
噴筒十二個		火礮十二個
每兵藤盔一頂	自置	每兵綿甲一領
每兵藤甲一領	自置	
藤牌十面		火繩十二條
九龍箭十二門		長竹鎗十二枝
過船鎗八枝		鈎鐮刀十四把
大斧頭四把	每把口闊六 寸重三斤	撻刀十把
鈎鐮二把		小鏢二百枝



犁頭鏢二十桿	鐵蒺藜二百口
鑼鼓二副	大旗一面
斗衣一副	罽網四十手
明機銃藥四十斤	百子銃藥四十斤
鳥銃藥四十斤	明機鐵彈三十斤
百子鉛彈四十斤	鳥銃鉛彈二十四斤
七號船	
明機銃三門 <small>子九個</small>	百子銃四門
鳥銃十門	三管銃二把
藤牌八面	每兵藤盔一頂 <small>自置</small>
每兵綿甲一領 <small>自置</small>	火礮八個
火繩十條 <small>銃兵自備</small>	埋火藥桶三個
噴筒八個	起火十枝
九龍箭八門	撻刀十把
大斧頭三把 <small>每把口闊六寸重三斤</small>	長竹鎗八枝
過船鎗六枝	鈎鐮刀十把
繚鈎二把	小鐵鏢一百五十枝
鐵蒺藜一百五十口	鑼鼓二副
大旗一面	罽網四十手
明機銃藥三十斤	百子銃藥四十斤

鳥銃藥三十斤	明機鐵彈二十斤
百子鉛彈二十斤	鳥銃鉛彈十五斤
八號船	
百子銃二門	鳥銃六門
三管銃一把	埋火藥桶二個
起火十枝	火礮四個
火繩六條 <small>銃兵自備</small>	鈎鐮刀六把
大斧頭二把 <small>每把口闊六寸重三斤</small>	長竹鎗四枝
過船鎗五枝	鐵蒺藜一百口
撻刀八把	小鏢鎗六十枝
噴筒四個	藤牌六面
每兵藤盔一頂 <small>自置</small>	每兵綿甲一領 <small>自置</small>
大旗一面	鑼鼓一副
百子銃藥三十斤	鳥銃藥二十斤
百子鉛彈二十斤	鳥銃鉛彈十二斤
艙艚船器藥與八號船同	
一額設官兵	
運頭舊設分總一員家丁二名健步二名長夫二名	
哨官二員每員家丁一名健步一名捕盜十	
六名每名捕丁一名共十六名舵工三十四名	

繚手二十名 旋手十一名 斗手十一名 隊長四  
十四名 兵四百五十名 兵稀海遠備禦不周 今  
議增分總一員 書記一名 家丁二名 健步一名  
長夫二名 哨官二員 每員家丁一名 健步一名  
捕盜六名 每名捕丁一名 共六名 舵工八名 繚  
手一十四名 旋手一十四名 斗手二名 沒水兵  
十名 塘兵十二名 掌號兵四名 隊長二十二名  
兵二百八十八名 又新添蓮頭分總書記一名  
通融新舊分派蓮頭分總部領哨官二員 捕目  
兵丁五百名 限門分總部領哨官二員 捕目兵  
丁五百零九名

額支兵餉

右司官兵月糧向來取給司餉上下半年請支近  
議增兵司餉難繼或搜括府庫或加派丁田以  
足兵食今通計新舊蓮頭限門二總官兵共歲  
支餉銀除收汎減支外尚實支銀一萬六千一  
百九十六兩零五分二釐六毫四絲內舊額支  
一項司餉銀四千五百三十四兩五錢八分三  
釐六毫四絲一項高州府丁田及資守山西餉  
餘共二千三百零一兩六錢今新增支高州府

庫貯一項扣存東安餉餘銀一千零二十九兩  
六錢九分一項留府備支歲存銀一千二百七  
十六兩九錢九分二釐五毫一項加派化茂等  
六州縣田糧銀內支一千四百七十三兩三錢  
八分六釐六毫

分總每員月支廩給銀三兩

哨官每員月支糧銀一兩八錢

總哨丁健長夫書記每名月支八錢

塘報兵每名月支銀一兩

若捕盜出汎每名月支銀一兩三錢二分收汎

扣減月支銀九錢

舵工出汎每名月支銀一兩二錢收汎扣減月支

銀八錢

斗繚手旋手出汎每名月支銀九錢收汎月支銀

六錢

除月兵丁出汎每名月支銀八錢收汎扣減月支

銀五錢三分三釐三毫

沒水兵每名月支銀一兩收汎扣

一會哨

艦艚八號船兵收汎不減月糧蓋為其常出外洋

巡邏會哨探報消息邇來將領不加稽督士卒  
相率偷安以致賊入信地官兵漫然不知臨事  
倉皇甚非法紀今本道派定後開信地各要常  
川會哨遇有警息星飛傳報毋得仍前怠玩以  
干軍法每十日各該總哨將會哨隊兵姓名日  
期具結報查如有警失報者卽拏信地隊兵緝  
打若致失候軍情者以軍法從事總哨一體連  
坐究革

蓮頭左哨管下

艦船兵船一隻上自青洲與左司兵船會哨下至

前藍與本哨艦船兵船會哨

艦船兵船一隻上自前藍與本哨青洲艦船兵船  
會哨下至蓮頭與右哨八號兵船會哨

蓮頭右哨管下

八號兵船一隻上自蓮頭與左哨艦船兵船會哨

下至放鷄與本哨艦船兵船會哨

艦船兵船一隻上自放鷄與本哨八號兵船會哨

下至暗鏡與限門左哨八號兵船會哨

限門左哨管下

八號兵船一隻上自暗鏡與蓮頭右哨艦船兵船

會哨下至博茂與本哨艦船兵船會哨

艦船兵船一隻上自博茂與本哨八號兵船會哨

下至限門與右哨八號兵船會哨

限門右哨管下

八號兵船一隻上自限門與左哨艦船兵船會哨

下至三合窩與本哨艦船兵船會哨

艦船兵船一隻上自三合窩與本哨八號兵船會

哨下至新門與本哨礮州艦船兵船會哨

艦船兵船一隻上自新門與本哨艦船兵船會哨

下至礮州與白鶴寨兵船會哨

一修船

本寨兵船往年俱委官至省城打造無從稽校任  
其冒破如三號一隻估價七百餘金乃尚板薄  
釘稀一駕出海遂有風濤不測之患陳洋之往  
事可鑒也今查所屬化州電白信宜梅菴等處  
地方產木雖不多而本寨數船亦可先期採辦  
但向委州縣佐領衛所武官督造然船非此輩  
所用惟利目前錙銖苟且了事積弊相沿率不  
可破而捕盜則以船爲家通船性命所係責之  
打造利害切身必能盡心竭力今後春汛畢日

海防官選委廉幹文官一員酌量發銀就近採買停頓俟冬汎畢日將木料給發分總轉發哨官督率各船捕盜應修應造即日興工須堅固精緻可出大洋如賊在遠則先迎之賊在近則須擊之賊退走則必追之風波震撼進退無虞斯有實用若不能出洋就係侵欺使不致失事捕盜止究追賠倘臨機有失卽係違慢軍情捕盜以軍法處斬修造完日海防官驗過報道親臨閱驗如有不如法一體連坐叅將海防衙門設附二寨信地出入最爲近便修造之際在蓮

頭則聽叅將在限門則聽海防官時常臨履逐件親驗物料不堪卽令另換照本道近發稽料冊式逐日填繳若待船完驗出方行折改則費力愈甚必至因循苟且監督者溺其職矣咎將誰諉

### 一塘報

吳電海面距高州各幾二百里軍情警報急如星火向因未設塘兵俱差哨兵走報多致違悞且總哨平日虛冒一遇查點不到概藉口差遣今設塘兵沿海十二名陸路十八名照派定信地

遇有警息及兵務各星馳傳遞若平常公文自有舖兵府縣官不得混差以疲其力自後總哨若復以差遣爲詞虛兵冒餉者從重究處

青洲一塘二名傳至蓮頭

蓮頭一塘二名傳至電白

電白一塘二名西路傳至赤水中路傳至龍門

西路赤水一塘二名傳至王村

中路龍門一塘二名傳至三橋

三橋一塘二名傳至赤泥舖

以上電白營蓮頭寨每塘各分派一名

限門高山瞭望二名凡有緊急事情報至

新門沿海一塘二名傳至限門吳川

限門一塘二名傳至梅萊

梅萊一塘二名東路傳至王村北路傳至王竹

王竹一塘二名傳至石鼓

王村一塘二名傳至赤木

以上吳川營限門寨每塘各分派一名

高州一塘二名西路傳至石鼓中路傳至赤泥

中火

西路石鼓一塘二名傳至王竹

中路赤泥中火一塘二名傳至三橋

以上高州營每塘分派二名

沿海塘兵議有工食陸路塘兵係于各營抽選  
精勇潰走者充之不必更番

一稽查潰餉

兵中侵冒沿襲為常每遇查點或託名差遣或僱  
倩頂替冷補熟習之弊不特九邊為然即沿海  
亦有之本道設法清查置簿印發總哨捕盜遇  
有管下兵逃故及緣事奉提等項即日填簿開  
除截支糧食如捕盜不即報哨官者罪在捕盜

一查辦冒領

哨官不即報分總者罪在哨官分總不即報本  
道者罪在分總敢有通同隱匿目糧查出通擬  
究革又令各船置簽一筒每兵一簽上寫年貌  
疤痕送道置之堂右遇便抽喚如有不到及到  
而年貌疤痕不同者即以虛冒究罪庶曠餉亦  
有所稽矣

分總置簿二本隨到隨填即刻繳道查考循去  
環來

哨官置簿一本捕盜一本止照登填不必呈繳  
以備本道弔查

一支部糧

近訪得各兵糧食有不待月終不候詳允輒先借  
支乃類併三四月之久始具空文請詳甚非法  
紀今立為限期兩月一散至期分總將各官兵  
歷過前兩月糧食造冊連頭案限初二日限門  
寨限初三日各呈繳至叅將衙門該叅將隨具  
文移送定以初七日到道即日核詳

軍門批允行海防官支銀鑒封公同叅將臨船  
查點各兵腰牌哨名給散取各兵的筆領給并  
叅將及海防官各結狀次日繳查如有事故扣

一還貯庫

以上條款俱叅酌時宜擇其喫緊者刊為約  
法以一耳目其餘明賞罰議追賠等款悉依

原奉

軍門頒布條令施行

嶺西水陸兵紀卷下

陸路官兵原設陽電一營派守要路高州一營團練府城而吳川邊海最爲險要全無一兵護守計之疎路莫此爲甚今議增兵一營專制吳川教場時常操演汛期則派撥限門協同水寨守把并港以重門庭之防至於參將名下從無一兵一遇警息則束手無策惟有據城自守而已此標兵之不可不設也必須五百一營庶幾少資策應然而糧餉無措事不得已只于高州電吳三營之中各撥一哨赴陽電參將標下以爲遊兵遇有警報隨機赴

勦此陸路兵制然也若夫郡縣城垣從無雉堞不便防守今已辦料加增敵臺缺少今已酌議添建滾礮皆爲豪強佔據造屋今已清復疏濬火藥毫無儲蓄今已製造完整至于吳川軍士額數不過二百餘名向皆散處各鄉守城者不滿十數人而已此尤積弊從來已久本道盡令搬住城中給地造屋仍督各置藥努以備禦敵清查狼兵以便調遣申嚴保甲以防奸細防守之法似前較已略備後列條款刊布遵行其臨時守城事宜近奉兩院頒布條分縷析極爲詳密是在有司衡所掌

印官着實力行茲不復贅

陸營條約

高州營官兵額設五百四十二員名團制教場護守城池故各兵糧食月給六錢哨官旗隊一如土兵之例嗣因地方多故凡遇征調皆與各官一體將發夫用力既與相同則餽廩豈宜獨異但遠增全給八錢歲須加銀一千七百餘兩庫儲有限措處爲難况該營制城操練調遣有時自與電吳專成濱海者不同相應量增一半庶爲適中業經詳奉

軍門允行如議支給本營係屬高州府海防官與陽電參將管轄

把總一員月支廩糧銀二兩四錢若選用武職者自有本等俸糧不支廩給

家健長夫三名每名月支銀五錢書記一名月支

銀六錢

哨官五員每員月支銀一兩五錢家健每員二名

各月支銀五錢

旗總十五名每名月支銀一兩二錢

除長四十五名每名月支銀九錢

兵四百五十名每名月支銀七錢

雜役舊設高招手一名月支銀八錢大銃手一名

塘報二名藍旗手四名吹鼓掌號手五名五方

旗手五名每名月支銀六錢今議裁革塘報藍

旗手五方旗手共十一名剩銀湊給本營增餉

內撥哨官一員家健二名旗總三名隊長九名兵

九十名赴叅將標下充爲遊兵

又撥一哨官兵派守後開石城地方如遇春冬二

汛聽撥沿海哨守汛畢各回信地

縣三門撥兵三隊

煙樓撥兵一隊

多浪撥兵一隊

那腮撥兵一隊

礮地撥兵一隊

松明撥兵一隊

白沙撥兵一隊

以上本營官兵糧食于高州府庫貯土名餉及高

陽吳三營贍餉并近議減存銀內支給

本營器械除刀鎗盔甲篋筭之類係兵自備及見存

不開外今支官銀添造充用舊壞者詳請官銀

修理損失者責令經手賠補

計發鈎鐮四十把

百子銃十個 每個重二十五斤

鉛彈一百斤

陽電營官兵額設五百五十二員名專爲派守要

路自電白交界起西至化州石城白藤營北通

信宜淋水山地方六百餘里屬高州府海防官

并陽電叅將恩陽守備管轄

把總一員原議月支庫糧銀三兩今議照高營一

例每月減銀六錢實支二兩四錢若選用武職

自有本等俸糧不支庫給家丁健步長夫各二

名書記一名每月支銀八錢

哨官五員原議每員月支銀一兩八錢今議照高

營一例每月減銀三錢實支一兩五錢每員舊

設家丁健步長夫各一名今議裁革長夫一名

每員只用家丁健步各一名每名月支銀八錢

旗總十五名每名月支銀一兩五錢

隊長四十五名高招手一名每名月支銀一兩二

錢

兵四百五十名每名月支銀八錢

雜役舊設醫生一名家丁一名掌號手一名大銃手一名吹鼓手四名五方旗手五名今裁革醫士家丁五方旗手共七名餘照存留每月支銀八錢

本營前項存減銀兩已詳允奏給高州營增餉之數

內撥哨官一員家丁健步各一名旗總三名隊長九名兵九十名赴叅將標下充為遊兵

又撥三十四隊派守後開各處要路其餘俱留電白教場同叅將標兵團練如遇春冬二汛聽撥

沿海哨守汛畢各回信地

五藍營

夏藍營

麻西營

烏石營

古藤營

觀珠營

槌子營

新安營

譚道營

走馬山營

平岡營

官山營

黃竹營

東新營

都和營

龍山營

石礫營

鎮安營

白藤營

又黃營

興樂營

根竹營

筋菜營

湓田營

登高營

石牛營

大橋營

樟木營

飯蓋營

狂邏營

淋水營

龜子營

獐村營

鹹水營

以上本營官兵糧食於高州府庫貯餉銀內支給

本營器械除刀鎗盔甲箕筴之類係兵自備及見存不開外今支官銀添造充用舊壞者詳請官銀修理損失者責令經手賠補

計發鈎鐮八十把

百子銃十個 每個重二十五斤

鉛彈一百斤

吳川新設官兵一營共五百三十六員名屬高州府海防官賜電叅將管轄

把總一員原議月支廩糧銀三兩今議照高營一

例每月減銀六錢實月支銀二兩四錢如選川

武職自有本等俸糧不支廩給家丁健步長夫

各二名書記一名每名月支銀八錢

哨官五員原議每員月支銀一兩八錢今議照高

營一例每員月減銀三錢實支銀一兩五錢每

員家丁健步各一名每名月支銀八錢



本營二項減存銀兩已經詳允奏給高州營增餉之數

旗總十五名每名月支銀一兩五錢

隊長四十五名高招手一各每名月支銀一兩二錢

兵四百五十名每名月支銀八錢

雜役大銃手掌號手各一名每名月支銀八錢

內撥哨官一員家丁健步各一名旗總三名隊長九名兵九十名赴叅將標下充爲遊兵

又撥兵十一隊派守後開地方度其地之緩急酌

派多寡其餘專制吳川教場團練如遇春冬二

汛聽撥沿海哨守汛畢各歸營伍

大坡營撥兵二隊

羅山營撥兵一隊

梅菴營撥兵三隊

博茂營撥兵三隊

那碌營撥兵二隊

以上本營官兵糧食歲支銀五千五百七十八兩八錢於高州府庫貯一項留府備支歲存銀三百九十二兩零七分一釐三毫一項加

派化茂等六州縣田米銀內支一千七百九十八兩七錢三分一釐肇慶府庫貯一項裁

減山東兵餉銀一千五百一十六兩八錢布政司庫貯一項裁減山西兵餉銀一千八百七十一兩一錢九分七釐七毫奏給

本營器械除刀鎗盔甲簑笠之類係兵自備不開外合支官銀置造發用舊壞者詳請官銀修理損失者責令經手賠補

計發鈎鐮八十把

百子銃十個 每個重二十五斤

鉛彈一百斤

鳥銃九十門

藤牌九十面

鉞鏢九十把

三營官兵固已各有專責而緩急異用亦當權以時宜高州陽電吳川三營之兵居常各司訓練據險守要一遇春冬汛期海上軍情爲重內地

一嚴烽墩

向來設有墩軍遇警卽刻飛報近因所官賣放  
軍人墩臺圯壞不行請修烽烟報警遂至廢格  
本道業將各處墩臺修復備倭官須督率軍人  
常川在墩哨瞭不許仍前賣放擅離信地遇有  
警息晝則舉火發烟夜燒起火爲號敢有失悞  
軍情定拿備倭官軍各以軍法處治附近縣官  
不時稽查如有懈惰偷安指名揭報本道拿究

一塘報

吳電海面距高州各幾二百里軍情警報急如星  
火向因未設塘兵俱差哨兵走報多致遲悞且

總哨平日虛冒一遇查點不到輒藉口差遣今  
設塘兵沿海十二名陸路十八名照派定信地  
遇有警息及兵務各星馳傳遞若平常公文自  
有舖兵府縣官不得混差以疲其力自後總哨  
若復以差遣爲詞虛名冒餉者定行從重究處  
青洲一塘二名傳至蓮頭

蓮頭一塘二名傳至電白

電白一塘二名西路傳至赤水中路傳至龍門

西路赤水一塘二名傳至王村

中路龍門一塘二名傳至三橋

三橋一塘二名傳至赤泥舖

以上陽電營蓮頭寨每塘各分派一名

限門高山瞭望二名凡有警急事情報至總哨

新門沿海一塘二名傳至限門吳川

限門一塘二名傳至梅菪

梅菪一塘二名東路傳至王村北路傳至王竹

王竹一塘二名傳至石鼓

王村一塘二名傳至赤木

以上吳川營限門寨每塘各分派一名

高州一塘二名西路傳至石鼓中路傳至赤泥

中火

西路石鼓一塘二名傳至王竹

中路赤泥中火一塘二名傳至三橋

以上高州營每塘分派二名

沿海塘兵議有工食陸路塘兵係于各營抽選  
精勇慣走者充之不必更番

一稽查贖餉

兵中虛冒沿襲爲常每遇查點或僱傭頂替或託  
名差遣冷補熱補之弊不特九邊爲然卽沿海  
亦有之本道設法清查置簿印發總哨旗總遇

有管下兵逃故及緣事奉提等項即日填簿開除截支糧食如旗總不卽報哨官者罪在旗總哨官不卽報把總者罪在哨官把總不卽報本道者罪在把總敢有通同隱匿冒糧者查出通提究革又令各旗置籤一筒每兵一籤上寫年貌疤痕送道置之堂右遇便抽喚如有不到及到而年貌疤痕不同者卽以虛冒究罪庶曠餉亦有所稽矣

把總置簿二本隨到隨填卽刻繳道查考循去環來

哨官置簿一本捕盜一本止照登填不必呈繳以備本道不時弔查

### 一支月糧

近訪得各兵糧食有不待月終不候詳允輒先借支乃類併三四月之久始具空文請詳甚非法紀今立爲限期兩月一散至期把總將各官兵歷過前兩月糧食造冊高州營吳川營限初三日陽電營限初二日各呈繳至叅將衙門該叅將隨具文移送定以初七日到道卽日核詳軍門批允行海防官支銀鑒封公同叅將臨營

查驗各兵腰牌唱名給散取各兵的筆領給并叅將及海防官各結狀次日繳查如有事故扣還貯庫

### 一城池

高州府城週圍七百二十三丈高二丈五尺大小城樓九座敵樓八座其舊劍規模俱已如法唯通城垛眼窄小不便瞭望拋擲矢石今已委官拆改高濶城外一帶濠池久爲居民包築圍圍或據爲舖舍業經清復疏濬濶二三丈深七八尺緣池水未見源流隨查謝村嶺下有泉可通

唯巖石阻隔已督行該府縣官鳩工併力穿石引流濶六尺深四尺中有小河橫隔復造大水笕二條以接其源池水瀾滿環繞如帶匪特湯池增險且能灌溉附近久旱之田萬餘畝地方生民兩有攸利矣

### 守城器具

#### 四門城下

每門發煩銃一函

子五十個  
明機銃二門  
子八個

鐵彈二十斤

百子銃二門

鉛彈二十斤

四門城上

每門鳥銃十門

鉛彈二十斤

長柄斧頭十把 每把口闊六寸  
重三斤半

藤牌四面

每守城軍一名自置藥弩一把藥箭二十枝

刀鎗鎗各隨帶備用

每二垛眼置油紙燈籠一盞每三垛眼貯額

灰沙礮石責令城軍搬運

電白縣城週圍八百丈高二丈大小城樓入座敵

臺十二座間有圯壞已修完固濠池歲久湮塞

俱經疏濬通流濶三丈五尺深一丈五尺

守城器具

四門城下

每門發煩銃一函 子十  
五個

明機銃二門 子八  
個

鐵彈二十斤

百子銃二門

鉛彈二十斤

四門城上

每門鳥銃二門

鉛彈四十斤

長柄斧頭二十把 每把口闊六  
寸重三斤半

藤牌八面

每守城軍一名自置藥弩一把藥箭二十枝

刀鎗鎗各隨帶備用

每二垛眼置油紙燈籠一盞每三垛眼貯額

灰沙礮石責令城軍搬運

吳川縣城週圍五百三十六丈高一丈九尺城樓

四座敵臺四座閱驗垛眼窄矮加築高濶濠塹

平淺疏濬深濶一丈五尺遵

奉

軍門明文添築敵臺四座邊海孤城庶為鞏固

守城器具

四門城下

每門發煩銃一函 子十  
五個

明機銃二門 子八  
個

鐵彈二十斤

百子銃二門

鉛彈二十斤

四門城上

每門烏銃二十門

鉛彈二十斤

長柄斧頭二十把 每把口闊六寸重三斤半

藤牌四面

每守城軍一名自置藥弩一把藥箭二十枝

刀鎗鉞鏢各隨帶備用

每二垛眼置油紙燈籠一盞每三垛眼貯頓

灰沙礮石責令城軍搬運

以上各城器具凡有缺壞者衛所掌印官及時

呈請係官置者即行造補係城軍自備者責

令齊備合用火藥縣印官每年須多製造貯

庫有警給發衛所官軍應用

一狼兵

高州所屬化州茂名信宜電白石城地方狼獾雜

處而茂名信宜狼人為多先年捍禦有功定制

給田耕守復免丁差專備調遣其來舊矣乃近

日有司不遵成議令其與民一例當差本道業

已請詳

兩院仍舊豁免而豪強佔奪田地亦與通行清  
復里長加收錢糧又嚴諭州縣聽其自行赴納  
紛擾之害悉已除革仰體

國家優養之恩可謂甚厚查各狼獾年力精壯者  
籍名在官仍將花名年籍住址管領頭日造冊  
三本一繳本道一存該府一存州縣以今三十  
年為始此後但遇調過一次即于名下填註某  
年調守或調征某處字樣遇而復始庶均勞逸  
如中間的親父子兄弟不得同時盡遣致拋家  
業但狼兵本處守城向無資給官糧然破格賞  
勸是在臨時權酌至調征勦則自與官兵一例  
附此以永遵守

一申嚴保甲

保甲之法最為弭盜之要緣有司奉行未力視為  
故套今應着實舉行十家甲內互相稽察有一  
不良許甲長首官容隱不舉事發連坐一家被  
盜九家救護坐視玩寇者各治以罪

大清雍正九年署高州府吳川縣事來孫熙祚敬按

嶺西水陸兵紀後序

盛若華公在明神宗時歷任藩屏所在以功業顯予  
得讀其嶺西水陸兵紀規模宏遠布置周密時有魏  
公長城寇公鎖鑰之目詢不誣矣惟竊慨公以如是  
之才識乃屢斥不偶令其終老梅湖明之紀綱可知  
矣然按東林盜夥諸錄公在當時固爲逆璫之所指  
名則公得以放志烟霞逍遙終老豈得爲不幸乎順  
治十七年庚子二月三日姻家後學譚瑄識

拙政編自序

不佞年賦性最愚授才極拙使居事簡民淳之地不  
亦庶可藏拙乎奈何我生不辰所至皆戎馬之場東  
粵以倭黔南以苗仲西粵以獐獠而又旱饑爲虐民  
幾子遺以至愚極拙之人當師旅饑饉之會誠岌岌  
乎殆矣然而凡可爲地方區畫者何敢愛髮膚不謁  
其禦災捍患之力卒微有天幸民離水火乃動而得  
咎繪弋隨之豈非拙之彰明較著者哉惟是不怨天  
不尤人此吾夫子家法也柳下季至于三黜猶曰遺  
佚不怨阨窮不憫且不以三公易其介則其所重可  
知矣我何人斯而敢怨尤乎哉因爲閉關思過追憶  
往事得數十條此生平罪狀也援筆記之以爲殷鑒  
并就正于有道君子若曰千載而下必有子雲則  
吾豈敢

天啟三年八月望日秀水盛萬年自序

秀水盛萬年恭伯甫述

水部事實計一條

屯田司專管山陵事有梁駙馬之父因公主薨逝題請給領造墳價銀三萬兩部堂及本科皆首肯余查國家典故駙馬先故而公主造墳者有之公主先故而駙馬造墳者有之二百年來從未有公主駙馬皆故而駙馬之父以庶人而領價造墳者持弗許有以居間至者亦毅然以非制謝去亟面白堂翁具疏稿止之且云必遵司官中剛介者奉

朝命董其事庶爲得體乃以繕司賀主政往各處

南工成止費三千金省二萬七千之冒破且著爲

例云

荆關事計四條

余在荆關時巡道沈大若在坐言及廣元王爲宗室所訟人情洶洶不可不治余曰不然廣元王年少其府中事或有不妥者且分在煙葦而掌親王印務諸王皆忌之然而宗室素橫非可以官法禁約也且宜培植廣元以爲宗室領袖若廣元無力彈壓則庶宗必益放恣官府無法可行地方從此多

事矣今須存其大體大若恍然有悟遂寢之庶宗貼然此語不識何以聞於京師後年友潘雪松細問其詳深爲歎服謂爲善處大事當記之以垂於後余乃追思其語筆之于此

余于癸巳夏將得代矣忽焉江水大發怒濤如雷奔騰氾濫勢甚岌岌余俯眺長隄爲沿江州縣一線之障心爲惕然按關差故事遇水則登舟避之余謂雖無地方之責而食土之毛焉忍忘由溺乃乘一騎遍閱隄間出金錢措置物料僱夫修築捍禦百方晝夜親爲督率洎旬日水勢稍平得救數萬

畝之田存數千家之屋士民歌舞於巷相率致謝且有怨言於當事者余聞亟止之然亦達人之慈矣余行後立有去思碑中丞張公記其事又十餘年而有六賢祠之舉愧非所敢當也

天下事莫不有定數余在荆關時嘗夢修通濟橋或寐或寤以此事迴旋夢中者竟夜心甚異之及詰朝視事有一人具呈謂三義廟邊爲南北通衢奈無橋梁人難通濟余深契之往視果然遂採木石亟造一橋閱四五月而橋成自謂足了夢中事矣及大水時遍行堤上見一衛中人令喚衛官來問

之云水從此橋灌進田廬皆掃蕩矣但本道往逍遙湖上救水無人主張不敢塞因與之言我常任之板木人工即時齊備築塞橋下之水寫數字留致道中遂得救此一方問之此橋亦名通濟

萬歷壬辰歲余于樞務之暇時潛心內典大有契於淨土之旨因喜造接引彌陀像一尊下有金蓮寶座發心欲送東林寺以續遠公燈火天下名山多矣自亦不知此意何從而來必以東林爲快也及送至蓋在癸巳四月望日陸地忽開青蓮人皆驚異以爲遠公滅度時遺議云一千四百二十年後

三

蓮花再生吾當出世今考其期正在此歲而陸地青蓮適符遠公之識彼時士大夫有歌詠其事者余丞役還稔知其異乃於二十年後晤劉抑之問卿於武林云彼時不獨青蓮之爲異也予以查盤之役至九江目擊之更有大異者其青蓮花瓣數之多寡形之大小一一與彌陀蓮座符合應識而生誠爲千古一大奇事抑之余年友也托其爲記業已首肯然竟不聞今世復有遠公豈銅像卽遠公耶遠公卽彌陀耶

建南事實計三條

建南文獻之區也乃嘉靖乙卯丙辰之間倭奴入寇閩地多所殘破于時建寧守王公冲齡謂環山而城恐爲賊所瞰遂掘斷後山以爲屏翰而龍脉受傷自是文運日衰余以丙申之歲受事于茲偶有入官銀幾三百金乃謀之郡邑當事者運土培之工甫完而丁酉戊戌春秋兩榜科名遂盛迄今益多名士雖云人傑亦屬地靈

邵武之建寧乃僻邑也忽有諸生數十人具呈欲以後街居民屋地開拓學宮且云學道已批允余謂學宮雖窄隘業相傳二百餘年矣福小之邑止有

建南文獻之區也

此一街而人民相安亦二百餘年即使先聖復生欲奪民居以爲己宅必所不爲堅執不允後居民告者紛紛皆謂諸生謀倡此議實欲索詐金錢借學宮爲名耳士民交相詰訟幾以干戈相向乃諸生快快復呈之藩司而大方伯則青螺郭先生也其意與余同亦不許事乃寢

撫臺金省老有易知單式行于八閩而檄各道董其成此則吏胥不能上下其手而民有畫一之規誠良法也余奉行之甚力獨壽寧一縣大可異者其有田地山塘而其高下之等有十餘則耳目眩



亂令人不可究詰此奸胥之宿弊而相沿之陋規也余特巡行其邑躬爲查覈而奸胥百計阻撓勢不得不以刑齊之于是定爲一則刻成易知單分授里甲夙弊盡釐小民據單完糧二百年來困苦得少甦矣役法已定雖至今存焉可也

### 東粵事實計十三條

余待罪東粵代庖藩司值稅使李鳳請之兩臺欲借帑金六萬兩已批允至司索之甚迫余知其借而不還乃堅不與彼一日至司坐間卽謂余抗旨盛氣相加余云 明旨安在但知差公抽稅不聞

抽庫藏也誰爲矯 旨我何抗焉彼亦語塞隨云兩院已許何反勒捐余云兩院不得已而批然而完鑰之司則在不佞必不敢以庫藏與人彼亦詞氣漸緩但云缺銀起解暫借待補余答云解期尙遠借去何用庫藏不當借亦不必借我爲公計之被詞氣更平余云各稅未必能及時當行文催之若至起解時萬一缺少當借與公彼遂歡然唯唯而別又數月移文司中云少稅銀八百兩余乃借與之較之原數得省五萬九千二百矣以帑藏空虛之日安足以填惡璫之豁絕耶

李鳳具 題欲造衙門併兵船及奉 旨止許造屋不及于兵乃鳳移文制臺混稱俱奉 聖旨制臺難其詞余云稅監所請屋可造而兵不可許近日陳奉弄兵于楚激變地方可爲殷鑒制臺云止撥孟總兵兵船二隻只許其防護可也余云彼有兵船之名便自能造船招集棍徒投充各下必橫行生亂此決不可事關兵糧老先生或下司議本道當任之制臺批司議以未奉 明旨不敢擅與事遂寢

東粵兵糧舊取諸各稅茲因稅銀十萬盡與稅監徵解而沿海之兵無糧矣且時迫歲除制臺謂余云目今十萬兵糧毫無措置勢必有脫巾之變事在司中何以爲計余亦茫然未知所出及查司中有各府縣應解司餉者行文免解該地方徑自給散各兵而止以文書回報其無有應解處所則查庫中堪動銀兩暫借給兵而亦以文書報司應銷者銷應補者補乃通省各自區處而沿海皆帖然無譁矣

庚子八月顧直指驛字王方伯續齋大閱棘關此二百年來未有之變也余代庖藩司屬勘此事至臘

月廿四日李方麓直指抵任甫坐定首問曰聞得前院與王方伯打茶杯這樣話也有些影响兒麼諸公皆不答蓋此言已達天聽直指乃以影响首問意欲我輩承奉風旨謂其烏有以爲方伯罪也余自量身親勘事豈容終然卽云實有之直指艱然動色睨手中茶甌不交一言而別及新歲直指枉顧司中止余一人接見直指以勘事相托謂須存本院之體且聞打起原在方伯至初三日忽得直指書云場中始末幸詳教余具揭云去秋本道不與簾事不敢妄對司中有徐大叅一案錄以呈

覽此蓋余硯硯之志益深直指之怒矣遂傳檄按高涼爲余所轄地例宜辭篆陪巡然不欲以難事貽後人遂以身擔之卽拉同官至貢院集閣中官吏會審余云此事大關國體豈可任其是非之實王績齋已削籍再以先打按院誣之將更置之何地惟有矢心天日直道而行寧爲按院論劾而去則此心亦安審畢據情屬草具文兩臺其詞詳兩臺覆疏中可按也時直指怒其大爲批駁以勘事轉行臬司大都場事語塞遂更端於稅銀之應解拾前院唾餘冀重入方伯耳其實兵餉與科場之

資皆取給稅銀用有餘剩方行起解方伯之言是也臬司係余石竹署篆遲遲未報會長憲蔡念質入覲歸初見直指亦以場事爲問且謂方伯先攘臂蔡公問誰出此言直指答以劉少叅蔡公云當時本司與少叅同爲解紛乃爾變亂黑白則今歲被察也不虧他直指默然臬司卽具文載余勘詳據報兩臺題覆而場事始有結局余雖力持於初尤得蔡公侃侃數語公論始定不然幾何不倒翻清議也後直指復命以職倭功爲余罪狀劾余調簡皆場事爲之厲階然場中是非得從此大

明余亦庶無愧忤云爾

蔡公念質以臬長與余同事東粵剛方而恬淡超然風塵之外者余謬承其臭味撒棘後言及閣中事余以公爲風紀之司目擊此壞法亂紀何不據實糾彈以存國體念老矍然起曰老公祖言及此却當我做個人與余數揖余惶悚不自安惟心服其謙光耳旣而念老以觀行余承會勘之役逢直指怒侯念老覲還數語公論始定近樊孝介智品中具載念老佳言伍寧方林居湯錄亦載余事蓋因寧老後入東粵知其始

末也余被論家居林公聚五按粵念老時爲左  
轄聞按臺勘明余殲倭事發疏方數日而先以  
論四明相公降五級念老卽應該丞到京必不  
敢上此疏深爲余患之乃復選一才幹赤心之  
吏遣之行厚其行資此吏星夜入都門前丞果  
堅決不許而後吏以身擔之疏遂得達 御前  
余之被勘者始自然余待罪之人遠在數千里  
何求于念老而用情篤摯如此卽自爲計亦未  
有踰此者眞非古人不能記此以識感

萬曆辛丑四月忽報倭人入寇吳川吳川濱海之地

水有限門素憑天險緣彼時有閩中白艚船羅粟  
奸徒遂勾引倭人卽藏白艚船闖入限門遂放火  
焚賈船七十餘其前鋒執日本大軍之旗攻剽城  
下灑血國門傷殘最慘余得報卽圖剪滅而高州  
營兵甚少甲仗一空乃檄行府縣懸金購募義勇  
鄉民果俘賊三十餘人銅之獄賊益悉力攻圍潛  
有奸細入城夜間以鴿爲號欲圖裏應外合余  
擇其最驍者八人請詳兩臺先行梟示更招狼兵  
策應于是賊之內應已絕我之外援日增倭遂宵  
遁而出限門吳川之患解矣不一月倭再竄于雷

居民被殺者千人且盤踞錦囊所爲巢穴兩臺檄  
余兼攝嶺北道務竊意雷人方在水火不敢辭卽  
移文郭叅戎西科劉叅戎宗漢討此狂寇且與二  
將計曰高雷相距六百里若兵從陸行奸細滿地  
必豫以報賊賊非拒戰則亦宵遁須航海直搗出  
其不意可成擒耳二將以船少爲辭余卽躬詣吳  
川僦船六十餘艘俾二將星夜揚帆叩收而進幸  
天心厭亂順風乘汝卽抵雷州官民相駭謂此兵  
從空而下也卽日登岸相視賊巢乃踞陳秀才家  
高堂崇墉四面皆勒竹茂密如城倭方擁婦女  
飲不知有兵及火器齊發破其門賊勢窮蹙先殺  
婦女擲首門外諸軍繼鼓而進倭猶力戰我兵陣  
亡數十人繼而轉戰益力倭不能支退守內房各  
兵升屋以長鎗戳死四十餘賊一倭不留計發兵  
以暨克捷僅三辰耳未嘗食雷一粟亡雷一鐵也  
又一月海外之倭復竄于廉嘯聚劫殺余檄潮州  
黃遊戎勦之追斬五十餘顆又火攻沉其船二隻  
溺死無算倭既屢創沿海獲有寧居余爰擇要害  
增戍守繕垣城整兵器定營寨益舟師竭力綢繆  
詳載水陸條約庶爲高涼結網補牢之策竊考

世廟時真倭三十六人挾中國奸徒騷動七省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區區守臣豈易爲力哉乃直指猶以吳川擅殺爲罪復命疏劾不佞調簡銓部覆疏亦云素質才名堪爲世用至癸卯歲直指林公聚五秉公勘覆樞部覆疏奉旨盛萬年陞俸一級賞銀五十兩以微勞獲蒙恩賞亦深幸矣東粵有狼兵乃國初以歸順苗民置之山谷間復其家而用其力有事則聽調從征最爲驍勇可用乃承平日久有司遂入編氓而其人竟如標枝野鹿足跡不至官府里胥徵其糧數倍于額此兵遂大困不復爲國家用矣余因倭寇猝至無一兵可調乃收狼兵禦敵勞以牛酒行糴而往倭聞風卽遁去畏其勇也余因圖善後計免其徭役使得力耕而錢糧令其自行投納不入里胥之手狼兵亦鼓舞願効力焉不知今日尙行此法否耳

高州孤懸海上屢有倭患而城矮如墻且無雉堞余自造一式檄府委官增高數尺修其圯壞而城始堅完且沿城一帶皆爲士民所佔竟成陸地無復池濠余爲清復濬而深廣于是高城深池有險足恃矣至于城東高阜之鄉有田百餘頃苦于無水

一望荆榛余訪之居民云前山有水而石隔不通乃卽親爲相視石可鑿而去也亦委官特造數斤鐵鑿用工四十餘日石始開泉始迥而灌漑萬餘田皆爲沃壤矣且其水自田入濠遂成天塹商賈雲集百貨具備高州可稱富強大異曩日云彼時郡伯荊州楊君逢時也欲爲余立石余辭之乃寢至七年之後不佞薄遊貴竹忽有持生祠碑記示余者乃電白鄉紳父老追思海上平倭善後之微功而有此舉余媿無遺愛于地方而士民之厚道足以見矣

李直指巡行至高涼准一告珠監人役之害者乃珠監聞之卽自省城而來欲甘心于直指至時日已哺矣余與林公碧麓及李還素年兄往拜之竟固辭深拒余意此番不相見難以再來而于直指擾攘一番有傷國體乃呼其隨行者與言始燃燭出面其言甚狂肆欲于直指以無禮相加我三人力解之而其意亦稍解許以明晨相晤乃漏下三鼓入見直指直指欲令守備田麟帶兵以往余爲力止而質明仍以兵行乃此璫亦不復曉曉矣及直指巡行之後珠監人役益縱肆無忌覘有饒裕

之家卽以金屑撒地指稱其家私開金礦遂械繫之敲朴至盡人之被害死者非一矣余廉其實來訴者卽與准行拘獲者重爲責治乃珠監對兩院大怒欲卽具疏叅余兩院亦以書示欲釋其人以解余隨致一書與之歷指其人役肆害之狀此璫亦稍稍悟始知隨行者之罪也會余以入賀啟行至省與面乃云某人果生事已逐之一笑而釋李直指初已爲其窘束而既復與之交懽且疏稱李鳳之惡而極言李敬之美人情有不可測者人謂李敬近侍也于內相通而李鳳爲御馬監故軒輊如此

余兼攝巡道時駐肇慶府忽有一生員狀訴稅監索人索取其木爲大士殿而家實無山無木但欲索其二三百金而已家人盡被凌轢最爲慘酷叩頭流涕情甚激迫余問之曰既有此事今早何不訴之軍門云已訴矣軍門許寫書與之余卽准其詞欲挈其生事之人而謂非府縣差役可辦也遂邀郡伯陳鄰松問其衙官中誰可去者乃推姚巡檢之能卽委之行一二日後罪人斯得時在元宵夕適李公靖原在席間甚爲鼓掌大快解至重責數

十欲置之重辟而問官謂無此律擬遣戍撫按亦各責治已幾于死乃李監知之但責其詐害者而不一言然後人知歛迹而小民獲免魚肉矣此事撫按不行而余行之至于遣戍及撫按招達部知緣承問者謂與大辟之律不合而非輕之也乃李直指密有一疏極言李監之害而以遣戍爲寬似謂余不盡法者不知何以留中不下竟不發抄次年余捧表入都在銀臺相知出其疏見示始知其心口相違如此

余自辛丑入賀復抵嶺西閱一招云有強盜六十六人于海上挈獲俱問大辟細詢其情乃偷珠賊也途中遇捕卽細縛器械跪獻于船頭投降乞命乃聞之珠監卽具疏題請彼時按君承徇二監之意而問官又承奉按君之意遂一鞫而成此大獄從未批駁再審余駭而憐之適遇恤刑王公止菴乃海鹽之舊父母也余爲言此事人衆而情寃與之開釋此大陰德王公謂珠監會題請今見在恐難解余云事勢似難老父母亦自盡其心耳然而此璫近來捨棺修路頗知向善老父母修一書禮訊之且稱其善行因求其寬釋余亦致書與

林碧麓公祖托其轉言倘彼肯回心便可濟事不然則老父母之心盡矣王公果差人至珠監而彼竟懽然悉聽欽恤王公遂爲開板而諸囚復具呈于余云各犯皆廣州人去此千餘里無人供飯未及一年而死者二十二人今止有四十人矣若侯京詳必盡死于獄求發廣州監候余卽移文臬司弔至廣州而四十人者不至盡爲犴狴之冤鬼矣

余又閱一招見一婦蕭氏以凌遲處死其情起于一媳婦止年十二歲令其入山樵採乃山僻之處竟爲強徒所姦歸而至死地方人呈之官以爲翁之姦也其母家又欲詰告其翁無可解說只求一死乃令妻蕭氏採斷腸草搗酒與服卽死地方人又具呈謂蕭氏藥死親夫此婦到官亦無辭以解遂服極刑余謂此事起于不知姓名之強徒而殺其媳又殺其翁今又殺其姑且聞其子年十二三歲因無父母亦病死無罪無辜何受此滅門之禍能不爲之酸鼻此婦之搗藥是實而不過愚夫愚婦以爲夫死可得平靜無事而非有別情藥死親夫也置之極刑非原情定罪之義矣遂白之按君復

命開釋庶雪此婦之盆冤耳

東粵有征黎之役制府檄吳川縣運糧往海南吳川令乃江右周漳南也周公銓部左遷大有才略每事必見訪謂制府轉運軍需甚急限數日內完此事而一爲糴穀價遂騰湧增錢許一石矣若再糴恐民不堪不糴則軍令嚴甚何以爲計余謂之曰縣中有倉穀否云有如有則亦何難可星夜將倉穀罄米速運軍前而以其價候新穀糴補入倉則事可立辦也周君恍然卽如所言行之制府大爲稱賞叙功

自陽江縣至高州數百里而遙乃道無居民行者苦之巡道李還素議開陽春一路從山谷中行路近二百餘里甚便乃具文按院李公方麓卽允行隨欲撤陽江各驛余云改驛地革驛官必須上請請而得 旨方可撤去今初建議尙未具 題何可遽革且陽春山僻從無往來方欲遷徙居民開山建驛乃遽革之行者跬步不前山民必多驚擾事宜從容奈言微不足動聽力斷必行旬日間地方忽有訛言謂 朝廷欲洗蕩此一方啼號奔竄將鵠豚之類極賤售賣逃至陸山州乃廣西界也

紛紛不止舉國若狂余亟持牌遍歷鄉村諭之而愈不止謂道牌止我欲留以應 朝命耳逃者更甚若此四五日方在驚擾而吳川復被倭害小民益甚風聲鶴唳之驚倭紅于外民散于內且當應朝之後府縣皆無正官余以一人獨力支持苦莫可喻乃因倭患請兵制府幾二十餘日始得叅戎郭酉科兵至余先期遣人與郭君約云地方大亂矣若兵來百姓以爲洗蕩之說是真將不知所終兵行之地宜嚴號令不許動民間一草一木而飲食居處更從寬厚使民知兵爲滅倭以安民而非害民方可勘定此亂郭君如約而行民遂復業

### 黔南新鎮道事實計三條

余自丁未入黔中守新鎮道駐劄平越乃苗仲盤踞之地專以捉白拏黑爲名大肆劫殺余到任兩月餘嚴爲防禦而又體訪其情大都漢人潛入其巢教之作賊而一與平人結怨累世不可解余遇有仇殺之事以理論之爲之申理冤抑解紛息爭而諸苗漸漸悅服至若麻哈江外之苗有數十種名色最爲剽悍肆行劫殺余擇一指揮能幹者令往諭之而諸苗無不感激以爲向來唯要殺我們故

不得不如此今見天日矣遂相率歸降余衙門中甚貧無一毫錢糧可用只措處紅布紅花及食鹽資賞之諸苗各頂禮神前拜受心悅誠服于是道路肅清承差二三輩人亦可夜行滇中士大夫往來者題詩驛中謂從來未有此景象聞之撫臺郭公謬譽以寇公鎖鑰魏公長城兼而有之固非所敢當而被時苗仲情形似無難處不意未數年遂變至今日貽禍若此大率苗仲雖頑亦自可感不必專以兵威爲快事也

### 黔中僻遠而偏小士民與苗仲雜處無兵力無器械

至于火藥火器了不知也適滇南副總陳寅以軍政罷官而歸行至平越余見其人頗精彩可用又專精火器遂留之彼亦欣然措處買鐵及買硝黃于州州托其製造而苗仲初不知火器爲何物及試與一看無不吐舌相戒不敢輕犯乃製百餘件分發各州縣令人傲習故諸苗亦既心惕而又以理以情爲之處分遂聽約束歸降又歲餘而撫臺瑞芝胡公至與寅同征播素知之遂留帳下爲練兵官大造火器于是黔中始知兵間有火器一事實余爲之嚆矢也

東粵浮西馮公按黔中甚清嚴精敏余最蒙其知愛  
凡事皆細細商確有平越府清軍廳某者蜀人頗  
有小才向爲上官所譽余閱其報道庫冊二本一  
係其交盤親筆一係其廳關防對之各各不同共  
侵欺五百餘金余以二冊送按臺查閱不覺大駭  
謂素爲所欺未知其不肖若此遂提其庫吏而具  
疏題參得旨巡按御史嚴提究問事未結而  
馮按君已離任且物故矣某益無忌憚肆毒反噬  
至癸丑大計時吏垣都科則該廳親知也爲渠報  
復且圖爲寬解乃中余以拾遺誣索金不遂而揭  
之聞後來問官奉其風旨止問公罪罷官不然盜  
邊儲錢糧二百金卽當大辟矣甚哉執法之難也  
黔臬事實計四條  
庚戌之歲余初轉黔臬以九月至任彼時決囚在卽  
矣因無按臺以撫臺胡瑞翁代其事謂余曰秋將  
盡矣而錄囚尙未有旨聞楚滇皆已決恐黔中  
亦不可緩余云秋後處決雖係舊例乃十年以來  
聖主好生嘉與恩宥今未知今歲或決或不  
何不奉明旨一旦專決須再候之及至冬至後  
始奉決囚之旨撫臺復謂余言旨意如此將

若之何余云老先生第具一疏謂屢年奉旨免  
決則停刑爲近例矣何敢不奉詔令今候旨  
不至且已過時故不敢決此不失臣子敬恭之道  
且亦何妨于國體若今冬至陽生之時斷無違  
天再殺之理矣撫臺然之卽屬余起葉中有數語  
謂代而生人猶可言也代而殺人不可言也撫臺  
卽拜疏遣承差星夜至京後于十二月盡復得邸  
報奉旨停刑蓋爲皇太后以十一月十九日  
聖誕更有此寬恩撫臺卽令人邀余示以新旨  
謂余堅持不決之論極有識見前疏達御覽亦  
見我輩敬恭之義與余數揖而別至次年正月見  
刑垣都科朱月樵具疏云決獄大事豈可不奉  
朝命各省皆自專決無人臣禮獨貴州不決爲是  
疏中亦採司詳數語請著爲令余以書生何知時  
事惟以臣子自當奉行君命卽過時不殺亦不  
失小心未足爲罪若不奉旨而先行殺卽偶合  
亦未爲得故與撫臺再四言之寧自認失刑之罪  
而不敢擅專且死者不可復生雖後悔不可追矣  
黔中各衛所皆有屯田而久爲有力者所佔十去八  
九僅存虛名耳乃各衛所軍額比國初亦十去



其九大可慨也余白之撫臺云屯田雖非臬司之事而本司目擊時艱願據此任清查以足軍儲撫臺許之乃擇三四府佐有才略者各分派衛所托其查覈數月而報政清出佔田各有米數百石其不能查覈者尙多也具申撫臺撫臺云屯田雖少增益而各軍不服有司徵糧原屬烏有將若之何余默然思之對云此亦不難見今各衛所官俸糧仰給藩司守候數月尙不能得若將屯田之米照俸均派各官令其自徵則以本官而徵本軍之糧豈有不服且省守候之苦各官豈不樂從如此而藩司俸米便可扣留別用何必付之有司至屬空名也撫臺以爲然卽行各衛所催徵無不感悅以此推而行之海內軍儲不小補耶

一日副總兵陳寅報稱某土司與仲家仇殺數次矣死傷甚慘今仲家更猖獗鄉塾小童二十餘人立被殺死土司無可奈何余卽白撫臺求發兵救之撫臺謂土司之事不必與管余云土司供 朝廷賦稅應 朝廷征調亦係王民何得置之度外縱不發兵亦須憲牌一紙差官往諭可也乃蒙見許令陳副總差一部下名色把總持牌往諭而兩家

各奉爲盟主留之三月惟恐其去于是各釋仇恨不復相殺矣

黔中各道常缺官余以臬司帶管安平道見金筑土司申一詳文欲納土歸印行府議之而府詳竟請註銷余謂納土歸印乃土司歸順 朝廷之美意初非有所驅迫招徠也府中乃請註銷堂堂 天朝豈可被其甘言而嘗試乎卽爲轉詳兩臺議受其印改土爲流金筑大司也善地也不煩兵革坐而得之何爲失此機會反爲愚弄非所以尊 朝廷也但當優其秩厚其祿以爲降王長則可耳兩臺允行檄貴陽府推官經營數月規模已定具疏題請改爲廣順州百里封疆一言而夬成功似爲甚易及聞後來有司誅求太甚民有離心此非所以安新造之邦而服遠人之心也惜哉

粵西事實計十條

賓州柳之巖地也以前拜官右江者俱却步不前往往掛冠神武此道缺官六七年矣丁巳秋余赴補京師適兩廣周制臺疏 題右江爲邊道最難治應選才望者爲之部議以余往余不敢避難叱馭而行以戊午六月抵賓州士民遮道具訴剽賊千

萬張旗幟鳴金鼓白晝行劫焚殺最慘私心欲爲之計而查核營兵不滿二百豈堪禦侮姑以文告諭之有云本道昔在東粵倭人狡悍則以武治之繼在貴州苗仲聽撫則以文治之此皆鄰省之事汝所共聞今汝等或順或逆在本道或文或武必有處分諭令悔過各賊亦歛迹月餘嗣見我兵力單弱遂復披猖殺人盈野且劫及官役搶奪公文自賓至省七八百里道路不通舖遞館驛虛無人矣不得已請兵請餉于撫臺林公至再至三情迫而詞懇適逢撫臺之怒雖蒙復命薦剗而遇事

動多掣肘卒以招尤

戊午旱災赤地千里流離遍野斗米價至四錢刻賊益熾倉庫既無可發坐視其死則職守謂何乃搜查三里兵餉每年四千皆仰給制臺發自東粵余詳請那借明年之額餉差官糴運于廣東而平糴于賓柳各屬所得米價則照數貯庫以還兵糧餘米盡散饑民卽平民亦得減價之利一轉移間而三善備焉蒙制臺俯允卽爲頒餉運糴然巾車搬載萬倍艱辛始得至賓平糴每擔一兩五錢糴價還兵餉餘米則煮粥于城給散于鄉而予遺之民

賴以少存矣

剿賊跳梁種類非一其肆毒于賓州者則有石牌中埠也敲邑兩等賊余請之三院令土官黃文輝等各統精銳部兵搗其巢穴乃一舉而斬級五十七顆俘獲賊屬六十餘名餘皆逃竄而賓州之寇平然而不用粵西一兵米一粒也其肆毒于遷江者則有洛春威岸中謝等賊余請于許制臺差遊擊王選帶兵二千攜兩月糧而來卽同叅將趙庭協剿斬級二百餘顆俘獲二百三十餘名招降三百三十餘名而遷江之寇始平亦不用西粵一兵米

一粒也至肆毒于柳州一路者則劉天仙陸大成等賊肆行焚劫余密諭土兵計擒劇盜請詳三院臬斬十九人而柳州至省之寇始平亦不用西粵一兵米一粒也籌畫苦心寢食俱廢茲舉其大略云耳

羣盜嘯聚不下萬餘賓州爲駐劄根本之地全無兵力余請詳撫臺林公募二千兵以便相機戰守有同官密揭撫臺云止許以五百看能滅此朝食否撫臺如其言以五百批允然餉無所處賴藩伯振方于公擔任發司帑四千金貯柳州府庫備一年

之餉乃招募兩月而兵額始足奈大荒之後繼以大疫兵之死者過半余嚴行查核不至虛冒乃止用餉二千金而以二千金仍還司庫余身居盜賊之中百死一生而募兵不過五百食餉不過二千備兵之事如斯而已

余兼攝守道移駐柳州集本府紳士議倡率施舍以濟饑民乃捐任內俸薪百餘金親為壁封生員一名面給銀五錢各生菜色可憐至有今日領銀而明日物故者余更助其買棺之資又制臺發銀金百兩與余薄俸奏給又借府庫銀二百兩買穀于

融縣賣價還庫而以餘穀散貧民溝瘠方稍有起色耳

賓之兵餉皆出于條鞭四十七年饑民死者八九兵死于疫亦且過半該州尙據兵額而取盈焉真令靡有孑遺矣余具詳請蠲已前缺兵之額餉止徵現在之兵餉以爲雖有糧亦不能起死者于九原也卽出示曉諭通知又查賓之所軍屯糧不足兼食編糧所軍之疫死者亦多而該州均按籍徵收余亦具詳請蠲故軍之名糧免至混徵俟勾補新軍到日報道方准開糧亦出示曉諭至于制臺那

餉運米後到六百石原價銀五百兩余平糶還銀發肇慶府收庫而尙有米銀二百餘金卽具詳三院以此餘銀代賓民完納四十八年分條鞭使免催徵蓋瘡痍未起之時徵則病民通則病國減一分則省一分民力亦出示曉諭通知以爲地方善後之策耳

己未之正月余自賓至柳有巡捕指揮稟稱適探賊信說今夜千餘賊必渡江而來欲破城劫掠何以禦之余云禦之非難卽授以火器令其艤舟岩石間伺賊半渡擊之可無遺類也乃此弁止候于城下二更時賊果渡江將登岸勢岌岌矣忽火器一轟而溺死者不知其數質明撈獲二十八人登時爲饑民噉盡餘賊宵遁闔城縉紳士民相率致賀以爲百年未有之快事嗣今庶可安枕矣

戊午之大荒己未之大疫賓民死者白骨成山余設處銀三十兩分發柳州府照磨湯一中倉官滕元台爲建義塚三區又發遷江賓州銀十兩亦造義塚掩埋餓殍尸骸因勸士民隨處收埋或經行道路間常令土司帶鋤鍤相隨遇則以土掩之三四百里經行之處亦不至暴露骸于莽窺骨于渠者然

而不能使其不餓殍也可憫孰甚焉真是救荒無奇策耳

賓州大荒斗米四錢而戊午新科舉人某者至鄉間借穀于積穀之家已應之乃復至再不得已又應之乃復至三攜其一婿生員及一罷吏同往其家腐心切齒之甚殺鷄爲黍甘言以從留其夜宿至夜睡熟將三人皆殺之舉人之子謂父帶銀二百兩往彼處糴穀乃地方合謀其財盜殺其父控之撫按兩臺蒙批審究奉行者遍拏村人以爲強盜欲爲三人抵命大爲搜索株連蔓引逃竄者過半

余訪其實乃更爲研審詳兩臺云舉人之死死于仇非死于盜也殺人者死今同謀下手之人俱斃于杖下一家三人亦足以償矣原非是盜安得妄拏無罪之人沿及村落使鷄犬不寧如此此獄可以不行矣乃詳申許制臺甚以爲當將在監者盡釋之而地方相安無事矣

賓州戊午之歲旱熯爲虐赤地千里民饑而死者大半乃至次年己未遺禾復生遍于荒野如長車溝里安城等處余經行目擊芃芃黍禾實穎實粟不種而穫此誠天降嘉祥以救此遺黎史冊中所未

想者敢不殫力圖維以仰承上天好生之意乃行該州通爲踏勘其田有主者自應收穫多有田在人亡者造冊類報酌量分派貧民以杜棍徒強割反啓爭端而又檄召土兵爲民防護不使入于賊盜之手子遺賴以少慰因記此奇異以備載筆者採焉

### 上許制臺書

昨職所謀勦之說非敢孟浪蓋今日之賊理不能論刑不能加大勦既不能而縱之又不可且轉眼秋冬正其得志之日地方岌岌乎殆矣即今年二月間突犯柳州城池幸而覺察更聞羅城縣攻圍跳梁若此及今不可不爲撲滅然如五山馬鑼壘址涼傘野鴨感岸石牌中埠等數十村皆爲賊藪合兩江有名之賊不下數萬乃大村五山賊勢最大係江左所轄聽其自爲區處若石牌中埠等村則在遷江境內孔道必由去賓州三十里而近察其情形惟專倚大村爲牆壁而根基尙淺相去亦遙一時救援不及蓋賊近則不可不除而攻瑕則自易爲力此今日之所當亟圖者也釋此不圖勢必糾結愈多滅此一二餘必望風解散

遲速之間難易天壤職故敢爲力請倘蒙俯允伏望密示若二千之兵未能卒辦查得梧州無事兵亦甚閒乞台臺俯念邊陲情切倒懸暫撥數百名以資防禦職亦請撫臺撥數百名奏用自可備一時緩急如併無之則空拳而搏職所不能惟有束手待斃地方亦立見潰敗决裂造次具呈上請諸事皆係目前急務仰乞台臺裁斷地方幸甚

上林撫臺三書

近奉台剄軫念右江時事艱難深荷至仁曲體更憶台臺面諭地方有事須報西陲安撫計尤切切也職敢不仰承今于六月初三日到賓州矣其在柳州旬日各官惟云近來稍戢及至來賓還江賓州則士民具訴紛紛痛言盜賊縱橫流毒至極聚黨日衆有數百爲羣者有千餘爲羣者有三千餘爲羣者白晝出劫殆無虛日人情惶惶職亦且駭且懼謂何大異前聞若此細問之則云來還之鄉村劫掠已盡今有一村而被劫兩三次者矣賓州之鄉村則三分劫其二分今併一分而不盡不止矣且多買駿馬昔以十兩一匹者今出二十兩招納亡命教以製火器造衣甲上盜則張旗幟鳴金鼓

大非昔時盜賊行徑矣意在劫盡村落窮民必入其黨人馬衆多因而攻城掠地其志豈在小故又聞其密布私人于東西兩廣各衙門俱有月報其以機密事報者尤重酬謝人皆樂爲之用其奸狡更可慮也且賊亦明言欲攻城郭明言官兵有幾其奈我何明言從來說勦何曾能勦若此肆志無忌而吾民亦哭訴于官云及今不救不得不從盜矣大約情形如此加以旱魃爲灾秋成無望目今米價騰貴民窮盜起大亂將作以職甫到忽罹此景日夜憂危但欲爲預備之謀莫先于兵食之計今三府州縣未暇論也卽以賓州言現在營兵戊卒總不過五百名如柳州軍兵千餘而猶不免窺閭之寇則五百尙不及爲城守况欲調遣禦寇乎且據賓遷士民之訴賊徒數萬勢可立聚而我以五百疲卒當之戰耶守耶必無幸矣職以爲須增兵數千方可防備但粵西處餉非易今且增二千名專付一將統領以衣甲器藥時時操練習于攻擊壯其胆勇以備緩急則隨機應變可靜可動先聲所至賊亦稍弭未可知也其餉亦須加厚方有精兵應募近聞壯夫皆從盜矣計二千之兵歲得

餉銀一萬五千金以一萬五千金而壯干城之氣銷已萌之亂全百萬生靈之命猶爲事半功倍及今不爲待賊亂形已成倉皇擾攘戰守俱困至有挫折民命已殘國威已損然後奏聞徵兵請餉何益職今不敢隱忍而以直陳誠恐他日潰敗決裂至蒙斧鉞之誅治職欺妄之罪而終無益于事則悔亦晚矣故萬不得已冒昧陳乞具有詳文並將士民陳詞及各官公移節錄一二上呈狀伏惟憲臺俯賜鑒察允批二司議處兵餉急爲整飭庶地方得免荼毒而職亦稍追于曠疚矣

近來盜賊情形日甚一日紛紛申訴但非關係重大者不敢輒瀆台聽惟遷江縣連日告急事干城池民命安危在呼吸間勢不得不以轉聞若稱黃梓一節在六月初間曾有二三所官密與職言第恐無接應故欲待請兵至日方次第具陳以備採擇今請兵尚在築舍而賊已犯遷江縣官此稟亦見事機危逼非官兵殺賊則必賊陷城池勢不兩立而當此人心共憤有誓不俱生之意故述黃梓請纓討賊之詞料其不敢以身嘗試至稱上恤一紙之語更有後來其蘇之望且石牌中埠有賊無良

告詞山積萬口同聲更若臥榻之側而狂鋒十倍昔時必不可待其先發而受制也倘蒙命將集兵假以便宜驟若風雨如黃梓輩悉聽驅使則駕輕就熟二村不足平也二村既平餘則乘勝撫散誠爲事半功倍聞此賊近與大村馬疊結爲婚姻勢成犄角各峒漸漸連合此後亦難圖矣伏望台臺早賜裁酌

本職受事之始業已廣布文告宣揚德威警報暫息數日未幾猖獗如故節據州縣所申焚掠殺擄殆無虛日未敢一一瀆台聽乃七月初三日有邕敵村賊當官擁衆立殺失主夫對敵追捕操戈相向此賊之常今事隔三日官以撫諭歸其境乃羣起殺人是何景象此地爲賊淵藪此事尤所觀望何可緩于天誅然其賊徒衆多必不能擒一二渠魁了事也訪得此賊無別長技惟跨壯馬挾一鎗三鏢連轡橫行如入無人之境各峒亦未甚聯合倘偵彼出剗暗爲張奇設伏而攻以火器自可得志惟無一兵應手故未敢請方略茲具文上懇伏乞台臺留神主張前日通詳請兵奉制臺劄諭謂東粵可以自專西方須仗台臺定謀然後會同討議

今事在燃眉望惟台臺毅然獨斷以救西南半壁  
此實鄉紳士庶喁喁引領非職敢爲煩聒也賓州  
米價驟至一兩若更不雨秋成絕望賊訖于外民  
潰于內將奈之何仰知遠厯台念敢以併聞

跋

士君子策名王路必實有補于職業而後可以濟時  
艱期報稱自古經世宏碩往往以數歷中外得之吾  
邑盛觀察若華公警敏絕人其料事應變輒倉卒中  
察以司空郎起家歷閩黔兩廣藩臬所至有惠政讀  
其政畧卒業慨然而嘆曰國家當有事之秋獨不得  
斯才也而竟其用乃使休沐田間以其暇日修泉石  
烟霞之事哉其勾奸恤隱平反捐糜吏靡勿畏民靡  
勿懷而車蓋所指輒當戎馬之郊饑饉之歲能出水  
火而衽席之化榮黜而馴擾之非識力有過人豈其  
嘗試輒效者如疏止公主墳價勿給抗抑稅瑞借裕  
勿與省公家資且八九萬在楚則以便宜擇禦江水  
在黔則力請當事無專決錄囚全活不下數十萬衆  
而造墳錄囚兩事且著爲令甲公實始昌言之至于  
調服苗仲之心惠威並行經權互濟使得公數輩控  
制黔中豈至蔓延貽禍如此烈哉今公已致政歸田  
啓備員銓曹力未能薦公以急國家姑書之冊以俟  
秉軸者

天啓丙寅春日年家姪朱大啓拜書于燕臺邸次

嶺西水陸兵紀二卷

浙江巡撫  
孫道本

明盛萬年撰萬年字恭伯秀水人萬曆癸未進士  
官至江西按察使遷雲南布政使未上卒是編乃  
萬年官廣西按察使時值倭入寇萬年擊破之因  
增設戰船繕治營壘益兵練卒爲善後計以電白  
吳川東南濱海番船內犯二地先受其害遂審度  
地勢布置堡寨圖其兵弁制度及巡船款式以成  
此書其陸路則由電白吳川至於高州添置員弁  
凡郵傳之政及攻守之器悉載焉歲久板佚此本  
乃

國朝雍正辛亥其裔孫熙祚署吳川縣知縣卽萬年  
駐兵之地因校其舊本重梓以行



左氏兵畧三十二卷(一)

〔明〕陳禹謨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吳用先等刻本

左氏兵畧敘

稽異往籍敝裘賤子抱策不售得  
陰符一書讀之便謂可說當世雄  
長約從移轉六王圯下叟挾一編  
授孺子亦定許為王者師予謂神

謀秘筭具在簡冊貝帶翎翹之夫  
靡能竟讀即讀未竟解也及取所  
為素書韜畧繹之淺淺語耳蕪蔓  
者無論其大要如軍制輪櫓矛戟  
飛鳧赤莖之屬周官管商具備而

其本謀娟計故易師洪範八政之  
餘也豈微妙不傳傳第其緒抑秦  
漢來戈鄙所剽擬或真贗溷耶於  
是知書不盡法法不盡人區區泥  
法之人必不能雄九軍而名千古

陳君錫玄博學淵識古今利害洞  
然居恒恂恂語不出口及說劍論  
兵輒有封狼居胥赭瀚海意典樞  
務時慨三輔厘虜患取生平癖嗜  
之籍標綱屬事錯以已議書成曰

左氏兵畧上之

天子大槩謂孫吳以言左氏以事言  
或執而弗變事則該而可通其成  
策易按而機勢易審今擐甲士當  
行間手挽螯弧目眩赤羽敵情叵  
測機變肆生安能借箸弱翰是以  
法因時變即左氏諸法類列而事  
與事會國與國謀不過神其機以  
揅時故軒轅時應有軒轅之法春  
秋時應有春秋之法戰國時應有

戰國之法至秦漢近代各應有法  
機宜中則奇正伸屈自合如必附  
仁義黜詭詐拘方尺牘定風雲陣  
驅介冑而經生吾未見能勝者嫖  
嫖有言不至學古兵法顧方畧何  
如武穆云陣而後戰兵法之常變  
化之妙存乎一心彼寧冒昧戎事  
以翫於法政以諳於法故排蕩縱  
橫始莫可測指揮間宮女可戰焚  
舟可濟囊沙背水可捷約齎輕騎

可絕大漠不治刁斗軍實可擊  
匈奴凡九變十勝六花八陣皆可以  
吾意行其人若與左氏離而要與  
左氏合不謂之熟左氏不可是以  
元凱不輟其沉思壯繆罔廢於諷  
誦武襄折節以淹通武穆識超夫  
行伍然武穆之重始計也先智曰  
見大識遠幾沉執是以論兵即古  
名將猶難之而濡首經傳者必黜  
予意不能以非法法則不若以法

法也按籍求法亦在善兵者自得耳蓋左氏之推盟主次盛晉文當時搶攘得國之時匡王懲狄圖伯甚急迺其謀中軍帥也舉五才士而後之至其所重則在悅禮樂敦詩書之郤穀即韓厥郤至於鄢陵之役其致辭齊楚者亦何文也不則藉口方畧而束書不觀使文法吏目之曰麤曰武則予言實為譏相斫者轉一解耳予奉

命撫蜀紫碣黑磧之間處分已定弦矢利在速發善因乃可為功五閱月而告成事予意可繹思也而後乃今嚴簡閱肅括之令脩斥堠障隘之防討營壘軍伍之實清屯畝糗糒之資伸綏柔招徠之義以圖百世救寧此其時矣是書之刻顧安得古折節讀書之將相與共講明之

歐差提督軍務巡撫四川等處地方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浙江布政  
司左布政使浮渡居士吳用先撰



左氏兵畧叙

說者謂六韜三畧不及師卦六爻  
取象地水坤母坎子抱而相蓄臧  
凶殊律道法具備而勺之詩遵晦  
時養純熙用介合張弛之矩則經  
學之所通乎兵術者益宏衍矣春  
秋為孔子權書丘明氏禰之而私  
厥緒以羽翼為傳其所紀述多討  
於干戈而以兵事載者半固其時  
也漢晉而下學士大夫無不津津

言左氏如賈太傅之傳訓劉子駿之設難鄭衆之難例條記杜武庫之譜第釋例其所貫穿刻畫犁然足以耀儒林而光簡冊然未有以兵畧訓者訓之自陳子始間攷馮威侯關壯繆岳忠武諸名將無不嗜其書至行間不廢展讀殆有旨焉而陳子獨能遺其訓詁挾其精奧諳其制度答其機權以事從例以例從人縱橫說之皆金板玉張

中物也比涉七家之書言人人殊矣然多陰言之而不達諸顯詭言之而不納諸正或膚言之而不中諸肯或節言之而不洞諸全昔所稱齊之技擊魏之武卒桓文之節制湯武之仁義惟經傳兼有焉蓋孔子據事為經左氏據經為傳而又據傳為兵非善說經者疇能逆之陳子學無所不窺口恂恂不能道辭而中所折衷經緯實有其文

武焉其見核故衡量而不謬其藏  
贍故稱引而不乏其智湛故圓觀  
而不頗譬之行迹然夫迹履之所  
出也而迹豈履哉以經讀之則經  
焉已也以兵讀之則兵矣使後世

按而履之極命源委通接窾會介  
冑之徒饒而入焉鄒魯之士縉紳  
先生躍而出焉即經藉而韜鈴可  
廢也則惟陳子之發其覆也吁斯  
已奇矣善乎贊虞之賞元凱也曰

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  
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  
何但左傳蓋預之知已也乃陳子  
之所出左傳外者又數倍預矣業  
以成書奏聞

天子行且付之文武學宮如濟南河  
汾故事其有功世道不細而余方  
與君有事於蜀旄牛君長日煩兵  
革遂欲廣其書使將吏授而讀之  
并叙其顯門名經之功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中州彭端吾撰



卷之六

六

左氏兵畧題辭

易之師曰師出以律兵安可無法也顧法之用圓矣古名將以法勝者什九以非法勝者什一則將取法乎將取非法乎余以為懲馬服蘭驃姚兩者交失之惟執法者以求法則殆庶焉世之談兵家類祖孫吳而輒軼左氏詎知孫吳之法寄於言左氏之法寄於事徵言於事則虛徵事於言則核故舍左氏而言兵法此夫不循其本者也左氏傳中如云止戈為武師克在和禮樂慈愛為戰所畜德刑詳禮義信為戰之器其有折衝樽俎之遺風乎此孫吳概



未及者孫吳直用詭道見奇耳傳之偽道  
羸張五承三復亦曷嘗盡寘詭道不由也  
左之於法備矣自昔以諸左稱名將者不  
少若漢寇子翼馮公孫晉杜元凱梁王君  
才宋曹寶臣岳武穆其最著者子翼捕誅  
復將則曲梁之罰也公孫獨屏樹下則晉  
帥之讓也元凱起火巴山則奪心之奇也  
君才沈船江水則赫舟之役也寶臣因險  
限敵則阻隘之利也武穆之謀審先定則  
敗荆致絞之術也若元凱身不跨馬射不  
穿札卒領征南任策平吳勲尤可謂得左  
之深者蓋生平有左癖所蓄積素也又唐

太宗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多方以誤  
之一句而已李衛公深以為然按此語亦  
出左氏用左之明效大驗畧可睹矣弟孫  
吳以一家言行世世得述焉左氏主說經  
故談兵即工而分次十二公者世徒指為  
富艷之緒論與巫醫夢卜同類而簡忽之  
如隗禧知為相所書矣猶云不足精意則  
章縫之束於見也况介冑士又安所得肆  
及之哉余故特為表章命曰左氏兵畧成  
一家言稍證以武經諸書及往代得失之  
林俾與孫吳並傳然可傳者法耳而法法  
者胡可傳也鈔在呼吸間以圓用之不

法不應取非法慎毋蹈馬服覆轍貽驪  
姚暉則不佞幸為素臣之功臣矣

欽差整飭叙馬廬等處兵備四川按察司  
僉事海虞錫玄甫陳禹謨書于龍湖公  
署

進左氏兵畧表

兵部司務陳禹謨輯成左氏

謹繕寫進

呈者

伏以

天生五材去兵不聞于自古

國張九伐隆平莫尚于當今顧建威銷萌斯永持

至安之術而撥文奮武原無可偏廢之時謹一

得之粗陳備

左氏兵畧表

九重之

睿覽臣謨誠惶誠恐頓首稽首上言竊惟春秋左氏

一編寔為古今兵家至要敬翔謂紀戰伐之事

隗禧指為相斫之書集解成于杜征南勲隆晉

代通例撰于韓制節功炳唐家李忠壯行此足

于終身楊右丞好之遂為武上昔稱名將者非

一其習左氏者較多蓋惟古道猶存三王仁義

之師未遠亦繇霸圖已熾列國攻圍之技爭長

爾時作傳雖取釋經綜其談兵偏宜用武方農

隙而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事悉講于先期及師  
 行而前茅慮無中權後勁備必周于臨敵以禮  
 義爲教民首務直遠邁夫孫吳以詩書爲謀帥  
 先資似居要于韜畧致勝多由設伏三覆七覆  
 如神出而鬼行奪心必取先人潛師潛涉若星  
 耀而玄逐楚言晉旆變幻無端僞遁羸張顯默  
 詎測以強見弱甚或至於毀軍以寡示多方且  
 盛爲號陣願爲鶴願爲鵠彷彿鳥蛇龍虎之難  
 陳或用木或用草奚止弓矢戈矛之盡制鷄父  
 之役吳之奔止者罪人三千擄李之役越之自  
 剄者罪人三行亂而取之寧有決壘漏網乘丘  
 之戰蒙馬以鼻比犯宋師城濮之戰蒙馬以虎  
 皮犯陳蔡震而驚之殆猶拉朽摧枯括之萬句  
 千章不出多方誤敵統及九軍億旅無如師克  
 在和緊彼紙上陳言定緊師中勝算誠用兵者  
 所當隨方而取則爲將者所宜究心以淹通者  
 也第越春秋以來有待  
 威明始顯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締仁緝義  
 緯武經文  
 孝至通三  
 德同吹萬  
 垂衣而九圍式  
 端拱而庶績熙烽燧不驚華夷同軌衛南異服之  
 帥海東雜種之渠莫不陸讐水慄稽首而來賓  
 沙西羶頭之戎漠北辮髮之虜相將稟朔奉琛  
 三  
 二百四  
 車床舉表  
 四面而內向間有上仁所未化茂德所不綏集  
 貞難羈狼心自野爰命百戰百勝之將乍興九  
 天九地之師創虜殲倭譬之舉崑崙而壓卯剪  
 峙平播不啻傾渤海而灌焚妖沴立澄國塗載  
 穆寧惟方周室之因壘抑且追虞廷之舞干  
 文德固在一時稱隆  
 武功亦隻千古無兩矣臣謨斗筭末品猥冗下僚  
 徒以杞憂首端寔出樸衷一念每謂草間降而  
 弗替愚必思而預防夫豈無肉食之謀而在兵

言兵或可遁于越組惟是挾挈瓶之智而就事  
論事知無急于除戎遂因有史之編聊抒管見  
之緒据傳文以立目而事有提綱質武經以相  
形而詞多印證載蒐子史旁及稗官諸以丈人  
貞吉之儔克荷長子帥師之任上下數千餘載  
分隸一十二公其間正堂堂師出以律者大  
抵規摹于左氏亦或飄飄忽忽兵不嚴說者時  
不步趨于丘明悉總彙以爲書并裝潢而成帙  
俯輸芹悃仰獻

左氏兵畧表

四

楓宸伏願

紆意適言

儲思遠畧六合未混

旰食靡寧一物非方

宵衣猶厲

享旃厦之逸每憂在疆場

聽鼓鼙之聲則思及將帥

念左傳爲麟經注脚韋韜千載而上素臣功在素

王

鑒兵畧進

鳳掖螭頭儻塵乙夜之觀

皇猷盡徹

皇覽

選良家于六郡求猛士于四方務俾披距伸鉤之

夫恩素孚于挾纊斬將舉旗之侶氣不懾于交

綏庶可制勝眼中運奇堂上安民和衆垂萬年

有道之長保太定功履九塞無虞之慶臣無任

瞻

左氏兵畧表

五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上

進以

叩

進左氏兵畧疏

為進左氏兵畧以效愚衷以裨戎務事臣聞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兵之設久矣自古帝王未有能去兵者恭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

德耀中天

功燭上宙

威稜外震

淵謀內昭致使殊族回面而革心小醜聞疾而旋

左氏兵畧疏

六

殄天下見為已治已安矣抑臣猶切隱憂不勝

過慮因濫竽樞條之末每究心韜畧之編竊謂

今談兵者輒祖孫吳已乃孫吳以前有春秋左

傳一書左氏家祖也蓋春秋時王風既替霸術

始倡日尋干戈競相雄長是時左丘明依經立

傳義無不該至所叙當年戰攻事則有金版六

弢所未洩與洩之而未見諸行者洋洋纍纍不

啗列眉指掌然如兵首人和則有以德和民師

克在和之訓武不可驕則有不戢自焚止戈為

武之詞語正則召陵城濮諸師仗其義語奇則

襄師夾擊潛涉宵加妙其機詭譎則曳柴設旆

偽羅詐盟窮其幻行陳則驚鶴魚麗左右勾拒

善其法勇敢則先登克冒帶斷禁石昭其能技

藝則用單用木用不用劍程其巧舟車步騎則

餘皇衆廣崇卒小駟詳其說天官時日著龜占

候則卜偃史墨徒父師曠之傳通其奧古今用

兵家有不出其彀中而能逆其域外者誰哉嘗

博稽古弔將淵源左氏者殆更僕未易數也若

再傳而為楚之吳起七傳而為漢之張蒼馮奉

世以折衝標夙譽寇恂馮異為炎鼎佐中興賈

遠之課讀常遍關羽之諷誦不輟杜預有耽思

之癖王僧辨擅該博之稱楊汪之勤學專精路

泌之能究深旨李存勗之稍習通義狄武襄之

折節淹通岳武穆之識超行伍凡此皆習左氏

春秋最較著者左氏有裨于兵家信矣第其書

列于史官而不著于兵志其詞散于全帙而未

別其指歸介冑之夫于是知有孫吳竟不知有

左氏不幾溯流而忘源乎臣特于左氏傳中就其論戰攻者表而出之而成是編夫亦冀以古人之糟粕傳將畧之萬一云爾何者兵可百年不試而不可一日不講姑舉一二即如西北利車戰乘廣之制不可攻乎東南利舟師餘皇之式不可追乎中國之長技莫如火攻燧象不可倣乎兵家之勝算莫如用奇墮伏不可施乎以悅禮樂敦詩書者謀帥必無不識一丁者矣以赦孟明復桓子者使過必無掩於一青者矣以殺顛頤戮揚子者罰罪罰行而孰不知懲以魯銘鐘晉賜樂者賞功賞行而孰不知勸有所以恤軍士之寒挾纊詎不知感有所以濟軍士之饑庚癸從此無呼因壘可降以攻則何弗克不虞豫戒以守則何弗固至于諸名將用兵臣所採證左氏者即未必一一券合總不失為左氏緒餘可備參伍于師中而酌權宜于臨敵者也大都兵家妙用潛于九天九地幻于疑鬼疑神疾于迅雷掣電不可遷度不可預設不可以成

進

案拘然談兵者必曰兵法夫斷木為棊梳革為鞠亦皆有法焉况兵凶戰危何事也昔人云持大兵者如擎盤水一致差跌求止豈得此可師心自用而嘗試漫為哉武經七書天下莫不戶誦家傳凡以法在焉故也左氏固兵家祖獨柰何置不講邪臣以是輯為兵畧一編凡三十二卷謹用繕寫裝潢成帙恭

御前仰祈

皇上於清燕之餘俯垂

睿覽如以臣言可用伏候

勅下該部將臣副本梓行俾九邊將領人手一編居

常或可資講武倣急或可備運籌庶戎務未必

無裨而愚衷亦獲自效矣抑臣又有說焉方今

時事有非春秋可等埒者臣請得而言之彼春

秋時天下之勢四分五裂侯國雖大不過今一

列郡已耳方伯雖尊不過今一大藩已耳其強

鄰巨敵勢不俱棲者每競起而相角况西戎北

狄存居中夏者復乘間而內訌處彼時勢何其

難也今天下何如哉我

皇上謦天作

主豆地稱

皇月域采賓日際奉土天下未有全盛如今日者顧

春秋諸侯于鄰壤之交爭則能起而應之如敗

秦于殺敗晉于邲左氏傳不勝書也于夷狄之

交侵則能剪而殪之如齊之伐戎晉之滅狄左

氏傳亦不勝書也當其時將帥並稱良兵食不

左氏春秋

言匱今天下一統豈復有強鄰巨敵抗我顏行

惟是塞垣以外蠢茲醜虜已耳傳不云乎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日時勢是也及此金甌無缺

之辰亟為牖戶綢繆之計我

皇上必有獨座

宸衷當事大臣亦必有協贊

廟謨者在么麼小臣何敢越俎而置喙哉臣不勝激

切墮越之至

習春秋左傳名家

左丘明以春秋傳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

授楚人鐸椒鐸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

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劉向別錄

馮奉世年三十餘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明習後居

爪牙官前後十年為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充國漢書

寇恂為汝南太守盜賊清靜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

脩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初

封雍奴侯邑萬戶後代朱浮為執金吾諡威侯子

左氏春秋

損嗣同產弟及兄子姁子以軍功封列侯者八

馮異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初拜偏將軍封

應侯後定封陽夏侯夏音

鄭興好古學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監征南積弩營

於津鄉與大司馬吳漢俱擊公孫述

鄭眾從父興受左氏春秋顯宗遣使持節使匈奴眾

不為屈後匈奴來者言眾與單于爭禮之狀意氣

勇壯雖蘇武不過還武威太守謹脩邊備虜不敢

祀

陳元父欽習左氏春秋王莽從欽受左氏以欽為厭  
難將軍元少傳父業為之訓詁

馬嚴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東觀記四從司徒  
祭酒陳元受之後

拜將軍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屯

西河美稷縣名衛護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牧守謁

敬同之將軍俱後漢書

梁統少治春秋好法律更始時為中郎將袁宏後漢書光

武自征隗囂統與實融等將兵會車駕及囂敗封

統為成義侯後定封陵鄉侯後漢書

左氏春秋卷八

賈逵為諸生最好春秋左傳及為牧守常自課讀之

月常一遍 魏志黃初中逵與諸將並征吳破昌

範於洞浦進封陽里亭侯加建威將軍

鍾繇為司隸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大官而

謂公羊為費餅家俱魏書

李典少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傳

群書太祖善之故試以治民之政後遷破虜將軍

與張遼樂進屯合肥率眾破走孫權魏書

賈洪好學有才而特精春秋左傳馬超反超劫洪將

詰準陰陰使作露布洪不獲已為作之司隸鍾繇  
在東識其文曰此賈洪作也及超破走太祖召洪

署軍謀掾世語

關羽好左氏諷誦畧皆上口蜀記

來敏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後為執慎將軍

尹默遠遊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專精

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眾賈逵父下陳元方

服虔注說咸畧誦述不復按本丞相諸葛亮佐漢

中請為軍祭酒俱蜀志

左氏春秋卷八

李宓治春秋左傳博覽五經多所通涉機警便捷辭

義響起為大將軍主簿後徙溫令盜賊發河內餘

縣不敢近溫追賊者不敢經界華陽志

張昭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後封

安侯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吳志

諸葛瑾少游京師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吳書

杜預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企及立

功立言可庶幾也預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

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不穿札而每有大事輒居將率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脫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時王濟解相馬和嶠頗聚飲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氏癖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戶後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王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秦主命討不庭每輟卷而歎自在北府以簡惠為政及卒家無財帛

左氏兵書

古

唯書藉而已為識者所傷俱晉書

王敦眉目疎朗性簡脫有鑒裁學通左氏經畧指麾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而不能整

劉元海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畧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嘗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於是遂學武事妙絕於眾

劉和元海身八尺雄毅美姿儀好學夙成習毛詩左

氏春秋鄭氏易

劉宣師事樂安孫炎好毛詩左氏傳炎每歎之曰宣若遇漢武當踰於金日磾也為右都尉特給赤幢曲蓋莅官清恪所部懷之劉元海即王位宣之謀也俱載記

裴邃十歲能屬文善左氏春秋沈深有思畧為政寬明能得士心居身方正有威重將吏憚之少敢犯法以軍功封夷陵縣子後進爵為侯南史

羊侃少而瑰偉身長七尺八寸雅愛文史博涉書記

左氏兵書

主

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歷壯武將軍持節冠軍後為都官尚書加侍中

王僧辨學涉該博尤明左氏春秋雖射不穿札而有凌雲之氣為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永寧郡

開國公歷大司馬領太子太傅俱梁書

資職性嚴明有謀畧美鬚髯身長八尺二寸少從范陽析忻受毛詩左氏春秋畧通大義善騎射膂力過人仕周為柱國大將軍建昌公

楊汪少凶疎與群闖拳所毆擊無不顛頭長

勤學專精左氏隋文帝居相引知兵事及受禪賜

爵平鄉縣伯

俱北史

李魯少治鄭氏禮左氏春秋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

劫盜奔竄後贈平南將軍荊州刺史相仁子

魏書李孝

伯傳

張耀好讀春秋月一遍時人比之賈梁道義並高

祖擢為中軍大都督

楊愔好左氏春秋韓陵之戰愔每陳先登朋儕咸共

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為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

左氏兵略

十六

百六十七

論於是神武霸圖草創軍國務廣文檄教令皆自

悖出歷官大行臺右丞

俱北齊書

趙文表少而脩謹志存忠節便弓馬能左右馳射好

讀左氏春秋器舉大義以軍功進位大將軍爵為

公

杜叔毗慷慨有志節勵精好學尤善左氏春秋拜都

督輔國將軍後加授大都督

沈重博覽群書尤明詩禮及左氏春秋授驃騎大將

軍

樂遜聞碩儒徐遵明領徒趙魏乃就學左氏春秋大

義授建中將軍左中郎將遷輔國將軍

俱周書

王鐸鎮太原時緝綏訓練軍府稱理受符節居方面

凡二十餘年嘗讀春秋左氏傳自稱儒家

高固性敏惠有膂力善騎射好讀左氏春秋渾瑊大

愛之養如已子以乳母之女妻之遂以固名取左

氏傳高固之名也以軍功封渤海郡王

路泌少好學通五經尤嗜左氏春秋能究深旨為城

門即屬德宗避難奉天泌時在京師潛詣行在所

左氏兵略

十七

百六十八

又從幸梁州排潰軍而出得為流矢所中裂裳濡

血以策說渾瑊城深重之

高霞寓少讀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頗以節緊自許

貞元中徒步造長武城使高崇文待以猶子之分

擢授軍職後從崇文將兵擊劉闢連戰皆克下磨

頭城降李文悅仇良輔蜀平以功拜彭州刺史尋

繼崇文為長武城使封感義郡王

張仲武少業左氏春秋擢筆為冀北雄武軍使後封

蘭陵郡王咸加北狄歷官至司徒中書門下平章

事供舊

唐書

張薦能為周官左氏春秋詔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

軍後三使絕域

唐書

韓晉公渼治左氏為浙江東西道制節屬淮寧叛亂

發戎遣饋案籍駢雜而未嘗廢卷在軍中撰左氏

通例一卷刻石金陵府學

唐書

李存勖善騎射膽勇過人稍習春秋通大義

敬翔見梁太祖太祖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

等事翔曰諸侯戰爭之事耳

左氏春秋

十八

言七十四

張希崇少好學通左氏春秋拜汝州防禦使遷靈武

節度使靈州地接戎狄兵餉道常苦抄掠希崇

乃開屯田教士耕種軍以足食而省轉饋唐明宗

下詔褒美希崇撫養士卒拾輯夷落自回鶻瓜沙

皆遣使入貢

烏震為人純質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後領寧國軍節

度使

史匡翰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為義成軍節度使所

至兵氏稱慕之

俱五代史

廖偃少調儻奇節通左氏春秋為裨將後授左殿

直軍使

朱元通左氏春秋從齊王景達救壽州元善撫士卒

與之同甘苦每臨戰必言眾詞指慷慨流涕被面聞

者皆有効死赴敵之意破舒和二州以功加淮南

西北面行營應援都監

唐書

李繼隆出貴胄善騎射感慨自樹深沉有城府好讀

春秋左氏傳在太宗朝特被親信每征行必委以

機要

左氏春秋

十九

張耆為人重密有智數真宗在東宮嘗命授以左氏

春秋後以邊功累官至左僕射護國軍節度使封

徐園公

李謙溥少通左氏春秋為汾州路都監在州十年敵

人不敗犯境

李好義喜誦左傳以為終身行此足矣與安丙楊巨

源謀誅吳曦有功以中軍統制知西和州卒贈檢

校少保謚忠壯

元家性謹詠在藩鎮有客民心符賓佐以禮言讀左

氏春秋聲色狗馬一不介意拜武勝軍節度出知  
路州澤潞晉絳磁隰威勝七州軍從事康尋總之  
後加檢校太傅

曾瑋父彬歷武寧太平軍節度使皆以瑋為牙內都  
虞候補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沉勇有謀喜讀書  
通春秋三傳於左氏尤深歷彰武軍節度使謚武  
穆

尹洙為經畧判官狄青以指使見洙與談兵善之薦  
於經畧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一人一見

左氏春秋

子

音五

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  
古今匹夫勇耳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  
兵法拜樞密使後贈中書令謚武襄

岳飛少負氣節沉重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  
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充  
中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  
在先定謀樂枝曳柴以敗荆莫教米樵以致絞皆  
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後以累功授  
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

北諸路招討使謚武穆王

俱宋史

左氏

春秋

子

音五

凡例

一春秋左傳杜元凱注孔穎達疏今每句仍用杜

氏注脚間用林堯叟注參之注或未悉輒裁取

孔疏以暢其義

一武經七書

國朝用以課介冑榆將材兵家稱最要已綜其指歸

寔不出左氏就中義有相通者輒援一二則證

焉否則闕之不敢強為牽合

或取引證或時采百家言不必盡泥七書

左氏兵畧

三

一古今名将譜習左氏者為多故戰守攻圍之法

強半得之左氏茲從史傳中摭撫名将兵術一

一錄之每則之後的的如璽印塗如匙勘鑰用

作證左功案蓋不欲觀者沿流而忘其源也

一篇中每關鍵處標而識之以便攷覽

一傳中關鍵標出者依次證之首圈內書一證字

以見例

一每題一事纔可區分門目茲題中條緒繁如安

所置門目裁姑以十二公為銓次仍經傳之舊

云其單題無細目

一事即分錄各公但一二相符者間類從篇內

一載籍中事詞即與傳不甚合但可互證者附入

之諸稱附者是

一名物類散見它書者并臚列每則中即於兵畧

無涉聊補注疏之遺

一每則後附以臆見名捫蝨談蓋不過席上之腐

議知無當也

左氏兵畧

三

左氏兵畧目錄

卷之一

隱公

以德和民 四年

農隙講事 五年

不備取敗 五年 潛軍軍後

恃陋不備 九年 成公

討魯不備 五年 昭公

恃吳不備 七年 成公

卷之二

左氏兵畧目錄

隱公

親仁善隣 六年

三覆殲戎 九年 嘗冠速去

三覆誘吳 三年 哀公

鄭取三師 十年

齊驅先登 十一年 魔周而呼

息不量力 十一年 隨不量力 十年 僖公

卷之三

桓公

十一年十一戰 二年

繻葛之戰 五年

左拒 伍承彌縫 右拒 櫓動而鼓 魚麗之陳 攻中軍

毀軍示羸 六年 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脩政止伐

偏敗衆攜 八年

佯北敗鄧 九年

卷之四

桓公

左氏兵畧目錄

恃城不誠 十一年

軍郊不誠 有加 師克在和不在衆 卽敗必離

無扞采樵 十二年

自用敗師 十三年

慎守疆場 十七年

莊公

營軍臨隨 四年 潛師閉塗 六年 哀公

楚子滅鄧 六年

卷之五

莊公

爪期不至八年

公旗誤齊九年

戰主勇氣十年

一鼓作氣 懼伏

不整可敗十年

蒙辱比

未陳而薄十一年

論戰所畜二十七年

左氏兵畧目錄

卷之六

莊公

鄭示楚暇二十八年

鄭人侵許二十九年

駭家紆難三十年

閔公

齊人救邢元年

衛懿失民二年

高克師潰二年

嗣適不可帥師二年

衛興馬政二年

卷之七

僖公

遷邢無私元年

假道伐虢二年

虢公敗戎二年

召陵之師四年

包茅不入

昭王不復

左氏兵畧目錄

晉復假道五年

輔車

晉商

會諸

卷之八

僖公

縱敵示弱八年

韓原之戰十五年

小邾還薄

闕士倍我

晉卜貳圍十五年

爰田

州兵

激怒國人	十八年	
無閼後動	十九年	
因聖而降		
遷戎伊川	二十二年	
平邾敗績	二十二年	邾賈魚門
卷之九		
僖公		
木濟請擊	二十二年	
未成列		阻隘
大功貴仕	二十二年	
以狄伐鄭	二十四年	
昆弟仕邢	二十四年	以狄女爲后
卷之十		
僖公		
晉侯勤王	二十五年	
黃帝戰于阪泉		
請從		
偽盟欒敵	二十五年	

伐原示信	二十五年	
子玉治兵	二十七年	
報七賁三		無過三百乘
晉釋宋圍	二十七年	
晉謀元帥	二十七年	
晉侯教民	二十七年	
卷之十一		
僖公		
稱舍于墓	二十八年	
晉殺顓頊	二十八年	
舍魏驪		
無從晉師	二十八年	
執宛春以怒楚	二十八年	
城濮之戰	二十八年	
參與楚于博		觀師有懼
伐木益兵		



三罪而民服	二十八年	風澤	亡旂	奸命
卷之十二				
僖公				
鄭間交援	三十年			
晉作五軍	三十一年	舍二年	二年	
蹇叔料秦師	三十二年			
秦師起衆	三十三年			
秦敗於殽	三十三年			
晉賁胥臣	三十三年			
晉楚夾泝而軍	三十三年			
卷之十三				
文公				
秦赦孟明	元年			
狼曠馳秦師	二年			
濟河焚舟	三年			

封殺尸				
先人奪心	七年			
滑師夜起				
卷之十四				
文公				
長狄絕種	十一年			
秦晉交綏	十二年			
晉誘士會	十三年			
郤缺伐蔡	十五年			
楚師滅庸	十六年			
宣公				
卷之十五				
齊士忘御	二年			

觀兵閭鼎三年

楚滅若敖四年

巡師安衆

艾獵城沂十一年

遺言城郢襄公十四年

子常城郢昭公二十三年

鄭伯能下人十二年

卷之十六

宣公

晉敗於郟十二年

左氏春秋目錄

宣公

桓子欲還中會知楚右轅左追聲

前和處無在師之臨師出以律

從政者新三帥專行不獲

射麋麋龜致師

先具舟于河挑戰

車馳卒奔望辛而退

乘廣先左脫局拔節

終夜有聲楚重

止戈七德

卷之十七

宣公

晉復桓子十二年

軍如挾纊十二年

呼參趙

楚人授袂十四年

築室反耕十五年

解揚致命華元登子反之牀

晉侯滅潞十五年

魏顆敗秦十五年

晉盜奔秦十六年

卷之十八

左氏春秋目錄

宣公

成公

魯作丘甲元年

親鼓陵城二年

陳轅之師二年

請八百乘卻子分誘

城此朝食木絕鼓音

晉帥讓功二年

楚以衆克二年

善鉤從衆六年

卷之十九

成公

二子奔命 七年

以兩之一卒適吳

晉殺鄭便 九年

晉釋楚囚 九年

晉帥衆和 十三年

鄆陵之役 十六年

外寧必有內憂 楚大子不飲戰

左氏兵略

目錄

卷之二十

襄公

陳而不整軍而不陳 陳而不整軍而不陳

分良擊左右 合擊中軍

射敵七乳 內推強中

卷之二十

襄公

子重伐吳 三年

魏絳戮楊干之僕 三年

楚不伐喪 四年

魏絳和戎 四年 晉侯賜樂 十一年

子產不善衆事 八年

子囊知晉不可敵 九年

額能而使

卷之二十一

襄公

諸侯伐鄭 九年

斬行宋 肆青圍鄭

晉侯懲民 九年 楚子息民 昭公十四年

左氏兵略

目錄

卷之二十二

襄公

晉滅偃陽 十年

城小而固 孫門發 扶門

拔戰成隊 繼布

伐鄭卜兆 十年

魯作三軍 十一年 魯舍中軍 五年

士匄首讓中軍 十三年

卷之二十二

襄公

荀偃過令 十四年

齊畏晉衆 十八年	寧上依 鬱塞違命
南風不競 十八年	左實佑偽以師先 登山望師 即速而疾 抽劍斷袂 連車塞隧
作鍾銘功 十九年	
齊莊為勇爵 二十一年	
卷之二十三	
襄公	
齊侯襲莒 十三年	
公孫性亟 二十四年	
詔轉設翠	
鄭人入陳 二十五	井埋木刊
晉謀弭兵 一十五年	宋謀弭兵 二十七年
私卒誘吳 二十五年	梁隘乃禽 卷之二十四
吳子親門 二十五年	

穀子敗敵 二十六年	楚材晉用 二十六
卷之二十四	奔晉為謀主 二人役歸一人 多敵勳聲 易行誘之
昭公	
毀車為行 元年	崇卒 五
椒舉如晉 四年	恃險與焉
吳早設備 五年	
楚不設備	
幣重言甘 十一年	
城陳蔡不羹 十一年	
卷之二十五	
昭公	
叔子圍費 十三年	
圍城不納叛人 十五年	不戮一人

見客客而知伐戎 十七年									
取餘皇歸 十七年									
緣絕登城 十九年									
鄭人止盜 二十年									
卷之二十六									
昭公									
吳救華氏 二十一年									
先人後人 揚徽 用少 得華登 鶴為									
使師偽糧 二十二年									
左氏兵畧目錄									
以罪人先犯 二十四年									
公子先刺敵 帥賊 不書晦									
吳人踵楚 二十四年									
舟師									
卷之二十七									
昭公									
伏甲燭室 二十七年									
多方誤敵 三十年									
吳犯歲星 三十二年									

請城成周 三十一年									
卷之二十八									
定公									
吳子誘楚 二十四年									
伍負謀楚 四年									
用和 楚不仁 用革 行不待命 齊漢而陳 五戰及郊									
乞師救楚 四年									
卷之二十九									
左氏兵畧目錄									
定公									
令尹喜敗 六年									
墮伏待魯 七年									
魯無軍政 八年									
齊賞黎彌 九年									
夾谷之會 十年									
兵却來夷 及次陽之田 以禮拒卒									
將墮三都 十二年									
越乘吳亂 十四年									

卷之三十

哀公

吳許越乘

元年

吳先自敗

元年

趙鞅克鄭

二年

設旃示衆

太子自投車下

太子救之以戈

微執頃血

誘俘蠻子

四年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

目録

卷之三十

吳人伐魯

八年

連不適警

始者導吳

國士

趙鞅不

十年

卷之三十二

哀公

齊師及清

十一年

輸溝

公收入為殿

用才

艾陵之戰

十一年

越子朝吳

十一年

越子伐吳

十三年

卷之三十二

哀公

叔儀乞糧

十三年

諸梁嬰齊

十六年

聞然管修而後入

三軍潛涉

十七年

楚取陳麥

十七年

荀瑤圍鄭

二十七年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二

目録

卷之三十二

目録終

凡篇中細目標出者每卷目中不一具  
載蓋篇目不得不詳詳則標識明而攷覽  
便卷目從簡存其合兵畧者而已

目録終

方氏兵畧卷之一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

海虞縣知縣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以德和民 隱公四年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

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晉杜預注衆仲魯大夫宋

子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

本氏兵畧卷之一

之也杜預注見勢盛所以亂林治絲之道以和緩為

猶大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

離難以濟矣林特其兵戈而安於殘忍杜特兵則民

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雪

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林

德武德是為

證吳子圖國篇云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

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

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

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

事

管子兵法篇云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

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輯故能輯輯以悉莫之能傷故

能全勝

賈誼新書周武王問於鬻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

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為此奈何鬻子曰唯攻

守而戰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

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

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

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

諸葛武侯將范和人篇云夫用兵之道在於人和

和則不勸而自戰矣若將吏相猜士卒不服忠謀

不用群下謗議譏謔互生雖有湯武之智而不取

勝於匹夫况其衆者乎

舊唐書德宗御望春樓觀誓師其畧曰夫王者之

師有征無戰稽諸理道用正邦國宜勵乃戈甲保

國城池以德和人不用越境攻取戰而後動可謂

正矣今爾將士暴露中野我心痛悼爵如焚灼嗟  
爾有衆其志予懷

零陵先賢傳魏太祖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  
萬奉辭伐罪誰敢不服劉先曰漢道陵遲群生隳  
悴既無忠義之士翼戴天子綏寧海內使萬邦歸  
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已若即蚩尤智伯復見於今  
也太祖嘿然

諸葛武侯文集云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  
用之故奉天乎民從時數難於是乎有征伐非爲

本氏兵果卷之十

十

十

喜怒好惡患怨強弱而後與之是以樂殺人者不  
使得志於天下此兵之深戒者苟知非而恃強負  
固而不虞好勝而不戒縱欲而無厭鮮不敗矣傳  
所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夫兵戎有五誅暴救  
弱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來加已謂之應兵兵應  
者勝爭小故致大寇謂之忿兵兵忿者亡利土地  
欲利貨謂之貪兵兵貪者死恃國家之大矜人民  
之衆謂之驕兵兵驕者敗審此五事乃用兵之軌  
範撥亂之元規也

漢晉春秋曰景耀五年姜維率衆出狄道廖化曰  
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於  
寇用之無厭何以能立

載記乞伏乾歸傳氏王楊定率步騎四萬伐之乾  
歸謂諸將曰楊定以勇靈聚衆窮兵逞欲兵猶火  
也不戢將自焚定之此後殆天以之資我也復竟  
斬定

舊唐書李惟岳欲與田悅李正己同謀拒命勇各  
從政慮廢宗乃諫惟岳曰兵猶火也不戢自焚往

本氏兵果卷之十一

四

四

者田承嗣佐安祿山史思明謀亂天下爲官軍所  
敗若雷震不收承嗣豈有生理今田悅凶狂何如  
承嗣名望欲坐邀富貴不料破家覆族今大夫不  
速入朝與群逆爲自危之計非保家之道也  
捫蝨談曰孟氏談兵首以人和爲重乃左氏開卷  
第一義云以德和民又如云師克在和不在衆晉  
師乘和必有功終春秋傳以和不和旻成敗者蓋  
每致意焉倘亦重人和之旨乎吳子圖國篇亦首  
云先和而造大計攻之劉向別錄吳子之學淵源



左氏固知左氏談兵之祖不虛耳彼直視為相斫  
書者特未嘗深晰傳義者也夫不戢自焚之喻方  
示誠於相斫何得以此槩之

左氏春秋卷之一

十三

農隙講事 隱公五年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

名順氣也狩國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

也○蒐所木反獮皆於農隙以講事也○狩各隨時

息反說文作獮皆於農隙以講事也○狩各隨時

於農事之隙隙四時之田皆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

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

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旅也○振旅也

而飲至以教軍實○飲至也○飲至也○飲至也

貴賤之制昭著也○大夫士車服旌旗各有文章田獵

辨等列○辨上下之等○辨等列○辨等列○辨等列

則少者在後嚴師習威儀也○鳥獸之內不登于俎皮

之義所謂順也○習威儀也○鳥獸之內不登于俎皮

華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有毛曰皮去毛曰革小

翼上長毛曰羽不足升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

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

及也○我山林謂林木然箭之類川澤謂藁○公曰吾將

畧地焉○畧地也○畧地也○畧地也○畧地也

疾不從書曰公矢魚於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亦失

故曰遠地也○唐孔穎達疏云爾雅釋天四時之獵名與此同說

者皆如此註故杜依用之周禮亦與此同鄭玄解  
苗田與此小異言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  
實者孫炎亦然桓四年公羊傳曰春日苗秋曰蒐  
冬曰狩三名既與禮異又復夏時不田穀梁傳曰  
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日田夏曰苗秋曰  
蒐冬曰狩皆與禮異者良由微言既絕曲辨妄生  
丘明親授聖師故獨與禮合漢代古學不行明帝  
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為之說曰王  
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為苗除害上以供宗廟下以

捷取之名也 雖每年常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  
一大習猶如四時常祀三年而復為諸祭意相類  
也出曰治兵者以其初出始治其事也入曰振旅  
者以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訊是整理之義故振  
為整也旅衆也釋詁文治兵振旅坐作進退其禮  
皆同所異者唯長幼先後耳釋天云出為治兵尚  
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勿賤在  
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 桓二年  
傳列曰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彼飲至在廟  
知此言飲至亦飲于廟也軍之資實雖有車徒器  
械獵則有所獲詩序車攻美宣王脩車馬用器械  
因田獵而還車徒故知數軍實者數車徒器械及  
所獲也說文云器械之總名虞喜云器械謂鎗甲  
兜鍪也宣十二年傳言楚國無日不討軍實而申  
傲之襄二十四年傳曰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二  
註並云軍實不言車徒及所獲者彼無獵事故不  
言也  
穀梁傳經云甲午治兵公羊以治  
兵為何兵出曰治兵習戰

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  
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

又秋蒐於紅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

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爲覆寶以爲禁

禁也禁門中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流旁握謂

各去門邊空握四寸車軌塵出獸馬候蹄和應

也擊挂則不得入門車軌塵出獸馬候蹄和應

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戰不逐奔之義面傷不厭嫌

不成禽不厭思害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

左氏兵界卷之十一

士衆以習射於射官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

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

賤勇力也疏云春秋書狩有四言蒐有五稱狩有

四者桓四年狩于郎一也莊四年狩于郕二也傳

二十八年狩于河陽三也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四

也蒐有五者此蒐于紅一也十一年大蒐于比蒲

二也二十二年大蒐于昌間三也定十三年大蒐

于比蒲四也定十四年又大蒐于比蒲五也

公羊傳云祠兵者何出曰祠兵何休註曰祠兵不使使故將出兵必

祠于近郊陳兵習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

禮記曰季冬之月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註云

五戎謂戈殳戟矛矢

周禮大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旌致民平

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鈎鏡之用王執路鼓諸侯

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

鏡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鈎鄭註鼓人職曰以路

鈎以晉鼓鈎以金鈎以金鈎以金鈎以金鈎以金

鈎以金鈎以金鈎以金鈎以金鈎以金鈎以金鈎

左氏兵界卷之十一

五人長中士號兩司馬五人長下士號公司馬皆

與大官同號若以司馬主軍軍事主嚴雖卑得同

也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

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註禁者虞

之屬禁也既誓令鼓而圍之遂蒐田火弊火止也

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貉讀爲

師祭也中夏教養舍如振旅之陳群吏撰車徒讀

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

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

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註蒐讀如萊沛之沛養舍

徒謂數陣之也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

享初註車弊擊鼓之車止也夏田主中秋教治兵  
 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  
 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旒  
 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欄田如  
 蒐田之灋羅弊致禽以祀祊註羅弊罔止也秋田  
 皆殺而罔止祊當為方聲之誤也秋田中冬教大  
 閱註秋辨鼓鐸夏辨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  
 常則前期群吏戒衆庶脩戰濫虞人萊所田之野  
 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

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鑼各  
 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陣車徒如戰  
 之陳皆坐註葉安除可陳之處後表之中五十步  
 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聞群吏  
 致致之司馬贊正也弊什也皆坐當聽於  
 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  
 中軍以聲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旗  
 車徒皆作鼓行鳴鑼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攬  
 鐸群吏弊旗車徒皆坐註中軍中軍之將也  
 既聽誓各復其部曲中軍之將帥鼓鼓以作其  
 衆之氣也鼓人者中軍之將帥帥旅帥也司馬

司馬也振鐸以作衆作起也既起鼓人擊鼓以行  
 之伍長鳴鐸以節之伍長一曰公同馬以表自後  
 表前至第二表也三鼓者鼓人也鐸者止行息氣  
 也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閭聲聲不過閭鐸聲不過  
 琅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鑼車驟徒  
 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註趨者赴敵尚疲之漸也  
 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註及表自第二前至第三  
 車三發徒三刺註鼓成或收或鼓一闌車一乃鼓  
 退鳴鑼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註鼓所以止鼓  
 以和衆鼓人為止之也退自前表至後表鼓鐸  
 則同習戰之禮出入一也異者廢鑼而鳴鑼逐  
 以得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群吏各帥其車徒以

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  
 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  
 車為主註軍門曰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為之  
 或出而右有司平之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為之  
 也旗軍吏所載分地謂其部曲疏數前後有屯  
 步中徒與群相去之數也車徒畢出和門鄉師又  
 巡其行陳鄉師云險野人為主人居前易野車  
 為主車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未終於陳前  
 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中軍以聲令鼓鼓  
 不得令先設此車者田僕也  
 人皆三鼓群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  
 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註群司馬

也欽如著附之有緒結項及所擊鼓皆戰車徒等  
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感也  
諫鄭曰展云及所擊至所擊之要玄謂至所擊之  
處更士鼓錄衆攻趙敵勝而徒乃擊鼓金鑑戰必  
喜也疾雷擊鼓曰鼓譟也徒乃擊鼓金鑑戰必  
郊入獻禽以享丞物多矣得取也故金鑑戰必  
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于郊月令季秋天子及  
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  
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事伐有罪

爾雅曰春獵為蒐夏獵為苗秋獵為獮冬獵為狩  
宵田為獮大田為狩乃立冢土戎醜攸行趙寧事  
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振旅開闢

左氏兵畧卷之一

引為治兵尚威武也人為振旅反尊卑也

詰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

半信脩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則難

速行志矣君有攻伐之志小國諸侯有守禦之

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以速得志於天下諸侯

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

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

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

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

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

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五十人

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

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

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饗振旅秋以

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

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

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

戰聲相聞足以不乖重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

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

固戰則同運軍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

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司馬法曰天下既平天子大懼念蒐秋獮諸侯春

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

唐太宗李衛公答問太宗曰司馬法首序蒐狩何

也李衛公曰順其時而要之以神重其事也周禮

最為大政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

山之會此天子之事及周襄齊桓有召陵之師晉

有踐土之盟此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其實用九  
伐之法以威不恪倭之以朝會因之以巡狩訓之  
以甲兵言無事兵不妄舉必於農隙不忘武備也  
故首敘蒐狩不其深乎

呂氏春秋曰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  
之厚祿教卒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  
散係系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鋤耰白挺可以勝  
人之長鉞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論今有利劔於  
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劔無擇為是聞

左氏兵畧卷之一

十四 言世言

因用惡劔則不可簡選精良兵械鉅利發之則不  
時縱之則不當與惡卒無擇為是戰因用惡卒則  
不可王于慶忌陳年猶欲劔之利也簡選精良兵  
械鉅利令能將將之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湯  
武齊桓晉文吳閻廬是也

管子云夫為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為經得人心  
而為紀法令為維綱吏為綱畧什伍以為行列賞  
誅為文武繕農具當器械耕農當攻戰推引鉞耨  
以當劔戟被蓑以當鎗鏑蒞笠以當盾故耕器

具則戰器備農事習則攻戰巧矣

漢書刑法志云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晉灼曰百  
也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擊虎賁  
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言士也  
外有樓船皆  
歲時講肄脩武備云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  
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漢禮儀志立秋之日迎氣但畢始揚威武斬牲於  
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興御戎路白馬朱鬣  
擊射牲牲以薦解太宰令司馬各一人載獲車馳  
驅送陵廟還宮遣使齎東中帑以賜武官武官肆兵

左氏兵畧卷之十

十五

習戰陳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鉅劉兵官皆肆孫吳  
兵法六十四陳名曰衆之鉅劉之禮祠先虞祠壇  
觀執事告先虞以烹鮮時有司乃遂巡射牲獲車

畢有司告事畢古今注口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  
山居谷及者腰膝而冥水  
又曰嘗訖始秋食曰鉅腰  
風俗通稱韓子書

應劭漢官儀曰兵之設尚矣春秋三時務農一時

講武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啓寇  
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發與雷震烟蒸電激一切  
取辟除方為不及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驅

之以即強敵猶鳩鵲捕鷹鷂羊犬豺虎是以每戰常負王族不振張角懷挾妖偽遐邇搖蕩八州並發烟炎絳天牧守泉裂流血成川爾乃遠徵三邊殊俗之兵非我族類忿驚縱橫多僇良善以爲己功財貨糞土哀夫民氓遷流之咎見出在茲不教而戰疑謂棄之跡其禍敗豈虛也哉

漢書主父偃諫伐匈奴曰臣聞司馬法曰天子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起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事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屍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

班固東都賦曰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教之以風雅

楊雄長楊賦曰平不肆險安不忘危乃時以有年出兵整與練戎振師五旅習馬長楊簡力校獸校武割禽

王粲校獵賦云遵古道以循豫兮昭勸助乎農圃用時隙之餘日兮陳苗狩而講武

卷之一

七

三

左氏兵畧卷之十

七

三

於講武以示即戎此備之大者

典論云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氣弱物于燥手桑

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於鄴西

唐太宗帝範曰夫兵甲者國家凶器也土地雖廣

好戰則人凋中國雖安忘戰則人殆固非保全之

術殆非擬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故農

隙講武習威儀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是以勾踐

執蛙卒成霸業徐偃棄武終以喪邦何也越習其

威徐忘其備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

知孤矢之利以威天下此用兵之機也

唐禮志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前期十一日所司奏請講武兵承部詔遂命將帥簡軍士除地為場方一千二百步西出為和門又為步騎六軍營域左右稍各三軍立五表表間五十步為三軍進止之節前一日講武將帥及士卒集於壇所建旗為和門如方色都壇之中及四角建五牙牙旗大將被甲乘馬教習士衆講武之日步軍為直陳以俟大將立旗鼓之下鼓三嚴諸衛各督其隊與鉞戟

李氏兵畧卷之一

三百四十一

入陳殿庭皇帝乘輦輅至壇所兵部尚書介冑乘馬奉引入大次謁者引諸州使人鴻臚引蕃客立大次東西及北觀者立於都壇騎士佚外四周然後講武吹大角三通中將軍各以整令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長史振鐸分循諸果毅各以大將誓詞告於其部遂整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行及表擊鉦乃止為東西軍乃舉青白赤黑黃旗為方圓曲直銳陳凡陳先舉者為客後舉者為主每變陳各選五十人挑戰迭為勇怯之狀敵均之勢

勝敗之形騎馳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選二軍騎軍皆如步軍之法每陳各八騎挑戰五陳畢大擊鼓而前盤馬相擬擊而罷遂振旅侍中跪奏禮畢乃還

新論曰魏牀戾獸而黃帝教之戰鷹鶴鷺鳥而羅氏教之擊夫鳥獸猶能戰擊者教習之功也是以先王因以開陳大閱簡衆為國豫備云

三朝訓監圖云治兵振旅有邦令典先帝讀治之初邊垂未靖注意征伐乃開師場合禁園因時以

李氏兵畧卷之一

十九

講事即田以訓戎有赫威靈震疊無外不止於順秋今正武節蓋有倣於四鄙矣

舊唐書李抱真為懷澤路觀察使留後籍戶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給予矢令之曰農隙則分曹角射歲終吾當會試及期按簿而徵之都試以示賞罰復命之如初比三年則皆善射抱真曰軍可用矣於是舉部內鄉得成卒二萬乃繕甲兵為戰具遂雄視山東

唐書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率戶二百取一人使



習戰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於是南詔吐  
落二邊獲懼

玉海云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伍校兵之在府者  
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為步隊十騎隊  
一皆卷稍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  
諸校皆飲人騎為隊二通偃旗稍解幡三通旗稍  
舉左右校擊鼓二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鉦隊  
少却左校進逐至右校立所左校擊鉦少却右校  
進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戰

左氏兵略卷之一

二十

三十一

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  
匝月二通旗稍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是  
日也同縱獵獲各入其人

捫蝨談曰周禮姬公致太平書也乃其謀大司馬  
者如教振旅教茭舍教治兵教大閱辨其鼓鐸鐃  
鏡之用習以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誓師賦徒  
往徃皆如陳法而終之曰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  
謂當軍興時無須更立約束不過就平日警駭者  
一嘗試之如此而已矣傳稱農隙講事其得周官

遺意乎嗚呼後世上不教戰民不知兵一旦羽書  
狎至長戟指關吾不知何以應之

左氏兵略卷之一

三十一

不備取敗

隱公五年

恃陋不備 成公九年

恃吳不備

成公十七年

討魯不備 昭公五年

鄭人侵

杜牧

以報東門之役 杜東門 衛人以

魚師伐鄭

南無國

今鄭蔡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

其前

林軍其前攻其前也羅與盧我兩使曼伯與子

潛軍軍後

元潛軍軍其後無軍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 林制

之人曼伯子元之軍也不虞不制度也杜制六月鄭

鄭邑今河南城阜縣也一名虎牢也曼音為

不備不虞

二公子以制人敗無師於北制 杜二公子曼伯子元

不備不虞

人敗之 遂用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林不虞樂不虞

不備不虞

人敗之 遂用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林不虞樂不虞

不備不虞

人敗之 遂用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林不虞樂不虞

不備不虞

人敗之 遂用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林不虞樂不虞

不備不虞

人敗之 遂用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林不虞樂不虞

不備不虞

人敗之 遂用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林不虞樂不虞

不備不虞

人敗之 遂用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林不虞樂不虞

不備不虞

人敗之 遂用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林不虞樂不虞

不備不虞

人敗之 遂用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林不虞樂不虞

不備不虞

人敗之 遂用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林不虞樂不虞

不備不虞

人敗之 遂用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林不虞樂不虞

不備不虞

人敗之 遂用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林不虞樂不虞

不備不虞

人敗之 遂用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林不虞樂不虞

不備不虞

人敗之 遂用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林不虞樂不虞

恃陋不備

入鄭莒無備故也 杜終至 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

大者也 杜自取滅亡 備禦不虞善之大者也 林居安

之人皆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閒而楚克其三

都無備也 夫 林決周匝也辰日辰也浹辰謂自子

子答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黶

凡百君子莫不待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杜連詩也

本氏兵卷之十一

三十三

帛麻可為布皆謂皆草之可為粗用者言雖有精細

之物粗物亦不可棄姬姜大國之女燕萃賤賤之人

言雖有大國之女賤賤之人亦不可棄凡百君子在

位之人亦有賤賤之時須得人承代也管古類反蒯

莘在辭反音蒯又成公十七年舒庸人以楚師

之敗也 杜敗于鄢陵道吳人圍巢伐駕圖登虺 杜巢

楚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索師襲舒庸虺之

他洛 又昭公五年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 杜

受年 不設備 林莒人不設 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

陳也 杜居臣吳故重 發例也 陳音陳

孫子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曹操曰正者當

潛軍軍後

而設備乎 九年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

敵奇兵從旁擊不備也 張預曰兩軍相臨先以  
正兵與之合戰徐發奇兵或擣其傍或擊其後以  
勝之若鄭伯禦然師以三軍軍其前以潛軍軍其  
後是也

後漢書赤眉青犢上江太彤鐵脰五幡十餘萬衆  
並在射犬世祖引兵將擊之耿純軍在前去衆營  
數里賊忽夜攻純兩射營中士多死傷純勒部曲  
堅守不動選敢死二千人俱持強弩各傳三矢使  
衛校間行繞出賊後齊聲呼譟強弩並發賊衆驚  
走追擊遂破之

李氏兵略卷之十

十四

二百一十

宋書太宗遣張興世距南賊於赭圻賊屯鵲尾相  
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彊地勝我今  
雖相持有餘而制敵不足今若以兵數千潛出其  
上因險自固隨宜斷截使其首尾驚惶進退疑沮  
中流一梗糧運自艱制賊之奇莫過於此沈攸之  
吳喜並贊其計

舊唐書高祖率兵禦隋將屈突通於潼關通遣武  
牙郎將桑頭和擊勦安來擊劉文靜苦戰者半日

死者數千人文靜度頭和軍稍怠潛遣奇兵掩其  
後頭和大敗悉虜其衆

隋唐嘉話云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水橋控弦四十  
萬太宗初親臨政驛召衛公問策時發諸州軍未  
到長安居人勝兵不過數萬胡人精騎騰突挑戰  
日數十合帝怒欲擊之靖請傾府庫賂以求和潛  
軍邀其歸路帝從其言胡兵遂退於是據險邀之  
虜棄老弱而遁獲馬數萬匹王帛無遺焉

李氏兵略卷之十

十五

二百一十

聲大挫元宗遣何敬洙等來援敬洙與建州兵相  
持文徽得建之降將孟堅使潛師出其後擊之建  
州軍大敗潰去

不備不虞

易萃卦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王弼註聚而無防則衆心生 疏曰澤上於地  
則水潦聚故曰澤上於地萃也除者治也人既聚  
會不可無防備故君子於此之時脩治戎器以戒  
備不虞也

易解虞翻曰君子謂王除脩戎兵也詩曰脩爾車

馬弓矢戎兵陽在三曰為脩坤為雷三四之正離  
為戎兵甲冑飛矢坎為弓弧巽為繩艮為石謂敵  
甲冑鍛厲矛矢故除戎器也坎為寇坤為亂故戒  
不虞矣

又易繫辭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易解下賈曰卒暴之客為鄰寇也九家易曰下有  
艮象從外示之震復為艮對合重門之象也柝者  
兩木相擊以行夜也艮為木為小木為手持震為  
足又為木為行坤為夜即手持柝木夜行擊門之

左氏春秋卷之十一 二十六 二百九十九

象也坎為盜暴水暴無常故以待暴客即有不虞  
之備故取諸豫也

孫子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張預曰攻無備者  
謂懈怠之處敵之所不虞者則擊之若燕人畏鄭

三軍而不虞制人為制人所敗是也

又曰以虞待不虞者勝 孟氏曰虞度也左傳曰  
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待敵之可勝也

又曰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  
所不戒也

吳子曰備者出則如見敵  
尉繚子曰無固在於豫備

鄧析子曰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閒習不可  
以當敵廟筭千里帷幄之奇百戰百勝黃帝之師  
諸葛武侯將苑曰國之大務莫先於戒備若乃失  
之毫釐則差之千里覆軍殺將勢不踰息可不懼  
哉故有患難君臣肝食而謀之擇賢而任之若乃  
安居而不思危寇至而不知懼此謂燕巢於幕魚  
游於鼎亡不俟夕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曰

左氏春秋卷之十一 二十七 二百九十九

豫備不虞古之善政又曰蜂蟻尚有毒而況國乎  
無備取眾不可恃也故曰有備無患故三軍之行  
則不可無備矣

又曰夫必勝之術合變之形在於幾也非智熟者  
孰能見幾而作見幾之道莫不先於不意故猛獸  
失險童子持戟而追之蜂蟻發毒壯士彷徨而失  
色以其禍出不圖變速非慮也

孔叢子陳王涉使周章為將西入關以誅秦秦使  
將軍邯拒之陳王以秦國之亂也輕之不設備將

士太師諫曰臣聞兵法無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恃敵而不自恃非良計也他日復諫曰臣聞國大兵衆無備難恃章邯衆將卒皆死士也周章弱儒使彼席卷來前莫有當其鋒者臣昔在梁人陽由力扛鼎伎巧過人骨騰肉飛手搏踐獸國人懼之然以無敵之伎力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也輕之無備故也今王與秦角而輕秦過甚臣是以懼故區區之心欲王之備患也弗聽周章果敗而無後救邯遂進兵擊陳王師大敗

左氏兵略卷之一

二十八

三百卅三

晉書王渾與吳接境吳恃薛瑩魯淑衆號十萬淑向戈陽瑩向新息時州兵並放休息衆裁一旅浮淮潛濟出其不意瑩等不虞晉師之至渾擊之

勇夫重閉

隋書煬帝顧謂樊子蓋曰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亦勇夫重閉之義也

恃強不備

吳畧曰君子當安平之世刀劍不離身古諸侯相見兵衛不做營壘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况守邊固圉交刃之際歟凡兵所以勝者謂擊其空虛擊其

懈怠苟嚴整終事則敵人不至俾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昔晉人禦秦深壘固軍以待之秦師不能久楚爲陳而吳人至見有備而返程不識將軍也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上吏治軍簿虜不能犯朱然爲軍師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使敵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是謂能外禦其侮者半若夫莒以恃陋而潰齊以狎敵而殲魏以易晉而亡魯以卑邾而敗莫敖小羅而無次吳子入巢而自輕斯皆可以作鑒也故吾有以待

左氏兵略卷之一

二十九

三百卅四

吾有所不可攻者能豫備之之謂也

魏志太祖將征烏丸郭嘉曰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太祖遂行至易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太祖至惶怖合戰大破之

晉書甘卓性寬和忽便疆塞聞諫輒怒方散兵使大佃而不爲備功曹榮建固諫不納襄陽太守周愿等密承王敦意知卓無備諫言湖中多魚勸卓

遠左右皆捕魚乃製害卓於溪傳首於敦

魏書董純討彭城賊張大彪等初閉營不與戰賊以純為怯不設備縱兵大掠純選精銳擊破之

北齊書斛律羨以北虜屢犯邊須備不虞自庫堆戌東距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或斷谷起障並置立戍運五十餘所

舊唐書蕭銑據江陵反李靖陳十策以圖銑高祖從之授靖行軍總管三軍之任一以委靖其年八

李氏書卷之十

李氏書卷之十

月集兵於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險必謂靖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九月靖乃率師而進將下峽諸將皆請停兵以待水退靖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縱彼知我倉卒徵兵無以應敵此必戒擒也遂進兵至夷陵銑懼始徵兵於江南果不能至靖勒兵圍城銑遂降

又杜愔守泗州賊龐勛攻之經年不能下初詔令

孤絢為徐州南面招討使賊攻泗州急絢令李湘

將兵五千人援之賊聞湘來援遣人致書於絢辭情遜順言朝累有詔赦宥但抗拒者三兩人耳旦夕圖去之即東首請命願相公保任之絢即奏聞請賜勛節鉞仍戒李湘但戍淮口賊已招降不得立異絢是湘軍解甲安寢去倣倣日與賊軍相對歡笑交言一日賊軍乘間步騎徑入湘壘淮卒五千人皆被生繫送徐州為賊蒸而食之白帖云吳國之麻脩完而師息莒國雖陋失守而

李氏書卷之十

李氏書卷之十

都亡

宋史僊智高反安撫使孫江請益騎兵且增選偏裨求武庫精甲五千叅知政事梁適折之曰毋張皇汚曰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指期賊賊非可以徵倖勝乃欲示鎮靜邪夫實備不至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也

墨客揮犀云邊城守具中有戰棚以長木沉於女牆之上大體類敵樓可以離合設之頃刻可就以備倉卒城樓或無無虞受攻則急張戰棚以

臨之梁侯景攻臺城為高樓以臨城城上亦為樓以拒使壯士伏櫟闕於樓上亦近此類預備敵人非倉卒可致近歲邊城有議以謂既有敵樓則戰棚悉可廢者恐講之未熟也

武經總要警備法云凡軍營下定常須防禦於營外去幕二十步列隊伏如臨陣對寇法晝夜嚴警縱逢雨雪其抽隊官並不得離隊每營留馬五匹并鞍勒放飼防有警急立要馳告凡都管營備之外每軍必別設兵候一軍量抽戰士三五十人於

本兵兵

卷之一

三十三

三十三

當軍四面三五里外要害之路夜設外舖每舖給鼓二面自隨如夜中賊犯大營其外舖看賊與大營交戰即從後鳴鼓大呼以擊賊後乘得機便必當克捷凡軍管下定夜則別置外探每營以折衝果殺迭作番次每面四人每人領馬五騎於營四面去營十里外遊奕以備非常如有警急馳報軍中或領馬軍至一更時舉火相應賊見火號不敢偷營

戰國策官他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秦饑而宛

恃吳不備

亡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鄭亡於齊陳蔡亡於楚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

韓非子曰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

又曰恃交援而簡近鄰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

又曰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威曹荆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威荆許恃荆而不聽魏魏攻宋而魏威許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而韓威

左氏春秋

卷之一

三十三

三十三

鄭

捫發談曰攻不備出不意兵之善謀也亦顧所對敵何如耳敵方以不虞為虞安所得而乘之凡可得而恣蹂躪者皆自謂無虞者也其自謂無虞者非恃在我即恃在人豈知兩不足恃而可虞者且橫發而莫支已易曰君子除戎器以戒不虞傳其深於易者耶

左氏兵略卷之二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發刊

海虞陳島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親仁善鄰隱公六年

鄭伯侵陳大獲林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林成猶

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

莊五年父陳公子佗林親近仁善事鄰國國家之寶也陳侯曰宋衛實難杜可

左氏兵略卷之二

也○難鄭何能為林來衛大國實可畏遂不許君子

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

從自及也林言為善之機不可失為惡之念不可長

惡而不改陳極不許鄭成是失善機而長惡念長其

悛止也從隨也○悛七全反雖欲救之其將能乎

周任有言曰杜周任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

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林見惡非獨惡人凡惡念惡事皆是如農夫之治田

園必以去草為先務併草之本根而絕之勿使復能

生植信仲同義惡者既屈則善者自伸

矣杜茂川也夷殺也蘊積也崇聚也

載記王猛謂苻堅曰晉雖僻陋越乃正朔相承

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

又段遼與慕容皝相攻陽裕諫曰臣聞親仁善鄰

國之寶也慕容與國世為婚姻且就令德之主不

宜連兵構怨凋殘百姓臣恐禍害之興將由於此

願兩追前失通款如初使國家有太山之安蒼生

蒙息肩之惠

左氏春秋鐫曰陳侯傲鄰而悛諫以取敗則信有

罪矣雖然不有強大諸侯惡且什伯於此者乎

是區區者君子獨識之深也其援商書周任之

左氏兵略卷之二

語於義尤不相蒙諸如此類疑不盡出左氏蓋妄

庸者聳入之

說文云雙以足躡夷艸从艸受音治切又廣雅蘊

崇貯積也又爾雅崇充也郭璞註亦為充盛

捫蝨談曰有國者屏蔽固則安撤則危古人重邦

交非為鄰計凡自為屏蔽計耳齊楚鄰而莫相善

也終折而入于秦吳蜀鄰而莫相善也終折而入

于魏蓋蟲有蛇者一身兩口而食相齧也遂相殺

因自殺鑒相齧之轍者益信樹敵不如樹交矣



三覆殲戎 隱公九年

三覆誘吳 襄公十三年

北戎侵鄭 鄭伯禦之 患戎師曰 彼徒我車 林言北戎

難處中國者也 徒步兵言戎 懼其侵軼我也 林懼車

皆步兵車戰言 鄭昔車戰 懼其侵軼我也 林懼車

進退為步兵之所 公子突曰 使勇而無剛者 當冠而

速去之 杜公子突 鄭厲公也 嘗試也 勇則能往 無剛

則退 杜公子突 鄭厲公也 嘗試也 勇則能往 無剛

故之追躡 君為三覆以待之 杜厲公也 林使

追躡戎輕而不整 貪而無親 勝不相讓 敗不相救 先

者見獲 必務進進而遇覆 必速奔後者不救 則無繼

矣 乃可以逞 林言戎兵輕而易而不整 其行伍貪利而

不親 附附貪利 故得勝而不肯相讓 而

有所獲 必務先進 先進者遇伏兵 必速奔走 而歸後

者見先者敗 走必不相救 則戎兵無從之 戎人之前

遇覆者 奔祝願逐之 秉戎師前後擊之 盡殲 杜祝願

帥勇而無剛者 先犯戎而速奔 至後伏兵起 或還走

射與第二伏擊 其後第三伏擊 其中一伏擊 其前二

處心故曰 秉戎師前後擊之 戎人之前者 盡死也

杜殲戎師 大奔之 在後駐軍不救者 皆大奔 又襲

公十三年 吳侵楚 養由基奔命子庚 以師繼之 杜子

馬養叔曰 吳乘我喪 謂我不能師也 杜養叔 養必易

待我 我請誘之子庚從之 戰于府浦 杜府浦 大敗吳

師 獲公子黨 君子以吳為不弔 杜不弔 天詩曰 不弔

昊天 亂靡有定 杜言不為吳天所恤 則

孔穎達疏 云嘗寇速去 知戎必逐之 逐其去者 必

有獲 獲謂獲鄭人也 在先者見逐 有所獲 不復顧

後 必務在速進 謂棄其後者 獨自先進 進而遇覆

必速迴奔 走後者不救 則是無繼續矣 無繼則易

敗 如是則可以解患 服虔云 先者見獲 言必不往

相救 各自務進 言其貪利也 其言見獲者 當謂戎

左氏兵略 卷之二

被鄭獲也 鄭人速去 以誘之 安得獲戎也 在先者

已被鄭獲 重進者 將復為虜 各自務進 欲何所貪

而云貪利也 此則不言可解 無故以解亂之

吳子武侯問曰 兩軍相望 不知其將我欲相之 其

術如何 起對曰 令賤而勇者 將輕銳 以嘗之 務於

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 一坐一起 其政以理 其追

北 佯為不及 其見利 佯為不知 如此 將者名為智

將 勿與戰也 若其設誼 譁旗 煩亂 其卒自行 自

止 其兵或縱或橫 其追北 恐不及 見利 恐不得 此

為愚將雖眾可獲

載記冉閔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城閔大將軍董閔車騎張溫言於閔曰鮮卑乘勝氣勁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溢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可必捷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將侮我矣乃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以鐵鑕連馬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丑千方障而前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杖健刀矛右執鈎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

五

百十

至圍之數周閔眾寡不敵躍馬潰圍東走可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為恪所擒

宋史高宗問勝敵之術于吳璘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矣

六韜太公曰選我材士強弩伏於左右車騎堅陳而處敵人過我伏兵積弩射其左右車騎銳兵疾擊其軍或擊其前或擊其後敵人雖眾其將必走

唐太宗李衛公答問李衛公曰車徒常教以正騎隊常教以奇據曹公前後及中分為三覆不言兩

肅舉一端言也後人不曉三覆之義則戰騎必前於陷騎游騎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回車轉陣則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也太宗笑曰多少人為曹公所惑

東漢書班超在西域時月氏遣副王謝盛兵攻之相守數日起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遣兵數百覆于東界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首示謝謝驚請罪願得生魏志滿寵守合肥孫權自將兵欲圍新城寵曰權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

六

晉州五

舉大衆遠來雖不敢至必當上岸擢兵乃遣步騎六千伏淝水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擢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赴水死者甚衆

載記汲郡向水有衆數千壁于枋頭石勒將於棘津北渡懼冰邀之會諸將問計張賓進曰如聞水船盡在潰中未上枋內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文石津縛筏潛渡勒引其衆自酸棗向棘津水間勒軍至始欲內其船會維

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其軍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米懿乃出軍將戰而三伏齊發夾擊攻之又因其資軍遂豐振

又劉琨遣將軍姬澹率衆十餘萬討石勒琨次廣牧爲澹般換勒將拒之或諫之曰澹兵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守勢異必獲萬全勒曰澹大衆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雖今不齊可一戰而擒之何強之有寇已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棄我之退顧乃無暇焉

本氏兵畧

卷之十二

七

晉書

得深溝高壘乎此爲不戰而自滅亡之道立斬諫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于山上分爲二伏勒輕騎與澹戰偽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獲鎧馬萬匹

又段遼于密雲山遣使詐降石季龍信之使征東麻秋百里郊迎秋曰受降如待敵將軍慎之遼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胡貪而無謀吾今請降求迎彼終不疑也若伏重軍以要之可以得志皝遣

子恪伏兵于密雲麻秋統衆三萬迎遼爲恪所襲死者十六七秋步遁而歸

元經薛氏傳云慕容垂發步騎七萬攻慕容永弟友于晉陽垂別將慕容農入自壺關永杜大行軹關垂進師天井關至壺壁永精騎五萬阻河西以自固垂陣于壺壁南遣別將分爲二翼又設伏于深澗大戰垂引軍僞退永追奔數里伏兵斷後二翼夾擊之永大敗奔長子國之永奔北門擒獲斬之

左氏兵畧

卷之十二

八

晉書

北史魏大武討姚興于紫壁問計于李先對曰兵以正合戰以奇勝關姚興欲屯兵天渡利其糧道及其到前遣奇兵先邀天渡紫壁左右嚴設伏兵備其表裏興欲進不得住又乏糧夫高者爲敵所據深者爲敵所因兵法所忌而興居之可不戰而取帝從其計興果敗歸

又段韶圍定陽屠其外城時韶病在軍中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澗並無走路唯慮東面一虞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長恭乃設伏其夜果如

策伏兵擊之大潰

又費穆至涼州蠕蠕遁走穆謂其所部曰夷狄獸心見敵便走若不令其破膽終恐疲於奔命乃簡練精騎伏于山谷使羸劣之衆爲外營以誘之賊騎覩見俄而競至伏兵奔擊大破之

舊唐書太宗徇東都及將旋謂左右曰賊見吾還必相追躡設三伏以待之俄而隋將段達率萬餘人自後而至度三王陵蔡伏擊之段達大敗追奔至于城下因於宜陽新安置熊毅二州戍之而還

左氏兵畧

卷之二

九

又隋末群盜起秦叔寶從通守張須陁擊賊帥盧明月於下邳賊衆千餘萬須陁所統纔萬人力勢不敵去賊六七里立柵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諸將士曰賊見兵却必輕來追我其衆既出營內即虛若以千人襲營可有大利此誠危險誰能去者人皆莫對唯叔寶與羅士信請行於是須陁委柵遁使二人分領千兵伏於蘆葦間既而明月果悉兵追之叔寶與士信馳至其柵柵門閉不得入二人超升其樓拔賊旗幟各殺數人營中大亂

又李密新破宇文化及有輕王世充之心不設警壘世充夜追三百餘騎潛入北出谿谷中令軍人秣馬摩食遲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發乘高而下馳壓密密營又縱火焚其廬舍密軍潰

又賊帥翟讓聚黨萬餘人李密往歸之榮陽太守楊慶及通守張須陁以兵討讓讓曾爲須陁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之驍勝既驍且狠可一戰而擒公但列陣以待密爲

左氏兵畧

卷之二

十

公破之讓不得已勸與將戰密分兵千餘人于林木間設伏讓與戰不利稍却密發伏自後掩之須陁衆潰與讓合擊大破之遂斬須陁于陣又李光顏討吳元濟賊以奇兵自五溝薄赫連城光顏力戰却之密遣田布伏精騎于溝下扼其歸賊至伏衆大驚顏死溝中者千餘餘皆棄騎遁吳越備史云李濟率兵二萬自千秋嶺寇衣錦軍文移王率師討之王以山谷迂僻乃棄其歸路爲三覆以符之特江南

中與王騎相逼僅獲之俄而知誥易服乘白驃而  
竄士辰獲李濤

宋史高繼勲屯岢嵐軍契丹聚兵五萬屯草城川  
繼勲登高望之謂軍使賈宗曰彼衆而陣不整將  
不才也我兵雖少可以奇取勝先伏兵山下敵見  
我弱必急攻我我誘之南走爾起乘之當大潰轉  
戰至塞光嶺伏發契丹果敗相蹂躪死者萬餘人  
獲馬牛橐駝甚衆

又岳飛討李成于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

宋氏兵畧

卷之十一

十一

十一

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  
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

又金人來自圖山勢如風雨扈再興同孟宗政陳  
祥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出一陳復卻金  
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  
受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間

又金攻三鶯李彥先俾北金人追之伏發掩殺千  
計

中興戰功錄云紹興四年兀朮入寇韓世忠以宣

撫使江鎮江今魏良臣使虜至維揚置酒送別康

牌皆至良臣問故世忠曰有詔移屯守江輟炊爨

班師良臣去世忠曰今日視吾鞭所向北行至大

儀勒兵爲陣設伏二十餘處令聞吾鼓則起擊良

臣至虜問動靜以所見對兀朮喜直趨江口至大

儀狀兵四襲虜軍亂世忠麾勁兵蹂之虜奔潰擒

其驍將軍勢大振世忠窮追于淮虜復奔潰

又紹興十年以騎帥劉錡副守東都奉旨分屯順

昌仲夏入順昌兀朮已入東京矣虜困城錡設伏

以待夜半劫虜營虜援寨退走

又劉錡爲鎮江都統浙西等路制置使錡誓以死

報國辛巳九月逆亮入寇除京畿等招討使十月

虜將高景山以兵擣瓜州錡遣裨將設伏于皂角

林與虜戰破之斬景山

嘉祐集云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

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

而緩于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

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

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  
坦坦之路車投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兩必  
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北北  
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  
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搥鼓突出乎平川以  
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于正道勝敗未可  
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于伏道十出而  
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精兵也  
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  
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  
其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  
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  
左傳附注曰裴猶象甲之裴蓋言戎師爲師所包  
也  
後漢書馬武爲蘇茂周建所敗人呼求救于王霸  
霸聞營堅壁軍中壯士路濶等數十人斷髮請戰  
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  
受敵驚亂敗走

載記冉閔奔于常山慕容恪追及於泝水閔威名  
素振衆咸憚之恪謂諸將曰閔師老卒疲實爲難  
用加其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  
也吾今分軍爲三部犄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又知  
吾軍勢非其敵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今貫甲厚  
陣以俟其至諸軍但厲卒從傍須其戰合夾而擊  
之蔑不剋也及戰敗之斬首七千餘級擒閔送之  
斬于龍城  
南史梁裴邃畧地至汝潁閔所在響應魏壽陽守  
將長孫承業河間王元琛出城挑戰邃臨淮嘆曰  
今日不破河間方爲謝玄所笑乃爲四甕以待之  
今直開將軍李祖憐偽遁以引承業等悉衆追之  
四甕競發魏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承業奔走閉門  
不敢復出  
宋書裴邃寇暴柳元景設方畧得六七百人分五  
百人爲五道或曰裴將逼城不互分衆元景曰裴  
戍豈悟城內兵少且表裏合攻于計爲  
至乃使驛道爲備潛出其後成曰火舉

馳進前後俱發鬩衆驚擾投郢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

魏書蕭鸞遣魯康祚趙公政侵豫州軍于淮南傳永舍淮北量吳楚之兵好以斫營爲事即夜分兵二部出于營外又以賊入夜來必應于渡淮之所以大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乃密令人以絛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永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趨淮水大既繞起不能記其本

左氏兵畧卷之二

十五

濟遂望永所置之火而爭渡馬水深溺死斬首數千級生擒公政康祚墜淮曉而獲其屍斬首并公政送京師

東軒筆錄脣嘶囉唐吐蕃贊普之後據邈川之宗哥城盡有河隍之地祥符中用蕃僧立導之策將衆十萬穿古渭州入寇時曹瑋以引進使知秦州領騎卒六千守伏羗城聞賊已過畢利城瑋率諸將渡渭逆之遂合戰于三都谷賊軍雖衆然器甲殊少在後者所持皆白楮毛連以備劫虜而已瑋

知其勢弱不足畏欲以氣陵之自引百騎穿賊陣出其後升高指揮軍中鼓譟夾擊賊大潰斬首三千級明日視林薄間中傷及投崖死者萬計瑋之威名由是大震脣氏自此衰弱矣

王海宋王全斌等收復劔州即欲領兵赴來蘇康延澤曰來蘇細路無煩王師自往且蜀人自與官軍相遇數戰數敗今聞併兵守劔門不如諸帥協力攻取命偏將趨來蘇若達青嶺北擊劔門與大兵夾攻破之必矣全斌等然之遂命史延德等分

左氏兵畧卷之二

十六

兵趨來蘇起浮橋於江上蜀人見橋成即棄寨而遁王昭遠門延德至青嶺即引兵陣於漢原坡之上留偏將守劔關全斌等以銳兵直擊遂破之韜鈴續篇坤卦三畫皆陰大衆之象坎卦二陰居上之下小衆之象一陽居二陰之間為將握兵之象大衆居外小衆居內大小相容營衛相包大陣之象伏羲故名之曰師陣于後為後拒陣于中為中壘後當則不整中擾則虛初當其後四當其中不宜于動者周公繫辭而其辭皆凶所以欲人教

陳而整旅也中軍之前為駐隊駐隊以拒禦為主  
非瀕于危不用之四當其位可以動可以無動而  
其辭不責其左次所以欲人持重而自守也駐隊  
之前為前陣前陣之前為先鋒二者兵之先陣之  
首折衝之奇也五當其前六當其先其動互矣而  
其辭皆吉所以欲人交發而並至也夫聖人著師  
卦之象占無不暗合戰陣之法如此聖人之善兵  
可知矣

捫蝨談曰兵以奇勝伏固兵家之奇也乃三覆七  
左氏兵略卷之十

覆寔昉左氏自後以伏兵致勝者十居八九其皆  
殪戎誘吳之餘智乎

鄭取三師 隱公十年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杜鄭師遷駐宋人衛  
人入鄭杜宋衛奇兵蔡人從之伐戴杜從宋衛八月  
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杜三國之軍在戴故鄭伯各圍  
之師者軍旅之通稱林傳曰宋衛既入鄭而以伐  
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林言蔡人不與入鄭  
宋衛不同其入鄭之功不與宋衛和以致于敗也杜言鄭取之易也

經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胡傳曰綱伐  
綱取兼之也或疑鄭人兵力不能取戴兼亡國之  
左氏兵略卷之二

師非矣什圍伍攻正也以寡覆衆奇也莊公蓋嘗  
克叔段敗王師困州吁而入許能以奇勝可知矣  
故駐師于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闢起乘其弊  
一舉而兼取之下莊子之術也然則可乎孟子曰  
善戰者服上刑綱伐取者其以鄭莊公殘民之甚  
當此刑矣

孔疏云三國之軍在戴城下故鄭伯合圍之不言  
圍戴者本意圍三師不圍戴也不言圍三師者今  
日圍明日取圍之不久徑以取告不以圍告三國



經皆稱人於例為將卑師少而傳言三師故辯之  
師者軍旅之通稱

戰國策陳軫謂秦王曰王不聞管與之說乎有兩  
虎爭人而鬪管莊子將刺之管與之曰虎者反  
蟲人者甘餌也今兩虎爭而鬪小者必死大者必  
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皆兩虎也無刺

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帶莊作

又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虛若天下之  
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盧逐東郭逡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十六

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大廢於後大兔俱  
羅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  
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敵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  
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又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  
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  
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  
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鷸不肯相舍漁者得而  
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持以敝大衆臣恐

強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

又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  
下之所明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  
能相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謂山東  
之憂也虎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關兩  
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决不相關  
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關兩罷  
而歸其國于秦智不如禽遠矣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十七

三十四

魏志郭淮欲分兵取姜維諸將以維衆西接強胡  
廖化以據險分軍兩持兵勢轉弱進不制維退不  
援化非計也不如合而俱西及吳蜀未接絕其內  
外此伐交之兵也淮曰今往取化出賊不意維必  
狼顧此維自致足以定化且使維疲于奔命兵不  
遠西而胡交自離此一舉而兩全之策也乃別遣  
夏侯霸等追維于沓中淮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  
果馳還救化皆如淮計

載記姚萇聞慕容冲攻長安議進趨之計群下咸  
曰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萇曰燕因懷舊之

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  
吾欲移兵嶺北廣收資實湏秦弊終迴然後重拱  
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莊得二之義也  
捫蝨談曰蝨蚌相持而利歸漁人兔大俱疲而獲  
遺田父三師之闡戴也自謂勢雄于鼎峙利厭于  
瓜分矣而鄭莊方且為漁人為田父一旦蕪而收  
之其真講于兵術者乎獨真賴閱牆孝友之道闕  
焉則鄭莊當服者寧惟善戰刑也

晉孤先登隱公十一年

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林傳附也三師附

附音穎考叔取鄭伯之旗晉孤以先登林穎考叔取鄭

孤者率先鄭兵以登許子都自下射之顛林穎考叔取鄭

叔盈又以晉孤登林穎考叔取鄭

麾而呼曰君登矣杜預曰鄭師見君

孔疏云周禮諸侯建旂孤卿建旒而左傳鄭有晉

孤齊有靈姑釭皆諸侯之旗也趙簡子有蜂旗卿

之旗也其名當時為之其義不可知也

國語獻公伐翟桓卻叔虎將棄城其徒曰棄政而

役非其任也卻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

以事君被羽先升遂克之

後漢書賈復從擊青犢于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

堅不卻光武傳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飯復曰先

破之然後食耳于是被羽先登被猶負也析羽為

敵也登先赴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

又段熲追寇于令鮮水上頓士率饑渴乃勒眾推

方注推方謂方奪其水虜復散走頰遂與相連綴

且聞且引及於靈武谷頰乃被甲先登士卒無敢

後者遂大敗

魏志太祖拜典韋爲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

人常繞大帳韋既壯武其所將皆選卒每戰聞常

先登陷陣

江表傳云典韋性忠至謹重常立侍終日夜宿帳

左右稀歸私室分戰先登名冠三軍好持大雙戟

長幾一尋軍中爲之語曰帳中壯士有典君手提

左氏兵畧卷之二

雙戟八十斤

蜀志先主南定諸郡黃忠遂委質隨從入蜀自蔭

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陣勇毅冠三軍益

州既定拜爲討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于定軍山

擊夏侯淵淵衆甚精忠摧鋒必進勸率士卒金鼓

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

南史臧質守盱眙魏軍悉力攻之自薄登城墜而

復仆莫有退者殺傷萬計死者與城平

又胡藩從宋武帝征司馬休之帝於馬頭岸度江

江津岸壁立數丈休之臨岸置陣無由可登帝呼

藩令上藩有疑色帝怒命左右錄欲斬之藩不受

命顧曰寧前死耳以刀頭穿岸劣客脚指徑上墮

之者稍多及登殊死戰敗之

宋書向靖小字彌從征鮮卑大戰於臨朐累月不

決彌與攬部等分軍自間道攻臨朐城彌擐甲先

登即時潰陷斬其牙旗賊遂奔走

梁書魏將楊昱等衆凡七萬據滎陽兵既精強城

又險固元天穆爾朱吐沒前後繼至旗鼓相望時

左氏兵畧卷之二

二十一

滎陽未拔士衆皆恐陳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衆

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畧地實爲不少君等殺人父

兄略人子女又爲無算天穆之衆並是他讐我等

纔有七千虜衆三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吾

以虜騎不可爭力平原及未盡至前湏平其城壘

諸君無假欲疑自貽屠脔一鼓悉使登城壯士東

陽宋景休義興魚天懲踰堞而入遂克之

周書楊紹爲郿城郡守時隋胡恃衆與陰屢爲抄

竊紹率郡兵從侯莫陳崇討之疋馬先登破之賊

水之上

隋書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于晉州其亞將侯  
子欽崔崇嵩為內應段文振使契登城與崔仲方  
等數十人先登文振隨崇嵩至相貴所拔佩刀紐  
之相貴不敢動城遂下

舊唐書吐蕃聚十萬衆於沙勒城據山因水湮斷  
崖谷編木為城高仙芝夜引軍渡信國河奄至城  
下仙芝謂李嗣業與田珍曰不午時須破此賊嗣  
業引步軍持長刀上山頭拋擲蔽空而下嗣業獨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引一旗於絕險處先登諸將因之齊上賊不虞漢  
軍暴至遂大潰旗溪谷投水溺死僅十八九遂長  
驅至勃律城擒勃律王吐蕃公主斬藤橋以兵三  
千人戍

又唐休景以數千人往擊吐蕃大將麴莽布支臨  
陣登高望見賊衣甲鮮盛謂麾下曰自欽陵死  
降降麴莽布支新知賊兵欲懼威武故其國中貴  
臣酋豪子弟皆從之人馬雖精不習軍事吾為諸  
君取之乃被甲先登與賊六戰六烈大破之

又李君羨從破竇建德所向必先登摧其鋒

唐語林太宗征遼作飛梯臨其城有應募為梯首  
者城中矢射如雨競為先登英公指謂中書舍人  
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健即大健要是  
未解思量帝聞特罷之

南唐書周本漢南郡太守瑜之後有勇力嘗獨格  
虎殺之吳武王起隸帳下勇冠三軍每奮躍先登  
攻堅摧鋒蒙犯矢石身無完膚戰罷輒自燒鐵烙  
其創食飲言笑自如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二

二十二

又王興攻潁州倚營門仗劍驅士卒登城城上機  
石發中營門及鎧之半皆糜碎而興不傷莫不異  
之

海錄碎事云裴果從軍征討乘黃驄衣青袍每先  
登陷陣時人號為黃驄年少

自射之頭

程史云王師始度淮李汝翼以騎帥郭倬以池田  
俊邁以濠分三軍並趨符離環而圍之虜守實欲  
迎降忠義敢死已肉薄而登矣我軍反嫉其功自  
下射之顛隕者曰是一家人猶爾我輩何以脫于

則然而呼

周麾而呼

戮始復為備

唐書高祖自太子所屬行在舍置一烽約下遼東與烽是日傳燎入塞進攻白崖城城負山崖水險甚帝壁西北虜酋孫伐音陰丐降然城中不能一帝賜幟曰若降建于喋以信俄而舉幟城人皆以唐兵登矣乃降

又蘇定方討百濟乘勝入其郭王義慈及太子隆北走定方進圖其城義慈子恭自立為王率眾固守義慈之孫文思曰王與太子出而叔豈得擅為

左氏采畧卷之十

二十四

王若王師還我父子安得全遂率左右縋城下人多從之恭不能止定方使士登城建唐旗幟于是泰開門請命其將禰植與義慈降隆及諸城送款百濟平

舊唐書李光弼攻懷州賊將安太清極方拒守月餘不下光弼令僕固懷恩郝玉由地道而入得其軍號乃登陴大呼我師同登城遂拔生擒安太清周摯楊希文等送于闕下即日懷州平

又李懷光敗朱泚于醴泉代宗將抵奉天前遣裨

將張韶以蠟韜表隨賊攻城叩壘呼曰我朔方也縋而上比登身被數十矢時帝被圍急聞之喜即持韶大號城上人人心乃安

捫蝨談曰穎考叔孝稱錫類勇復先登可謂鄭之良已子都以爭車小忿射之至穎子都之肉其足食乎鄭伯不能顯暴其罪而寘之辟顧使卒出獵行出犬鷄以詛肘穎考叔者此何足以正國法快人心哉君子謂莊公失政刑良然

左氏采畧卷之十

二十五

韓淮陰使人入趙王壁立漢赤幟蘇定方使士登百濟城建唐旗幟其皆登孤先登之遺智乎

息不量力隱公十一年 隨不量力僖公二十年

鄭息有違言杜以言語相違恨 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

師大敗而還林與息戰于鄭之境蓋逆息師而戰杜

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林師敗亡國之本也為不

度德杜鄭莊賢 不量力杜息不親親杜鄭息同不

微辭不察其罪杜言謂相恨當明微其 犯五不韙而

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杜建是也林五者不是

其取敗也 又僖公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

林隨居漢水之東故以 冬楚關穀於苑帥師伐隨取

成而還林取平於隨而還師 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

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已而由人乎哉善

成也成敗無不由已求之也

孫子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張預曰小敵不

度強弱而堅戰必為大敵所擒息侯屈於鄭伯李

陵降於匈奴是也

又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 張預曰因怒興師不

亡者鮮若息侯與鄭伯有違言而伐鄭君子是以

知息之將亡

慎子云安國之兵不由忿起

韓非子云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

急公仲朋謂韓君曰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

為和於秦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于

秦而害交于楚也公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和

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

今將秦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而驅其練甲秦韓

為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祀而求也其為

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

曰不殺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

也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

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曰報韓

君言敝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

大悅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

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

則危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

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

無至者宜陽果拔為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

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抱朴子云猛獸不奮搏於度外鷹鷂不揮翮以安  
擊若廟筭既內不揆德進取又外不量力猶輕羽  
之投洪鑪飛雪之委沸鑊朝菌之詆干將羔犢之  
犯饕虎也

杜氏通典云宋文帝勵精為治脩阜人康元嘉數  
十年間比漢之文景自以財殷力盛遂經略中原  
命王玄謨等大舉北伐後魏太武親率二十萬衆  
至於瓜步喪師廢國斯不量力黠武之謂也

左氏兵畧

卷之十

二十一

又陳宣帝即位數年遣吳明徹率師十萬渡江盡  
克淮南之地息師不二三載更攻後周之彭城大  
敗於呂梁明徹并將卒沒江左削弱自此之由  
斯亦不量力而黠武窮兵之累矣

捫蝨談曰泰誓云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帝王所重  
可知矣春秋而後直以力相雄長所謂知彼知己  
亦不過知彼己強弱何如耳寧知德義為何物哉  
傳以德德先量力又曰善敗由己不由人當與泰  
誓並傳

左氏兵畧卷之三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金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十年十一戰桓公二年

宋瑒公立十年十一戰杜瑒公以隱四年立民不堪

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

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瑒公召莊公于鄭而

宋公

立之以親鄰以郕大賈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

宋公

孔䟽曰服虔云與夷隱四年即位一戰代鄭圍其

東門再戰取其禾皆以隱四年三戰取郕田四戰

制鄭入其郕五戰伐鄭圍長葛皆以隱五年六戰

鄭伯以王命伐宋在隱九年七戰公敗宋師于管

八戰宋衛入鄭九戰蔡人宋人衛人伐戴十戰戊

寅鄭伯入宋皆在隱十年十一戰鄭伯以統師大

敗宋師在隱十一年是皆在隱公世也

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  
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  
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勝而不美  
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于天  
下矣 息齋註兵不可佳而佳猶人不可殺而殺  
故不樂殺人然後可以言兵孫吳之論兵審虛實  
辨奇正其言詳矣伏虛實奇正之本孫吳未必知  
之也老子曰恬澹為上勝而不美夫以恬澹言兵  
誠若不類然不知恬澹則靜靜者勝之本也狂躁

左氏兵書卷之三

則動動者敗之基也自古及今不嗜殺人者必興  
嗜殺人者必亡嗜殺人而暫成者有己未有嗜殺  
人而多惡年者也故君子戰勝以喪禮處之不祥  
之器有道者不處

莊子云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  
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

譚子化書云善馳者終于蹶善鬪者終于敗

南唐書李煜與南漢劉鋹書畧曰違天不祥好戰  
危事夫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奇而五勝則

一失何補

捫蝨談曰成湯十一征而無敵宋瑒十一戰而被  
殺則吊民與勤民異也蓋至於民不堪命蓋倍佳  
兵果不祥之器矣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况  
弱宋乎

左氏兵書卷之三



繆葛之戰桓公五年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杜奪不使秋王以諸侯伐鄭

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

焉桓王以三國伐鄭鄭不受伐故樂王師桓王周公自將中軍號公林父為王卿士故將右軍

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杜黑肩周鄭子元請為左拒

以當蔡人衛人杜子元鄭公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

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林陳軍不整莫有戰

先奔陳必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卒於

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林顧見陳奔必驚而亂蔡衛不

左氏兵畧卷之三

敗諸國聚攻王卒可以成勝曼伯為右拒杜曼伯擅

萬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

之陳先偏後伍承彌縫杜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

承偏之隙以彌縫杜彌縫也通帛為之蓋今大將之

五人為伍此蓋魚麗陳法戰於繆葛杜繆葛鄭地命

二拒曰旂動而鼓杜旂旗也通帛為之蓋今大將之

右二拒見旂動則各鳴鼓以進軍也杜古外反又

古法反本亦作槍達大木置石其上擊破以破敵

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

射王中肩王亦能軍杜雖單敗身傷猶殿祝聃請從

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凌天子乎苟自救也

左氏兵畧

社稷無隕多矣杜言君子不欲多出人之上以敗

不致顯而所幸多矣杜言王乎苟自救其禍雖鄭國社稷

社稷是即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勞王問左右

言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林莊公使祭仲問勞桓

王問左右安否此皆恭而後之辭

左氏兵畧卷之三

尉繚子曰經卒者以經分分之為三分焉左軍蒼

旗卒戴蒼羽右軍白旗卒戴白羽中軍黃旗卒戴

黃羽

此史周文帝紀齊神武渡河通華州刺史王熊巖

守乃涉洛軍于許原西帝至渭南徵諸兵未會將

擊之諸將以衆寡不敵且請待高歡更西以觀之

帝曰歡若至咸陽人情轉騷擾今及其新至可擊

之即造浮橋于渭令軍士齊三日糧輕騎渡渭輜

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十月壬辰至於沙苑距齊軍

六十餘里神武引軍來會癸巳輕騎告齊軍至帝

召諸將謀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

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至渭背水東西

為陳李弼為右拒趙貴為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

葭蘆中聞鼓聲而起日晡齊師至望見軍少競率

於左軍亂不成列兵將交帝鳴鼓士皆奮起于謹  
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絕其軍  
爲二遂大破之斬六千餘級臨陣降者二萬餘人  
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剋前後虜其卒七萬留  
其甲兵二萬餘悉縱歸收其輜重兵甲獻俘長安  
李穆曰高歡膽破矣遂之可獲帝不聽乃還軍渭  
南時所徵諸州兵始至乃於戰所準當時兵人種  
樹一株栽柳七千根以旌武功

宋史王晏球擊定州王都立高岡號令諸將皆囊

左氏兵畧

卷之三

六

弓矢用短兵回顧者斬符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  
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都軍  
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  
唐太宗李衛公答問李衛公曰按春秋魚麗陣先  
偏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  
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爲行此則騎多  
爲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臣均其術人一馬當  
三人車步稱之混爲一法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  
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或潛九地或動九

魚麗之陳

天其知如神 太宗回伍法有數家孰爲要請

曰臣按春秋左氏傳云先偏後伍又司馬法曰五

人爲伍尉繚子有東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

符籍以紙爲之於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

而變爲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變爲七十五人

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車爲騎

則二十五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是則

諸家兵法唯伍法爲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

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

左氏兵畧

卷之三

七

要

五人三百人爲正六十人爲奇此則百五十人分

爲二正而三十人分爲二奇蓋左右等也穰苴所

謂五人爲伍什伍爲隊至今因之此其要也

孫子曰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 張預曰輕車

戰車也出軍其旁陳兵欲戰也按魚麗之陳先偏

後伍言以車居前以伍次之然則是欲戰者車先

出其側也

顏氏家訓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

論語曰衛靈公問陳于孔子左傳爲魚麗之陳俗

本多作阜傍車衆之車按諸陳字並作陳鄭之陳夫行陳之義取于陳列耳此六書爲假借也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別字唯王羲之小學章獨阜傍作車縱復俗行不空追改六韜論語左傳也

韜鈴內篇魚麗之陣鄭大夫子元之所作也鄭爲大國其賦三軍一軍五偏一偏五隊一隊五車五偏五方而立爲方陣以偏居前以伍承偏之後彌縫其間如魚隊之附故名爲魚麗陣按周制而爲者也周制五車爲一隊二五車爲一師一百二

方氏身易

卷之三

八

言四八

十五車爲一軍鄭不稱師而稱偏一師各當其一面故也周以百人爲卒一卒分爲四兩兩各二十五人四面環居而立以車甲士三人爲中兩各當其一面戰合用奇而車出則卒分列車之兩傍隨車而進先偏後伍伍亦彌縫其法同也但鄭人好奇其名而目之魚麗如宋華氏鵠陣鵠陣皆此義矣兵不厭詭此之謂也考鄭之素嘗克叔段于鄆矣又困州吁而入之許矣又與魯師敗宋人於嘗矣又因卞莊刺虎之勢一伐宋衛蔡三國而盡取

之又爲三覆以待此戎乘戎師于中前後夾擊而盡殲之其制陣之勝可見矣

武經總要果置陣圖云昔太公三才之人陣一曰飛翼陣于卦屬巽宮則孫子之果置陣與起之卦陣諸葛亮之名虎翼以其遊騎兩傍而舒翼也或名魚麗陣又曰魚貫陣左傳曰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鄭公爲魚麗之陣則此也軍中凡舉虎旗七鼓則陳之川澤漫衍草木扶蘇遇敵決勝則爲果置果置前後橫中央縱張其四翼利于相救厲行

左氏春秋

卷之三

九

言四八

延糾惡其斷絕故可以勝厲行

後漢書時叛寇圍護寇校尉夏育于畜官蓋勲與州郡合兵救育至狐槃爲寇所破勲收餘衆百餘人爲魚麗之陣寇精騎夾攻之急士卒多死勲被三創堅不動乃指木表曰必尸我于此句就種羌滇吾素爲勲所厚乃以兵杆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爲負天勲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救我衆相顧而驚滇吾下馬與勲勲不肯上遂爲賊所執羗戎服其義勇不敢加害

北史魏景穆制戰陳之法十有餘條因大饑懼兵有飛龍騰蛇魚麗之變以示威武

避暑漫抄云張巡守睢陽激勵將士賦詩曰受圍如月暈分守若魚麗

附風后握奇經曰八陣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奇或總綱之先出游軍定兩端天有衝圓地有軸方前後有衝風附于天雲附于地衝有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

左氏兵略卷之三

十

端地居中間總為八陣陣訖游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圓繞之義也虎居于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其中張翼以進鳥披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向背山川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以重以列又獨歌及作風后八

黃帝順然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

勝作為陣圖故八其陣所以定位衝抗于外軸布于內風雲負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索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送舉倚角則四奇皆出圖成陣粗帝用經畧北逐獯鬻南平蚩尤遺風冥冥神機未昧項籍得之霸王楚黥布得之倉九江孝武得之攘匈奴唐天寶中客有得其遺制于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

左氏兵略

卷之三

十一

黃帝問玄女兵法云敵人為圓陣已以直陣直陣者木陣也敵人為方陣已以銳陣攻之方陣者火陣也敵人為曲陣已以圓陣攻之圓陣者土陣也敵人為直陣已以方陣攻之方陣者金陣也敵人為銳陣已以曲陣攻之曲陣者水陣也黃石公記云彼以直陣來者我以方陣應之方來銳應之銳來曲應之曲來圓應之圓來直應之直木方金銳火曲水圓土也各以能克者應勝之魏志鄢陵侯彰征代郡以田豫為相軍大易比虜

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為豫因地形回車結  
圍陣弓弩持滿于內疑兵塞其隙胡不能進散去  
追擊大破之

任子云善陣者徒衆整一如列宿之陳部伍周迴  
如山岳之盤是陣之體也

宋史吳璘傳璘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  
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  
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  
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

左氏兵略

卷之三

十二方

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于前陣  
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猶竊議曰吾軍其殲  
于此乎璘曰此古東伍令也軍法有之諸軍不識  
耳得車戰餘意無出于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  
雖銳不能當也

石林燕語云慶曆中契丹遣蕭英劉六符來取關  
南地朝廷患之王武恭帥定州虜密遣人來覘候  
吏得之偏裨皆請斬之以徇衆武恭特不問明日  
出獵近郊號三十萬親執梓鼓示衆下令曰具糧

仇永編註

糗視大將軍旗所向即馳敢後者新覘者歸密以  
告虜疑漢兵將深入無不懼仁宗亟遣使問計對  
曰咸平景德遼兵二十餘萬皆屯定武不能分扼  
要害故虜得軼境徑犯澶淵且當時以陣圖賜諸  
將人皆謹守不敢自為方畧緩急不相援多至于  
敗今願無賜陣圖第擇諸將使應變出奇自立異  
功則無不濟仁宗以為然

中華古今注唐高宗臨殿策問負半千曰兵書言  
天陣地陣人陣何也半千對曰天陣者是星辰孤

左氏兵略

卷之三

十三

虛地陣者是山川向背人陣者是偏裨彌縫以臣  
所見則不然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  
天陣也兵在足食且戰且耕得地之利此地陣也  
卒衆輕利將師和睦此人陣也高宗大賞策為上  
第

武經總要云昔稱善帥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此言  
伐謀制變先聲後實軍志素定奪敵人心之不待  
旗壘之相摩兵矢之相接而勝負之勢決于前矣  
其次則立部曲度權謀先偏後伍彌縫其闕用以

乘機而佐勝由中古以來未之或改大要在士卒  
訓練兵械堅良號令以申之賞罰以督之因山川  
形勢之宜講武騎離合之要不謬不隘按陣而居  
常以我逸待彼勞以我治待彼亂以我近待彼遠  
以我飽待彼饑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不動如山  
難知如陰震動如雷侵掠如火此制勝之道也法  
曰以正合以奇勝然則正者行陣也奇者無方以  
用變也奇不得正雖銳而無恃正不得奇雖整而  
無功故必交相用而後能百戰百勝矣

左氏兵書

卷之三

十四

音四十五

音動而此

載記呂光攻龜茲城帛純請救擒胡胡以革索為  
箭策馬擲人多有中者衆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  
結陣案兵以距之光曰彼衆我寡營又相遠勢分  
力散非良策也于是選營相接陣為勾鑠之法精  
騎為將軍彌綽其關戰于城西大敗之  
孔疏云旂之為旂事無所出說者相傳為然成二  
年傳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是在  
軍之士視將旗以進退也今命二拒令旂動而鼓  
望旗之動鼓以進兵明將是可觀之物又旂字從

於旌旗之類故知旂為旂也賈逵以旂為發石一  
曰飛石引范蠡兵法作飛石之事以證之說文亦  
云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砲敵與賈同也案范  
蠡兵法雖有飛石之事不言名為旂也發石非旌  
旗之比說文載之於部而以飛石解之為不類矣  
且三軍之衆人多路遠發石之動何以可見而使  
二拒準之為擊鼓候也註以旂說為長故從之

左氏兵書

卷之三

十五

音四十六

為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衆號曰霹靂車  
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言旂動而鼓說曰旂  
發石也于是造發石車  
渠陽讀書雜抄云陸繹曰旂古外反又古活反又  
作檜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砲敵按陸說如今  
砲架之類徐鍇謂諸書為旌旗惟許叔重潘安仁  
賦謂之駁砲字有如此者亦有从石者  
舊唐書李光弼與賊將周華將戰謂諸將曰向來  
戰何處最堅而難犯或曰西北角遽命郝玉曰爾

往擊之玉曰玉步卒也請騎軍五百翼之光弼與之三百又問何處最堅曰東南隅即命論惟貞以所部往擊之對曰藩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百光弼又出賜馬四十疋分給且令之曰爾等望吾旗而戰若麾旗緩任爾觀望便宜吾旗連麾三至地則萬衆齊入生死以之少退者斬無捨玉策馬赴賊決死而前光弼連麾三軍望旗而進聲動天地一鼓而賊大潰

後漢書光武紀光武徇昆陽王尋王邑兵圍之數

左氏兵畧

卷之十

十一

三

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或爲地道衝輞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尋邑自以爲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光武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陣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千級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

中堅凡軍中軍將最尊居中堅也尋邑陳亂乘銳崩

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

五代史安重榮反杜重威逆戰于宗城重榮爲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重威欲少却以伺之偏將王重胤曰兩兵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爲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將趙彥之來奔重榮遂大敗走還鎮州閉壁不敢出重威攻破之

遼大石世號西遼西遼舉兵拒戰大石諭將士曰

左氏兵畧

卷之三

十七

三

彼軍雖多而無謀攻之則首尾不救我師則勝遣某將兵二千五百攻右某將兵二千五百攻左自以衆攻中三軍俱進忽見珊大敗玉海晉安西將軍桓溫伐漢軍至青衣漢主李勢大潰兵趨合水溫至彭模議者欲分爲兩軍袁喬曰當合勢齊力以取一戰之捷不如全軍而進從之捫蝟談曰鄭用魚麗之陣而捷蓋熟亦用魚麗之陣而此可見兵家勝負政不在古法之用不用也

王武恭願無賜陣圖良為有見

縹葛昆陽之戰皆以陷中堅致勝願昆陽用之計  
叛而縹葛用以陵天子則順逆是淵矣

左氏兵略

卷之三

十九 百十五字

毀軍示羸 桓公六年

楚武王侵隨杜預國今義陽隨縣林漢東姬姓國使蓬章求成焉杜遠章楚

大夫林楚反使其大夫蓬章杜遠章軍於瑕以待之杜瑕隨

先求成于隨杜遠章遂于委反杜遠章軍於瑕以待之杜瑕隨

待隨之報以隨人使少師董成杜少師隨大夫董正也

夫使少師正杜正關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

也我則使然杜關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林言

失策而使之然杜關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林言

東居漢水之東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

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

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杜張自修大也少師侈請

左氏兵略 卷之三 十九 四百四十五字

羸師以張之林隨少師之心素自侈大請楚子藏其

楚杜羸杜羸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杜熊率且比楚大

率音律且杜率音律且關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杜言季

子余反杜子余反關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杜言季

不過一見從隨侯卒當以少師為計故云以為後圖

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子自此遂盛終於

抗衡中國故傳備王毀軍而納少師杜從伯少師歸

言其事以終始之杜信楚季梁止之曰天方授

毀軍示羸

左氏兵略

卷之三

十九



先政代而後以力於

臣不知其可也 公曰吾性狃肥腴染盛豐備何則不

信杜杜牛平采也杜杜色完全也腴亦肥也對曰夫

民神之主也杜杜言鬼神之行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

力於神而後致力於事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

肥腴謂民力之普存也杜杜謂其畜之碩大蕃

滋也謂其不疾癘蠹也謂其備腴咸有也杜杜謂神

脂其膏皆膏無此四謂民力適完則六畜既大而滋

也皮毛無癘癘無此四謂民力適完則六畜既大而滋

作祭同蠶力果反說文奉神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

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林不奉農時春夏秋無有

在氏集卷之三

氣致祥而年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林嘉善也栗

以將此美酒之德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

謂馨香無譴慝也杜杜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

言先成脩其五故杜杜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林脩

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杜杜禋祭也九族謂外祖

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已之同族皆外

親有服而異族者也林此言後致力於神之事○禋

因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

心而鬼神之主神降之福動則有成今民各有

備政止代

而則先祭則受福是也今隨國之民各有異心君雖  
獨望其何福之有將杜杜其何降福之有君姑脩政  
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杜杜且內脩政事以成民  
弟之國庶免於難杜杜且內脩政事以成民  
免下楚之禍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杜杜為八年

史記楚世家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

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

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

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

左氏集卷之三

二二一

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

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

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

左傳補注楚事始見于傳至莊十年敗蔡始見于

經蓋自楚王熊達以上皆畧不書今按熊達即熊

通自熊通以上楚未與魯通傳具載其伐滅小國

志在兼并諸夏見中國不可無伯齊桓所以有功

水經濟水東南逕隨西注云縣故隨國矣春秋

左傳所謂洪東之國為大者也楚滅之以為縣

又澧水側有斷蛇丘丘南有季良大夫池

載記苻堅欲有事于東南少子中山公詵諫曰臣聞季梁在隋楚人憚之宮之奇在虞晉不窺兵國有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歲前車之覆軌後車之明鑒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冲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元龜可以決大謀朝有公卿可以定進否穉子言焉將為戮也

聖意示

孫子曰善動者形之敵必從之 曹操曰見羸形

左氏兵略卷之三

二十二

也 張預曰形之以羸弱敵必來從晉楚相攻苗

賁皇謂晉侯曰若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却必克二稜果敗楚師又楚伐隨羸師以張之季良曰楚之羸誘我也皆此二義也 杜牧曰非止于羸弱也言我強敵弱則示以羸形動之使來我弱敵強則示之以強形動之使去敵之動作皆須從我史記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

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空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建信侯

左氏兵略卷之三

三三

三月二十

後漢書虞翻為武都太守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羗衆萬餘攻圍赤亭戰之日翻乃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羗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翻于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羗大震晉書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討李矩屯于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為備遣使奉牛酒諒降于暢卷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為虞大饗梁帥人皆酺飽矩乃使郭誦及督護楊璋等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

數千級暢僅以身免

載記石勒奉表推崇王浚為天子浚遣使報之勒命匿勁卒精甲虛府廳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書浚遣勒摩尾勒為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浚聞之大悅以勒為信然勒募兵戒期襲浚升其聽事命甲士執浚斬之

南史賊孫恩北出攻海鹽宋武帝選敢死士擊走之特雖連勝帝深慮眾寡不敵乃一夜偃旗示以

左氏兵略卷之十

二十四

羸弱觀其懈乃奮擊大破之

宋書高祖北伐虜見營陣既立乃進圍營朱超石先以軟弓小箭射虜虜以眾少兵弱四面俱至索虜托跋嗣遣南平公托跋嵩三萬騎至遂內薄攻營于是百弩俱發又選善射者叢箭射之虜眾既多不能制超石初行別齎大鎚并千餘張稍乃斷稍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虜虜眾不能當一時奔潰

陳書周吳隨都督吳明徹北討齊遣陸嵩以眾二

萬出自巴嶽與吳相遇吳留羸弱輜重設疑兵以當之身率精銳由間道邀其後大敗齊軍

又陸子隆為廬陵太守時周迪據臨川反東昌縣人脩行師應之率兵以攻子隆其鋒甚盛子隆設伏兵于外仍閉門偃甲示之以弱及行師至腹背擊之行師大敗

隋書于仲文軍次蓼陽尉遲迴將輕騎擁眾數萬仲文以羸師挑讓讓悉眾來拒仲文偽北讓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矢敗讓軍

左氏兵略卷之十

二十五

舊唐書封常清代高仙芝討大勃律師次賀薩勞城一戰而勝常清逐之段秀實進曰賊兵羸餓我也請備左右搜其山林遂殲其覆

五代史王景仁初名茂章率師救青州斬梁太祖子友寧太祖聞之以兵二萬倍道而至景仁閉壘示怯伺梁兵怠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為誰曰王茂章也太祖嘆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矣梁兵又敗

大成民而  
神位力子

奇法若我衆強可偽示怯弱以誘之敵必輕來與  
我戰吾以銳師擊之其軍必敗法曰能而示之不  
能李牧在鴈門匈奴謂牧爲怯是也

孔疏云鬼神之情依人而行故云夫民神之主也  
以民和乃神說故聖王先成其民而後致力于神  
言養民使成就然後致孝事由是告神之辭各有  
成百姓之意祭之所用有牲有食有酒耳聖人文  
飾辭義爲立嘉名以告神

左氏兵星卷之三

二十六

潛夫論曰號延神而聖亡趙嬰祭天而速滅此蓋

所謂神不歆其祀民不即其事也故魯史書曰國  
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楚昭不豫雲宋景不移  
晏子產距禪靈邾文公違卜史此皆審已知道備  
身以俟命者也晏平仲有言祝有益也詛亦有損  
李梁之諫隋侯宮之奇說虞公可謂明乎天人之  
道達乎神民之分矣

節政出伐

呂氏春秋割地寶器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惟治  
爲是治則爲利者不攻矣爲名者不伐矣凡人之  
攻伐也非爲利則因爲名也名實不得國雖強大

者易爲攻矣

政要論云夫兵之要在於脩政脩政之要在於得  
民心得民心在於利之也仁以愛之理以理之故  
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民臣不符湯武不能  
以立功故兵之要在得衆得衆者善政之謂也善  
政者恤民之惠故政善于內則兵強于外也

左氏兵星

卷之三

二十七

門殿說曰隋侯信李梁不聽楚師之示蘇漢高拒  
其敬受欺匈奴之見弱此無他隋不怯楚故深言  
若入若漢高威加海內手珍諸雄蓋未免有侈心

馬宜卒爲後虜所誘也先時微陳平不幾殆哉人  
主舉動不可輕悅白登之事可鏡已

偏敗衆攜桓公八年

此有要不可失

隨少師有寵楚關伯比曰可矣警有衆不可失也夏

楚子合諸侯于沈鹿林沈鹿地也欲黃隨不會杜黃

陽杜黃使遽章讓黃杜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

終我意冠

李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杜下之請服也林待所以

怒我而怠寇也林所以怒我師而怠寇志也欲使隨

有怠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欲將失楚師林此蓋

左氏兵畧楚師也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楚師

也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

攻其無良

矣林蓋見當時楚之精兵皆在左故言楚以左爲上

敗楚師之衆乃有攜成之心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敢

也弗從戰于速祀隨師敗績隨侯逸林不當楚王之

對敵也不從季梁之謀關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

師也杜關丹楚大夫戎車君所乘兵車秋隨及楚平楚

子將不許關伯比曰天去其疾矣杜去疾謂少師耳

師爲隨之疾今少師見獲是杜去疾謂少師耳

天去其疾矣言隨國未可克隨未可克也乃盟而

鬼谷子曰賊者鋒也鐔者剛也剛者成大隙也

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却可抵而息可抵而匿

可抵而得此謂抵賊之理也

孫子曰敵人開闔必亟入之曹操曰敵有間隙

當急入之也

尉繚子曰伐國必因其焚示之財以觀其窮示之

弊以觀其病上垂下離若此之類是伐之因也

周書武帝志在平齊韋孝寬上疏畧曰齊人歷年

赴救喪敗而反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傳不云乎警

有警不可失也

左氏兵畧卷之三

孫子曰殺敵者怒也

史記田單守即墨宣言曰吾惟恐燕軍之剿所得

齊卒置之前行與伐戰即最敗矣燕人聞之如其

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刺皆怒堅守唯恐見得

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僂先人

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壘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

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

可用乃身操版掉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

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

遣使約降于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乃夜縱火牛擊之大敗燕軍

載記乞伏國仁傳南安祕豆及諸羌虜來擊國仁四面而至國仁謂諸將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威餌敵竊師以殲之軍法所謂怒我而急寇也於是勒衆五千襲其不意大敗之

舊唐書李光弼守太原賊偏帥史思明率衆來攻

左氏兵略

卷之三

三十

光弼以強弩發石擊之賊號將勁卒死者十二三城中長幼咸服其勤智懦兵增氣而皆欲出賊史思明揣知之先歸留蔡希德等攻之月餘我怒而寇急光弼率敢死之士出擊大破之

又李光弼守河陽于城外置柵柵外大掘壟閘二大深亦如之賊帥周摯填壟開柵竊非元禮俟柵開率其勇敢出戰一通賊軍退走數百步元禮料敵陣堅雖出入馳突不足破賊收軍稍退以怠其寇而攻之光弼望見收軍大怒使人喚元禮欲擒

軍令元禮曰戰正忙喚作何物良久乃令軍中鼓譟出柵門徒搏齊進賊大潰

宋其無良

孫子云強而避之李荃曰量力也楚子伐隨隨

之臣季梁曰楚人尚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不從隨師敗績隨侯逸攻豫之敗也

宋書臨川烈武王道規爲振武將軍與何無忌追桓玄玄西走江陵留何澹之等固守湓口義軍既

至賊列艦距之澹之空設羽儀旗幟於一舫而別在它船無忌欲攻羽儀所在衆悉不同曰澹之必

左氏兵略

卷之三

三十一

不在此舫雖得無益也無忌曰澹之不在此舫固不須言也既不在此則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可禽也禽之之日彼必以爲失其軍主我徒咸謂已得賊帥我勇而彼懼懼而薄之破之必矣道規喜曰此名計也往彼即擒此舫因鼓譟倡曰已斬何澹之賊徒及義軍並以爲然因縱兵賊衆奔敗即克湓口

舊唐書吳元濟反李愬討之營文城柵既得吳瑋琳李祐知其可用委信無疑日夜與計事于帳中

祐曰元濟勁軍多在洄曲西境防捍而守蔡者皆市人疲弊之卒可以乘虛掩襲直抵懸瓠比賊將聞之元濟成擒矣愬然之咨于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夜出軍至蔡州城下坎墻而登賊不之覺遂擒元濟

晉書裴喬以江夏相領二千人為軍鋒師次彭模去賊勢已近議者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

深入萬里置之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為

戰者也今分為兩軍軍力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

左氏兵略 卷之十

三十三

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餽齊三日糧勝可必

矣溫以為然即一勝俱進去成都十里與賊大戰

前鋒失利喬軍亦退矢及馬首左右失色喬因麾

而進聲氣愈厲大破之

宋書臨川王道規使魯宗之居守率諸軍攻桓謙

諸將佐皆固諫曰今遠出討讎其勝難必荀林近

在江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

差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諸軍不識兵機耳荀林愚

豈無它奇計以我去未必不敢向城吾今取

往至便克沈疑之間已自還反謀敗則林破膽豈暇得來卒大破之

周書東魏寇龍門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度河又

遣其將寶泰趨潼關高敖曹圍洛州太祖出軍廣

陽召諸將曰賊今倚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

渡是欲綴吾軍使寶泰得西入耳又與相持其計

得行非良策也且高歡武起兵以來泰每為先

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

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不以為然太祖縱

左氏兵略

卷之十

三十三

兵擊泰斬之齊神武果撤橋而退

又東魏遣其弘農郡守田八能率蠻左之眾拒獨

孤信於淅陽又遣其都督張齊民以步騎三千出

信之後信謂其眾曰今我士卒不滿千人而首尾

受敵若却擊齊民則敵人謂為退走必來要截未

若先破八能遂奮擊之八能敗而齊民亦潰

舊唐書徐敬業屯於下阿谿敬業弟敬猷率偏師

以逼淮陰魏元忠請先擊敬猷諸將咸曰不如先

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而擒矣若擊敬猷

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勁兵精卒盡在下阿蟻聚而來利在一決萬一失捷則大事去矣敬猷本出博徒不習戰關其衆寡弱人情易搖大軍臨之其勢必赴既剋敬猷我軍乘勝而進彼若引救淮陰計程則不及又恐我之進掩江都必邀我於中路彼則勞倦我則以逸待之破之必矣譬之逐獸弱者先擒豈必捨必擒之弱獸趨勢敵之強兵恐未可也孝逸從之乃引兵擊敬猷一戰而破之敬猷脫身而遁遂平敬業

左氏兵略

卷之十

三十四

奇法凡攻戰之法從易者始敵若屯備數處必有強弱衆寡我可遠其強而攻其弱避其衆而擊其寡則無不勝

嘉祐集云范蠡曰凡陣之道益左以爲壯設右以爲北春秋時楚伐隋季梁曰楚人尚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馬必敗偏敗衆乃携蓋一陳之間必有此壯左右要當以吾強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與兵習觀行陣形勢每戰視敵強其左吾亦強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

強強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其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既不能處其強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銳以攻之不能勝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強兵而全吾之銳鋒敗可俟矣故智者輕棄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強忘其小喪而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矣捫蝨談曰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隨用季良楚不敢伐及少師用而楚且得攻其瑕矣嗚呼季良

左氏兵略

卷之十

三十五

猶在則謂天方授楚少師見獲則謂天去其疾善哉觀國乎



佯北敗鄧桓公九年

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杜韓服巴行人也

楚子使道荆將巴客以聘於鄧杜道荆楚大鄧南鄧

鄧人攻而奪之幣杜鄧在今鄧縣南汭水之北林要

音殺道荆及巴行人杜林行人楚子使遠章讓於鄧

鄧人弗受杜言非鄧夏楚使關廉帥師及巴師圍鄧

杜關廉楚大夫林圍鄧養甥甥帥師救鄧三逐巴

師不克杜林二甥皆關廉帥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

而北杜其間也與鄧師為二部關廉橫陳鄧人逐之

左氏兵畧卷之三三十六

背巴師而夾攻之杜楚師偽走鄧師逐之背巴師

師大敗鄧人宵潰杜師攻之楚師自前還與戰

而夜潰杜

北史蕭寶寅反于長安董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

出瞎巴三千生噉蜀子孝明謂黃門徐統曰此巴

真瞎也統答此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

畏非實瞎也帝大笑勅紹速行

六韜太公曰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

故士半而功倍焉

孫子曰佯北勿從

又曰所謂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

眾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

集兵合而不齊

史記白起傳趙括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

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

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

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

擊之括軍遂敗

左氏兵畧卷之三

魏書世祖西伐輕騎三萬倍道蕪行群臣咸諫曰

統萬城堅非十日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

無所資不若步軍攻具一時俱往世祖曰夫用兵

之術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如其攻具一時俱

往賊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則食盡兵疲外無

所掠非上策也朕以輕騎至其城下彼先聞有步

軍而徒見騎至必當心閑朕且齎師以誘之始得

一戰擒之必矣遂行次於黑水分軍伏于深谷而

以少衆至其城下復退軍城北示之以弱赫連昌

引衆出城步騎三萬世祖收軍僞北引而疲之昌  
以爲退鼓譟而前世祖分騎爲左右以荷之殺其  
尚書斛黎又殺騎賊十餘人流矢中掌奮擊不輟  
昌軍大潰

杜氏通典隋末山賊孟讓衆號十萬屯盱眙楊帝  
遣王世充保都梁山以拒之久不與戰乃宣言士  
卒亡叛使賊中聞之讓果大笑曰世充文法吏何  
能爲將吾當生縛之于是進攻其柵充與戰佯不  
勝讓益輕之乃分兵虜掠充知其可擊令軍中移  
左氏兵畧卷五  
三十九

竄撤幕設方陣四面而出戰大破之虜男女十萬  
餘口讓僅以身免

五代史劉巖起南海擊走盧光睦以兵數萬攻虔  
州盧光稠大懼謂譚全播曰虔韶二州皆公取之  
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吾知劉巖易與爾乃  
選精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治戰地於城南告巖  
期以老弱五千出戰戰酣僞北巖急追之伏兵發  
巖遂大敗

宋史河北賊張迪掠潯州境詔劉光世討之光世

曰賊烏合非有紀律佯北以邀之其亂可取也即  
麾騎退賊競進光世引騎貫其中賊大潰

們強談曰兵未有不以趨利致敗者佯北之師餌  
我之情形見矣張羅待烏而烏不入羅者固無如  
何也故惟善師者以靜制動止如山敵安所得  
乘之其至爲敵所乘大都沒利于前不顧易患于  
後耳遂北者亦鑒鄧鄒之轍哉

左氏兵畧卷之四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祭刊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恃城不誠桓公十一年

楚屈瑕將盟貳軫林貳軫二國名許以師鄆人軍於

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杜鄆國在江夏雲夢縣

絞國名州國在南鄆華容縣東南鄆國今義陽縣

左氏兵畧卷之四

作都同隨統莫敖患之杜莫敖楚官闕廡曰鄆人軍

其郊必不誠杜鄆人軍於蒲騷未出其國之且日虞

四邑之至也杜虞度也四邑隨君次於郊鄆以禦四

邑杜鄆以禦四國之兵使不得來鄆以井反又以

正我銳師宵加於鄆鄆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聞

志若敗鄆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于王杜盍

也杜盍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

也杜盍林言用兵克敵在師衆和同心不在師徒之衆多

也杜盍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

爭郊不誠

疑不疑何卜遂敗鄆師於蒲騷卒盟而還林鄆既勝

孫子曰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張預註曰戰於

境內士卒顧家是易散之地也鄆人將伐楚師楚

闕廡曰鄆人軍其郊必不誠恃近其城莫有聞志

果為楚所敗是也吳王問孫武曰散地士卒顧

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吾

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來攻則

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軍

左氏兵畧卷之四

為家專志輕闔吾兵在國安土懷生以陳則不堅

以聞則不勝當集人衆聚穀蓄帛保城備險遣輕

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

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

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天氣陰晦昏霧出其不意

襲其懈急可以有功

吳子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今君以戒禍其

遠矣

六韜太公曰凡三軍以戒為固以怠為敗令我

上誰何不絕人執旌旗外內相望以號相命勿令  
乏音而皆外向三千人爲一心誠而約之各慎其  
處敵人若來視我軍之儆戒至而必還力盡氣怠  
發我銳士隨而擊之

北史于謹出討江陵周文餞於青泥谷長孫儉曰  
爲蕭繹計將如何謹曰曜兵漢沔席捲渡江直據  
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人退保子城以待援至  
是其中策若難于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  
裁繹出何策謹曰必用下儉曰何也對曰蕭氏保

左氏兵略卷之四

三

據江南縣歷數紀屬中原有故未遑外畧又以我  
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經懦而無謀多疑  
少斷愚人難與慮始皆戀已居既惡遷移富保羅  
郭所以用下策謹令中山公護及大將軍楊忠等  
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豎木柵于外城廣輪六  
十里尋而謹至悉衆圍之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  
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尋殺  
之  
舊唐書張仁愿初建三受降城不置壘門及曲敵

戰格之具或問曰此邊城無敵之所不爲守待何  
也仁愿曰兵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當  
併力出戰理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退  
患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爲朔方軍總管始築壘門  
以備寇議者以此重仁愿而輕元楷焉

唐書李師道信強裴度密勸帝誅之乃詔宣武義  
成武寧橫海四節度會田弘正致討弘正請自黎  
陽濟合諸節度兵度曰魏博軍度黎陽即叩賊境  
封畛比聯易生顧望是自戰其地不如養威河北

左氏兵略卷之四

四

三百三十三

須霜降水落絕陽剡深抵鄆以營陽穀則人人殊  
死賊勢窮矣  
後漢書馬援與馬成擊西羌卷徙唐翼谷中引精  
兵聚北山上援陳兵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統襲其  
後乘夜放火擊鼓呼譟虜遂大潰  
載記魏將拓拔軍攻鄴慕容德遣南安王慕容青  
等夜擊敗之魏師退次新城  
北齊神武據芒山拒宇文泰文泰軍衛拔夜登芒  
山未叩擊之神武免

即敗必難

即克在和不在衆

五代史梁太祖遣朱友寧氏叔琮禦晉友寧欲休兵以待叔琮曰敵聞救至必走走則何功邪乃夜擊之晉人大敗逐之至于太原太祖大喜曰破太原非氏老不可

史記黥布傳楚發兵與戰徐僮問爲一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吳子武侯問曰兵何以爲勝起對曰以治爲勝又

左氏兵畧卷之四

五

五

問曰不在衆乎起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于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按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呂氏春秋曰以能開衆與不能開衆軍雖大卒雖多無益於勝軍大卒多而不能開衆不若其寡也夫衆之爲福也大其爲禍也大亦大譬之若漁深淵

其得魚也大其爲害也亦大

襄陽記向朗遺言戒子曰傳稱師克在和不在衆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以亡也

晉書姚萇時衆不滿二千魏楊飛雷惡地衆至數萬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群下恠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捲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楊

左氏兵畧卷之四

木

晉書

飛等以萇兵少盡數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楊飛擾亂萇遣鎮遠王超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楊飛衆大潰斬楊飛及首級萬餘惡地請降萇命其將當城於營處一柵孔中薛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問之城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聞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刈

舉小乃爲奇大何足貴又毛寶爲溫嶠平南叅軍蘇峻作逆嶠將赴

征西將軍陶侃懷疑不從嶠屢說不能迴更遣使  
順侃意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遣使已二日會齎  
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同衆  
克在和而不聞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况自  
作疑邪便宜急追信改舊書說必應俱征若不及  
前信宜更遣使嶠意悟即追使改書侃果共征峻  
又殷浩與桓溫不協王羲之以國家之安在于內  
外和因與浩書以誠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  
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爲姚萇

卷之四

七

所敗

又張寔知劉曜逼遷天子大臨三日遣大府司馬  
韓璞威冠將軍田齊撫戎將軍張閭前鋒督護陰  
預步騎一萬東赴國難命討虜將軍陳安故大守  
賈蕤隄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爲璞等前驅戒璞  
曰前遣諸將多違機信所執不同致有乖阻且內  
不和親焉能服物今遣卿督五將兵事當如一體  
不得令乖異之問達孤耳也  
又祖約之亂是時義軍屢戰失利溫嶠軍食盡陶

左氏兵略

卷之四

八

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上惟得老僕爲主耳  
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  
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策且今歲  
計殄賊不爲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  
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  
也峻約小豎爲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  
勇而無謀藉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  
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  
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並  
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休如其  
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  
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遠衆獨反入心  
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  
留不去  
南史魏中山王元英攻北齊州圍刺史昌義之於  
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武帝遣征北將軍曹  
景宗拒之次郡陽洲築壘相卡不敢進帝怒詔常  
叔會馬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敢有不用命者斬

之敵日合肥經陰陵大澤過澗谷輟飛橋以濟師人畏之軍多勸敵緩行敵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又恐其後而况緩乎旬日而至邵陽初帝勅景宗曰帝卿望宜善奉之景宗見敵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

梁書常厥攻魏城魏援將楊靈胤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敢請表蓋兵敵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臨敵兵豈及馬腹且吾求濟師彼亦微衆猶如吳蓋巴丘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不在衆古之義

左氏兵  
卷之四

九

也因與戰破之

北史齊神武拒余朱兆于廣阿憚兆兵衆既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疆者得天下之心周書朝議將與突厥伐齊公卿咸曰齊民地半天下固富兵強若從漠北入并州極爲險阻且大將斛律明月未易可當今欲探其巢窟非十萬不可楊忠獨曰師克在和不在衆萬騎足矣明月豎子亦何能爲

又雍州刺史余朱天光將衆拒齊神武追問計

于賀拔岳岳報曰王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之衆豈能爲敵然師克在和但願同心戮力耳若骨肉離隔自相猜貳則圖存不暇安能制人真珠船曰韓世忠以八千餘人破兀朮兵十萬岳飛五百騎破兀朮五十萬虞允文軍一萬八千敗

金亮四十萬韋永壽二百騎敗金將小韓將軍五千於大人洲其最奇者楊再興戰郾城單騎入金軍擒兀朮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退兀朮併力復來頓兵十二萬于臨穎再興以三百騎過小商橋驟

左氏兵  
卷之四

十

與戰殺二千餘人及萬戶撤八亭並千戶百人夫宋之南渡兵至不競而能以寡敵衆若此今邊兵乃十不當虜一何也

捫蝨談曰鄭人以恃城遂無關志以斯知城之設利退守不利進攻仁愿不置壘門正破人恃心而激其關志也意愈深矣雖然孫子有言兵之情圖則禦不得已則聞聞曰不得已已兵家不必貴攻取賊退中也是故議者即重仁愿輕元楷而將非仁愿不如從元楷之守爲長

班超以三十六人監勦西域謝玄以八千精銳建  
 功淝水茲豈在衆哉若薛仁貴馬燧師非不衆而  
 一致大非川敗績一致三盜連結惟與待封抱真  
 輩不相和故也師克在和不在衆信矣

左氏兵畧卷之四 十一

無扞采樵 桓公十二年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林即十一年敗即蒲騷者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林絞小而輕輕則寡謀

謀書請無以師衛采樵以誘絞之林絞小而輕輕則寡謀出杜扞衛也林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輕也○輕從之絞人獲三十

人林獲楚人明曰絞人爭出驅楚後徒於山中林獲楚人人者三十人

楚執役采樵之楚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林獲楚人下設伏兵而待之

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杜城下所深代絞之役楚師分涉于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

謀之三巡數之杜伯嘉羅大左氏兵畧卷之四 十二

孫子曰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卒待之張預註曰誘之以小利敵必來取具以因徒誘越楚

以樵者誘絞是也又曰利而誘之張預曰示以小利誘而克之若

楚人伐絞是也史記趙將李牧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伴

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萬餘騎

後漢書大司馬鄧禹之攻赤眉也赤眉佯北棄



重而遁車皆載土覆之以豆禹軍之食竟趨之不為行列亦眉伏丘奄至擊之禹大敗

魏志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曹公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公營南阪下馬解鞍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安可去之紹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繼至或分趨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人遂大破之斬文醜

又曹公西征馬超與超夾關為軍公急持之而潛

左氏兵畧

卷之四

十三

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阪津據河西為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公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得渡循河為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奮擊破之

晉書桓溫伐燕慕容宙率騎一千為前鋒與晉兵遇宙曰晉人輕剽怯於臨陣勇於乘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為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率伏擊之晉兵死者甚眾

又李矩為滎陽太守石勒親率大眾襲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存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眾勒乃退

十六國春秋南梁禿髮檀守姑臧後秦姚興遣將姚弋弼等至於城下傳檀驅牛羊於野弋弼眾掠檀檀分兵擊大破之

北史後魏末大將廣陽王元深伐北狄使于謹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鉄勒酋長七列河

左氏兵畧

卷之四

十四

等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欲與謹至折敷嶺迎接之謹曰破六汗拔陵兵眾不少聞也列河等歸附必來邀擊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以七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皆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邀擊破也列河于嶺上部眾皆沒謹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得七列河之眾

又遼東之役于仲文率軍指樂浪道次烏骨城仲文簡羸馬驪數千置于軍後既而率眾東過高麗

出兵掩襲輜重仲文回擊大破之

周書韓雄為東徐州刺史東魏雍州刺史郭徽

與雄接壤頗為邊患雄密圖之乃輕將十騎夜入

其境伏于道側遣都督韓仕于畧城東服東魏人

衣服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畧出馳之雄自後

射之并發咸中遂斬畧首

南唐書周本為信州刺史吳越將陳璋據衢州歸

款越人圍之武王遣本迎璋越人解圍出璋而列

兵不動本遂以璋還裨將呂師造曰越有輕我心

必怠請擊之本不可越人躡我軍至中道宿夜半

本陽驚棄輜重走而設伏於旁越人果急追伏發

前後夾擊盡殲其衆

宋史岳飛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問曰汝能敵幾

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枝曳柴以敗

荆莫教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

行伍中人

附晉書周訪討張彥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

不能敵乃募遣人如采樵者而出於是結陣鳴水

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

多布火而食賊謂軍中益至未曉而退

南史梁韋廉與曹景宗進頓邵陽州至壘與魏城相

去百餘步魏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

每牧人過岸伐芻藁皆為大眼所畧景宗乃募勇

敢士千餘人徑度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柴

大眼來攻景宗破之因得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

因謂為趙草城是後忠芻牧焉大眼連抄掠輒為

趙草所獲

左氏兵畧卷之四

十六

夢溪筆談曹南院知鎮戎軍日嘗出戰小捷虜兵

引去瑋偵虜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

而還頗失部伍其下營之言于瑋言牛羊無用徒

糜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瑋不答使人候虜兵去

數十里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遽襲之瑋愈緩行

待地利處乃止以待之虜軍將至迎使人謂之曰

番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懋士馬

少選決戰虜方苦疲甚皆忻然嚴軍欲良久瑋又

使人諭之歇定可相馳矣于是各鼓軍而進一戰

大破虜師遂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憊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程史符離之役李汝翼舍于城南有方井之地夷坦不宿草軍吏喜其免于崇雉也而營之會夜暑雨大作營乃故積水平窪處草以浸死元非可頓兵地平明帳中水已數尺軍飢遂先潰二軍不能支皆掃營去改塗自蘄縣歸入城少憊而虜人坐

左氏兵略卷之四

其南門覆諸山下矣

孔疏云宣十五年楚圍宋傳稱華元謂子反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肯從城下之盟是其深耻也必為深耻者諸侯當好事四隣以衛社稷相特而動量力而行今乃構怨強敵兵臨城下力屈沮求服受盟是其不知之甚將為鄰國所笑故深耻之

龍川別志云契丹既受盟而歸寇公每有自吟之

色玉欽若深害之日從容言于之盟也諸侯猶且耻之而陛下真宗慨然不樂

此春秋城下功臣竊不取

孔疏云謀說文言軍中反間也入其軍中伺候間隙以及報其

以此訓謀為伺

而兵書謂之反間也巡徧也謂巡徧徧行之

孫子云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于眾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驗于度必取于人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

左氏兵略卷之四

十八

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生間有死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

行軍須知云古者多使材能辯說權變之士往行間謀指陳禍福諷說是非亂惑眾聽巧變真偽傾覆好惡則親疎離合變化成敗使人改心易行蘇秦張儀虞卿是也

虎鈴經云間者兵家之要妙苟非賢智莫能用之故用間之道在微密潛誠此良將所注意也

史記信陵君傳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火言

趙冠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曰獵耳非爲冠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冠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

又趙將李牧居鴈門謹烽火多爲間諜

周書齊任城王浟據守信都高祖詔齊煬王憲討之憲軍過趙州浟令間諜二人覘窺形勢候騎執

左氏史記卷之四

十九

音子言

以白憲憲乃集齊舊將遍示之謂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等即放還

舊唐書賊將姚令言及偽中丞崔宣威使謀覘李晟軍爲邏騎所得拘送于晟晟解縛食而遣之誠之曰爾報善爲賊守諸人勉力自固勿不忠于賊也晟引軍抵都門賊不敢出耀武而還

唐書吐蕃引雜羗寇西山破柘靜等州有詔收復於是嚴武遣崔寧將而西既薄賊城皆累石不得攻惟東西不合者丈許謀知之乃爲地道再宿

而拔拓地數百里虜衆驚相謂曰寧神兵也

宋史王德用爲定州路都總管日訓練士卒久之士殊可用契丹使諜者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第舍之彼得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援桴鼓之士皆踊躍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乃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聲視我旗幟所向覘者歸告契丹謂漢兵將大入既而議和

奇法云凡欲征伐先用間諜覘敵之衆寡虛實動靜然後興師則大功可立戰無不勝

左氏史記卷之四

五

音子言

捫蝨談曰攻之費誓易矣不時則有大刑樵采非無係于軍興者第欲誘敵則當以屈瑕之無扞也奇欲禦敵則當以景宗之能扞爲正

利而誘之此兵家致敵之常也屈瑕用以致絞是已乃曹瑋破虜人故爲貪利以誘之若反爲敵致也者彼以致之之道取之此以致我之道致之也推此以談兵家變化之妙殆不可勝原也

自用敗師桓公十五年

楚屈瑕伐羅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

趾高心不固矣林計其去年欲伐羅莫敖即屈瑕

揚則舉足高謂人莫已若也今莫敖舉趾

高蓋驕甚伯比之已不圖矣

子曰必濟師故以益師

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

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清驕之役將自用也

左氏兵略卷之四

以下文見莫敖而告諸天不假易知此是欲以

于滿驕十二年收驕將狃而恃之以勝為可常故

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林以以羅國為小

也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

天之不假易也杜諸之也言天不借貸慢

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

追屈瑕賴人追之不及

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杜宣

在義陽賴人追之不及

荒谷治父

救以伐羅事及駢亂次以濟

濟師

李涪刊誤云夫請濟師者是兵力危殆求之速也

不逾一兩日發之足以應其急也主師問其來由

命軍帥曰為擇一日以遂其請翌日師復命曰以

李氏兵略卷之四

吳子曰戒者雖克如始戰

史記項羽本紀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

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

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

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

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

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

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

載記天水姜乳襲據上邽乞伏乾歸遣乞伏蓋州

討之。王松壽言于乾歸曰：益州以懿弟之親，屢有戰功，徂于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遇寇，必將易之。且未宜專任，示有所先。乾歸曰：益州驍勇善御，衆諸將莫有及之者，但恐其專擅耳。若以重佐輔之，當無慮也。于是以平北將軍韋乾為長史，散騎常侍，務和為司馬。至大寒嶺，益州恃勝自矜，不為部障。命將士解甲游畋，縱飲。令曰：敢言軍事者斬。乳率衆距戰，益州果敗。

又慕容寶恨參合之敗，屢言魏有可乘之機。慕容

李氏史記卷之四

子三

慕容

德亦曰：魏人狃於參合之役，有陵太子之心，宜及聖畧，摧其銳志。慕容垂從之，留德守中山，自率大衆出參合，鑿山開道，次於獵嶺，遣寶與慕容農出天門，征北慕容隆征西慕容盛，踰青山，襲魏陳留公泥于平城，陷之，收其衆三萬餘人而還。

舊唐書蓋嘉運加河西隴右兩節度使，仍經畧吐蕃。嘉運既承恩寵，日夕宴不時，赴軍裝，推御客上疏畧曰：伏見蓋嘉運立功破賊，更委兩軍以重果之才，承戰勝之勢，吐蕃小醜，不足殲夷。臣近

日與之同班，觀其舉指精勁，勇烈誠則有餘，言氣矜誇，恐難成事。莫教徂于蒲騷之役，舉指稍高，春秋書之，為懲戒，恐其有驕敵之色。臣竊憂之。

又杜伏威令輔公柝擊李子通於江都，使王雄誕與閭陵為副，戰於溧水。子通大敗公柝，乘勝追之，犇于子通所破軍士皆堅壁不敢出，雄誕謂公柝曰：子通軍無營壘，且徂於初勝而不設備，若擊之必剋。公柝不從，雄誕以其私屬數百人銜枚夜擊之，因順風縱火，子通大敗。

正氏兵畧

卷之四

子四

唐書

又突厥傳：默啜北討九姓，板戛固戰於獨樂河，板戛固大敗，默啜負勝輕歸，而不設備。遇板戛固逆卒，誦質畧於柳林中，突出擊默啜，斬之，便與入蕃。使郝靈仙傳默啜首至京師。

宋史陳執中與賓佐論當今將共推葛懷敏、郭達曰：懷敏易與耳，他日必敗朝廷事。執中始怒，居數日，問曰：君何以知葛懷敏非名將而敗事邪？曰：喜功微，坐徒勇無謀，可禽也。執中歎曰：君真知兵。水經注：荒谷東岸有治父城，春秋傳曰：莫敖縶於

荒谷群師囚於治父謂此處也

捫蝨談曰語云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常勝之家雖克如始戰誠知勝可惧而不可狃耳世未有狃勝而不敗也者則持勝之道失也如莫敖可戒已

慎守疆場桓公十七年

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杜爭疆界也於是齊人侵魯疆

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杜度也

度也不虞猶不防也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謂焉杜背盟而來公以信待故不書伐林言汝司疆場之事謹守其一定之疆界而防備其不虞度不意之事且盡汝所備禦之道若有兵事至則與之接戰又何必先來告謂

周禮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

汲冢周書曰國有三守卑辭重幣以服之弱國之

守也脩備以待戰敵國之守也循山川之險而固

之僻國之守也伐服不祥伐戰危伐險難故善伐

者不伐三守

商子曰四戰之國貴守戰負海之國貴攻戰四戰

之國好舉與兵以拒四鄰者國危四鄰之國一興

事而已四興軍故曰國危四戰之國不能以萬室

之邑舍巨萬之軍者其國危故曰四戰之國務在

守戰守有城之邑不知以死人之方與客生力戰

其城拔者死人之方也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此

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城盡吏客若有從入則客必罷中人必佚矣以佚力與罷力戰此謂以生人力與客死力戰

後漢書吳漢性強力每從征伐整厲器械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歎曰吳公差挫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注若吳漢可謂能盡所備者

荀悅漢紀單于來朝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塞上下有司議皆以為便即中令侯應以為不可許上

左氏春秋卷之四

二十七

三十一

詰問狀乃使車騎將軍口喻單于曰中國亦有關梁非徒以備外亦以防中國之姦邪故縱出為寇害故為制度以專衆心遂不罷塞焉

魏志劉靖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為經常之大法莫善于守防使民夷有別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邊民利之

吳志孫韶為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場遠斥候為務先知動靜而為之備故鮮有負敗

晉書羊祜曰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

又云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于宣武塲山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是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

左氏春秋卷之四

二十八

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

干寶晉紀云紀陟奉使如魏魏人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難為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善之厚為之禮○裴松之以為人有八尺之體靡不受患防護風寒豈唯數處取譬若此未足稱能若曰譬如金城萬雉所急



防者四門而已方陟此對不猶愈乎

宋書史臣曰治邊之術前世言之詳矣夫戎夷狡黠飄迅難虞必先完其嶂塞謹其烽柝使來逕可防去金易梗然後乃能禁暴止姦養威攘寇漢世案秦舊迹嚴塞以限外夷吳魏交戰亦以江淮為疆場莫不先憑地險却保民和且守且耕伺隙乘釁高祖受命王畧未遠雖綿河作守而兵終援闕威哀既兆用啟戎心蓋由王業始基經創多闕先內後外以至于此乎自茲以降特冠不來寢無其

左氏兵

卷之四

二十九

三十四

備周漢二策在宋頃亡遂致胡馬橫行曹無藩落

之固哀哉

梁書馮道根戍阜陵修城隍遠斥候有如敵將至者衆頗嘆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

舊唐書王忠嗣少以勇敢自負及居節將以持重安邊為當謂人云國家昇平之時為將者在撫其衆而已吾不欲疲中國之力以徼功名耳但訓練士馬缺則補之

又狄仁傑疏曰王者外寧必有內憂蓋為不勤修

政故也伏惟陛下無以絕域未平為念但當勅邊

備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蹙之慮淺入必無虜獲之益又顏真卿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脩城設池陰料丁壯儲廩實乃陽會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或譏于祿山祿山亦密偵之以為書生不足虞也無幾祿山果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乃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之玄宗初聞祿山之變嘆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一忠臣乎得平來大喜顧左右曰朕不識顏真卿形狀何如所為待如此

左氏兵

卷之四

三十一

三十五

又段秀實見禁兵寡少不足以備非常乃上疏曰臣聞天子曰萬衆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此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強幹弱枝之義在于此矣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竊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為爪牙也若去爪牙則犬豕馬牛悉能為敵

又劉關阻兵朝議討伐宰臣杜黃裳以爲獨任高  
崇文可以成功遂詔崇文兼統左右神策奉天麟  
游諸鎮兵以討關時宿將事征者甚衆人人自謂  
當選及詔出大驚崇文在長武城練卒五千常若  
寇至及是中使至長武卯時宣命而辰時出師五  
千器用無闕者

又黃巢陷京師僖宗謂鄭畋曰朕以狂寇凌犯且  
駐蹕興元卿宜堅扼賊衝勿令滋蔓畋還鎮龜梁  
補卒繕修戎仗濬饒城壘盡出家財以散士卒晝

夜如臨大敵

宋史張方平知秦州時夏亮祚方驕儲公閱士馬  
築堡壘築城之西壓秦境上屬戶皆逃匿山林公  
即料簡將士言出塞實按軍不動賊既不至言  
者因論公無賊而輕舉宰相曾公亮曰兵不出塞  
何名爲輕舉張公豈輕舉者哉賊所以不至者以  
有備故也有備而賊不至則以輕舉罪之邊臣自  
是不敢爲先事之備矣議者乃服  
國老諱苑云李允則守雄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

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歛民間錢起  
浮圖即時飛誘至京師至于監司亦屢有奏劾真  
宗悉封付允則然攻者尚喧沸真宗遣中人密諭  
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爲遠地起望  
樓耳蓋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堠允則不欲顧  
爲其備然後誘毀不入畢其所爲

附韓昌黎守戒篇人有宅于山者知猛獸之爲害  
則必高其柴棧而外施窗窬以待之宅于都者知  
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內固扁鑄以防之

宋史張方平

辛二

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  
之通都大邑介于屈強之間而不知爲之備噫亦  
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  
力爲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天下之  
禍莫大于不足爲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爲者敵  
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于禍也有  
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餘地  
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  
門之關其閒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庶朝夕舉踵

引領與天下有事以乘吾便此其暴于猛獸窮  
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為之備乎哉貴育之不成  
童子之不抗魯鷄之不期蜀鷄之不支今天鹿之  
于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  
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何而備之曰在得  
人  
捫竈談曰談兵者無逾攻守二策而守為要云易  
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曰暮夜有戎勿恤夫暮  
夜之戎出自倉卒而曾不足為吾恤者恃守固也  
左氏外傳卷第四

故惟善守者常令不可勝之勢在我敵至斯起而  
應之蔑不勝矣夫豈僅僅曰聊以固吾圉也

莊公

營軍臨隨 莊公四年 普師閉金 哀公六年

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 杜尸陳也荆尸楚也

楚始於此舉用戰也然則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

蕩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

馬杜楚為小國師在夷至此武王始起其眾備

楚武王後世為楚之符林按楚世家楚武王始於

楚武王後世為楚之符林按楚世家楚武王始於

楚武王後世為楚之符林按楚世家楚武王始於

楚武王後世為楚之符林按楚世家楚武王始於

楚武王後世為楚之符林按楚世家楚武王始於

楚武王後世為楚之符林按楚世家楚武王始於

楚武王後世為楚之符林按楚世家楚武王始於

楚武王後世為楚之符林按楚世家楚武王始於

楚武王後世為楚之符林按楚世家楚武王始於

楚武王後世為楚之符林按楚世家楚武王始於

楚武王後世為楚之符林按楚世家楚武王始於

楚武王後世為楚之符林按楚世家楚武王始於

楚武王後世為楚之符林按楚世家楚武王始於

楚武王後世為楚之符林按楚世家楚武王始於

楚武王後世為楚之符林按楚世家楚武王始於

楚武王後世為楚之符林按楚世家楚武王始於

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杜前已此於指舉今

死一也林是敗五京盟逃離林棄先君好陳之盟皆亦不如死

亦不可則命公子啟杜申子西結子期五辭而後許

而後許林子問五辭不肯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

于城父林大冥陳地吳師所在子開退曰君王舍葉子而讓群

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杜從命立君之子亦順

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

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杜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即王妻章惠王

左氏春秋卷之四 三十五

水經注澁水東南逕隋縣故城西春秋魯莊公四

年楚武王伐隋令鬬和莫敖屈重除道梁澁軍臨

于隋謂此水也

左傳附註示詩芮鞠之即毛傳云芮水厓也及鄭

箋乃云芮之言內也杜蓋依用其說據傳言漢東

之國隨為大若為會於漢西即楚師元未涉漢下

文何得云濟漢而後發喪也孔疏順杜之失訓釋

迂回與傳文矣矣閔二年渭汭注云水之隈曲曰

汭是也

史記秦始皇崩于沙丘丞相李斯秘不發喪所至

上食百官奏事如故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

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卒于郭氏塢楊儀等整軍而

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馬姜維令楊儀反旗鳴

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偏於是儀結陣

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為之謗曰

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

不能料死也

左傳附註司馬貞曰閉塗即禮記疏云閉塗者謂

左氏春秋卷之四 三十六

匿其喪也今按徐廣云塗一作壁又列女傳亦作

壁壁軍壘也

史記楚世家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

蜚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

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

相孤之腹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

為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

江漢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言

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昭王病甚乃

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子申為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乃又讓弟公子閻五讓乃後許為王將戰庚寅昭王卒於軍中子間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群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與子西子蒸謀伏師閉塗正義曰左傳云謀潛師閉塗按潛師密發在也閉塗防斷外寇也為昭王薨於軍公子未定恐有隣國及諸公子之變故伏師閉塗迎越女之子章丘之是為惡王然懷罷兵歸葬

左氏春秋卷之四

三十七

捫蝨談曰世每稱死諸葛走生仲達徒見謂諸葛餘威能懾仲達而不知仲達所以見懾者惟伯約輩能用左氏成案故耳夫入谷然後發喪非得之濟漢而後發喪平反旗結陣非得之潛師閉塗乎恐伯約輩未必及此夫先有所受之也

楚子滅鄧莊公六年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驪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左氏春秋卷之四  
左氏書有以為楚鄧疆弱相縣若從三甥之言楚子雖死鄧滅曾不旋踵若割腹去疾炊炭止沸左

氏為短鄭玄箴云楚之疆盛從滅鄧以後於時楚未為疆何得云疆弱相縣

世語曰大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備賓主禮大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已手劍夜殺八人而去孫盛雜記曰大祖聞食器聲以為圖已遂夜殺之既而懷愴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遂行

載記沮渠蒙遜伯父羅仇麴粥從呂光征河南光前軍大敗麴粥言于兄羅仇曰主上荒羣驕縱諸子朋黨相傾譏人側目今軍敗將死正是智勇

猜之日可不懼乎吾兄弟素為所憚與其經死溝  
壑豈若勒衆向西平出若龍奮臂大呼涼州不足  
定矣羅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為一方  
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俄而皆為光所殺  
又符堅之敗於淮南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  
餘騎奔垂垂弟德進曰夫隣國相吞有自来矣秦  
疆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為報讐雪辱豈所謂負  
宿心也昔鄧祁侯不納三甥之言終為楚所滅吳  
王夫差違子胥之諫取禍勾踐前事之不忘後事

左氏春秋

卷之四

二十九

四十四

列

之師表也顧棄彼土崩恭行天罰斬逆氏復宗祀  
建中興繼洪烈天下大機弗宜失也  
此史江陵平宿將尹德發謂梁帝蕭登曰臣聞人  
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者飾小行競小廉以取  
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  
憚固顧弔伐之義俘囚士庶並克軍實然此等戚  
屬咸在江東悠悠之人可門到戶說既登此此  
咸謂殿下為之殿下既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  
讐也又誰與為國但魏之精銳盡萃於此攝師之

禮非無故事若殿下為設享會固請于譚等為歡  
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江陵  
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僚隨即銓授魏人懾息未  
敢逞死僧辨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  
皇極纘竟復禹萬世一時晉謂德毅曰卿此策非  
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遽為卿計  
則鄧祁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既而闔城長幼被  
虜入關又失襄陽之地晉恨乃曰不用德毅之言  
以于是

左氏春秋

卷之四

四十

三十三

價

相與談曰祁侯拒三甥之圖人而見滅荆邦魏祖  
疑主人之圖已而甘心手刃寧人負我愚而不失  
為厚寧我負人智而不免為薄矣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水期不至 莊公八年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

杜連稱嘗至父冢春大  
夫戍守也葵丘齊地臨

○溫脾西有地名藥丘時而

往白及瓜而代瓜林蓋之

明而使之杜成與之約  
年本熟之時則遣代  
期

成公問不至。杜期命也。

卷之三

請代弗許故謫作亂

采薇之卒章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

罪罪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註此遣戍之時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為

其自言

史記齊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一歲弗為發

代二人怒遂反

司馬法曰古者戍兵三年不典觀民之勞也

解云古者戍邊之兵三年不典典猶籍也如役不

再籍是也古者戍兵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

一年即還三年不驗籍而後之是四人輪番當一

戍兵也三年不興王者觀民之勞苦也

白虎通云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為怨思也天道一

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

外有曠夫

淮南子二世皇帝興萬乘之駕發閭左之戍百姓

之隨逮肆刑挽轅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

天下敖然若焦熱戊卒陳勝興于大澤攘臂袒右

左氏春秋

釋為大楚而天下響應當此之時非有牢不可破

勁弩強種也伐棘果而燕矜盾鉞鑿而燕刃乘機

快  
策  
及  
奮  
澹  
戶  
銀  
所  
也  
銀  
音  
嬰  
以  
當  
修  
卓  
強  
製  
工

城畧地莫不降下天下蒸之糜沸螳

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業甚不彙然一人

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于民也

蜀記郭冲條諸葛亮五事其一曰魏明帝自征蜀

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二十六萬

潛軍密進規向劍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和器守在

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幡兵適交  
參佐咸以賊衆強盛非力所制宜權停下兵一月  
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  
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  
雖臨征難義所不廢惟遣令去于是去者感悅  
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  
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刀爭先以一  
當十殺張郃卻宣王一戰大剋此信之由也

本兵宋夏

卷之五

三

三

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有本性易則害  
生是故成申作師遠比清濟功費既重詹然亦深  
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

舊唐書咸通九年徐州戍兵龐勛自桂州擅還七  
月至浙西沿江自白沙入濁河剽奪舟船而進令  
依絢聞勛至遣使撫慰供給芻米都押衙李湘請  
絢誅之絢性懦緩又以不奉詔聽其過去其年冬  
龐勛殺崔彥曾據徐州聚衆六七萬徐無兵食乃  
分遣賊師攻剽淮南諸郡滁和楚壽繼陷殺食既

盡淮南之民多為賊所歿

五代史吳世家揚行密應募為州兵戍朔方遷陟  
長歲滿戍還而軍吏惡之復使出戍行密將行適  
軍吏舍軍吏嗚為好言問行密行何所欲行密會  
然曰惟少公頭爾即斬其首携之而出因起兵為  
亂

本兵宋夏

卷之五

四

三

陸宣公論緣邊守備事宜狀畧曰夫欲備封疆禦  
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  
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藝  
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  
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  
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  
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  
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為用  
苑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  
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  
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為守備是則不量性  
習不便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



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  
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  
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為隣伍以戰  
聞為嬉遊晝則倚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割  
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為甚自非  
生於其域習於其風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  
東之壤百物阜腴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  
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絕塞荒陬之苦  
則辛酸動容聆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

左氏兵要卷之五

五

使之去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攝駭將  
冀為用不亦踈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  
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債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  
處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得色其止也冀有固心  
屈指許歸張順待餉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恒  
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棄其亂離布路東  
潰情志且爾得之奚為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  
冗之衆臨難則投棄城鎮以挫遠近之心其弊豈  
唯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

附宋哲宗朝名臣傳呂龍圖公孺就知河陽洛口  
役兵千餘人憚役不稟令排關不得入西趨河橋  
其徒有來告者諸將請出兵擊之公孺曰此曹亡  
命窮之則生變乃令曰敢殺一人者斬於是乘馬  
東出令牙兵數人前諭曰爾輩久役固當還然有  
不稟令之罪若復橋則罪加重矣太守在此願自  
首者止道左衆皆請罪索其為首并助謀者黥配  
之餘置不問復送役所語洛口官曰如尚敢偃蹇  
者即斬之衆帖然不敢動乃自効不俟命詔釋之

左氏兵要卷之五

六

說文幾微也殆也从𠂔从戌戌兵守也𠂔而兵守  
者危也  
爾雅翼云古人以紀時故遣戍者稱瓜時而往  
及瓜而代大戴禮夏小正五月乃瓜乃瓜者治瓜  
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八月剥瓜蓄瓜時也周詩  
則以七月為食瓜之候蓋夏之五月也詩云中田  
有廬疆場有瓜是則是菹獻之皇祖魯孫壽考受  
天之祐蓋薦瓜之重如此  
藝苑卮言別錄及瓜事今以為得代之期而不知

公期不得代連稱管至父繇此為亂非佳事也  
捫盞設曰戊卒為守無設也而國家多以戊卒敗  
強秦之亂倡自勝廣非戊卒乎彼其發間左繇咸  
陽固失百姓心矣誰不甘為戎首也者詠采薇而  
知周所以興咏揚之水而知周所以替撫戊卒者  
尚鑒之

公旗誤齊莊公九年

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我路傳乘而  
歸杜二子公卿及戎右也林公既敗師失與戎車恐秦子梁子以公旗辟於下  
道為齊禽故二子以公旗辟於下道以誤齊師○辟  
是以皆止杜止獲也林

史記項羽本紀項王與范增急圍秦陽漢將紀信

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詐楚為王王可以間

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榮陽東門被甲二十人楚

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肅曰城中食盡

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

門出走成畢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

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

周禮考工記云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鄭玄注云

諸侯之所建也人火蒼龍鳥旗七旂以象鷄參也

鳥旗為旗州里之所建鷄大朱熊旗六旂以象伐

也熊虎為旗師都之所建伐屬龜蛇四旂以象營

室也龜蛇為旌縣鄙之所建營室孤旗旒矢以象

孤也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孤旗則旌旗之屬

象孤星有矢也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尾因此云枉矢蓋畫之○釋曰為車上皆建旌旗故因說旌旗之義也

禮舍文嘉曰天子之旗九仞十二旒曳地諸侯七仞九旒齊軫卿大夫五仞七旒齊較士三仞五旒齊首

又曰旗有九名日月為常蛟龍為旂通帛為旐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旛析羽為旟前有錯衡旒以養目也步中武象驪中韶漢所以養身也龍旂九旒旒以養信也寢兕持

虎蛟龍旒龍所以養威也登天靈之威輅駕太乙之象車

河圖風后曰帝之五旗東方法青龍曰旗南方法赤鳥曰鼠西方法白虎曰典北方法玄蛇曰旂中方法黃龍曰常

黃帝出軍決有所攻伐作五采牙幢始立牙之日吉氣來應旗幡指紋或從風舉勇氣奔逸是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此大勝之證又五色牙旗隨天氣四時

太白陰經繇六口大將中營建出引六軍古者天子六軍諸侯三軍今天子十二諸侯六軍故繇有六以主之門旗二口色紅八幅大將牙門之旗出引將軍前列門槍二根以豹尾為牙旗出居紅旗後止居帳門前左右安立五方旗五各具方色大將中營建出六繇後在營亦於繇後隨方而建隊旗二百五十面尚色圖禽與本陣同五幅認二百五十口

孫子占云三軍將行其旌旗從後以向前是為天

逸必擊之得其大將三軍將行其旌旗整然若垂是謂天露其師決勝三軍將行其旌旗亂槿於上東西南北無定方其軍不還三軍方行大風飄起於軍前因絕旌旗是名因中其師得糧

李衛公兵法曰諸軍將五旗各准方色赤南方火白西方金皂北方水碧東方木黃中央土土既不動用為四旗之主而大將行動持此黃旗於前立如東西南北有賊各隨方色舉旗當方面兵急須前亞方面兵急須進旗正豎即往即即迴審細看

大將軍所舉之旗須依節度諸軍每隊給一旗行  
則引隊住則立於隊前其大總管及副總管則立  
十旗以上子總管則立四旗以上行則引前住則  
立於帳側統領亦別給異色旗擬臨戰之時則辨  
其進退駐隊等旗別樣別造令引輜重各令本軍  
營隊識認其旗如兵數校多軍營復衆若以異色  
認旗速看難辨即每營各別畫禽獸自為標記亦  
得不然旗身旗脚但取五方色四緣為之則更易  
辨唯須營營自別務使指麾分明

大唐六典云武庫令旗之制三十有二曰青龍白  
獸朱雀元武黃龍負圖應龍龍馬玉馬鳳凰鸞鶴  
鷄太平麒麟飛麟飛黃駛駛白澤五中犀牛金牛  
兕三角獸角端吉利驪騶牙黃鹿白狼赤熊辟  
邪菑文旗注周司常掌九旗黃帝鸞鷹鸞等旗  
今白澤朱雀辟邪元武等旗金吾隊所執青龍白  
獸麒麟角端赤熊等旗左右衛隊所執鳳凰飛麟  
駛駛鸞旗犀牛駿驪騶等旗武衛隊所執應龍  
三角玉馬白狼龍馬金牛等旗領軍隊所執黃龍

負圖黃鹿騶牙蒼鳥等旗威衛隊所執  
天文要集云翼星明旌旗用

路史五麾五牙旗也為五色見青則舉青牙見白  
則舉白牙餘隨所見舉之以牙為飾見幽軍訣玄  
女兵法云伍胥請以朱雀之日日正中時立赤色  
徵音絳衣之軍於南方以輔角軍以青龍日平旦  
立青色角音青衣之軍於東以輔羽軍以玄武日  
人定時立黑色羽音黑衣之軍於北方以輔商軍  
以白虎日日入時立白虎商音白衣之將於西以  
輔宮軍以黃龍之日日中建黃旗於中央以制四  
方  
武經總要云六將建五方旗依色配方面以青龍黑  
之務易中央土位不動故大將軍以黃旗為四旗  
之主常使諸軍準望知大將軍所在若南方有賊  
大將軍舉赤旗以應之東方有賊則舉青旗以應之  
西方有賊則舉白旗以應之北方有賊則舉黑旗  
以應之無戰常偃之舉旗者令諸軍知賊所從來  
者也其諸軍見本方旗舉當方面兵急裝束旗若

亞則前進奮擊旗正立即止旗却偃即回九軍行  
湏令候騎前侍五色旗見溝坑揭黃河橋揭白水  
泉揭黑林木揭青野火揭赤以告大將

演繁露云大將所建牙旗劉馮事始無載兩義其  
一謂以爪牙為義然終無的據至其所引兵書則  
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凡始建牙必以制日制日者  
其辰之在五行以上尅下之日也又引尚書曰門  
旗二口色紅八幅大將牙門之旗出引將前軍列  
又引黃帝出軍訣曰牙旗者將軍之精金鼓者將

左氏春秋卷之五

二二

軍之氣又引後漢書光武徇河北收韓歆置鼓下  
將斬之注云中將軍最尊自執旗鼓若置營則立  
旗以為軍門并設鼓戰人必於其下合此數者言  
之則軍門對立兩旗是為牙旗其已審矣特不知  
真飾以牙或止取爪牙以為義也真人水鏡經曰  
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夫以旌為門即  
旗門也此其說有本也後世軍中遂置牙旗將  
物原云軒轅始置五色旗畫以鷹隼指顧而背  
禹始建旌旂旂旂以別尊卑等級周公始備旗

捫蝨談曰伐許之後穎考叔瑕叔盈相繼取鄭伯  
旗以先登以故鄭師畢登而師遂入許乾時之後  
秦子梁子相率以魯公旗辟於下道以故二子被  
獲而魯公免焚之戰衛懿公惟不去其旗遂及於  
難鄆陵之戰鄭石首鄭成惟內旌殲中得御公以  
退蓋旌旗三軍耳目也當其勝亟欲揚之為我師  
之望當其敗莫如偃之絕敵人之偵

左氏春秋卷之五

十四

一百三十八

戰主勇氣莊公十年

春齊師伐我杜不書伐齊背公將戰曹劇請見曹杜

劇魯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林肉食謂在

者言國有大事肉食者已有定劇曰肉食者鄙未能

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

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杜分公衣食所惠

徧林民未懷惠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林

牲牛羊豕之屬王珪璧帛幣也皆祭祀禮神之物牲

玉自有常數弗敢有加於禮祝史必陳信於鬼神不

敢以小為大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杜孚大公曰

左氏兵星卷之五十五

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林信爭訟刑罰之類雖

必盡已之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林上思利民

公以情察獄為忠之一端民感戰則請從公與之乘

杜共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劇曰未可齊人三鼓劇

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林大崩曰敗績莊公

曰未可下視其轍杜視車登軾而望之林又登車前

以望齊師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林莊公

戰勇氣一鼓作氣以不鼓及視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

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

戰紀族靡

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林爭戰之道以勇氣為

初正勇氣發作之時至再鼓則敵有玩心而勇漸衰

及至三鼓則敵有怠心而勇氣竭矣彼既三鼓則軍

心玩怠而竭我軍久不得進驟而鼓之則勇氣方盛

此我所以克齊師夫森為大國難測恐其詐奔若詐

奔必設伏兵以受我故懼其有伏焉非奔則轍跡必

整今轍亂知其非詐奔則旌旗必整今旗倒知其

非詐見其怖遁之甚故逐其師而克之靡奇美

國語長勺之役曹劇問所以戰於嚴公公曰余不

愛衣食於民不愛牲玉於神對曰夫惠本而後民

歸之志民和而後神降之福若布德於民而平均

其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時器不過

左氏兵星卷之五十六

用財用不匱莫不共祀是以用民無不聽求福無

不豐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不咸獨恭不

優不咸民弗歸也不優神弗福也將何以戰夫民

求不匱於財而神求優裕於享者也故不可以不

本公曰余聽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對曰是則

可矣夫苟中心圖民知雖不及必將至焉

衰倦而後擊故彼之銳氣可以奪也曹劌言一鼓作氣者謂初來之氣盛也再而衰三而竭者謂陳久而人倦也

又曰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

杜佑曰避其精銳之氣擊其懈惰欲歸此理氣者也曹劌之說是也

吳子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

尉繚子曰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

左氏兵略卷之五

十七

中九下

氣也氣實則闢氣奪則走

唐太宗李衛公答問曰孫子言三軍可奪氣之法

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

惰歸如何李靖曰夫含生稟血鼓作闢爭雖死不

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衆激吾

勝氣乃可以擊敵焉吳起四機以氣機為上無他

道也能使人人自闢則其銳莫當所謂朝氣銳者

非限時刻而言也舉一日始末為喻也凡三鼓而

敵不衰不竭則安能必使之退哉蓋學者徒誦

空文而為敵所誘苟悟奪氣之理則兵可任矣

呂氏春秋曰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

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

不知勇則戰怯則北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

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倏忽往來而莫知其

方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

淮南子兵畧訓曰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闢

虛則走盛則強衰則北

汲冢周書武稱解云追戎不恪窮寇不格力倦氣

左氏兵畧卷之五

十八

中九下

竭乃易克武之道也

吳子曰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辦

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尉繚子曰一鼓一擊而左一鼓一擊而右一步一

鼓亦鼓也十步一鼓趨鼓也音不絕驚鼓也商將

鼓也角帥鼓也小鼓伯鼓也三鼓同則將帥伯其

心一也奇兵則反是

周禮注曰十人之長執鉦百人之師執鐸千人之

師執鼙萬人之主執大鼓

一鼓作氣

黃帝問玄女兵法曰出軍行將動作必擊鼓以先聲聽其音也知兵之強弱

黃帝出軍決曰鉦鼓者將軍之氣一軍之形也

樂令諸道行軍應給鼓角者三萬人以上給大角

十四具大鼓二十四面三萬以上角八具鼓十四

面萬人以上角六具鼓十面不滿萬人臨時重給

軍三分減

呂氏春秋云金鼓所以一耳也法令所以一心

杜氏通典云戰令曰嚴鼓一通步騎悉集尋通騎

左氏春秋卷之五

十九

上馬步結也三通以次出之隨幡住者結也住幡

後聞急鼓音整陣乍候者視地形廣狹從四角面

立表制戰陣之宜諸部曲者各自安部陣兵疎數

兵曹舉曰不如令者斬兵若欲作陣對敵管先立

表乃引兵就表而陣臨陣皆無誼諱明兵鼓音

京房易占曰鎮星於兵為鼓於經為易易為五經

首鼓為五兵長

武經總要云凡大將置鼓四十面小總管給十面

臂列給鼓一面行即負隨下晝夜及在道有警

急擊之令傳響相聞如軍行時前軍卒逢賊即急

擊鼓中腰聞之抽兵急救中腰有警前軍便住後

軍有警中腰亦如之凡有警者擊鼓並抽軍兵相救如發

引稍長更須置鼓傳響使前後得聞

又陣法總說鳴一鼓舉黑旗則為曲戰鳴二鼓舉

赤旗則為銳陣鳴三鼓舉青旗則為直陣鳴四鼓

舉白旗則為方陣鳴五鼓舉黃旗則為圓陣此應

敵之畧也

虎鈴經繫鼓文曰年月日某謹繫於鼓神三軍之

左氏春秋卷之五

二十

威職在鼓旗之用塗血致誠古之常典以聲為度

兵之令儀進退周旋實在於爾

孫惠祭金鼓文曰赫矣皇威用伐不庭金鼓麾旗

以昭其聲

晉書母丘儉文欽反諸軍屯樂嘉司馬景王銜枚

徑造之欽子壽年十八勇冠三軍曰及其未定請

登城鼓噪擊之可破既而三噪之欽不能應驚退

相與引而東景王謂諸將曰欽走矣發錢軍以追

之諸將曰欽舊將為小而銳引兵內入未有失利



必不走也王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焉鼓而  
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果引去

南史宋孝武入討元凶以柳元景為諮議參軍配  
萬人為前鋒至新亭依上建壘柵東西據險令軍  
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  
聽吾營鼓音元景察賊衰竭乃命開壘鼓噪以奔  
之賊衆大潰

說文云鼓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  
之鼓从支支象其手擊之也周禮六鼓雷鼓八面

左氏兵略卷之五

二十一

音

靈鼓六面路鼓四面鼗鼓皐鼓晉鼓皆兩面

附留青曰扎字衛公兵法曰鼓三百三十三槌為

一通角吹十二聲為一疊鼓止角動也司馬法曰

昏鼓四通為大鼓夜半三通為晨戒明旦三通為

發胸

附酉陽雜俎有田一作僧超能吹笳為壯士歌項

羽吟將軍崔延伯師每臨敵令僧超為壯士聲遂

單馬出陣

魏志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李典從夏侯

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  
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狹窄草木深不可追也惇  
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裡戰不  
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還

蜀志王平屬參軍馬謖先鋒諒舍水上山舉措煩  
擾平連規諫謖諫不能用大敗于街亭衆盡星散  
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  
往逼焉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還逆率將士而還  
丞相諸葛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諸軍

左氏兵略卷之五

二十二

二百二十四回

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

吳志劉備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  
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耳今但且

獎勵將士廣施方畧以觀其變備知其計不可乃

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正

者揣之必有巧故也

南史桓謙屯於東陵下範之屯覆舟山西宋武帝

疑賊有伏兵顧左右政見劉鍾謂曰此山下當有

伏兵卿可往探之鍾馳進果有伏兵一時奔走

魏書世祖討蠕蠕沁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疑  
深入有伏兵勸世祖停止不追天師以崔浩曩日  
之言固勸世祖窮討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檀  
先被疾不知所為乃焚燒穹廬科車自載將數人  
入山南走民畜窘聚方六十里中無人領統相去  
百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徐遁唯此得免後聞  
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世祖深  
恨之

南唐書李金全嘗會食帳中候騎告北兵數百並  
在休兵畧

卷之五

二十三

澗皆羸弱諸將欲掩擊之金全下令曰敢言過澗  
者斬及暮伏兵四起金鼓聲聞十餘里諸將皆服  
金全善料敵

又劉彥真至來遠鎮距壽州二百里軍容甚盛李  
穀燒營夜遁保正陽彥真率戰艦數百艘沂淮而  
上劉仁瞻曰敵已畏君矣當持重養威以俟間若  
遽求戰而不能勝則大事去矣彥真不從仁瞻曰  
周人邀必設伏遇之將敗績乃率勵其下益兵固  
守彥真果大敗沒於陣伏尸三十餘里亡戈甲三

十萬

杜氏通典云西魏將韓果性強記魚有攢畧所行  
之處山川形勢輒能記憶兼善伺敵虛實揣知情  
狀有潛匿溪谷為間偵者果登高視之所疑之處  
往必有獲

魏紀

孫子曰旌旗動者亂也

吳子曰旌旗動亂可擊

司馬法曰雖交兵致力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  
列是以不亂

左氏兵畧

卷之五

二十四

唐太宗答問李衛公曰夫兵却旗參差而不齊鼓  
大小而不應令喧囂而不一此真敗者也非奇也  
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  
必有奇也

後漢書吳漢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  
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  
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  
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

又梁州賊王國圍陳倉皇甫嵩同董卓率二萬人

拒之嵩堅守不與戰賊圍八十餘日不能拔衆疲  
敵乃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  
追歸衆勿迫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困獸  
猶鬬鋒鋷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我不擊避  
其鋒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  
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  
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之斬萬餘級圍走而  
死

魏志太祖自宛征呂布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

左氏兵畧卷之五

二十五

不拔連戰士卒疲太祖欲還荀攸與郭嘉說曰呂

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

為主主衰則軍無奮矣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

氣之未復官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

沂泗灌城潰生擒布

晉書周訪夜追杜曾諸將請待明日訪曰賊驍勇

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剋之宜及其衰乘

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

南史建武二年魏將王肅劉祖攻司州刺史

甚急鄒明達左衛將軍王廣之赴救時梁武帝為  
偏帥隸廣之魏軍來帝堅壁不進一旦有風從  
西北起陣雲隨之來當肅營尋而風回雲轉還向  
西北帝曰此所謂歸氣魏師遁矣令軍中曰望塵  
而進聽鼓而動肅乃傾壁千萬陣於水北帝揚麾  
鼓噪響振山谷敢死之士執短兵先登長戟翼之  
城中見援至因出軍攻魏柵魏軍表裏受敵因大  
崩

宋書張興世軍南伐劉胡自領水步二十六軍

左氏兵畧卷之五

二十六

平旦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曰賊來尚遠而

氣盛矢驥驟既力盡盛亦易衰此曹勰之所以破

齊也令將士不得妄動俄而賊來轉近興世乃命

壽寂之等率壯士數百擊之胡敗走

北史齊段韶督精騎一千發晉陽濟河遇周軍於

大河谷陣以待之韶為左軍蘭陵王長恭為中軍

斛律光為右軍上山逆賊戰韶且引却待其力斃

下馬擊之

北陽蕭順達陳顯達率衆來寇城

將士咸欲出戰珍曰彼初至氣銳未可便挫且其堅守待其攻我疲敝擊之未晚於是憑城據戰終傷甚衆相持旬有二日夜開城門掩擊之賊遂奔潰

北齊書周武帝遣將率羗夷與突厥合衆逼晉陽世祖自鄴倍道兼行赴救突厥從北結陣而前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而下去城二里諸將咸欲逆擊之段韶曰步人氣勢自有限全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

左氏兵略卷之五

二十七

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大破之

舊唐書太宗擊薛仁果相持於折墺城深溝高壘者六十餘日賊衆十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太宗披甲以挫之賊糧盡其將牟君才梁胡郎來降太宗謂諸將軍曰彼氣衰矣吾當取之遣將軍龐玉先陣於淺水原南以誘之賊將宗羅侯併軍來拒王軍幾敗既而太宗親御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侯望見復迴師拒太宗將驍騎數十入賊陣於是王師表裏齊奮羅侯大潰

附劉向新序云齊桓公與魯莊公為柯之盟魯大夫曹劌手劒俟於迫桓公於壇上請汶陽田桓公許之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標劒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讐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讐而君不讐著信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

左氏兵略卷之五

二十八

能改齊漫錄云左傳曹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劉向說苑有東郊祖廟者上東於晉獻公曰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預焉祖廟曰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藿食寧得無肝腦塗地於中原之野其禍亦及臣之身安得無預國家之計乎

潛菴子曰夫子嘗曰勇而無禮則亂曹劌一匹夫之勇耳及盟仗義執言俾桓公盡歸侵地後魯莊欲如齊觀社復能喻之以禮此豈徒勇者耶太史公傳首刺客胡考之弗詳也姚容華春秋諸名臣傳捫蝨談曰善哉曹劌之論戰也謂忠可一戰知六

要矣速其交兵也不銳於始合必彼竭我盈而後進不急於逐北必輒亂旗靡而始乘戰也固我氣之實逐也因彼氣之喪何戰不克又何倏可慮哉他日刼桓公於壇坫之上而侵地反焉劉所為振魯凌齊者蓋始終以氣勝云

在兵集卷之五

不整可敗莊公十年

莫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魯大夫曰宋師不整

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雲門竊出蒙

集比而先犯之杜雲門魯南城門卑北虎皮林公子偃而先犯宋師齊臣蒙馬以虎皮蒙

公從之大敗宋師于

乘丘齊師乃還

吳子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

一可擊十

尉繚子曰將已鼓而士卒相翼如矢折矛抱戟利

在兵集卷之五

後戰有此者內自敗也

唐太宗李衛公答問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

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

也朕疑此談非極致之論李靖曰武侯有所激云

耳臣按孫子有曰教習不明更卒無常陳兵縱橫

曰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也夫教道不明者言

教問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

也亂軍引勝者言已自潰散非敵勝之也是以武

侯言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

危之又何疑焉

武侯將死云夫出師將軍以整為勝若賞罰不明法令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之師無益于用所謂整師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後應接左右應麾與之安而不與之危其眾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廢矣

魏書武帝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眾甚盛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虜眾大崩

左氏春秋卷之五

三十一

三十一

隋書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周羅睺從楊素擊之虜眾甚盛羅睺白素曰賊陣未整請擊之素許焉與輕勇二十騎直衝虜陣從申至酉短兵屢接大破之

舊唐書中和元年二月賊將尚讓王璠率眾五萬欲攻鳳翔鄭畋預知賊至令大將李昌言等伏於要害賊以畋儒者必不能拒步騎長驅部伍不整畋以銳卒數千陣于高岡虛立旗幟延袤數里距賊十餘里伐鼓而陣賊不測眾寡始欲列卒而

寧門

後軍未至而昌等發伏擊之其眾大燒

水經注寧門杜預曰日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故名高門也其遺基猶在地八丈餘亦曰寧門春秋莊公十年公子偃請擊宋師竊從寧門蒙臯比而出者也門南隔水有寧壇壇高二丈魯黜所欲風舞處

蒙臯比

史記燕將攻即墨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

左氏春秋卷之五

三十一

三十一

其後牛尾熱起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衛救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

載記慕容冲僭稱尊號于阿房改年更始符堅與冲戰各有勝負常為冲軍所圍殿中上將軍鄒邁左中郎將鄧綏尚書郎鄧瓊相謂曰吾門世荷榮寵先君建殊功於國家不可不立忠效節以成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萇樂

等蒙獸皮奮矛而擊冲軍冲軍潰

宋書檀和之討范陽邁宗慙為前驅圍匪果城候之乘勝入象浦陽邁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慙曰吾聞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制其形與象相距象果驚走衆因潰亂

舊唐書馬燧為河東節度使為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陣所向無前威震北方

又李可舉遣將李全忠攻易州有次將劉仁恭者

年氏兵事

卷之五

三十三

三十三

多權數攻之彌月不下乃穴地道以入其城既下易州士卒稍驕王處存見李克用密相締結引輕軍三千以羊皮蒙之夜伏於城外仍別於間道以騎士伺之燕軍望見謂之群羊爭趨焉處存乘其無部伍一擊大敗之尋復其城

又朱滔之征李惟岳也惟岳將王武俊以騎三千方陣橫進滔積帛為後視衆使猛士百人蒙之鼓躁奮馳賊為驚亂隨擊大破之惟岳焚營而遁附王隱晉書馬隆子馬威為威之三

衆討威於市威軍牢不可動胡乃使十騎與戰縛戟于馬頭以向威又使數十騎各持兵隨于後馬驚奔威威遂敗

捫茲談曰即之伎公子偃蒙馬以鼻比先犯宋師而宋師敗城濮之役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而陳蔡奔禮經曰虎豹之皮示服猛也軍中用以一蒙鳥盡取勝猛之義云然昆陽之戰虎豹列陣足壯顏行而不能救莽師之奔潰則所恃為必可勝者寧區區鼻比是藉哉

年氏兵事

卷之五

三十四

三十四

傳稱竊出者蓋公子偃因請而弗許故以既部私出雩門而公徒因從之也果如杜註當云潛出不當云竊出何以知之傳中潛師夜起潛師閉塗每用潛字故也齊欲發兵非有虎符而遽止膠西因發兵無虎符而自殺公子偃非公命而竊出即倖勝也詎免擅兵之辜乎曾無軍政非一日失

未陳而薄莊公十一年

夏宋為棄丘之役故使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  
林宋師未成列而薄之迫敗諸鄆凡師敵未陳曰敗  
與之戰也○為于偽反敗諸鄆凡師敵未陳曰敗  
某師杜通為說讀變詐以勝敵彼我不得成皆陳  
曰戰杜堅而有備各得其時大崩曰敗績杜師徒掩  
崩山喪其功得雋曰克杜謂若大敵敗之此才力足  
成而外冠強敵退復按此有二君之難而實非二君  
克而勝之則不言彼敗績但書所克之名○為音俊  
本或覆而敗之曰取某師獲謂威力兼備若羅網所  
取為京師敗曰王師敗績於某下非所得與戰者然  
左氏春秋卷之五 三十五

春秋之世據有其事列於經則不得不因申其義  
有本或作京師敗績者非  
孔疏云設權譎變詐以勝敗者謂若長勺之役待  
齊人三鼓氣衰乃擊之定十四年攜李之役越子  
患吳之整使罪人屬劍自剄吳師屬之自越子因  
而伐之此二者敵雖已陳設權勝之成列而不得  
用也此及昭元年晉荀吳敗敵于大囂傳皆云未  
陳而薄之是其未成列也彼我不得成列與成列  
而不得用皆以未陳獨敗為文言彼不能拒而也

獨克之也昭五年叔子敗莒師於蚡泉傳曰莒未  
陳也此已發例彼復發者釋例曰魯敗宋莒再發  
未陳之例者也嫌君臣有異也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陳而未定舍  
而未畢行阪涉陰半隱半出諸如此者擊之勿  
又曰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

六韜太公曰敵人如至行陳未定前後不屬陷其  
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陳整齊堅固士  
卒欲關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

左氏春秋卷之五

三十六

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教更旌旗變易衣服其  
軍可克敵人行陳不固士卒不閱薄其前後獵其  
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

又曰敵人新集可擊

魏志大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  
乃發俄而孫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  
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  
與戰諸將皆疑違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  
必矣是以教指及其不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



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軍何疑  
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五百人  
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  
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摧麾下  
權大驚衆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還叱  
權下戰權不敢動

又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辨太祖遣曹洪征之以曹  
休為騎都尉參洪軍事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  
後衆議欲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  
左氏兵界卷之五 三十七

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破則  
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

晉書初朱序陷于苻堅堅南侵謝石率衆距之時  
堅大兵尚在項苻融以三十萬衆先至堅遣序說  
謝石稱以兵威序反謂石曰若堅百萬之衆悉到  
莫可與敵及其未會擊之可以得志於是石遣謝  
琰選勇士八千人涉肥水挑戰堅衆小却序時在  
其軍後唱云堅敗衆遂大敗序乃得歸

梁書雷仲宗伐渦陽見道征南將軍常山王元昭

等率馬步十五萬來援前軍至颍川去渦陽四十  
里陳慶之欲逆戰韋放以賊之前鋒必是輕銳與  
戰若捷不足為功如其不利沮我軍勢兵法所謂  
以逸待勞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  
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出其不  
意必無不敗之理且聞虜所據地林木甚盛必不  
夜出諸君若疑寇慶之請獨取之於是以麾下二  
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

宋史岳飛與敵相持於滑南敵猝至飛麾其徒曰  
左氏兵界卷之五 三十八

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  
敵敵人大敗

附北史于仲文軍至汴州東頻破尉遲迴將進攻  
梁郡迴守將劉孝寬棄城走初仲文在黎堤諸將  
皆曰軍士遠來疲弊不可決戰仲文令趣食列陣  
既而破賊諸將問其故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  
人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致勝諸將  
皆曰非所及也

捫蝨談曰宋師未陳而薄之衆人以之致勝得先

著也楚人未成列而不擊宋人以此敗績失先著  
也能識先後著者以矣則勝以戰則克  
主兵當避銳而新集者亦利疾擊客兵誠輕佻而  
新集者亦利速進兵難言哉南史任忠曰兵法  
客貴速戰主貴持重惟凶利致權者得之

左氏兵略卷之五

三十九

百

論戰所畜莊公二十七年

晉侯將伐虢士蒍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  
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樂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  
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林言  
為人驕矜時輒屢伐晉而晉不能報是驕得勝於我  
必易晉而不撫養其民人棄民則失其心是無衆也  
然後從而伐之虢公雖欲樂我晉師誰與之效死哉  
禮以導中樂以導和公慈子孝兄愛弟恭人君以此  
四者教民涵養有素然後以我之中和慈愛討彼之  
不中不和和不慈不愛名正言順戰無不克壯上之使  
民以義讓哀樂為號弗畜也亟戰將饒林號弗畜此  
本言不可力強為號弗畜也亟戰將饒林號弗畜此  
道而以數戰為事則妨本農時將有饑饉  
之虞此所謂兵戈之伐後必有凶年是也

左氏兵略卷之五

四十

四十七

孔疏云禮樂慈愛謂國君教民民間有此四者畜  
聚此事然後可與入戰故云戰所畜也士蒍既言  
其目更以其義履之禮尚謙讓讓事謂禮也樂以  
和親樂和謂樂也慈謂愛之深也愛親謂慈也愛  
極然後哀喪喪謂愛也民間有此四事然後可  
用以戰

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武威之戰以卑其衆  
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  
尉繚子曰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饒易飽

鶴林玉露云或曰用兵之法殺人如殺草使錢如使水余曰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可也乃若殺人如殺草則非至論夫軍士固以嚴濟然禮樂慈愛戰所畜也所以不得已而誅不用命者蓋一有逗撓亂行則三軍暴骨矣誅一

四十一

人所以全千萬人豈以多殺為能以嗜殺為貴哉  
若如所言則趙充國王忠嗣曹彬反不如白起輩  
矣

捫蝨談曰黃石公云舍已而教人者逆正已而化人者順傳所稱禮樂慈愛又如稱德刑詳禮義信蓋皆正已之說也尉繚子亦謂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孝慈廉耻之俗而總歸之率身以勵衆士有旨哉知此道者是謂戰勝於朝廷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

宛陵徐騰芳雲卿致

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杜文王夫人也子元文王弟也以謂事爲

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杜振動也夫人聞之泣曰先

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舉諸仇讎而於未

朱之六

亡人之側不亦異乎

國之紀戎皆習用之仍舊訓暴也言子方不以  
武備以討讐而用於我未亡人之制不亦與

用祭之御人以告于元社衛人天子之侍人元曰婦人

襲讐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  
自乘伐鄭入于栢

之門杜林伐鄭以許子元關

印疊圖吾秋之不北爲布子元自與三子持建疎

日關王系持王系喜殺杜三子在象車入自

王孫子屏後一書及

門及遠市達市和內道上市

子元曰鄭有人焉照不聞城門出兵而效

楚師夜進元畏之不敢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楚師夜進  
楚師有烏亦楚將奔於桐丘之地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楚師有烏  
問也楚幕有烏不敢止楚幕有烏楚幕有烏知楚師已遁也楚幕有烏  
孫子曰敵不得與我戰者非其所之也杜牧曰

言敵來攻我我不與戰設權變以疑之使敵人疑  
惑不決與初來之心乖戾不敢與我戰也張預  
曰我為主彼為客我糧多而卒寡彼食少而兵衆  
則利在不戰雖不為營壘之固敵必不敢來與我  
戰者示以疑形乖其所往也若楚人伐鄭鄭懸門  
左氏兵書卷之六

不發效楚言而出楚師不敢進而遁亦其義也  
蜀志曹公爭漢中地先主拒之時趙雲守別屯將  
數十騎輕行出圍值曹公揚兵大出雲為公前鋒  
所擊方戰其大衆至勢偏遂前突其陣且聞且却  
公軍敗已復合雲陷敵還趣圍將張著被創雲復  
馳馬還營迎著公軍追至圍此時沔陽長張翼在  
雲圍內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  
急鼓公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我  
弩於後射公軍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

者甚多先主明旦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  
龍一自都是膽也作樂飲宴至曉軍中號雲為虎  
威將軍

蜀記諸葛亮屯於陽平遠觀延諸軍并兵東下亮  
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  
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說亮  
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偏欲  
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  
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卧旗息鼓不  
左氏兵書卷之六

得妄出卷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宣帝常  
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  
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  
謂吾怯將有糧伏循山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  
後知深為恨

南史馮延根為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修城未畢  
魏將党法宗傳豎眼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斬  
壘未固城中衆少莫不失色道根命開城門綏服  
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軍因

北齊書薛循義據晉州安集固守西魏儀同長孫  
子彥圖逼城下循義開門伏甲以待之子彥不測  
虛實於是遁去

又陳人來寇百姓多反祖珽不開城門守堦者皆  
今下城靜坐街巷禁斷行人雞犬不敢鳴吠賊無  
所聞見不測所以或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珽忽  
然令大叫鼓譟詎天賊大驚走散

唐書崔知溫爲蘭州刺史党項寇三萬入寇州兵  
寡衆懼莫知所出知溫披閱不設備寇怪之不敢

本氏兵畧

卷之六

四

晉書

進俄會將軍權善才率兵至大破其衆善才欲遂  
窮追取之知溫曰古善戰弗遂奔且谿谷被深草  
木荒延萬分一有變不可悔善才曰善分降口五  
百贈知溫辭曰我議公事圖私利耶

創葦起居注云突厥數萬騎抄逼太原入自羅郭  
北門取東門而出帝命裴寂劉文静等守備諸  
門並令大開不得輒閉而城上不張旗幟守城之  
人不許一人外看亦不得高聲示以不測衆咸莫  
知所以仍遣首賊帥二康達率其所部千餘人與

志節府鷹揚郎將楊毛等潛往北門隱處設伏誠  
之待突厥逆盡抄其馬群擬充軍用然突厥多帝  
登宮城東南樓望之旦及日中騎塵不止康達所  
部並是驍銳勇於抄劫日可食時謂賊逆盡出抄  
其馬突厥前後夾擊埃塵漲天逼臨汾河康達等  
既無出力並墜汾而死唯楊毛等一二百人浮而  
得脫城內兵數無幾已喪千人軍民見此勢私有  
危懼帝神色自若懼甚於常夜設伏兵出城以掩  
陰要曉令他道而入若有來援仍誠出城將士逆

本氏兵畧

卷之六

五

晉書

見突厥則速據險勿與共戰若知其戰去必莫追之  
但送出境而還使之莫測爾後再宿突厥達官白  
相謂曰唐公相貌有異舉止不凡智勇過人天所  
與者前來馬邑我等已大畏之今在太原何可當  
也且我輩無故遠來他又不與我戰開門待我我  
不能入久而不去天必贖我我以唐公爲人復得  
天意出兵要我盡死不疑不如早去無任歎死已  
亥夜潛遁明旦城外覘入馳報帝曰我知之矣  
附史記李廣爲上郡太守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

中貴人從廣勸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二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鵠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鵠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令我晉匈奴必以我為大將軍

李永兵學 卷之十

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來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

魏畧孫權常自將數萬衆卒至

湯其急勝堅守不動權佳二時大雨城柵崩壞人十餘日乃解去勝追擊破之民散在田野未及捕治文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勅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卧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此必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

魏志曹公與呂布相持公軍出收麥布領衆卒至公營止有千人出陳半隱於堤下呂布遲疑不敢進曰曹操多詐勿入伏中遂引兵去

南史海鹽令鮑陋子嗣之追賊陷沒宋武帝且退且戰麾下死傷將盡乃止向處令左右假取死人衣以示暇賊疑尚有伏乃引去

陳書高祖東討杜龕侯安都留臺居中徐嗣徽任約等引衆寇入據石頭莊騎至於關下安都閉門偃旗幟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埤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禦敵之具將旦賊騎又至安都率甲士三百人開東西掖門戰大敗之賊乃退還石頭不復復還臺城

隋書彭城賊帥張大彪宗世模等衆至數萬保懸  
薄山寇掠徐充帝令董純討之純初開營不與賊  
戰屢移之不出賊以純爲怯不設備縱兵大掠純  
選精銳擊之合戰於昌慮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舊唐書吐蕃寇陷瓜州以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墨  
離軍使領衆修築州城板堞裁立賊又暴至城下  
城中人相顧失色雖相率登陴畧無守禦之意守  
珪回彼衆我寡又瘡痍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  
以權道制之也乃於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士賊

左氏兵略卷之六

八

言天卿

疑城中有備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珪縱兵擊之敗  
唐書裴行儉至西州諸蕃却迎行儉召豪傑千餘  
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湏秋都支規  
知之不設備儉徐召西鎮酋長僞約畋謂曰吾念  
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者於是子弟願從者萬  
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  
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閑暇非討襲者又使人  
趣召都支都支本與遮旬計及秋拒使者已而  
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

楚書

禽之

此蘇普賀律鬼舉能通四夷語爲當時第一後主  
命劉世清作突厥語翻涅槃經以遺突厥可汗  
又祖珽善音律解四夷語  
周書長孫儉容貌魁偉音聲如鐘大爲鮮卑語達  
人傳譯以問客客惶恐不敢仰視  
又巴州萬榮郡民反叛攻圍郡城遏絕山路辛昂  
謂其同侶曰凶奴狂悖一至于此若待上聞或遠  
旬月孤城無援必淪寇黨欲救近溺寧暇遠赴越

左氏兵略卷之六

九

言天卿

人苟利百姓專之可也於是遂募開通二州得三  
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令其衆皆作中國歌  
直趨賊壘賊既不以爲虞謂有大軍赴救於是望  
風瓦解郡境獲寧  
隋書虞慶則善鮮卑語  
魏志田豫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抄軍前後  
斷絕歸路豫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  
馬糞然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烟火不絕以爲尚在  
去行數十里乃知之

楚師表通

英雄記曰呂布求還洛表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  
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以紹遣甲士三十人辭  
以送布布使止於帳側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  
卧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牀  
被謂為已死明日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  
遂引去

北史周齊王憲與永昌公椿屯鷄樓原憲密謂  
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柘為幕  
示有處所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後被救追還率

左氏兵略

卷之六

十一

悟

兵夜反齊人果謂柘幕為帳幕不疑軍退明日始

悟

唐書劉鄩潛師出黃澤西趨太原將行慮為晉軍  
所追乃結芻為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

數日晉人方覺

楚書有鳥

孫子曰鳥集者虛也○杜牧曰設留形而遁○張

預曰凡敵潛退必奔營幕禽鳥見空鳴集其上楚

伐鄭鄭人將奔謀告曰楚幕有鳥乃止又晉伐齊

叔向曰城上有鳥齊師其遁此乃設留形而遁

六韜太公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望其壘上多飛  
鳥而不驚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為偶人也

管子曰莫知其特去也去而不可止房玄齡曰不  
知其將去楚幕有鳥之比

埤雅云古之善料兵者觀鳥起而知伏視鳥集而  
知遁傳曰鳥樂空曉鵲樂稠闇

附虎鈴經雜占鳥情云出師之日鳥於軍前逆飛  
者征無功在左則吉在右則凶逆軍而作惡聲查

查者大山兆也或從右發聲和順自大將後而過

左氏兵略

卷之六

十一

左後聲者天兵有慶之兆也鳥及相呼子者吉也

鳥於軍前一足卓立地者進必不一作勝寇也在枯

井上鳴者凶振迅疾飛視顧周陣而不止者前賊  
也鳥來牙旗上立者急移營備之其地不祥鳥立

牙帳上作惡聲者吏士潛謀逆遠搜驗之必得奸

狀鳥來鼓角上鳴者將軍更亡心雄蓋奮也器械

上鳴者即有戰陣也遠營而惡鳴者所來之虞賊

兵至也凡鳥之來大將別今一人候之此皆能通

天地鬼神之情者也



李行公曰：同飛禽云：兵發日前面有群鳥，亂叫衆鳴，防伏截或伏有戰莫先圖詳緩保無虞。大白陽經九變圖云：鳥是陽家之將，獸是陰家之軍。將不將鳥飛，隨軍不軍獸隨身預符曰：聞不聞有鳥獸為將，不可不審軍營中有鳥集於將軍旗，蘇上者將加祿，群鳥集於鼓上者主將軍突群鳥集飛軍中繞繞往來主賊侵營，鳥集軍帳上者主內與外謀逆，宜嚴備之下營後有驚鳥經逐鳥者，主來兵勇銳，鳥如龍紋者見處主兵災，鳥如獸形

左氏兵略

卷之六

十一

見處主兵起群鳥蔽日來入我營者不出三日敵從來處宜備此方衆鳥忽回翔軍上鳴噪者主三日內暴兵至，白鳥雀入軍營者空急移營，否則大凶。群鳥隊隊來遠營飛鳴者主暴兵至，群鳥飛集軍營四角者空固守戰必敗，鳥忽入軍營中不出五日當有大戰，先舉兵者勝，營上忽有一鳥鳴主敵來二鳥鳴者主敵大勝，鳥入營中人不識者當是焚或行化空急移營，否則大凶。鳥于軍上五鳴不戰而勝，鷹鵠在前後不出五日有大戰，軍行忽

見驚鳥在前搏物者大勝之兆。軍行有百鵲鳥在軍前後互列陣待之，主敵兵至軍行有鳥逆來主軍大敗。軍中有鵲夜鳴，非時主軍大敗。惡鳥遶軍，惡者軍大敗。晉書：張重華以謝艾為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麻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鵲鳴於牙中，艾曰：「鵲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

左氏兵略

卷之六

十三

又王敦反，虞諱於本縣得家人大姓數萬赴國難。有野鷹集屋梁，衆大懼，諱曰：「起大義而鷹驚之鳥，來集破賊必矣。」宣室志：凡軍出有鳶鳥隨其後者皆敗亡之徵，元和中，有魯敬雲者嘗為北都裨將，李師道叛時，曾將行營兵士數千人，每出軍有鳥為隨其後，即軍必敗，率以為常。朝野僉載：延和初，孫佺為幽州都督，北征軍師李度，郁諫不從，軍行後幽州界內鴉鳥鵲並失，皆隨軍去，經二旬而沒，軍八萬鳥食其肉焉。

捫蝨談曰楚言而楚幕室楚敵而楚兵散此以聲  
而動敵之疑情也吹笳解圍晉創吹笳去胡王晉創  
吹簾退寇後魏河間王琛此以聲而動敵之歸心也聲虛  
而用常實聲其奪心之一資乎

鄭人侵許莊公二十九年

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杜聲無曰侵杜鐘鼓

輕曰襲杜掩其不備林言襲者如風來之襲人不知其至

孔疏云釋例曰侵伐襲者師旅討罪之名也鳴鐘

鼓以聲其過曰伐寢鐘鼓以入其境曰侵掩其不

備曰襲此所以別興師用兵之狀也然則春秋之

世兵加於人唯此三者擊鼓斬木俱名為伐鳴鐘

鼓聲其罪往討伐之若擊鼓斬木然侵者加陵之

意寢其鐘鼓潛入其境往侵陵之襲者重衣之名

倍道輕行掩其不備忽然而至若被衣然立此三

名制討罪之等級也周禮大司馬掌九伐之法賊

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天子討罪無掩

襲之事唯侵伐二名名與禮合而禮更有七名馮

弱犯寡則肯之暴內凌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

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

則杜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彼謂王者行兵此

據當時實事時無其事則傳不為例其滅與人為

例故不列於此

公羊傳云公侵宋曷為或言侵或言伐猶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 何休註曰猶羸也將兵至竟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羸精猶精密也侵責之不服推兵入境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 柳柳州辯侵伐論曰春秋之說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所謂伐之者聲其惡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厭于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腹人之財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內必棄于其外外必棄于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校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三有餘而以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脩其辭其害物也小則詰誓徵令不過其隣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橫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為人之舉也故公之公之而鐘鼓作焉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

左氏兵略卷之六

十六

固不服而墜王命也內以保其人不犯于諸侯其過惡不足暴于天下致文告脩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為制命之舉非為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故鼓鐘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周道既壞兵車之軌交於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有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於戰國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合是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說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觀乎侵伐之端則善矣 白虎通云襲者何謂也行不假途掩人不備也春秋傳曰其謂之何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秦伯將襲鄭國也 伏夜行為襲 尊敬防詐也 兵法云 也故良

左氏兵略卷之六

十七

戰國策游騰曰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  
困學紀聞云春秋書侵者才五十八而書伐者至  
于二百一十三蘇氏謂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有  
隙曰侵有辭曰伐愚謂孟子曰春秋無義戰非皆  
有辭而伐也

胡傳侵伐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  
鐘鼓曰侵先儒或非其說以為聲罪致討曰伐無  
名行師曰侵未有以易之者也然考諸五經皆稱  
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之

左氏兵畧

卷之六

十八

音八例

秦誓曰我武唯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在  
京侵自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曰  
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以為無名行  
師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  
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衆而行兵法  
所謂正也潛師者啣枚卧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  
奇也

捫蝨談曰與國相軋惟利是眚非復大司馬賊賢  
害民負固不服之法矣所稱聲罪致討潛師掠境

庶有似乎春秋書侵伐者  
周禮而以鐘鼓有無別之

【中】

【中】

左氏兵畧

卷之六

十九

音九例

毀家紓難莊公三十年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林欲逐文夫人闔射師諫

則執而梏之射師闔也足曰梏手曰秋申公闔班

殺子元申楚縣也楚僭公闔殺於荒為令尹自毀其家

以紓楚國之難杜國殺於荒令尹子文也毀威紓後

文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患難由家獲而國弱故子

乳曰穀漢書作穀音同於音鳥荒音徒紓音舒又直

史記武帝為霍去病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賊

無以家為也由此帝亦重愛之

左氏兵畧卷之六

二十

又孝景拜竇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以所賜金

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蘇林曰自令

也金無入家者

後漢書征虜將軍祭遵為人蕭約小心克已奉公

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襦布被夫人

裳不加緣武帝以是重焉薨後帝嘆曰安得憂國

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

又羗豪帥感張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

遺金錄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羗前以酒

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

悉以金馬還之羗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

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奐正身絮已威化大行

魏志大司馬曹真每征行與將士同甘苦軍賞不

足輔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為用

又田豫每胡狄私遺悉薄藏官不入家家常貧賸

雖殊類咸高豫節

南史梁韋瓘散私金帛以賞戰士

北史魏孝武帝給斛斯椿店數區耕牛三十頭椿

左氏兵畧卷之六

二十一

以國難未平不可與百姓爭利辭店受牛日烹一

頭以饗軍士及死家無餘資

魏書任城王雲長子澄西域獻波斯諸國各因

公使並遺駿馬一匹澄請付大僕以充國用詔曰

王庶真之德有過楚相可勒付廐以成君子大哉

之笑

又慕容白曜攻東陽韓麒麟上義租六十萬斛并

攻戰器械於是軍資無乏

周書周思政為荊州刺史州境卑濕城濫多壞思

政方命都督簡小歡督工匠繕治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之至旦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太祖嘉之賜錢二十萬

又梁椿為華州刺史拜大將軍性果毅善于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死力

隋書梁毗在寧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為豪傑由此遞相陵奪每尋干戈邊境畧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毗

左氏兵畧

卷之六

三十一

于是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悉以還之于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高祖聞而善之

舊唐書李勣為行軍總管前後戰所得金帛皆散之將士

又宰相裴度韋處厚請高瑀為帥乃授忠武節度使自大曆已來節制之除拜多出禁軍中尉凡命一帥必廣輸重賂禁軍將校當為帥者自無家財

必取資于人得鎮之位則腴膏血疲民以賞之及瑀之拜以内外公議縉紳相慶曰韋公作相債帥鮮矣

又馬燧討田悅誓軍中戰勝請以家財行賞既勝盡出其私財以頒將士德宗嘉之召度支出錢五萬貫行賞還燧家財

又蕃落之俗有長帥至必効奇駝名馬雖廩者猶曰當從俗以致其歡唯范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為橫

左氏兵畧

卷之六

三十二

又蕭瑀為河池郡守郡有山賊萬餘人寇暴縱橫瑀潛募勇敢之士設奇而擊之當陣而降其衆所獲財畜咸賞有功由是人竭其力

又石雄為豐州刺史臨財甚廉每破賊立功朝廷特有賜與皆不入私室置于軍門首取一分餘便分給以此軍士感義皆思奮發

又楊元卿潛奉朝廷內耗吳少陽之事及少陽死其子元濟繼立元卿以賊勢盈虛條奏潛請詔諸道由留使者及元濟覺元卿妻陳氏拜四男並為

元濟所殺同坊一射墜元卿始以毀家効順累授方鎮

又太和初李同捷擒滄德叛王智興上章請躬督士卒討賊從之乃出全軍三萬自備五月糧餉朝廷嘉之

唐書李素立為瀚海都護有開泥孰別部為邊患素立遣使招諭降之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饋素

立素立唯受其酒一盃餘悉還之為建立解舍開置心田久之轉錦州刺史永徽初遷蒲州刺史及

將之任所餘糧儲及什物皆令州司收之唯齋已之書籍而去

又田布祿奉月百萬一不入私門又發家錢十餘萬饗戰士卒以牙將史憲成出麾下可任乃委以

精銳時中人屢譖戰而度支饋餉不繼布輒以六州租私給軍引兵二萬進屯南宮破賊二壘

五代史唐郭崇韜素廉自從入維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為言崇韜曰吾位無將相祿賜巨

萬豈少此耶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新法

卷之六

二十四

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于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

捫蝨談曰良將操桴揮鼓則忘其身何有于家乃或以子女玉帛敗何耶蓋唯知有使貪之說而不知象齒之喻者也至籍賄以進股血以償如今債帥已不異大曆以還矣思之可為三嘆

卷之六

卷之六

二十五

注

齊人救邢閔公九年

狄人伐邢杜秋伐邢在往年冬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

不可厭也杜秋仲言夷吾林秋既逞志食諸侯○厭平聲諸夏親暱不

可棄也杜諸夏中國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杜以宴安比之酖毒

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杜詩小雅也文王為西伯勞來諸侯之詩林言將帥

出征豈不懷歸家之念所以不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杜同恤所惡林蓋戎狄亂華人所請救邢以從簡也同惡簡書所載不過分災救患爾

書齊人救邢

公羊傳云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故不言

左氏兵畧卷之六 二十

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

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

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

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曷為先言次

而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

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

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

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

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管子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紉胃稱疾

初猶胃若摩也自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

摩其有所痛患也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於是令

之縣鍾磬之棟陳歌舞竿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

數旬群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不救

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

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隣國也子無

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筇虞之

間管子從至大鍾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卿

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子對曰

此臣之所謂衰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鐘

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脫出於口而令行乎天下

游鍾磬之間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令君之事言脫

於口令不得行于天下在鐘磬之間而有四面兵

革之憂此臣之所謂衰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

鐘磬之縣縣也併除歌舞之樂宮中虛無人

不令人桓公曰寡人已伐鐘磬之縣併歌舞之樂

矣請問所始於國將為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

左氏兵畧卷之六 二十



伐邢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是以不救為慶臣聞之諸侯爭于疆者勿與分於疆若救三國今君何是分于疆不定三君之處哉三君既失國當定其存處也于是桓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韓非子曰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晉不敵晉不敵齊不重且失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敵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後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左氏春秋卷之六

二十八

淮南子兵畧訓霸王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

舊唐書李太亮疏畧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猶于枝葉擾于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

事物紀原詩出車之篇曰畏此簡書簡書者治竹然青作簡以書今人用紙亦名簡以通變帛謂之

之禮蓋取簡書之義漢尺牘類八錦帶前書曰書版曰牘書竹曰簡

捫頤談曰嘗攻管子書鮑叔推重管子每事必曰公行管子之言當狄人伐邢管子以救邢為棘救之誠是也若如韓子言鮑叔方見謂太蚤必俟其亡而後存之於以侈大其功嗟乎此豈仁人之言哉君子謂鮑子必不其然

左氏春秋卷之六

二十九

衛懿失民 開公二年

狄人伐衛狄人伐衛懿自即及衛此皆仲舒謂南衛懿公

好鶴鶴有乘軒者夫軒大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

鶴鶴實有祿位余馬能戰公與石祁子玼與甯莊子

矢使守杜預玼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杜預

玼示以當玼玼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玼其文

渠孔禦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林前驅先

殿師後然反崇也傳言衛侯失及狄人戰于葵澤衛

師敗績遂滅衛杜預衛侯不救赴衛之君臣皆盡無

左氏春秋卷之六

三十

衛文公齊桓公之告諸侯言狄已去言衛侯不去其

旗是以其敗林師之目日在旗衛懿公既敗而不伏

人因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

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林夷狄畏鬼故恐之言

也杜預華戶化反大音泰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

也杜預師盛強不可生而待滅也夜與國人出林二子信

國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杜預衛侯東走渡河

呂氏春秋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胆於使翟人攻

衛其民曰君之所與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

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馬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

及懿公于葵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

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祿因

自殺先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衛之

亡也以爲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

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徇其君

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

謂有功矣

賈子新書云衛懿公喜鶴鶴有飾以文繡而乘軒

左氏春秋卷之六

三十一

者賦欽繁多而不顧其民貴優而輕大臣羣臣或

諫則面叱之及翟伐衛寇挾城堞矣衛君垂泣而

拜其臣民曰寇迫矣士民其勉之士民曰君亦使

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以爲君戰矣我儕棄人也

安能守戰乃潰門而出走翟寇遂入衛君奔死遂

喪其國故賢主者不以草木禽獸妨害人民進忠

正而遠邪偽故民順附而臣下爲用今釋人民而

愛鳥獸遠忠道而貴優矣逐甚矣人主之爲人主

也舉錯而不慎者秋賢也今倍其所主而棄其行

杖其債仆也不亦宜乎

北史魏明帝獲禿鶩為於宮內詔以示崔光光表

曰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為不善是以張璠惡鵝

賈誼忌鵝鵝鵝鵝鵝而去前王猶為至誠今方被

畜養晏然不以為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衛侯好

鶴曹伯愛鴈身死國滅可為塞心願放無用之物

委之川澤

北齊書幼主御馬則藉以氈屑食物有十餘種將

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觀之御則飼以粱

左氏兵畧

卷之六

三十二

肉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

逍遙郡君凌霄郡君高思好書所謂駸龍逍遙者

也犬與馬上設褥以抱之闔鷄亦號開府太馬鷄

鷹多食縣幹鷹之入養者稍割犬肉以飼之至數

日乃死

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悌

狹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君命然後得乘飾車駟馬

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乘車車衣者有罰

戰國策田需曰士三食不得飽而君之

下宮綵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為綠且財者君

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貴

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南郡新書漢隱帝賜諸伶錦袍玉帶史釐奪之還

官曰健兒衣邊寒暑未有優恤爾輩不當也

國語越王之起師伐吳也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

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

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

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士去

左氏兵畧

卷之六

三十三

筭側席而坐不婦王背檐與簪而立大夫向檐王

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脩內有辱于國是子

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

出外政無入吾見子于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

不出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士側席而坐不婦王乃

之壇列鼓而行之至于軍

水經注潯水南合于樊澤春秋衛侯及翟人戰于

樊澤而屠懿公以演報命納其處也

南史殷孝祖曰

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  
顯若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中流矢死  
周書賀拔勝從戰却山時太祖見齊神武旗鼓識  
之乃募敢勇三千人配勝以犯其軍勝適與齊神  
武相遇因告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執汝也時  
募士皆用短兵接戰勝持稍追齊神武數里刃垂  
及之會勝馬為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齊神武已  
逸去勝嘆曰今日之事吾不執弓矢天也

杜氏通典東魏將高敖曹與侯景等攻魏將獨孤

左氏兵畧

卷之六

三十四

如願于金墉城大將周文率衆救之戰于却山敖  
曹心輕敵建旗蓋以凌陣周人盡銳擊之一軍皆  
沒敖曹輕騎走河陽城仰呼索縣繩又不得拔刀  
刺門追兵至敖曹奮頭詎曰來我與開圍追者斬  
之

王海宋李繼隆等言戎寇過天雄犯德清軍抵瀘  
州北直犯大軍圍合三面輕騎由西北隅突進大  
軍既成列戎騎止而不進臣等分伏勁弩控其要  
害有戎帥異其旗幟出行軍伏弩齊發殲之見其

數十百騎號前與去戎師悉避所害者即順國王  
捷覽捷覽勇所統皆銳兵及是我人喪氣胡騎漸  
北

附舊唐書李晟每將合戰必自異衣錦裘繡帽前  
行親自指導

宋史魏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曰山東魏勝  
金人望見即退走勝為旗十數書其姓名密付諸  
將遇塵戰即揭之金兵悉避走

又韓世忠圍泚陽賊堅守不下兀术與劉猷皆至

左氏兵畧

卷之六

三十五

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  
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

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

又李成將馬進走筠州岳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  
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

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

又劉錡敗金人于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  
即退去

困學紀聞云李晟每戰必錦裘繡帽自表而虜以

勝宋殷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而孝祖以敗兵  
豈有定法哉

捫蝨談曰鶴乘大夫軒轅墓食官廩晉忠大馬鷄

鷹食縣幹北齊狂愚之嫩如一其薄於養士可知

已緩急罕賴其用哉嗚呼以衛懿之無道而有臣

如弘演立康叔餘澤猶足以鼓伏節死義之士乎

衛越之出師也命夫人命大夫若合符焉而興亡

頃異者懿公應之猝而勾踐圖之熱也嗚呼以蒼

黃應敵而幾不敗得乎

左氏兵略

卷之六

三十六

舊唐書李光顏聞吐蕃入寇涇州料兵赴救卻師

誼然曰人給五十千而不識戰陣使何人也常額

衣資不得而前踣白刃此何人也憤聲恟恟不可

過光顏素得士心曲為陳說大義言發涕淚三軍

感之亦泣下乃忻然即路擊賊退之當時弘演在

國未必不如光顏

高克師潰開公二年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

高克奔陳杜高克鄭大夫也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

奔陳惡散故懼罪而鄭人為之賦清人清人詩鄭風

臣不以道危國亡師

毛詩清人云清人在彭駟介旁旁毛傳清邑也彭

鄆也介甲也○鄭箋云清者高二矛重英河上乎

朝朝傳重英矛有英飾也○箋云

清人在消駟介庶庶傳消河上也二矛重喬河上

左氏兵略

卷之六

三十七

乎逍遙傳重喬累符也○箋云喬矛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傳陶陶河上也左旋右抽中

軍作好傳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軍中為

為將也高克之為將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

故御者在左

後漢書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

胡晴征之而稽久不進馬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

劾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空及其未并亟遣深

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

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冠三輔  
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  
部隊之號盡力率厲根<sub>言</sub>不行首以先吏士三  
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承此  
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爲衆所崇終以一  
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于西而羗  
出于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朝廷不能  
用

胡傳云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  
左氏兵畧卷之六

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陳  
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  
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  
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  
或曰高克進不以禮曷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爲人  
臣之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  
生殺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  
誅之可也情狀未明然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  
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

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綱  
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  
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則將焉  
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衆  
維翰爲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救十有五鎮無  
不從者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執政畏一高  
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之爲書曰鄭棄其師君臣  
同責也

胡傳曰余讀清人詩而知鄭所以不振也刑賞  
左氏兵畧卷之六

之柄自上操之高克誠不臣無難遽逐以申國紀  
願使帥師河上何邪上下猜嫌不至潰叛者幸耳  
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豈鄭文謂乎

嗣適不可帥師開公二年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杜赤狄別種也里

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案盛杜事以朝夕視君

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

曰監國古之制也林虎曰冢子言其大異于諸子也

寧國君使大臣守國則大子從君而行從軍則代君

家夫帥師專行謀杜帥師者必皆軍旅林虎曰君與

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杜國政師在制命而

已杜命將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

左氏兵事卷之六

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杜太子統

官也專命則不孝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杜太子統

國語獻公十七年冬公使大子伐東山里克諫曰

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釋申生也公曰行也對曰

非收也君行大子居以監國也君行大子從以撫

軍也今君居大子行未有此也

戰國策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大子申而攻齊客謂

公子理之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大子之

行大子年少不習于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善用

兵戰必不勝必禽

又魏大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

百勝之術大子能聽臣乎大子曰願聞之客曰固

願効之今大子自將攻齊大勝并皆則富不過有

魏而賁不益為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

百戰百勝之術也鮑彪曰此申生伐臯落之例

晉國之覆轍也里克之諫惠王非忘之而忍為之

故孟子謂之不仁

史記高帝十一年黥布反上欲使大子將往擊之

左氏兵事卷之六

四人謂東國公綺里季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

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呂澤曰太子將

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

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衆將也今使

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于是上自將兵而

東

江表傳孫權使子登出征已出軍次于安樂群臣

莫敢諫全琮密表曰古來大子未嘗偏征也故從

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

疑權即從之命登旋軍議者咸以為琮有大臣之節

晉書三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溫

場執鞭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

舊唐書睿宗謂侍臣曰有術者上言五日內有急

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左右相顧莫能對張說進

曰此是謔人設計擬搖動東宮耳陛下若使太子

監國則君臣分定自然窺覷路絕睿宗大悅即日

左氏春秋卷之六

四十三

下制皇太子監國

水經注皇落城服虔曰赤翟之都也世謂之倚毫

城益讀殷近傳因失實也春秋左傳所謂晉侯使

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者也

捫強談曰易云主器者莫若長子蓋其重哉軍旅

之事固非其任矣適嗣帥師自侯國尚不可況屬

為天下本者乎故誦麟趾之詩而知周所以永益

未有麟而尤爪牙之用者也

衛與馬政開公二年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林衛文公名囂戴公之弟也杜大布大帛大布大帛

厚繒蓋用諸侯諫聞之服衛文公務材訓農通商大布之衣本或作衣大布之衣誤

惠工林務蓄材木以立門戶宗廟官室廬舍訓飭農器用敬教勸學勉為學之士

元年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林衛文公以此年魯亂故傳四言齊之所以霸衛之所由興華車兵車

詩衛風定之方中篇云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

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騶北三千

左氏春秋卷之六

四十三

正義曰此章言文公於善兩既落之時命彼倌人

云汝於雨止星見當為我早駕膏黍之往辭說于

桑田之野以教民之稼穡言文公既愛民務農如

此則非直庸庸之人故秉操其心能誠實且復深

遠是善人也既政行德實故能興國以致殷富騶

馬與北馬乃有三千可美之極也

鄭箋云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



藏而復興徒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

周禮夏官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

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駕馬

一物凡頌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

阜阜一趣馬三阜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廐廐一

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駕馬三良馬之數麗馬

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天子

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

左氏兵書

卷之六

四十四

種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頌

馬攻特秋祭馬社滅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凡

軍事物馬而頌之

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

以上為騊六尺以上為馬

爾雅曰騊牡騊牝玄駒騊騊釋曰釋詩騊牝三

千但詩直言牝不言牡爾雅之意以詩人美衛文

公直牝有三千其實燕有牡故云騊中所有牡則

騊色牡則玄色燕有駒騊騊

玉海開元十三年張說為隴右群牧使頌曰周禮

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閑為一廐

馬二百一十六應乾之策也六廐成校五良一駕

是之謂小備校有左右閑成十二合月之道也駕

馬三良馬之數凡三千四百五十六是之謂大備

秦并一海內六萬騎之國馬盡歸之帝家則周制

陋矣漢孝武當文景儉約之積雄衛霍張皇之師

勒兵塞上廐馬有四十萬匹及東漢晉魏國馬陵

夷不可復逮武帝時矣大唐接周隋亂離之後承

左氏兵書

卷之六

四十五

天下戰陣之弊鳩括殘燼僅得牝牡三千從赤岸

澤徙之隴右始命太僕張萬歲葺其政焉而奕世

載德纂脩其緒肇自貞觀成于麟德四十年間馬

至七十萬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設四十八監以

掌之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幅員千里

猶為隘狹更析八監布于河曲豐曠之地乃能容

之于斯之時天下以一繭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

聞也張氏中廢馬官亂職開元皇帝既登大寶水

瑞感而河龍出生精應而天駟下二年春乃更以

王毛仲主之元年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匹皇帝封宜羽衛咸備大駕百里烟塵一色行如動地止若屯雲百蠻震聳四方抃躍頌曰皇天考牧兮聖之君四十三萬兮馬為群並汧渭兮垣隴阪飛皇阜兮昆蹄輪山崢嶸兮水鳴咽泉噴玉兮草汗血天王駕兮伏旌麾大僕驂兮展輅儀舞月駟兮蹀雲螭神倜儻兮貌權奇頌皇靈兮篆石鼓萬斯年兮群玉府開元二十五年胃嘗奉軍都昂撰岐邠涇寧四州八坊碑記序云張萬歲傍隴右字之四十年間成七十萬六千匹開元初唯得二十四萬匹至十九年後至七十四萬匹舊唐書王忠嗣之在朔方也每至互市時即高估馬價以誘之諸蕃聞之競來求市來輒買之故蕃馬益少而漢軍益壯及至河隴又奏請朔方河東戎馬九千匹以實之其軍又壯迄于天寶末戰馬蕃息又王毛仲部統嚴整即牧孳息芻粟之類不敢盜竊每歲迴殘常致數萬斛不三年扈從東封以諸

牧馬數萬匹從每色為一隊望如雲錦又代宗欲都洛陽郭子儀奏畧曰昔衛文公小圃之主耳遭懿公為狄所滅始廬于曹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卒能恢復舊業况明明天子躬儉節用苟能黜素飭之吏去冗食之官抑監刁易牙之權任蘧瑗史鮪之直薄征弛力卹隱逸鯨委諸相以簡賢任能付老臣以練兵禦侮則黎元自理寇盜自平中興之功旬月可冀演繁露云衛文公秉心寥淵駢兆三千心何預焉而著以為効也是與思無邪思馬思徂正同一理也凡為人上而存心審當則遇事無不曲至畜牧至末事亦遂賴此心以之孳息故馬亦蕃庶也是益莊周履稀之論也豨豕也豕之一身難肥者莫過于躡也踐踏豕足而見其豐肥則知其通身無有不肥矣此由末觀本之論也若直曰此心可以感動乎馬則是虛談無實也晉郭展為太僕留心于養生而廐馬充多征吳得以濟事潘尼為太僕歲叙列其事皆推養生而致之于馬即其說有本

矣

捫蝨談曰戰攻之法車步騎迭相為用而騎又彌  
縫應變于車步間兵家重之有以也在今日牧于  
民則病民牧于軍則病馬弊也久矣顧安得如張  
萬歲王毛仲其人者與之談焉政哉

左氏兵畧卷之七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遷邢無私信公元年

諸侯救邢杜預大夫而曰諸邢人潰出奔師杜預

也邢潰不書不告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

無私馬林具邢器用如韓簡蔡取羊家為刑師

左氏兵畧卷之七

取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

災討罪禮也杜預伯州長也林據夷狄以禦外患分

伯之禮也分

汲冢周書武稱解云既勝人舉旗以號令命吏禁

掠無取侵暴各寧其親民服如化武之撫也

後漢書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眾

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

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劔勅異曰三輔遭王莽

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

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  
諸將非不健閑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  
勅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  
威信弘農群盜稱將軍者十餘輩皆率衆降異  
又岑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  
又李忠從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會諸將問所得  
財物唯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  
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

晉書陶侃爲督護與諸軍并力距陳恢侃乃以運  
左氏兵略卷之十一

船爲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  
上有本末耳于是擊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  
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

又鎮南將軍山簡假應詹督五郡軍事會蜀賊杜  
疇作亂來攻詹郡力戰摧之尋與陶侃破杜弢于  
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莫不  
嘆之

襄陽耆舊傳云宋雍州刺史加都督朱脩之立身  
清約百城貺贈一無所受唯以蠻人宜存撫納有

餉皆受得輒與佐使賭之未嘗入已去鎮之日秋  
毫無犯計在州以來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  
私錢六十萬償之

抱朴子自叙卷云昔大安中石冰作亂六州之域  
柯譙業靡達正黨逆義軍大都督邀洪爲將兵都  
尉累見敦迫暨桑梓恐虜禍深憂大古人有急疾  
之義又畏軍法不敢任志遂募合數百人與諸軍  
旅進曾攻賊之別將破之日錢帛山積珍玩蔽地  
諸軍莫不放兵收拾財物繼轍連擔洪獨約令所

左氏兵略卷之十一

領不得妄離行陣士有撝得衆者洪即斬之以徇  
于是無敢委杖而果有伏賊數百出蕩諸軍諸軍  
悉發無部隊皆人馬負重無復戰心遂致驚亂死  
傷狼藉殆欲不振獨洪軍整齊較張無所損傷以  
救諸軍之大崩洪有力焉後別戰斬賊小帥多獲  
甲首而獻捷幕府于是大都督加洪伏波將軍例  
給布百疋諸將多封閉之或送還家而洪分賜將  
士及施知故之貧者餘之十匹又徑以市肉酤酒  
以饗將吏

舊唐書趙郡王孝恭討蕭銑遣平靖率輕兵五千  
爲先鋒至江陵屯營於城下銑將文士弘既敗銑  
甚懼始徵兵於江南果不能至孝恭以大軍繼進  
靖又破其驍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卒四千餘人  
更勒兵圍銑城明日銑遣使請降靖即入據其城  
號令嚴肅軍無私焉

附唐書高昌之役侯君集私取珍寶婦女將士因  
亦盜入不能制及還京師有司劾之詔侯君集詣  
獄簿對中書侍郎岑文本諫曰昔李廣利貪不愛

李氏兵書卷之十

四

五十七

平陳湯盜所收康居財物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  
金夫將帥之臣庶慎少而貪沒多軍法曰使智使  
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  
者邀取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以前聖使人必收  
所長而棄所短陛下宜申宥君集俾復朝列以勸  
有功帝寤釋不問

東觀奏記上自党項叛憂推其由乃邊將貪暴利  
其羊馬多欺取之始用右諫議大夫李福爲夏州  
節度使刑部侍郎裴誠爲鄜寧節度使大理卿裴

識爲涇原節度使發日臨軒戒勵衆奉宸威絕倭  
奪之貪邊方帖息烽燧不復告警矣

齊東野語云岳鵬舉征群盜過廬陵託宿屢市質  
明爲主人汛掃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饒  
別于郊師行將絕謁未得通問大將軍何在賊者  
曰已離禍裨去矣其嚴肅如此真可謂中興諸將  
第一周洪道爲復制詞有云事上以忠至不嫌于  
取告行師有律幾不犯于秋毫蓋實錄也

左氏兵書卷之七

五

爭掠子女玉帛王獨取畜藉數部大黃兩駝而已  
既而軍中病疫惟得大黃可愈兩活幾萬人吁廉  
而不貪慎者能之若先見之明則非人可及  
于威雜俎云邢州古祖乙遷于邢即此地亦邢國  
也春秋時衛滅邢魯僖公時晉伐衛取邢其地遂  
屬晉七國時屬趙秦爲鉅鹿邯鄲二郡地項羽分  
趙立張耳爲常山王居信都更名信都曰襄國即  
其地也漢屬鉅鹿常山二郡及趙廣乎二國地  
捫竄談曰救患分災義師也設國以爲利是以貪

歸之矣夫參差之上必無整齊之下主帥一貪士卒象之其又何誅焉昔羅尚刺益州而蜀人歌之曰蜀賊尚可羅尚殺我惟其貪無極也益信周書示訓于禁掠左氏志嫩于無私誠為將者之箴銘已

假道伐虢 僖公二年

假道 僖公二年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  
虢名四馬曰乘自晉適虢遠出於虞故借道○屈產去聲  
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  
林府庫也言以璧馬與虞終必滅虞而取之猶寄之在外之府庫必無所失  
公曰宮之奇存焉  
杜宮之奇  
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  
杜宮之奇自少  
君暱之雖諫將不聽必輕其言  
杜宮之奇  
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  
杜前是冀伐虞至鄭鄭虞邑河東大陽縣東北有顛軫坂○軫音零鄭上  
左氏左果 卷之七  
丁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  
杜言虞報伐冀使病將欲滅之  
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  
杜逆旅客舍也  
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執  
杜問虢伐  
以何罪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  
杜喜於厚賂而欲求  
官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伐虢滅下陽  
杜晉猶主兵不信虞先書虞賄故也  
杜虞非個兵之首先書之惡貪賄也  
國語伐虢之役師出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放而不害除聞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謂之信今君施其

所惡於人聞不除矣以賄滅親身不定矣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知其黨而歸國焉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山三月虞乃亡

公羊傳云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

左氏春秋卷之七

八

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頌與于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實出之內藏藏之外府焉出之內廐廐之外廐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

之奇果諫記曰屠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及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厭之也

穀梁傳云虞師晉師滅夏陽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號之

左氏春秋卷之七

九

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號舉矢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畧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

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  
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  
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  
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  
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  
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  
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戰國策曰晉獻公欲伐虢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  
周書有言美女破舌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  
本氏六卷之十七  
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  
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  
男教之惡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因而  
伐虞遂取之  
韓非子曰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大  
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為罪夫治國者  
以名號為罪徐偃王是也以城與地為罪虞虢是  
也故曰罪莫大於可欲  
又曰饕餮而無饕餮則可亡者可亡也

孤莊  
哀宇記晉石樓有屈產泉相傳昔有白馬母飲茲  
泉生得龍駒春秋曰晉屈產之乘蓋此地生良馬  
也  
王海云穆以八駿虞以屈產晉以小駟楚以兩廐  
爽好馬荒亂覆車相踵  
文選魏文帝云晉之垂棘魯之璆璠宋之結綠楚  
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  
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  
孫子曰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何氏曰遠而  
左氏兵要卷之十七  
示之近者韓信陳舟臨晉而渡夏陽是也近而示  
之遠者晉侯伐虢假道於虞是也  
白虎通云將入人國先使大夫執幣假道主人亦  
遣大夫迎于郊為賓主設禮而待之是其相尊敬  
也防并兼奈何諸侯之行必有師旅恐掩人不備  
士卒歛取恒遲先假途則預備之矣  
鬼谷子云匿端隱貌遊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  
而無患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應之事無不可  
古之善摩者如操鈞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



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

漢陸賈新語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失近廣藏而狹

棄斯之謂也昔宮之奇為虞公畫計欲辭晉獻公璧馬之賂而不假之夏陽之道豈非金石之計哉

然虞公不聽者惑于珍怪之寶也

春秋繁露云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快耳悅日受晉之璧屈產之乘倏晉師道還以自滅宗廟破毀社

左氏春秋卷之十一

十一

三百廿四

稷不祀身死不葬貪財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

物不空來實不虛出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

者無主不止此其應也

漢書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公不寐懼

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

形

戴記石季龍遺李壽書欲連橫入寇約分天下壽

大悅乃大脩船艦沂江而上過成都龔壯諫曰陛

下與胡通孰如與晉通胡豺狼國也晉既滅不得

顛軫

不仕面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疆弱勢累此虞號之成範已然之明戒顛陛下熟慮之群臣必杜之言為然叩頭泣諫壽乃止

南齊書曰棘實薦虞晉疆彌盛大鍾出智宿氏以

亡

水經注傳巖東北十餘里即顛軫坂也春秋左傳所謂入自顛軫者也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為軫橋也得說備隱止息於此高宗求夢得之是矣橋之東

左氏春秋卷之十一

十一

三百廿五

北有虞原上道東有虞城堯妻舜以嬪于虞者也

周武王以封大伯弟虞仲於此是為虞公大原地

記所謂北虞也城東有山世謂之五家冢冢上有

虞公廟

困學紀聞云晉倏道于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

伐鄭三門杜氏以冀亭為冀國嘗考之東漢西苑

傳渭首有冀戎史記云秦武公伐而縣之漢天水

郡之冀縣也入顛軫者蓋冀戎晉自有冀邑

附北史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游河西上求倏道于

魏太宗詔群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西谷天陰裕何能西入揚言伐姚意或難測且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內朝咸同外計帝將從之崔浩曰此非上策也司馬休之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久矣今興死子幼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矣蠕蠕內寇民食又乏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

假道一也虞虢相依假之則自撤其藩秦晉相持假之則兼收其利假所不當假拒所不當拒均敗道耳惜宮之奇與崔伯深言之而不見用也噫

號公敗戎 傳公二年

號公敗戎于桑田杜桑田號地也晉卜偃曰號必亡

矣亡下陽不惧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杜下陽為晉所滅而不恐

懼而又有敗戎之功是天益其疾也杜號則必易生疾

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杜稔熟也為下五年晉滅號張本○易以

入甚初

賈誼新書云昔者號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

誅逐政治躋亂國人不服晉人伐之號人不守號

君出走至于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

左氏春秋卷之七

曰吾饑而欲食御進膳脯梁糗號君喜曰何給也

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為君出亡而道

饑渴也君曰知寡人亡耶對曰知之何以不諫對

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號亡號君作

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有間君曰吾之亡者

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邪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

也號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亡何也對曰天下之

君皆不肯夫疾君之獨賢也故亡號君喜據式而

嘆曰嗟乎賢固若是吾邪遂徙行于山中居幾俟

枕御膝而卧御以塊自易遊行而去君遂餓死為

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悟所存亡此不醒者也故

先醒者當時而伯後醒者三年而復不醒者枕土

而死為虎狼食嗚呼戒之哉

文子曰夫亟戰而數勝者則國必亡亟戰則民罷

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則寡矣

主驕則恣恣則極物民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

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左氏春秋卷之七

困學紀聞曰下陽舉而號亡虎牢城而鄭懼西河

失而魏感大岷度而燕危故設險以守其國

附乘陽讀書雜抄云慶封奔吳富于其舊叔孫豹

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

將聚而殲旃襄二十八年秦君無道后子曰鍼聞之國

無道而年穀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昭元年楚靈王

示諸侯汰宋向戌曰不十年侈其惡不速惡速而

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昭四年楚靈王誘蔡侯

而殺之叔向曰天之假助不善非助之也厚其凶

惡而降之罰也昭十一年子產曰天將棄蔡以應楚盈

而罰之天將多陽虎之罪而赦之定六晉卜偃曰  
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若此皆謂天假不善而  
傾覆之一

捫蝨談曰每謂天牖其衷非天能牖之其衷自啟  
也天奪之鑒非天實奪之亦其鑒自啟也號公至  
亡猶不悟所以亡是且終身不靈矣鑒安在哉而  
天奪之邪昔人云桀失金鏡則此其說也

召陵之師 僖公四年

風馬牛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林齊桓公霸諸姬據夷  
與中國之會而棄我諸侯甘心黨楚故齊帥諸  
侯伐楚而先事役蔡潰蔡者先披楚之黨也遂伐  
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

馬牛不相及也杜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  
以取喻林北杜相誘曰風言雖馬牛風逸不虞君之  
涉吾地也何故楚以問師之伐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  
我先君大公杜召康公周大保召公奭也曰五侯

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杜五等諸侯九州之伯  
左氏春秋卷之六

風馬牛

此命以今楚林帥諸侯賜我先君疆東至于海西至于  
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穆陵無棣皆齊境也

包茅不入

之豈無據在遼西孤竹服虞以爲大公所受封境門是楚  
相齊子文相楚正是的對楚既以涉地何故爲問則  
齊不應歷言受封境界以兩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

昭王不復

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林以下皆責楚討罪之辭杜包  
以酒爲縮酒尚書苞惟著茅茅昭王南征而不復寡

人是問杜昭王成王之務南巡狩涉漢船壞而溺對  
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

師次召陵

其問諸水瀉杜昭王特漢非師進次于陘杜楚不服

師林楚語云先君蚡冒之所以服陘也陘必夏楚為楚之要地故齊以諸侯之師進而據之焉

子使屈完如師杜昭王特漢非師進次于召陵杜完請齊

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杜乘齊侯曰豈不

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杜言諸侯

為已乃尋光君之好繼而自廣固對曰君惠徵福於求與楚同好寡寡不穀諸侯皆對曰君惠徵福於

敝邑之社稷辟收寡君之福不以收拾寡君同好為齊之寡君之醜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

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君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

左氏兵畧卷之七

方城漢水

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林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

以言境土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漢水以為池本或作漢以為池水衍

宇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穀梁傳經云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楚無大

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為大夫也其

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曰非正也以其來

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內桓師也于師前定也于

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范甯註云桓公退于召陵是屈完得其本志屈完得志則桓公不得志以桓公得志為僅

矣范註云桓為霸主以會諸侯楚子不來屈完父盟令問諸江辭又不順僅乃得志言楚之難服

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

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

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

公羊傳云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

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

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喜

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楚無王

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

左氏兵畧卷之七

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荆以此

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前此者有

事矣何休註曰謂城緣則曷為獨於此焉與桓公為主序續也序次也績功也累

大於服楚明德及強夷最為盛

穀梁疏云善師者不陣若齊桓公伐楚不設行陳

而服罪也

呂氏春秋齊桓公良車三百乘教卒萬人以為兵

首橫行海內天下莫之能禁南至石梁西至鄆郢

北至令支

韓非子云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與也請無以此為規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為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天子誅之名而

有報警之實

漢書刑法志云齊桓南服疆楚使貢周室師古曰謂廢四年伐楚次于陘貢苞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師古曰謂莊三存亡繼絕功為伯首師古曰謂存其病燕故也魯所謂善戰不敗者也又劉歆曰周室既衰四夷並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又劉向疏畧云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

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

正義賈逵云風放也牡牝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

風佚因牝牡相逐而遂至放佚遠去也

游宦紀聞云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故楚子曰唯是

風馬牛不相及也

懶真子云楚子問齊師之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

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注云馬牛之風佚蓋

未界之微事故以取喻然注意未甚明白僕後以

此事問元城先生曰此極易解乃醜詆之辭耳齊

左氏兵畧卷之十

楚相去南北如此遠離馬牛之病風者猶不相及

今汝人也而輒入吾地何也僕始悟其說即書所

謂馬牛其風注云馬牛其有風佚此兩風字同為

一意

後漢書

左氏附注云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史記司馬

貞注曰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

西派竹服虔以為太公受封境界不然也蓋言其

征伐所至之域林堯叟曰楚方問涉其地之故齊不應僅言受封境界以自狹司馬氏之說近是

尚書荊州厥貢包匭菁茅 孔疏特令此州貢茅

茅當異于諸處杜預云茅之為異未審也或云茅

有三脊案史記齊桓公欲封禪管子觀其不可窮

以辭因設以無然之事云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三

脊茅以為藉此乃俱桓公耳非荊州所有也鄭玄

以菁茅為一物匪猶纏結也菁茅之有毛刺者重

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

禮記縮酌用茅明酌也 鄭注以茅縮酒也

周禮甸師祭祀供蕭茅 鄭興云蕭字或為蒿昔

左氏兵畧

卷之七

三

三

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

之故謂之縮

又鄉師供茅菹。注菹藉也長五寸束者

溪蠻叢笑云左傳爾貢苞茅不入苞茅山在麻陽

茅生脊孟康曰靈茅楊雄曰瑀茅三脊也爾雅謂

藐廣雅謂之苙苙本草云生楚地三月採陰乾猗

人以社前者為佳名鴉叩草

後漢書曹操拔鄴自領冀州牧有說操宜復九州

者操將從之荀彧言曰公前屠鄴城海內震駭今

昭不後

若一處被侵必謂以次見奪人心易動若一日生

變天下未可圖也顧公先定河北然後脩復舊京

南臨楚郢責王貢之不入天下咸知公意則人人

自安須海內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

操報曰微足下之相難所失多矣遂寢九州議

竹書紀年昭王末年有星孛見光五色貫于紫微

荆人卑辭致于王曰願獻白雉乃密使漢濱之人

膠船以待王遂南巡狩將抵于海天大曠雉兔皆

震喪六師于漢時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

左氏兵畧

卷之七

主

三

辛餘靡皆溺

穀梁疏呂氏春秋曰周昭王親征荆蠻反涉漢梁

敗隕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高誘注引左傳云

昭王不復君其間諸水濱則昭王沒于漢不得振

王北濟故舊說皆云漢濱之人以膠膠船船壞昭

王溺焉則昭王沒漢傳云問諸江者江漢相近楚

人不服罪不指王之死處而云問諸江也

楚辭天問昭王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

雉白雉事無所出舊註謂周公時楚懷氏嘗獻

者

管子曰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曰秋為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

又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於道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燬燬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

左氏春秋卷之七

主

百五

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災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城堯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強而能害已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于楚也知失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與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

左氏春秋卷之七

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與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貳果母曲隄無擅廢適于無置妾以為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於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令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汝山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於南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及位已霸修鍾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左氏春秋卷之七

主

百五

水經注大滙水東南逕召陵縣故城南春秋左傳僖公四年齊桓公師于召陵責楚貢不入即此處也城內有大井徑數丈水至清深闊駟曰召者高也其地坵墟井深數丈故以名焉

王海云齊桓服楚於召陵而轅濤塗見執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故戰勝非難持勝為難荀子議兵篇云楚人攻項以爲江漢以為池限



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鄧林北界鄧地之山林緣也方城楚北界山名也

然而秦師至而鄧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隘

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

王海云淮南子九塞荆阮方城皆在楚地里志葉

縣有長城號曰方城

又水經注郡國志曰葉縣有方城郭仲產曰因山

以表名尸子曰楚狂接輿耕于方城盛弘之云葉

東界有故城始犇縣東至觀水達泚陽界南北聯

數百里號為方城一謂之長城云鄴縣有故城一

左氏兵畧卷之七

元

面未詳里數號為長城即此城之西隅其間相去

六百里南北雖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

南故屈完答齊威公云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

為池

丹鉛總錄云左傳方城以為城古本方本萬字古

字萬亦作方故訛爾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世

伯南上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故曰萬城也

周禮戎右職云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鄭玄注

云敦器名也辟法也文謂將飲血者先物其器為

秋贊牛耳桃列注鄭司公云贊牛耳春秋傳所謂

又司盟掌盟鄭玄注載盟辭也盟者書其

書于上而埋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

及其禮儀北而詔明神既盟則貳之註有疑不協

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觀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

依之也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者寫副

附戰國策或謂鄭王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

左氏兵畧卷之七

元

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

九合諸侯之尊桓公也猶其尊襄王也

風俗通云謹按春秋左氏傳夏后太康娛於耽樂

不循民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為盟主誅不

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韋氏復續

其緒所謂王道廢而霸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

卒成王室責彊楚之罪復菁茅之貢晉文為踐土

之會脩朝聘之禮納袞剋帶翼戴天子至於三國

秦穆宋皆無與微繼絕尊事王室之功世之紀事

者不詳察本末至書於竹帛同之伯功豈不暗乎  
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或曰霸  
者把也駁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糾率同盟也

松窓寤言云齊桓之伯佚宋萬慶父之誅若討二  
賊則不待論而人紀明良心奮功邁於伐楚夫知  
攘夷而忽於正中國知存亡而忽於存人心失本  
末矣

削記外篇齊桓之霸也不以戰勝其猶有湯武之  
遺乎霸至文而衰矣宋襄之亟辱也楚莊之憎志

正氏兵

卷之二

三

仲

也秦穆之不主盟也焉得五也昆吾大彭豷韋幾

然哉按此本風俗通

長水日抄云齊桓公伐楚師至于陘楚人使屈完  
來盟于師春秋書楚子使屈完來盟盟于召陵曰  
來者見楚之心服非迫而強之也美之也晉郤克  
伐齊敗之于鞏至于袁婁齊使國佐如師晉人欲  
得蕭同叔子為質使封內盡東南其畝齊人忿而  
不從對以收合餘燼背城借一于是遂盟國佐于  
袁婁春秋書及國佐盟于袁婁曰及者見強之不

得乃即而與之盟也甚之也予奪之義昭然矣

捫強談曰召陵之師以大義責楚當春秋世惟此  
舉差強人意耳如韓非所載服楚祇為謀蔡而設

且曰此義名而利于實則人之稱是師也其謂  
之何據春秋傳伐楚在蔡潰之後不如韓子言似  
當以傳為正

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  
會震而矜之斯以者九國故君子謂齊之霸也不始  
于召陵而始于貫澤

正氏兵

卷之二

三

仲

晉復假道 僖公五年

輔車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  
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放寇不可說林以虢為表以  
虞之外護晉心無厭不可一之謂甚其可再乎  
虞之晉兵為患不可說晉一之謂甚其可再乎  
也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杜預補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林不臘矣  
祭之期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杜不更舉矣  
虞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杜不更舉矣  
本氏兵舉 卷之七

重謀

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  
之晨龍尾伏辰杜龍尾星也日之會曰辰日在  
也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杜旂星也日之會曰辰日在  
當與詩虢旂旂字皆叶句音  
勝虢故取其旂○二振字手聲  
火中成軍號公其奔杜號星也貴貴鳥星之休  
燁無光也言丙子日也  
已上皆童謠言也童謠之言  
嬉戲之言似若有焉者其言  
然世之人愚而志之以為  
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杜以星  
也交會丙之旦日在尾月在  
東杜是夜九月十月  
交會丙之旦日在尾月在  
東杜是夜九月十月

滅虢

輔車

唇齒

遇在鶉火中必是時也林鶉火星見於南方冬十二  
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杜預補虢公名皆如  
不告也周十二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  
其大夫井伯以勝秦穆姬杜秦穆姬晉獻公女而伯  
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林修虞之所命祀且故書曰  
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林以虞貪驕馬而亡其  
言易也  
孔疏云易咸卦上九咸其輔頰舌三者並言則各  
為一物廣雅云輔頰也則輔頰為一釋名曰頰或  
曰輔車其骨強可以輔持其口或謂牙車牙所載  
也或謂頰車也衛風碩人云巧笑倩兮毛傳云好  
口也如此諸文牙車頰車牙下骨之名也頰之  
與輔口旁肌之名也蓋輔車一處分為二名耳輔  
為外表車是內骨故云相依也  
戰國策秦攻趙長平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  
親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以無食請粟於  
齊而齊不聽蘇子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却秦  
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

且趙之於齊楚隱蔽也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却強秦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則為國計者過矣

又楚圖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于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殺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王曰韓之于秦也居為隱蔽出為厲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殺臣聞之唇揭者其齒寒願太王之熟計之

左氏春秋卷之七

三十

三十一

唐書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留事以邀節度李德裕曰澤潞內地非河朔比捨而不討無以示四方帝曰可勝乎對曰河朔積所恃以唇齒如魏鎮不與則破矣乃以李回持節諭元達何弘敬皆聽命始議用兵

童謠

孔疏釋樂云徒歌謂之謠言無樂而空歌其聲道遙然也於時有童穉之子為此歌謠之辭故卜偃取以對公也夜之向明為晨日月聚會為辰星宿不見為伏言乙日夜半之後丙日將旦之時龍尾

之星伏在合辰之下當是之時軍人上下均同其脈振振然而盛旂者晉軍旂也而往取虢故云取虢之旂南方鵲鳥之星其体賁賁然見於南方天策之星近日燁燁然無光耀甚微也鵲火之次正中於南方爾時其當成軍事也虢公其當奔走也既引童謠之言乃復指其時日在夏之九月十月之交乎謂九月十月晦朔之交也十月朔丙子之日平旦時日体在尾星月在天策星鵲火証中於南方必是時尅之

左氏春秋卷之七

三十一

三十一

集異志云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曰諧不諧在六眉得不得在河北是時更始在長安光武為大司馬平定河北後更始為赤眉所殺世祖自河北興吳孫休永安二年將守質子群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焚惑星也言畢上升仰視若拽一足練有頃没于寶曰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于是也服歸晉魏與吳蜀並戰國三公鋤司馬如之謂晉明帝太寧初童謠曰側側力力放馬山

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為蘇峻所逼遷於石頭御膳不足此大馬死小馬餓也高山峻也又言峻尋死石峻弟蘇石也峻死後石據石頭尋為諸公所破是崩山石破之應也

符堅初童謠曰阿堅牽連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河邊及堅在位三十年敗于淝水是其應也又謠語云河水清復清符堅死新城及堅為姚萇所殺于新城復謠歌曰魚羊田斗當滅秦識者以為魚羊鮮也田斗卑也堅自號秦言滅之者鮮卑

左氏兵略卷之七

三六

三十四三

也其群臣諫堅令盡戮鮮卑不從及淮南敗還初為慕容冲所攻卒為姚萇所殺

載記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于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罌酉小乘困囂食嗚呼嗚呼赤牛奮刺其盡乎群臣咸賀以為石勒滅之徵劉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于太廟大赦境內以終為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玉之于山石也猶君之于臣下山崩石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為

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于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

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

左氏兵略卷之七

三七

三十四三

敗軍殺將之事因謂困敦歲在于之年名玄囂亦在于之次言歲馭于子國當喪亡赤牛奮刺謂赤

石勒所殺

執林伐山云桓玄時童謠曰車無軸倚孤木絕縛腹芒籠目上二句桓字下二句言其敗死玄之敗

果以繩縛至芒籠其首沉之江中

又裴度征淮西掘得一碑上有謠云井底一竿竹竹色深深綠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即且須縮有識之者曰雞未肥肥去月乃已字酒未熟乃酉字後果以已酉日擒吳元濟

九月有交

南部新書中和初黃巢將敗有謠曰黃巢須走秦  
山東死在翁家翁巢死之處民家果姓翁

宋書武帝紀公之遣孫季高也衆咸以海道艱遠

必至爲難且分微見力二三非要公不從勅季高

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今時當至廣州

傾其巢穴今賊奔走之日無所歸投季高受命而

行如期剋捷

五代史晉高祖以太原拒命廢帝遣兵圍之勢甚

危急命馬重績筮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健而

左氏兵畧卷之七

三

離明健者君之德也明者南面而向之所以治天

下也同人者人所同也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戰乎

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見乎離離南方也其同我者

自北而南乎乾西北也戰而勝其九月十月之交

乎是歲九月契丹助晉擊敗唐軍

晉乘云文公田于鵝遺一老夫而問曰鵝之爲鵝

父矣子廢此故矣鵝亡其有說乎對曰鵝君斷則

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鵝之所

以亡文公輟田而歸過趙哀而告之趙哀曰今其

城號

無虞公

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哀曰古之君子聽

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人哀哉

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于是晉國樂納善言

文公卒以霸

穀梁傳晉人執虞公執不言所於地縕於晉也時

已包裹屬於晉故雖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

之辭也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

虞服於晉故從虞執之相救非相爲賜也今日亡

虢而明日亡虞矣

左氏兵畧卷之七

三

戰國策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

始也昔者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

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

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收虞故春秋書之以

罪虞公今國莫強於趙而并秦王賢而有聲者相

之所以爲心腹之疾者趙也魏者趙之虢也趙者

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爲也願王之熟計

之也

附左傳補註曰不云滅而但云晉人執虞公者聖

人不忍周衰諸侯再取其地故不斥言而微文以見意見晉人執天子三公不道甚矣

藝苑卮言別錄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老乃遺之美女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然則虞虢之君一好內一好外也

本氏去冬卷之十  
捫蝨談曰親仁善隣稱為國寶虞虢之事所謂易手而敵者也故仁者不毀人以自存非祇利人亦善自為計耳有國家者慎毋撤藩籬自貽戚哉

左氏兵畧卷之八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縱敵示弱信公八年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銳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晉前年事也平陽北屈縣西南有采桑津林未陳曰敗○射石亦反梁由靡曰狄無耻從之必大克社不則大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

本氏去冬卷之八

林言敗其師使之知畏而巴杜恐怨深而群黨來報銳射曰昔年狄必至示之弱矣林言一替之後狄必來伐晉不追大師是我先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後也復期月林明期年之言驗

漢書晁錯言守邊備塞當世急務事畧曰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于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

後漢書東羌先零等既降又叛段熲跪曰臣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納當嚴服兵去復動唯當長

不挾曾曰月加頸耳不然是為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

魏志涼州盧水胡伊健等反河西大擾帝憂之曰非張既莫能安涼州乃召鄒岐以既代之詔曰昔賈復請擊郾賊光武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卿謀畧過人今則其時以便宜從事勿復先請遣護軍爰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既至金城欲渡河諸將守以為兵少道險未可深入既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隘夷狄烏合無左軍之計今武威危急

左氏兵畧卷之八

三百五十九

赴之宜速遂渡河賊七千餘騎逆拒軍于鷓陰口既揚聲軍由鷓陰乃潛由且次出至武威胡以為神引還顯美既以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既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為資若虜見兵合退休深山追之則道險窮賊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二千八為伏使參軍成公英

督千餘騎挑戰勅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

載記慕容皝率騎二萬親伐宇文歸就兄輪及子垂為前鋒歸使其駭將涉矣于盡衆距輪就馳遣謂翰曰奕于雄悍宜小避之待虜勢驕然後取也翰曰歸之精銳盡于此今若剋之則歸可不勞兵而滅突于徒有虛名其實易與耳不宜縱敵挫吾兵氣于是前戰斬突于盡俘其衆歸遠遁漠北北史隴右氏楊難當寇上邽鎮將元意頭知呂羅

左氏兵畧卷之八

三百六十

漢善射共登西城樓令射難當隊將及兵二十三人應絃而殪賊衆轉盛羅漢曰今不出戰示敵以弱意頭善之即簡千餘人令羅漢出戰衆皆披靡魏書費穆軍至涼州蠕蠕遁走穆謂其所部曰夷狄獸心唯利是視見敵便走乘虛復出今王師來討雖畏威逃跡然軍還之後必來侵暴今欲羸師誘至冀獲一戰若不令其破膽終恐疲于奔命衆咸然之穆乃簡練精騎伏于山谷使羸劣之衆為外營以誘之賊騎覘見謂為信弱俄而競至穆伏



兵奔擊大破之

北齊書余朱榮伏誅司馬子如與余朱世隆等走出京城世隆便欲還北子如曰事貴應機兵不厭詐天下恟恟唯強是視于此際會不可以弱示人若必走北即恐變故隨起不如分兵守河橋迴軍向京出其不意或可離潰假不如心猶足示有餘力使天下觀聽懼我威彊于是世隆還逼京城又高祖破周文帝于邙山大會諸將議進退之策咸以為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陳元康曰

左氏春秋卷之八

四

晉書

兩雄交戰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須乘勝追之高祖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涉沙苑還軍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高祖竟不從後謂世宗曰邙山之戰不用元康之言方貽汝患以此為恨

舊唐書武宗詔以迴紇犯邊漸侵內地或攻或守於理何安令少師牛僧孺陳夷行與公卿集議可否以聞僧孺曰今百寮議狀以固守關防伺其可

擊則用兵宰相李德裕議以戎人獷悍不顧死敗出師急擊破之必失守險示弱虜無由退擊之為便天子以為然

又突厥寇太原遣使來請和親高祖問群臣和之與戰策將安出多言戰則怨深不如先和封倫曰突厥憑陵有輕中國之意必謂兵弱而不能戰如臣計者莫若悉眾以擊之其勢必捷勝而後和恩威兼著若今歲不戰明年必當復來臣以擊之為便高祖從之

左氏春秋卷之八

五

晉書

海錄碑事余朱榮討元顓欽迴師高道禧曰可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

附潛夫論武皇帝攘夷拓境面數千里東開樂浪西置燉煌南踰交趾北築朔方卒定南越誅斬大宛武軍所向無不夷滅今虜近發封畿之內而不能擒亦自痛爾非有邊之過也唇亡齒寒體傷心痛必然之事又何疑焉君子見機况已著乎乃者邊害震如雷霆赫如日月而談者皆諱之憂言乃至此尚不欲救曰痛不着身言忍之錢不出家言

與之今苟以已無慘怛寃痛故端坐相仍又不明  
修禦之備少得小安則恬然棄忘旬時之間虜復  
為害軍書交馳羽檄狎至乃復怔忡如前個個潰  
潰當何終極春秋譏鄭棄其師况棄人乎

寇萊公遺事澶淵之役上因御樓將吏懽呼萬弩  
齊發即時射殺賊將韓統軍者軍聲大振賊知勢  
促遂乞和上遂問公公進畫曰如用臣此策可數  
百年無事不然四五十年後臣恐戎心又生矣上  
曰朕不忍生靈受困不如且聽其和四五十年後

左氏春秋卷之八

安知無捍塞之士乎戎遂得和

捫蝨談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昔人垂戒深矣乃  
宋之天下竟以縱敵失之患寧止數世已哉今之  
北狄且浸陸梁矣一舉而大創之毋使示弱在我  
得氣在彼輒謂方今 廟謨無亟此者

韓原之戰僖公十五年

晉饑秦輸之粟杜在十年秦饑晉閉之糴杜在十年故秦

杜父董師

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杜從父秦之掌龜卜者卜人  
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

占而用之涉河侯車敗詰之杜言是卦主秦伯之  
言故詰問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

遇蠱三三杜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

狐蠱必其君也杜曰以下三句皆卜筮之辭離三

也亦秦勝晉之卦也杜曰此卦利涉大川利涉大川

晉惠公其象未聞杜曰此卦利涉大川利涉大川

以克也杜曰九月之七月五秋也杜為山山有木

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杜言侯車三壞晉侯

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

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杜言晉君棄信幸災所以

也杜惡其不孫不以為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揚御

車右此夷吾之多忌杜言所慶鄭曰古者大事必

父之來小馬鄭入也杜言所慶鄭曰古者大事必

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

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棄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

外集其

商

慎父墓

左氏吳旦

龜著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

伐行將於彌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

師古曰上達諸將而

于卦中貳師最吉也故朕親發貳師下彌山

魏書符健盡衆西行杜洪遣張光逆健于潼關健

弟雄擊破之洪盡召關中之衆以拒健健聞而筮

之過秦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

往西而大吉孰大焉諸君知否此則漢祖屠秦之

機也健長驅至長安杜洪奔司竹健遂入都

吳志陸抗之克步闢孫皓意張乃使尚廣莖并天

下遇同人之順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

皓不脩其政乃常有窺上國之志

吳子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

則溫廐夏則涼廐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

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

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于末

必傷于始不傷于飢必傷于飽日暮道遠必數上

下寧勞于人切無極馬常令有餘備敵之覆

後漢書馬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

乃鑄為馬式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

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

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 援銅馬相法曰

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兩孔間也上脣欲急而方

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領下欲深下脣欲緩

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

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脇欲小季肋欲長縣薄欲

厚而緩縣薄肢也腋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

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

孫子何氏注曰夫人情莫不樂安而惡危好生而

懼死無故驅之就卧尸之地樂趨於兵戰之場其

心之所蓄非有忿怒欲鬪之氣一旦乘而激之冒

難而不顧犯危而不畏則不啻不悔而怯矣今夫

天下懦夫心有所激則率爾爭鬪不啻諸劓至於

操刃而未聞者氣之所乘也氣衰則息惻然而悔

矣言三軍之視強寇如視家女者乘其忿怒而有

所激也是以即墨之圍五千人擊却燕師者乘燕

剽降掘塚之怒也秦之聞士倍我者因三施無報

之怒所以我急而秦奮也二者治氣有道而所用  
乘其機也

晉書符堅使王猛楊安率眾伐慕容暉暉問秦眾  
何如大師既出猛等能戰否中書侍郎樂嵩進曰  
慶鄭有云秦眾雖少戰士倍我眾之多少非可問  
也傳韓簡視師復於晉  
侯云云今謂慶鄭誤

說文云門兩士相對兵仗在後象門之形開

載記劉曜常乘赤馬無故踣頓乃乘小馬至於西

陽門為陣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曜馬陷石渠墜

左氏兵畧卷之八

十二

於水上為堪所執

附魏志太祖起義兵討董卓至滎陽為卓將徐榮  
所敗太祖失馬賊追急甚曹洪以馬授太祖太祖

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

魏書曹公所乘馬名絕影為流矢所中傷頰及足  
并中公右臂世語曰昂長不能騎進馬于公公故

免而昂遇害

隋書周羅睺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彭城

蕭摩訶臨陣墮馬羅睺進救援摩訶于重圍之內

勇冠三軍

又芒山之敗李務以驄馬授太祖太祖于是廐內  
驄馬盡以賜之

舊唐書丘行恭從太宗討王世充會戰于邙山之  
上太宗欲知其虛實強弱乃與數十騎衛之立出  
其後眾皆披靡莫敢當其鋒所殺傷甚眾既而限  
以長堤與諸騎相失惟行恭獨從尋有勁騎數人  
追及太宗矢中御馬行恭乃迴騎射之發無不中  
餘賊不敢復前然後下馬拔箭以其所乘馬進太

左氏兵畧卷之八

十二

宗行恭於御馬前步執長刀巨躍大呼斬數人突

陣而出得入大軍貞觀中有詔刻石為人馬以象

行恭拔箭之狀立於昭陵闕前

王海云昔者穆以八駿荒晉以小駟敗楚以兩肅

喪幾亡

比夢瑣言荊州文獻王好馬不惜千金沒世不過

周先帝命內臣李廷玉賜與南平王且問所好何

馬乃曰良馬千萬無若一駿者即可得而選苟要

坐下坦穩免勞控制唯扇庶幾也既免蹄齧不假

衛牧兩軍列陣萬騎如一苟未經扇亂氣狹憤介  
曹在身與馬爭力聲控不暇安能左旋右抽捨轡  
揮兵乎自是江南蜀馬往往學扇甚便乘跨是知  
變躁者誇於目馴柔者便於身  
渠陽讀書雜抄云晉惠公懷諫達卜自取敗亡固  
無所逃其罪而慶鄭棄君于險韓簡以得囚不與  
敗為幸此意欠厚

王海車戰之法春秋如韓原之戰輅秦伯將止之  
寧之戰韓厥中御而從齊侯驪陵之戰卻至御楚

左氏兵畧

卷之八

十四

三百五十五

子韓厥從鄭伯必之戰楚子來廣以逐趙旃周車  
以戰而使敵人便得與吾元帥相接則是環衛之  
之車不設也蓋古者車戰之法前後整齊必有護  
衛前後行列元帥未易動搖也至春秋列國用之  
往往軍伍不整而元帥每以卓逐利混然左右率  
無定法故敵人得以及之終春秋之世致敗者未  
有不由車戰之無法而輕動搖也惟繻葛之戰二  
拒用車若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未嘗輕動搖  
深得車法

容齋隨筆論左傳晉惠公背秦穆公事曰晉侯之  
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群公子晉侯怒  
於賈君又不納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  
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  
魏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飢秦輸  
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觀此一節正如  
獄吏治囚蔽罪議法而臯陶聽之何所伏罪不待  
韓原之戰其曲直勝負之形見矣晉厲公絕秦數  
其五罪書詞鏗旬極文章鼓吹之妙然其實皆誣  
秦故傳又書云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  
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杜元凱注云據此三  
事以正秦罪左氏於文反復低昂無所不究其至  
觀秦晉爭戰二事可窺一斑矣  
捫蝨談曰曹洪以馬授魏祖行恭以馬進唐宗人  
臣忘其身而急君義固如此韓原之戰晉君以乘  
異產失事而慶鄭遂忍以復諫魯君鄭之不臣甚  
矣至於該車右失秦伯罪又可勝誅乎公之殺鄭  
而後入猶恨其晚也

晉卜貳圍 僖公十五年

晉侯使卻乞告瑛呂飴甥且召之

也蓋甥瑛呂名飴甥字子金晉侯聞秦將許之干故告呂甥召使迎已○飴音怡子金教之

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

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圍也

杜預注○晉於是乎作爰田者爰之於所賞之衆林

也將若君何

將何以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

也

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

公復有子圍人心和親國勢強威使諸侯與我為好

又使州長各縣甲兵○說齊悅

史記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

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好會于西河外澠池趙王

畏秦欲毋行庶頗相和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

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庶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

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

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

宋史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王旦從幸澶州命旦權

留守事旦奏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當如何帝默

然良久曰立皇太子

孔疏服虔晁皆云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杜

言爰之於所賞之衆則亦以爰為易謂舊人公者

乃改易與所賞之衆

左傳附注云爰國語作輟注曰易也為易田之法

以賞衆漢書地理志制爰田注曰周制田三年一

易以同美惡食貨志所謂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

是也說文作趙徐錯曰爰輟皆假借此乃正字謂

以田相換易也

孔疏周禮卿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

可任者州長則否今以州長管人既少督察易精

故使州長治之

周禮卿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以歲時

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

六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因學紀聞云唐府兵之數兵志云十道置府六百

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百官志凡六百六十

六陸贄云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杜牧云折衝

果毅府五百七十四舊志六典云天下之府五百

九十四會要云關內置府二百六十一又置折衝

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二通典云五百

七十四理道要訣云五百九十三鄴侯家傳云諸

道共六百三十府今以地理志攷之十道共有府

存氏兵志卷之八

五百六十六關內二百七十三餘九道二百九十

三參以志傳差互不齊神宗言何處言府兵最備

王文公對曰李鄴侯傳言之詳備然府數與諸書

亦不同

捫蝨談曰唐蘭請立太子俾秦皇絕王魏公請立

太子令宋社安蓋皆伐謀至計也謂不本春秋傳

之威園可乎

國朝上木之變于忠肅亦用之而

英廟賴復辟焉彼高旨左氏者抑知其遺謀餘烈猶

足定人家國也

存氏兵志卷之六



激怒國人傳公十八年

冬邢人狄人伐衛園菟園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  
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杜燬衛文公名林衛文  
公遺狄之禍乃以衛國  
謀避其諸伯父叔父兄弟及在朝之臣言衛國患害  
苟父兄諸臣能治衛國之事請從其後也○菟園  
燬音衆不可杜不礙而後師于皆晏杜晏晏衛邑林  
國激怒國人而後陳師擊狄狄師還邢留距衛言邢  
于營之邑○營于斯版狄師還邢留距衛言邢  
衛所滅

後漢書吳漢園蘇茂于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  
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推牛饗士令軍中曰

左氏春秋卷之八 二十一 三十七

賊衆雖多皆劫掠群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  
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于是軍  
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  
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  
進建軍大潰

又班超至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  
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  
虜使未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  
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侍

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開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  
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  
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  
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  
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  
從司馬

南將軍溫嶠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顧  
命之烈深以為恨答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

左氏春秋卷之八 二十一 三十七

嶠以峻殺其子重遣書以激怒之侃妻龔氏亦固  
勸自行于是便戎服登舟星言兼邁與溫嶠更亮  
等俱會石頭侃督護李陽部將斬峻于陣  
周書武帝以陸騰母在齊未令京討適有其親屬  
自東還朝者晉公護奉令偽告騰曰齊為無道已  
知公家母兄並從塗炭蓋欲發其怒也騰乃發哀  
泣血志在復讐  
捫蝨談曰大王之辟狄也屬老矣去之卒成邑于  
岐山其感之以仁乎衛文公之拒狄也以國讓父

兄弟及朝象治之卒全師于皆要其激之以義

乎



不左氏兵早卷之八

二二

無闕後動傳公十九年

宋人國舊討不服也杜曹南盟不修子魚言於宋公

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杜崇崇退

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林壘壘也言不降其但

又切一本作而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代人若

復之伐符字何人如之何可以服人盡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

動盡切胡

因壘而降

無闕後動

壘而降

詩大雅皇矣八章云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

連攸賦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

左氏兵早卷之八

二三

衝弗弗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

拂○孔疏毛傳以為文王之伐崇也兵至則服無

所用武其臨衝之車閑閑然動推而已不用之以

攻敵崇城言言然高大如無所毀壞既伐崇服之

則執其可言問者連連然舒徐盡其情而不逼迫

也所以當敵左耳者安安然不暴疾也文王之於

此行非直吊民伐罪又能敬事明神初出兵之時

於是為類祭至所征之地於是為禡祭既克崇

於是連攸其社稷群神而來更存祭之於是

其先祖宗廟於國為之立後文王伐得其罪行得其法四方服其德畏其威是以無敢侮慢文王者也深美其伐重詳其事言文王臨車衝車第第然強盛崇城化化然高大於是用師伐之於是合兵疾往於是殄絕之於是討滅之文王德足撫民威足除惡四方服德畏威無敢違拂文王之志者此天所以用文武伐殷也

穀梁傳疏云善戰者不死若文王伐崇因壘而崇每服也

左氏春秋卷之八

二四

左氏春秋

劉向說苑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為民乃伐崇令母殺人母壞室母填井母伐樹木母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後漢書時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伏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群臣如占著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

兄以爾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壘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三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威權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為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遠外誠臣之所惑也伏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以中上為憂念帝竟不親征

魏志太祖在長安欲親征蜀劉廙上疏畧曰自殿下起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疆無不服今以

左氏春秋卷之八

二五

左氏春秋

海內之兵百戰之威而孫權負險于吳劉備不賓于蜀夫夷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藉不比袁紹之業然紹以亡而二寇未捷非聞于今而智武于昔也斯自為計者與欲自潰者異勢耳故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修德然後服之于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殿下可高枕于廣夏潛思于治國廢農桑事從節約修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太祖遂進前而報廙曰非但君當知臣臣

無則復動

知君今欲使我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

孫子曰善用兵者以全爭於天下全爭者無

呂氏春秋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

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

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

不貳味琴瑟不張鍾鼓不修子女不飭親親長長

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故欲勝人者必先自

勝

漢晉春秋街亭之敗或勸諸葛亮更發兵者亮曰

左氏春秋卷之八

二十六

六

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

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

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

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

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踴足而待矣於是考徵

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

為後圖戒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捫輿談曰虞廷感苗舞干而格文王伐崇因壘而

降文德非不至也然猶藉鉤援臨衝之具則視兩

左氏春秋卷之八

二十七

階干羽已迥不及矣至于黃鉞白旄用而開闢安

安之風又可得乎蓋不得已而用兵之刃亦勢所

趨也吾不意窮兵之世而猶有子魚省德之言

遷戎伊川信公二十二年

初平王之東遷也

杜預注王為犬戎所滅  
辛有適伊

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

杜預注周大夫也  
曰不及百

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杜預注戎先亡知其

必為夷

秋秦晉還陸渾之戎于伊川

杜預注戎先亡知其

此二國講而後之伊川遷戎也

杜預注戎先亡知其

計此去辛有過百年而云不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

幸信

孔疏云昭九年傳曰先王居櫛杭十四裔故允姓

之姦居于介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是此

左氏春秋卷之八

二二九

戎為允姓也彼註云介州今敦煌則陸渾是敦煌

之地名也徙之伊川後以陸渾為名故至今為陸

渾縣十一年傳稱伊洛之戎同伐京師則伊洛先

有戎矣而以今始遷戎為辛有言驗者蓋今之遷

戎始居被髮祭野之處故耳

後漢書西羌傳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逼諸夏自

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獯

邽冀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

南有驪戎伊洛間有楊拒泉皋之戎頽首以西有

蠻氏之戎當春秋時間在中國與諸夏盟魯莊

公伐秦取邽冀之戎後十餘歲晉滅驪戎是時伊

洛戎強東侵魯魯後十九年遂入王城於是秦晉

伐戎以救周後二年又冠京師齊桓公徵諸侯成

周後九年陸渾戎自介州遷于伊川允姓戎遷于

渭汭東及轅轅在河南山北者號曰陰戎陰戎之

種遂以滋廣晉文公欲修霸業乃賂戎狄通道以

匡王室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開地千里

及晉悼公又使魏絳和諸戎復修霸業是時楚晉

強盛威服諸戎陸渾伊洛陰戎事晉而蠻氏從楚

後陸渾叛晉晉令荀吳滅之後四十四年楚執蠻

氏而盡囚其人是時義渠大荔最強築城數十皆

自稱王至周貞王八年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趙

亦滅代戎即北戎也韓魏復共稍并伊洛陰戎滅

之其遺脫者皆逃走西踰汧隴自是中國無戎寇

唯餘義渠種焉至王赧四十三年宣太后誘殺義

渠王於甘泉宮起兵滅之始置隴西北地上郡戎

本無君長夏后氏末及商周之際或從侯伯征伐

有功天子爵之以為藩服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稱  
子戰國世大荔義渠稱王及其衰亡餘種皆反舊  
為酋豪云

又范曄論曰先零侵境趙充國還之內地當煎作  
寇馬文淵徙之三輔合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  
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畧豈夫識微者之  
為乎故微子垂泣于象箸辛有浩嘆于伊川也  
晉書江統徙戎論畧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  
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訛習  
左氏兵略卷之八 三十一

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于骨髓至于蕃育衆  
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衆  
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  
之人以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害不測此必  
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  
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  
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  
若陰平武都之界廢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  
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難

並得其所二合往古即敘之義下為盛世永久之  
規帝不能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服其深識  
又虞預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髮所以胡虜適  
於中國以為過周衰之時

又史臣曰夫肖形稟氣是稱萬物之靈繫土隨方  
廼有群分之異蹈仁義者為中寓肆凶穢者為外  
夷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絕闕遠  
候際自古為患稽諸前史憑陵匪一軒皇北逐唐  
帝南征殷后東戡周王西狩皆所以禦其侵亂也  
左氏兵略卷之八 三十一

歲劉之際匈奴最強元成之間呼韓委質漢嘉其  
節度之中壞歷年斯永種類逾繁犂號殊名不可  
勝載爰及泰始匪革前迷廣闊塞垣更招種落納  
姜莎之後附育鞠之新降接帳連講充郊掩甸  
既而沸胥成俗鳴鏑為群振鷄響而挺災恣狼心  
而逞暴何積縱策弗沮於姦萌郭欽馳疏無救於  
妖漸未環星紀坐傾都邑  
其所以由抑武皇之失也 一地凶族滔天迹  
又京武昭王嵩奉表詣闕 今帝居未復諸

夏昏墊大禹所經奄為我墟五嶽神山狄汙其三  
九州名都夷穢其七幸有所言于茲而驗微臣所  
以叩心紀氣忘寢與食彫肝焦慮不遑寧息者也  
抱朴子曰昔辛有見被髮而祭者知戎之將熾余  
觀懷愍之世俗尚驕褻夷虜自遇其後羗胡猾夏  
侵擾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恠也

舊唐書頡利之敗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  
域而來降者甚衆詔議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厥  
恃強擾亂中國為日久矣今天寶喪之窟來歸我

左氏大夏之八

三一二

本非慕義之心因其歸命分其種落俘之河南充  
豫之地散居州縣各使耕織百萬胡虜可得化為  
百姓則中國有加力之利塞北可常空矣唯中書  
令溫彥博議請準漢武時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  
全其部落得為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  
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心若遣向河南充豫  
則乖物性故非含育之道太宗將從之秘書監魏  
徵奏言突厥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者也此  
是上天勦絕宗廟神武且其世冠中國百姓寧

陛下以其降伏不能誅滅即宜遣還河北居其故  
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服  
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其若是故發猛將以  
擊之收取河南以為郡縣陛下奈何以內地居之  
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間孽患百倍居我肘  
腋甫爾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患尤不可河南虜  
也溫彥博奏曰天子之于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  
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滅之餘歸心降伏陛下不  
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

李氏大夏之八

三十三

甚謂不可遣居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  
我德惠終無叛逆魏徵又曰晉代有魏時胡落分  
居近郡平吳已後郭欽江統勸武帝遂出塞外不  
用欽等言數年之後遂傾瀝洛前代覆車殷鑒不  
遠陛下必用彥博之言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  
患也彥博又曰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古先哲王  
有教無類突厥餘魂以命歸我我搜護之收居內  
地粟我指麾教以禮法數年之後盡為農民選其  
酋首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光武居南單

于於內郡為漢藩翰終乎一代不有叛逆彥博  
口給引類百端太宗遂用其計于朔方之地自幽  
州至靈州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  
地六州左置定策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  
其部衆其酋首至者皆拜為將軍中郎將等官布  
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因而入居長安者數千  
家自結社率之反也太宗始患之又上書者多云  
虞突厥于中國殊為非便乃徙于河北

大唐新語李靖既平突厥傾其種落言于太宗曰

左氏兵略卷之人

三十四

陛下五十年後當憂北邊至高宗末突厥果為患  
突厥初平溫彥博議遷其種于朔方以實空虛之  
地魏徵以為不可曰夷不可亂華非長久之計開  
元中六胡果叛咸如徵云

水經注渭水東逕陸渾縣故城北辛有過伊川知  
其地為戎又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故縣氏之也  
困學紀聞云平王之遷戎為之也襄王之出狄為  
之也春秋之筆戎為先狄次之其末也淮夷列諸  
侯之會天下之變極矣

們羅該曰語云鵠不鳴未為瑞烏猛獸雖伏豈  
齊仁獸華夷之不可雜處其族類固殊也蓋觀江  
統徙戎之論而益信辛有遷戎之慮為深長矣

左氏兵略卷之人

三十五

六十五



卑邪賊績信公二十二年

邪人以須句故出師林邪以須句之役公卑邪不

設備而禦之林邪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林邪

易林邪則我師難衆多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水

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邪小林邪蓋有毒而况

國乎林邪易我周先王之有明德猶若天道猶以天命示

國林邪則有先王之明德其可易而忽之乎林邪蓋不亦

物於人尚有善何况國甲兵之力比之林邪蓋不亦

左氏兵略卷之八

多音○音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邪師戰于升陘我

師敗績邪人獲公宵縣諸魚門杜曹宛豎魚門邪城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沈舟勿輕小物小蟲毒

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

南史陳後主禎明三年隋將賀若弼自北道廣陵

濟韓禽虎趨橫江濟分兵晨襲米石取之米石成

主徐子建至告變帝乃下詔曰犬羊陵縱侵竊邪

縱諸蠻有毒宜時掃定朕嘗親御六師廓清八

內外並可戒嚴

宋書時六軍戒嚴王景文仗士三十人入六門諸

將咸曰平殄小賊易于拾遺景文曰敵固無小蜂

蠶有毒何可輕乎諸軍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先

為不勝乃制勝之術耳

魏書車駕濟淮成淹於路左請見高祖封駕而進

之淹曰蕭鸞恃雲幽明同棄陛下俯應人神按劍

江渙然敵不可小林邪蓋有毒而况國乎深願聖明

保萬全之策

左氏兵略卷之八

周書梁柳仲禮每為邊寇太祖令泉仲遵卑卿兵

從開府楊忠討之梁隨郡守桓和拒守不降忠謂

諸將曰本國仲禮不在隨郡如即攻守恐引日費

師今若先取仲禮則桓和可不攻自服諸君以為

何如仲禮對曰蠶蠶有毒何可輕也若棄和深入

逐擒仲禮和之降不尚未可知如仲禮未獲和為

之援首尾受敵此危道也若先攻和指麾可尅尅

和而進更無反顧之憂忠從之仲遵以計由已出

乃率先登城遂擒和仍從忠擊仲禮又獲之

子 32-414

爾雅翼錄種類至多最大者螫人至死楚辭云亦蟻若象玄蠶若壺

說文曰蠶毒蟲也象形蓋象其奮螫曳尾之形今之蠅也訖者以為鼠負之大者多化為蠶葛洪方云蠶中國多此江南無也通俗文云長尾為蠶短尾為蠶莊子曰其智憊於蠶螫之尾蒯通曰猛虎之猶與不如蠶之致毒嵇含謂諺曰過滿百為蠶所螫唐制三月上巳日賜群臣柳捲云帶之免蠶毒

左氏兵略卷之九

三十八

捫蝨談曰魯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敗績傳罪魯卑邾而不設備余謂魯罪不在卑邾在不字邾也魯擊柝聞于邾非比隣國乎邾小而隣于魯魯能字之隱然可備一藩詎敢抗顏行哉奈何以須句之取賈魚門之縣已實挑之嬰已嬰在肘腋即設備豈有及乎

按東觀漢紀劉永走出魚門范曄書謂永走出東門唐韋懷太子賢注云然則東門名魚門也邾人縣曹魚門豈邾東門邾杜注未詳因及之

左氏兵略卷之九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金都御史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  
海虞陳禹謨  
宛陵徐騰芳雲卿按

未濟請擊魯公二十二年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諫也已其大司馬固諫公之如故楚師不可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

未濟

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杜預注未濟也彼我未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

門官職焉

公傷股門官職焉林氏注門官者師行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

阻隘

有二毛頭白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杜預注阻隘者不進兵故不

雖亡國之餘杜預注宋公不鼓不成列林氏注宋公不鼓不成列杜預注宋公不鼓不成列杜預注宋公不鼓不成列

天替

而不列天贊我也杜勃強也言楚在險阻不得勝也

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杜雖因阻擊且今之勛

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林之

與吾競強者皆我之仇敵也雖及元老之孽為三軍之稱則取之以歸何愛於唯白一毛之人杜胡耆元老

之稱明耻教戰求殺敵也杜明耻則戮傷未及死

如何勿重杜言尚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

如服焉杜言苟不欲傷殺敵三軍以利用也林以利

金鼓以聲氣也杜鼓以佐士衆之聲氣林金利而

用之阻隘可也杜鼓以進兵鉦以取兵林既以用而

左氏兵界卷之九

人之臨以利吾國可也既以聲盛而致士卒勇銳之

殺梁傳云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

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

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泓

之戰以為復雠之耻也前年宋公雋之耻宋襄公

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圖曹為雋之會不

顧其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古者

被甲杜非以與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

其耻公與楚人戰於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

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公曰君子不推

人危不攻人厄湏其出旌亂於上陳亂於下

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

成列湏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

公羊傳宋公與楚人期戰於泓之陽楚人濟泓而

來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

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寡人不忍

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

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

左氏兵界卷之九

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

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

之戰亦不過此也杜措其有王德而無王佐

孫子曰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者則軍士

惑矣張預曰仁義可以治國而不可以治軍權

變可以治軍而不可以治國理然也魏公不脩慈

愛而為晉所戚晉侯不守四德而為秦所克是不

以仁義治國也齊侯不射君子而敗於晉宋

禽之毛而劓於楚是不以權變治軍也

而用權譎則國必危晉號是也當變詐而尚禮義則兵必敗齊宋是也然則治國之道固不可以治軍也

韓非子云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泓谷之上宋人成列楚人未及濟右司馬曰楚人未成列擊之必敗公曰不可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又云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事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

徐幹中論云徐偃王知脩仁義而不知用武終以

左氏兵略卷之九

四

齊人四

亡國魯隱公懷讓心不知佞僞終以致殺宋襄公守節而不知權終以見執此皆蹈善而少智之謂也

陸宣公奏議云王者之師本於立德兵家之法方務出奇德以信成奇以詐勝理事違反將何適從宋襄成列而敗軍見嘉魯策韓信決囊以摧敵取貴漢朝然則喪國亡家豈霸王之道冒危乘厄非仁誼之心

孫子曰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

之利一

魏志匈奴單于作亂平陽鍾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眾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強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得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張既說馬騰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迎之援至果渡汾眾半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

李氏兵略卷之九

五

三百十四

梁書太清元年大舉北伐以羊侃為持節冠軍監作寒山堰事而旬堰立侃勸元帥貞陽侯蕭水攻彭城不納既而魏援大至侃頻勸乘其遠來可擊旦日又勸出戰並不從侃乃率所領出頓堰上及眾軍敗侃結陣徐還

舊唐書高仙芝與中使邊令誠同討吐蕃城下有娑勒川水漲不可渡仙芝以三牲祭河命諸將選兵馬人齎三日乾糧早集河次水既難渡將士皆

以為狂既至人不濕旗馬不濕韉已濟而成列矣  
仙芝喜謂令誠曰向吾半渡賊來吾屬敗矣今既  
濟成列是天以此賊賜我也遂登山挑擊從展至  
已大破之

宋史孟珙傳金人犯襄陽駐圍山珙父宗政以兵  
禦之珙料其必闕樊城馳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  
宗政然之越翼日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  
伏發殲其半

又神師道傳金兵之始退也師道勸帝乘半濟擊  
之

左氏未竟 卷之九

之不從曰異日必為國患

未成列

吳子曰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

司馬法曰成列而敵是以明其信也

通典引孫臏曰迎敵始至掩其不備卒擊其未整

旅

晉書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為賊賊之漸

事下公卿恭謀議曰自汙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濟

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

將如之何亮不果移鎮

北史侯景陳崇從賀拔岳戰破万俟醜奴崇與輕  
騎逐北至涇州長坑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  
中於馬上生擒醜奴

舊唐書李希烈攻陳州刺史李公廉計窮劉昌從  
劉玄佐以浙西兵合三萬人救之至陳州西五十  
里與賊遇昌晨壓其陣及未成列大破之生擒其  
將翟曜希烈退保蔡州

避戎夜話云初金人至城下姚友仲與諸將議曰  
幸賊遠來其衆必疲行列未成若選五萬精兵出

左氏未竟 卷之九

三百七

四門分為十頭頂乘勢而擊衆必潰亂過此則日  
復一日賊勢愈盛援兵不至士氣阻喪雖悔無及

矣是時唐恪止其事

孔疏曰周禮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

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闕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

大故則守王門諸侯之禮亡其官屬不可得而知

此門官蓋亦天子虎賁氏之類故在國則守門師

行則在君左右近公故盡死也

檀弓吳侵陳新祀殺厲師旋出竟陳太宰嚭使於

不食毛

師大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蓋嘗問焉師必  
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詒曰古之  
侵伐者不斬杞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  
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  
之何曰君王討敵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  
名乎

淮南子汎論訓古之兵弓劔而已矣槽桑無擊脩  
戟無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憺以守連弩以射  
銷車以開故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古  
不氏兵書卷之九

為義於今為笑

吳子曰避之於易避之於阨故曰以一擊十莫善  
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今  
有少卒卒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大衆莫不驚  
動故曰用衆者務平用少者務險

漢晉春秋王廙說劉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備  
已走必解弛無備輕行車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微  
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則威震天下坐而虎步中  
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

天寶

而已此難遇機不可失也琮不細

李衛公兵法曰夫決勝之策者在乎察將之材能  
審敵之強弱斷地之形勢觀時之宜利先勝而後  
戰守地而不失是謂必勝之道也若上驕下怨可  
離而間營久卒疲可掩而襲昧去迷就士衆猜嫌  
可振而走重進輕退遇險阻可邀而取若敵人  
旌旗屢動士馬數傾其卒或縱或橫或行或止  
追北恐不利見利恐不獲涉長途而未息入險地  
而不疑勁風劇寒剗冰澌冰烈景炎熱倍道兼行

左氏兵書卷之九

九

陣而未定合而未畢若此之勢乘而擊之此為天  
贊我也豈有不勝哉

載記氏堯權渠將降劉曜其子伊餘大言於衆曰  
往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而欲降之卑  
勁卒五萬晨厭壘門左右勸戰游于遠曰吾聞伊  
餘之勇當今無敵士馬之彊復非其匹又其父斬  
賊怒氣甚盛且西戎剽勁鋒銳不可擬也不如緩  
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于遠  
侯其無備夜督衆應食晨大風霧于遠曰天贊我

也躬先士卒掃壁而出遲明覆之生擒伊餘悉俘其衆

唐書高麗高延壽既敗收餘衆負山自固長孫無忌李勣合圖之徹川梁斷歸洛帝按轡觀虜營壘曰高麗傾國來一麾而破天贊我也下馬再拜謝

又李靖討吐谷渾以侯君集爲礪石道行軍總管師次鄯州議所向君集曰王師已至而賊不走陰天贊我也若以精兵掩不備彼不我虞必有人利

左氏集卷之九

若遁岫山谷討之實難靖然其計簡銳士約齊深入追及其衆於庫山大戰破之

五代史梁晉軍河上唐莊宗遣明宗東襲鄆州高行周將前軍夜遇兩軍中皆欲止不進行將曰此天贊我也鄆人恃雨不備吾來宜出其不意即夜馳涉濟入其城鄆人方覺遂取之

左傳附注云丘光述燕明書曰注當云金鼓以佐士衆之氣今云佐聲氣於文不順劉用熙曰聲宣也實倡上卒之勇氣

鼓儀

白帖云傳曰鼓儀可也言敵人在僥巖陰處未成列可鼓而擊之也

附困學紀聞宋襄求諸侯而敗於泓楚靈卜得天下而辱於乾谿淮南子曰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

容齋續筆云國家大策係於安危存亡方變故矣切幸而有智者陳至當之謀其聽而行之當如捧漏罈以沃焦釜而愚荒之主暗於事幾不旋踵而受其禍敗自古非一也曹操自將征劉備田豐勸

左氏集卷之九

表紹襲其後紹辭以子疾不行操征烏我劉備說

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後皆爲操所滅唐兵征王世充於洛陽實建德自河北來救太宗叱虎牢以扼之建德不得進其臣凌敬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

河陽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關中駭震則鄭圖自解諸將曰凌敬書生何爲知戰事其言豈可用建德乃謝散其妻曹氏又勸令乘唐國之虛運營漸進以取山北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圖何憂不解建德亦

不從引衆合戰身爲人擒國隨以滅唐莊宗既取河北屯兵朝城梁之君臣謀數道大舉令董璋川陝統澤潞之兵趣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兵寇鎮定王彥章以禁軍攻郾州既疑以大軍當莊宗莊宗聞之深以爲憂而段凝不能臨機決策梁主又無斷遂以致亡石敬瑭以河東叛耶律德光赴救敗唐兵而圍之廢帝問策於群臣時德光兄贊華因爭國之故亡歸在唐吏部侍郎龍敏請立爲契丹主令天雄盧龍鎮分兵蹙之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靈檄言之虜必有內顧之慮然後選募精銳以擊之此解圍一策也帝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唐遂以亡皇家靖康之難胡騎犯關孤軍深入後無重援亦有出奇計乞用師擣燕者天未悔禍噬臍弗及可勝嘆哉

捫蝨談曰陳太宰詔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殺二毛司馬法曰成列而鼓宋襄所謂不令二毛不鼓不成列豈亦有所本乎顧用之於決戰是衣狐裘以當蕤賓破絳絃而

其所以用之者矣

國語

二



大功貴仕 僖公二十三年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

杜成得臣遂

取焦夷城頭而還

杜焦今縣也夷一名城父今汝

陰南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

林使子玉代叔伯曰

子若國何

杜叔伯楚大夫遂品臣

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林言我正

能靖者與絕句與音余幾居起切

六韜太公曰縲微餌明小魚食之縲綱餌香中魚

食之縲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縲

人食其祿乃服於君

三畧曰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

至祿重則義士輕死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

則下力并敵國削夫用人之道學以爵贈以財則

士自來接以禮勵以義則士死之

管子曰漣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策桐

鼓從之與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

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

朝爵祿不隨臣不爲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

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

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

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爲然耳故不遠道里而

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

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圍

史記漢五年高祖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辟

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鄴

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披堅執銳多者百

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畧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

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

等上何也高祖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

曰知之高祖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縱指

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

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

者兩三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

群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

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

上已撓功臣多封何應劭曰至位次未有以復難

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群臣議皆誤

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

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跳身避者數矣然蕭

何嘗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

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

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

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

雖十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

左氏兵畧

卷之九

十六

言平六福

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

曹參次之高祖曰善于是乃令何賜帶劔履上殿

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

鄂君乃益明于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

安平侯

漢書功臣表漢王五年東克項羽即皇帝位八載

而天下乃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

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

裁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

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屬國以永存爰及

苗裔于是申之以丹書之信重之以白馬之盟

又劉向疏畧曰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

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

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錫我行

永久

後漢書光武建武二年春正月庚辰封功臣皆爲

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下詔曰諸將顯效未酬

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朕將差而錄之乃建謁

左氏兵畧

卷之九

十七

言平六福

者即授印綬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

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爲漢藩

晉書段灼上疏曰臣聞魚懸由于甘餌勇夫死于

重報故荆軻慕燕丹之義專諸感閭閻之愛匕首

振于秦庭吳刀耀于魚腹視死如歸豈不有由也

哉夫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由來久矣

又振昌竄于下雋山劉弘遣軍討昌斬之悉降其

衆時荆部守宰多關弘請補選帝從之弘迺敘功

銓德隨才補授甚爲論者所稱乃表曰頃者多難

臣以不武前退於宛長史陶侃察軍劄恒牙門皮初戮力致討蕩滅奸凶侃恒各以始終軍事初為都戰帥忠勇冠軍漢沔清肅實初等之勲也司馬法賞不踰時欲人知為善之速福也若不超報無以勸徇功之士慰熊羆之志臣以初補襄陽太守侃為府行司馬使典論功事恒為山都令

載記王猛望慕容評師之衆也惡之謂鄧羗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羗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高憂猛

左氏兵略卷之九

十一

晉書

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羗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羗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羗於是大飲帳中與張鮠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傍若無人舉旗斬將殺傷甚衆及日中評衆大敗俘斬五萬有餘衆勝追擊又降斬十萬

又昌黎尹孫伯仁尚書令孫護護弟叱支叱支弟乙拔等俱有才力以驍勇聞馮跋之立也並冀開府而跋未之許由是有怨言每于朝饗之際常拔

劍擊柱曰興達大業有功力焉而滯于散將豈是漢祖河山之義乎

又馮跋之立也跋從兄萬泥從兄子乳陳以親而有大功謂當入為公輔跋以二藩任重因而弗徵並有憾焉乳陳性蟲獷勇氣過人容遣告萬泥曰乳陳有至謀願與叔父圖之萬泥遂奔白浪阻兵以叛

南史周盤龍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武帝戲之卿著貂蟬何如盤龍曰此貂蟬從光鑿中

左氏兵略卷之九

十一

北史

杜弼指諸勲責掠奪百姓神武不答因令軍人皆張弓拔矢舉刀按稍以夾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流汗神武然後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頓喪魂膽諸勲人顛鋒月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弼頃額謝

唐書太宗定功臣封戶自裴寂而下差功大小第之德四十三人寂戶千五百長孫無忌王君廓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戶千三百長孫順德柴紹

羅藝趙郡王孝恭戶千二百侯君集張公瑾劉師立戶千李勣劉弘基戶九百高士廉于文士及秦叔寶程知節戶七百安興貴安脩仁唐儵寶軌屈突通蕭瑀封德彝劉義節戶六百錢九隴樊興公孫武達李孟嘗段志玄麻卿憚張亮李樂師杜淹元仲文戶四百張長孫張平高李安遠李子和秦行師馬三寶戶三百

又劉巨容守荆門關與賊黃巢戰巨容為北巢追之伏興林樾間賊大敗執賊將十三人縛關一全

年氏宋史

卷之九

二十

獲虜不可計巢浮江東奔巨容追之率十俘八以功遷檢校禮部尚書諸將欲乘勝追斬巢巨容止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愛惜官賞事平即忘之不如留賊為富貴作地諸將謂然故巢復熾宋史仁宗聞狄青已破賊顧宰相曰速議賞緩則不足以勸矣

附北史辛雄在軍上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

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

罰必信使親踈責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懸于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之師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懲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時之勲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懼進而擊賊死矣而賞賂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者矣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振賊難可弭

年氏宋史

卷之九

二十一

東坡應詔集策別曰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矣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于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

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生之地是故其將降其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

梁溪漫志云唐文武臣有賜功臣號有勲官本朝因之自神宗不受尊號吳丞相冲卿因乞罷功臣號馮當世在兩府亦言之還詔管軍至諸軍班衙

左氏兵畧卷之九

二十二

晉書

內帶功臣者並罷而勲官至政和中亦罷紹興六年執政議復舊制賜功臣號以示勸獎于是諸大將以次賜號惟勲官則自紹興癸丑始命禮部尚書洪擬翰林學士基密禮討論舊典甲寅歲大理寺丞韓仲通繼以為言丙辰歲廟堂又請武臣有邊功者帶勲以旌之

春秋左氏鐫曰子文之言過矣夫國有重位以待賢也豈以厭細人之欲哉彼慕貴仕而作不靖者假之權寵祗濟其惡是求去憂而滋長爾何靖之

有且令尹冢卿備室之棟也棟折榱崩室乃覆敗曾是而可使矜功好亂者為之歟子文蓋嘗三去位而不恤當時以為賢然大臣之誼貴居正若夫歸細行忽遠謀愛一夫而輕社稷者雖柏千乘之相君子曰小道也為賈譏之未盡吾故重論之捫蝨談曰賞為國典酬大功以貴仕審矣若夫不伐之士方志在立功榮名豈顧問哉倘有心以勸貴仕非競選功而民被其禍即巧冒功而上受其欺甚或留賊為富貴作地而國美賴焉所願將兵者矢精忠以樹勲將將者不踰時而行賞無慮乎國之不靖已

左氏兵畧卷之九

二十二

明

以狄伐鄭十四年以狄女為后十五年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師既歸又

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杜堵俞彌王使伯服

游孫伯如鄭請滑杜二子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

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杜怨王助故不聽

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以狄伐鄭

聞之犬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杜先親以

以成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

成杜弔傷也管蔡邠霍魯衛毛聃邠雍曹滕畢原鄭

左氏兵畧卷之九二四

文之昭也杜十六國皆文王子也管國在榮陽京縣

縣西北鄭國在始平縣東林文杜四國皆武王子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韓國

也杜四國皆武王子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韓國

武之甥也杜四國皆武王子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韓國

周也杜四國皆武王子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韓國

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杜類善也

穆公周卿士名虎召米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周

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杜常棣

弟和睦則強盛而有光杜常棣凡今之人莫如

兄弟杜言致難辨之其四章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

侮杜此詩乃周公問管蔡失道而作今當原以為名

召穆公始作周公樂章久廢杜此詩乃周公問管蔡失道而作今當原以為名

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勲

親親杜庸親也近尊賢德之大者也杜庸親也即聾從味與

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杜庸親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杜崇鄭

有平惠之勲杜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又有厲宣

之親杜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棄嬖寵而用三良杜

年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華杜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於諸姬為近林鄭

左氏兵畧卷之九三五

去周最近當曜之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

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

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

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

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杜以同姓諸

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諭周召以從諸

姦無乃不可乎杜變周召親兄弟之道林民未忘禍

王又興之杜前有子類之亂中有叔其若文武何杜

將發文武杜前有子類之亂中有叔其若文武何杜

取櫟王德伏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

之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林言報人之施者力已倦也

者未有厭足之心杜施功自謂所報已過有勞而望報

性本自貪林無厭王又聞其林我

無厭之心將以其女為后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

必為患林言狄貪女怨必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

於惠后杜甘昭公王子帶也食邑惠后將立之未及

而卒林未及立子帶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

其怨我林言實使狄師伐鄭及其女為后今遂奉大

左氏春秋卷之九

二十六年

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

杜先后惠后也諫林蓋不欲王遂出

及坎飲國人納之杜坎飲同地在河南鞏縣東林

顏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

父原伯毛伯富辰杜原毛皆宋邑林王出適鄭處于

汜杜鄭南汜也大叔以隗氏居于溫

孔疏云伯仲叔季長幼之次也故通謂國衰為叔

世將亡為季世昔周公傷彼夏殷二國叔世疎其

親戚今使宗族之不同心以相匡輔至於滅亡故

封立親戚為諸侯之君以為藩籬屏蔽周室言封

此以下文武周公之子孫為二十六國也此二十

六國武王克商之後下及成康之世乃可封建畢

矣非是一時封建非盡周公所為當辰盡以其事

屬周公者以武王克殷周公為輔又攝政制禮成

一代大法雖非悉周公所為皆是周公之法故歸

之於周公耳昭二十八年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

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彼言

由其克商乃得封建兄弟歸功於武王耳亦非武

左氏春秋卷之九

二十七年

王之時已建五十五國其後不復封人也昭二十

六年傳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

建母弟以藩屏周昭九年傳曰武王成康之建母

弟以藩屏周則康王之世尚有封國非獨周公時

也且見於經傳者管叔蔡叔霍叔周公攝政之初

以流言見黜則三叔之國已是武王封矣尚書康

誥篇周公營洛之時始封康叔于衛洛誥篇周公

致政之月始封伯禽於魯書傳稱成王削桐葉為

珪以封唐叔如此之類不得為武王封也凡將邢

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豈周公自封哉周當成王即  
致之後或至康王之時始封之耳

又文之昭者自后稷以後一昭一穆文王於次為  
穆故文子為昭武子為穆昭二十八年傳稱武王  
兄弟之國十五人此十六彼十五者人異故說異  
耳非武王時十五而周公加一也

常棣之詩周公所作故周語說此事云周文公之  
詩曰即明是周公作也召穆公厲王時人於時周  
德既衰兄弟道缺召穆公思周德之不善致使兄

左氏兵是

卷之九

弟之恩缺收合宗族於成周為設燕會而作此周  
公樂歌之詩曰常棣之木華鄂鄂然外發之時豈  
不韡韡而光明乎以衆華俱外發實韡韡而光明  
以喻兄弟衆多而和睦豈不強盛而有光輝乎  
言兄弟和睦實強盛而有光輝兄弟和睦則強盛  
如是然則凡今日天下之人欲致此韡韡之盛莫  
如兄弟之相親也其四章曰兄弟或有自不相善  
可爭訟于牆內若有他人侵之則同心合意外禦  
其他人之侵侮也

西溪叢語詩常棣燕兄弟也憫管蔡之失道故作  
常棣焉毛注云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

思疏召公為作此詩而歌以親之史記譙周皆以  
召公為周公之庶兄左氏傳王怒以狄伐鄭富辰  
諫曰不可臣聞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  
戚以藩屏周室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  
族于成周而作詩孔穎達云此詩自是成王之時  
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但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  
恩疏重歌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召公所作當

左氏兵是

卷之九

別有擬

舊唐書郭元振疏曰古人皆不願夷狄妄惠非是  
不欲其力懼後求請無厭益生中國之事故臣愚  
以為用吐蕃之力實為非便

又史臣曰肅宗誘回紇以復京畿代宗誘回紇以  
平河朔勸難中興之功大矣然生靈之膏血  
已乾不能供其求取朝廷之法令並弛無以抑其  
憑陵忍耻和親姑息不暇僕固懷恩為叛充甚玷  
危郭子儀之能軍終免侵軼比昔諸戎於國之功



最大為民之害亦深

五代史史臣曰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以契丹而興終為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彊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當是之時桑維翰之力為多及少主新立累結兵連敗約起爭發自景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異而其受禍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末不順而

左氏兵畧卷之九

三十一

三十一

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

宋史始交趾願出兵助討儂智高余靖言其可信具萬人糧于邕欽待之詔以緡錢三萬賜交趾為兵費許賊平厚賞之狄青既至檄余靖無通使倭兵即上奏曰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非其情實且倭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倭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請罷交趾助兵從之賊平人服其有遠略

後漢書

後漢書鄧皇后敗而田貴人見幸桓帝有建立之議應奉以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曰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于鄭漢立飛燕成帝微嗣祇絕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開離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婦人有五不娶喪父之長女不娶天也世有則人不娶喪父之人也世有不娶喪父之人也世有不娶喪父之人也世有不娶喪父之人也帝納其言

左氏兵畧

卷之九

三十一

三十一

北史周保定三年竇毅拜大將軍時與齊人爭衡戎車歲動並交結突厥以為外援突厥已許納女

于周齊人亦甘言重幣遣使求婚狄人便欲有悔朝廷乃令楊荐等累使結之往還十餘方復前好至是雖期往逆猶懼敗國以殺地兼勲戚素以威重乃令為使及殺至齊使亦在焉突厥君臣猶有二志殺抗言正色以大義責之累旬乃定辛以皇后歸朝議嘉之

舊唐書突厥默啜表言有女請和親則天盛意許之欲令淮陽郡王延秀娶之張柬之奏曰自古無天子求娶夷狄女以配中國王者表入頗忤其旨

出為合州刺史

又突厥傳盧備疏曰漢高祖納妻敬之議與匈奴和親妻其宗女賂以鉅萬帛頗益驕逸不止則遠荒之地凶悍之俗難以德綏可以威制

附陸宣公奏議云彼吐蕃者大羊同類狐鼠為心貪而多防狡而無耻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嘗為邊患陰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已來近事准之則我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請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

左氏兵界

卷之九

恩降禮有欲無遠而乃邀求漢多翻覆靡定託因細事噴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要約竟未堅決立碑繞畢復請改移猜矯多端於斯可驗逮至監驚都邑厲辛郊畿結贊總戎在邊因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納厚賂招徠逗留留持疑竟不時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攜將帥之心懷光運至猖狂頗亦曰茲從禍及皇興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望蕃兵以寧內難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事亦多豺狼野心魯不知感激翻受朱泚信使意在觀變推移頻與諸

軍赴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群帥進退憂虞欲捨

之獨前則慮其懷怨衆躁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既姦且狡曷望成績非唯變態難測且又妨擾實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臣請復為陛下根本其說則人情物理昭然皆可得而察焉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臣失策陛下急於戡亂嘉彼効誠唯恐後時不暇詳議遽降優詔促令進軍遠近聞之莫不危駭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牽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事其

左氏兵界

卷之九

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為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急我之師堅寇之衆我心變詐復未可量以此益兵但招其損耳以此靖國適資其亂耳  
捫蝨談曰出狄師為後世借兵之倡后狄女為後世和親之倡始賴其力終未有不嬰其禍者也蓋夷夏之防峻矣堂堂中國豈其不足以彰天討備後宮哉顧甘心焉戎狄是藉撤藩籬而啓之

無異于放虎自衛引寇入室者也

昆弟仕邢信公二十四年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

守謂邢正我請昆弟仕焉

林我請為衛問禮先以兄

卿國子之適乃往得仕

林果得仕事為二十五年春衛人伐

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

林禮至兄弟從國子

赴外師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戚邢同姓也故名禮

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林言我手掖而殺

其勇也杜惡其不知恥詐以威同姓而

反歸功於器說文云手持人臂曰掖

北史魏孟表鎮渦陽後齊遣裴叔業攻圍六十餘

日城中食盡唯以朽葦及草木皮葉為糧表撫循

將士戮力固守會鎮南將軍王肅救之叔業乃退

初有一南人自云姓邊字叔珍携妻息從壽春投

表云慕化歸國未及送關會叔業圍城表後察叔

珍言色頗有異即推覈乃是叔業始兒規為內應

所携妻子並亦假妄于北門外斬之人情乃安

周書賀拔岳為侯吳陳悅所害侯莫陳崇與諸將

同謀迎太祖太祖至軍原州刺史史歸猶為悅守

太祖遣崇襲歸崇潛軍夜往輕將七騎直到城下

餘衆皆伏於近路歸見騎少遂不設備崇即入據城門時李遠兄弟在城內先知崇來於是中外鼓噪伏兵悉起遂擒歸斬之

隋書周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於晉州其亞將侯子欽崔景嵩爲內應段文振仗衆登城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登文振隨景嵩至相貴所拔佩刀劫之相貴不敢動城遂下

舊唐書賊將崔乾祐守潼關郭子儀大破之乾祐退保蒲津時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戶韓旻司士徐

左氏兵畧

卷之九

三十六

百十

吳宗子李藏鋒等陷賊在蒲州四人密謀俟王師至則爲內應及子儀攻蒲州趙復等斬賊守陴者開門納子儀

又初安脩仁之兄與貴先在長安表請詣蒲州招慰李軌高宗謂曰李軌據河西之地連好吐谷渾結援於突厥與兵討擊尚以爲難豈單使所能致也與貴對曰李軌兇強誠如聖旨今若諭之以逆順曉之以禍福彼則憑固負遠必不見從臣之弟爲軌所信任職典樞密者數十人以此候隙圖之

易於反掌高祖從之與貴行涼州執搜以左右衛

大將軍又問以自安之術與貴諭之秦河西之地

委質事唐軌默然不答久之謂與貴曰君與唐爲

計誘引於我酬彼恩遇耳與貴懼乃偽謝曰合家

子弟並蒙信任榮慶實在一門豈敢更懷他志與

貴知軌不可動乃與脩仁等潛謀引諸胡衆起兵

圍軌將圍其城軌率步騎千餘出城拒戰先時有

奚道宜者嘗怨軌至是率所部共脩仁擊之軌敗

入城引兵登陴冀有外救與貴宣言曰大唐使我

左氏兵畧

卷之九

三十七

百十一

來殺李軌不從者誅及三族於是諸城老幼皆出詣脩仁軌携妻子上王女塋置酒爲別脩仁執之以聞

又至德後河隴陷吐蕃獨維州尚存吐蕃利其險

要將婦人嫁與此州閭者二十年後婦人生二子

成長及蕃兵攻城二子內應其州遂陷吐蕃得之

號曰無憂城

唐書蘇定方征高麗侍御史賈言忠計事還帝問

軍中云何對曰必克昔先帝問罪不克者虜未有

繫也諺曰軍無媒中道回今男生蓋蘇文元弟子男生子男生代元弟  
閱恨為我鄉軍虜情偽我盡知將忠士力臣故曰  
必克

捫蝨談曰禮至請昆弟仕邢此用間之術也孫子  
曰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  
知其守將左右謂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  
索知之如禮至之言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其  
先知守將之謂乎昔智伯欲襲衛乃得亡其太子  
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為君子也而有寵非有  
左氏兵畧卷之九

大罪而亡必有故夫有南文子之智而敵何所用  
間哉

國子巡城禮至昆弟掖以出外李執登壇與貴昆  
弟執以上聞孫子曰三軍之事莫親於間亦莫密  
於間以昆弟圖人之國其善以親家用間者矣

左氏兵畧卷之十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吳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晉侯勤王僖公二十五年

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

如勤王杜勤納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

宣於諸侯今為可矣杜晉文侯仇為平王侯伯匡輔

左氏兵畧卷之十

侯今機會使卜偃卜之林此大卜名曰吉遇黃帝戰

於阪泉之兆杜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于阪公曰

吾不堪也杜文公自以為已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

古之帝也杜言周禮雖衰其命未改今之周王公曰

筮之筮之遇大有三三杜乾下離之睽三三離上睽

大有九三杜大有九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杜大有九

三為三公而得位變而為兌為戰克而王饗吉孰

說解位而說故能為王所安享

大馬林言卜筮協吉卜遇阪泉之兆是戰且是卦也

之義不繫於一爻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

不亦可乎

林乾為天象為洋乾變為兌而上當離

在下是降心

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

有天子降心之象乾象離

晉侯辭秦師而下

師使還獨以晉師順

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

杜大叔

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於王城取大叔

于溫殺之于隱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

既

行饗禮而設醴酒又加之

請隧弗許

諸侯皆曰王章也

杜章顯王者未有代德而有二

王林言周德雖衰天下未有代周之德

亦叔父之所

本氏矣

卷之十

惡也

與之陽樊溫原攬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

襄王不許晉陸渾而割周四邑以塞晉文之怨也

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

桑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

此誰非王之親

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林言惟德之善者可以柔懷

居四夷皆不尚德政而尚威刑

善者可以威

呂氏春秋晉文公欲合諸侯

侯犯曰不可天下未

知君之義也

公曰何若

侯犯曰天子避叔帶之難

出居於鄭君美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文公

曰吾其能乎

功闢土開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補周室之闕

勤天子之難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君其勿疑文

公聽之遂與草中之戎驪土之翟定天子於成周

於是天子賜之南陽之地遂霸諸侯舉事義且利

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此答犯之謀也

魏志太祖擊破黃巾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太祖

議奉迎都許或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新將天子

到洛陽北連張楊未可卒制荀或勸太祖曰昔高

祖東伐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

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

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

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

存本之思百姓感奮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

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畧也扶弘義

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為累明

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

慮之無及大祖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

又大祖與袁紹相拒于官渡劉表舉州以應紹桓  
階說其太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  
敗者也故齊桓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  
王今袁氏及此而劉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  
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宜與之同也

晉書蘇峻反溫嶠屯尋陽遣督護王愨期西陽太  
守鄧徽鄧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傾  
覆嶠聞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天相對俄而庾亮

左氏春秋卷之十

四

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  
曰今日之急殄寇為先未効勲庸而遂受榮寵非  
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

載記慕容廆于幹言於廆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自

古有為之君靡不悅此以成事業者也今連津連

鮮卑連津連虜王師覆敗蒼生屠脰豈甚此乎豎子

外以龐本為名內實幸而為寇封侯君以誅本請

和而毒害滋深邊東傾沒垂已二周中原兵亂州

師屢敗勤王杖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

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  
復遼邦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松和歸於  
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於諸侯處  
從之是日率騎討連津大敗斬之

宋書謝晦率師二萬發自江陵舟艦列自江津至  
于破冢旂旗相照鼓奪日光晦乃歎曰恨不得以  
此為勤王之師

齊唐書吐蕃犯西陲京師戒嚴代宗命中使追兵  
諸道多不時赴難使至淮南李忠臣方會鞠即令

左氏春秋卷之十

五

整師飾駕監軍大將固請曰軍行須擇吉日忠臣  
奮臂于眾曰馬有父母遇寇難道揀好日方救患  
乎即日進發自此方隅有警忠臣必先期而至由  
是代宗嘉其忠節加道觀祭使寵賜頗厚

唐書張濬署都統判官武在平盧軍嚴疆  
累召不肯應濬往說之而款武已臣賊不迎使者  
濬責之曰公為天子守藩今使者齎詔至不北面  
俯伏而敢侮慢公乃未識君臣之分何以長吏民  
哉款武愕眙謝濬宣詔已士換兵默然濬召將

佐至鞠場倡言忠義之士當審利害黃巢賊虜  
且捨天子而臣之何利邪今諸侯勤王者踵相接  
公等據一州以觀成敗後賊平將安往誠能此時  
共誅大盜迎天子功名富貴可反手而取吾憐公  
等捨安而蹈危也諸將難然曰諫議語是敬武即  
引軍從海西權濬為會軍使賊平以戶部侍郎判  
度支

附鶴林王露云唐初蕭銑提制衰敗於李靖諸郡  
皆降而所召援兵至者又十萬人李煜據江南其

左氏去史本

卷之二

亡也亦有援兵十數萬宋朝靖康之禍勤王之師  
至者絕少繼有之車皆望風奔潰不敢向賊發一  
矢蓋五代以前兵寓於農素習戰聞一呼即集宋  
朝兵費最多兵力最弱皆緣官自養兵紹興中張  
魏公在川陝奏以王庶帥興元制置和義二路軍  
士於興洋金蓬關達諸州令縣選強壯兩丁取一  
五丁取二戶與免物力錢二百五十千五十人為  
一隊長以知縣為軍正尉為軍副月閱於縣春秋  
閱於郡不半月有兵二十萬乾道初宿毫

旅多出征江山之備空虛陳福公首欲民兵之策  
及登庸亟欲推行會罷相遂格然兩淮已用其法  
而荆襄尤有成規開禧用兵禁旅多敗而兩淮山  
水寨萬弩手率有功特為官軍所嫉無以慰其心  
盡其力耳丙寅虜大舉南牧圖安襄以撼荆鄂宣  
司檄召諸處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敘諸郡兵不待  
見敵而退所過鈔掠甚於戎寇獨義勇隨其帥進  
退不敢有秋毫犯蓋顧其室家門戶故也

困學紀聞云孤惟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荀彧以此

左氏去史本

七

勸曹操迎獻帝豈誠於為義者故曰請而不正淮  
南之書謂晉文得之乎閭內失之乎境外非也辰  
羸之事閭內之法安在哉詩於衡風木瓜獨秉齊  
桓而唐風不錄晉文亦以是夫

晉書

孔疏大戴禮五帝德曰黃帝與赤帝戰於阪泉之  
野晉語云昔少典娶於有嬌氏生黃帝炎帝黃帝  
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帝昭註云濟  
當為擠威也史記稱黃帝伐炎帝之後于阪泉之  
野炎帝即神農也黃帝將戰卜得吉兆今卜復得



彼兆故以為吉也

歸藏云昔晉侯將勤王卜僮筮之遇黃帝戰於阪

泉之兆時遇大有之睽

歸藏啓筮云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

淖以伐空桑黃帝殺之於青丘

龍魚河圖云黃帝時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

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

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仁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

下事黃帝仁義不能禁蚩尤黃帝仰天而嘆天遣

左氏兵畧

卷之十

八

三十

玄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

兵以制八方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盡蚩

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

皆為弭伏

黃帝內傳曰帝堦剪蚩尤乃釋三日告於上帝

黃帝出師決曰帝伐蚩尤未克西王母遣道人

服并玄狐之裘以符授帝

世本云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黃帝誅之

涿鹿之野

三朝記袁公問曰蚩尤作兵歟子曰蚩尤庶人之

貪者反利無義以喪厥身何兵之能作

玄女戰經云帝與蚩尤戰九戰九不勝引歸泰山

三日夜霧帝仰天而嘆遇玄女授以兵符

列子曰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

也

史記軒轅之時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

軒轅乃脩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

左氏兵畧

卷之十

九

音川

教熊羆貔貅獬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

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乃徵師諸

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

尊軒轅為天子

通典云蚩尤氏帥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帝命吹

角作龍吟以禦之

太白陰經云帝征蚩尤七十一戰不克盡夢金人

引領長頭玄狐之裘云天帝使授符得兵符戰必

克炎帝竊聞風后曰此天應也乃於盛水之陽築

壇祭太牢有玄龜舍符致壇似皮非皮縹非縹腐  
三表一尺丈曰天一在前太乙在後帝再拜受於  
是設九宮置八門布三奇六儀制陰陽二遁凡千  
八十局名曰天一遁甲式三門發五將具征蚩尤  
而斬之

魏土地記云涿鹿城東南六里蚩尤城泉水淵而  
不流霖雨則注阪泉亂流東北入涿水

路史云阪泉氏蚩尤姜姓炎帝之裔兄弟八十八  
蚩尤號首虎捲八肱八趾好兵而喜亂聚黨崇響

左氏春秋卷之十

十

愾欲亡厥發焉廬雖狐之金啓九治作兵刑劔撥  
劔撥作而歲之諸侯相兼者二十一帝榆岡立諸  
侯攜貳胥伐雲巨弱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宇弓小額  
以臨西方司百工德不能取蚩尤產亂出羊水登  
九淖以伐空桑逐帝而居於濁鹿興封禪號炎帝  
乃驅周兩與雲霧析風雨以肆志於諸侯頓戟一  
怒并吞亡親九隅亡遺文亡所立智士寒心參廬  
於是與諸侯委命於有熊氏有熊於是暨力牧神  
皇厲兵稱旅順殺氣以振兵法文昌而命將熊羆

貌猊以爲前行鴈鵠以爲旗幟士既成矣逮  
蚩尤逆塗之巫咸曰果哉而有咎乃率風后鄭伯  
溫之徒及尤囂兵濁鹿之山二年九戰而城不下  
乃設五旗五軍具四面攻之三日而後得志搏戰  
執尤於中冀而殊之爰謂之解以甲兵釋怒用大

政順天思敘紀於太常用名之曰絕轡之野

又云阪泉姜姓其後蚩尤瓊霸同書云阪泉氏用

兵無已而亡今懷戎涿鹿城東一里阪泉是

隱元年傳曰闕地及泉隧而相見是闕地通路曰

左氏春秋卷之十

十

隧也天子之塋棺重禮大尤須謹慎去壙遠而開  
地通路從遠處而漸邪下之諸侯之禮棺輕禮小  
臨壙上而直縣下之故隧爲王之塋禮諸侯皆縣  
柩而下故不得用隧晉侯請隧者欲請以王禮塋  
也  
捫蝨談曰勤王義舉也爲求諸侯勤王則仗義非  
真矣故曰五霸假之也自勤王之師倡於圖溫後  
世叛臣賊子欲發難端者輒借以爲名謂且用清  
若側而不惜身爲叔帶矣其狐偃之言作之偏半

偽盟疑敵傳公二十五年

秋秦晉伐都杜鄰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於南郡郡縣○鄰音若○字杜云楚邑也

楚關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成商密子儀屈禦寇

息公子遼商密都別邑今南鄉丹水縣秦人過折限

入而係與人以圖商密係而傳焉杜折楚品一名白

傳城之虞係縛與人詐為克折得其因件者繫而以

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遼盟者杜掘地為坎以埋

其商密人懼曰秦取折矣戌人反矣杜見縛囚故疑

與秦反叛乃降秦師秦師因申公子儀息公子遼以

左氏春秋卷之十

十三

歸商密既降折戌亦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不復言

者秦為遂圍陳納頓子於頓為頓陳

魏志武帝紀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韓遂父同歲

孝廉又與遂同時儕輩於時交馬語移時不及軍

事但說京都故舊拊手歎笑既罷超問遂公何言

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公等又與遂書多

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與克日會

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

周書帝孝寬傳東魏將段琛曉傑復據宜陽遣其

楊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民孝寬深患之乃遣謀

人訪獲道恒手跡令善書偽作道恒與孝寬書論

歸款意又為落燭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謀人送

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畧皆不見用

孝寬知其離間因山奇兵掩襲擒道恒及琛等嶠

澠遂清

兵機纂種世何知元昊倚野利大都二將為腹心

乃託僧王萬早遣野利書書辭大抵如世問起居

之義惟以數句隱辭如嘗有私約而勸其速行之

左氏春秋卷之十

十三

意元昊遂疑野利嵩還而野利已報死矣世衡知

謀已行因欲并開大都又為置祭壇上作文書於

版以弔明述野利與大都相結大都以此亦得罪

詳見宋史

周書東魏遣行瑩薛循義率兵與斛律俱相會攻

建州楊黜以孤軍無援且腹背受敵謀欲拔還恐

義徒背叛遂偽為太祖書遣人若從外送來者云

已遣軍四道赴援因令人漏泄使所在知之又分

七人義首令領所部四出抄掠擬供軍費斛律分遣

訖遂於夜中拔還卻郡

附舊唐書尚結贊入寇陷鹽夏二州以兵守之欲  
長驅犯京師而畏渾瑊與李晟馬燧欲陰計圖之  
乃卑辭遜禮告馬燧請重立盟誓則蕃軍引去德  
宗不許馬燧自入朝言之上乃令崔翰入蕃報結  
贊言還我鹽夏則許同盟結贊謂翰曰清水之會  
同盟人少是以和好輕慢不成今蕃相及元帥以  
下凡二十一人赴盟靈州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  
度使李觀皆和善守信境外重之此時須請預盟

左氏春秋卷之十

十四

三百四十七

於翰約盟於清水且先歸我鹽夏二州結贊曰清  
水非吉地請會盟於原州土梨樹又請盟畢解一  
州翰歸備奏其事神策將馬有麟奏曰上梨樹地  
多險恐蕃軍隱伏不利不如於平涼其地坦平且  
近涇州就之為便乃定盟於平涼川初結贊請李  
觀杜希全預盟欲執之徑犯京師報之曰杜希全  
職在靈州不可出境李觀又已改官今遣侍中渾  
瑊充盟會使五月瑊自咸陽入朝詔授平涼盟  
使兵部尚書崔漢衡副之司勳郎中鄭叔矩

左氏春秋卷之十

十五

三百四十八

官城統兵二萬又詔華州節度使駱元光以本鎮  
兵從瑊閏月十五日瑊與結贊會平涼初約以兵  
三千列於壇之東西散手四百人至壇下各遊遊  
軍相覘伺是時蕃軍精騎數萬列於壇西蕃之遊  
軍貫穿我軍之中瑊將梁奉貞率六十騎為遊軍  
繞至壇所為蕃軍所執結贊又謂瑊曰請侍中已  
下具衣冠劔珮瑊與監軍宋鳳朝崔漢衡等入幕  
次坦無他慮結贊命伐鼓三通其衆呼譟而至瑊  
遽出自幕後偶得他馬跨而奔馳追騎雲合流失  
兩集而不傷會瑊將辛榮以數百人扼北阜與賊  
血戰追騎方止瑊僅得免辛榮兵盡矢窮力屈而  
降俱文珍馬寧馬弁等六十餘人皆陷於賊尚結  
贊至原州列坐帳中召陷蕃將史讓之因怒瑊曰  
武功之捷吐蕃之力許以涇州靈州相報竟食其  
言負我深矣舉國同怨本初自盟志在禽瑊吾已  
為金枷待瑊將獻贊普既以失之虛致君等何為  
乃放俱文珍馬寧馬弁歸朝襄陽耆舊傳云渾  
瑊與吐蕃會盟柳渾曰夷狄人面獸心臣竊憂之

吐蕃劫盟肅宗大驚曰卿儒士乃知軍戎萬里情

乎

捫蝨諒曰兵家莫善乎使敵疑而莫惠乎不自疑  
偽盟一也秦人能使商密疑則二公子為禽潭城  
信結贊而不疑則自貽平涼之劫其僅屋舍如之  
待亦倖耳會盟者慎諸

左氏春秋卷之十

伐原示信信公二十五年

冬晉侯圍原林原亦如陽樊不三日之糧原不降

命去之林三日期滿故諜出杜謙曰原將降矣軍吏

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

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韓非子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

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女士有從

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旗諫曰夫原

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

左氏春秋卷之十

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為也邊罷兵而去

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衛人

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孔子聞而

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又曰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

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也是必發也故

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表信惠在尊厲

王擊警鼓與李悝謾兩和也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令返而

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  
晏令人求故人來方與之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之侯  
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為也遂自  
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楚厲王有警為鼓以與百姓為戍飲酒醉過而擊  
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  
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  
號而民信之

左氏兵略卷之十

十八

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  
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  
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也一曰李悝與  
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  
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和曰上矣於是皆爭上其  
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  
患

魏志景初間期信不欺王肅上疏曰夫區區皇耳  
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降顧信而歸用

能一戰而霸於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為  
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  
遣有司徒營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為  
自今以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  
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

吳志註習鑿齒曰晉文退舍而原城請命穆子圓  
鼓訓之以力治夫馱策而費人斯歸樂殺緩攻而  
風烈長流觀其所以服物制勝者豈徒威力相詖  
而已哉

左氏兵略卷之十一

十九

舊唐書薛延陀遣使請婚太宗許以女妻之納其  
財聘既而不與褚遂良上疏其畧曰臣聞信為國  
本百姓所歸晉文公曰得原失信何以庇民陛下  
惠生靈表信在言前今者臨事忽然幸殊所惜尤  
少所失滋多

宋史种世衡知環州蕃部有奴說者素強壯未嘗  
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  
其帳往勞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  
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

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

容齊四筆云商鞅變秦法恐民不信募民徙木輒予金乃下令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有人能償表者仕之長大夫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償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償表來謁吳起起仕之長大夫自是之後民信起之賞罰予謂鞅太魏人其徙木示信蓋以效起

藝苑卮言別錄吳起為西河守欲攻徙秦亭乃倚

原

車轅放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門之外而令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令攻亭商鞅徙木之賞蓋本此人知鞅之賞徙而不知起之賞徙也

急就篇註云周文王之子封為原伯其地今在河內於後為晉所滅遷之於冀因稱原氏而晉更以原封其大夫先軫故號原軫軫之苗裔亦姓原焉

誠之極也此其間豈得稍稍着意哉晉文以信示知信於是伐原以示之信信曰示之信不如此矣粹而王馭而霸分途僅在幾希而何可不謂之嗚呼有意示信人猶統之用不能當獨不者又何如霸主哉

四百六十七



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嬖臣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

舊唐書觀軍容使魚朝恩以邽廷玉善陣欲觀其教閱廷玉乃於營內列部伍鳴鼓角而出分而為二

左氏兵略

卷之十

二十四

音字

陣其張翼舒下離乍合坐作進退其衆如一朝思歎曰吾在兵間十餘年始見邽將軍之訓練耳治戎若此豈有前敵耶廷玉懷然謝曰此非末校所長臨淮下李光之遺法也大尉書御軍賞罰當功過每校旗之日軍士少不如令必斬之以徇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有心破膽裂者大尉覺變已來無復校旗之事此不足軍容見賞

宋史韓琦徙鎮定州初定州紐平貝州功需賞出怨語至欲噪城下琦聞之以為不治且亂

制勒習誅其尤無良者

又郭遠在延安擇諸校習金鼓屯營者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隊頃刻而成尤善用楫桿每至所部令人自言所能暇日閱按之故臨陣皆盡其技孫東野語云曲端御兵紀律極嚴張浚嘗按視端軍執過以軍禮見聞無一人浚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精進公命點其一部於庭間開籠籠鵠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為愕然既而欲盡觀於是悉縱五鵠則五軍傾刻而集戈甲煥燦旗幟

左氏兵略

卷之十

二十五

精明浚雖獎而心實忌之

孔疏賈三人耳耳助句也

左傳附註程大昌曰軍法以矢貫耳為朕說文引司馬法小罪朕中罪朋大罪到子玉蓋用此法如孔說以耳為助句則言賈三人者何所賈也孫子曰視卒如嬰兒乃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乃可與之死

唐太宗李衛公答問李衛公曰臣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

此言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示曰尚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

史記趙王以趙括為將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蓋以千軍吏士大夫受命之

左氏春秋卷之十

子木

晉

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日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

蜀志關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張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關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

杜史楊素多權畧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取我嚴整有犯令者立斬無所寬貸每將臨戰輒求入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而還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咸懷有必死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

北齊書斛律光性少言剛急嚴於部下治兵督衆唯仗威刑版築之後鞭撻人士頗稱其暴

左氏春秋卷之十

子木

晉

唐語林宣宗時浙東觀察使李納狂獷過軍士不以禮遽及於難

附北史韓麒麟孝文時拜齊州刺史假魏昌侯在官察於刑罰從事劉晉慶說麒麟曰明公仗節方夏無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晉慶慙懼而退

蜀志姜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靖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

軍大舉費棉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

載記姬興命楊佛嵩率精北見兵以討赫連勃勃  
嵩發數日興謂群臣曰佛嵩驍勇果銳每臨敵對  
寇不可制抑吾常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今衆旅既  
多遇賊必敗今去已遠追之無及吾深憂之其下  
咸以爲不然佛嵩果爲勃勃所執絕吭而死

北史侯深從公朱榮討葛榮於滏口時葛榮別帥  
韓樓郝長等屯據薊城榮令深討樓配衆甚少或  
以爲言榮曰深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抱大衆未

左氏兵畧卷之十

二十八 五月

必能用止給騎七百深遂廣張軍聲率數百騎深  
入樓境去薊百餘里遇賊帥陳周馬步萬餘大破  
之

魏書公朱兆果於戰間每有征伐常居鋒首當時  
諸將伏其材力而羸脫少智無將領之能榮雖奇  
其膽決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

東坡志林云爲賈論子玉過三百乘而卻克自謂  
不如先大夫請八百乘將以用寡爲勝抑將以多  
爲賢也如淮陰侯言多多益善是用多亦不易古

人以兵多敗者不可勝數如王尋符堅等舒翰者  
多矣子玉剛而無禮少與之兵或能戒懼而可不  
敗耶

捫蝨談曰書稱厥克厥愛允濟兵法尚嚴父矣孫  
武斬隊長至令婦人可以赴水火子玉鞭七賈三  
未爲不知兵也賈爲遲策其必敗何哉計當時必  
有窺其微於意氣間者衛青常曰青不患無威而  
以明威說我甚失臣意其卒拜大將軍諸將皆以  
兵屬也豈偶然哉

左氏兵畧卷之十

二十九

晉釋宋圍 信公二十七年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  
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杜先軫晉下軍之佐  
之施救宋被圍之患取威重於諸侯定霸矣原軫也林報宋昭馬  
霸業於晉國四事皆在救宋之一舉矣狐偃曰楚始  
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杜前年楚使申叔侯成數以偪齊

孫子曰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  
攻其所必救也 張預曰我為客彼為主我兵強  
而食少彼勢弱而糧多則利在必戰敵人雖有金

左氏兵略 卷之十

三十 三〇二九

城湯池之固不得守其險而必來與我戰者在攻  
其所顧愛使之相救援也若楚人圍宋晉伐曹衛  
楚救之而宋免是也

史記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魏王欲將孫臏臏  
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  
子為師居輜重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  
子曰夫解難亂紛糾者不控捲當善以手解之不  
也即奉救關者不搏擊謂救關者當善控解之無以  
批亢擣虛謂前入相元必須批之彼兵若形格勢

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統卒必竭於外  
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  
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吾一舉解趙之圍而  
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  
陵大破梁軍

後漢書時張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  
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耿弇進  
軍晝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  
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勅諸校會後五日

左氏兵略 卷之十

三十一 三〇三〇

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徹守至期夜半弇勅諸將皆  
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彘等爭之以為宜速  
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  
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後拔臨淄  
則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  
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  
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執觀人虛  
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者  
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後之入其

張藍聞之大懼遂將其眾亡歸劇

魏志諸葛誕反王昶據夾石以逼江陵持施績金熙使不得東誕既誅詔曰昔孫臏佐趙直湊大梁西兵驟進亦所以成東征之勢也增邑千戶

晉書宣帝征公孫文懿泛舟潛濟遼水作長圍忽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不攻賊而作長圍非所以示眾也宣王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古人

言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虛穴虛矣我直指襄平必入懷內

左氏春秋卷之十

三十三

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陳而過賊見兵出其

後果邀之宣王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

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

又蘇峻攻大業壘陶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遣

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

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從羨言峻果棄大業而

救石頭諸軍與峻戰陳陵東侃督護竟陵太守李

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

舊唐書馬燧討田悅時軍糧少悅深壁不戰燧令

諸軍持十日糧進次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李杞

真李光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

兵法善於致人不致於人今田悅與淄青恒三軍

為首尾計欲不戰以老吾師若分兵擊其左右兵

少未可必破悅且來救是前後受敵也兵法所謂

攻其必救彼固當戰也燧為諸軍合而破之燧乃

造三橋道逾洹水日挑戰悅不敢出恒州兵以軍

少懼為燧所并引軍合於悅悅謂燧明日復挑戰

乃伏兵萬人欲邀燧燧乃引諸軍半夜皆舍先鷄

左氏春秋卷之十

三十三

鳴時擊鼓吹角潛師傍洹水徑趨魏州令曰聞賊

至則止為陳又令百騎吹鼓角皆留於後仍抱薪

持火待軍畢發止鼓角匿其旁伺悅軍畢渡焚其

橋軍行十數里悅乃率淄青恒州步騎四萬餘人

踰橋掩其後來風縱火鼓譟而進燧乃坐甲令無

動命前除草斬榛棘廣百步以為陳燧出陣募勇

力得五千餘人分為前列以俟賊至比悅軍至則

人止氣乏力少衰乃縱兵擊之悅軍大敗走橋已

焚矣悅軍亂赴水斬首二萬

五代史晉天祐二年梁攻滄州劉仁恭調其境內凡男子年十五已上者七十以下者皆點其面文曰定霸都得二十萬人兵糧自具也於危橋梁軍壁長蘆深溝高壘仁恭不能近滄州被圍百餘日城中食盡人自相食析骸而爨或九墜土而食死者十六七仁恭求救於晉晉止為之攻潞州以牽梁圍晉破潞州梁軍乃解去

宋史金人也斬黃趙逆出師唐鄧孟宗政時知襄陽譚於供億使人問曰金人在斬黃而君攻唐鄧

五代史卷之十

子四

何也范曰不然微襄陽之備以救斬黃則唐鄧必將躡吾後且斬黃之寇正銳哥若先擣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我圍不守而自固寇在斬黃師日以老然後回師蹙之可勝而無後患胡傳初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曹伐衛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耳或曰曹衛皆華即夷於是乎致武姜為不可曰楚人按諸侯以圖宋陳蔡鄭許舉兵而同會魯公與會而同盟楚雖得

曹新婚於衛然其君不在衛其師不與圖以方諸國不猶愈乎又况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曹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文公能忍於奄豎里鳧須矣何獨不能忍於曹衛乎再稱晉侯者甚之也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

捫蝨談曰楚之伐穀圖宋意亦欲威服二國以定霸耳乃先幹不救其所必攻而趙其所必救楚雖欲不免齊宋不幾也幹蓋知兵之深者孫臏曰批亢擣虛形格勢禁殆昉是乎

五代史卷之十一

子五

晉謀元帥傳公二十七年

晉作三軍杜周元年獻公作謀元帥以誰可當中之任趙衰曰卻縠可臣五則其言矣說禮樂而敦

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

林言臣數聞都毅之言其所喜說者禮樂之事其所

崇敬者詩書之文詩傳美刺善惡當於帝王興廢此

義理之府藏也禮以導中樂以導和此德行之法則

也德行之府藏也禮以導中樂以導和此德行之法則

數也說與悅同君其誠之林言臣數聞其言乃使卻

縠將中軍卻縠漆佐之使狄懼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

之杜氏毛命趙衰為卿下軍讓於樂枝先軫杜樂枝

樂里官反使樂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

魏犇為右杜荀林父中行桓子

晉語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卻縠可行年五十

夫守學彌惇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夫德義

生民之本也能惇焉者不忘百姓也請使卻縠公

從之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樂枝貞慎先軫有謀胥

臣多聞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乃使樂枝將下軍

先軫佐之取五鹿先軫之謀也卻縠卒便先軫代

之胥臣佐下軍

後漢書祭遵傳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

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

樂守死善道者也

又朱祐為人質直尚儒學將兵率衆多受降以克

定城邑為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擄

掠百姓

又建武六年杜林薦鄭興曰竊見河南鄭興執義

堅固敦悅詩書宜侍帷幄典職機密音張仲在周

然翼宣王而詩人悅喜惟陛下留聽少察以助萬

分

又鄭興疏曰變俗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

心擇人處位也竟知鯨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已之

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

任卻縠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穀即創其不以

為賢而任焉言唯

賢是用不私其私

南史張興世子欣泰不以武業自居好讀子史褚

彥回問張即子馬多少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子

以面甚異之

北史宋將到彥之檀道濟頻頓淮頽大相侵別魏  
王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彥之與友人蕭斌書曰魯  
軌頑鈍馬楚靡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龍及韓延之  
可為深憚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訝之

梁元帝賜劉璠書曰鄧禹文學尚或執文葛洪書  
生且云破賊前脩無遠屬望良深

周羅暉時參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  
文士何為後也都官尚書孔範曰周羅暉執筆製  
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

左氏兵略卷之十一

三十八

三十九

舊唐書朱敬則疏曰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  
崇陽成阜之間糧饋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  
効一奇唯進豪猾之材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通平  
干戈向戢金鼓之聲未歇傷痍之痛尚聞二子顧  
眄綽有餘態乃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謀帝圖向  
使高皇排二子而不用置詩書而不顧重攻戰之  
吏尊首級之材板道爭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劍擊  
柱吾屬不得無謀即唇漏難逾何十二帝乎亡秦  
之續何二百年乎

又魏元忠上封事曰魏用栢直以拒漢韓信輕為  
堅子燕任慕容評以抗秦王猛謂之奴才夫中材  
之人素無智畧一旦居元帥之任而意氣軒昂自  
謂當其鋒者無不摧碎豈知戎昭果毅教教詩悅禮  
之事乎

又盧僑疏曰方叔帥師功歌周雅去病擢武勲烈  
燕山則萬里一折衝在於擇將春秋謀元帥取其說  
禮樂敦詩書晉臣杜預射不穿札而建平吳之勲  
是知中權制謀不在一夫之勇

左氏兵略卷之十一

三十九

四十

附六韜武王問大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大公曰將  
有五材十過武王曰敢問其目大公曰所謂五材  
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  
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  
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  
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善信人者有廉潔  
而不愛人者有勇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  
懦而喜任人者有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  
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責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



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廉  
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  
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故兵者  
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  
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故曰兵不兩勝亦  
不兩敗兵出踰境不出十日不有亡者必有破軍  
殺將武王曰善

楊子云或問近世名將曰若條侯之守長平冠軍  
之征伐博陸之持重可謂名將矣請問古曰鼓之

左氏兵略卷之十

四十一

以道德征之以仁義與尸血刃皆所不為也

宋書沈約史斷曰夫將帥者御衆之名士卒者一  
夫之用坐談兵機制勝千里安在乎蒙楯前驅履  
腸涉血而已哉山濤之稱畢枯曰大將雖不須筋  
力軍中猶宜彊健以此爲言則叔子之幹力弱矣  
杜預文士儒生射不能穿札身未嘗跨馬一朝統  
大衆二十餘萬爲平原都督王戎把臂入林亦受  
專征之寄何必山西猛士六郡良家然後可受服  
於朝堂荷推轂之重乎

陳晉姚思廉史斷曰昔鄧禹基於文學杜預出自  
儒雅卒致軍功名著前代晉氏喪亂播遷江左顧  
榮邨鑒之華溫嶠謝玄之倫莫非巾褐書生搢紳  
素啓抗敵以衛社稷立勲而升台鼎自斯以降代  
有其人

韓昌黎與柳中丞書云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  
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  
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有相磨地相屬  
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警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

左氏兵略卷之十

四十二

來來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  
樂自習仁義自脩法度自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  
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  
下卒將一州之牧以壯二氣斬所乘馬以祭蹕死  
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  
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  
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  
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爭氣諺於  
中朝綱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類今議

者知將國兵而為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  
唐語林吳元濟亂淮西以宰相裴度為元帥召對  
於內殿曰蔡賊稱其昨晚揮師甚難天子用將帥  
如造大舡以越滄海其功既多其成也大一日萬  
里無所不留若乘一蓐而蹈洪流即其功也裴其  
覆也連朕今托卿以摧狂寇可謂一日萬里矣度  
曰臣雖不才敢以死効命因泣下露襟上亦為之  
動容

歐陽文忠公論軍中選將劄子畧云兵法曰將者

左氏兵畧卷之十

四十一

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今外以李昭亮王克  
基輩當契丹內以曹瑋李用和等衛天子如當今  
之事勢而以民之司命國之安危繫此數人安得  
不取笑四夷遭其輕侮臣謂去歲北虜急生狂悖  
今年元昊妄有請求若使朝廷有一二人中材之  
將扣頭効死奮身請戰誓雪君耻少增國威則戎  
狄未敢侵凌朝廷不至屈辱奈何自中及外都無  
一人既無可恃以力爭遂至甘心於自弱夫天下  
至廣遂無一人者非真無人也但求之不勤不至

耳臣伏思自用兵以來朝廷求將之法不過命近  
臣舉朝士換武官及之人班行方畧等人而已近  
臣所舉不過俗吏材幹之士班行所選乃是方馬  
一夫之勇至於方畧選試尤為乖濫試中者備堪  
借職縣尉參軍齎挽而已于此求將而欲擇當今  
之患此所以困天下而賤于夷狄者也

捫蝨談曰世之掄將必先程勇詩書禮樂似不過  
儒生事耳而謀帥者以之其母乃白之縣黑之暴  
哉不知勇之于將特分數之一也自古超軼絕倫

左氏兵畧卷之十

四十二

之材必從詩書禮樂中得之狄武襄折節讀書卒  
為名將岳武穆亦以力學見奇張招討誰謂將必  
先程勇耶吾謂晉之謀帥可為後世選將法  
古之文武不分酌途春秋諸國入為卿士者若人  
出為將帥者亦若人故可以輕裘緩帶而事詩書  
亦可以推轂授鉞而稱閫帥宜其人材全盛莫與  
儔也後世文武分而狙豕干戈遂了不相涉蓋至  
右文左武之世而舍胄之夫多有目不識丁者矣  
安所得如卻縠者任閫外寄哉文事武備竊謂

世當兩重之

左氏春秋卷之七

附一

晉侯教民信公二十七年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杜二十子犯曰民

未知義未安其居杜無義則有生用於是乎出定襄

王林二十五年定襄入務利民民懷生矣林民皆懷

王王以亦事君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林民皆懷

生之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林宣明也

可樂之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杜伐原在二十五年林

信信之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林民以貨物易

示之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林民以貨物易

不豐多明定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

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林蒐順少作執秩以

正其官杜執秩之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林民知義則

上之命而不惑或然後用出穀成釋宋圍杜楚子使

民以圖霸業如下文所示杜謂明年戰城濮也林

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晉侯以文德教民故也

國語文公即位二年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

益納天子以示之義乃納襄王於周公曰可矣乎

對曰民未知信益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曰可矣

乎對曰民未知禮益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乃大

蒐於被廬作三軍使卻穀將中軍以為大政卻溱

佐之子犯曰可矣遂代曹衛出穀成釋宋圍敗楚

師於城濮於是乎遂霸

孫子曰士卒孰練法令執行又曰今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杜牧曰素先也言為將居常無事之時須思信威令先著於人然後對敵之時行令立法人人信伏韓信曰我非素得拊循士大夫所謂驅市人而戰也所以使之背水令其人人自戰以其非素受恩信威令之徒陳皞曰晉文公始入國教其民而用之是也

左氏春秋卷之十

四六

吳子曰九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賜之以義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又曰用兵之法教戒為先

又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周國之道起對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節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為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穆置陌陣三萬以服鄰敵

唐太宗李衛公答問太宗曰教閱之法信不可忽

李靖曰教得其道則士樂為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於事矣臣所以區區古制皆纂以圖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

呂氏春秋曰閭廬之用兵也不過三萬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萬衆之國其為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則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固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固雖大勢雖便卒雖衆何益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夫其民不為用也用民之論不可不熟鈔不徒斷車

左氏春秋卷之十

四七

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不審其種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

晉書王導上書畧曰有虞舜干戚而化二苗魯傳作泮宮而服淮夷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卑遵前典興復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於學選明博脩禮之士而為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

魏書慕容白曜尅無益將盡以其人為軍實鄴範曰齊四履之地世號東秦不遠為經畧恐未可定

也今皇庶始被民未霑澤連城有懷貳之將此邑  
有拒守之夫宜先信表示之軌物然後民心可懷  
二州可定白曜曰此良策也乃免之

附因學紀聞云李光弼與常陸戰守曰辨朝廷  
之禮我不如公若夫軍旅則公不如我陸無以應  
古者治軍有軍禮焉楚得臣以無禮敗晉文公以  
有禮勝禮莫大於君臣之分光弼命呂不至愧恨  
以沒蓋以禮與軍旅為二物也

又子犯曰民不知禮未生其共生之一字與樂記

左氏兵畧卷之十

申本

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孟子樂則生矣之生同  
溫公省試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以生為活其說  
以為民受天地之中以能活也朱文公謂此說好  
捫發談曰晉謀元帥所舉者不過曰悅禮樂敦詩  
書欲用其民於戰又不過敬之禮義與信不幾迂  
濶無當哉晉卒以此霸何也蓋介冑之夫非詩書  
禮樂不足以調發揚蹈厲之氣編列之氓非禮義  
信不足以作尊上死長之心君子謂趙衰之舉也  
知論將也謂晉侯之教也能用民也一戰而霸有

以夫

左氏兵畧卷之十

聖九

左氏兵略卷之十一

巡撫四川等

都察院右

巡按四

察

海虞陳島謨錫

宛陵徐芳雲卿校

稱舍于墓 僖公二十八年

晉侯圍曹門馬多死

晉侯門曹人尸諸城

合

晉侯之聽與人之謀曰稱舍於墓

至曹人墓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兒也而攻之

林為其所得晉人棺其尸而出之於外欲加禮於

晉師以免發冢之禍晉師因曹人之兒攻曹之城

三月弓干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僂負羈而乘軒者三

百人也且曰獻狀杜軒大夫車言其無德

韓非子曰奚謂國小無禮者晉公子重耳出亡

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

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

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為曹傷君不如殺

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

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

及禍來連我居有福未必及已其今日吾君召晉

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

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

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

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

盛黃金於壺兒之以餐加璧其上下夜令人遺公子

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

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群臣而謀曰昔

左氏兵略卷之十一

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群

臣出入十年矣其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

不祓除而社稷不血八也如是弗定則非與入交

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群臣皆曰善公

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疇等也言馬奔

卒五萬輔重耳入之晉晉立為晉君重耳即位三

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公曰懸叔瞻而出

之我且殺而以為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

薄城吾知子不違也知不違也其表子之閭家

人將以為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晉羈之間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由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無禮蒞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與左傳小異

荀子云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于曹越王句踐霸心生于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于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

淮南子云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辭腸使

王氏集注

卷之十一

三

子十

之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遇之無禮必為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為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智弗能為謀

淮南子僂負羈以壺餐表其問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禮不隆而德有餘仁心之感恩接而僭恒生故其入人深

小異

又兵畧訓云敵國之君有加虐于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母伐樹木母扣墳墓母焚五穀母焚積聚母捕民虜母牧六畜

後漢書傳俊軍士發冢陳尸掠奪百姓邱惲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故能獲天地之應剋商如林之旅將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以全命願將軍親

左氏兵畧

卷之十一

四

率士卒收傷斃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

容齋續筆云萬事不可執一法而兵為甚晉文公圍曹稱舍於墓因其穴而攻之遂入曹燕將騎劫攻齊即墨田單縱反間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燕軍乃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已而果敗燕軍觀晉燕之所以用計則同而其成敗頓異者何邪晉但舍於墓陽為若將發冢故曹人懼而燕兵為之以激怒齊人

因其先也而攻之

故爾

司馬法曰凡戰擊其微靜避其強靜擊其勞倦避其開罪擊其大懼避其小懼自古之政也

吳子曰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洶洶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

六韜太公曰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

南史劉鍾隨朱齡石伐蜀為前鋒去成都二百里鍾于時脚疾齡石乃請鍾謀且欲養銳息兵以伺

左氏兵要卷之十一

五

三十五

其隊鍾曰不然前揚言大衆向內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卒至出其不意蜀人已破膽矣賊今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非能持久也因其兇懼攻之其勢必剋若緩兵彼將知人虛實當為蜀子虜耳齡石從之明日陷其二城徑平成都宋書孫恩頻攻句章高祖屢摧破之恩復走入海三月恩北出海鹽高祖追而翼之築城于海鹽故治賊日來攻城城內兵力甚弱高祖乃選敢死之士數百人咸脫甲冑執短兵並鼓譟而出賊震懼

李氣因其懼而奔之並棄甲散走

又檀道濟之討謝晦也率軍繼到考之考之戰敗退保隱圻會道濟至晦本謂道濟與徐羨之等同誅忽聞來人情洶懼遂不戰自潰捫茲談曰稱舍於墓晉侯雅與人之謀舍舊圖新晉侯聽與人之誦君子曰晉文於是能用衆矣顧舍墓非澤及枯骨之仁舍舊非不忘故舊之誼霸術所以終陋

左氏兵要卷之十一

六



晉校顛顛傳公二十八年

晉侯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

魏犇顛顛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

於報人之微施○顛顛力言其熱僖負羈氏○杜欽說也

魏犇傷於晉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

將校之問魏犇且視其傷胃之病特待其復命而殺

魏犇東胃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百猶勵亦不知勵何所謂蓋復訓勵為勉言每跳皆勉力為之  
左傳附註云三百之義不可解勵者勉力也以百為勵前無此訓邵文莊公曰距躍直跳也曲踊橫跳也橫跳者必先直而旋故不曰橫而曰曲百音陌猶阡陌之陌三百蓋踊躍之度大約有此也此說亦未識然否  
晉書石虔小字鎮惡從父晏在荊州于獵園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于獸身猛獸伏復拔一箭以  
南史黃法範少勁捷有膽力日步行二百里能距躍三丈  
又卜天生少為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坑廣二丈餘十人共跳之皆度唯天生墜天生乃取實中苦竹刺其端使利交橫布坑內更呼等類共跳並懼不敢天生乃復跳至往父十餘會無留礙眾並嘆服  
宋書竟陵王誕據廣陵及宗慤表求赴討乘驛詣

都面受節度上停與慰勉驍驍數十左右顧盼上壯之

舊唐書改志玄從討王世充深入陷陣馬倒為賊所擒兩騎夾持其髻將渡洛水志玄踊身而奮二人俱墮馬馳歸追者數百騎不敢逼

南史褚胤與臧質同達胤應從誅何尚之固請曰

昔魏犢犯令以材獲免特乞與其微命不許

舊唐書李靖既至破州阻蕭銑久不得進高祖怒其遲留陰勅硤州都督許紹斬之紹惜其才為之

乞其免

九

請命于是獲免

韓非子晉文公問於狄僊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庖

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過於

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狄子

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

戰民乎狄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

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

其足以戰民乎狄子對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

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為慎產也公因而

迎殺之失所以為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

乎狄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狄

子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

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

圃陸期以日中為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

所愛者曰顓頊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

曰請用事焉遂斬顓頊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

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顓頊之貴重如彼甚

也而君猶行法焉况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

在本氏未

十

可戰也於是遂與兵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

鹿攻陽勝魏伐曹南園鄭及之陣羅宋圍還與荆

人戰城濮大敗荆人返為踐土之盟遂成衡雍之

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狄僊

之謀殺顓頊之脊也

舊唐書哥舒翰潼關失守玄宗幸蜀人心驚駭肅

宗理兵於靈武遣中使劉智遠追李光弼郭子儀

赴行在授光弼戶部尚書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以景城河間之卒五千赴太原

時節度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交兵於河東衆悔易承業或裏甲搶突入承業廳事玩弄之光弼聞之素不平至是交衆兵於光弼衆以麾下來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無禮又不即交兵令收繫之頃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懷其勅問衆所在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以勅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中使懼遂寢之而還翌日以兵仗圍衆至碑堂下斬之威振三軍

左氏兵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晉書

又史思明因殺安慶緒即僞位縱兵河南加光弼太尉兼中書令代郭子儀為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以東師委之左廂兵馬使張用濟承子儀之寬懼光弼之令與諸將頗有異議欲逗留其衆光弼以數千騎出次汜水縣用濟單騎迎謁即斬於轅門諸將懾伏

入郝廷玉為太尉善御軍賞罰當功過每校旗之日軍上小不如令必斬之以徇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有心破膽裂者

又段秀實為涇州刺史軍中有能引二十四石而犯盜者馬璘欲免之秀實曰將有私愛則法令不一雖韓白復生亦不能為理璘善其議竟使殺之左氏春秋鐫曰夫祁驕舟之傷之戮吾不暇論若乃魏犢顛頤則其罪均耳以舊勞之不忍棄而姑賞之死可也東晉踊躍其為禮於君者幾何而犢也用是獨免晉文之刑顛矣

左氏兵

卷之二十一

十二

晉書

捫蝨談曰昔舜誅先令禹誅後至法之行也必期于如令矣國曹之役犢顛二子寔干軍令畢容違乎哉說者謂晉文之霸假顛頤之譽謂其罰之必也第二子罪同而罰殊君子以為誅顛是赦犢非

無從晉師 僖公二十八年

楚子入居于申

杜預

使申叔去穀

杜預

子王去宋

宋今使

無從晉師

杜預

晉侯在外十九年矣

而果得晉國

杜預

年而亡十九年矣

而果得晉國

杜預

情偽盡知之矣

天假之年

杜預

之子九人

而除其害

杜預

廢乎軍志

曰允當則歸

杜預

求過分

又曰知難而退

杜預

臣力難

以勝之可以退也

杜預

謂矣

杜預

三志者晉之

孫子曰主孰有道

又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杜預

不若則能避之

戰國策燕王喜使栗腹

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

三

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

於長平其孤未壯可

也

也其民皆習於兵

不可與戰

王曰吾以倍攻之可

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

曰不可王太怒左右皆以

為趙可伐

運起六十萬以攻趙

令栗腹以四十萬

攻鄆使慶秦以二十萬

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

運

栗腹於鄆使樂乘以五萬

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

蜀志

先主問孔明治亂之策

亮曰曹操擁百萬之

眾挾天子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

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

賢能樂為之用此可與

為援不可圖也

為來世之永鑒矣

捫虱談曰傳曰知可與戰不可與戰者勝夫知不  
可與戰則有退耳曰勝者何嘉其能全軍振旅也  
楚子謂晉不可敵計誠審矣卒狗子玉之請而從  
所不當從至喪師辱國歸霸于晉何哉知難而不  
能退退知敗而必與之師既敗而重加之罰違三  
志以冒三失楚子於彼已間雖知猶不知矣

左氏春秋卷之十一

十五

執宛春以怒楚 僖公二十八年

少與之師

子玉使伯楚請戰伯楚子越椒也聞伯楚之請  
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聞執于楚成王水益師與晉戰也  
之口杜預執猶塞  
賈之言謂子玉不王怒林楚成王怒其不肯  
能以三百乘入去宋而請兵以戰  
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杜楚子選申  
前圖宋之衆楚有左右廣又大夫有官甲分取以給  
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與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  
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  
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林宛春楚大夫杜衛侯  
已失位故言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匡取二  
復衛封曹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匡取二

左氏春秋卷之十一

十六

執宛春以怒楚

取一以釋宋圍患晉侯不可失矣林言可伐其罪先  
臣取二役曹衛為已功勿失此機會失  
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  
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  
而棄之謂諸侯何林先軫以子犯之言為不然故曰  
亡一言而復衛封曹釋宋是安三國晉不許楚則晉  
亡曹衛楚亡宋是亡三國我則何復可以安定三  
國何以為戰之本乎不許楚復曹衛之言是棄宋楚  
不欲楚解圍而去救宋而反棄之為諸侯所怪楚  
有三施我有三怨怨雖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  
曹衛以攜之林此下乃先軫畫策杜預二國使告  
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杜預勝負公說乃拘

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王怒從

晉師林從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

師老矣何故退林以晉君而避子玉故曰以君辟臣

之師避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父乎林凡用師

為壯理曲為哀老杜重耳過楚楚

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杜一舍三十里

三舍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杜亢猶當也

之言以當楚杜亢猶當也

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

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

事與之師

南史王玄謨攻滑臺積旬不拔魏太武大軍南向

蕭斌遣沈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少軍輕

往必無益也會玄謨退還斌將斬之慶之諫乃止

孫子曰親而離之

戰國策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

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歡

子為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為臣約車并幣

臣請試之張儀南見楚王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

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歟

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大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

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敝邑

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權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

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

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

為王侯元作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

之地以為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悅

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群

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

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

以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

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

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

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

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

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悅之是西生秦

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

善矣子其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  
者未來又重絕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  
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  
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罵齊  
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  
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  
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  
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  
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伐亡  
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尚全事王今已絕齊  
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至大傷楚王  
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從伐之楚兵大敗  
於杜陵故楚之上策士民削弱僅以救亡者計  
失於陳軫也於張儀  
孫子曰怒而拔之張預曰彼性剛忿則辱之令  
怒志氣凌蹙則不謀而輕進若晉人執宛春以怒  
楚是也尉繚子曰寬不可激而怒言性寬者則不  
可激怒而致之也

又曰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張預曰發作久之觀  
其喜怒則動靜之理可得而知也若晉文公拘宛  
春以怒楚將子玉子玉遂從晉師是其躁動也諸  
葛亮遺巾幘婦人之飾以怒司馬宣王宣王終不  
出戰此是其安靜也  
又曰忿速可侮也張預曰剛愎褊急之人可凌  
侮而致之楚子玉剛忿晉人執其使以怒之果從  
晉師遂為所敗是也  
史記高帝紀項羽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  
成臯若漢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  
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  
之漢果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  
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  
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司馬欣皆自到  
汜水上  
魏氏春秋諸葛亮既屢遣使交書又致巾幘婦人  
之飾以怒宣王宣王將出戰辛毗執節奉詔勸宣  
王及軍吏已下乃止

南齊書焦度鎮夏口沈攸之大舉至將直下都留  
偏兵守郢城而已度于城樓上肆言罵辱攸之至  
自發露形體穢辱之故攸之怒改計攻城度親力  
戰攸之衆蒙楯將登度令拔以穢器賊衆不能冒  
至今呼此樓為焦度樓

舊唐書煬帝遣右禦衛將軍陳稜以精兵八千討  
杜伏威稜不敢戰伏威遣稜婦人之服以激怒之  
并致書號為陳姥稜大怒悉兵而至伏威逆拒自  
出陣前挑戰稜部將射中其額伏威怒指之曰不

本齊書卷之十一

二十二

九

殺汝我終不拔箭遂馳之稜部將走奔其陣伏威  
因入稜陣大呼衝擊所向披靡獲所射者使其拔  
箭然後斬之

捫蝨談曰先軫為晉謀使曹衛告絕於楚張儀為  
秦謀使楚告絕於齊是皆所謂親而離之者

諸葛武侯以巾幘遺司馬宣王北魏人以巾幘遺  
蕭宏梁宗杜伏威以婦人之飾遺陳稜蓋皆怒而

撓之之術也而司馬宣王獨托辛毗之制寧蒙耻  
而師不出蓋惟怒不能撓始合此以靜勝之說老

云此常以靜勝杜思齊語云此不先動以求壯而  
壯常先動以求壯動求者招損勝侯者受益  
忿速可侮則子玉之敗宜矣

昔晉朱伺每戰必勝人問其故伺曰兩敵相對惟  
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蘇子瞻嘗謂  
劉項興亡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其本之此乎子  
玉之怒從晉師卒以取敗惟不能忍故也若司馬  
宣王甘巾幘之辱庶幾以能忍勝者矣

本齊書卷之十一

二十二

九



城濮之戰僖公二十八年

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杜預歸父

崔天森大夫包林師過信為大楚師背鄢而舍杜鄢

楚師背郢  
而舍

原田海海

是謀杜高平曰原喻晉君美盛若原田之草公疑焉

社稷謂已  
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

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杜晉國外河而內山公曰若楚惠何樂

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杜貞子樂枝也水北曰陽姬姓之國在漢北者

左氏兵畧  
卷之十一  
二四 音千五

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

戰以決勝負晉侯夢與楚子搏杜預注搏楚子伏已

而監其腦林監咬也晉侯之上而以口啖其腦也林夢搏時楚子伏是以懼子犯

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紀審是事宜故權言以答夢子玉使開勃請戰勃楚

曰請與君之士戲子林以輕用民命君無轉而觀

之得臣與寓目焉名杜寓寄也晉侯使欒荻對曰寡

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任此為大夫退

戰遲回在此大  
王遣三舍其何  
敢煩大夫謂二  
三子杜煩謂勃令戎勃  
子王西之勇戎勃  
威爾車乘  
獲止

敬爾君事詰朝付見杜諸朝平旦林言旦將以

車七百乘戰鞅五萬二千五百人皮在背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音半  
及辨  
晉侯  
登有  
莘之  
虛以  
覲師  
曰以  
長有  
禮其  
可用

也杜有華故國名少長猶言大小林登高以觀遂戈

其木以益其兵杜伐木以益攻戰之具與伐木是上巴巴巴晉師東於巴

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季玉以若敖之六卒

李氏兵畧

卷之十一

十五

八百七十一

六

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

成僕胥臣佐下軍自以其軍當陳人蔣人子玉以其  
宗人之兵六百人為親兵自衛以將中軍子玉自誇

其強言今日必盡威晉師  
杜子西闕宜申子上闕勅  
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

蔡林馬見虎則伏胥臣以虎皮蒙馬欲使楚馬見之而懼也陳蔡奔楚右師潰陳杜

蔡屬楚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杜旆大旗也又連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却

藥枝使與曳些而偽遁杜曳柴起塵詐為象走楚師馳林楚師見二師

先退製柴鹽起以為晉  
師已走故馳而逐之  
原軫郗濤以中軍公族橫擊

之林原軫即先軫杜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

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

100

館校  
對上

背鄰而舍

原田每每

楚與楚子孫

龜出制之九  
江以龜作云  
是制人

克是不 晉師三日館穀杜預舍也食及癸酉而還甲

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杜預衡雍地今楚陽

為作宮

孔疏云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楚師背鄰而舍

知其背丘陵也蓋所舍之處有丘陵名鄰其處有

險阻也

執林伐山云文選注引韓詩周原膝膝蒼茶如飴

韻正相叶左傳原田每每又與膝膝通

說文崑艸盛土出也从艸母聲臣鉉等案左傳原

左氏集注

卷之十一

二十一

言

田崑崙今別作崑非是武罪切

晉乘云城濮之戰文公謂舅犯曰吾卜戰而龜

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我又

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我欲與戰子以為何

如舅犯對曰卜戰龜燂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

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

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

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為主

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

從之荆人大敗

論衡云晉文公將與楚成王戰于城濮彗星出楚

楚操其柄以問咎犯咎犯對曰以彗闢倒之者勝

文公夢與文王搏成王在上蓋其腦問咎犯咎犯

曰君得天而成王伏其罪戰必大勝文公從之大

破楚師問令文公問庸臣必曰不勝何則彗星無

吉持在上無凶也

潛夫論夢列篇云晉文公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已

而盟其腦是大惡也及戰乃大勝此謂極反之夢

左氏集注

卷之十一

二十一

言

也

載記咸和三年劉曜夜夢三人金面丹脣求向途

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旦召公卿以下議之

朝臣咸賀以為吉祥惟太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歷

運統之極也東為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為兌位

物衰落也脣丹不言事之畢也途巡揖讓退舍之

道也為之拜者屈伏于人也履跡而行慎不出疆

也東井秦分也五車趙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喪

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近七百其應不遠願陛下

者從馬而上而下次之在後正謂在足是也

說文云顯者著掖鞞也从革顯聲呼典切鞞引軸

也从革引聲余忍切鞞頸鞞也从革央聲于兩切

釋名云鞞經也橫經其腹下也○鞞所以引車也

○鞞嬰也喉下稱嬰言纓絡之也○鞞半也拘使

半行不得自縱也

孫子曰踐墨隨敵以決戰事陳皞曰兵雖要在迅

速然自始及末須守法則戰捷亦不可爭競

擾亂城濮之戰晉師以是而勝是也

下思而防之曜大懼後果為石勒所惑

酉陽雜俎侯君集與承乾謀通達意不自安忽

二甲士錄至一處見一人高冠鼓髯叱左右取君

集威骨來俄有數人操其刀開其腦上及右臂間

各取骨一片狀如魚尾因奔嚙而覺腦臂有痛自

是心悸力耗至不能引一鈎弓欲自首不決

孔源說文云鞞著掖皮也鞞橫軸也鞞頸皮也杜

註與說文不同蓋以時驗而為解也騾馬挽車有

皮在背者有約胃者有在腹為帶者有繫絆其足

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

之法教成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

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

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

饑固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

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

謂將事

司馬法曰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故

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古之教民必立責

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

力不相犯故方同而意和也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三軍欲令士卒服習教戰之

道奈何太公曰凡領三軍必有金鼓之節所以整

齊士眾者也將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

操兵起居旌旗指揮之變法教成合之百萬之眾

故能成其大兵立威于天下武王曰善哉

唐太宗李衛公答問李衛公曰教閱既成眾知吾

法然後如驅群羊由將所指孰分奇正之別哉

又曰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驅衆若驅群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也

晏子春秋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待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夫勇力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勇多則弑其君力多則殺其長然而不敢者維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嚮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

武侯將范曰夫軍不習服者百不當一習而服之

本末大要

卷之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七

一可當百故即戎之士不可不教教之以禮義誨之以忠信戒之以典刑威之以賞罰故人知勸然後習之或陣而分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走而却之別而合之散而聚之然後教練無窮而敵可勝矣

山陽公載記馬超因見劉備待之厚與備言常呼備字關羽怒請殺之備曰人竊來歸我卿等怒以呼我字而殺之何以示天下也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拔刀立直超頓

戎本集

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  
八驚遂不復呼備矣  
明日嘆曰我今乃知其所以為呼人主字幾為

關張所殺自後乃尊事備

孫子曰衆樹動者未也  
曹操曰斬伐樹木除道

進來故動張預曰凡軍必遣善視者登高視敵若見樹木動搖者是斬木除道而來也或曰不止除道亦將為兵器也若晉人伐木益兵是也

舊唐書思結關侯介都曼及疎勒朱俱般落嶺三圍叛詔蘇定方為安撫大使率兵討之至業葉水

本末大要

卷之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七

而賊保馬頭川于是選精卒一萬人馬三千匹馳掩襲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詰朝至城西十里都曼大驚率兵拒戰于城門之外賊帥敗績退保馬保城王師進屯其門入夜諸軍漸至四面圍之伐木為攻具布列城下都曼自知不免面縛開門出降

又突厥犯邊黑齒常之率兵拒之忽逢賊三千餘騎下馬着甲常之領騎直衝賊棄甲而散日暮賊衆大至常之令伐木燃火時大風起賊疑有救兵

相應遂狼狽夜遁

北史魏崔延伯拒万俟醜奴唱議先驅伐木別造

大排內為鑠柱教習強兵局而趨走號為排城

孫子曰兵者詭道也張預曰用兵雖本于仁義

然其取勝必在詭詐故史柴楊慶此用詭道而制

勝也

六韜云令我老弱曳柴揚塵鼓呼而往來或出其

左或出其右去敵無過百步其將必勞其卒必駭

三軍疾戰敵人必敗

左氏兵略卷之十一

三十一

又太公曰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

也

唐太宗李衛公答問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

義師少却朕親以鉄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

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李靖曰陛

下天縱聖武非學可能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先

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誑且霍邑之戰師以義

舉者正也建成墜馬右軍少却者奇也太宗曰彼

時少却幾敗大事為謂奇邪靖曰凡兵以前向為

正後却為奇且右軍不却則老生安敢之來哉法

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進不

意斷後見擒於陛下此所謂以奇而正也劉寅

曰昔春秋時晉與楚戰胥臣以師化陳蔡此即向

前為正也狐毛設二旆而退藥叔使與史柴偽遁

此即後却為奇也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

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于西楚師敗績

此與霍邑之戰同皆以奇為正也但狐毛藥叔誘

奇誘楚人之來而右軍少却建成墜馬偶合出奇

左氏兵略卷之十一

三十三

之道耳

又太宗曰凡兵却皆謂之奇乎李靖曰不然夫兵

却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令宣囂而不一

此真敗者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

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勿追又

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劉寅曰若韓信

之佯北藥叔之偽遁非奇而何

又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為奇吾之奇使敵視

以為正斯所謂形人者歟劉寅曰大衆所合固

為正如晉與楚戰狐毛設二旆而退繼夜與柴而走正而變為奇也將所自出固為奇如孫臏入魏地使其軍十萬窺明日為五萬窺又明日為三萬窺至馬陵以萬人夾道而伏遂殺龐涓敗魏師奇而變為正也

淮南子曰吳稍肆柴楊慶起場所以營其目者此善為詐佯者也

劉子云智者變通之原運奇之府也兵者說道而行以其智勝也是以萬弩上發孫臏之奇千牛俱

左氏春秋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音十一

掩田單之策棄主墮水韓信之權與柴楊慶聚枝之譎舒車豕突尹子之術雲梯烟浮魯生之巧用奇出于不意少可以挫多弱可以折強况夫以衆擊寡以明攻昧

續漢書靈帝時楊璇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璇乃特製馬軍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殺方弩刻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軍方弩亂發鉏

鼓鳴震群盜波駭破散追逃傷斬無數

魏畧勇俠傳建安中酒泉太守徐揖為黃巾所敗

志揚豐不與已同欲生致之豐逃走武威太守張

猛使豐為都尉使齎檄告酒泉聽豐為揖報豐

遂車騎入南羌中合衆得千餘騎從樂浪南山中

出指趨郡城未到三十里皆令騎下馬與柴楊慶

酒泉郡人見應起以為東大兵到遂破散

載記苻堅拜苻暉為車騎大將軍配兵五萬距塞

容冲冲乃令婦人乘牛為衆揭竿為旗揚土為塵

左氏春秋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音十一

督厲其衆晨攻暉營于鄭西暉出距戰冲揚塵鼓譟暉師敗績

北史尉遲迥將席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于仲文背

城結陣設伏兵發俱拽柴鼓譟毗羅軍潰皆投洙

水死

又葛榮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偶閉門

自守余朱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

出滏口而與葛榮衆非敵葛榮聞之喜見於色

乃令其衆解長繩至便縛取自鄴以比列陣教士

里箕張而進蔡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已上三  
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  
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  
各齎袖棒一枚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使以  
棒棒之而已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  
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  
於陣禽葛榮餘眾悉降

又張彥澤與契丹戰陽城為契丹所圍而軍中無  
水鑿井輒壞又天大風契丹順風揚塵奮擊甚捷

左氏兵略卷之十一

三十六

三十三

軍中大懼彥澤以問諸將諸將皆曰今虜乘上風  
而吾居其下宜待風回乃可戰彥澤以為然諸將  
皆去偏將藥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饑渴已  
甚若待風回吾屬為虜矣且逆風而戰敵人謂我  
必不能耐謂出其不意彥澤即拔拒馬力戰契丹  
奔北二十餘里

拒馬軍中拒水於地以禦敵馬者

又隋漢王諒反時代州總管李景被諒將喬鍾葵  
所圖楊義臣時為朔州總管奉詔救之義臣自以  
兵少悉取軍中馬驢得數千頭復令數百人持

一鼓潛驅之礮谷開出其不意義臣窮後復與鍾  
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驅者疾進一時命鼓埃塵張  
天鍾葵軍不知所以以為伏兵發因大潰遂擊破  
之

又李弼從周武東討為前驅東魏將莫多婁貸文  
率眾至敕城弼倍道而前進軍士鼓噪曳柴揚塵  
貸文以為大軍至遂走弼追斬貸文傳首大軍所  
唐書安祿山反顏杲卿傳檄河北官王師二十萬  
入土門遣郭仲邕領百騎為先鋒馳而南曳柴揚

左氏兵略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塵望者謂大軍至日中傳數百里賊方圍饒陽  
甲而走

五代史晉李存勖知梁軍據土山率眾奉之諸軍  
繼進梁軍大敗時元城令吳瓊等各部役徒萬人  
于中山曳柴揚塵鼓噪助其勢梁軍不之測自相  
騰籍棄甲如山積

南史裴邃略地至汝潁間所在響應魏壽陽守  
將長孫承業河間王元琛出城挑戰邃臨淮數日  
今日不破河間方為謝玄所笑乃為四甄以待之

令直閣將軍李祖憐偽遁以引承業等悉眾追之  
四甄競發魏眾大敗斬首萬餘級承業奔走開門  
不敢復出

又廣州刺史蕭勃舉兵陳武帝詔周文育討之新  
吳洞主余孝頃應勃文育分遣老小乘故船舫沿  
沅俱下繞豫章所立柵偽退云官軍食盡孝頃望  
之大喜因不設備文育由間道信宿達羊韶賊徒  
大駭

宋書高祖征孫恩斬其大帥姚盛雖連戰剋勝然

左氏春秋卷之十一

三十一

眾寡不敵高祖獨深慮之一夜偃旗匿眾若已遁  
者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劉裕所在  
曰夜已走矣賊信之乃率眾大上高祖乘其懈急  
奮擊大破之

北史時突厥木汗假道涼州將襲吐谷渾周文令  
史寧率騎隨之遂至樹敦樹敦是渾之舊都多諸  
珍藏而渾主先已奔賀真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  
固守寧進兵攻之偽退渾人果開門逐之因回兵  
奮擊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獲其征南王俘虜

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

魏書世祖討赫連昌次其城下收眾偽退鼓譟而  
前舒陣為兩翼分騎奮擊昌軍大潰

周書鐵山獠抄斷內江路使驛不通陸騰乃進軍  
討之欲至鐵山乃偽還師賊不以為虞遂不守備  
騰出其不意擊之應時奔潰

又賀拔岳與尉遲菩薩相距岐州岳密於渭南傍  
水分精騎數十為一處隨地形便置之明日自將  
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岳漸前進元所置騎隨岳

左氏春秋卷之十一

三十九

而進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里許至  
水淺可濟之處岳便馳馬東出以示奔遁賊謂岳  
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十餘里  
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賊以路險不得齊進前後  
繼至半度岡東岳乃回與賊戰身先士卒急擊之  
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  
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  
菩薩

隋書楊州烏蠻反攻隋州城高祖詔周法尚便道



擊之軍將至賊棄州城散走山谷間法尚捕不能得于是遣使慰諭倏以官號偽班師日行二十里軍再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冊聚欽相賀法尚選步騎數千人襲擊破之

舊唐書郭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安慶緒與其驍將安雄俊崔乾祐薛嵩田承嗣悉其眾來援分為三軍子儀陣以待之預選射者三千人伏於壁內誠之曰俟吾小却賊必爭進則登城鼓譟弓弩發以迫之既戰子儀偽遁賊果乘之及墨門遽

本內兵志

卷之一

四十

四十九

聞鼓譟俄而弓弩齊發矢注如雨賊徒震駭子儀整眾追之賊眾大敗是役也獲偽鄭王安慶和以獻遂收衛州

糧擊

北史齊神武討余朱兆及戰神武小却高昂與蔡儁以千騎自栗園橫擊兆軍大敗

又李弼從周文與齊神武戰于沙苑弼軍為敵所乘弼將其麾下九十騎橫截之賊分為二因大破之

舊唐書高祖率兵擊賊母端兒至龍門縣為賊所

乘高祖親率十餘騎橫出擊之賊大潰

又高麗大將泉男生率眾內附高祖遣將龐同善等迎接之男生弟畏連率國人送擊同善等詔薛仁貴統兵為後援同善等進至金山為賊所襲高麗乘勝而進仁貴橫擊之賊眾大敗斬首五萬餘級

又節度使馬瑋與吐蕃戰于監倉兵敗李晟率所部橫擊之校驍出亂兵之中以功封合川郡王又魏博田悅反王師戰于臨洛諸軍皆却李晟引

三氏兵志

卷之一

四十一

兵渡洛水乘水而濟橫擊悅軍王師復振擊悅大破之

信鼓

孫子曰取用于國因糧于敵故軍食可足也杜

佑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取資用于我國因糧食於敵家也晉師館穀于楚是也

載記段蘭擁眾數萬屯于曲水亭將攻柳城宇文歸入寇安晉為蘭聲援慕容銑以步騎五萬擊之師次柳城蘭歸皆遁遣封弁率輕騎追擊敗之收其軍實館穀二旬而還謂諸將曰二虜耻無功而

歸必復重至宜于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遭封突  
率騎潛于馬兜山諸道俄而遼騎果至突夾擊大  
敗之

周書關中饑太祖既平弘農因館穀五十餘

杜氏通典云隋末天下大亂李密起兵于雍丘是

時河南山東大水死者將半李勣言于密曰今人

多阻饑若據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乃遣勣領麾

下五千人自源武濟河掩襲即日剋之開倉恣食

旬之間勝兵二千餘萬人

布氏兵考卷之十一

四十二

夢溪筆談凡師行因糧于敵最為急務運糧不但

多費而勢難行遠予嘗計之負米六斗卒自携五

日乾糧人餉一卒一去可十八日若計復回只可

進九日二人餉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若計復回

止可進十三日三人餉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計

復回止可進十六日三人餉一卒極矣若與師十

萬輕重三之一止得駐蹕之卒七萬人已用三十

萬人運糧此外難復加矣運糧之法人負六斗

以總數率之也其間隊長不負樵汲減半

均在衆夫更有死亡疾病者所負之米又以均之

則人所負常不啻六斗矣故軍中不容冗食一夫

冗食二三人餉之尚或不足若以畜乘運之則馳

負三石馬騾一石五斗驢一石比之人運雖負多

而費寡然易牧稍不時畜輒死一畜死則并所負

棄之較之人負利害相半

奇法凡深入敵地芻糧乏絕必須縱兵抄掠據其

倉廩奪其蓄積以繼軍餉法曰因糧于敵官軍食

可足也與敵相持而兵勝負未決有糧則勝若

布氏兵考卷之十一

四十三

我之糧道必須嚴加守護恐為敵人所抄若敵人

糧道可分遣銳兵絕之敵既無糧必走法曰軍無

糧食則亡班師在遠乏糧須揀羸牛馬殺以應

卒如更急難戎裝用皮者亦可煮食

呂氏春秋曰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銳卒千人

先以接敵諸侯莫之能難及鄭之垣東衛之鹹師

天子於衛雍文公率諸侯朝天子於衛

水經注垣雍城昔晉文公戰勝于楚周襄王勞之

于此故春秋書甲午至于衛雍作王宮于踐上呂

氏春秋曰魯天子于衡雍者也

唐太宗李衛公答問李衛公曰周禮最為大政成有岐陽之蒐東有鄴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此天子之事也及周衰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此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

晉書李昂表曰荆楚替貢齊桓與邵陵之師諸侯不恭晉文起城濮之役用能勲光踐土業隆一匡九域賴其弘猷春秋恕其專命功冠當時美垂千祀

左氏春秋卷之十一

南十四

晉書

附呂氏春秋曰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之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

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

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却

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

東坡應詔集策別曰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

何也兵出于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

家而備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

者得以為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

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餽糧則

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

左氏春秋卷之十一

四十五

晉書

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從其游卒歛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成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為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  
捫蝨談曰宋楚滅諸國見於傳者莊十四年滅息十六年滅鄧十八年克權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

黃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又滅蒙  
十六年滅庸哀十七年縣申息凡十一國此云漢  
陽諸姬楚實蓋之則楚當晉文時吞食上國蓋禍  
已烈矣

六韜云斬除林木極廣吾道以便戰所其斬木益  
兵之謂乎杜註伐木以益攻戰之具似非夫晉侯  
教民而用之已三年于茲矣豈攻戰之具猶有未  
備必臨期而後伐木以益之邪此與內經所云渴  
而穿井闢而置錐亦復何異

左大史記卷之十一

四十六

五

城濮之戰晉師三日館穀鄆陵之戰晉入楚軍亦  
三日殺皆所謂因糧於敵也客因糧於敵主不免  
齎糧於盜矣穀為盜積何如使師宿飽悔其勇於  
公戰乎

邵陵滅濮並稱最勝之遺事矣顧有辨焉邵陵之  
師推尊夫王顯暴楚罪使荆蠻喪氣諸夏生色庶  
幾哉不戰而屈人兵者若城濮之役決策於與人  
占勝於吉夢即退三舍寔宵三施及其戰也蒙馬  
設旆以柴揚塵多方誤敵無非詭道咎犯有言

亦詐之而已桓文正譎之分於斯較著

左大史記卷之十一

四十五

五

風澤  
亡旃

先歸

三罪而民服 傳公二十八年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杜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

旆杜大旆旗名繁旆祁驕奸命杜掌此二事而司馬

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夜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

僑先歸士會攝右杜權代舟之僑也士秋七月丙申

振旅愷以入于晉杜愷也獻俘授餼飲至大賞杜授戰

俘於徵會討貳杜徵召諸侯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

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失三罪而民服杜三

舟之僑杜三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左氏春秋卷之十一 四十八

杜大雅言賞刑不失則中國受惠四方安靖

風澤

孔疏云劉炫規過為以放牛馬於澤遺失大旆左

旆不失牛馬今刪定知不然者君不失牛馬唯亡

左旆罪未至重何須殺之以徇牛馬是軍之要用

於事尤重故費誓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則有常

刑今既亡左旆又失牛馬為罪至重故殺之以徇

亡旃

若牛馬不失又大旆在軍何得因放牛馬而亡左

旆故知風于澤者為別失牛馬又于軍中亡失大

旆之左旆故杜云掌此二事而不修理劉以為不

失牛馬而規杜過非也

玉海云吉行以綳戎師行以白旆 繼旗者旒繼

旒者旆 校獵賦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

立座天之旂也猶星之旂

魏書太宗親征丁零翟猛韓茂為中軍執幢時有

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于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太

宗異而問之徵茂所屬具以狀對太宗謂左右記

之

齊東野語云賈師憲平董觀總太軍督師江上馮

左氏春秋卷之十一 四十九

祭于北闕外而大師之旗逋為風所折識者駭之

而一時游幕之賓反傳會為吉識夷攷往昔若春

秋時晉楚戰于城濮晉中軍亡大旆之左旆晉安

帝元興二年桓玄篡位姑孰百僚陪列儀衛整肅

而龍旂竿折成都王穎以陞機督諸將討長沙王

臨戎而牙旗折趙王倫即帝位祀太廟適遇大風

飄折麾蓋王澄為荊州刺史率眾軍將赴國難而

飄風折其節柱齊文宣至鄴受魏禪孝昭上省旦

發領軍府大風暴起壞所御車幔哥舒翰守潼關

天子御勅政樓臨送師如東先驅牙旗觸門墮注  
旄竿折卽注赴鳳翔出都門旄竿折宣和間童貫  
出師而牙旗竿折時恭攸為之副自建少保節度  
使及宣撫副使二大旗于後音為執旗卒盜竄而  
去端平入洛之師全子才師於亦為風所折無非  
亡身敗軍之徵也按真人水鏡經云此出軍立牙  
必令堅完若折則將軍不利蓋牙即旗也王曆通  
政經云軍行牙旗十幹折者師不可出出必敗績  
蓋旗者一軍之號令也安府旗折而為祥者乎獨

左氏兵略

卷之十一

五十一

五十一

有武王伐紂大風折及劉裕擊盧循將戰而折  
軌麾竿折旂沉於水交舒曜討李希烈帝  
亦如此勝必矣乃大破舒曜討李希烈帝  
祖於通化門是日下十折時以曜父翰皆出師有  
此而敗甚憂之而曜竟收汝州擒周晃所謂吉者  
止此三事然亦偶耳

尉繚子曰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  
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泣曰此村上也不可  
斬起曰村士則是也非吾令也

刻命

又曰先王明制度於前重威刑於後刑重則內畏  
內畏則外堅矣

又曰軍中之制五人為伍伍相保也十人為什什  
相保也五十人為屬屬相保也百人為閭閭相保  
也伍有什有什有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伍  
有誅什有什有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  
什有誅屬有屬有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  
全屬有誅閭有閭有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  
揭全閭有誅吏自什長以上至左右將上下皆相

左氏兵略

卷之十一

五十一

五十一

保也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者皆  
與同罪夫什伍相結上下相聯無有不得之姦無  
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  
而况國人聚舍同食烏能以干令相私者哉  
六韜太公曰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罰審  
為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  
人而萬人說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其當路貴  
重之人是刑上極也賞及牛監馬洗廐養之徒足  
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

商子曰所謂一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為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為虧法

舊唐書汴州自劉士卓之後軍益驕恣及陸長源遇害頗輕主帥其為亂黜黨數百人韓弘為刺史視事數月皆知其人有部將劉錡者兇卒之魁也弘欲大振威望一日引短兵于衙門召錡與其黨三日數其罪蓋斬之以徇血流道中弘對賓僚言笑自若自是訖弘入朝二十餘年軍衆十萬無敢怙亂者

宋史孟珙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之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其首以徇由是諸將稟令惟謹  
捫蘇談曰四罪而天下咸服帝者所以賊世也三罪而民服霸者所以威時也傳以惠中國綏四方歸之刑賞之不失諒矣嗟乎周天子僅守府于上而令縣威晉文之徒待操刑賞之權以鼓舞天下

左氏春秋卷之十一

五十一

三十一

乃一時亦有賴焉霸者其謀年之枯槁晦夜之燭火非乎

左氏春秋卷之十一

五十三

三十一

左氏兵畧卷之十二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發利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梓

鄭問交援僖公三十年

元南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杜文公亡

之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杜此東汜也

侯之孤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

左氏兵畧卷之十二

必退杜侯之孤燭之武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

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杜其不用而公曰吾不

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

有不利焉杜林若鄭國為晉秦所滅則子之許之夜縱

而出杜結見秦伯曰秦晉圍鄭既知亡矣若亡

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杜執事越國以鄙遠君

知其難也杜林鄭在東秦在而難保焉用亡

鄭以陪鄰杜林安用城鄭而以其土之厚唐之薄也

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杜林鄭在

東道主行李使人也之則也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

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

也杜晉君謂惠公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夫晉

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杜封疆也肆中

其土地為東方封疆之界若不闢秦將焉取之關秦

以利晉唯君圖之杜林開猶謂小也若不則小秦之士

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成之乃還

此杜為鄭守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

左氏兵畧卷之十二

不知杜林秦不同心而與以亂易整不武杜秦晉和

孫子曰親而離之張預曰或問其君臣或問其

交援使相離貳然後圖之應佳問趙而退肅頗陳

平問楚而逐范增是君臣相離也秦晉相合以伐

鄭燭之武夜出說秦伯不如於鄭以為東道主秦

伯悟而退師是交援相離也

戰國策四國為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群臣賓客六

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秦人屈於內



而百姓靡於外為之柰何群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其兵乃資車百來金千斤衣以其衣舞以其劍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為上卿

又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曰使除患無至易於救患伍之胥官之奇不用燭之武張孟談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遺者而無使除患無至者

左氏兵略卷之十二

三

二百一十

魏志太祖與韓遂馬超戰于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賈謂以為可偽許之又問謂計策謂曰離之而已卒破遂超  
北史魏太武征涼州問攻戰之計於源賀賀曰姑臧外有四部鮮卑各為之援然皆臣祖父舊人臣願軍宣國威信必相率請降外援既服然後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耳帝曰善乃遣賀招慰下三萬餘落及圍姑臧由是無外慮故得專力攻之  
水經注汜水世俗謂之泥溝水也春秋僖公三卜

夜襲而出

年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汜南所謂東汜者也  
宋史李謙濟權温州府事至郡即命浚隄嚴兵備凡八日并人果以數千騎來寇時盛夏謙濟單衣持扇從二小吏登城徐步按視戰具并人退舍後旬餘大發衝車攻城謙濟募敢死士百餘人短兵堅甲樹枚夜縋山城會楊廷璋兵至合勢夾攻掩其不及并人大擾悉眾遁去

中略

南史王僧辯之討侯景時魯廣達為晉州刺史出

左氏兵略卷之十二

四

二百一十一

境候接資奉軍儲僧辯謂沈炯曰魯晉州亦是王師東道主人仍率眾隨僧辯  
容齋隨筆云秦晉圍鄭鄭人謂秦盍舍鄭以為東道主蓋鄭在秦之東故云今世稱主人為東道者此也東漢載北道主人乃有三事常山太守鄧晨會光武於鉅鹿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人又光武至薊將欲南歸耿弇以為不可官屬腹心皆不肯光武指弁曰是我北道主人也彭寵將反光武問朱浮浮

曰大王倚寵為北道主人今既不然所以失望後人罕引用之

附困學紀聞鄭伯謂燭之武曰若鄭亡子亦有不

利焉魏受禪碑唐六臣傳利留而亡者有矣

胡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而經書晉人

秦人者貶之也于秦晉何貶乎初晉公子之亡也

過鄭而鄭不禮焉為是與師圍鄭夫鄭伯之於晉

公子特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而未嘗以橫逆加

之也坐此見國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晉侯秦伯

貶稱人者晉文以私忿動民動眾圍人之國秦伯

惟利為向背從燭之武之言不以義舉也而二國

結讐連兵暴骨原野自此始矣

們叢談曰鄭以一小國秦晉合圍困之蓋岌岌矣

燭之武一出秦師還而晉兵亦解其所以問二國

者抑何神也雖然許焦瑕而設版晉惠已自隕于

秦矣之武特申其說以發秦伯之憤耳厥後秦晉

兵連殆無寧歲其以一士舌端開兩國鋒端者邪

之武殆戰國求士之備也

左氏春秋

卷之一

五 三十八

晉

公

晉作五軍傳公三十一年舍二軍文公六年

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行今羅之更為上下

新軍河東聞書趙衰為卿三十七年命趙衰為卿

新軍北有清原趙衰為卿三十七年命趙衰為卿

新軍○又文公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杜信三十

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使狐射姑將中

軍杜代先趙盾佐之杜代趙衰也陽處父至自溫

聘射姑過溫改蒐于董易中軍杜易以趙盾為卿射姑

今始至陽子成率之屬也趙衰為卿故黨於趙氏且謂

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

左氏春秋卷之十二

為國政宣子自中軍佐推而上之使為元帥制事與

國事之正法罪之輕重辟刑獄林理刑獄之淹

通逃有罪之人由質要林用質要治舊滂滂不

鳥板反本秩禮杜費賤不續常職修廢出滂淹

也既成有成法以授太傅陽子與大師賈陀使行

詰晉國以為常法公而不在五人之數

孔疏清原之蒐五軍十卿有先軫卻縠漆先且居狐

偃樂枝胥臣趙衰箕鄭胥嬰先都箕之後先軫死

杜歲趙衰樂枝先且居胥臣卒八年傳說此蒐之

事云晉侯將登鄭父先都則卻縠狐偃齊嬰亦先卒矣清原十卿唯有箕鄭先都在耳故蒐以謀軍帥服虔云使射姑代先且居趙盾代趙衰也箕鄭將上軍林父佐也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也敗蒐于董趙盾將中軍射姑奔狄先克代佐中軍

水經注云汾水西逕清原城北故清陽亭也城北有清原晉侯蒐清原作二軍處

創業起居注裴寂等請置諸軍并兵士等總號帝曰諸侯三軍春秋所許孤今霸業差擬晉文可作

左氏春秋

卷之十二

二

晉書

三軍分置左右謀簡統帥妙選其人

通典云三代之制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故夏書

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蓋古之天子寄軍政于六

卿居則以田警則以戰所謂入使理之出使長之

之義其職在國則以比長閭閻族師黨正州長鄉

大夫為稱其在軍則以卒伍司馬將軍為號所以

異軍國之名諸侯之制六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

一軍其將亦命卿也晉獻公初作二軍公將上軍

則將軍之名起于此也魏獻子衛文子並居將軍

之號自戰國置大將軍周末又置前後將軍至秦

將軍之名多矣漢興置大將軍驃騎將軍位次丞

相車騎將軍衛將軍左右前後將軍皆金印紫綬

位次上卿掌京師兵衛四夷也孝武征閩越東

甌又有伏波樓船及伐朝鮮大宛復置橫海度遼

貳師宣帝增以蒲類破菟權時之制若此非一亦

不常設

柳彛談曰晉之政卿率領中軍出入將相至重任

也任重則其選不得不嚴會須衆謀之君斷之先

左氏春秋

卷之十二

八

晉書

時謀元帥而得卻縠是也若趙盾當此選也誰為

謀之又誰為斷之者不過一成季屬耳即曰任能

寔由樹黨可謂晉有君哉厥後六卿分晉其此階

之厲乎故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害不可以假

人玄元聖誠深矣

蹇叔料秦師 信公三十二年

有聲如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杜預注也曲沃在晉國出絳

紀子書

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杜預注

勞師數

北門之管杜預注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杜預注

元氏春秋

卷之十一

九 五百一十一

哭子之師

知所為鄭必知之動而無所必有恃心杜預注其力必盡達方之至必知而為之備言不可以得也秦師既知其所欲為之事鄭固必得而知之秦兵勤勞而無所恃必生悔矣之止行十里其誰不知杜預注行十里遠涉師心害及良善公辭焉杜預注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杜預注百里孟明視西乞術哭之曰孟子呼孟明而告之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杜預注其過老婦不可用林人上壽百二十年中壽百十年下壽八十歲之以為中壽汝墓之木已拱死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

蹇叔料秦師 信公三十二年

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杜預注其北陵文

王之所辟風雨也杜預注此道在二陵之間南陵中谷深

公羊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其謂之秦何夷狄

之也曷為夷狄之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

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

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

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歛嚴是文王之所

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

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

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孩高者鄭商也

遇之殺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

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

無反者

呂氏春秋昔秦穆公與師以襲鄭蹇叔諫曰不可

臣聞之殽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

皆以其氣之趨與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  
 能遠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  
 其可也君其重圖之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於門  
 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  
 曰申與視申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皆蹇叔子也與師偕行蹇叔謂  
 其子曰晉若過師必於數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  
 於北方之岸為吾尸女之易繆公聞之使人謀蹇  
 叔曰寡人與師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  
 也蹇叔對曰臣不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

與師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則臣必死矣是故哭

淮南子人間訓秦穆公使孟明舉兵襲鄭過周以  
 東鄭之賈人弦高蹇叔曰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  
 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  
 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  
 牛勞之三率相與謀曰凡襲人者以為弗知今以  
 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  
 舉兵擊之大破之

子華子曰昔者秦穆公以秦之士為不足也起蹇

叔于宛用強其師以仇惠懷于斯時也晉國剪焉  
 惟秦是從是故國以士為筋幹不可以不察也  
 管輅別傳曰貴人有事其應在天在天則日月星  
 辰也兵動民憂其應在物在物則山林鳥獸也夫  
 鷄者兌之屬金者兵之精雉者離之鳥獸者武之  
 神故太白楊輝則鷄鳴雉鳴感流行則雉驚各感數  
 而動又兵之神道布在六甲六甲推移其占無常  
 是以晉樞牛响果有西軍鴻嘉石鼓鳴則有兵不  
 專近在子雞雉也

隋書漢王諒反周羅睺行絳晉呂三州諸軍事進  
 兵圍之為流矢所中卒于師送樞還京行數里無  
 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遶焉絳州長史  
 郭雅稽顙呪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尋即除殄無為  
 戀恨于是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秋七月  
 子仲隱夢見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  
 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  
 日也

史記秦攻韓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趙曰韓不

能守上黨入之于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與為秦  
有城市邑七十願再拜入之趙聽王所以賜吏民  
王大喜遂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後廉頗  
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  
餘萬皆坑之

司馬彪戰畧景元二年襄陽太守胡烈表上吳賊  
鄧由李光等同謀十八屯欲求歸化詔征南將軍  
王基部分諸軍烈督萬人徑造沮水基疑賊詐降  
誘致官兵馳驛止文王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

李氏兵畧卷之十二

子三

澄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文王累得基書意疑  
遂罷軍最後由等果不降

華陽國志云李雄使武都朴泰謂羅尚曰李驤與  
雄以饑餓孤危日聞爭相咎驤欲將民江西食穀  
若潛軍來我為內應可得也尚以為然大與金寶  
泰曰今事故未立效後取不晚也又求還人自隨  
覘伺尚從之泰要發火遣隄伯諸軍攻郫驤使道  
設伏以長梯上伯軍伯軍見火起皆爭緣梯雄因  
放兵擊之大破尚軍雄徑追退夜至城下稱萬歲

李氏兵畧

曰已得郫城矣入小城尚乃覺保大城  
孫子曰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張  
預曰九軍日行三十里則止過六十里已上為倍  
道晝夜不息為兼行言百里之遠與人爭利輕兵  
在前輜重在後人罷馬倦忽遇敵則以勞對佚以  
饑敵飽又復首尾不相及故三軍之師必皆為敵  
所擒若晉人獲秦三帥是也

又曰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  
也杜佑曰言謀國動軍行師不先慮危亡之禍

李氏兵畧卷之十二

一

則不足取利若秦伯見襲鄭之利不顧崤函之敗  
是也

蜀志秦宓薦儒士任定祖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  
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黃髮而  
易稱顏回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  
采海內察舉率多英雋而遺擄齒此皆承平之翔  
步非亂世之急務也

魏志太祖征袁尚及三郡烏丸至易郭嘉曰兵貴  
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

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追以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太祖之惶怖合戰大破之

附東軒筆錄仁宗時西戎方熾韓魏公琦為經畧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時范仲淹守慶州堅持不可尹洙為秦州通判兼經畧判官一日將魏公命至慶州約范公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勢也洙歎曰公于此

本宋史

卷之十二

十一

晉書

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敗于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韓公也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于度外仲淹未見其可洙議不合遷還魏公遂舉兵入界既而師次好水川元昊設覆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魏公遁還至半塗而亡卒父兄妻子號于馬首者幾千人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既而哀慟聲震天地魏公不勝悲憤掩泣駐

宋史

馬不得前者數刻范公聞而嘆曰當是時雖置敗于度外也

晉書涼後主歆聞蒙遜南伐充髮傳禮命中外戒嚴將攻張掖母尹氏固諫不聽武衛將軍宋繇亦固諫歆並不從繇退而歆曰大事去矣吾見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歆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于都犢濶蒙遜自浩疊來距戰于懷誠為蒙遜所敗左右勸歆還酒泉歆曰吾違太后明詔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以見母也勒衆復戰敗于麥泉

本宋史

卷之十二

一六

晉書

為蒙遜所害

又秦秀素輕鄙賈充及伐吳之後聞其為大都督謂所親者曰充文案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將哭以送師或止秀曰昔蹇叔知秦軍必敗故哭送其子耳今吳君無道國有自亡之形群率踐境將不戰而潰子之哭也既為不智乃不救之罪于是乃止及孫皓降下王濬充未知之方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充表與告捷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智出人下食以秀為知言

孫子曰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張預曰凡舉兵伐敵所戰之地必先知之師至之

日能使敵人如期而來以與我戰知戰之地日則

所備者專所守者固雖千里之遠可以赴戰若塞

叔知晉人禦師必於穀是知戰地也陳湯料烏孫

圖兵五日必解是知戰日也又若孫臏龐涓於馬

陵度日暮必至是也

應劭風俗通義云穀在弘農澠池縣其語曰東穀

西穀澠池所高

王氏兵略

卷之一

十七

知戰

西征記曰函谷左右絕岸十丈中容車而已

水經注云石嶠山有二陵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北

陵文王所避風雨也言山徑委深峯阜交陰故可

以避風雨也

獨孤及古函谷關銘序曰天作嶠函屏京室崇

山迴合長河屈盤岸奔嶺麓谷抱谿屈起重陰

為秦東門截函夏于閭闕鏖天府于

雍錄云三嶠山又名嶽崙山塞叔所

必于嶠嶠有二陵是也

晉人禦師

元和志曰自東嶠至西嶠三十五里東嶠長坂數

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嶠全是石坂十二里

險不異東嶠此之二嶠皆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

附漢書吳楚反周亞夫以中尉為大尉東擊吳楚

至霸上趙涉遽說亞夫曰將軍來誅吳楚勝則宗

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

而問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

且行必置間人于散地阨阻之間且兵事上神密

將軍何不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

王氏兵略

卷之十三

十八

知戰

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

天而下也大尉如其計至洛陽使吏搜殺間間果

得吳伏兵乃請涉為護軍

潛菴子曰秦穆勒兵襲遠固昧兵家之說使從塞

叔力諫寧敗績于穀乎是時塞叔已老而忠誠懇

心至哭師以激之穆公貪利不悟後雖悔過自

亦何益哉

捫蝨談曰杞子一言而尸封嶠坂馮亭一說而卒

坑長平惟口興戎可為殷鑒



秦師起乘 信公三十三年

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杜王城之北門免胄者

在下故左右超乘者三百乘林超乘謂超上車而乘

其速也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

禮必敗杜謂過天子門不卷輕則寡謀無禮則脫

待敵必然林入險地而脫易也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

無敗乎林入險地而脫易也及滑鄭商人弦高

將市於周過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林商行賈也

市易於周道過秦師四也韋熟韋也古者將家遺

於人必有以先之皆以輕先重此鄭商將獻牛於秦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一九

故以四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

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

夕之衛林言知孟明將行師出於鄭國故以十二牛

淹父在外之故若秦師尚留居鄭則為秦具一日之

米薪菜之類若秦師徑行過鄭則為秦備一夕之積

外侮且使遽告于鄭杜謂傳車猶今之驛鄭穆公使

視客館杜謂得商人之報使人視秦則東轂厲兵秣

馬矣杜嚴兵待秦師○秣音末使皇武子辭焉林鄭

乃使大夫成師者使去杜曰成師謂牛羊豕○為

資餼牽竭矣杜資糧也生曰餼牽謂牛羊豕○為

子之將行也杜示知鄭之有原圖猶秦之有具圖也

杜原圖名吾子取其麋鹿以問敝邑若何杜使秦成

以爲行實今敝邑得聞戰若何猶如何榮陽中平縣內有國田澤間音開杞子奔齊逢孫

揚孫奔宋杜杞子即秦大夫成鄭而掌鄭人北門之

子同成者同謀不濟孟明曰鄭有備矣下可冀也

不敗歸秦故亦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下可冀也

其國攻之不克國之不繼林攻而伐之則有備不

後繼音其還也滅滑而還林此蹇叔所謂勤而

國語襄王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左右

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二十

秦師必有謗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

驕則無禮無禮則脫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

乎秦師無譴是道廢也是行也秦師還晉人敗諸

穀獲其三帥丙視視

呂氏春秋師行過周王孫滿要門而窺之曰嗚呼

是師必有疵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

室之建國也過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左右皆下

以爲天子禮今初服回建左不軌而右之超乘者

五百乘力則多矣然而秦禮安得無疵師過周而

輕而無禮

東鄭賁人弦高奚施將西市於周道過秦師曰嘻  
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襲鄭遽使奚施歸告乃矯  
鄭伯之命以勞之奚施淮南子作秦他

吳幼清老子註用兵示弱者謀深而工敵輕而玩  
之故勝恃強者慮淺而驕敵懼而備之故不勝兵  
法始如處女敵人開戶示之弱也後如脫兔敵不  
及距則能勝之矣秦兵過周超乘三百竟敗于殽  
齊兵入晉築石投人竟敗于鞏此恃強不勝之驗  
也共兩手所圍也木之弱而挫動者為近末之小

左氏春秋卷之十二

二十一

枝強而不搖動者則為近根合共之大幹也因言  
兵而并及于木上文言兵強者為人所勝是處下  
也不能如勝人者之處上木強者近根之幹是處  
下也不得如小枝之處上推此物理則知人之德  
行凡堅強者矜已凌人必履其貴高而反處人下  
矣柔弱者眾所尊戴而得一處人上矣  
吳子曰凡人論將常觀于勇勇之于將乃數分之  
一耳大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  
之所慎者五一則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

原圖

口約理者治眾如治寡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  
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  
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

蜀志注袁子曰諸葛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  
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  
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閉也或曰亮帥數萬  
之眾其所製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  
營壘井竈園圃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  
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為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

左氏春秋卷之十二

二十二

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  
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  
爾雅十藪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陟宋有孟  
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陽燕有昭  
余祁鄭有原田  
水經注渠水自河與沛亂流東榮澤北東南分沛  
歷中牟縣之圃田澤北與楊武分水澤多麻黃草  
故述征記云踐縣境便觀斯卉窮則知踰界今雖  
不能然諒亦非謬詩所謂東有圃草也皇武子曰

鄭之有原圖猶秦之有具圖澤在中牟縣西

捫蝨談曰易曰師貞丈人吉王弼注丈人嚴莊之稱也為師之五丈人乃吉也孔疏言為師之主唯得嚴莊尊重之人監臨主領乃得吉無咎三帥輕而無禮可得謂之嚴莊丈人乎卒取夷尸之凶固其宜也後之任將者尚推轂于丈人毋輕授子弟

子  
攬呂覽則歸告鄭伯又有美施矣夫當是時不有

歸告者鄭必不知備不有迎勞者秦必不亟還此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二十三

兩人真善為謀哉傳紀弦高而漏奚施何也豈呂

覽出秦尤忌詳委乎語曰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

以為常嗟乎功至存國且得尤其誕哉故曰用人

之智去其詐惜不聞高施之為鄭用也

淮南子齊興兵伐楚子發帥師以當之兵三却于

市偷夜出解齊將軍之幃而獻之子發使人歸

之明日又取其枕子發又使歸之明日又取其簪

子發又使歸之齊師大駭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

吾頭即旋師去夫商人可以禦秦師市偷可以却

齊寇謀野而獲廟笑讓其捷矣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二十四

秦敗於殽信公三十三年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杜本與  
違蹇叔之忠諫而以貪於得勤也杜本與  
勞其民是天與我以勝秦之機會也杜本與  
奉不可失敵不  
可縱縱敵患生遠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秦  
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杜本與  
先軫曰秦不  
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杜本與  
死君乎杜本與  
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  
死君乎杜本與  
遂發命遽興姜戎杜本與  
子墨衰經杜本與  
左氏兵書卷之十二  
秦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  
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莛文公晉於是始墨  
遂常以為俗文肅請三帥杜本與  
明等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  
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杜本與  
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杜本與  
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  
原婦人暫而免諸國杜本與  
墮軍實而長寇讎杜本與

不顧而噓

軍實而崇長亡無日矣不顧而噓杜本與  
秦人之冠雖亡無日矣不顧而噓杜本與  
禮之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  
以公命贈孟明杜本與  
孟明稽  
首林孟明知其詐乃還曰君之惠不以累臣累鼓  
謂之累鼓杜本與  
殺死且不朽杜本與  
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杜本與  
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  
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青掩  
左氏兵書卷之十二  
大德杜本與  
司馬法曰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其民也  
五代史梁兵十萬攻潞州圍以夾城及聞晉有大  
喪周德威軍且去因頗懈王謂諸將曰梁人幸我  
出兵趨上黨行至三垂崗嘆曰此先王置酒處也  
會天大霧晝暝兵行霧中攻其夾城破之梁軍大

敗凱旋告廟

傳子曰初劉備來降太祖以客禮待之使為豫州牧郭嘉言于太祖曰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張飛關羽皆萬人敵也為之死用嘉觀之備終不為人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為之所

魏志劉備出兵擊吳吳悉國應之而遣使稱藩朝臣皆賀獨劉曄曰吳絕在江漢之末無內臣之心久矣陛下雖齊德有虞然醜虜之性未有所感因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二

十七

難求臣必難信也彼必外迫內困然後發此使耳可因其窮蹙而取之夫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不可不察也

又張既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為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既夜截精卒三千人為伏使參軍成公英督

千餘騎挑戰勅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絕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

晉書元帝時杜預作逆江湘汎與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為憂王鑒上疏勸帝征之畧曰議者將以大舉役重人不可擾蓋謂暫擾以制敵愈於放敵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所甚愛苟宜伐病則削肌刮骨矣昔魏武既定中國親征柳城揚聲震龍之嶺頓懲重塞之衆非有當時烽燧之虞蓋一日縱敵終已之患雖戎轡蒙嶮不以為勞况患乎此者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二

十八

乎跪奏帝深納之

魏書慕容白曜南征鄴範為左司馬師次無鹽劉彧戍主申纂憑城拒守識者食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淹留久稽機候且纂必以我軍米速不去攻守謂方城可憑弱卒可恃此天亡之時也今若外潛威形內整戎旅密屬將士出其非意可一攻而克之白曜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今若舒緩民心固矣司馬之策是也遂潛軍偽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設備于是即

夜部分旦便騰城崇朝而克

周書史率以未獲獠甘密欲圖之乃揚聲欲還獠甘聞之復招引叛羗依山起柵欲攻彌定寧謂諸將曰此羗入我術中當進兵擒之耳諸將思歸寧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豈可捨將賊之厄更煩再舉人臣之禮知無不為以此知諸君不足以計事也如更沮衆寧豈不能斬諸君邪遂進軍獠甘衆亦至與戰大破之生獲獠甘狗而斬之

附舊唐書太宗欲親征高麗褚遂良諫止之李勣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二

二十九

曰近者薛延陀犯邊陛下必欲追擊此時陛下取魏徵之言遂失機會若如聖策延陀無一人生還可五十年間疆場無事帝曰誠如卿言由魏徵誤計耳

禮記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之也不開不辟已而征之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攻取之利吾弗知也

又喪大記君既葬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

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鄭註此權禮也弁經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也

晉書桓石虔除竟陵太守以父憂去職尋而符堅寇淮南詔曰石虔文武器幹御戎有方古人絕哭金革弗避况有餘哀豈得辭視事

載記李雄母羅氏死欲申三年之禮任回跪而進曰今王業初建凡百草創一日無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觀兵晉襄墨經從戎豈所願哉為天下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二

三十

屈已故也願陛下割情從權永隆天保遂強扶雄起釋服親政

周書陸騰拜龍州刺史時州民李廣嗣李武等憑據巖險以為堡壁招集不逞之徒攻劫郡縣歷政不能治騰密令多造飛梯身率麾下夜往掩襲未明四面俱上遂破之執廣嗣等於鼓下其黨有任公忻者更聚徒衆圍逼州城乃語騰曰但免廣嗣及武即散兵請罪騰謂將士曰吾若不殺廣嗣等可謂衆軍實而長寇讎不可公忻豎子乃敢要人

隨軍書高長

不顧而

即斬廣嗣及武以首示之賊徒沮氣於是出兵奮擊盡獲之

魏書太祖圍中山慕容寶棄城走和龍城內無主百姓惶惑東門不開太祖將夜入乘城據守其門王建貪而無謀意在虜獲恐士卒肆掠盜亂府庫請俟天明太祖乃止是夜徒河人共立慕容普驎為主遂閉門固守太祖乃悉眾攻之連日不拔使人登巢車臨城招其眾曰慕容寶捐城奔走汝曹百姓將為誰守何不識天命取死亡也皆曰群小

本氏其

卷之十二

三十一

無知但復恐如參合之眾故求全月日之命耳太祖聞之顧視建而唾其面

孔叢子陳王以軍禮問大師曰將居軍中之禮勝敗之變則如之何大師曰將帥尚左士卒尚右出國先鋒入國後刃介冑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若不幸軍敗則驛騎赴告于戴縶天于素服哭于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服哭于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七日天子使使迎于軍命將帥無請罪然後將帥結草自縛袒右肩而入蓋喪禮也

通

載記劉聰長驅至宜陽恃連勝不設備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大敗而還元海素服迎師漢晉李尋說帝舅曲陽侯王根畧曰昔秦穆說談之言任化化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又王嘉曰昔秦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誅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手後世

本氏其

卷之十二

三十二

漢晉春秋曰母丘儉黑祖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黜諸將司馬景王曰我不聽公休諸將以至于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原之時司馬文王為監軍統諸軍唯削奪王爵而已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勅并州并力討諸葛恪景王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以為將遠役遂驚反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玄伯陳泰之責于是國人思其報習鑿齒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過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夫

報雖欲不康其可得邪若乃諱敗推過歸咎萬物  
常執其功而隱其喪上下離心賢愚解體是楚再  
敗而晉再克也諺之甚矣君人者苟統斯理而以  
御國則朝無秕政身雖留愆行失而名揚兵挫而  
戰勝雖百敗可也

載記天水姜乳襲據上邽乞伏乾歸遣乞伏蓋州  
討之邊蒞王松壽以為不可乾歸不糾至大寒嶺  
蓋州恃勝自矜不為部障命將士解甲游畋縱飲  
命曰敢言軍事者斬乳率眾距戰蓋州果敗乾歸

卷之十二

三十三

曰孤達蹇叔以至於此將士何為之罪也皆赦  
之

附東坡志林云漢武帝遣韓安國而用王恢然卒  
役恢是有秦穆遠蹇叔之罪而無用孟明之德也  
困學紀聞云史記秦紀繆公三十三年敗于殽三  
十六年自茅津渡河乃誓于軍中思不用蹇叔百  
里傒之謀令後世以紀余過君子聞之皆為垂涕  
曰嗟乎秦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書序  
云敗殽歸作誓與史不同邵子謂脩夫聖者秦穆

之謂也穆公是霸者第一悔過自苦之言幾于王  
道此聖人所以錄于書末

容齋四筆云曹操自擊烏桓諸將皆諫既破敵而  
還許問前諫者眾莫知其故人人皆懼操皆厚賞  
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  
可以為常諸君子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  
言之司馬師三道擊吳軍大敗朝議欲出諸將  
帥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北我過也雍州刺史  
陳泰求救并州併力討諸葛恪而二郡驚反師入

卷之十二

三十三

謝朝士曰此我過也是以人皆愧悅討諸葛誕於  
壽春王基始至圍城未合司馬昭救基歛軍堅壁  
基累求進討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守便宜上疏  
言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書奏報聽及  
壽春平昭遣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眾時  
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籌利害獨東固心上達  
詔命下拒眾議終於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過  
是也然東閣之敗昭問於眾曰誰任其咎司馬王  
儀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于孤邪引出



不以一眚掩大德

斬之此為謬矣操及師昭之姦逆固不待言然用兵之際以善推人以惡自與并謀兼智其誰不歡然盡心悉力以為之用衣紹不用田豐之計敗於官渡宜悉已謝之不暇乃曰吾不用豐言卒為所笑竟殺之其失國喪師非不幸也

後漢書范曄論曰祭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疾據直之倫不能過也且臨守偏海政移獷俗徵人請符以立信朝額數級于郊下至乃卧鼓邊亭

滅烽幽障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

正人矣

卷之十二

三十五

然哉而一告之故以致感憤惜哉畏法之敵也

晉書武帝以石苞為司徒有司奏苞前有所挽不堪其任以公還弟已為厚私不宜擢用詔曰吳人輕脫終無能為故疆場之事但欲完固守備使不得越逸而已以苞計畫不同慮敵過甚故徵還更授昔鄧禹挽於關中而終輔漢室豈以一肯而掩大德哉

宋史王顯曰武臣以罪黜者宜加容貸不以一肯遂廢苟用之有恩必得力死故使功不如使過

附呂氏春秋曰勝而不知勝之所成與無勝同秦勝于戎而敗于殺楚勝于諸夏而敗于柏舉武王得之矣故一勝而王天下

論衡云書言秦穆公伐鄭過晉不假途晉襄公率羗伐之要擊于峭塞之下匹馬隻輪無反者時秦造三大夫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皆得復還夫三大夫復還車馬必有歸者文言匹馬隻輪無反增其實也

胡傳按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般而

正人矣

卷之十二

三十五

經書晉人敗秦于殽是皆仲尼親筆其詞何以異乎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於勸善其詞怨春秋備書秦晉無道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此所以異也晉襄親將絀不稱君者俯逼葬期忘親背惠墨衰經而即戎其惡甚矣視秦猶狄其罪云何客人之體而謀其主困人之信已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勸民而棄其師狄道也夫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微俾其成自以為功者也二

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利之所在則從之何有  
於君父故一失則夷狄再失則禽獸而大倫滅矣  
故春秋人晉子而狄素  
捫茲談曰尚書不刪秦晉嘉悔過也夷狄其時未  
幾而彭衙拜賜又未幾而濟茅封尸彼所為思黃  
髮疾謫言者竟安在哉悔過終不勝凌利穆公其  
以過終乎傳稱其用孟明取霸恐非宣尼收秦誓  
之旨矣

晉賞晉臣信公三十三年

狄伐晉林素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

白狄子杜句狄狄別種也故由河郡先軫曰匹夫逞

志於君杜謂不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

焉杜力戰而死狄人歸其元杜元面如生杜古其有反自

其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杜且居先軫之子

命受位杜禮三以再命命先茅之縣杜晉臣曰舉卻缺子

之功也杜先茅地後故取其縣以一命命卻缺為

卿復與之冀杜還其亦未有軍行杜雖登卿位未有

晉書史臣曰原軫免胄懷然于往策率路絕纓還

矣于前志

南史侯景攻陷歷陽自橫江將度江子一及弟向

書左丞子四東宮直殿主帥子五并力戰直前賊

坐甲不起子一因稍撞之賊縱突騎眾並縮子一

刺其騎驕倒稍折賊解其肩子四子五曰與兄俱

出何面獨旋乃免杜是敵子四稍洞胃死子五傷

脰還至壘一慟而絕賊義子一之勇歸之面如生

魏志文帝賜杜諡策曰昔先軫畏元王燭絕脰

面如生

面如生

隕身殉節前代美之惟侯式昭果毅蹈難成名聲  
溢當時義高在昔

王隱蜀記曰鍾會平蜀前後鼓吹迎麗惠屍喪還  
葬鄴家中身首如生

宋書劉康祖為虜所殺虜傳首示彭城面如生

呂氏春秋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  
文公用之果勝還將行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  
其末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鄒  
子虎文公召鄒子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鄒既勝將

左氏春秋卷之十二

三十一

賞之曰蓋聞之於子虎請賞子虎曰言之易

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鄒子虎不敢固  
辭乃受矣凡行賞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  
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踈遠者之所以盡能竭智  
者也

又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  
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凡行  
賞欲其本也

史記漢五年高祖定天下論功行封高祖以蕭何

功第一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  
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  
故食關內侯邑二千戶封為安平侯

南史朝議北使宣帝命舉元帥裴議在淳于量僕  
射徐陵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畧  
人才當今無過者於是爭論數日不能決都官尚  
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  
忌即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為大都督令忌監軍事  
遂起淮南數十州地宣帝因置酒舉杯屬陵曰賞

左氏春秋卷之十二

四

卿知人

容齋隨筆云晉公子重耳自狄適它國凡七衛成  
公曹共公鄭文公皆不禮焉齊威公妻以女宋襄  
公贈以馬楚成王享之秦穆公納之卒以得國衛  
皆鄭皆同姓齊宋秦楚皆異姓非所謂豈無他人  
不如同姓也晉文公卒未葬秦師伐鄭滅滑無預  
晉事晉先軫以為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皆秦  
大惠使襄公墨衰絰而伐之雖幸勝於終終終焚  
舟之戰兩國交兵不復修睦者數百年先軫是年

死於狄至孫穀而誅滅天也

春秋鑄曰軫悍人也造雲謀以構二國之禍乃又無禮於其君既而知悔之則自歸于司寇而伏劍焉已矣已為軍師往遺狄禽以益國耻雖獲其元得為勇乎

潛菴子曰荆楚恃強憑諸夏人皆危之不有先軫獻謀城濮一戰文公其主盟取伯乎至于文王既沒萊公即位忘親背惠墨衰即戎亦軫之謀也始不與功而終謂懷利春秋之旨微矣

左氏春秋卷之十二

四十一

捫虱談曰胥臣受先茅之命士伯獲成衍之封又如鮑叔牙之舉夷吾魏無知之舉陳孺並以進賢受賞所謂賞其本者非乎故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如得一歐冶功無大于進賢信矣

顏真卿之返葬也狀貌如生小甲出手背鬚髮皆長數尺訖者以為真卿嘗遇真人授以碧霞丹餌之故有此異非也昔先軫龐惠之死狀皆如生又晉卞壺墓之見發也鬚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奉

小甲穿達手背此亦豈可餌碧霞丹乎大都忠義之士精神氣魄方將與天地不朽區區鬚髮小甲之不随死骸不足奇也

左氏春秋

卷之十二

四十二

晉楚夾泚而軍 僖公三十三年

晉陽慶父使蔡林蔡即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而

軍泚水出魯陽縣東經襄城東陽子患之使謂子

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林有文德者不肯

水而伐其師是犯順也文者必不肯為有武德者必

不肯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成陳而後戰

連連唯命不然紆我紆也老師費財亦無益也杜師

老乃駕以待以待楚之命子上欲涉大孫伯曰成林即

之子王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

左氏兵界卷之十二申一

紆之乃退舍杜楚理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

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

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杜商臣怨子上止

孫子曰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 張預曰我欲

必戰勿近水迎敵恐其不得渡我不欲戰則阻水

拒之使不能濟晉將陽慶父與楚將子上夾泚水

而軍陽子退舍欲使楚人渡子上亦退舍欲令晉

師渡遂皆不戰而歸

史記韓信之攻趙也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

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

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與張耳詳走棄旗

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

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

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

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

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

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

禁也於是漢與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

上諸將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左

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

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

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

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

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

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

曰善非臣所及也

後漢書銅馬數十萬衆入清陽博平鉅期與諸將

迎擊之連戰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戰所殺傷甚多

會光武救至遂大破之追至館陶皆降之

魏志大軍南征到精湖滿寵帥諸軍在前與賊隔

水相對寵敕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軍宜

為其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伏夜來燒寵

掩擊破之

晉書淮肥之役符堅遣其弟融及驍將張蚝攻陷

壽陽謝玄使胡彬與劉牢之距之師次硤石不攻

進堅將渠成又以二萬人屯洛澗玄遣劉牢之以

左氏兵略卷之十二

精卒五千距之去賊十里咸阻澗列陣牢之率

軍劉曜諸葛亮等直進渡水臨陣斬成及其弟

又分兵斷其歸津賊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殺獲萬

餘人

捫蝨談曰背水之戰一見于韓信再見于鈔期則

兵法所禁附水迎客不必泥也是後也晉楚二帥

亦恒怯甚矣不然夾派而軍豈得無斬將泅水

如淮陰也者

左氏兵略卷之十三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

海虞陳為謨錫玄爵

死陵徐騰芳雲卿

秦故孟明文公元年

般之役晉人既歸秦卿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

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般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

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杜詩大雅桑

左氏兵略卷之十三

也大夫芮良夫刺厲王言貪人之敗善聽言則對誦

言如醉杜詩言昏亂之居不好典誦之言問之匪用其

良攬俾我悖杜詩言反也俾使也言則善而善則其

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天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明年

秦晉戰

晉書張駿傳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貞為貞

所敗駿者以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以漢

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威死論

舊唐書江夏王道宗築土山攻安市城土山崩道

宗失於部署為賊所據歸罪於秦穆公秦穆公受新道宗跣行詣旗下請罪太宗曰秦穆公秦穆公益明土山之失且非其罪秦穆公秦穆公又李靖既至硤州阻蕭銑久不得進高祖怒欲斬之許紹為之請命獲免會開州蠻首冉肇則反率眾寇雙州趙郡王孝恭與戰不利靖率兵八百襲破其營後又要險設伏臨陣斬肇則俘獲五千餘人高祖甚悅謂公卿曰朕聞使功不如使過李靖果展其効

宋史侯蒙傳西將高永年死於羗徽宗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勅蒙往秦州逮治既行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曉之曰君輩皆侯相無庸以獄吏辱君第以實對案未上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羗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繇之而死是自艾其支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問又李綱曰竊見張浚罷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

以為比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哉張浚措置失當誠為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効

又趙鼎曰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儻因一失便棄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乃解

鶴林王露云諸葛孔明征蠻馬謖曰攻心為上攻城為下義戰為上兵戰為下其論高矣街亭之敗用秦穆宥孟明故事可也蜀勢日傾蜀才日少而乃流涕斬誤過矣夫法立必誅而不權以古人八議之仁此申韓之所為也前輩謂子房之學出于黃老孔明之學出于申韓信矣近世張魏公之斬曲端趙哲乃效孔明所為尤非也

柳亞談曰恃勝而驕因驕取敗人情乎惟經敗勦者非耻而思奮則懼而思戒往往轉敗為功孟明林父是已唐高使功不如使過之言有旨哉

狼臯馳秦師文公二年

秦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禦之

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杜代王官無地禦我杜代

狐鞠居為右杜代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

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杜代以五明言三年戰之戰于殺也

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杜代在臨三十三年戰之明日晉

萊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臯

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杜代獲也因上文

萊駒失戈故言禽之生死皆曰禽因代萊駒其之役

左氏兵界卷之十三

注其役在信先軫黜之而立績簡伯狼臯怒其友曰

孟死之臯曰吾未獲死所杜代其友曰吾與汝為

難杜代先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杜代

志周書也明堂祖廟也所以策死而不義非勇也其

用之謂勇杜代共音恭吾以勇求石無勇而黜亦其

所也杜代更成無勇宜見退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

矣杜代言今見黜而合宜則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

其屬馳秦師死焉杜代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

謂狼臯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杜代

過疾也沮止也林言君子而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

旅杜代詩大雅言文王赫然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

君子也

周禮治氏職云戈廣二十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

鄭注云戈今句予戟也或謂之鷄鳴或謂之擁頸

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

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子

又廬人為廬器戈松六尺有六寸鄭注松猶柄也

曲禮云進戈者前其鐔後其刃鄭注後刃故也孔

左氏兵界卷之十三

疏云戈如戟而橫安刃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

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刃當頭而利者也

利故不持向人也鐔在尾而鈍鈍向人為敬所以

前鐔後刃也

舊唐書初封常清兵敗入關欲馳赴關度至渭南

有勅令却赴潼關自草表待罪是日臨刑託邊令

誠上之其表曰臣讀春秋見狼臯稱未獲死所臣

今獲死所者與狼臯同按戰臣所將之兵皆是烏合

之徒素未訓習率同南市人之眾當魚陽突前之



左氏兵卷之十三

木

堂所以明道明道惟法

唐書段志玄從劉文靖拒屈突通于潼關文靖為  
通將桑顯和所敗軍營已潰志玄率二十騎赴之  
擊殺數十人而還為流矢中足愿衆心動忍而不  
言更入賊陣者再三顯和軍亂志玄復擊大敗之  
又契密何力與梁州都督李大亮將軍薛萬均等  
同征吐谷渾軍次赤川萬均率騎先行為賊所攻  
中於墮馬徒步而闘兵士死者十六七何力聞之  
將數百騎馳往突圍而前縱橫奮擊賊兵披靡萬

均由是獲免

又于寶未吐蕃入寇報新城之役晨壓官軍衆寡  
不敵王忠嗣單馬而進左右馳突當者無不辟易  
出而復合殺數百人賊衆遂亂三軍翼而擊之吐  
蕃大敗

春秋譌曰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狼臆懟於一點  
而不愛其死曰好勇矜名則有之謂之君子則吾  
不知也

捫蝨談曰狼臆入秦師憤失右耳君子寧取焉蓋

左氏兵卷之十三

七

自驪之死也晉師從之秦師遂北則驪之一身寒

為三軍勇敢倡死固不徒矣豈區區求逞私憤無

益公家者倫乎即謂之君子亦宜

愚初讀周志二語未詳所出及閱汲冢周書所云

勇則害上不登明堂者大匡解實載之傳所引周

志豈即逸周書謂邪

濟河焚舟 文公三年

對整戶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杜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杜王官在晉地

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杜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封埋藏之

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

舉人之周也杜周偏也不偏以一焉與人之膏也杜膏無心

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恐也杜林不以敗軍而生解

解其行為杜○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杜能舉善也

舉孟明者詩曰于以采芣于沼于汙于以用之公侯

之事秦穆有焉杜詩國風召南之芣至薄猶未以共公侯以喻秦穆不遺小善林方也

石氏兵集卷之十三

者曰杜小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杜詩大雅美仲山甫也

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杜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成安

孫子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杜牧曰師

出越境必焚舟梁示民無返顧之心

六韜曰衝敵絕陣欲致其死先燔吾輜重燒吾糧

食明告吏士勇關則生不勇關則死如此則三軍

之闕莫之能止

劉向說苑曰武王伐紂過澠斬岸過水則折兵過

谷發梁過山焚桀示民無反志也

史記秦本紀繆公使孟明等將兵伐晉渡河焚船

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鄆以報殽之後晉人皆城守

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殺中尸為發

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

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案

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

聞之皆為垂涕曰嗟乎秦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

孟明之慶

石氏兵集卷之十三

又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

當陽君蒲將軍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收鉅鹿戰少利陳

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

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

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

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

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

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

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

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宋書武帝北伐王鎮惡領兵前鋒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令將士登岸密令人解放諸艦渭水洄急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來衣糧並已逐流唯宜死戰可以立大功于是身先士卒即陷長安城

又孫虔字季高高祖遣率眾三千汎海襲番禺初賊不以海道為防率高至東衝去城十餘里城內

猶未知慮循守戰士猶有數千人城池甚固率高先焚舟艦悉力登岸會天大霧四面陵城即日克拔

梁書王僧辨軍次巴陵侯景將進寇荊州僧辨並沈公私船於水分命眾軍乘城固守偃旗卧鼓

若無人景軍未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賊乃引退

魏書符健盡眾西行至盟津起浮橋以濟遣弟雄率步騎五千人入自潼關兄子菁率眾七千自軹

關入記菁若是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及黃泉無二元也濟訖焚橋自統大眾繼雄而進卒破杜洪附

宋史劉琦順昌之戰鑿舟沈之示無去意

附晉書桓溫北伐至枋頭先使袁真伐譙梁開石門以通運真討譙梁皆平之而不能開石門軍糧竭盡溫焚舟步退自東燕出倉垣經陳留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垂以八十騎追之戰於襄邑溫軍敗績死者三萬人溫甚耻之

北史周高祖親帥諸軍攻後河陰大城攻于城未剋上有疾夜班帥水軍焚舟而退

北史燕慕容紹遠其子寶步騎七萬伐魏戰於滎合陂大敗寶以數千騎奔逸士眾還者十一二寶

恨參合之敗屢言魏有可乘之機垂由是自率大眾伐魏至滎合陂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吊祭之禮死者父兄一時號哭軍中皆慟

又魏裴宣上言自遷都以米凡戰陳之處及軍罷兵還之道所有骸骸無人覆藏者請悉令州郡戍

遇檢行埋掩並出兵之鄉家有死于戎後者皆使招魂復魄祔祭先靈復其年租調身被傷瘕者免其兵役朝廷從之

舊唐書太宗征高麗軍回詔集戰亡人骸骨設太牢以祭之太宗慟哭盡哀兵士觀者歸家以告其父母曰吾兒之死天子哭之死無所恨

又劉昌初至平凉初盟之所收聚亡殘將士骸骨坎塋之因感夢于昌有魂謝意昌上聞德宗下詔派自克責遣秘書少監孔述睿及中使以御饌內

左氏兵

卷之一三

十

言

造衣服數百襲令昌收其骸骨分為大將三十人將士百人各具棺槨衣服葬于淺水原建二塚大將軍旌義塚將士曰懷忠塚詔翰林學士撰銘志祭文昌盛陳兵設幕次丹牢饌祭之昌及大將皆素服臨之焚其衣服紙錢別立二石堆以塚名諸道師徒莫不盛感泣

厚德錄韓通少應募以勇力聞顯德二年河北大兵之後遺骸滿野通悉令收瘞為萬人冢命記室賈湘刻石紀事立無極縣

春秋鐫曰是役也秦人求戰而不得未有功伐可言者謂諱此遂霸西戎吾竊弗敢信君子之譽之也其辭亦少集矣至於稱子桑之忠說者以為能舉孟明也吾於傳考之乃無其事蓋左氏每采獲故記而綜覈弗詳是以踈謬若此

潛菴子曰勝公伐晉濟河焚舟以報敝函之役名為憤兵若非子桑薦賢孟明知懼其不歸彭衙之轍者幾希故晉人畏之不出封敝尸而還自是穆公見伐不報以跋悔過能改之誓遂霸西戎無乃

左氏兵

卷之一三

十

言

懲忿之驗乎  
捫蝨談曰古之用兵者主于必進則焚舟濟師主于必退則焚舟班師進而必捷退而必全其得見可知難之義者失

先人奪心 文公七年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

卻之難杜預二十四乃多與之徒衛穆公日抱太子

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

外求君將焉寘此杜預公出朝則抱以適趙

氏頓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杜預

之辭托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杜預

使宣子今君雖終言猶在耳杜預而棄之若何宣

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公且畏伯杜預林皆患穆公之言有

已乃肯先蔑而立靈公杜預林初使先蔑逆子雍故言

夷卓以禦秦師冀鄭君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杜預

代孤射姑荀林父佐上軍居守故佐獨行先蔑將下

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望陰杜預先蔑士

公故車右戎御猶在職望陰晉地也望音驚杜預宣子

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冠也杜預休言秦送子雍若

賓客之禮待秦若不受秦送子既不受矣而復緩師

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杜預林泰若知晉已立靈公

發制人之心奪敵人之戰心杜預其不備也晉國生

有奪人之心本成此下有後人待其反誤杜預軍之善

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杜預暮食

潛師夜起杜預杜厚食早食於夜也林潛師也戊子收

秦師于令狐至于割首杜預秦師之無聲夜起掩秦之不備

史記秦本紀秦公之弟名雍秦出也在秦晉趙盾

欲立之使隨會來迎雍秦以兵送至令狐晉立襄

公子而反擊秦師秦師敗隨會來奔二年秦伐晉

於武城報令狐之後四年晉伐秦取少梁六年秦

伐晉取羈馬戰於河曲大敗晉軍晉人患隨會在

秦為亂乃使魏雋餘詳反合謀會詐而得會遂

左氏兵略卷之三

左傳附注啖助曰上言背先蔑立靈公明蔑在秦

也次言先蔑將下軍則是在晉也何其自相戾蓋

先蔑時為下軍將而身在秦故注誤耳趙子常曰

蔑既逆雍于秦則必不肯將兵以拒秦苟已將兵

拒秦豈容復奔秦耶理無可通傳誤明矣

孫子曰將軍可奪心張預曰心者將之所主也

夫治亂勇怯皆主於心故善制敵者撓之而使亂

激之而使感迫之而使懼故彼之心謀可以奪心

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奪其本心之計也

李衛公曰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陣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所謂攻其心者常養吾之心使安閑而不亂然後彼之心可得而奪也

晉書杜曾大為寇害威震江沔元帝命周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沔陽曾等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令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二軍訪甚惡之自于陣後射雉以

李氏兵略卷之十三

十六

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胤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

又蘇峻反孔坦與司馬司徒陶回白王導曰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糾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至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

必先至先人有奪人之功時不可失導然之

魏書袁粲為涼州刺史時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並以國亂來降朝廷問粲安置之所粲表畧曰愚謂蠕蠕二主皆宜存之居阿那瓌于東偏處婆羅門于西偏分其降民各有攸屬外為置蠕蠕之舉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今之豫度微似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內備彌深所謂先人有

李氏兵略卷之十三

十七

奪人之心者也

又太和二年帝使賈逵督前將軍滿寵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宣王從江陵達至五將山休更表賊有請降者求深入應之詔宣王駐車還東與休合進逵度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得生賊言休戰敗孫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于外路絕于內進不能戰退不能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

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  
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  
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賊  
見遠軍遂退遠扼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  
舊唐書高祖將先定京師議者恐屈突通為後患  
猶豫未決裴寂進說曰今通據蒲關若不先平前  
有京城之守後有屈突之援此乃腹背受敵敗之  
道也未若攻蒲州下之而後入關京師絕援可不  
攻而定矣太宗曰不然兵法尚權權在于速宜乘  
左氏兵略卷之十三  
機早渡以駭其心我若遲留彼則生計且關中羣  
盜所在屯結未有定主易可招懷賊附兵強何城  
不剋屈突通自守賊不足為虞若失入關之機則  
事未可知矣高祖兩從之留兵圖河東而引軍入  
關  
又李晟每將合戰必自異衣錦裘繡帽前行親自  
指導李懷光望見惡之乃謂晟曰將師當持重豈  
宜自表飾以鳴賊也晟曰晟久在涇原軍士頗相  
畏服故欲令其先識以奪其心耳

史記高祖本紀沛公畧南陽郡南陽守騎走保城  
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  
關秦兵尚眾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強秦在前  
此危道也于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  
黎明圍宛城三匝  
楚漢春秋云上南攻宛匿旌旗人銜枚馬束舌  
未鳴已圍宛城三匝  
後漢書皇甫嵩討張角弟梁與嵩戰于廣宗梁  
衆精勇嵩不能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  
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  
大破之斬梁  
又任光守信都拒王即世祖自薊還馳赴之謂光  
曰伯卿今勢力虛弱欲俱入城頭子路刀子都兵  
中何如耶光曰不可世祖曰卿兵少何如光曰可  
募發奔命出攻傍縣若不降者恣聽掠之人資財  
物則兵可招而致也世祖從之光乃多作檄文曰  
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刀子都兵百萬衆從東  
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

相告語世祖遂與光等投簪入堂賜界使騎各持炬火彌滿澤中光炎燭天地舉城莫不震驚惶怖其夜即降旬日之間兵衆大威

又諸羗種數萬屯聚寇掠拒僭僭馬穆與馬成擊之羗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于允吾谷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羗大驚潰復遠徙唐冀谷中援復追討之羗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

元氏春秋

卷之十三

二十一

晉書

畜產而還援中矢貫脛帝以蠶書勞之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

曹瞞傳荀攸謂曹公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衆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燭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用衣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抄掠後軍遣兵以益備信以為然皆自若既

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

魏志姜維乘勝圍狄道陳泰軍上邽分兵守要晨夜進前鄧艾胡奮王秘亦到即與艾秘等分爲三軍進到隴西艾等以爲王經精卒破郿于西賊衆大盛不如割險觀釁待變然後進救陳泰曰姜維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縣軍遠僞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

元氏春秋

卷之十三

二十一

晉書

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此遂進軍渡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憤踴維始謂官救兵當須衆集乃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懼

晉書張方爲皇甫商所敗退壁于十三里橋人情挫衄無復固志多勸方夜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爲成耳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長沙王入既先捷不以爲意忽聞方壘成乃出戰敗績



宋書王鎮惡傳蠻帥向憐抵根抵阮頭屢為凶暴鎮惡討平之初行告刺史司馬休之求遣軍以為聲援休之遣其將朱襄領眾助鎮惡會高祖西討休之鎮惡乃告諸將曰百姓皆知官軍已上朱襄等復是一賊表裏受敵吾事敗矣乃率軍夜下江水迅急倏忽行數百里直抵都尉治既至乃以竹龍盛石埋塞水道襄軍下夾岸擊之斬襄首殺千餘人

北史魏晉王伏羅督高平涼州諸軍討吐谷渾慕容

卷之一

二十一

利延軍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正道恐軍聲先振必當遠遁潛軍出其非意此鄧艾禽蜀之計也諸將咸難之伏羅曰夫將軍制勝萬里擇利事之可也遂間道行至大母橋慕容延眾驚奔白蘭慕容利延子拾寅走阿曲降其一萬餘部落

又漢王諒反遣茹茹天保往東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子聃并力拒守楊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于渭口宵濟比明擊之天保敗聃子懼以城降

周書楊忠進圍安陸梁柳仲禮聞隨郡陷恐安陸

不守遂馳歸赴援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詰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卒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回師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急我奮一舉必克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而定也于是選騎二千銜枚夜進遇仲禮于淙頭忠親自陷陳綸仲禮悉俘其眾

舊唐書元和十二年十月李愬將襲蔡州其月七日使判官鄭元衡告師期于裴度十日夜以李祐率

卷之十三

三十四

突將三千為先鋒李忠義副之愬自帥中軍三千田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初出文城柵眾請所向愬曰東六十里止至賊境曰張柴砦盡殺其戌卒令軍士少息繕羈勒甲冑發刀戟子復建旆而出是日陰晦雨雪大風聚旗旆為幟而不能躍士卒苦寒抱戈僵仆者道路相望其川澤梁運險夷張柴以東師人未嘗踰其境皆謂投身不測初至張柴諸將請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也諸將失色愬促令進軍皆謂必不生還然已從愬之令

無敢為身計者愬道分五百人斷泗曲路橋其夜  
東死者十二三又分五百人斷朗山路自張柴行  
七十里比至懸瓠城夜半雪愈甚近城有鴛鴨池  
愬令驚擊之以雜其聲賊恃吳房朗山之固晏然  
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坎墉而先登敢銳者從  
之盡殺守門卒而登其門留擊柝者黎明雪亦止  
愬入止元濟外宅蔡吏告元濟曰城已陷矣元濟  
曰是泗曲子弟歸求寒永耳俄聞愬軍號令將士  
云常侍傳語乃曰何常侍得至于此遂驅車左右  
乘子城拒捍田進誠以兵環而攻之愬計元濟猶  
望董重質來救乃令訪重質家安卹之使其家人  
持書召重質重質單騎而歸愬白衣泥首愬以客  
禮待之田進誠焚子城南門元濟城上請罪進誠  
梯而下之乃檻送京師  
又馬燧討田悅造三橋道逾洹水日挑戰悅不敢  
出恒州兵以軍少懼為燧所并引軍合于悅悅謂  
燧明日復挑戰乃伏兵萬人欲邀燧燧乃令諸軍  
半夜皆食先鷄鳴時擊鼓吹角潛師傍洹水徑趨

魏州令曰聞賊至則止為陣又令百騎吹鼓角皆  
留于後仍抱薪持火待軍畢發止鼓角匿其旁伺  
悅軍畢渡焚其橋軍行十數里悅乃率淄青恒州  
步騎四萬餘人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  
燧乃坐甲令無動命前除草斬榛棘廣百步以為  
陣燧出陣募勇力得五千餘人分為前列以俟賊  
至比悅軍至則火止氣乏力少衰乃縱兵擊之悅  
軍大敗時神策昭義河陽軍小却河東軍既勝諸  
軍還聞合擊又大破之迫恒水悅軍走橋橋已焚  
矣悅軍亂赴水溺死者不可勝紀淄青軍殆盡死  
者相枕藉三十餘里悅收敗卒千餘人走魏州  
又劉迎論舉兵反屈突通發兵擊之師臨安定初  
不與戰軍中以通為怯通乃揚聲旋師而潛入上  
郡迎論不之覺遂進兵南寇去通七十里而舍守  
兵掠諸城邑通候其無備簡精甲夜襲之賊眾大  
潰斬迎論  
又吐蕃精甲十萬寇臨洮王駿率所部二千人老  
甲倍程與臨洮兩軍合勢以拒之賊營于大來谷

口吐蕃將金達延又率兵繼至敗乃出奇兵七百  
人衣之蕃服夜襲之相去五里置詭用令前者至  
寇大呼後者擊鼓以應之賊衆大懼疑有伏兵自  
相殺傷死者萬計

隆平集初元吳寇鎮我軍王珪將以三千騎為策  
先鋒自瓦亭至師子堡賊圖之數重珪奮擊多獲  
首級乘間叩鎮我軍請益兵不許止給糧與之士  
卒既飽珪語之曰兵法以寡擊衆必在暮我兵少  
乘其暮氣之衆可得志也乃馳入賊一將以鎗直  
其臂傷右臂珪左手以杵碎其腦一將復以鎗進  
珪挾其鎗運鐵鞭擊死之虜驚遂引去  
門益護曰秦以徒衛送晉公子而顧為晉師所敗  
朱襄領衆助王鍾惡而反為鎮惡所擊先人奪心  
則有之矣抑觀武所謂寧我負人者乎

左氏兵畧卷之十四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長秋絕種文公十一年

冬十月甲午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杜僑如郭瞞國

獲僑如杜僑如郭瞞國僑如杜僑如郭瞞國僑如杜僑如郭瞞國

埋其首於子駒之門杜子駒郭瞞國僑如杜僑如郭瞞國

命宣伯杜僑如郭瞞國僑如杜僑如郭瞞國僑如杜僑如郭瞞國

鄭瞞伐宋杜僑如郭瞞國僑如杜僑如郭瞞國僑如杜僑如郭瞞國

克石杜僑如郭瞞國僑如杜僑如郭瞞國僑如杜僑如郭瞞國

駟乘以敗狄於長丘杜僑如郭瞞國僑如杜僑如郭瞞國

父之二子死馬杜僑如郭瞞國僑如杜僑如郭瞞國僑如杜僑如郭瞞國

門賞彤班使食其征杜僑如郭瞞國僑如杜僑如郭瞞國

名其門晉之滅潞也杜僑如郭瞞國僑如杜僑如郭瞞國

公之二年杜僑如郭瞞國僑如杜僑如郭瞞國僑如杜僑如郭瞞國

榮如弟杜僑如郭瞞國僑如杜僑如郭瞞國僑如杜僑如郭瞞國

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埋其首於周首之  
且壽又異於人正子成父齊大夫  
北門杜周首齊邑濟北縣衛人獲其季弟簡如杜茂  
走至衛鄭肅由是遂亡杜長狄  
見獲

孔疏云狄是北夷大號鄭肅是其國名魯語曰吳  
伐越墮會稽獲骨節車車吳子使來聘問之仲尼  
仲尼宴之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  
昔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  
之其骨節車車此為大矣客曰防風氏何守仲尼  
曰汪芒氏之君守封隅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

左氏春秋

卷之十四

二

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氏今日大人客曰人長  
之極幾何仲尼曰儻僂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  
不過十尺數之極也此言長狄狄之長者彼言於  
周為長狄知鄭肅即是防風氏之後此時長狄  
種絕仲尼猶云今日大人者言當時呼在前長狄  
為大人未必其時有之若當時猶有其種吳人不  
應惟其骨也但如此傳文長狄有種種類相生當  
有支胤唯獲數人云其種遂絕深可疑之蘇氏云  
國語稱今日大人但併居四夷不在中國故云遂

亡公羊穀梁並云長狄兄弟三人一之齊一之魯  
一之晉何以書記異猶如史記所云秦時大人見  
於臨洮

公羊傳云狄者何長狄也何休注蓋兄弟三人一  
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  
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  
也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曰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  
也何以書記異也

左氏春秋

卷之十四

三

子 百十四

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衆馬言之也傳曰長狄也  
弟兄三人使宿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  
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范注廣一步長百步為  
斷其首而載之肩見於軾兵車之軾高然則何為  
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既射其目又斷不禽二  
毛故不言獲為內諱也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  
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春秋考異鄭云兄弟三人各長百尺別之國故  
君

左傳補註劉氏曰鄭肅據傳曰長狄蓋鄭肅者狄國名而長狄自為一種服屬於鄭肅者是時為鄭肅驅以侵齊魯適為得臣所獲於法自不得書杜氏誤謂鄭肅是長狄國名僑如為其國之君故說者因得以不書長狄排左氏為妄

別國洞冥記云大初四年東方朔從支提國來國人長三丈二尺三手三足各三指多力善走國內小山能移之有洞泉能飲盡結海苔為衣其戲笑取犀象相投擲為樂

五八兵略

四 三十八

述異記云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禹誅之其長三丈其骨頭專車今南中民有姓防風氏即其後也皆長大越俗祭防風神秦防風古樂截竹長三尺吹之如嗶三人披髮而舞

搜神記云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乃作金人十二以象之

陳書蕭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

角大刀之號皆身長八尺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妙于弓矢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殲此胡則彼軍奪氣摩訶曰願示其形狀當為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著絳衣褲皮裝弓兩端骨珥明徹遣人覘伺知胡在陣乃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欲託驢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發弓未發摩訶遙擲銃銳正中其額應手而仆

五八兵略

卷之十四

五

其徒自薊入海岳得長人骨以髑髏為馬皂脰長六尺以為三稍送其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唯彭樂疆舉之未幾曹遇疾惘惘聲聞於外巫言海神為祟遂率其徒五百人皆服斬衰莫畢潛散曹長九尺鬚面甚雄臂毛逆如豬鬣力能拔樹性弘毅方重常從容雅服北州敬仰之嘗卧疾猶申之以舉二人縶縶冠范陽曹登城射之矢出三百步投弓於外群虜莫能擊乃去之

南唐書盧文進嘗至無定河見人脰骨大如柱長

可七尺云

譚賓錄云唐哥舒翰揮吐蕃賊衆三道從山相續而下哥舒翰持半段折鎗當時擊之無不摧靡翰入陳善使鎗追賊及之以鎗搭其肩而喝賊驚顧翰後而刺其喉皆高三五丈而墜家僮左車年十五每從入陣輒下馬斬其首

宋史金帥完顏訛可之攻秦陽也孟宗政禦之金人摘糧兵披厚鎧毬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草蒙火山覆以冰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園樓登城中軍

左氏春秋卷之十四

本

以長戈春其喉殺之

水經濟水北逕周首亭西注云左傳襄公二年

壬子成父獲長狄僑如弟漆如埋其首於周首之

北門即是邑也今世謂之盧子城濟北郡治也

附晉書江統徙戎論畧曰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

大蕪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

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已用故申繚之禍

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邇與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

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鄭瞞之屬

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霄那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楨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加左柱之功

藝苑卮言別錄鄭瞞長狄僑如之弟焚如簡如以宣二年攻齊衛被殺計其時僑如當四十餘矣又一百二年而僑如死于魯東門壽亦將百五十矣

魏拓拔主稱神元帝者百四歲高麗王康年百餘吐谷渾王夸呂即位後自稱可汗者百年皆夷狄主也宋史日本國有大臣名紀武丙者年三百七

左氏春秋卷之十四

七

歲尤為異聞

又孔子曰人長不過一丈然至於骨節專車又孔

子所對防風氏也列子龍伯國人長三十丈洞冥

記云支提國人長三丈三丈三臂三指皆以為高

言瓊說然防風身橫九畝自古記之鄭瞞國君長

狄僑如長三丈一云五丈然則長者僅其君耳且

以三丈而親戰陣未有不斃於矢石者也南海有

毗騫國王長丈二頭頸三尺一名長頭王

又符堅時有申喬晏然護磨那俱長一丈九尺為

拂孟即一云一丈六尺一云一丈三尺則長之極

者然是外國人也又大秦人長一丈五尺

搜採異聞錄劉聰乘晉之衰盜竊中土身死而嗣

滅男女無少長皆戕於斬準劉聰承其後不能十

年身為人禽石勒嘗盛矣子奪於虎虎盡有秦魏

燕齊韓趙之地死不一而後嗣屠戮無一遺種

慕容偽乘石氏之亂踰提河山亦僅終其身而滅

符堅之興又非創石比然不能自免杜稷為墟慕

容垂符氏之亂蓋復燕祚死未期年基業傾覆此

李氏兵史卷之十四

七人者皆夷狄亂華之巨擘也而不能久如此

捫蝨談曰華夷自昔天限以夷亂華勢未有得久

者長狄分冠三國並殪一朝典午之季氏荒索頭

諸虜所在為難又非鄭瞞比然亦旋旋旋獨胡

元承宋之弱腥穢中夏不止一再傳焉當是時夷

夏幾無限矣乃天戈所指一時盡滅皇皇

祖烈洵復千古無兩者哉

秦晉交綏文公十二年

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杜今秋後在七年羈馬晉

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杜林父代先克卻缺

將上軍杜代史駢佐之杜代欒盾將下軍杜欒盾子

胥甲佐之杜胥甲子范無恤御戎杜代以從秦師于

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杜請深壘

退而擊之杜與秦自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

何而戰杜林父士會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

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杜史駢趙盾屬大趙有側室

汪氏兵史

卷之十四

曰穿晉君之壻也杜刺室支子有寵而弱不在軍事

故君增故有寵年少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

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杜林言若使輕兵暫往攻之而

秦伯以壁祈戰于河杜求勝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

軍杜秦從之會之計以趙穿追之不及杜上軍不

反怒曰襄糧坐甲杜林襄糧包果糧食也坐甲戰士固

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杜求敵軍吏曰將有待也

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復穿

也獲一卿矣杜信三十三晉侯以一命命卻缺為卿不在軍師之數然則晉自有散位能

必

未結

言

當軍門

不

左氏春秋卷之十四

十

百三十三

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杜司馬法曰

綏不及退奔不達則難窮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

名退軍為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至爭而兩退

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愁也明日

請相見也杜慙缺也○熱魚觀及又魚籍反史駢曰

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杜曰動心不安言將遁矣

薄諸河必敗之杜薄也晉甲越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

收而去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

元年杜晉師止為宣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孔既曰壘壁也軍營所處築土自衛謂之為壘深

者高也高其壘以為軍之阻固案觀禮說為壇深

四丈鄭注云深高也是其義也

袁山松後漢書耿弇上書曰臣據臨淄深塹高壘

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饑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

隨而擊之臣休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

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獲上是其計

魏志諸葛誕反王基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

事時大軍在項以賊兵精詔基飲軍堅壘基累啟

求進討會吳遣朱異來救誕軍於安城基又被詔

引諸軍轉徙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圖壘轉固兵馬

向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遠而更移兵守險使

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

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

蕩于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眾心皆定不可

輕動此御兵之要也

九州春秋云曹操征孫權參軍傅幹諫曰吳有北

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愚以

為且按甲養兵息軍養士分七定封則普天之下

無思不服矣

載記姚萇聚不滿二千魏楊飛雷惡地眾至數萬

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

群下惟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

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楊飛

等以萇兵少盡眾未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

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楊飛兵優

亂長遠缺遠王超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楊飛眾

大潰斬楊飛及首級萬餘惡地請降萇待之初



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言智勇所施足為一時之傑  
校數諸雄如吾之徒皆應踴躍一方獸嘯千里遇  
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

又東夷校尉崔慈陰結高句驪及宇文弔圖等謀  
滅慕容廆以分其地大興初三國伐廆廆曰彼信  
崔慈陰說邀一時之利為合而末耳既無統一莫  
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後軍初合其鋒甚銳幸  
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靖以待之必懷疑貳  
迭相猜防一則疑我與慈誦而覆之二則自疑二

左氏其果

卷之十四

十二

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  
取之必矣于是三國攻棘城廆閉門不戰遣使送  
牛酒以犒宇文大言于眾曰崔慈陰昨有使至于是  
二國果疑宇文同于廆也引兵而歸

北史正光末三秦反叛侵及三輔時承平既久人  
不習戰李苗以隴兵強悍且群聚無資上書以為  
食少兵精利于連戰糧多卒眾事宜持久今隴賊  
猖狂非有所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于疾  
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潰夫颺至風

起迎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勢  
今且宜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  
卒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群妖自  
散

舊唐書江夏王李道宗從太宗討劉武周太宗登  
至壁城望賊頗謂道宗曰賊恃其眾來邀我戰汝  
謂如何對曰群賊來勝其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  
與力競今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為合之徒莫能恃  
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禽太宗曰汝意

左氏其果

卷之十四

十三

聞與我合後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州一戰滅之  
王世充攻李密於洛口魏徵說密長史鄭顥曰魏  
公雖驍勝而驍將銳卒死傷多矣又軍無府庫有  
功不賞戰士心惰此二者難以應敵未若深溝高  
壘曠日持久不過旬月敵人糧盡可不戰而退追  
而擊之取勝之道且東都食盡世充計窮意欲死  
戰可謂窮寇難與爭鋒請慎無與戰顥曰此老生  
之常談耳徵曰此乃奇謀深策何謂常談因拂衣  
而去

又太宗討王世充也竇建德率兵來拒諸將皆以  
為宜且退軍以觀賊形勢薛收獨建策曰世充據  
有東都所患者在於乏食建德親搃軍旅來拒我  
師期於奮決若縱其至此兩寇相連轉河北之糧  
以相資給則伊洛之間戰鬪不已今宜分兵守管  
深其溝防即世充欲戰慎勿出兵大王親率猛銳  
先據成皋之險訓兵坐甲以待其至彼以疲弊之  
師當我堂堂之勢一戰必克建德即破世充自下  
矣不過兩旬二國之君可面縛麾下太宗納之卒  
平之矣

### 擒建德

又殷嶠字開山從擊薛舉為元帥府司馬時太宗有  
疾委軍於劉文靜誠之曰賊衆遠來利在急戰難  
與爭鋒且宜持久待糧盡然後可圖嶠退謂文靜  
曰王體不安慮公不濟故發此言宜因機破賊何  
乃以勅敵遺王也久之言於文靜曰王不豫恐賊  
輕我請曜武以威之遂陳兵於折塢為舉所乘軍  
乃大敗太宗所誠正與史同  
又魏元忠上封事曰兵革之用王者大事存亡所

繫若任得其才則摧兇而扼暴苟非其任則敗國  
而殄人北齊段孝玄云持大兵者如盤盂水傾在  
俛仰間一致蹉跌求止豈得哉從此而言周亞夫  
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閉營而困諸葛俱為上策  
此皆不戰而却敵全軍以制勝者也

又虜寇鄒州郭子儀在涇陽令長男曜率師援之  
與邠寧節度使白孝德閉門拒守僕固懷恩前鋒  
至奉天近城挑戰諸將請擊之子儀止之曰夫客  
深入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彼皆吾之部曲緩之自

平之矣

十五

當携貳若迫之是速其戰戰則勝負未可知敢言  
戰者斬堅壁待之果不戰而退

唐書回紇入寇鮑防遣將擊之李自良曰寇遠未  
難與爭鋒請築二壘搃歸路堅壁勿出來戰不許  
師老而墮其勢易乘防不聽及戰大敗

又田頌劉威為孫儒所敗楊行密欲中銅官李神  
福曰儒掃境以來利速戰宜堅壁老其師則我無  
敵矣乃出輕騎絕賊糧道使前不得戰退無迎儲  
不亡何待

王海宋曹彬等計江南先是彬等遣使以三寨攻城圖來上帝視之指潘美北寨謂其使曰此宜深溝自固吳人必夜冠其壘爾亟去令曹彬自督其役并力速成人不能為其所乘矣彬等奉命晝夜澹之才畢吳人果未冠美等拔新溝以拒之吳人大敗悉如帝所料焉

集解

司馬法曰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 直解曰

凡卒伍之位使在下之人分左右隊被甲而坐若

春秋左氏傳彙程坐甲是也誓戒既畢使徐徐而

左氏兵略卷之十四

一六

行

久效

孫子曰安能動之 張預曰彼方安守以為自固

之術不欲速戰則當攻其所必救使不得已而須

出更駢堅壁秦伯挑其裨將遂皆出戰是也

司馬法曰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

注曰綏者御轡之索乃六轡之總也古者以軍退

為綏謂從人退還之軍不過九十里春秋左傳昔

趙盾命三軍皆出與秦戰交綏注軍退為綏謂秦

晉皆有備各防其失不戰而兩退故曰交綏蓋兩

家車馬將士嚴整各執轡常陣有必戰之勢所以

各防其失而交退是以綏為不戰而退軍之名也

唐太宗李衛公答問太宗曰兩陣相臨欲言不戰

安可得乎李靖曰昔晉師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

曰逐奔不遠縱綏不及臣謂綏者御轡之索也我

兵既有節制被敵亦正行伍豈敢輕戰哉故有出

而交綏退而不逐各防其失敗者也孫武云勿擊

堂堂之陣無邀正正之旗若兩陣體均勢等苟一

輕肆為其所乘則或大敗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

左氏兵略卷之十四

一七

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太宗曰不

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不欲戰者盡地而

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敵有人焉交

綏之間未可圖也故曰不戰在我夫必戰在敵者

孫武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

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敵無人焉則必求戰吾得以

乘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

南史常璩討合肥堰肥水使軍主王懷靜築城于

岸守之魏攻陷城乘勝至嚴城下軍監潘靈佑勸

獻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丈獻怒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取繳窮魔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

孔凱曰慙者缺之貌今人猶謂缺為慙也沈氏云方言云慙傷傷即缺也下云死傷未收則是已有死者但未至大崩未甚喪敗故為皆未缺也

孫子曰辭彊而進驅者退也張預曰使來辭壯軍又前進欲脅我而求退也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慙也不日請相見晉史駢云將進

左氏卷二 卷之一 四

十八 三百五十五

矣是也

又曰生問者反報也張預曰遜智能之士往視

敵情歸以報我若妻敬知匈奴之強以告高祖之

類然生間之事亦衆或已欲退告敵以戰或已欲

戰告敵以退若秦行人夜戒晉師曰來日請相見

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夜遁

蜀記郭冲條諸葛亮五事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

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勢其合備計稍欲

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

亮因察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

也亮徐嘆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

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牆而走

魏志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辨太祖遣曹洪征之曹

休為騎都尉察洪軍事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

後衆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

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

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

左氏卷二 卷之十四

十九 三百五十六

晉書蜀將姜維寇隴右楊聲欲攻狄道以文帝行

征西將軍次長安雍州刺史陳泰欲先賊據狄道

帝曰姜維攻羌收其質任聚穀作邸閣訖而復轉

行至此正欲了塞外諸羌為後年之資耳若欲向

狄道安肯宣露令外人知今揚聲言出此欲歸也

維果燒營而去

十六國春秋後凉呂光將呂延伐乞伏乾歸大敗

之乾歸乃從反間稱聚濟東奔成紀延信而追之

延司馬耿稚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不可

延不從相遇戰敗死之

宋書劉裕圍燕慕容超乞師于秦秦王姚興遣使

告裕曰慕容氏相與鄰好又以窮告急今當遣鐵

騎十萬徑援洛陽晉軍若不退者便當長驅而進

裕告使者語汝姚興我定燕之後息甲三年當平

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裕之聞之馳入見裕

裕以答使語示之穆之尤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

賜與謀此宜善辭云何率爾便答此語未能威敵

促彼怒耳若燕未拔而興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

宋書慕容超

卷之十四

嘆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語耳夫兵貴神速

彼若能遣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此是見我

伐燕內懷恐懼自強之辭耳與果不出師終拔燕

容超

北史魏俠遷郢州刺史梁竟陵守孫勗鄴城守張

建並以郡來附俠見之密謂人曰勗目動言肆輕

于去就者也建神情審定當無異心乃馳啟其狀

周文曰裴俠有譽深得之矣遣大都督符貴鎮竟

陵而鄴城竟不遣監統及柳仲禮軍至勗還以

叛卒如俠言

又周李遷哲攻克巴州軍次鹿城城主遣使請降

遷哲謂其衆曰納降如受敵吾觀其使瞻視猶高

得無詐乎遂不許之梁人果于道左設伏以邀遷

哲遷哲進擊破之

隋書周宣帝時令楊尚希撫慰山東河北至相州

而帝崩與相州總管尉遲迥發喪于館尚希出謂

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他計吾不去

將及于難遂夜中從捷徑而遁迥明迴方覺今

宋書慕容超

卷之十四

追之不及

唐書李靖為僕射侯君集為兵部尚書自朝還省

君集馬過門數步不覺靖謂人曰君集意不在人

必將反矣

金史或謂張通古曰宋人先退詐也今聞將襲我

通古曰宣言來者正所以走耳覘之果然宗弼拊

髀嘆曰誰謂書生不能曉兵事哉

司馬法曰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

○直解曰不窮追其不能而哀憐被傷及患病之

人若趙穿胥甲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是矣

春秋鑄曰傳稱隨武子之德甚盛然其奔秦也避罪而已軍旅之事辭弗與知可也遽以閭情輸之而為簞蓋焉此其所見視公山不狃尚遠不逮仁者固如是乎

捫蝨談曰法曰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廢軍史駢欲深壘固軍以老秦師知不可進也而趙穿以其屬出

左氏兵略

卷之十四

二十二

史駢知秦師將遁欲薄諸河以敗之知不可退也而趙穿以薄人于險為無勇廢軍之罪其容遁乎語曰十羊九牧無不亂者矣一貉三挈無不破者矣信哉

昔楊國忠為相任鮮于仲為將使征雲南喪師一十萬房琯為相用琴左廷蘭為將使拒安祿山喪師四萬王介甫為相命門客李復圭為將使攻西夏永洛城喪師亦數萬趙穿以君婿為將而坐致廢軍皆其類也蓋君不知將將不知兵而輒

以親驪任事鮮不敗也已

左氏兵略

卷之十四

二十三

晉誘士會文公十三年

和昌錄

秦晉侯使唐嘉虞瑕以守桃林之塞杜唐嘉晉大夫

秦中桃林以備秦禍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林野

計故惠秦用之夏六卿相見於諸浮晉諸趙宣子曰

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生矣若之何林隨會即士

季奔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杜中行桓子荀林父也

為氏能外事林言賈季能且由舊款之舊款卻成

子卻成曰賈季亂且罪大杜殺陽不如隨會能賤而

有恥柔而不犯林能廉平賤而有廉耻之心其知足

左氏春秋卷之十四

使也且無罪林其奔秦以迎子乃使魏壽餘偽以魏

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杜魏壽餘萬

音如請自歸于秦杜魏壽餘請以私秦伯許之杜許受

獲士會之足于朝杜魏壽餘行秦伯師于河西取魏

人在東今河北魏於秦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

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杜欲與晉人在秦者使士會

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

益於君不可悔也林言晉人虎狼之性暴不可測若

悔亦不可及杜行示已無去心背者下河

贈策

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杜言必歸

白如河林言為誓乃行統朝贈之以策別校之馬

道示已所策以展情統朝秦大夫曰統杜統朝秦大夫曰統

字又張遂反策本人作其初華反杜示已既濟魏人譟而還杜士

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杜示已既濟魏人譟而還杜士

會之譟杜示已既濟魏人譟而還杜士

史記秦本紀晉襄公之弟名雍秦出也杜秦雍公

伯欲立之使隨會來迎雍秦以兵送至令狐晉立

襄公子而反擊秦師秦師敗隨會來奔杜秦雍公

晉於武城報令狐之役四年晉伐秦取少梁六年

秦伐晉取驕馬戰於河曲大敗晉軍晉人患隨會

在秦為亂乃使魏離餘詳反合謀詐而得會會遂

歸晉

孔距六卿在朝旦夕聚集而特云相見於諸浮者

將欲密謀慮其漏泄故出就外野屏人私議諸浮

當是城杜地耳

服虔云杜以策書士會杜不然者壽餘請託

士會即行杜以策書士會杜不然者壽餘請託

人傳稱以書相與皆云與書此獨不宜云贈之以策知是馬提過杖也

文心雕龍云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

巫臣之遺子及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

面

附國語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為宰辭曰非臣

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桓公曰夫

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于死鮑叔對曰夫為

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

左氏春秋卷之十四

二十六

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

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

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

群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

言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

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

於天下今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嚴公曰若

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投之嚴公將殺管仲齊

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得以戮於群

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齊  
齊使受而以退比至三轡三浴之桓公親迎之于  
郊而與之坐問焉

捫蝨談曰繞朝之謀下用而士會歸秦施伯之說

不行而故仲入魯士之去就繫國重輕自為社稷

計者慎毋使士之輕去其國哉

繞朝贈之以策服虔解云以策書贈士會而劉經

氏亦以為詞若對面蓋主服氏說也杜註獨以馬

提釋之而唐人賦詩者遂云臨行猶贈繞朝鞭誤

左氏春秋卷之十四

二十七

所從來矣



卻缺伐蔡文公十五年

新城之盟杜在蔡人不與杜不與晉卻缺以上

軍下軍伐蔡杜一軍曰君弱不可以怠杜也戊申入

蔡以城下之盟而還杜勝國曰瘞之杜勝國其地

還音獲大城焉曰入之而得大都

典論曰孝武承四世之遺業遇中國之殷阜府庫

餘金錢倉廩蓄腐粟因此有意乎威匈奴而得清

邊境矣故即位之初從王恢之畫設馬邑之謀自

元光以迄征和四五十載之間征匈奴四十餘舉

左氏其畧卷之十四

盛餘踰廣漠絕梓嶺封狼居禪姑蘇梁北河觀兵

瀚海刈單于之旗剿闕氏之首探符離之窟掃五

王之庭納休屠昆耶之附獲祭天金人之寶斬名

王以千數讖囚虜以萬計既窮追其散亡又摧破

其積聚虜不暇於救死扶傷疲困於孕重墮殞元

封初躬執武節告以天子自將懼以兩越之誅彼

時號為威鎮匈奴矣

魏志景初中外勤征後內務宮室怨曠者多而年

穀饑儉將濟上疏畧曰陛下方當恢崇前緒光濟

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

其民力而燠休之勾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

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強齊贏越滅勁吳今二敵不

攻不滅不事即侵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

聖明神武之畧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為無難

矣

宋史王居正曰昔人有云君以為難易將至矣今

日之事朝廷皆曰難則當有易為之理然國勢日

弱敵氣日驕何也蓋昔人于難者勉強為之今以

左氏其畧卷之十四

為難不復有所為以俟天意自回強敵自斃也

捫敵談曰克詰張皇自古老成謀國類必先之誠

懼國家威稜不振則弛故曰急則張而相之此永

持至安之術也宋之天下卒敵于弱說者謂以弱

政敗弱勢惟急故耳卻缺之及此言也君子以為

善謀國

楚師滅庸文公十六年

月既

楚大饑我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

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杜茂山夷也大林庸人帥群

蠻以叛楚杜庸今上庸縣庸人率百濮聚于選將伐

楚杜選楚地百濮夷于是申息之北門不格杜備楚

人謀徙于阪高杜林楚以蠻夷皆叛故徙為賈曰不

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庸與百濮謂我饑

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

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

左氏兵略未之十四

賈伯杜孫叔敖之父杜自廬以往振廉同食杜性

庸杜伯也孫叔敖則敵歸次于句瀝杜楚而使廬戰黎侵

庸大夫及庸方城杜方城庸地庸縣庸人逐之

國子揚窓杜窓戰三宿而逸杜林故四二日庸師

蠻聚焉不如復大師杜還復且起王卒合而後進

王師合勢而師叔曰不可杜林師叔楚大姑又與之還

以驕之彼驕我怒杜林庸委勝故驕而後可克先君蚡

冒所以服隱也杜物冒楚武王父隱隱地也

與和而代之是為楚武王又與之過七過

七過

七過

振廉同食

此唯裨條魚人實逐之杜裨條魚庸三邑而西復

三邑人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驛

會師于臨品杜驛傳車也分為二隊杜隊部也子越

自石溪子貝自何以伐庸杜子越開振也秦人巴人

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杜蠻見遂滅庸謀臣所以與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日爭名二曰爭利

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饑劉寅曰凡兵之

所由起者有五等一日因爭名而起兵相攻如吳

與齊盟于黃池是也二曰因爭利而起兵相攻如

左氏兵略卷之十四

晉楚之于鄭是也三曰因其君臣積惡而起兵征

之如越勾踐之于吳是也四曰因其內亂而起兵

滅之如楚人之于夏徵舒是也五曰因其饑而起

兵彘之如庸人之于楚是也

孫子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交地則無

絕

史記司馬穰苴為將士卒以合井窺飲食問疾醫

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

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滿者

振廉同食

振廉同食

振廉同食

皆求行車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于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

又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

又王翦曰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

後漢書皇甫嵩溫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脩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已乃常飯吏

有因事受賄者嵩更以錢物賜之

晉書劉弘下教曰齋中酒聽事酒猥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技醪當與三軍同其厚薄自今不得分別

南史張永少便驅馳志在宣力其為將帥能與士卒同甘苦朝廷所給賜脯餼必基坐齊割手自頒賜

梁書馬仙琕自為將及居州郡能與士卒同勞苦身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帷簾衾屏行則飲食與厮

養最下者同其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庭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故戰多克捷士卒亦甘心為之用

北史齊趙郡王敬領兵監築長城于時六月嚴途中屏蓋扇親與軍人同勞苦定州先常歲水長吏宋欽道以敷胃熱遣倍道送水正遇炎盛咸謂一時之要敵對之嘆曰三軍皆飲溫水吾何獨道寒水遂至消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

北齊書蘭陵孝王長恭為將躬護細事每得甘羹

雖一水數米必與將士共之

舊唐書任迪簡為行軍司馬初張茂昭奢蕩不節公私殫罄迪簡至欲繫士無所取給乃以糲食與士同之身居戟門下凡周月軍吏感之

又李景畧為受降城都防禦使迫塞苦寒土地鹵瘠俗貧難處畧畧節用約已與士同甘苦將卒安

王海云自廬振廩為襄陽之中廬而以合肥為廬國失矣

附漢書霍去病少為侍中費不省士其從軍上為  
遣大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饑  
色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  
闢鞠也服履曰穿地作鞠室也師古曰鞠以皮為之實以毛毳闢而蹴也

舊唐書李愬充隨唐節度使兵士摧敗之餘氣  
勢傷沮愬揣知其情乃不肅軍陳不齊部伍或以

不肅為言愬曰賊方安袁尚書之寬易吾不欲使

其改備乃給告三軍曰天子知愬柔而忍耻故令

撫養爾輩戰者非吾事也軍衆信而樂之愬又散

左氏兵畧卷之十四

三十四

其優樂未嘗宴樂士卒傷痍者親自撫之賊以常

敗高霞衣滋二帥又以愬名位非所畏憚者不甚

增其備愬沉勇長策推誠待士故能用其卑弱之

勢出賊不意居半歲知人可用乃謀襲蔡

唐書丞相姜怡閭立本將軍契苾何力等議先擊

吐蕃立本曰民饑未可以師何力曰吐蕃介在西

極臣恐師到獸羣山伏捕討無所得至春復使吐

谷渾臣謂勿救使疑我力困而驕之一舉可滅也

又賊尹子奇衆次曲沃先是回紇傍南山鼓伏樓

軍北嶮以待嚴莊大戰新店以騎挑戰六遇輒北  
王師遂之入賊壘賊張兩翼攻之追兵沒王師亂  
幾不能軍李嗣業馳殊死闘回紇自南山縶擊其  
背賊驚遂亂王師復振合攻之殺掠不勝美大敗  
追奔五十餘里尸骸籍藉滿坑壑遺徒狼虜  
水經云魚復縣故魚國也春秋文公十六年庸與  
群蠻叛楚莊王伐之七遇皆北唯裨條魚人逐之  
是也

又水經注上庸郡故庸國也春秋文公十六年楚

左氏兵畧卷之十四

三十五

人秦人巴人滅庸庸小國附楚楚有災不救舉群

蠻以叛故滅之以為縣屬漢中郡漢沒又分為上

庸郡城

荆靈說曰楚子之滅庸所謂以夷攻夷猶可言也

至于漢陽諸姬非文昭即武穆而楚實盡之則毒

流中夏不可言已乃其當饑振廩方寒挾纊可謂

與士卒同甘苦荆師之強有以夫用兵者所必法

也

左氏兵畧卷之十五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

海虞陳島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饗士忘御宣公一年

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杜受楚命也交命于楚本或作命于楚

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因

華元獲樂呂杜樂呂司寇獲不害非元帥也獲生死

李氏兵畧卷之十五

得其生獲故及甲車四百六十乘林甲車每兵車一

七十人俘二百五十人敵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

井林俘獲也輅取左耳也狂狡宋大夫輅迎也迎而

伐之鄭人入于井而避之輅古獲反狡古卯反

格五倒戟而出之獲狂狡林狂狡自倒其戟以聽鄭

所獲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林失行軍之禮違

禽一人禽獲也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謂禮林

軍制也昭明也昭明于上果敢也毅必殺敵為

行也聽謂常存于耳著于心想開其命令殺敵為

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林敢于殺敵果也必行其果

如狂狡倒戟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

羊斟不與

果致

及戰曰時昔之羊子為政杜時昔為政也羊子為政

于今日之事我為政杜言進退與入鄭師故敗君子

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杜憾恨也于是

刑執大馬詩所謂人之無良者詩小雅義不其

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杜殘害宋國之宋人以兵車

百乘杜蓋甲士三百人文馬百匹杜蓋馬為以贖華

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杜林宋人以華元為賢故贖之

鄭人以宋納賂之故寬其杜宋人馬之賂半入鄭國時

不為見叔詳曰子之馬然也杜叔詳羊斟也早踐得

左氏兵畧卷之十五

詳子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杜叔詳如前言以既合而

來奔杜叔詳言畢遂奔魯合猶答也

孔疏云軍法以殺敵為上將軍臨戰必三令五申

之狂狡失即戎之禮違元帥之命曲法以拯鄭人

宜其為禽也昭明也兵戎之事明此果毅以聽之

之謂禮能殺敵人是名為果言能果敢以除賊致

此果敢乃名為毅言能殲殺以立功易之戮也反

易此道則合刑戮也昭謂明曉此禮致謂達之於

敵殺強也能致用此意乃謂德人言在軍對敵必

須殺也

尚書爾衆士其尚迪果毅 孔氏傳迪進也殺敵  
爲果致果爲毅

疏正義曰果謂果敢毅謂強決能殺敵人謂之爲  
果言能果敢以除賊致此果敢是名爲毅言能強  
決以立功皆言其心不猶豫也軍法以殺敵爲上  
故勸以果毅成功也

爾雅犯奢果毅剋捷攻有堪勝也郭璞注曰陵犯  
誇奢果毅皆得勝也左傳曰殺敵爲果有即剋耳

左氏兵略卷之十五

三 晉三

書曰西伯堪黎

畢世不與

呂氏春秋云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  
士而忌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爲虜豈不空哉故凡  
戰必悉熟備備知彼知己然後可也 高誘註曰  
古之良將人遺之單醪輸之於川與士卒從下流  
飲之示不自獨周其味也華元羊肉不及羊斟而  
身見虜故曰大戰必悉熟備備知彼知己

又言趙宣孟將上之絳見飢桑之下有餓人卧不  
能起者宣孟止車爲之下食獨而哺之再咽而後

能視宣孟問之曰女何爲而 若是對曰臣宦于

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 故至于此宣孟與

脯一胸拜受而弗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

將以遺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賜之脯

二束與餼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

伏士于房中以待之因發酒于宣孟宣孟知之中

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

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譽吾請爲君反死宣孟曰

而名爲誰反走對曰何以名爲臣飢桑下之餓人

左氏兵略卷之十五

四 晉十五

也還聞而死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  
也

戰國策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

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于楚說楚王伐代中山

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

子奚爲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

飧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

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嘆曰與不期衆少其于當

厄怨不期深淺其于傷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

一壺食得七二人

南史初劉毅家在京口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庾悅為司徒右長史要府州僚佐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聞悅素豪徑前不答毅亦留射如故悅厨饌甚盛不及毅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驚豈能以殘炙見惠悅又不答至是毅表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移鎮豫章建威府文武三千人悉入毅將府深相挫辱史臣論曰昔華元則以羊羹而取揭觀夫庾悅亦驚炙以速

左氏兵畧卷之十五

五

尤乾餓以愈斯相類矣

又侯景圍城梁汝南侯堅終日蒲飲不撫軍政其

書佐董鄧華白曇朗等以堅私室醞釀亟有烹宰

不相沾及忿恨夜遣賊登樓城遂陷

附呂氏春秋秦穆公乘馬而車為敗右服失莖人

取之見莖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嘆曰食

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獨飲

而去處一年為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

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晉惠公之右路

喬投而擊繆公之甲之者已六札矣莖人之嘗

食馬肉于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

疾聞于車下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

趙簡子有兩白驃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

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

得白驃之肝病即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

御側愷曰詰胥渠也期吾君驃請即刑焉簡子曰

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

乎于是召庖人殺白驃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

左氏兵畧卷之十五

六

幾何趙與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

人皆先登而獲甲首

晉書趙王倫子虔以顧榮為長史初榮與同僚宴

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

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倫

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為替率遂救之得免

陳書陰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

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

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為所禽或救

之獲免鏗問其故乃前所行觴者

銅笑偶言云楚莊不罪絕煙之臣秦穆不罪食馬之盜趙盾食鬻桑之餓顧祭啖執炙之夫或得其助以成功或賴其力以濟難其視華元殺羊獨斬羊斟而因之喪師鄭靈解冠獨斬于公而因之遇弑者遠矣然則施德之與招怨豈在大哉

春秋鐫曰羊斟飲食之人君子無譏焉然既喪三軍陷元帥則非華氏之讐國之賊也執而戮之其誰曰不可元也詭言逸賊誠近厚矣無乃非直乎

左氏兵事卷之十五

七

捫蝨談曰一羊羹也或以不與致憾而華元因之喪師或以不適致怒而中山幾于亡國昔晉劉弘下教云接醪當與三軍同其厚薄其知鑒于宋中山之事者矣

觀兵問鼎宣公三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杜注在伊洛遂至于維杜注在洛水觀兵于周疆杜注在洛水

陽故楚至伊洛杜注在洛水而觀兵于周疆杜注在洛水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杜注在洛水

焉杜注示欲傷周王孫滿杜注在洛水大夫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杜注示欲傷周

夏之方有德也杜注在洛水遠方圖物杜注在洛水而獻之貢金杜注在洛水

九牧杜注在洛水之貢金杜注在洛水鑄鼎象物杜注在洛水而為之備杜注在洛水

使民知神杜注在洛水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杜注在洛水

逢不若杜注在洛水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杜注在洛水

逢不若杜注在洛水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杜注在洛水

逢不若杜注在洛水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杜注在洛水

逢不若杜注在洛水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杜注在洛水

逢不若杜注在洛水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杜注在洛水

逢不若杜注在洛水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杜注在洛水

逢不若杜注在洛水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杜注在洛水

逢不若杜注在洛水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杜注在洛水

逢不若杜注在洛水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杜注在洛水

逢不若杜注在洛水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杜注在洛水

逢不若杜注在洛水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杜注在洛水



尚書召誥正義九牧貢金為鼎故曰九鼎其實一

鼎

三禮器圖曰牛鼎受一斛天子饌以黃金諸侯

白金有鼻目以銅為之三足

墨子夏后鑄鼎四足而方

子華子周之九鼎為所以圖神姦也黃帝鑄一禹

鑄九

孫氏瑞應圖曰神鼎者質文精也知吉凶存亡能

輕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涖自盈中生五味

左氏兵書卷之十五

九 三言九字

昔黃帝作鼎象太乙禹治水收天下美銅以為九

鼎象九州王者興則出衰則去

史記汾陰巫錦為民祠魏雕后土營旁見地如鈞

狀指視大異于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更告

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孝武使使驗問巫得鼎

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

山臨臨有黃雲蓋焉有應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

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問者河

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上祈為百姓育穀今歲豐

庶未報鼎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恭帝也太吳興

神鼎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

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享賜

徐廣曰鼎亨也也音賜而祭祀上帝鬼神遠聖則興鼎還

皆嘗以享性而祭祀上帝鬼神遠聖則興鼎還

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

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鼎及禹不吳不驚胡考

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

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棄矢集獲壇下報

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

左氏兵書卷之十五

十 三言十字

見于祖禰藏於帝庭以合明應制曰可

後漢崔瑗寶大將軍鼎銘曰大禹鑄鼎象物百神

饗帝養賢命錫宗臣三鉉金鉉公德配焉雖膏之

美咸在擇人惟王建國分之羹器鼎為元寶君臣

享位足勝其任鬻保寶器持盈若冲滿而不溢黃

耳不革玉鉉終吉禹鏤其鼎湯刻其盤紀功申戒

貽則後人

晉郭璞鼎贊曰九牧貢金鼎出夏后和味養賢以

無化有赫赫三事鑒于履錄

晉中興書曰神鼎見鼎者神器也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汲而盈烟燭之氣自然所生也亂則藏于深山文明應運而至故禹鑄鼎以擬之

文心雕龍云夏鑄九鼎周勒括矢令德之事也

梁周捨鼎銘曰天下寧康異方同軌九牧作貢百

司咸理範金鑄器戒鎮階所波圓月鏡傳之無已

又劉孝綽送瑞鼎詣相國梁公啓曰生木遊火之禽夾階紀朔之華白環銀瓮之迹素雉金船之瑞

自天有祚不為定于却邪虛其所止非獨在于汾

左氏兵略卷之十五

陰

又梁書檄文要結大戎潛窺

附戰國策秦與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

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于齊顏率至

齊謂齊王曰夫秦之為無道也欲與兵臨周而求

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

存危國美名也得力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

大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

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

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

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涂之從而致

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于梁顏率曰不可夫梁

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彈臺之下沙海之上其日

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于楚對

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于葉庭之中其

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

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為王患之夫鼎者非

效壺醢醬詭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

左氏兵略卷之十五

烏飛兔興馬逝離然止于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

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

師徒械器備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

何涂之從而出臣切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

數來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

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譚振曰洪氏遷云

策首載此以為奇謀此特兒童之見耳疑必無是

事而好事者飾之愚按左氏嘗載楚子問鼎事當

時爭欲得鼎以見其強不可以為無

容齊三筆夏禹鑄九鼎唯見於左傳王孫滿對楚子及靈王欲求鼎之言其後史記乃有禹震及淪入泗水之說且以秦之強暴視衰周如几上肉何所畏而不取周亦何辭以却赧王之士盡以寶器入秦而獨遺此以神器如是之重決無淪沒之理泗水不在周境內使何人搬舁而往寧無一人知之以告秦邪始皇使人沒水求之不獲蓋亦為傳聞所誤三經所載鐘彝名數詳矣獨未嘗一及之詩易所書固亦可考以予揣之未必有是物也唐

左氏兵畧卷之十五

十三

武后始復置于通天宮不知何時而毀國朝崇寧三年用方士魏漢津言鑄鼎四年三月成于中太一宮之南為殿名曰九成宮中央曰帝齔北方曰寶鼎東北曰牡鼎東方曰蒼鼎東南曰罔鼎南方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方曰晶鼎西北曰魁鼎奉安之日以蔡京為定鼎禮儀使大觀三年又以鑄鼎之地作寶成宮正和六年復用方士王仔首議建閣于天章閣西徙鼎奉安政帝齔為隆祐餘八鼎皆改焉名閣曰圓象微調閣七年又鑄小寶九

鼎一曰太極飛雲洞叔之鼎二曰蒼壺祀天貯醴之鼎三曰山嶽五神之鼎四曰精明洞淵之鼎五曰天地陰陽之鼎六曰混沌之鼎七曰浮光洞天之鼎八曰靈光晃曜鍊神之鼎九曰蒼龜大蛇蟲魚金輪之鼎明年鼎成寘于上清寶籙宮神霄殿遂為十八鼎繼又詔罷九鼎新名悉復其舊今人但知有九鼎而十八之數唯朱忠靖公秀水間居錄畧紀之故詳載于此

左氏兵畧卷之十五

十四

收之金鑄鼎荆山之下以協承天休旁卦巽木于下者為鼎象析木以炊也篇文以鼎為貞文中子云周公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豈亦二端乎關朗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脩策週取長羅遠羈昭治亂于未然算成敗于無兆固有不易之數不定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賊臣犯之終不促已成之期于未成之運故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聖人知明王賢相不可必遇聖謀庸叢有時而興故考之典禮稽之龜策

即人事以申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或有已盛而更衰或過算而不及是故聖人之法所可貴也向使明王繼極良佐踵武則當億萬斯年與天無極豈止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過算餘年者非先王之功即桓文之力也天意人事豈徒然哉

隋書蕭吉為文帝卜言云卜年一千卜世二百具而奏之退而告族人蕭平仲曰後四年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吾前給云卜年一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是三十二運也

春秋鑄曰王孫子謂在德不在鬲則可言象物以知神姦者抑何謬也三代盛王之為治也布其休明之德使民神異業無相侵瀆而已豈曰物物而為之備哉彼幽幻恍惚者其狀固不可勝窮雖著于鬲猶不能使四海之人盡覩矣聖人之為計曾若是其勞且拙乎諸言禹鑄鬲者事不經見故儒者疑之其信有焉殆亦紀治水之迹若其貢賦之名數以視後人爾何至迂怪如滿所云哉或曰鬲啓鑄也

子威雜俎云始皇時九鬲見于泗水而行之未出龍鬲斷系故語曰猶繫太早絕鬲系

捫蝨談曰主器莫若長子則鬲固有主之者周天子即僅守府惟是大物未改也自文昭武穆之派且不得妄幾豈豈荆蠻而可問哉王孫滿之對明以主器之權歸周天子頃今函夏生色姦萌陰折葉庭之謀于焉載載一言重九鬲豈滿謂邪

楚滅若教宜公四年

令尹子文卒闔般為令尹杜牧子文子揚子越為司馬

越即子為賈為工正諸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已

為司馬林工正掌百工之長杜賈子越又惡之

為賈賈已乃以若教氏之族圖伯瀛于轅陽而殺之

杜國因也伯瀛為賈也轅陽楚邑林蓋子越以其

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楚邑三

王文師于漳瀝漳瀝水邊秋七月戊戌楚子與

若教氏戰于皐皐地小伯棼射王汰斬及鼓跗著

左氏兵畧卷之十五

於丁寧杜伯棼越也輪車棘汰過也箭過車棘上

留父又射汰斬以貫笠鼓執兵車無蓋尊者則逸人

及王之蓋此言箭過車棘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

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林所

孔疏云車上不得置簣簣以縣鼓故為作跗若較

之楹鼓也言著于丁寧則丁寧是器晉語云伐備

鐘鼓聲其罪也戰以淳于丁寧傲其民也是丁寧

戰之用也周禮鼓人以金錡和鼓節玄云錡淳于

也其形圓如確頭以金錡節鼓鄭玄云錡鉦也形

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為鼓節是錡即淳于錡即丁

寧故先儒皆以錡為鉦之別名丁寧即是鉦也

又服虔云笠較較之蓋如笠所以蔽較上以禦矢

也一日車較上鐵也或曰兵車旁慢輪謂之笠較

杜以彼為不安故改之而為此說亦是以意而言

差於人情為近耳

史記楚漢父相持未決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

間而語漢王數項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

漢王傷臂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師古曰捫摸也中

士卒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

士卒母令楚乘勝于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

成皐

後漢書耿弇征張步飛矢中弇股弇以佩刀截之

左右無知者

又王霸討蘇茂賊張衆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

作倡樂茂兩射營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

晉書庾亮與蘇峻戰于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

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着賊衆心乃安

又謝艾進軍臨河麻秋以三萬衆距之艾乘輅車冠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床指麾處分賊以爲伏兵發也懼不敢進艾乘勝奔擊遂大敗之

左氏兵略卷之十五

十九

晉書

又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討李矩矩未暇爲備遣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為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誦及督護楊璋等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

南史宋武帝肇虛循大軍次左里將戮帝適

竿折幡沈于水衆咸懼帝笑曰昔覆舟之後亦如此今勝必矣攻其柵備單舸走衆皆降

又梁武帝遣曹仲宗等攻魏渦陽又以韋放爲明威將軍摠兵會之魏大將軍費穆帥衆奄至放軍營未及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從弟洵驍果有勇力單騎擊刺屢折魏軍洵馬亦被傷不能進放冒有三貫矢衆皆失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曰今日唯有死爾乃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士卒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軍遂退

左氏兵略卷之十五

二十

晉書

梁書陽公則軍至新林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幾中我脚談笑如初  
舊唐書輔公柝反上命河間王孝恭擊之將戮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座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自顧無負于物諸公何見憂之深公柝惡積禍盈今承廟筭以致討益中之血乃公柝授首之徵遂盡飲而罷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衆後果擒公柝

附宋史安守忠淳化二年徙知雄州方與僚佐宴飲有軍校謀變擐甲及門闔者倉卒入白守忠言笑自若徐顧坐客曰此輩酒狂爾擒之可也人服其量焉

又駙馬都尉王承衍知天雄軍時契丹擾鎮候騎至冀州去魏二百餘里鄭境戒嚴城中大恐屬上元節承衍下令市中及佛寺然燈設樂與賓佐宴游達旦人賴以安

又李順之亂王師西征太宗命少府少監雷有終

左氏文選卷之十五

十一

與裴莊為轉運使同知兵馬事調發規畫皆有節制師行至陝中遇盜格闘進至廣安軍壘瀕江二面樹柵會夜陰晦賊奄至鼓譟舉火士伍恐懼有終安坐櫛髮自若賊圍既合引奇兵出其後擊之賊衆驚擾赴水死者無算

孔疏此是彊軍人之心耳息有此矢矢當有法不得無人學作唯二而已且射中王車由射之工不由矢善若其由矢王國猶有一矢何不一發以取越椒

尚書故實云天冊府孤矢又度蓋倍于常者太宗止逐劉黑闥為突厥所窘遂親發箭射退賊騎突厥中得此箭傳觀皆歎伏神異後餘弓一張箭五隻藏在武庫歷代郊丘重禮必陳于儀衛之前以耀武德

荆楚談曰大衆之聚也其心易搖士心一搖設有起而棄之者必無幸矣故談兵家有所謂助怯助疑凡以鎮士心而使安也孔穎達氏以楚王巡師之言為是彊軍人心其得兵家微權者乎

左氏文選

卷之十五

十一

艾獵城沂宣公十一年遺言城郢襄公十四年

子常城郢昭公二十三年

楚左尹子重侵宋杜子重公子王待諸郢郢楚地。

令尹為艾獵城沂杜艾獵孫叔使封人慮事封人其

謀慮計功以授司徒司徒量功命日杜命作分財用

杜財用平板輪杜板以林之平之使治綱春築

禁盛土器林築實程土物杜為作議達邇

止杜也城足具饒糧食乾度有司杜謀事三旬而成

為旬不愈于素傳言叔教之能使民又襄公十四年

左氏兵書

卷之十五

子重

子重

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

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傲吳人自阜舟之隘

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林子庚

子午也當代子囊為令尹故子囊遺言必城郢

楚徙都郢未城郢公子囊因築城為亂事

未敗故遺言見意而君子謂子囊忠君楚不忘增其

名謂前年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

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也杜詩小雅忠信

萬民所望即為文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為令尹杜囊

也代陽句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沈尹戌

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

四夷林德及遠方故四夷天子守在諸侯

夷交便故諸侯守在四鄰林說十善鄰故諸侯

諸侯平守在四竟林鄰國交役故完慎其四竟結其

四援杜結四鄰之民狎其野習也三務成功杜春要

之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林為之民者內

內安用修城以固國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

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林卑慎之豈不守其昔梁伯

左氏兵書

卷之十五

二十四

子重

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杜走集遠親其民人

其相親相愛相明其伍候杜使吳有節信其鄰國慎

其官守守其交禮杜交接不僭不貪不懦不吝

若強也若直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杜詩大雅無念也聿述也義

無亦監乎若教蚡胃至于武文林若放楚八世祖蚡

皆楚先居土不過同言未滿一慎其四竟猶不

城郢今土數圻杜方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言守



城

為安也為定也  
李吳入楚傳

公羊傳云城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有雉而

城  
軒轅本紀云黃帝築邑五城

博物志云禹作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

抱朴子曰侯王設險大易所貴不審嚴城何譏焉  
爾夫兩儀肇闢萬物化生則邪正存焉爾夫聖人  
知幽醜之自然下愚之難移猶春陽之不能榮枯  
巧炎景之不能鑠金石故取法乎習坎備豫未

左氏兵畧卷之十五

二十五

左氏

萌重門有擊柝之聲治戎過暴客之變而欲除之  
其理何居兇之角也鳳之距也天實假之何必日  
用哉蜂蟄扶奔以衛身智禽啣蘆以扞網難曲共  
穴以備徑至之鋒水牛結陣以却虎豹之暴而有  
欲棄甲冑以進利刃墮城池以止衝鋒若令甲冑  
既捐而利刃不住城池既壞而衝鋒猶集不審計  
將安出乎  
白帖云楚瓦城郢沈尹知其必亡梁伯泝宮左氏  
稱其自取

玉海曰雅有營謝美召伯也傳稱城沂賢為教也  
又云春秋之法大事書之於策其于土功尤致其  
謹始于隱之城中丘卒于哀之城郛瑕其事幾三  
十條莒城惡而弗備臣以為譏由于城廢不知  
高厚子西以為謂子囊之城郛為父獵之城沂深  
嘉屢歎以為善相一國

左氏兵畧

卷之十五

二十六

左氏

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眾攻圍合肥城百  
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于是以苦蓑覆之夜飲脂  
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為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  
追思之以為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陂  
塘之利至今為用  
晉書張茂大城姑臧脩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曰伏  
惟脩城築臺蓋是懲既往之事愚以為恩德未洽  
于近侍雖麗層樓適所以疑諸下徒見不安之意  
而失士民繫託之本心示怯弱之形乖匡霸之勢

選方異境窺我之幽取也必有乘人之規嘗願止  
後省勞與下休息而更興功勳衆百姓豈所望于  
明君哉茂曰王公設險武夫重閉亦達人之至戒  
也且危機密發雖有貫育之勇無所復施今事未  
靖不可以拘繫常言以太平之理責人于逆寇之  
世紹無以對

載記赫連勃勃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  
以下十萬人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勃  
勃自謂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為名

左氏兵畧

卷之十五

二十七

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薄乃蒸土築城雖入一  
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為忠故委以營繕  
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  
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役斬鐵匠

五代史李彝超自立為留後唐明宗以安從進代  
之彝超不受代役進以兵圍之百餘日不克夏州  
城壁素堅故老傳言赫連勃勃蒸土築之役  
進軍穴地道至其城下堅如鐵石鑿不能入

梁書南梁太守馮道生為城立營能走馬步地計

馬足以賦功

舊唐書楊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皆賊路也請城

其地以備之詔問湏兵幾何朝晟奏曰臣部下兵  
自可集亭不煩外助復問前築鹽州凡興師十萬  
人今何其易也胡晟曰鹽州之後咸集諸軍番戎  
盡知之今臣境迫虜若大興兵即番戎來寇來寇  
則戰戰則無暇城矣今請密發軍士不十日至塞  
下未旬而功畢番人始知已無奈何上從之  
又郭元振為朔方軍大總管築定遠城以為行軍  
計集之所至今賴之

又突厥默啜盡衆西擊突騎施娑葛張仁愿請乘

左氏兵畧

卷之十五

二十八

三百五

虛奪取漠南之地于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  
以絕其南寇之路中宗從之六旬而三城俱就自  
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復寇掠減鎮兵數  
萬人

南唐書張易為宣歙招諭使判宣州前刺史方築  
州城役徒數萬一切罷遣之曰自守者弱遠圖者  
強何以城為吳越聞之懾服不敢復犯

宋史范仲淹傳慶之西北馬舖寨當後橋川口深  
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

番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其後諸將初不知刑  
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畢具旬日城成今大  
順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  
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白豹金湯皆截然不敢動  
環慶自此冠蓋少

子囊如敗

呂氏春秋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衆荆將  
軍子囊曰伐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  
土忠臣不忍為也不復于王而適至于知使人衡  
于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適也以其為利也今

左氏兵事卷之十五

二十九

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適者無罪則後世之為王  
者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適若是荆國終為  
天下撓遂伏劍而死王曰成將軍義乃為之桐  
棺三十加斧鎖其上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  
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鄢岐之  
廣也萬國之順也從此生矣荆之為四十二世矣  
嘗有乾溪白公之亂矣嘗有鄢襄州侯之避矣而  
今猶為萬乘之大國其時有臣如子囊與子囊之  
節非獨屬一世之人臣也

通言

水經江水東逕鄢城南注云子囊遺言所築城也  
地里志曰楚別邑故鄢也王莽以為鄢亭  
附穀梁傳云城以保民為之也民衆城小則蓋城  
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識也注夫保民以德不  
以城如民衆輒益城是無限極也

淮南子人間訓曰秦王欲知築脩城以備亡不知  
築脩城之所以亡也發謫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  
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  
枝大人過之則探鰥嬰見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

左氏兵事卷之十五

三十

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烏鵲之智也  
宋史元昊拒命契丹重兵壓境上以伺要議者請  
城洛陽為遷都之計呂夷簡獨謂虜畏壯侮怯易  
以威制洛邑山川狹隘以壯則不足以威則逼縮  
遂請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虜謀或曰此為虛  
聲爾不若增脩東都城池以沮契丹之志公曰此  
子囊城鄢計也使虜果南向則雖城固無益卒中  
前議  
錄異記云僖宗幸蜀黃巢陷長安南北臣僚奔問

者相繼無何執金吾張直方與宰相劉鄩于棕諸朝士等潛議奔行朝為群盜所覺誅戮者至多自是阨束內外阻絕京師積糧尚多巧工劉萬餘樂工鄧慢見角觝者摘星胡弟米生者竊相謂曰大寇所向無敵京城糧貯甚多雖諸道不實外物不入而支持之力數年未盡吾黨受國深恩志效忠赤而飛竄無門皆為逆黨所使吾將賈策請竭其糧外貨不至內食既盡不一二年可自敗亡矣巢素憐萬餘巧性常侍食左右因從容言曰長安苑

左氏兵略

卷之十五

三十一

三十一

園城隍不啻百里若外兵來逼須有禦備不爾固守為難請自望仙門以北周玄武白虎諸門博築城池置樓櫓却敵為禦擇之備黃巢喜且賞其忠節即日使兩街選召丁夫各十萬人築城人支米二升錢四十文日計左右軍支米四千石錢八千貫歲餘功不輟而城未周以至于出太倉穀以支夫食然後剝榆皮而充御厨城竟不訕萬餘懼賊覺其機出投河陽

潛菴子曰沈尹戍天資忠正勇而有謀始城州走

而知楚人必敗既而城郢而知子常必亡雖雍澨之戰身傷以死猶免其首至于殛費無極誅耶將帥俾楚不遽立壘未必非斯人之忠正激之也嗚呼壯哉

捫蝨談曰設險守國詎可無城然胡可恃也恃城不誠則我高其墉不且為臨衝之招乎如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斷匈奴右臂而不置壘門使嘗以戰為守其得南仲往城于方遺意矣

左氏兵略

卷之十五

三十二

三十二

鄭伯能下人宣公十二年

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

宮杜預注也大宮鄭祖廟且巷出車吉杜出車于巷

得安國人臨守陴者皆哭杜預注陴城上僻倪皆哭所

反又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杜預注其

服故為退師而猶不入自皇門至于遠路杜預注方九

遠求歸反爾雅云九遠謂之遠說文作廋鄭伯肉袒

牽羊以逆杜預注牽羊曰孤不天杜不為不能事君

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

左氏春秋卷之十五

三十三

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林楚國土地多在江南故

實南海之濱亦言其俘因鄭以歸江南以

削也林其翦削鄭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杜

國之人男為臣女為妾亦唯楚之諸侯使鄭若惠顧前

好盟楚鄭之好徵福于厲宣桓武不氓其杜稷厲王

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桓公武公始封之賢居也

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弟使政事君夷於九

縣為縣顯得此之君之惠也狄之願也非所敢望也

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

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林言鄭

內杜牽羊以禮下于人必能誠信以用其國之  
民與庸可幾望得其國乎○下賤嫁反幾音其退三  
卜里而許之平杜預注一舍

公羊傳曰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郟晉師敗

績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

而與楚子為禮也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

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

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遠垂之臣以干

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

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耆老而綏焉請唯君王

左氏春秋卷之十五

三十四

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

得見君之玉而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

搗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郟之與鄭相去

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後奄養死者數百人

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

者行不穿皮不蠶則不出于四方何休注曰行飲

朝聘征伐皆當多少國有所費然後乃行爾喻

當以是故滅有鄭恥不能早服也是以君子為於

禮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本所以成鄭者

左氏兵略

卷之十五

三十五

遇耳不要取其土地猶古告從不赦不詳善用心  
 朝聘欲厚禮義不報扞皮  
 吾以不詳道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  
 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  
 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  
 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今之  
 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死者  
 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  
 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不詳新序  
 尉繚子曰若彼城堅而救不誠則愚夫蠢婦無不

守陣而泣下此人之常情也遂發其窖廩救撫則  
 亦不能止矣

晉書武帝攻公孫文懿文懿大懼乃使其所署相  
 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乞降請解圍面縛不許執  
 建等皆斬之檄告文懿曰昔楚鄭列國而鄭伯猶  
 肉袒牽羊而迎之孤為王人位則上公而建等欲  
 狐解圍退舍豈楚鄭之謂耶二人老耄必傳言失  
 旨已相為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  
 者來文懿復遣侍中衛演乞剋日送任帝謂演曰

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  
 走餘二事唯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為決死  
 死也不須送任文懿攻南園突出帝縱兵擊敗之  
 斬于梁水之上星墜之所

胡傳按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  
 滅不言入者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  
 晉入其于鄭也入自皇門至於遼道蓋即其國都  
 矣而經止書圍局為衆從輕典不著其憑陵諸夏  
 之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弑君

左氏兵略

卷之十五

三十六

子弑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  
 略小過雖如楚子憑陵王國近遣王都之側猶從  
 未滅于以見諫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為重也公

子歸生弑其君諸侯  
 未有聲罪致討者

筆疇云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  
 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吁君子小人所見不  
 同以小入見利于目前君子深憂于後日古  
 小事大禍猶不免況乎以小勝大者希免于禍也  
 若子良可謂深憂者矣鄭伯異日牽羊肉袒乞憐

于楚亦悲乎

捫發談曰易之鳴謙利用行師書之謙益有苗米  
格鄭伯肉袒牽羊其計畫無獲之耳猥云能下人  
視易書所彌寧無愧乎較隨息之不量力則慙矣

左氏兵略卷之十六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佥都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

海虞陳萬謨錫玄甫

宛陵徐騰芳雲卿

晉敗於邲宣公十二年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杜代先殺佐之

荀林父曰鼓士會將上軍林河曲之役鄭缺將

荀林父又作鼓同士會將上軍上軍宣八年代趙盾

荀林父將上軍士會將上軍荀林父將上軍

荀林父將上軍士會將上軍荀林父將上軍

荀林父將上軍士會將上軍荀林父將上軍

荀林父將上軍士會將上軍荀林父將上軍

荀林父將上軍士會將上軍荀林父將上軍

荀林父將上軍士會將上軍荀林父將上軍

荀林父將上軍士會將上軍荀林父將上軍

荀林父將上軍士會將上軍荀林父將上軍

荀林父將上軍士會將上軍荀林父將上軍

荀林父將上軍士會將上軍荀林父將上軍

秦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杜討今茲入鄭民不

罷勞君無怨杜勝於其君者政有經矣杜經

荆尸而舉杜勝於其君者政有經矣杜經

商農上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杜行商上賈農主

得其果母有敗開步曰平事不奸矣杜奸犯也為放

為宰擇楚國之令典杜宰令尹軍行右轅左追杜

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政東轅杜陳以轅為主

前茅慮無杜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杜斥候皆持

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杜中權後勁杜中軍制謀後

左氏兵星卷之十六

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杜物猶額也成勅令

物類而後動無妄動也杜之單能用典矣其君之舉

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杜林內姓之有則選

才者則選於故備之舉不失德賞不失勞杜有

杜賜老則旅有施舍杜旅舍客來者施之君子小人物

有服章杜尊卑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杜其貴者有

儀之等差杜禮不違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杜禮

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杜

弱攻昧戎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

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杜仲虺

後之祖杜仲虺之祖杜仲虺之祖杜仲虺

也言武王能遵天之道杜武王之德杜武王

反武曰無競惟烈杜武王之德杜武王

著昧以務烈杜武王之德杜武王

子曰不可杜武王之德杜武王

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

且成師以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杜非夫

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杜言

左氏兵星卷之十六

而為軍師而終之以非夫杜非夫

不能為此事中軍佐濟杜言

莊子曰此師殆哉杜言

師之臨三三杜言

其功則為善杜言

命不順成杜言

川壅為澤杜言

有以如已也杜言

失法之用故曰律否杜言

而竭竭杜言



子之

得整流則不行之謂臨林水變為澤乃成有帥而不

從臨孰甚焉此之謂也林有元帥而不從其命令不行之臨孰甚於此營

之違命亦果遇必敗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

林若果遇敵師必敗師子實主此禍幸韓子

謂桓子杜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

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

也杜令衆屬楚故曰失屬事之不捷惡有肝分杜

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杜三軍皆敗則六

帥師遂濟楚子比師次於杜林楚莊王以師向沈尹

左氏其朱之十六

將中軍林沈或作獲襄縣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

焉於河而歸杜公子聞晉師既濟王欲還發人伍參

欲戰杜參伍奢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

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林言前

晉戰而不勝捷雖食其肉足以雪耻乎參曰若事

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內將在晉軍可得食

乎令尹南轅反旆杜迴車南轅伍參言於王曰晉之

從政者新未能行令林言晉之林父新將中軍其佐

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杜林父新將中軍其佐

行不獲

命其三帥者事行不獲林其上中下三軍之帥聽而

無上衆誰適從杜聽衆子趙同趙括則為此行也晉

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杜稷何杜言晉師聽令不一

楚國之君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於

晉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間杜敖鄆京縣東北有管

也未有二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

擊之鄭師為承杜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

此在矣必許之樂武子曰杜武子楚自克庸以來杜

左氏其朱之十六

文十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杜計於民生之不

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杜林於日也曰斯民

懼之心不可少有怠忽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

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杜林及其治兵

治軍實器械而申重儆戒之命曰戰勝之不可保持

昔商紂恃其百戰百克之威其後武王滅之卒殄其

祀訓之以若教蚡冒杜蚡冒路籃纒以啓山林杜若教蚡

先君華路杜華路中籃纒杜中籃纒衣杜衣箴之曰民生在勤勤

則不墮不可謂驕杜勤以治生則不墮楚莊如不

勝而驕杜勝而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助為老我

則不德而微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杜不德謂  
 侯微其君之戎分為二廣杜君之廣有一卒卒偏之  
 兩車十五乘為一廣杜引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  
 以二十五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  
 人為承副杜廣則代而受之至於日入黃昏而止  
 林每目右廣則代而受之至於日入黃昏而止內官  
 序當其夜杜內官近序次也以待不虞不可  
 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杜師叔潘  
 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  
 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杜言鄭人來勸我

左氏兵略卷之十六

六

則鄭來晉我若不克則鄭遂往從楚是趙括趙同曰  
 以我卜其去就也鄭人之言不可從  
 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林  
 率師以來教鄭惟求勝敵勝楚是知李曰原屏咎之  
 徒也杜知李莊子也原趙同屏趙莊子曰蔡伯善哉  
 趙括從黨也林答指彘子趙莊子曰蔡伯善哉  
 杜莊子趙朝實其言必長晉國杜實猶克也言樂書  
 樂伯武子當執晉國楚子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杜  
 之政也  
 期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杜軍車挑戰  
 和以楚晉許伯曰吾聞致師者林此言御車道御靡旌  
 之群帥許伯曰吾聞致師者林此言御車道御靡旌  
 摩壘而還杜靡旌靡疾也摩近也樂伯曰吾聞致師

左射衣

者林此言樂車左射以敵杜左車左也敵失之代御  
 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杜兩馬此掉正也林自代  
 馬正鞅以示攝叔曰吾聞致師者杜此言車右右入  
 間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杜此言車右右入  
 壘折敵執俘而還杜車右入敵人之營壘折敵皆行  
 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杜張兩角從樂伯  
 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杜樂伯矢盡  
 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杜樂伯矢盡  
 使攝叔奉麋獻馬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  
 諸從者杜此言以歲之非時獻禽之人或者未至敢以

左氏兵略卷之十六

七

辭未絕終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  
 免杜止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杜錡魏擊子欲為公而  
 復逐杜錡魏擊子欲為公而  
 怒欲敗晉師請敵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  
 楚潘黨逐之及葵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  
 軍車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政獻於從者杜樂澤在樂  
 為鮮見六得一獸黨命去之杜叔黨潘黨逐之子  
 言其不如楚杜叔黨潘黨逐之子  
 趙旃求鄉未得杜旃趙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  
 失楚樂伯請挑戰弗許請君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  
 致師之徒請挑戰弗許請君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  
 往卻獻子曰杜獻子二憾往矢弗備必敗杜言趙旃

推我

左氏兵略

卷之十

恨之人也夫也 蘇子曰鄭人勸戰勿敢從也楚人  
 求成帝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藝  
 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我師無日矣楚人乘我師也  
 來我不備晉師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  
 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敵  
 警也林若楚人無有惡意則除去兵備而相從為盟  
 不至喪敗且雖諸侯以和好之禮相見蘇子不可不  
 若行師從故軍衛不撤去警戒之至也蘇子不可不  
 備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杜帥將也  
 故上軍不敗趙襄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  
 左氏兵略 卷之十 八 四十三

濟潘黨既逐趙錡杜言錡趙旃夜至於楚軍杜二  
 俱受命而行不相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杜布  
 示無所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廣難鳴而駕  
 日中而說林東廣兵車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柳  
 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柳左廣屈蕩為右杜楚王史  
 必有乙卯王來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  
 蕩搏之得其甲裳杜下曰裳林蓋得趙晉人懼二子  
 之怒楚師也使輶車逆之杜也車兵車名潘黨望其  
 麾使聘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

卷之十

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  
 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林楚師既陳而無晉軍故孫  
 進迫人無使他人進來迫我於元戎我車在前也詩  
 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戒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為備  
 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林先發制人所以  
 之使不遂疾進師車馳卒奔林車馬馳驟步卒  
 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齊者有賞申軍下  
 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林兩手曰掬林二軍爭舟  
 以兩手掬之晉師右移上軍未動杜言餘軍皆移去  
 言其多也尹齊將右拒平以逐下軍杜上軍在經所以  
 左氏兵略 卷之十 九 五十三

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杜二子楚大夫唐  
 安昌縣東南曰不殺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殺之罪  
 也林楚子自稱不殺言不殺無德而貪然楚不克君  
 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林唐屬楚故楚之羞亦  
 也使潘黨率游關四十乘杜游車從唐侯以為左拒  
 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杜駒伯鄭克上軍佐也林  
 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林言楚兵方  
 以攻於我軍則我之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  
 可乎杜同奔為分謗殿其卒而退不敗杜以其所

乘廣

朕為投輝

王見右廣將從之東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

終林言楚王以左廣始出亦必以左廣終自是楚之乘

廣先左杜以乘佐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杜車重故

不能杜人基之脫局器反為古樂反徐公宜之服云

又恭之拔旆投衛乃出杜還便說不進旆大旗也拔

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林晉師既出陰乃顧楚

奔比不如楚為大趙旆以其良馬二濟其先與叔以

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林自以他馬駕車而歸馬馳棄

左氏兵暴卷之十六

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林逢大謂其二子無

顧杜不欲顧曰趙使在後杜使老稱也怒之使下指

木曰尸女於是按趙旆綏以免林逢大夫怒其子違

木而謂之止杜止於此命使其二子下車指

木而謂之止杜止於此命使其二子下車指

皆重獲在下杜重獲於木下楚熊肩羈囚知釐

知莊子以其族反之杜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尉武

子御杜武子下軍之士多從之杜知莊子下每射抽

矢故納諸厨子之房杜抽推也厨子怒曰非子之

求而蒲之愛杜蒲揚卿可以為蒲休本為求黃澤之

池矢故

蒲可勝既乎林董澤晉諱名其地多出楊柳杜河知

率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

林言不得他八之子我子其可得乎我必得射連尹

其人而以好箭射之不可苟然而射故也

畏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

臣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杜不能

濟亦終夜有聲杜言其兵衆丙辰楚重至於邲

也遂次於衛杜言其兵衆丙辰楚重至於邲

晉尸以為京觀杜言其兵衆臣聞克敵必示子孫

以無忘武功杜言其兵衆臣聞克敵必示子孫

左氏兵暴卷之十六

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杜文字林武字武王克商

作頌曰載戰于戈載櫜于矢杜言其兵衆武王克商

沐威暴亂而思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杜言其兵衆

夏大也言武王既克又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杜言其兵衆

定爾功杜言其兵衆武王克商又作武其卒章曰若

祖惟求定杜言其兵衆武王克商又作武其卒章曰若

安其六曰綏萬邦杜言其兵衆武王克商又作武其卒章曰若

望年此二六之數與今詩頌夫武其卒章曰若

功安民和眾望財者也杜言其兵衆武王克商又作武其卒章曰若

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七德

歸

杜子孫

杜著之篇章 今我使二國暴骨暴夫觀兵以威諸侯

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

所遠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

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

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官告成事而

已武非吾功也 林告服鄭勝帶之成事於先君而巳

作先君官告成事謂爭告所戰上於官中 古者明王

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

以懲淫惡 杜鯢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

左氏兵界 卷之十六 十二 四百廿六

以敗來者於是有京觀 今罪無所 杜晉罪無 而民皆

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 林有晉之死者非

又何所取以爲 京觀示子孫乎 祀於河作先君官告成事而還 杜傳

莊有禮所 以逐與

後周書大將晉公護伐齊時尉遲迴圖洛陽爲敵

所敗達奚武與齊王憲於邙山禦之至夜收軍還

欲待明更戰武欲還固爭未決武曰洛陽軍散人

情駭動告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中

久矣備見形勢大王少年未經軍事豈可將數營

士會知楚

觀

左氏兵界

士衆一朝棄之平憲遂從之全軍而返

孫子云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 張預曰士會察

楚師之不可敵陳平料劇項之長短是知彼知己

也

左傳附註云觀與而動柱註彙罪也附註云桓公

八年傳註彙瑕隙也服震亦云彙間也此以彙爲

罪昭元年吳有彙註云過也皆非是

孔疏云司馬法兵車一乘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甲士在車不共卒役所言左右者分步卒爲

左氏兵界 卷之十六 十二 四百廿六

左右也 兵車一轅服馬夾之而言挾陳者步卒被

分左右者當軍行之時又分之使在兩廂挾陳以

爲戰備 楚陳以轅爲主故以轅表車正是挾車嚴

兵以備 不虞也其應在左者使之追求草草令離

道求草不近兵車也羣爲卧上之草故云爲宿備

也此是在道時然故云軍行右轅左追羣至於對

陳之時則各在車之左右故預定左右之分在道

分使之耳

又茅明也在前者明爲思慮其所無之事恐其卒

有非常當預告軍中兵衆使知而爲之備也如今  
軍行有斥候踰伏者令人遠在軍前斥候望慮  
有伏兵使踰行之持以絳及白爲幡與軍人爲私  
號也曲禮曰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  
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  
擊獸則載貔貅其事與此見賊衆極相似也茅明  
釋言文舍人曰茅昧之明也

武經總要先鋒陣云前茅慮無中權後勁謂前建  
茅旌以震敵之有無又使權謀者居中勁悍者在

左氏兵略卷之十六

十四

後也詩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軍鋒之冠乃前代

才力之選漢以樊鄴滕灌先登陷陣光武以馮異

馬武爲衆軍前鋒曹魏以于禁張遼樂進徐晃迭

爲軍鋒晉謝元鎮廣陵領應募號統爲前鋒後唐

置白橫衝二軍自古先鋒之選所以禦奔衝陷

堅陣擊銳師盡須勇力也

丹鉛總錄云中權中軍制謀後勁後以精兵爲殿

也中權合曰中軍後勁合曰殿後

孔疏類謂旌旗畫物類也百官尊卑不同所建各

也

左氏兵略卷之十六

十五

有其物象其所建之物而行動軍之政教不待約  
束號令而自備辦也周禮大司馬中秋教治兵辨  
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旗軍吏載旗師都載  
旒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旗鄭玄云軍吏諸  
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旒或  
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外鄉遂之州長縣正  
以下野謂公邑大夫載旒者以其將夷卒也百官  
卿大夫也載旗者以其屬衛士也凡旌旗有軍衆  
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是其尊卑所建各有物類

左傳附註云撫訪耆昧以務烈所可也杜註云當  
務從武王之功業附註烈所者功烈之處所也猶  
民知義所之所

孔子不可

孫子曰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  
矣張預曰軍吏中有不知兵家權謀之人而使

同居將帥之任則政令不一而軍疑矣若郊之戰

林父欲還先穀不從爲楚所敗是也近世以中官

監軍其患正如此高崇文伐蜀因罷之遂能成功

左師之臨

左傳附註云先穀佐之杜註彘季代林父附註劉  
炫云傳文皆稱彘子穀非彘季也今案昔有士魴  
稱彘季杜或緣此而謫孔疏以季友季路為比謬  
矣

察齋續筆云左傳所載周易占筮大抵只一爻之  
變未嘗有二爻以上者又有相與論事不佞著占  
而引卦以言者如鄭公子曼滿欲為卿王子伯廖  
曰周易有之在豐之離晉先穀違命進師知莊子  
曰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楚王汰侈子太叔曰在復

左氏兵星卷之十六

十六

師出以律

之順但以爻辭合其所行之事耳

易經師卦云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王弼註為師  
之始齊師者也齊聚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律  
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令有功法所不  
赦故師出以律否臧皆凶疏律法也初六為  
師之始是整齊師衆者也師出之時當須以法制  
整齊之故云師出以律否臧凶者若其失律行師  
無問其否之與臧皆為凶也

又孔疏莊子見彘子逆命必當有過乃論其事云

此師之行

乙殆哉周易之書而有所事師之初

六變而為臨初

辭云軍師之出當須以法若

不善則致其凶既引易文以人從律令者師出乃

以律從人則有不臧之凶又覆解不臧之義云執

事上下相順和成則為臧若相違逆則為不臧既

釋不臧之事又釋以律之意坎為衆今變為兌兌

為柔弱是衆散為弱坎為川今變為兌兌為澤是

川壅為澤坎為法衆今為衆則弱為川則壅是法

律破壞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又釋否之一字故

左氏兵星卷之十六

十七

曰且律竭言法律竭盡也川水當盈而以竭盡且

又被天塞不得整流以法當嚴整而以破壞彼人

違逆不得施行所以致此凶禍彘子之惡當此初

六之禍故云水之不行是謂臨矣彘子有師不從

欲論不行之臨事誰甚於彘子周易所言是彘子

之謂若能違辟前敵於事猶可若果敢遇敵必致

禍敗也此禍敗之事彘子主受之雖在敵免死而

歸必大咎也師坎為水坤為衆衆行如水師出之

家故名其卦為師服虔云坎為水坤為衆又互體

震震為雷雷鼓類又為長子長子率眾鳴鼓巡水而行行師之象也臨兌為澤坤為地居地而俯視於澤臨下之義故名為臨

武侯將死曰夫敗軍喪師本有不因輕敵而致禍者故師出以律不律則凶夫律者有十五焉一曰慮間謀明也二曰詰使令審也三曰勇敵衆不撓也四曰應見利思義也五曰平賞罰均也六曰忍善舍耻也七曰寬能容衆也八曰信重然諾也九曰敬禮賢能也十曰明不納讒也十一曰謹不違

左氏春秋卷之十

十九

理也十二曰仁善養士卒也十三曰忠以身殉國也十四曰分知止足也十五曰謀自料知他也

南史宗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

宋書劉牢之率眾東征孫恩退走牢之屯上虞使高祖成句章城句章城既卑小戰士不盈數百高祖常被聖執銳為士卒先每戰輒摧鋒陷陣賊乃退還決口于是東伐諸帥御軍無律士卒暴掠甚為百姓所苦唯高祖法令明整所至莫不親視焉

有律以聖

左傳附註云凡律竭也杜註竭敗也坎變為兌是法敗附註此傳義頗難曉尋其語脉當讀有律為句以如已也故曰律又自為句蓋言師行有律以為帥者能使其下如已也故謂之律如已猶言從已謂從帥令而不逆即上文執事順成之意也從帥為戒否戒猶不戒也不戒則律且竭而敗矣杜斷故曰律三字向下既非又專論卦象而不言事理此其蔽耳○盈而以竭大且不整所以凶也杜註水遇天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附註大且不整

左氏春秋卷之十

十九

亦就行師言之說文矢屈也言其軍法屈而不伸散而不整所以凶也

孫子凡之

孔疏釋言訓尸為主故云主此禍也易師卦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與尸函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佐之於元帥弟子也而專以師濟使不當也軍必破敗而與尸案下句云雖免而難則謂難子當在陳而死師封有與尸之語其言尸之或容有此意但尸字不可兩解故杜畧去之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



○張預曰聚居將帥之位恩信未加於民而遂以刑罰齊之則怨志而難用故曰穰苴曰臣素卑賤士卒未附百姓不信又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是也

漢書高帝紀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王豹酈食其還漢王問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歇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失信

左氏兵略卷之十六

等遂虜豹傳詣滎陽定魏地

晉書宣帝將伐遼東何曾上疏魏帝曰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受任明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又參御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陰當難則權足相濟險缺不豫則才足相代其為國防至深且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為貳臣計之劉陰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大尉奉解誅罪精甲銳鋒步騎數萬道路向阻且四

千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傳誠宜有副今北軍諸將及太尉所督皆為舉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裁臣愚以為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夙著者成其禮秩遣詣北軍進同謀畧退為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儲則無患矣

左氏兵略卷之十六

南史宋文帝將北伐沈慶之固陳不可時徐湛之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筆難慶之慶之曰為國譬如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筆謀之事何由濟

又元凶殺逆沈慶之即勒內外處分府主簿顏竣聞慶之至馳入見帝曰今四方尚未知義師之舉而劭據有天府首尾不相應赴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唇齒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方興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參預此禍至也宜斬以徇衆  
隋書漢王諒發兵作亂遣其將慕容良自滏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史祥為

行軍總管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  
理輕而無謀才用素不足稱又新得志謂其衆可  
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  
戰以吾籌之不足圖也乃令軍中脩攻具公理使  
諜知之果也兵於河陽內城以備祥祥於是艤船  
南岸公理聚甲以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渡  
公理率衆拒之東趨黎陽討恭良等良列陣以待  
兵未接良棄軍而走於是其衆大潰祥縱兵乘之  
殺萬餘人

左氏兵略卷之十六

二十二

孫子曰上下同欲者勝 王哲曰上下一心若先  
較剛復以取敗呂布遠異以致亡皆上下不同欲  
之致 張預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人人欲戰則  
所向無前矣

魏志曹公擊馬超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  
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公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  
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  
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  
以喜

宋書王玄謨爲大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  
軍後又絡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沈攸  
之謂軍吏曰今衆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  
相呵叱便致駭亂取敗之道也乃就一軍請號衆  
咸從之

左氏兵略卷之十六

二十一

陳書侯安都與周文育西討王琳時兩將俱行不  
相統攝因步下交爭稍不平軍至鄧州琳將潘純  
陀於城中遙射官軍安都怒進軍圍之未能克而  
王琳至弇口安都乃釋鄧州悉衆往沌口以禦之  
遇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官軍據西岸相持數日乃  
合戰安都等敗績安都與周文育徐敬成並爲琳  
所囚琳搃以一長鎖繫之置於榻下  
舊唐書哥舒翰拒賊於潼關或勸翰曰安祿山阻  
兵以誅楊國忠爲名公若留兵三萬守關悉以精  
銳迴誅國忠此漢挫七國之計也公以爲何如翰  
心許之未幾有客泄其謀於國忠國忠大懼乃奏  
曰兵法安不忘危今潼關雖衆而無後殿萬一不  
利京師得無恐乎請選監牧小兒三千人訓練于

破賊

又朱克融因張弘靖王廷湊殺田弘正合從構逆謀拒王命時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顏為忠武節度使兼深冀節度救深州仍以中官楊永和監光顏軍廷湊克融之衆不過萬餘而抗官軍十五萬者良以統制不一玩寇邀利故也又陸贄以邊將名目太多諸軍統制不一緩急無以應敵乃上疏其畧曰夫統帥事則人心不分人

其可得乎

陸宣公奏議云李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逼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強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群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含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害姦而怨其事多凌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

死中詔從之遂遣劔南軍將李福劉光庭分統焉又奏召募一萬人屯於瀾上令其復心杜乾運將之翰應為所圖乃上表請乾運兵隸于潼關遂召乾運赴潼關計事因斬之自是翰心不自安又素有風疾至是頗甚軍中之務不復躬親委政于行軍司馬田良丘良丘復不敢專斷教令不一頗無部伍其將王思禮李承光又爭長不叶人無聞志又肅宗以李光弼郭子儀俱是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立元帥唯以中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王

心不分則號令不二號令不二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為衆以弱為強變化翕聞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所任得人何敵之有若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為庸衆散為弱逼撓離析兆乎戰陳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

強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虞危切實堪夜心太上消愚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微惠元勢轉孤弱為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為賊泄所邀藉此兩軍迭為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

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

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

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

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矣其

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為

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謂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

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就於擅能或建勲績

事有必應斷無可疑解圍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

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

宋楊時曰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輩

兵猶不免敗矧則與尸之凶可知

又吳淵為制置使知王登才畧招致之登曰用兵

患不一登書生不遇馮執觀戰請五大帥中擇一

人為節制淵曰請監丞出止謂此也即書銀牌曰

監丞代某親行將士用命不用命賞罰必具登至

沙市椎牛醢酒得七千人誓曰登與諸將義同骨

肉今日之事登不用命諸將殺登以獻主帥諸將

有一不用命登有制劄在不敢殺也衆股慄聽命

竟立奇功於沮河

客齋續筆云周易師卦六三師或與尸函九五長

子師師弟子與尸貞凶爻意謂用兵當付一帥苟

其倚難然臨之則凶矣與尸者衆主也安慶緒既

敗連歸相州肅宗命郭汾陽李臨淮九節度致討

以二人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宣者

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步騎六十萬為史

思明所挫一戰而潰憲宗討淮西命宣武等十六

道進軍雖以韓弘為都統而身未嘗至既無統帥

小廣錢

至四年不免及裴度一出才數月即成功穆宗討  
 王庭湊朱克融時裴度鎮河東亦為都招討使群  
 帥如李光顏烏龜嗣皆當時名將而翰林學士元  
 稹意圖宰相忌度先進與知樞密魏簡相結度每  
 奏畫軍事輒從中沮壞之故也守諭年竟無成績  
 正元之誅吳少誠元和之征盧從史皆此類也石  
 晉開運中為契丹所攻中國兵力寡弱桑維翰為  
 宰相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雖杜重威李守正  
 張彥澤輩驍材反虜然重威為主將陽城之戰三  
 人者尚能以身殉國大敗彊胡耶律德光乘驢駝  
 奔竄僅而獲免由是觀之大將之權其可不專耶  
 何大復論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興歎亡不  
 破者也千夫牧羊亡不擾者也故以一御衆則衆  
 志定以衆制一則群疑生是故千人興歎不如一  
 人勇而趨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也故善  
 用將者制其功罪而不制其事幾故士知有將將  
 知有君士知有將則報義時知有君則盡忠  
 孔疏楚世家云熊罥卒子熊渠立是為若敖若敖

卷之十六

三十九

廣

卒子霄敖立霄敖卒子熊渠立是為蚡冒蚡冒卒  
 弟熊達立是為楚武王案杜註文十六年傳蚡冒  
 楚武王父不從史記也以荆竹織門謂之篳門則  
 篳路亦以荆竹編車故謂篳路為柴車方言云楚  
 謂九人貧衣破醜故為藍縷藍縷為敝衣也服虔  
 云言其縷破藍藍然  
 孔疏劉炫云兩廣之別各有一卒百人一卒外復  
 有偏丁兩二十五人兵法十五乘為偏偏有一兩  
 從是偏家之物故謂此為偏之兩其實一廣  
 十五乘有一百二十五人從之楚子為乘廣三十  
 乘分為左右知十五乘為一廣也百人為卒二十  
 五人為兩十五乘為偏習司馬法之文百人為卒  
 二十五人為兩同禮亦有此文但周禮無偏故杜  
 并引司馬法耳成七年九乘為小偏故此為大偏  
 也  
 唐太宗李衛公答問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之法  
 云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此亦得周制歟  
 李靖曰按左氏說楚子乘廣三十乘廣有一卒卒

卷之十六

三十九

偏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為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也臣謂百人曰卒五十人為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耳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九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為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又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狹則用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

左氏兵要卷之十六

三十一

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所得法深矣

禮車僕注孫子八陣有卒車之陣

周禮考工記云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鄭玄注由所上

也車有六等之數注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馬六等之數法易之三材六畫

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祕六尺有六寸既建而造

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

之三等人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

孰常崇於戈四尺謂之五等晉書有云

戰四尺謂之六等注此所謂兵車也軾與後橫木崇高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矣

長丈二尺是戰車皆持車軾鄭司農云此謂為倚

移從風之移謂者戈於車軾倚也而發告直謂牙

車謂之六等之數注申言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

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注先視輪凡察車之

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久也不微至

無以為戚速也注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齊人有名疾為戚者春秋傳曰蓋以樸之

為已處矣速疾也書或作數鄭司農云樸讀如于

南僕之僕微至謂輪至地者少言其圓甚著地者

微耳著地者微則易轉注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

故不微至無以為戚數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

已卑則於馮終古登地也注已大也甚也崇高也

左氏兵要卷之十六

也地阪也輪注已大也甚也崇高也

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

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注此以馬大

車軾也曰車木路也乘車王路金路

乘路也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

吏記大將軍衛青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陣而待

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

當匈奴孫吳兵法曰有巾

後漢書吳漢常造戰車可駕數牛上施樓櫓置丁

塞上以拒匈奴虜皆遁去遠却北狄拓地千里

晉書馬隆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敗之

險以道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路狹則為木屋施于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礮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屏甲無所留碍賊咸以為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南史梁韋駄北征魏將楊大眼將萬餘騎來戰大眼以勇冠三軍所向皆靡駄結車為陣大眼驟騎圍之駄以驢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者衆矢貫大眼右臂亡魂走

左氏兵略

卷之十六

三十二

韞鈴內篇荆尸之陣楚子武王霸天下之所作也楚自若敖紛冒之世簞路藍縷以啓山林至武王始為軍政而無備於荆公荆楚地尸陳也故號曰荆尸其法五十人為兩百人為卒十五乘為偏以其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車各一卒一兩馬上中下三軍中軍以奉公上下分左右二拒蓋方陣也公有親戎分為左右二廣一廣各一偏陣後別有游闕四十乘行則前軍為先鋒數節為號應敵有無右軍次之挾轅為戰備中軍主節制如懸轅左

軍次於中軍見地有美草知前軍見敵也急進而進以相應後軍聞之勁然以歛其後即行次之聞而陣立成矣然車戰之法作於先王惟先王能用之先王何心哉敬事而懼之心也後雖有其法而無其心莊王與晉人于邲之戰未陣乘廣以逐趙衰車馳卒奔陷入晉軍之中共王與晉人鄆陵之戰三遇卻至之軍而喪其目輕搖妄動如此何有于武王之政哉

左氏兵略

卷之十六

三十三

陳氏禮書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託兵械衣裘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為利大矣昔周伐鄭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邲之戰楚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考之周禮五伍為兩四兩為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百人為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杜預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也

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巫臣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畧可知也或者謂晉人以什共車必克房琯以車戰取敗遂以為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愈是不知晉人之克非什之利用什之幸也房琯之敗非車之不利用車之罪也古者教民以射御為藝君子以射御為能則登車而不能鄉參乘而不能射者鮮矣房琯之用車有是人乎不然巫臣教吳以乘車而能取敗於楚何也戎車之制不可以考姑做小戎以見之

又曰梓車曠左所以虛神位也乘君之乘車不曠左不敢虛君位也左必式不敢安君位也蓋乘車之禮君處左車右處右僕處中故造車者必慎于左考工記所謂終日馳騁左不捷是也乘車者不敢曠左戎右所謂會同充軺車是也器物不敢恃之於左月令所謂載耒耜于參保介之御也

後世魏公子左以迎侯生秦皇左以迎太后皆古之遺制耳此特乘車為然若兵車則取者在左戎右在右將帥居中昔晉伐齊卻克將中軍解張御卻克傷矢而未絕鼓音則將在鼓下矣解張傷手而血殷左輪則御在車左矣然此將帥所乘也若士卒所乘則左人持矛右人持矛中人御故書戒左不攻於左不攻於右御非馬之正言左右而又言御則御在中可知也左傳稱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言左右下則御在中不下可知也楚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以戰是左人持矛也樂鉞為晉侯石曰寡君使鉞持矛為衛太子為簡子禱曰蒯贖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蓋御無定位右有常處故將帥車則御在左士卒車則御居中右人之持矛雖將帥士卒之車不同而所居常在右所職常持矛也凡此皆三人乘車之法也大僕凡車旅田校贊王戴王之乘車有御與戎右又有大僕則四駟乘夫春秋之時候叔夏御莊叔綿房甥為右富父終生駒乘杜預曰駒乘



四人乘車 章氏曰車戰之法每車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行則以車為衛居則以車為營一車之間又有倅車春秋如韓原之戰轅秦伯將止之鞍之戰韓厥中御而從齊侯鄆陵之戰卻至遇楚子韓厥從鄭伯邲之戰楚子乘廣以逐趙旃用車以戰而使敵人使得與吾元帥相接則是環衛之車不設也蓋古者車戰之法前後整齊必有護衛前後行列元帥未易動搖也至春秋列國之所往往軍伍不整而元帥每以車逐利混然左右卒

無定法故敵人得以反之終春秋世致敗者未見不由車戰之無法而輕動搖也惟繻葛之戰二拒用事若原繁高梁彌以中軍奉公未嘗輕動搖深得古法

宋史沈括侍帝仁宗側帝顧曰卿知籍車乎曰知之

帝曰何如對曰敢問欲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

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

馬端臨文獻通考云楚自若敖蚡冒筭路盤縷以啓山林武王始為軍政作荆尸以伐隨授師子以立陣法成王地方千里城濮之役子玉請戰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從之大抵皆非正軍制亦非古穆王按晉文襄霸之後楚益強大時則嚴環衛之屬厥貉之會陳鄭及宋夢役於司馬以田孟諸時則有右孟左孟兩戰之制莊王霸強克庸以來遠邲之戰軍制備矣蓋兆於武王備於莊王傳莫詳焉三軍以為正軍二廣以為親軍游闕以為游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於陳則分左右二拒調卒之法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卒衆輯睦不好於事行軍之典則右轅左追蓐前茅扈無中權後勁行軍之翼日則輜重至凡此皆軍政之善者也右共王之世公子嬰齊為簡之師組甲被練皆創名之康王以為掩為司馬始并沃衍牧隰臯賦車藉馬而有車兵徒兵甲楯之數靈王斥

地益大陳蔡不羹邑賦千乘於是五帥平三簡  
上國東國之兵都外都師精練有法至若戍丁則  
若申息之子弟士兵則若都君子按之則若王馬  
之屬其舟師以待吳冠而率莫能以得志

子威雜俎云古者以車戰兵車一乘步卒七十二  
人分翼左右車太夫在左御者處中勇士居右凡  
七十五人一爵曰公士者步卒之有爵為公士者  
二爵曰上造造成也古者成士升於司徒曰造士  
雖依此名皆步卒也三爵曰簪褭御駟馬者要褭

左氏兵略卷之十六

三十八

古之名馬也駕駟馬者其形似簪故曰簪褭也四  
爵曰不更不更者為車右不復與凡更卒同也五  
爵曰大夫大夫者在車左者也六爵為官大夫七  
爵為公大夫八爵為公乘九爵為五大夫皆軍吏  
也吏民爵不得過公乘者得賈與子若同產然則  
公乘者軍吏之爵最高者也雖非臨戰得公卒車  
故曰公乘也十爵為左庶長十一爵為右庶長十  
二爵為左更十三爵為中更十四爵為右更十五  
爵為少上造十六爵為大上造十七爵為左

教師

長十八爵為大庶長十九爵為關內侯二十爵為  
列侯自左庶長已上至大庶長皆卿大夫皆軍將  
也所將皆庶人更卒也故以庶更為名大庶長即  
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左右偏裨將軍也  
孔疏周禮環人掌教師鄭玄云教師致其必戰之  
志則教師者致已欲戰之意於敵人故置車揚威  
武以挑之下云趙旃請挑戰是也挑彼晉師故言  
以致晉師也楚子既求成而又令挑戰示其不欲  
崇和以疑誤晉之群帥

左氏兵略卷之十六

三十九

孫子曰致人而不致於人

唐太宗李衛公答問李衛公曰千童萬司不出乎  
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

北史遼東之役以來護兒為平壤道行軍總管燕  
檢校東萊郡太守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泲水去平  
壤六十里高麗主高元掃境內兵以拒之列陣數  
十里諸將咸懼護兒笑謂副將周法尚及軍吏曰  
吾本謂其堅城清野以待王師今來送死當殄之  
而朝食高元弟建驍勇絕倫率敢死數百人來致

師護兇命武賁郎將費青奴及第六子左千牛整  
馳斬其首乃縱兵追奔直至城下俘斬不可勝計  
舊唐書竇建德營於板渚太宗將挑戰先伏李勣  
程知節秦叔寶等兵太宗持弓矢欲德執稍進走  
德墜下大呼致師賊衆大驚擾出兵數千騎太宗  
遂巡漸却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所殺亦數十人遂  
引賊以人伏內於是與勣奮擊大破之  
宋史韓世忠勸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聽馬立  
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

左氏兵畧卷之十六

四十

致敵敵果至殺其德戰二人遂引去  
兵機藝曰只致敵來戰則彼勢常虛不往赴戰則  
我勢常實多方以致敵之來我據便地而待之無  
有不勝法曰致人而不致于人

左射人

左射人

孔疏兵車自非元帥皆射者在左御在中央故云  
左車左樂伯居左故稱左也下云抽矢敢納諸厨  
子之房還好矢而留之知敵是矢之善者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選車士奈何太公曰選車士  
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

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束縛旌旗  
力能發八石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名曰武車  
之士不可不厚也 劉賓曰八石八百斤也射前  
後左右皆便利習熟者如楚樂伯與晉戰左射馬  
右射人伏角不能進是也

舊唐書太宗討王世充以輕騎挑之陷於重圍左  
右咸懼太宗命左右先歸獨留後殿世充驍將軍  
雄信數百騎夾道來逼交槍競進太宗幾為所敗  
太宗左右射之無不應弦而倒獲其大將燕傾

左氏兵畧卷之十六

四十一

射農

戰國策陳軫曰今山澤之獸無類於麋麋常能知  
獵者張網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收獵者知  
其詐偽提網而進之麋因得矣

爾雅羣麋與鹿為友鹿是陽獸情淫而游山夏至  
得陰氣而解角從陽退之象麋是陰獸情淫而游  
澤冬至得陽氣而解角從陰退之象今海陵至多  
千百為群多牝少牡人言一牡輒交十餘牝又與  
鹿交魯莊公十七年冬多麋劉向以為麋色青近  
青梓麋之為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後漢志云麋

陵東陽縣多麋注博物志曰千千為群掘食草也其處成泥名曰麋啖民人隨此畷種稻不耕而獲然則為水澤之地如孟諸之麋者豈此地類耶吳志太史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後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策討麻保賊賊於也裡緣樓上行害以手持樓勢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於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

三國典畧云後梁有何山者其射之妙人莫能及有烏譟於庭樹蕭瑟應之謂山曰射中烏者賜一

左氏兵畧卷之十六

四十二 三百五

車轂其烏典雖並立于枝上山曰脫一箭射兩烏請賜轂兩車臣無車牛願官為送答許之于是山射中其二答甚忻悅即令載轂兩車送之

北史魏孝武即位蠕蠕等諸蕃並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鵠飛鳴于殿前帝素知寶熾善射因欲矜示遠人乃給熾御箭兩隻命射之鵠乃應弦而落諸蕃人咸嘆異焉

又山偉祖強工射擊弓五石從獻文獵方山有兩狝起于御前詔強射之百步內二狝俱獲

又隋文帝嘗宴達頭可汗使者于武德殿有鵠鳴于梁上命崔彭射之中上大悅及使者反可汗復遣使請崔將軍一與相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庭遂遣之及至汧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飛為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莫不嘆服

又尉遲迴之亂史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群鴈飛來萬歲謂士彥請射行中第三者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

左氏兵畧

卷之十六

四十二 三百五

又尉遲迴伐蜀迴弟綱從周文送之于城西見一走兔周文命綱射之誓曰若獲此兔必當破蜀俄而綱獲兔而返周文喜曰事平當賞汝佳口及克蜀賜綱侍婢二人又常從周文北狩雲陽見五鹿俱走綱獲其三每從遊宴周文以珍異之物令諸功臣射之綱所獲輒多

又皮景和善騎射以親信事齊神武從征步稽落疑賊有伏令景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遇賊百餘人便戰景和射數十人莫不應弦而倒神武嘗令

景和射一野豕一箭獲之深見賞異

又賀拔勝工武藝走馬射為十中其五六後從寧  
昆明池時有鳬游池上周文授弓矢于勝曰不見  
公射久矣請以為歡勝射之一發俱中

北齊書世宗于涇橋校獵見一大鳥雲表飛揚斛  
律光引子射之正中其頸此鳥形如車輪旋轉而  
下至地乃大鵬也世宗取而觀之深壯異焉邢子  
高見而嘆曰此射鵬手也當時得號落鵬都督光  
及弟羨並工騎射其父金日令其出畋還即較所

左氏兵畧卷之十六

四十四

獲禽獸光所獲或少必麗龜達腋羨雖獲多非要  
害之所光常蒙賞美或被擄擄人問其故金曰  
光必背上著箭羨隨處下手其數雖多去兄遠矣  
聞者咸服其言

酉陽雜俎今軍中將射鹿往往射棚上亦盡虎李  
績對君義聘梁記曰梁主客賀季指馬上立射嗟  
其工績曰養由百中楚恭以為厚季不能對  
載記符堅遣將黃眉鄧羗等率步騎討黃  
洛深遠高壘固守不戰而羗等皆傷之鳥

此戰

落子虛發襄頰為晉將桓溫張平所敗銳氣盡矣

今固壘不戰是窮也也襄性剛狠若長驅鼓行旦  
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而擒也黃眉從之  
遣羗率騎三千軍于襄壘以挑之果怒盡銳出戰  
羗偽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至于三原羗回騎拒  
襄俄而黃眉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

南史沈攸之反衆輕軻從數百人先大軍下佳白  
縹洲坐胡床以望其軍有自驕色即至郢以郢城  
弱小不足攻攸之將去柳世隆遣軍于西渚挑戰

左氏兵畧卷之十六

四十五

攸之果怒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衆皆披却  
周書梁蕭循固守梁州楊紹以為懸軍敵竟圍守  
堅城曠日持久糧餼不繼城中若致死于我懼不  
得歸請為計以誘之乃頻至城下挑戰設伏待之  
循初不肯出紹又令人罵辱之循果怒出兵紹偽  
遁伏發破之城降

隋書陳將樊猛濟江討周法尚法尚遣部曲督韓  
明詐為背已奔于陳偽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  
北人皆竊議盡欲叛還若得軍來必無聞者自當

于陣劉戈耳猛以為然引師急進法尚乃陽為畏懼自保于曲猛陳兵挑戰尚先伏輕舸于浦中又伏精銳于古村之北自張旗幟迎拒之戰數合偽退登岸拔古村猛捨舟逐之法高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退走赴船既而浦中伏舸取其舟揖建周旗幟猛于是大敗僅以身免虜八千人

兵机慕曰與敵營壘相連勢力相均可遣輕騎挑之伏兵以待法曰遠而挑戰欲人之進也

左氏兵略卷之十六

四十六

教子設備

舊唐書李觀在鎮雖無拒境之績勵卒儲糧訓整軍輯及平涼之師會渾瑊既無戎備觀伺知狡謀潛擇精兵五千要伏險道及瑊遁叛觀游軍及李元諒之師表裏以克

南唐書查文徽暗而貪功陳誨知其必敗植旗鳴

鼓列兵江十以須之文徵果敗被執誨全軍還劍

州

孫子曰必生可虜也張預曰臨陳畏怯必欲生

還當鼓譟垂之可以虜也晉楚相攻晉將趙嬰齊

令其徒先舂舟于河欲敗而先濟是也

晉書劉毅率劉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與桓玄戰於崢嶸洲于時義軍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衄常漾輕舸于舫側故其衆莫有關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光玄衆大潰燒輜重夜遁南史侯景初聞邵陵王綸至懼形于色及敗軍還尤言其盛愈恐命具舟石頭將北濟任約曰去鄉萬里走欲何之戰若不捷君臣同死草間乞活約所不為景乃留宋子仙守壁自將銳卒拒綸

左氏兵略卷之十六

四十七

南齊書垣崇祖為胸山戍主胸山邊海孤險人情未安崇祖常浮舟舸于水側有急得以入海軍將得罪亡叛具以告虜

又梁書高祖頗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屋數千間以為止舍多伐竹林沉于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不之用呂僧珍獨悟其旨亦私具櫓數百張義兵起高祖夜召僧珍及張宏策定謀明旦乃會衆發兵悉取檀溪材竹裝為艤艦葺之以茅並立辦衆軍將發僧珍

爭稍稍珍乃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半者乃息  
 北史隋漢王諒反遣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煬帝  
 以史祥為行軍總管軍于河陰久不得濟乃令軍  
 中脩攻具公理使諜知之果也兵于河陽內城以  
 備祥于是艤船南岸公理聚甲當之祥乃簡精銳  
 一下流潛度公理拒之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  
 孫子曰塵高而銳者車來也 張預曰車馬行疾  
 而勢重又敵迹相次而進故塵埃高起而銳宜也  
 允軍行須有探候之人在前若見敵塵必馳報主  
 如潘黨望晉塵使騁而告是也  
 北史魏真君四年太子晃從征蠕蠕至鹿澤谷與  
 賊遇虜惶怖擾亂太子言于太武曰宜速進擊掩  
 其不備尚書令劉劼固諫以為塵盛賊多須軍大  
 集太子曰此由賊懼擾何有營上而有此塵太武  
 疑之遂不急擊蠕蠕遠遁既而獲虜侯騎乃云不  
 覺官軍卒至上下惶懼比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  
 乃徐行帝深恨之  
 又斛律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

馬步多少喚地知軍度遠近  
 唐書太宗夜召諸將使李勣率步騎萬五千陣西  
 嶺當賊長孫無忌牛進達精兵萬人出虜背狹谷  
 帝以騎四千偃旗趨虜北山上令諸軍曰聞鼓聲  
 而縱張帳朝堂曰明日日中納降虜于此是夜沈  
 星墮高延壽營旦日虜視勣軍少即戰帝望無忌  
 軍塵上命鼓角作兵幟四合虜惶惑將分兵禦之  
 衆已驚勣以步擊擊破之無忌棄其後帝自山馳  
 下虜大亂斬首二萬級  
 五代史周德威為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  
 孫子曰古之所謂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  
 及眾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  
 不集兵合而不齊 劉寅曰古之所謂善用兵  
 者衝敵人之中使前與後不得相及也分敵人之  
 勢使眾與寡不得相恃也出其不意掩其無備使  
 貴與賤不得相救援上與下不得相收歛倉皇散  
 亂不知所禦將吏士卒不能相赴卒已散而不能  
 復集兵雖合而不能復齊如楚薄晉兵車馳

荀林父無備不知所措是也

梁書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園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梁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次邵陽州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韋叡會馬叡自合肥經陰陵大澤過潤谷輟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旬日而至邵陽

中興戰功錄云紹興三十一年逆亮犯淮詔除張

左氏兵畧卷之十六

五十一

子蓋鎮江都統三十二年虜圍海州急子蓋渡江至楚州先趨連水擇便道以進五月至石俠堰賊再陣于海州子蓋馳馬先之諸將踴躍而進大敗之復率精銳追擊獲鎧仗萬計還定海州

又辛巳十二月王師克蔡州次年二月金人圍之統制王宣以左右軍應援至確山宣據山而陣將佐皆未戰宣屢目汲靖靖驍勇善用大刀至是挺出曰虜騎雖盛擊之當破宣與騎二百率衆馳入虜陣虜皆披靡不敢迫靖持鉄鞭擊賊諸軍鼓勇

爭進乙丑虜大敗遁走宣整衆而還確山之功靖第一

後漢書獻帝至陝結營自守特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皆有離心楊奉董承等夜乃潛議過河使李樂先度具舟船舉火爲應帝步出營臨河欲濟岸高十餘丈乃以絹縋而下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上自扶死亡傷殘不復相知爭赴舡者不可禁制重承以戈擊彼之斷手指于船中者可拘同濟唯皇后宋貴人

左氏兵畧卷之十六

五十一

魏志許褚從征韓遂馬超于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衆多今兵渡已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重欲沒褚斬繫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爲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折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幾殆

欽其平而還

南齊書張敬兒擊湖陽蠻官軍引退蠻賊追者數千人敬兒單馬在後衝突賊軍數十合殺數十人



箭中左腋賊不能抗

北史魏太武襲蠕蠕越涿邪山詔永昌王健敗後矢不匿發所中皆應弦而斃威震漠北

又蠕蠕寇肆州齊顯和文宣帝自晉陽討之至恒州時虜騎散走大軍已還帝帥麾下二千餘騎為殿夜宿黃瓜堆蠕蠕別部數萬騎扣鞍而進四面圍逼帝安睡平明而起神色自若指畫軍形潰圍而出虜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里

中興戰功錄云紹興三十一年以邵宏淵為步軍

左氏兵略卷之十六

五十一

三言王戰

都統制逆亮入犯宏淵願獨當一面亮以軍趨六合欲斷劉錡軍後宏淵急引兵至虜愕不敢進諸

將乞退保胥浦橋宏淵從之自將銳士鏖戰所向皆克既而劉錡班師虜追及知宏淵殿遂不敢逼

孔疏桓八年傳云楚人尚左君必左者謂置車尚左故君在左此言先左謂乘廣先左耳上文且云

右廣初駕日中乃授左廣則舊法元乘右廣今楚王偶然乘左車以逐趙旃固是而得戰勝以為宜

乘左廣自是以後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也

宋廣先左

左氏兵略

又脫扃拔旂皆是教人之語知恭為教也服虔云

扃橫木有橫木扶於輪間一曰扃車前橫木張衡西京賦云旗不能脫扃薛綜註云扃所以止旗今杜以扃為車上兵闌各以意言皆無盟證而程氏鼎之木其名曰扃則扃是橫木之名教之脫扃則扃是可脫之物杜云兵闌蓋橫木車前以約車上之兵器慮其落也隊坑則橫木有礙故不能進

左傳附註云楚人恭之脫扃杜註恭教也注案恭毒也此謂恭為教者杜以脫扃及下文拔旂皆教

左氏兵略卷之十六

五十二

三言王戰

人之語故以意解之耳說文引此傳作昇云舉也引黃頴說廣車陷楚人為舉之也其義良是疑今

文作恭者誤孫子曰夜呼者恐也○張預曰三軍以將為主將

無膽勇不能安眾故士卒恐懼而夜呼若晉軍終夜有聲是也

宋史劉錡傳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寨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謹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錡

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雜夫聲兀木帳前甲兵環列

終夜有聲

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馬上騎以遠待勞以故輒勝

孔疏輜重載物之車也說文云輜一名輶前後蔽也蔽前後以載物謂之輜車載物必重謂之重車

人挽以行謂之輦輦輜重輦一物也輦十年傳稱秦靈父輦重如役挽此車也輜重載器物糧食常在

軍後故乙卯日戰丙辰始至於郟也周禮卿師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鄭玄云輦駕馬

輦人挽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藩營司馬法曰左氏兵略卷之六

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故曰胡奴車周曰輶輶輦一

答一升一鑿一裡一鋤同輦加二板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族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

說者以爲夏出師不踰時族踰時周歷時故前世輦少而後世輦多

呂氏春秋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爲

二京古者軍伐多敗于其所獲尸合士葬之齊越以爲京觀故孔青欲以齊尸爲二京也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言不如歸尸於齊齊人必

恐其將使輦送之以盡越聞之古善戰者莎隨首其財是所以內攻之也越聞之古善戰者莎隨首

服莎隨獨相守不進不却舍延尸軍行三十里爲一舍延尸一舍延尸一舍延尸得收之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

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齊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

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寡越可謂知用文武矣用武則以

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之不服南史宋武帝北伐檀道濟爲前鋒所至望風降服

左氏兵略卷之六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殺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

北史赫連屈丐既破義真積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臺義真姚弋弘子

舊唐書高祖率兵屯龍門縣賊母端見衆數千人至底下高祖親率十餘騎擊之連射七十發皆應

弦而倒賊大敗明日斬首集爲京觀于屍上盡得所射箭

舊唐書李承嗣洛州遣使將壯少賊將步騎萬

餘來寇斬黃將絕江道李皋遣伊慎將七千眾禦之遇于永安戍慎列三柵相去纔四里列銳角中柵少誠至分兵圍之部隊未嚴聲鼓而三柵齊出奮擊不為行陣賊亂少誠敗走斬首萬級封尸為京觀又安定人劉迦論反屈突通發兵擊之次安定初不與戰軍中意其怯通揚言旋師而潛入上郡賊木之覺引而南云通七十里舍分兵徇地候其無備夜簡精甲襲破之斬迦論并首級萬餘築京觀于上郡南山

左氏兵畧

卷之十六

五十六

宋史危再興藏金兵乃歛觸壁立人頭堞

厚德錄韓通少應募以勇力聞顯德二年河北大

兵之後遺骸滿野通悉令收瘞為萬人冢命記室

賈湘刻石紀事立無極縣

舊唐書房玄齡以太宗討高麗不止遂抗表諫其

畧曰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願陛下遵皇祖老

子止足之誠以保萬代魏魏之名

貞觀政要云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蓋蘇太

殺其主而奪其國政誠不可忍今日國家兵力取

七德

之不難朕未能即動兵眾且令契丹黠羯擾之何如房玄齡曰臣聞之列國無不強凌弱眾暴寡今陛下撫養蒼生將士勇銳力有餘而不取之所謂止戈為武者也昔漢武帝屢伐匈奴隋後主三征遼左人貧國敗實此之由惟陛下詳察太宗曰善

武侯文集云武有七德聖人所以治天下也故禁暴以致亂戢兵以耀德保大以時動定功以守威安民以脩備和眾以勤政豐財以興利其用之也

左氏兵畧

卷之十六

五十七

警夷猾夏諸侯不庭于犯依違棄命顛越行威讓之辭舉征伐之事斯謂之制亂也苗之逆命禹乃舞其干羽崇之不降文則脩其德政龍逢未斬湯不致罰箕子不囚武不興師斯謂之耀德也上奉天威下從民欲臨事而懼嚮道而行斯謂之時勳也放牛歸馬偃武脩文載干戈而不用秦子矢而不調斯謂之守成也講武以教進退治兵以順短長設險以固護武以錯皆以制禦此之謂脩備也用道德以懷遠施仁義以安近百裕時欽庶績咸

熙不從欲而拂人不恃強而敗度斯謂之勤政也  
通通以變有無務穡以備水旱百工咸理三時不  
害斯謂之興利也苟舍是七德不可以議武夫是  
以周穆將征大戎蔡公諫以耀德不觀兵也潘黨  
欲為京觀楚子對以無德而強爭也明君之制先  
德而後刑左文而右武若違古以待制則棄典而  
趨利者也

孔疏裴荆廣州記云鯨鯢長百尺雄曰鯨雌曰鯢

周處風土記云鯨鯢海中大魚也俗說出入穴即

左氏兵畧卷之十六

五十八

為潮水

爾雅翼鯨海中大魚也其大橫海吞舟穴處海底  
出穴則水溢謂之鯨潮或曰出則潮下入則潮上  
其出入有節故鯨潮有時江賦曰介鯨乘濤以出  
入崔豹古今注稱鯨大者長千里小者數丈一生  
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  
子還大海中鼓浪成雷漬沫成雨水族驚畏一皆  
逃匿莫敢當者其雌曰鯢大者亦長千里蓋鯨鯢  
有力能驅食小魚故以喻夫強暴而凌弱者鯨鯢

準從數萬子跋扈大海中有渠魁之義且其死也  
豈星應之而出吳都賦所謂微鯨輩中於群摯  
搶暴出而相厲是也王者之行戮亦除舊布新之  
義故以鯨鯢言之鯨以京京大也亦京觀之義歟  
不唯小族畏之而已海畔之獸有蒲牢者大聲如  
鍾而性畏鯨食於海畔鯨魚或躍蒲牢輒鳴故鑄  
鍾欲聲大者作蒲牢形其上斷撞為鯨形天子出  
則擊之故因為鍾之撞為鯨魚東都賦曰發鯨魚  
鉦華鍾是也

左氏兵畧卷之十六

五十九

潛菴子曰荀桓子當時稱其事君進思盡忠退思  
補過社稷之衛何因先穀失霸之言獻子分惡之  
說遽令三軍濟河以致敗績穀之剛愎固足以殺  
其軀而桓子雖請死獲免其能逃棄師之罪乎此  
聖人獨責失桓子也

捫蝨談曰子玉收其卒而止隨季殿其卒而退所  
謂善敗者不亂二子有焉

邠之師林父以中軍而不能制群帥使得人行其  
意陸宣公所謂節制多門則人不一以致進退難

必疾徐失宜晉師實蹈之矣古之為將者已被君命旗鼓谷缺之威無還請焉操是權也以出偏師且得濟二憾且得往乎若楚師即幸勝矣君子猶惜之惜謀不自令尹乃嬖人伍參實為此謀嗚呼嬖人何可使為政也

左氏兵略卷之十七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

海虞陳禹謨錫玄南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梓

晉復桓子宣公十二年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

杜貞子厥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杜在信二文公猶有

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林言戰勝當

左氏兵略卷之十七

有憂而反喜乎言公曰得臣猶在林得臣憂未歇也

杜野言也林言子玉必思困獸猶聞况國相乎及楚

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杜喜見曰莫余毒也已

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杜成王今天

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

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

也棄之何殺之公則思補若之過此晉國社稷之杆

衛也若之何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

侯使復其位杜言晉景所

抱朴子曰由余在戎而秦穆惟憂楚殺得臣而晉  
文乃喜樂救出而燕壤種蠶入而越霸破國亡家  
失士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哉柳惠  
之墓猶挫元寇之銳况坐之朝廷乎干木之隱猶  
退踐境之攻况置之端右乎郢都之象使勁虜振  
懼孔明之尸猶令大國發鋒是以明主旅東帛於  
窮巷揚滯羽於瘁林飛輅車於河梁開四門而不  
倦不吝金璧不遠千里不憚屈已不耻卑辭而以  
致賢為首務得士為重寶

左氏春秋卷之十七

二

晉書

載記建鄴聞慕容儼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  
恪尚尚存所憂方為大耳

使漢其位

後漢書龐參為羌所敗歿下獄校書郎中馬融書

上請之曰竊見前護羌校尉參文武昭備智畧

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博雅深謀之安又

度遠將軍梁懷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遠留三輔功

效克立間在北邊單于降服今皆幽囚隔於法網

昔荀林父敗績于鄆晉侯使役其位孟明視喪師

於崤秦伯不替其官晉侯亦飲之土秦穆

霸西戎宜遠覽二君使參僅得在寬宥之科誠有  
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書秦赦參等

魏志于禁樊城之敗遂降蜀後復在吳文帝踐祚

孫權稱藩遣禁還帝引見禁涕泣頓首帝慰喻以

荀林父孟明視故事魏書載制曰昔荀林父敗

績於鄆孟明視師於鞏秦晉不替使復其位其後

晉獲狄土秦霸西戎區區小國猶尚若斯而况萬

乘乎樊城之敗水火暴至非戰之咎其復禁等宜

襄陽記曰馬謖之死也將琬詣漢中謂諸葛亮曰

左氏春秋卷之十七

三

晉書

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

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得制勝

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

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計賊邪習鑿

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

規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聞得臣之益

已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

其俊傑退收駕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

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且先主誠誤之不可大用豈

不謂其非才也亮受誠而不獲奉承明謨之難廢也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知之大過則違明主之誠裁之失中即殺有益之人難乎其可與言智者也

春秋鐫曰士伯之言非也欲以一時之利害觀天下正法其稱子玉事亦不足信何則晉楚之勢不為匹夫輕重亦明矣楚之再世不兢也遭晉君之明而中國無靈故也獨殺一驕蹇臣能損其強邪如林父雖復用卒未有以難楚則其效何如哉曰

左氏兵畧卷之十七

四

若是則秦不替孟明與晉類乎曰不類秦穆始以貪利襲人而棄其師則非將之罪也

捫蝨談曰晉之復桓子也以桓子為無罪乎晉子是不受制桓子而顧使人行其意彘子之必于遇也二憾之必于往也主帥曾不得而約束焉所貴師出以律之謂何失律之誅桓子實首犯之曾是而復哉斬顓頊而知晉所錄霸復桓子而知晉所錄衰將將者能勿失有罪則軍政行矣

軍如挾纊宣公十三年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能相宜僚

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

潰申公巫臣曰申縣尹楚師人多寒王巡二軍拊而

勉之杜附無慰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杜纊綿也

反杜音曉遂傳於蕭還無杜與司馬卯言號申叔

展杜音曉遂傳於蕭還無杜與司馬卯言號申叔

展杜音曉遂傳於蕭還無杜與司馬卯言號申叔

展杜音曉遂傳於蕭還無杜與司馬卯言號申叔

展杜音曉遂傳於蕭還無杜與司馬卯言號申叔

展杜音曉遂傳於蕭還無杜與司馬卯言號申叔

展杜音曉遂傳於蕭還無杜與司馬卯言號申叔

展杜音曉遂傳於蕭還無杜與司馬卯言號申叔

展杜音曉遂傳於蕭還無杜與司馬卯言號申叔

展杜音曉遂傳於蕭還無杜與司馬卯言號申叔

展杜音曉遂傳於蕭還無杜與司馬卯言號申叔

展杜音曉遂傳於蕭還無杜與司馬卯言號申叔

展杜音曉遂傳於蕭還無杜與司馬卯言號申叔

捍頭目也夫美酒泛流三軍皆醉溫言一撫士同  
扶續信乎以恩遇下古人所重也 又曰恩不可  
以專用罰不可以獨行專用恩則卒如驕子而不  
能使此曹公所以割髮而自刑臥龍所以垂泣而  
行殺楊素所以流血盈前而言笑自若李靖所以  
十殺其三使畏我而不畏敵也獨行罰則士不親  
附而不可用此古將所以投酒楚子所以挾纊吳  
起所以分衣食閭閻所以同勞佚也在易之師初  
六曰師出以律謂齊衆以法也九二曰師中承天

三畧軍識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  
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  
不張蓋是謂將禮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  
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合也故  
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  
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聲而喜為之奈何  
太公曰將以三勝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將冬  
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  
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  
步名曰加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  
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  
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  
卒之饑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  
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先爭  
赴士非好死而樂傷也為其將知饑飽之審而見  
寒暑之明也此欲將直解云能止私欲之將  
淮南子曰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  
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  
爭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為其賞信而罰明  
也是故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  
則下視上如兄父子兄弟之冠不可與闕者  
先施也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使饑寒故



而盡也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者不張  
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陰隘不乘上陵必下  
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  
飲所以同饑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  
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  
擊積憎何故而不勝

符子曰秦穆公將伐晉及河將勞師而有酒一鍾  
寒叔曰一鍾可投河而釀也穆公乃以十鍾酒投  
河二軍醉矣

左氏春秋卷之十七

八

晉書

璅語編云投醪飲河言不及吻而士卒戰氣自五  
也分囊饗糈甘不喻噬而士卒戰氣自十也

水經注蕭縣本蕭叔國宋附庸楚滅之春秋宣公  
十二年楚伐蕭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  
同挾纊蓋恩使之然也蕭女娉齊為頃公之母卻  
克所謂蕭同叔子也

漢書蓋寬饒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  
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  
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

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

賈誼新書云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也曰寡  
人朝饑饑時酒一醑重裘而立猶愀然有寒氣將  
奈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  
出倉之粟以賑饑者居二年閭閻襲郢昭王奔隨  
諸當房之賜者請還戰致死於冠閭閻一夕而十  
徙臥不能賴楚夷師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  
後漢書王霸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飲之傷者躬  
親以養之光武即位以霸曉兵愛士拜為偏將軍

左氏春秋卷之十七

九

晉書

又段熲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手為裹  
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褻褻與將士同苦故皆  
樂為死戰

又先零諸種羗慕皇甫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  
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  
疫死者十二二親親入幕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  
東卷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

晉書劉弘傳兵羸疾無孺者弘愍之給章袍複帽  
北史周武帝平齊之役見軍士有跣行者帝親脫

靴以賜之

魏書楊大眼每行軍撫巡士卒呼為兒子及見傷  
疾為之流涕自為將帥恒身先兵士衝突堅陣出  
入不疑當其鋒者莫不摧折

舊唐書太宗征高麗有從卒一人病不能起太宗  
自至牀前問其所苦凡在征人欣然縱有病者悅  
以忘疲將軍李思摩中弩矢太宗親為吮血由是  
從行文武競思奮勵

正氏兵星

卷之十七

十

上猶夾服漢中早熱左右請御暑服上曰將士未

易冬衣獨御春衫可乎俄而貢物繼至先給諸軍  
而後御之

又李晟為京畿渭北鄜坊高華兵馬副元帥時轉  
輸不至盛夏軍士或衣裘褐晟亦同勞苦每以大  
義奮激士心卒無離叛者

唐書張巡守睢陽待人無所讓賞罰信與眾同甘  
苦寒暑雖所養必整衣見之下事致死力故能以  
少擊眾未嘗敗

杜陽雜編云德宗始於行在無藥餌以備將士金

瘡時有裨將為流矢所中上碎琥珀匣以賜之其  
匣則火精劍匣也近臣諫曰陛下奈何以裨將金

瘡而碎琥珀匣上曰今匈奴逆恣欲危社稷是軍  
中藉材用人之際而戰士有瘡如朕身之瘡也昔

太宗剪鬚以付英公今朕以人為寶豈以劍匣為  
寶也左右及中外聞者莫不感悅

正氏兵星

卷之十七

十一

宋史理宗因雨雪在京諸軍給緡錢有差出戍之

家倍之

又岳飛遇士卒有疾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  
勞其家死事者與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三軍  
咸服故能以寡擊眾敵稱之曰撼山易撼岳家軍

能改齋漫錄云左傳楚子射麇三軍三軍之士皆  
如挾纊偽蜀孟知祥其軍戰勝黃璋時軍中暑熱  
知祥巡行撫問三軍欣然如無而濯楚蜀所以慰

其軍一至於此乃知為人上者易與人為善也

附晉書宣帝征公孫文懿時有兵士寒凍乞襦帝

弗之與或曰幸多故襦可以賜之帝曰襦者官物

人臣無私施也

舊唐書陸長源知留後事時舊例應散放布帛於

三軍長源初固不允軍人求之不已乃賤為布直

每人不過得益三二勛軍情大變或勸長源故事

有大變皆賞三軍三軍乃安長源曰不可使我同

河北賊以錢買健兒取旌節兵士怨怒滋甚乃執

左氏兵界

卷之十七

十一

三百九十九

長源嚮而食之斯須骨肉靡散

唐語林相國晉公裴度出鎮興元囚入覲值范陽

節度使宋克融因春衣使奏曰使者傲賜衣惡軍

士皆無衣兼請之又聞車駕幸東都請以丁匠五

千先理宮寢敬宗召公問公對曰克融兇驍者此

將滅之徵也欲挫之則曰所遣工役當令供時速

行也若欲緩之則發一詔曰聞中官慢易侯歸當

痛責之春服所司之制我已罪之也渥路之幸哉

司所共固不煩士卒也三軍請衣我無所愛但

呼來

徵役例克融却出使宴路命迴乃齋瑞寶以獻不

數月克融果北

孔疏云麥麴糴所以禦濕賈逵有此言則相傳為

此說也尚書說命云若作酒醴爾惟麴藥則來麴

作酒之物本草有麥麴者是藥草之名觀傳文勢

所用但不知若為用之耳上句是叔展之言曰

下是無杜對語無杜類答言無叔展乃言必須入

井故以水厄告之云如以河中之魚久在水內則

生腹疾無此二物其奈濕何物杜乃解其意告叔

左氏兵界

卷之十七

十一

三百九十九

展曰當日視於督井而極出之出溺為極方言文

此亦叔展之言也無杜既解其意令展視井極

已但廢井必多不可知屢故教無杜令結茅為經

置于井上又恐無杜錯應他人更教之云若號哭

向井則是已身已展叔自謂也

舊唐書許欽明嘗出按部突厥默啞率眾數萬奄

至城下欽明大呼曰賊中都無飲食城內有美醬

乞二升梁米乞二斗墨乞一錠是時賊營四面阻

泥河惟有一路得入欽明乞此物以喻城中冀其

簡兵陳將候俊掩襲城中無悟其旨者

附古今樂錄文王囚于羑里太顛闕夭散宜生南宮括之屬往見文王文王為贖右目者言紂之好色拊梓其腹者言欲得其寶也蹀躞其足者使迅疾也于是周流求之以獻紂

列傳

陳書吳明徹進逼壽陽薛遣王琳拒守明徹乘夜攻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扼相圍城及金城明徹令

軍中益修攻具又過淝水灌城城中苦溫多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大將皮景和率兵

左氏春秋卷之一

十四

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

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

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懷甲冑四面疾

攻城中震恐一鼓而擒三琳等送建鄴

統林伐山云督唐與音響左傳注督井亦音剗如

人目無腫于也

山陽公載記及獻帝春秋並云太祖兵入城審配

戰于門中既敗逃于井中于井獲之

附隋書權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宵倒

授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

捫蝨談曰軍中不得正言故輒為隱語如呼麥麴呼庚癸是也唐許欽明非不亡將亡梁而莫悟其旨則隱語亦未必能濟緩急其如之何六韜云將必有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藉耳目之人備何事不可密傳安所須隱語為

左氏春秋卷之一

十五

楚子投袂宣公十四年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杜申舟亦使公

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杜

十年楚子田孟諸曰鄭昭宋聾杜昭明也晉使不害

我則必死杜林晉使不借道于鄭不害于事王曰殺女

我伐之見犀而行杜犀申舟子必死及宋宋人止之華

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杜以我比其

同殺其使者必伐我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

子聞之投袂而起杜投袂也履及於望皇杜望皇

左氏兵畧卷之十七

及於寢門之外杜林劍及門外比車及於蒲胥之市杜

晉楚市名僂及望皇劍及寢門外車及楚市言其遠也杜

呂氏春秋楚莊王使文無畏於齊過於宋不先假

道還及華元言於宋昭公曰往不假道來不假道

是以宋為野鄙也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於孟

諸請誅之乃殺文無畏於提梁之隈莊王方削袂

聞之曰嘻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劍及諸門車反之

蒲䟽之市遂舍於郊與師圍宋九月宋人易子而

食之折骨而鬻之宋公肉袒執轡委服告病曰大

國若宥圖之唯命是聽莊王曰情美宋公之言也  
乃為却四十里而舍於廬門之闕所以為成而歸  
也

鄙我

左傳附注云鄙我亡也杜注以我比其邊鄙是於

亡國同呂氏春秋說此事云往不假道來不假道

是以宋為野鄙也高誘注謂以宋為鄙邑今按鄙

當為鄙薄之意昭十六年傳夫猶鄙我注云鄙賤

是也尚書及鄙我周邦孔傳亦云鄙易周家

又齊攻宋燕王使張魁將燕兵以從焉齊王殺之

左氏兵畧卷之十七

燕王聞之泣數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余與事

而齊殺我使請令舉兵以攻齊也使受命矣九錄

進見爭之曰賢王故願為臣今王非賢王也願辭

不為臣昭王曰是何也對曰松下亂先君以不安

童群臣也王若痛之而事齊者力不足也今魁死

而王攻齊是視魁而賢於先君王曰諾請王止兵

王曰然則若何凡繇對曰請王縞素辟舍於郊遣

使於齊客而謝焉曰此盡寡人之罪也大王賢主

也豈盡殺諸侯之使者哉然而燕之使者獨死也

敝邑之擇人不謹也願得變更請罪使者行至齊  
齊王方大飲左右官實御者甚衆因令使者進報  
使者報言燕王之甚恐懼而請罪也畢又復之以  
矜左右官實因乃發小使以反令燕王復舍此齊  
上之所以敗齊國以虛也七十城微田單固幾不  
反得王以大齊驕而殘田單以即墨城而立功詩  
曰將欲強之必重累之將欲賂之必高舉之其此  
之謂乎

後漢書光武使來歙喻隗囂囂猶豫不決歙憤憤  
左氏春秋卷之十七

質責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徐扶節  
就車而去囂愈怒王元勸囂殺歙使牛耶將兵圍  
守之囂將王遵諫曰愚聞為國者慎器與名為家  
者畏怨重禍懼慎名器則下服其命輕用怨禍則  
家受其殃今將軍遣子質漢內懷他志名器逆矣  
外人有議欲謀漢使輕怨禍矣古者列國兵交使  
在其間所以重兵貴和而不任戰也何況承王命  
藉重質而犯之哉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  
兄也害之無損于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

扶拱

有析骸易子之禍小國猶不可辱況于萬乘之主  
重以伯秦之命哉歙為人信義言行不違及往  
來游說皆可安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為其  
言故得免而東歸

又時彭寵張豐二郡畔戾北州憂恐朱浮以為天  
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遣游擊將軍鄧隆陰助浮  
浮懷懼以為帝急於敵不能救之乃上疏曰昔楚  
宋列國俱為諸侯莊王以宋執其使遂有投袂之  
師魏公子願朋友之要觸冒強秦之鋒夫楚魏非

左氏春秋

卷之十七

十九

三百四十一

有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王但為爭強而焚忿公  
子以一言而立信耳今彭寵反叛張豐逆節以為  
陛下必棄捐它事以時滅之既歷時月寂寞無音  
從圍城而不救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

載記石勒將石他自鴈門出上郡襲安國將軍北  
羗王盆句除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  
劉曜大怒投袂而起是日次于渭城遣劉岳追之  
曜次于富平為岳聲援岳及石他戰于河濱敗之  
斬他及其甲士一千五百級赴河死者五千餘人

悉收所虜振旅而歸

孔疏曰下云劔及於寢門之外則屨之所及未至

於外故以室皇為寢門之關關重門遠及也莊十

九年鬻拳墮於經皇註云經皇家前關者亦以此

而知也經傳通謂兩觀為闕唯指雉門高大為縣

舊章而使民觀之故雉門之觀特得闕名名為闕

者以其在門兩旁而中央闕然為道雖則小門亦

如此耳故杜於寢門冢門皆以闕言之此作室彼

作經字異音同未知孰是其名為室皇及市名蒲

左氏兵略卷之一

二十 音于五方

胥其義皆未聞

捫蝨談曰宋劉毛脩之西伐為益州刺史鮑頤所

沮表云昔宋害申舟楚莊有遺履之憤蓋嘆制不

由已坐失扶挾之會也孫子曰主不可以怒而興

師若楚子是役蓋可以已乎哉申舟死于華元吾

猶以楚子許華元之質為棄言焉

宋殺楚使森殺然使其事一也楚子投挾而伐宋

燕王辟舍而謝齊所以處之者異何蓋楚子重奉

言師不得不出燕王怯齊澤不得不卑而驕之

迫于情一東于勢誠兩得之矣

申舟無臣文嘗挾宋公僕宋人殺之蓋脩郟也楚子

方削挾故聞之投挾而起宋公肉袒執轡委服告

病後二事俱傳所不載而呂覽及之茲特來焉

左氏兵略卷之一

二十一

七

築室反耕 宣公十五年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林楚自前年秋圍宋至今不辭故使人告急于晉  
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林伯宗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當擊也天方假楚未可與爭維晉之難能達天子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川澤  
納汙之水無不容納汙音烏山藪藏疾杜山之毒害者璵瑜匿瑕或居藏也雖美玉之質亦國君居之杜璵天之道也杜璵侯耻不救宋故伯宗君其待之杜待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

左氏春秋

卷之十七

二十二

宣公十五年

解揚

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杜  
晉不救晉不救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杜樓車遂致其君命林解揚既見宋人遂致其君命  
命致楚子將救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救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林欲為義者  
信無二命林欲行信者若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林若子之賂解揚是不加制命之義也

左氏春秋

卷之十七

二十三

宣公十五年

解揚

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並用此術得以自通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爰杜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號不能從也林寧以國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及懼林子及既為所劫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杜楚不許  
楚盟不告  
魏志鎮東將軍母丘儉上言昔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達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為賊所得考問所傳語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死狗



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為魏國死不苟求活遂汝去也欲殺我者便速殺之終無他辭又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或以語恪恪遣馬騎尋圍跡索得像還四五人的頭面縛將繞城表勅語像使大呼言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刀箠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聞知整像為兵能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異詔曰未顯爵所以褒元功重賞所以寵烈士整像召募通使越過重圍冒突白刃輕

身守信不幸見獲抗節彌厲揚六軍之大勢安城守之懼心臨難不顧畢志傳命昔解揚執楚有隕無貳蘇路中大夫以死成命方之整像所不能加今追賜整像爵關中侯各除士名使之襲爵如部曲將死事科又閭溫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馬超走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眾迎守溫止之不能禁乃馳還州超復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溫密出告急于夏侯淵賊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迹

遣人追遮之于顯親界得溫執還請超起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為孤城請救而執于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于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為福之計也不然今為戮矣溫偽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為命計邪溫不應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溫冀其改意復謂溫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

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晉書刺史譙王承命鄧騫為主簿使說甘卓留為參軍欲與同行以母老辭卓而反承為魏人所敗以虞悝兄弟為承黨又盡誅之而求騫甚急鄉人皆為之懼騫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是其求賢之時豈以行人為罪乃往詣又喜曰君所謂古之解揚也以為別駕北史永熙中梁將樊文熾來寇益州刺史傅和孤城固守時攻圍既久糧矢方盡刺史遣沓龍超夜

出請援於漢中遂為文熾所得許以封爵使告城中曰外無援軍宜早降乃置龍超於攻樓上龍超乃告刺史曰援軍數萬近在大寒文熾大怒火炙殺之至死辭氣不撓

又郝檜為賊黃衆寶所獲進圖東梁州乃縛檜置城下欲令誘城中檜乃大呼曰群賊烏合糧食已罄行即退散各宜勉之衆寶大怒乃臨檜以兵曰速更汝辭不爾便就戮矣檜守節不變遂害之

周書魏國武川又攻懷朔時賀拔勝為軍主從父

左氏兵畧

卷之十七

二十六

度拔鎮守既經年而外援不至勝乃慷慨白鎮將楊均曰城圍蹙迫事等倒懸請告急於大軍乞師為援均許之乃募勇敢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而出賊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至朔州白臨淮王元或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士文廷首企望官軍大皇帝室藩維與國休戚受任征討理宜唯敵是求今乃頓兵不進猶豫不決懷朔若陷則武川隨亦危矣逆賊因茲銳氣百倍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謀亦不能為大王用也

勝辭義懇至許以出師還令報命勝復突圍而入賊追之射殺數人至城下大呼曰賀拔破胡與官軍至矣城中乃開門納之

隋書周師圍荊州王琳自桂州來赴難次于長沙裴政請從間道先報元帝至百里洲為周人所獲蕭譽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為爾君乎爾亦何煩殉身于七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如或不然分腰領矣政詭曰唯命譽鑠之送至城下使謂元帝曰王僧辯聞臺城被圍已自為帝王琳孤

左氏兵畧

卷之十七

二十七

弱不復能來政許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使被擒當以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譽怒命趣行戮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若殺之則荊州不可下矣因得釋又大業未有賊楊厚擁徒作亂來攻北海縣松贊從郡兵討之贊輕騎覘賊為厚所獲厚令贊謂城中云郡兵已破宜早歸降贊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是松贊為官軍覘賊避迫被執非力屈也今官軍大來並已至矣賊徒寡弱且暮擒剪不足

為憂賊以刀築實口 之而去毆擊交下贊馬厚

曰老賊何敢致辱辱 禍自及也言未卒賊已斬

斷其腰城中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銳氣益倍北海

卒完

水經注宋華元居于穰里春秋宣公十五年楚鄭

圍宋晉解揚如楚致命于此今城東闔上猶有華

元祠祠之不輟城北有華元冢

孫子曰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張預曰或攻其所

必救使敵棄城而來援則設伏取之若耿弇攻臨

左氏兵略卷之十七

二十八

淄而克西安陽巨里而斬費邑是也或外絕其強

援以久持之坐俟其斃若楚師築室反耕以服宋

是也茲皆不攻而拔城之義也

載記慕容恪圍段龕於廣固也諸將勸恪宜急攻

之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

我勢均且有彊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

大利如其我彊彼弱外無寇援力足制之者當聽

廢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恩

結賊黨衆未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銳也但其用之

無術以致敗耳今憑固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  
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過數旬剋之必矣但恐傷  
吾士衆自有事以來卒不獲寧吾每思之不覺忘  
寢亦何宜輕殘人命乎當持火以取耳諸將皆曰  
非所及也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堽恪遂剋廣固  
又再圍攻石祗于襄國百餘日為土山地道築室  
以耕祗大懼

魏書鮮卑傳檀石槐伐沮渠蒙遜為蒙遜敗于窮  
泉卑馬歸姑臧懼為蒙遜所滅乃遷于樂都蒙遜

左氏兵略卷之十七

二十九

以兵圍之築室反耕為持久之計傳檀以子保周

為質于蒙遜蒙遜乃還

孫子曰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 何氏曰如春

秋時楚師伐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

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子反懼與之盟是

也

後漢書鍾離意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棄

君命檀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為蒞談

晉書羊祐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嘗病祐饋之

樂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枯豈醜人者時談以為華元子反復見于今日

容齋四筆云左傳楚莊王圖宋宋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子案前三年晉楚邲之戰隨武子稱楚之善曰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大抵言其備豫之固今使敵人能入上將之幕而登其牀則刺客姦人何施不得雖至于王所可也豈所謂軍制乎疑不然也公羊傳云楚使子反乘堙而闚宋城

左氏兵略卷之十七

三十

宋華元亦乘閭而出見之其說比左氏為有理

列子云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斂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有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達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圖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

而炊之丁壯者皆棄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勉及圍解而疾俱復

清夜錄云靖康元年冬都城受圍四十餘日易子而食有以子肥瘦不等爭訟者富人貴戚以雀鼠猫犬為佳米相送

避暑漫抄云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食竭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紙和之而意氣自如

潛菴子曰解揚承君立命不為利誘不為威誣古

左氏兵略卷之十七

三十一

之善於為使者規諸義而已楚莊王能義其言釋而俾婦斯可以主伯矣

柳蠹談曰楚子賈解揚使反其言辭曰信無二命

魯公賂士燮使緩晉師伐辭曰事無二成莒子賂

華周使無死辭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君子曰

三子可謂不辱君命矣每讀忠義傳凜然有生氣

三子其選哉

晉侯滅潞宣公十五年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而殺之

又傷潞子之目杜鄆舒相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

曰不可鄆舒有三僞才杜僞絕異也言有不如待後

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僞才雖多何補焉不

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杜仲章

也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

五也怙其僞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後之人或者

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杜審其若之何

左氏兵畧卷之十七 三十二

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母乃不可

乎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杜由天反

時為災杜與暑地反物為妖杜羣物失性民反德為亂

則妖災生杜林人有禍亂故羣物失性故文反正為之

盡在狄矣杜林文字反其正則為之字晉侯從之六月

癸卯晉荀林文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杜曲梁今

縣也書癸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公羊傳云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何

以稱子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雖然君子不

可不記也離于夷狄而未解合于中國晉師伐之

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

春秋繁露云觀乎潞子知無輔自詛之賊

水經注云潞縣故赤翟潞子國也其相豐舒有僞

才而不以茂德晉伯宗數其五罪使荀林父滅之

又縣北對故壁臺漳水逕其南本潞子所立也世

名之為臺壁也慕容垂伐慕容永于長平軍次潞

川永率精兵拒戰阻河自固岳陣壁臺一戰破之

即是處也 左氏兵畧卷之十七 三十三

困學紀聞云伯宗伐潞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

義以事神人而申其命若之何待之樂毅伐燕曰

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虞也羊

祐伐吳曰若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眾長江未可

窺也此皆兵家權謀惟恐人之遷善豈所謂以善

養人者哉

孔疏云據其害物謂之災言其怪異謂之妖時由

天物在地故屬災於天屬妖於地其實民有亂德

感動天地天地為之見變妖災因民而生天地共

為之耳非獨天為災而地為妖民謂人也感動天地皆是人君感之非庶民也昭七年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言以政取謫是其由君不由民傳言天災地妖民亂歷序以尊卑為次更言亂則妖災生明妖災由民起天雖四時氣唯寒暑故社以反時為寒暑易節物則其數無窮故總云羣物失性反其常性即是妖也釋例曰物者雜而言之則昆蟲草木之類也大而言之則歲時日月星辰之謂也歲者水旱饑饉也時者寒暑風雨雷電雪霜也日月者薄食夜明也星辰者彗孛賁錯失其次也山崩地震者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也九天反其時地反其物以害其物性皆為妖災是言妖災皆通天地共為之也洪範五行傳則有妖孽禍疴青祥六者之名以積漸為義漢書五行志說此六名云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禍言其著也反人謂之疴疴病類言浸深也甚則異物生謂之青自外來謂之祥是

六名以漸為稱唯青祥有外內之異耳大者皆是妖也○許慎說文序云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是文謂之字也制字之體文反正為之服虔云言人反正者皆乏絕之道也人反德則妖災生妖災生則國亡滅是乏絕之道也路史曰魯宣公十五年書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明年書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曰師曰人晉固罪矣然在春秋戎狄舉號君臣同辭固未得以名氏爵號書也今書其國又書其氏又列其名爵又別其種族經之文始異於是若三傳說為賢之者其果然也邪潞氏甲氏蓋亦先王之世漸流于狄而非狄之出也既有爵邑有名號則其為書固不得而略矣夫伐國者討其罪人斯已矣潞子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據傳之說豐舒為政殺之則豐舒有罪矣晉之致伐則執豐舒僇之立黎侯安潞子紀其政而還諸戎服可矣而顧滅其國執其君哉踵是以降伐厲咎如敗狄于交鬲于

太原一皆晉人有以見晉之不能仁義禦于為奪  
易絕人之世也

子威雜俎曰潞州春秋時初為黎國後狄人奪其地赤狄潞子嬰兒為晉所滅其地盡屬焉戰國初為韓之別都以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秦置上黨郡漢魏晉後魏不改後周置潞州隋置韓州煬帝初復置上黨郡唐為潞州或為上黨郡宋太平興國初改昭德軍建中靖國初為隆德府後陷于金

救其敗所謂狂而操吳干將者也

左氏兵畧

三十水

三全

魏顆敗秦宣公十五年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杜晉地壬午晉侯治兵

于稷以略狄土

遺魏穎距秦而東行定狄也別立黎侯而還其地牧

立之及雒魏顓敗秦師于輔氏杜晉侯還及雒也雒晉地獲杜回

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

必嫁是顓孫之疾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顓嫁之

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林言疾病則神昏亂我從其治命也。狗似俊反本。

及韓氏之役，野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亢，禦也。

杜而頭杜杜  
覆之而躓失足以仆文

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家歸人之丈山杜而爾月之

人之治命余是以報杜傳舉此

國語晉以彘李屏其宗使令狐文子左之曰昔兒

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穎以其身卻秦師于

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于景鍾

文心雕龍云魏顆景鍾孔惺衛𨾏稱伐之類也

兩京記長安待賢坊隋北領軍大將軍史萬歲宅

其宅初有鬼怪居者輒死其歲不信因即居之夜

夫人結草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七

樂也  
四百五十一

○亢苦杜回躓而顛杜杜於地○躓步逆反余丁內反故

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杜而爾用先

人之治命余是以報杜傳舉此以示教

國語晉以彘李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曰昔克

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于

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于景鍾

文心雕龍云魏顆景鍾孔悝衛出稱伐之類也

西京記長安待賢坊隋北領軍大將軍史萬歲宅

其宅杳有鬼怪居者即死其不信因即居之夜

天人結草

見人衣冠甚偉米就萬歲萬歲問其由曰我漢將軍樊噲墓近君后側常苦穢惡幸移他所必當厚報萬歲許諾因詰殺生人所由曰各自怖而死非我族也及掘得骸柩因為改葬後夜又來謝曰君當為將吾必助君後萬歲為隋將每遇賊便覺鬼兵助已戰必大捷

附楚構机云莊王賜羣臣酒日莫酒酣燭滅有引婦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趣火來上視絕纓者

左氏兵略卷之十七

三十一

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權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止火卒盡歡而罷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辭失禮王隱忍不暴而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前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

史記袁盎以太常使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

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為吳

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盎侍兒盎知之弗泄

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上

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

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

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

陬卒皆卧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

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

左氏兵略卷之十七

三十二

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

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上避吾親君何患

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

解節毛懷之扶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馳去遂

歸報

晉書王戎自云父臨終繼母求還前夫家父許諾

于是制出母齊衰終年壺奏畧曰魏顆父命不從

其亂陳乾昔欲以二婢子殉其子以非禮不從素

秋禮記善之並以妾媵猶正以禮况其母乎詔式



付鄉邑清議廢棄終身

荆楚談曰結草鑽田其事近怪君子不道也抑聞之樹泰者不獲稔中山之士酬德于壺食賄桑之夫感恩于一飯人事類然獨何疑冥報之不與哉故君子寧存之以示勸

左氏兵畧卷之十七

四十一

晉盜奔秦宣公十六年

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杜鐸辰不書留吁之屬

鐸辰三月獻狄俘杜獻于晉侯請于王戊申以散晁

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杜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大傅之官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

大傅孤鄉○散音弗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

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杜言

亦猶禹之不善之人自然遠去晉用士會杜言詩曰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杜言善人居

左氏兵畧卷之十七杜言善人居

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杜言善人居

列子曰晉國苦盜有祁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

眡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

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盡矣矣

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

祁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盜謀曰吾所窮者祁

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

告之曰果如子言祁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

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微者有殃且  
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于上化行于  
下民有耻心則何盜之為于是用隨會知政而群  
盜并秦焉

後漢書王暢拜南陽太守會屬威猛豪右大震功  
曹張敞奏記諫畧曰懇懇用刑不如行恩草求  
姦未若禮賢隨會為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謀心  
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敞諫更崇寬政  
舊唐書陳少遊領浙東淮南群開播為判官攝除

左氏天

卷之十七

四十一

州刺史時李靈曜阻兵跋扈于梁汴所在盜賊蜂  
起播調閱州兵令其守備又為政清靜簡惠既無  
盜賊人甚安之

魏書高祖問高祐止盜之方祐曰昔宋鈞樹德害  
火不過其鄉卓茂善教蝗蟲不入其境彼盜賊者  
人也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當須宰守貞良則盜  
止矣

捫蝨談曰昔之循吏有令虎遠江蝗避境者夫異  
類可格况會齒戴髮而為人者乎秦失士會而盜

奔秦晉得士會而盜去晉彼若致之而此若驅之  
抱鼓不捷于此矣欲弭盜者尚毋以致之之道去  
之而後可

左氏兵略卷之十八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魯作丘甲成公元年

為森難故作丘甲杜前年魯亡師於楚欲以伐秦是師不出故假而作丘甲○難乃反

孔疏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

左氏兵略卷之十八

甸小司徒職文也司馬法六尺為步百為畝

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

丘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為甸

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謂之乘馬然則杜之

此註多是司馬法文而獨以周禮冠之者以司馬

法祖述周禮其所陳者即是周法言此是周之禮

法耳不言周禮有此文也鄭註論語云司馬法成

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與此不同者鄭註小司馬

方十里為成緣邊一里治溝洫實出稅者方八里

八十四井案鄭註小司徒又引司馬法云成出革

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千井革車

十乘甲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萬井革車百

乘甲士千人徒二千人與此車一乘甲士三人步

卒七十二人不同者小司徒辨畿內都鄙之地域

鄭所引士十人徒二十人者謂公卿大夫畿內采

地之制此之所謂諸侯邦國出軍之法故不同也

古者用兵天子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

左氏兵略卷之十八

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

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竟內之兵案此一

車甲士步卒總七十五人周禮大司馬五人為伍

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

軍大致不同者大司馬所云謂鄉遂出軍及臨時

對敵布陳用兵之法此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謂徵課邦國出兵之時所徵之兵既至臨陳還同

鄉遂之法必知臨敵用鄉遂法者以桓五年

雋葛先偏後伍又宣十二年廣有一卒卒

及尚書牧誓云千夫長百夫長是臨時對敵皆用  
卒兩師旅也長轂馬牛甲兵戈楯皆一甸之民同  
共此物若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共  
知者以一鄉出一軍則是家出一人其物不可移  
備故也此言四丘為甸並據上地言之若以上中  
下地相通則二甸共出長轂一乘耳甸即乘也六  
十四井出車一乘是故以甸為名此一乘甲兵甸  
之所賦今曾使丘出甸賦乃四倍于常議其重歛  
故書之也穀梁意以四邑為丘使一丘農民皆作  
左氏兵畧卷之十八  
甲以農為工失其本業故譏之今左氏經傳並言  
作丘甲耳重歛之事傳無明文而知必異穀梁以  
為丘作甸甲者以傳云為難故作丘甲以慮有  
齊難而多作甲兵知使丘為甸甲而倍作之也士  
卒馬牛悉倍於常而獨言甲者甲是新作之物其  
餘歛克之耳非作之也義其新作故舉甲言之初  
稅畝言初此不言初者此傳齊難暫為之耳非迄  
終用故不言初然則築城備難非時不譏此亦傳  
難而譏之者魯是大國甲兵先多倍公之世頃云

公車千乘昭公之蒐傳稱車千乘比時不應然  
也其甲足以拒敵而又加之重歛故譏之  
孫子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於  
師者費費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  
張預曰財力殫竭則丘井之役急迫而不易供也  
或曰丘役謂如魯成公作丘甲也國用急迫乃使  
丘出甸賦違常制也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  
穀梁傳曰作為也丘為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  
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為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  
左氏兵畧卷之十八  
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  
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  
作甲非正也  
胡傳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  
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  
取于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為  
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  
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建廣輿  
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

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  
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  
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  
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  
昭公時嘗蒐于紅韋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  
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  
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  
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先儒或言甲非人人之  
所能為又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

左氏兵暴

五

捫蝨談曰魯以齊難作丘甲似也不識難伏蕭牆  
之內者是丘甲亦足禦之否外不足威強齊內不  
足張公室祗因民耳至襄昭之世三桓以無征誘  
民四分公室而有之豈成公丘甲之作有以啟之  
哉

親鼓陵城 成公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圖龍杜龍魯邑在泰山傳縣西南頃公之嬖人  
虜滿就魁門焉杜龍人因之齊侯曰勿殺我與  
而盟無入而封林而汝也我與汝為盟弗聽殺而虜  
諸城上虜也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而取龍遂  
南侵及巢丘

周禮掌戮掌斬殺賊謀而搏之鄭玄註斬以缺鉞  
刀刃若今繫市也謀謂殺也反問者賊與謀罪大  
者斬之小者殺之搏當為搏謂城上之搏字之誤  
也也

左氏兵暴

六

後漢書單于欲降耿恭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  
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  
妾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  
兵圍恭不能下

吳志孫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呂蒙乃薦  
甘寧為外城都督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抱鼓士卒  
皆騰踊自升遂大破之

吳錄載孫策表曰臣計黃祖部周瑜等同時俱進  
跨馬蹀陳手擊急鼓以擊之勢更士奮擊踊躍百

倍心精意果各競用命越度重壘迅疾若飛火放  
上風兵激烟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  
乃潰爛鋒刃所截疾火所焚前無生寇惟祖逆走  
獲其妻息男女七人斬虎狼韓晞已下二萬餘級  
其赴水溺者一萬餘口舡六千餘艘財物山積  
晉書杜曾大為寇害威震江沔元帝命周訪擊之  
訪有衆八千進至沱陽曾等銳氣甚盛訪曰先人  
有等入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  
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訪先攻  
左氏兵畧卷之十八 七  
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兵惡之自于陣後射雉以  
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  
趙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胤馳馬  
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  
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  
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  
士皆騰躍奔赴勇遂大潰族千餘人訪夜追之諸  
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  
逸是以剋之宜及其衰棄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

漢河  
梁書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擡車輪夾岸為城  
士卒皆自戰之餘器甲精嚴徒黨勇銳蒙衝闢艦  
巨水陵山選其中尤勇健者乘之王僧辨憚之稍  
作連城以逼爲賊不敢交鋒並懷憚急僧辨因其無  
備親旗鼓以誠進止解賊大敗  
胡傳初舉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  
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  
吾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也魯人為之戰豈  
左氏兵畧卷之十八 八  
異乎同乎曰憤兵務相報復彼此皆無善者則亦  
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捫蝨談曰齊魯比鄰之國也匪講信脩睦之務惟  
是一矢以相加遺圖龍之役說者謂不待貶而罪  
見信矣且也桮鼓非人主所親肉薄非千乘可嘗  
頃公直一嬖人之故親鼓陵城母論師出無名而  
輕伐若此不為吳子之親門也亦倖耳

陳案之師成公二年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杜不遂如晉乞師杜宣叔亦  
 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杜宣叔亦  
 桓子杜宣叔亦宣叔杜宣叔亦宣叔杜宣叔亦  
 命杜宣叔亦宣叔杜宣叔亦宣叔杜宣叔亦  
 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杜宣叔亦宣叔杜宣叔亦  
 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杜宣叔亦  
 請八百乘許之杜宣叔亦宣叔杜宣叔亦  
 代杜宣叔亦宣叔杜宣叔亦宣叔杜宣叔亦  
 叔逆晉師且道之杜宣叔亦宣叔杜宣叔亦  
 左氏兵案卷之十八  
 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  
 材杜宣叔亦宣叔杜宣叔亦宣叔杜宣叔亦  
 便杜宣叔亦宣叔杜宣叔亦宣叔杜宣叔亦  
 殺人之謗杜宣叔亦宣叔杜宣叔亦宣叔杜宣叔亦  
 并之下杜宣叔亦宣叔杜宣叔亦宣叔杜宣叔亦  
 不腆敝賦詰朝請見杜宣叔亦宣叔杜宣叔亦  
 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杜宣叔亦  
 大國謂齊魯也魯衛自稱寡君不忍使群臣請於大  
 國無令與師淹於居地杜宣叔亦宣叔杜宣叔亦

禁石

成前會

未絕誓

無令晉之衆師久能進不能退杜宣叔亦宣叔杜宣叔亦  
 所辱命杜宣叔亦宣叔杜宣叔亦宣叔杜宣叔亦  
 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禁石以授人杜宣叔亦  
 擔禽之而乘其車杜宣叔亦宣叔杜宣叔亦  
 狗齊壘杜宣叔亦宣叔杜宣叔亦宣叔杜宣叔亦  
 有餘欲費之矣西師陳于臺那夏御齊侯逢丑父為  
 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  
 而後朝食杜宣叔亦宣叔杜宣叔亦宣叔杜宣叔亦  
 馳之杜宣叔亦宣叔杜宣叔亦宣叔杜宣叔亦  
 左氏兵案卷之十八  
 鼓音杜宣叔亦宣叔杜宣叔亦宣叔杜宣叔亦  
 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  
 子忍之杜宣叔亦宣叔杜宣叔亦宣叔杜宣叔亦  
 其矢以御兵車杜宣叔亦宣叔杜宣叔亦宣叔杜宣叔亦  
 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杜宣叔亦宣叔杜宣叔亦  
 車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  
 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杜宣叔亦  
 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杜宣叔亦  
 病之敗晉君戰齊之大事杜宣叔亦宣叔杜宣叔亦

即范也林賈甲而執兵張  
固將以死敵也○探音也  
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  
磨石援抱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林卻克開張侯  
執馬磨石手援鼓捷而擊敵成馬奔逸不可復止晉  
師從卻克之軍○林音乎敵捷也字林云擊鼓柄也  
本亦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杜華不注山名林  
作穆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杜華不注山名林  
三匝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杜子輿韓厥父  
也故中御而從蘇侯杜師中代御者自非元  
偏右故中御而從蘇侯杜師中代御者自非元  
曰射其郤者以解厥為御者居在中將左左郤夏  
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林侯不射其左越于車下  
林射韓厥之車左射其右斃于軍中林復射韓厥之  
車左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軍中林復射韓厥之  
左氏兵星卷之十八  
車恭母張畏車從韓厥曰請寓乘杜恭母張晉大夫  
無母音從左右林恭母張欲皆肘之使立於後杜以左  
不欲使韓厥倓定其右車中故俯安隱之逢丑父  
與公易位林逢丑父為車右見事將及華泉驂結於  
木而止杜驂馬丑父寢於輶中杜驂士車林驂卧車  
林士驂又字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  
能推車而及蛇為蛇傷其肱而藏匿之丑父肱傷故  
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轡正前杜驂馬絆也執之再拜  
為晉師所及韓厥執轡正前杜驂馬絆也執之再拜  
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杜進示敬曰寡君便群臣為魯

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杜乃過入君地謙辭不  
行而無所逃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杜若奔  
道而隱避杜乃過入君地謙辭不  
為辱晉君并為齊侯羞故言二君敢告不敏攝官承  
北蓋韓厥自處臣僕謙辭之飾言敢告不敏攝官承  
乏杜言欲以已不敏攝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時  
杜空乏從君俱還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時  
丑父代為齊侯飲詐使公下車往鄭周父衛佐車宛  
韓泉取泉而飲欲使公因而走速鄭周父衛佐車宛  
伐為右戴齊侯以免杜佐車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  
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  
戮乎林僅有我一人代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  
戮乎林僅有我一人代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  
左氏兵星卷之十八  
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  
求丑父三入三出杜重其代已故每出齊師以帥退  
入于狄卒杜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眾  
晉討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杜  
衛者齊之強故不敢害齊侯皆共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  
之齊師敗矣杜所過城邑皆辟女子杜使齊侯也齊  
不辟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  
杜銳司徒杜若奔杜若奔杜若奔杜若奔杜若奔  
乃奔杜若奔齊侯以為有禮問父故也既而問之陸





及齊國佐盟于葵，專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林汶陽之田，本齊地，為齊所侵，故齊人歸之。公會晉師于上邳。林上邳，地屬公室，故齊人歸之。陽三帥先路，三命之服。林三帥，即齊、宋、魯之帥也。三命之服，即齊、宋、魯之命也。司馬司空與帥候正亞旅皆受命之服。正亞旅，即齊、宋、魯之旅也。傳宣公十七年，夫齊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浹河！」

左氏春秋卷之十八

公羊傳云：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於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楮而闕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逐跛者，使眇者逐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踦聞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為驀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驀，反魯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舍于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驀，請諾。」反魯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

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一戰不勝，請再戰。再戰不勝，請三戰。三戰不勝，則齊國盡于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為質，揖而去之，卻克眇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逮于哀婁而與之盟。

穀梁傳云：季孫行父充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充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僂者御僂者，華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由六立胥聞而語移日。

左氏春秋卷之十八

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去國五百里，妻去國五十五，一戰經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十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敕卻欲子齊有以取之也。爰妻在師之外，卻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驀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驀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則是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皆東其畝，是則土齊也。」

東其敵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克請  
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  
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

春秋繁露云齊頃公親齊桓公之孫國固廣大而  
地勢便利也又得霸主之餘尊而志加于諸侯以  
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嘗肯  
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從諸侯于清丘  
斷道春往伐魯入其北郊顧返伐衛敗之新築當  
是時也方求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

左氏兵畧卷之十八

十七

子

者晉魯俱怒內悉其衆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  
大困之鞏獲齊頃公斡逢丑父深本頃公之所以  
大辱身幾亡國為天下笑其端乃從懾魯勝衛起  
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其氣而無敵國以  
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  
後齊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  
問疾吊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  
寧是福之本生于忍而禍起于喜也

韓非子靡笄之後韓獻子將斬人御獻子聞之駕

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郤子因曰胡不以徇其

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郤子曰吾敢不分謗乎或曰

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

罪人則不可收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

亂若非罪人而勸之以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

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郤子之言

非危則亂不可不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郤

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郤子乃至

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郤且後至也夫郤子曰以徇

左氏兵畧卷之十八

十八

子

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是何言分謗  
也昔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游者之脛也  
奚分於紂之謗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  
且望郤子之得之也今郤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  
上矣故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郤子之  
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  
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  
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郤子之所以分謗  
者也

史記王翦伐李信擊荊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人之王翦使人間軍中戲千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投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荊軍

漢書甘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

左氏兵略卷之十八

十九

魏志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許褚壁褚衆少不敵力戰疲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杆斗者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遂不敢進

英雄記云袁尚使審配守鄴曹操進軍攻鄴配將馬禮叛為內應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開入者皆死沒此齊書安德王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陳辭自稱名沅涕鳴嗟衆皆爭為死童見女子亦棄屋懷袂

判石以鄉周軍

舊唐書竇建德引兵討宇文化及連戰大破之化及保聊城建德縱撞車拋石機巧絕妙四面攻圍城遂陷

五代史朱裕詐為降書陰使人召朱珍約開門為內應珍信之夜率其兵叩鄆城門朱裕登陴開門內珍軍珍軍已入甕城而垂門發鄆人從城上礮石以投之珍軍皆死甕城中珍僅以身免

獨異志太和初滄景節度使李同捷叛左智興帥

左氏兵略卷之十八

二十

徐泗兵討於棟州時同捷遣一能言者坐城上戰棚罵智興軍吏耻之智興蒙衣掩耳不忍聞有一卒曰此可用拋石擊去其首智興善曰若中貫汝千金卒乃具拋發一石正中其首隨石迸落軍中歡呼城上飛動

宋史李成懋奉新失險之敗據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張俊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狀以旌賊俊親冒矢石帥衆攻險賊衆數萬俱潰程史云符離之役李汝翼等兵出方三

者皆築石以殺人我軍幾滅焉

附梁書羊侃少而雄勇膂力絕人所用力至十餘石嘗于袁州走廟側壁直上至五尋橫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能以相擊悉皆破碎

歙州圖經績溪縣大徽村西北五里有汪節者其母避瘡于村西祿田寺金剛下因假寐感而生節節有神力入長安行到東渭橋橋邊有石獅子其重千斤節指而告人曰吾能提此而擲之衆不信節遂提獅子投之丈餘衆人駭異後數十人不能

左氏兵畧卷之十八

二十一

三十四

動遂以賂請節又提而致之故地尋而薦入禁軍補神策將軍嘗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置二丈方木于碾上上又置一床上坐龜茲樂人一部奏曲終而下無厭重之色德宗甚寵惜之累有賞賜雖拔山曳牛之力不能過也

滅此朝食

左傳附注云余姑剪此而後朝食剪齊斷也猶剪商之剪宣十二年注云剪削也義亦近之又徐鍇說文繫傳引此文作揃滅今案莊子揃滅可以休老三蒼云揃猶剪也玉篇云滅拔除也又史游急

訖篇沐浴揃滅注云髻拔眉髮也今此作剪滅蓋古字通用

孫子曰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張預曰不能料人反輕敵以武進必為人所擒也齊晉相攻齊侯曰吾姑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為晉所敗是也

韓非子云偏袒而心急輕絕而易動發心惰忿而不嘗前後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

左氏兵畧卷之十八

二十二

三十五

史記韓信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躡山而望趙趙見我走必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

漢赤幟令其裨將傅瑗曰今日破趙會食諸

將皆莫信詳應曰諾果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成

水上禽趙王歇單音

後漢書光武至信都賈復為偏將軍及拔邯鄲

遷都護將軍從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飯復曰

先破之然後耳於是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以其勇

晉書謝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孫恩既而上黨太守張虔碩戰敗群賊銳進人情震駭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聽賊既至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食也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為前鋒摧鋒陷陣殺賊甚多而塘路逢俠賊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傍射之前後斷絕琰至千秋亭敗績

左氏兵略卷之十八

二十三

三百年六

南史義熙七年杜慧慶率大武六千人拒盧循于石碕六月循晨造南津令三軍入城乃食慧慶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循眾艦俱然一時散潰循中箭赴水死

傷夫死血未盡鼓音

國語靡笄之役卻獻子傷曰余病喙張侯曰三軍之心在此車矣其耳目在于旗鼓車無還表鼓無還聲軍事集矣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受命于廟受服于杜甲冒而效死戎之政也病未若死抵以解志乃左并轡右援抱而鼓之馬逸不能止三

軍從之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之山

孔疏云以卻克為中軍之將言已之傷而未絕鼓音明是法當自執旗鼓也周禮大僕軍旅田役贊王鼓則天子諸侯自將兵者亦親執旗鼓以令眾尉繚子曰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直解曰昔春秋時晉伐齊晉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左并轡右援抱而鼓此將專主旗鼓之證也

左氏兵略卷之十八

二十四

三百年六

東觀記於遼為征虜將軍南擊蠻賊合戰中弩矢入口洞出舉裏掩口血流哀中眾見連傷却退還呵吏上吏士進戰皆一人擊十大破之

洪略馬超為司隸校尉督軍從事討郭援為飛矢所中乃以囊裹其足而戰破斬援首

晉書朱伺隨陶侃討杜琨有殊功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會前中其脛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潰

南史宋大舉北侵諸義軍方于城西南列陣魯方

平謂薛安都曰今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卿言是也遂合戰安都不堪其憤橫矛直前殺傷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復入副譚金率騎從而奔之自詰旦戰至日晏魏軍大潰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

又侯安都奉詔東討躬自接戰為流矢所中流血至踝安都乘輿麾軍容止不變

宋書桓振襲江陵勸兵三萬旗幟蔽野躍馬橫矛

左氏兵畧卷之十八

二十五

躬自突陳流矢傷額懷肅領眾懼欲奔懷肅瞋目奮戰士氣益壯於是士卒爭先臨陣斬振首

北史魏將傅永將馬步千人南逆齊將馬仙琕賊

俯射永洞其左股永出箭復入遂大破之仙琕燒

營巷甲而遁中山王英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

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國家一帥奈何使虜

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

舊唐書段志玄從劉文靜拒屈突通入潼關文靜

為通將桑顯和所襲軍營已潰志玄率二十騎赴

擊殺數十人而還為流矢中

公心動忍而不

言更入賊陣者再三

又安祿山之叛王難得從肅宗幸靈武進收京城

與賊軍戰其下斬元曜戰酣墜馬難得馳救之賊

射之中眉皮穿披下鄣目難得自拔去箭并皮掣

落馳馬復戰血流被面而抗賊不已肅宗深嘉之

又奉天之圍渾瑊中流矢遽自拔之血流霑沫格

鬪不已初不言瘡痛以激士心

公羊傳云晉卻克拔戰遂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

與易

左氏兵畧卷之十八

二十六

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

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

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及逢丑父曰吾賴

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卻克曰欺三軍者其法

奈何曰法斮於是斮逢丑父

春秋繁露云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

為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詐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

而且父之難為難于祭仲祭仲見賢而且父猶見

非何也曰祭仲措其君于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

春秋以為知權而賢之且父措其君于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為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為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丑父大義宜言于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人矣今被大辱而不能死是無耻也而獲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于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魯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

吳志孫堅移屯梁東大為董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軍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家間燒著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迫近覺是往乃去

晉中興書元帝叔父東安王繇為成都王穎所害

懼禍及謀出奔其夜月明禁衛甚嚴不能得去有頃天暴風雨晦冥邏者散帝乘間得脫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宗典後至以馬鞭拂之謂曰舍長官禁貴人而汝亦被駐耶因大失由是被釋

南史王廙舉兵以討王恭為恭所殺華時年十三在軍中與廙相失廙沙門釋曇冰逃使提衣襖從後津邏咸疑馬華行遲曇冰罵曰奴子憚急行不及我以杖撻華數十衆乃不疑由此得免

又檀道濟北畧地兵勢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令軍士悉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

北史宇文泰與侯景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墮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手穆下馬以策擊泰罵之曰龍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因以馬授泰與之俱逸

孔疏云韓厥奉觴加璧以進按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傳曰陳侯免擁社子不執繫而



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事與此同唯無璧耳蓋古者有此禮彼雖敗績猶是國君故戰勝之將以臣禮事之不忍即加屈辱所以申貴賤之義晉語云靡笄之役卻獻子伐齊侯來獻子以得殞命之禮也服虔引司馬法其有殞命以行禮如會所用儀也若殞命則左結旗司馬授飲右持苞壺左承飲以進注不引之者蓋彼此不甚相當故也

後漢書馮衍說廉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

左氏兵略卷之十八

二十九

春秋左傳

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

附宋觀漢記曰傳俊從上迎擊王尋等于陽關漢

兵反走還汝水上以手飲水澡盥鬚眉塵垢謂

俊曰今日罷倦其諸卿寧德邪

水經云濟水又東北華不注山。注云畢椒秀澤

不連陵以自高虎牙桀立孤峰特拔以刺天青崖

翠發望同點黛山下有華泉故京相璠曰春秋地

名也華泉華不注山下泉也左傳逢丑父使公如華泉取飲即此水也

百陽雜俎華不注泉春頃公取水屢方圓百餘步北齊時有人以繩千尺沉石試之不窮石出赤如血

留青日札云左傳華不注者山名人皆讀作入聲誤也古不字有讀作生音者作俯音者並無通音切之者今作入聲如卜乃俗音也惟伏琛堂記引

虞學幾川經作拊言此山孤秀如華附之注于水

左氏兵略卷之十八

三十

春秋左傳

深得之矣李太白詩云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峰

茲山何峻秀綵翠如芙蓉此其證也今在山東濟

南府

考工記陶人為甒實二鬴半寸脣寸

方言云甒自關而東謂之甒

玉海云皇朝太宗時長安民得甒其狀下為鼎三

足上為方甒中設銅算可以開合有銘在其側句

中止識其文曰甒也遂藏

孔疏云經書齊侯使圍佐如師故知甒人即國

佐也杜譜云國佐賓媚人武子三事互見於經傳不知賓媚人是何等名號

左逸齊侯朝於晉賓媚人相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賓媚人曰日大夫以晉君之命徵敝邑寡君恐不敢受牢醴以饗從者匹於單劉惟是一二邑臣不能勅內人以干大夫寡君寔無所與聞大夫唯已愧之雲而舉晉殉之以天之降罰寡而使青人之骨暴於臺亦豈無一二晉殤先文公之有討於曹也脩浴薄之

左氏兵畧

卷之十八

三十一

子孫四十二

邾而終宥之大夫其遂宥齊而光先文公之德以寬諸侯夫誰不服如其笑也九達之莊人盡誅乎卻子不能對君子曰卻氏之後殆哉夫驕德之敗也驕匹夫不可而況國君乎哉兵以逞忿忿以成欲其枕未也則先成子之恭乎

為質

戰國策趙使諒毅至秦獻書秦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因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

行之無所敢疑于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

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耶鄆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于天下衣服之便于體膳啗之囍于口未嘗不分于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割胎焚夭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

左氏兵畧

卷之十八

三十二

子孫四十三

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鮑彪謂諒毅有專對之材夫觀其辭令如見晉叔向鄭子產相與周旋于一堂之上而折論豹勝之事何甚似蕭同叔子也毅其深于春秋者乎搜神記齊惠公之妾蕭桐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頃公子野又不敢舉也狸乳鷓鴣覆之人見而收之因名無野

舊唐書太宗追宋金剛于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獲輜重千餘兩金剛走入介州王師逼之金剛尚有衆二萬出其西門背城而陣太宗與諸將力戰破之金剛輕騎遁走

又代宗避狄陝州馬璘即日自河右轉關戎虜問至於鳳翔時蕃軍雲合鳳翔節度使孫志直方閉城自守璘乃持滿外向突入懸門不解甲背城出戰吐蕃奔潰

附公年傳云韋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

左氏兵略卷之十八

三十三

三百三

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

困學紀聞云齊世家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賁

審之功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不敢當晉世家

景公十二年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景公為王景公

讓不敢左傳正義曰此時天子雖微諸侯並盛晉

文不敢請隧楚莊不敢問鼎又齊弱于晉所較不

多豈為一戰而勝便即以王相許準時度勢理必

不然齊侯朝于晉將授王遷所以有此說者當讀

此傳將授王以為將授王遂飾成為此謬辭耳潛菴子曰達丑父相傳為洋蒙之後蒙操戈入室以賊其師而丑父能舍身殉國脫君于難其視蒙固玉石矣郤獻子生之以勸事君者天之顯忠豈其然乎

又曰郤獻子不忍一咲之憤而暴二國之師雖齊頃有以致之而獻子遷怒如此後三郤滅宗或人歸之陰禍誠然乎哉

捫蝨談曰滅此朝食與破趙會食等耳一幾道晉

左氏兵略

卷之十八

三十四

三百九十九

禽一卒入趙壁豈有幸有不幸哉輕而寡謀與勝而後戰蓋有不待兵交而決者

丑父逃公而已為公子期逃王而已為王較宗典

之以鞭拂帝李穆之以策擊秦事即稍殊而以智

脫主一也至如漢之紀信

國朝之韓成不難蹈水火以全真主四子此之懸矣

泓之役宋公受二毛而不禽韋之戰齊侯辟君子

而不射二君卒用以敗皆所謂不知三軍之權而

同三軍之任者也

晉師讓功成公二年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杜武  
會文子之父林言文子後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  
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  
吾知免矣林言文子言晉師新有大功晉國之人喜  
於我以為皆我之功是我代元帥受有功之名故不  
敢先入武子喜曰吾知免於禍矣以文子謙遜知其  
不益已禍 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  
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杜伯見公曰  
扶音 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  
左氏兵略卷之十八 三十五

司馬法曰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若  
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  
夜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  
又曰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  
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  
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已上苟以不  
善在已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已必遠其罪上  
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  
戰國策曰魏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滎陽  
左氏兵略卷之十八 三十六

變何力之有焉林言文子言晉師新有大功晉國之人喜  
於我以為皆我之功是我代元帥受有功之名故不  
敢先入武子喜曰吾知免於禍矣以文子謙遜知其  
不益已禍 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  
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杜伯見公曰  
扶音 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  
左氏兵略卷之十八 三十五

樂作魏王說郊迎以賢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  
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棟撓而不避  
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解形地之險阻  
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嬰之  
力也縣賞罰于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  
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  
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  
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  
巴寧嬰兼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

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上之迹  
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  
上使百四十萬

史記衛青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  
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  
大將軍立跪而歸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  
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  
子伉為宜春侯子不宜為陰安侯子登為發干侯  
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願陛下神靈軍大捷

左氏兵畧卷之十八

三十七

皆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  
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  
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  
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

漢書趙充國既勝羌虜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  
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  
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執窮困兵雖不出必  
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  
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

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  
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  
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破

將軍卒武賢強弩將軍  
許延壽曰卒讀曰碎

後漢書馮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  
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  
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  
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  
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

左氏兵畧卷之十八

三十八

又賈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  
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  
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勲諸將每論功自伐復  
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又范曄論曰前史著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  
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曄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  
汝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之捷本之于盧植收名  
飲策而已不有焉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  
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嵩

赴獲危亂而能終以歸全者其致不亦貴乎故顏子願不伐善為先斯亦行身之要與

袁宏後漢紀云此地諸豪帥相率而降諸將多有言功者馮異獨默然上置書勞異曰拘邑孤危亡在旦夕諸將狐疑莫有先獎將軍獨決奇策摧敵殄寇功如丘山猶若不足雖孟夏後入無以過也今遣太中大夫齋醫藥殯殮之具以賜吏士其死傷者大司馬已下親吊問之以崇謙讓於是二軍之士莫不感悅袁宏論曰謙尊而光於是信矣馮

左氏兵星卷之十八

二十九

晉書

異能讓三軍賴之揚朱有言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無所往而不美因斯以談聖莫盛於唐虞賢莫高於顏回厚書數德以克讓為首仲尼稱顏回之仁以不伐為先邾至矜善兵在其顯處父上人終喪其族然則克讓不伐者聖賢之上美矜善上人者小人之惡行也

晉書郭默掘湓口叛使亮會陶侃討破之亮還蕪湖不受爵賞侃移書曰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怪矯然獨為君子亮曰元帥指為武臣效命亮何

功之有遂苦辭不受進號鎮西將軍又固讓初以誅王敦功封永昌縣公亮比陳讓疏數十上至是許之

又逆賊李辰別帥石冰累有楊州逐會稽相張景以前寧遠護軍程超代之前南平內史王矩吳興內史顧秘前秀才周玘等唱義傳檄州郡以討之賀循合眾應之冰大將杭龍有眾數千屯郡講堂循移檄於龍為陳逆順龍遂遁走起與皆降一郡悉平循迎景還郡即謝遣兵士杜門不出論功報

左氏兵星卷之十八

四十

晉書

賞一無據焉

又王濬為王渾父子及豪強所抑辱為有司所奏每進見陳其功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滂之外親也謂滂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滂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顏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蘭生所以屈庶頗渾能無愧乎

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末不能違諸  
宵中是吾編也

又唐彬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要為衆軍前驅  
每設疑兵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多所擒獲自巴  
陵沔口以東諸賊所聚莫不震懼倒戈肉袒彬知  
賊寇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鄴二百里稱疾遲留  
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於時有  
識莫不高彬此舉

又周訪為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  
左氏兵畧卷之十八 四十一

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勲如此初無一言何  
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  
重之

宋書王鎮惡既敗走姚泓高祖將至鎮惡於霸上  
奉迎高祖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鎮惡再拜  
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高  
祖笑曰卿欲學馮異也

梁書馬仙理每戰勇冠三軍當其衝者莫不摧破  
與諸將論議口未嘗言功人問其故仙理曰丈夫

為時所知當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願也何  
功可論

又馮道根性謹厚本訥少言為將能檢御部曲所  
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所征伐終不言功諸將  
謹謹爭競道根默然而已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  
喻曰明主自鑒功之多少吾將何事高祖嘗指道  
根示尚書令沈約曰此人口不論勲約曰此陛下  
之大樹將軍也

北史魏邢巒平豫州振旅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勞  
左氏兵畧卷之十八 四十二

之巒曰此陛下聖畧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何功  
之有帝笑曰卿匪直一月三捷所足稱奇乃存士  
伯讓功而弗慶

又韓顯宗統軍次赭陽齊成王成公期遣其軍主  
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蠻賊來擊軍營顯宗拒戰斬  
法援首顯宗至新野帝曰何不作露布也顯宗曰  
臣頃見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匹皆為  
露布臣在東觀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  
虜兵寡力弱禽斬不多脫復高史長繼虛張功捷

尤而效之其罪彌甚所以飲毫卷帛解上而已帝  
笑曰如卿此熱誠合茅社須臾陽平定擒審相酬  
又元定有勇畧從征伐每戰必陷陣然未嘗自言  
其功周文深重之諸將亦稱其長者  
又蔡祐每從征伐為士卒先軍還諸將爭功祐終  
無所競周文每嘆之曰承先<sub>祐</sub>口不言勲孤當代  
其論叙

又隋文帝嘗從容命高顗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  
顗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于蔣山苦戰破賊臣文

左氏兵略卷之十八

四十三

吏耳焉敢與猛將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

宋史狄青行師先正郭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饑寒  
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其出常有  
功尤喜推功與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一出青賊  
既平經制餘事悉以諉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歎  
其勇既而服其為人自以為不如也

元史臨江梁氏曰伯顏深畧善斷將二十萬衆如  
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畢事還朝歸裝惟衣衾  
未嘗言功

長水日抄云范文正在西夏日邸報至公與韓魏  
公皆進職公貽書魏公曰頃接邸報某有恩命改  
職增秩誠為光寵弟朝廷不欲吾輩來了邊事今  
涇原全師敗沒無應援之效而特進爵天下豈無  
深議又今將佐不思報國惟望俸恩吾輩頗時進  
職豈能服其心何願以責其實效候文字到日須  
上章陳讓使諸將知吾輩無僥倖之意如朝廷責  
怒則吾輩可以責將佐之功矣倪文節公嘉定初  
與金人講解使還中書議表賀又以和戎為二府

左氏兵略卷之十八

四十四

功欲遷秩者公曰澶淵之役捷而班師天子下罪  
己之詔中書樞密待罪今屈己盟我何以慶為後  
世邊將失利至因虜退以邀功樞輔彌縫例得加  
恩以增秩上下相蒙不惜國是所謂休國忘私者  
何有

捫蝨談曰范通浩星賜之言一也王濬從之則為  
功臣自全之上計克國辭之則為老臣謀國之遠  
圖要在各得其體未可執一論也  
平吳之役渾濬爭功致干清議而唐彬獨能自處



予不競倘亦有范文子後入之風乎

將帥既受斧鉞擒生斬馘皆其分也胡庸自伐哉

乃若掩敗為功妄飾首虜如顯宗所云高光長纊

虛張功捷者竟為輓近邊將故事吾于是有感

左氏兵畧卷之十八

四十五

全一

楚以衆克成公二年

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林楚侵魯及陽橋以救將起師子重曰君弱傳曰寡人生十年而喪先

齊齊十二年群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杜預注以寧大雅言文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儕

乎杜預注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

恤其民而善用之林楚莊王臨終乃大戶閭民已責

責棄遠速鰥施及救乏赦罪悉師楚師王卒盡行是

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

左氏兵畧卷之十八

四十六

曹九

夫為政猶以衆克况明君而善用其衆乎林言衆之不可以止

而不用公子嬰韓為政猶以楚師之衆克遂大誓所

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林大誓國書萬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衆言殷以散

司馬法曰凡戰之道用寡國衆衆利煩衆利

正

呂氏春秋曰以能開衆與不能開衆軍雖太衆

多無益於勝軍大率多而不能開衆不若其衆也

夫衆之為福也大其為禍也大其為禍也大其為禍也大

其得魚也大其為害也亦大

戰國策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問趙奢  
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  
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  
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卑之所為也單聞之帝  
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  
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卑之所不服也馬服  
君曰君非徒不達于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  
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之柱上而

左氏兵星

卷之十八

四十七

三〇五

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  
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  
夫吳干之劍材難夫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  
薄而刃不斷魚有是二者無鈞竿一作竿即鐘  
蒙湏之便鐘耳鼻也蒙湏統操其刃而刺則未入  
而手斷若無十餘為鈞絕猶剛也二十萬之衆而為此鈞  
竿鐘蒙湏之便而徒以三萬行于天下君焉能乎  
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  
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

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為戰國七不能具數  
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齊以二十  
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  
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圖攻焉豈有敢曰  
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  
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  
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乎都君喟然  
嘆息曰單不至也

左氏兵星

卷之十八

四十八

三〇六

史記王翦傳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  
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  
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  
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  
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  
頻陽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荆軍信又攻鄢  
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  
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  
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  
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

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人乎王剪謝曰老臣罷病憊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剪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剪將兵六十萬人代李信擊荊人遂敗走

漢書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多姐旁種反詔召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馮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京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饑饉朝

左氏兵畧

卷之十八

四十九

廷方以為憂而遭寇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後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遂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二發輒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及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予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西將軍皆以為民方及欽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入

下被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帛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

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騎以將屯為名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典屬國為右軍屯白石

左氏兵畧

卷之十八

五十

護軍都尉為前軍屯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前軍到降同阪先遣校尉在前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各羌虜盛多皆為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讚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焉十月兵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更為左將軍封爵關內侯

師古曰多音所庶切又音先庶切如音紫今西羌尚有此姓而

多音先  
冉切

困學紀聞程子曰韓信多多益辦辦是分教明按  
孫子治眾如治寡分教是也杜牧注謂韓信多多  
益辦

捫蝨談曰每謂兵家用寡難用眾尤難眾之不可  
以已誰不知之顧非以有能之將御有制之兵眾  
之為害也乃甚於寡新莽秦堅不皆百萬師乎乃  
昆陽淝水之敗亡不旋踵安所貴眾哉故固楚師  
之以眾克而祇以知用眾者之未易也

左氏兵畧

卷之十八

五十一

一四四

善釣從眾 成公六年

晉宋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統角統角新地楚師還晉師  
遂侵蔡楚公子杜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二縣  
禦諸卒楚師在上蔡楚師東有上趙同趙括欲戰

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杜武子知莊子荀首中范文  
子士夷上韓獻子韓厥新韓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  
去我吾遂至于此是遷戮也林本意為來救楚師

事伐蔡以至於此是因致而不已又楚師戰必不  
克楚師不克楚師雖克不令赫天一文之而不成師  
左氏兵畧 卷之十八 五十二

左氏兵畧 卷之十八

五十二

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杜大文公出故曰  
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死也乃遂還于是軍帥

之欲戰者眾或謂襄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齊  
事子盍從眾杜盍何一也子為大政杜元帥將

酌于民者也杜公又民子之佐十一人之佐杜六公其不  
欲之者三人而已杜知欲敗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

人占之二人眾故也杜文公之八亦言今若之三人  
占則當之二則當之武子曰善之者眾杜之亦言今若之三人

而吉 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杜人心之

故曰衆之主也從之不亦可乎  
傳義與善得從衆  
三卿皆晉之賢人

六韜太公曰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義也義之所任天下赴之

三畧曰夫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于衆故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衆得人矣亡國破家失人矣含氣之類咸願得其志

莊子云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于已也同于已而欲之異于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夫以出乎衆為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呂吉甫註道之無為自然非特人君休之而以道佐人主者亦當因衆以寧無事于為人之國也一人所聞不如衆技之

左氏兵畧卷之十八

五十三

三百卅五

衆而欲自任以為人之國則其不喪者僥倖而已三代君臣相與固有以是為利者而未世多以是為患欲為人之國者攬其利而不見其患也

淮南子云得道之兵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為嚮因民而慮天下為聞獵者逐禽車馳人趨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為斥閭要遯者同所利也同舟而濟于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捷梓招杆船若左右手不以相得其憂同也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為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為已用也用其自為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為已用所得者鮮矣

左氏兵畧卷之十八

五十四

三百卅六

楊子云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傲群策而自屈其力也傲惡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 胡傳荆楚僭號稱王聖人比夷狄而不救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民著于君臣之義也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為是即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

卿帥師伐鄭于文無貶辭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  
 書樂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善救者未有不  
 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  
 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  
 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樂善也兩軍相加兵刃  
 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  
 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墨而崇降者文也次  
 于陞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  
 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還戰而知還也亦厭幾哉

捫蝨談曰甚哉樂武子之善從衆也夫人三為衆  
 固也如以常情審所從莫衆于八人而三人為必  
 不欲戰者三人而惟是之從不幾違衆乎不知此  
 正武子之善從衆也聞之曰從衆者非從其口之  
 所欲言而從其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  
 也武子待之矣鄢陵之役不欲戰者惟范文子而  
 卻至不能從也卒以遺其內憂彼蓋知從衆而不  
 知從善者乎

左氏兵要卷之十九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發刊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二子奔命成公七年

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杜皆  
 及襄老之子黑要杜以要如故并德而分其室子  
 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

左氏兵要卷之十九

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杜子重曰  
 爾以讒慝貪憚事君而多殺不辜林諫惡指其諸善  
 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  
 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杜壽夢季札父林先是  
 中國相通至是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西之一  
 馬杜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  
 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  
 習之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林先  
 未嘗射御故巫臣教其射術未嘗乘車故巫臣教其  
 乘車未嘗戰陣之法故巫臣教之戰陣吳常屬楚故  
 之叛楚宜其子狐庸馬使為行人子吳吳始伐楚代

命

以兩之車  
適共

果伐徐杜集徐于重奔命杜牧馬陵之會吳入州來

子重自鄭奔命杜國伐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

命林吳人一歲之問七為楚蠻夷屬于楚者吳蓋取

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杜上國

左傳附注云案杜注謂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

人為兩若如所言是卒大于兩傳文當云卒之一

兩不當云兩之一卒也舍偏兩之一馬此語亦難

曉孔疏亦云仁明為傳辭皆易解此獨蹇澀或有

誤文

左氏兵畧卷之十九

二

言卒本

王海陳祥道曰古之用兵也險野人為主易野車

為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于人易野非不用人

而主于車車之制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

將卒有所託兵械衣裝有所齊昔周伐鄭用魚麗

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鄰之戰楚君之戎為二

廣廣有一卒卒偏之而楚巫臣使于吳以兩之一

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考之周禮五位為兩四兩

為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百人為卒卒兩則人

也偏則車也杜預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

言六乘車

左氏兵畧卷之十九

三

言卒本

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  
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  
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  
之兩而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  
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畧可知也

又申公巫臣教吳以車戰吳以是通上國房瑄用  
車以抗祿山賊接芻而火之王師奔潰此則用巧  
之異也

史記漢文帝遣宗室女主公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  
燕人中行說傳公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  
我行也為漢患若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

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  
衆不能當漢之一郡故所以疆者以衣食異無仰

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  
奴盡歸于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車棘中衣袴皆

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  
以示不如湼酪之便美也于是說教單于左右疏

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漢遣單于書牘以尺一寸

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穀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蹂而稼穡耳日夜教單于利害處

左氏兵略卷之一九

四

又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拜軍分行獨過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微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

五代史盧文進之奔契丹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之間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經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疆同光中契丹數以奚騎出入攻掠燕趙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備

橋關至幽州嚴兵斥候常苦抄奪為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為之也

後漢書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畧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崔寔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入犯常為邊最

雙槐歲抄余于俊言邊務曰門庭寇至車戰為宜大率以萬人為一軍戰車五百餘輛每輛用步軍十人駕拽行則縱以為陣止則橫以為營營車闕處以鹿角柝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

左氏兵略卷之十九

五

煩自齎別處伏兵亦以鹿角柝如車營自衛以俟若使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待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隨處起其伏兵或首遏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無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

玉海云車戰之法自古有之故衛青李陵田豫馬隆及漢光武與虜戰皆用車勝近事符彥卿破虜揚城亦以拒馬為行寨因大風出其不意開拒馬



出騎兵掩擊之。惟天寶祿山之亂，房琯于潼關陳車以戰，遂至敗績。蓋狹隘之地，非用車之所也。夫匈奴所長者，騎兵也。必須平原廣野，雲布霧散，馳逐往來，士卒前無所依，後無所擾，故胡騎雷動，蹙至易致退縮。苟非運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用車戰為便，其制取常用車接其衝，拒駕以牛布為方陣，四面皆然。東西鱗次，前後櫛比。車上置槍以刀外向，又垂皮韋以防大攻。列士卒于車外，前行持槍，後行持弓弩。賊至，令兵士上車，每車載四人，皆持弩。軍之內數十步間，建六車或四車上為重樓，施強弩，賊至擊鼓為節，以射之。虜不能犯，必當散去。乃出騎兵擊之。此中國制虜之要術也。夫人平居循復謹藩籬，固關鍵，以備不虞，何況當胡虜之戰陣？御突騎之輕颺，而無所蔽護哉？夫人之被甲鎧，所以蔽護其身也。而戰之用車亦一陣之甲鎧也。夫鱗介之蟲，肌肉在內，鱗介在外，所以自蔽。豈可使肌肉在外而鱗介反在內乎？夫用車以戰，亦一陣之鱗介也。故可以行止為營陣。

左氏兵畧卷之十九

六 三十五

賊至則歛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用奇掩襲，見可而進，故出藉此為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為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援不懼。胡騎之陵突也。

附困學紀聞云：列國之變，極于吳越通吳以疲楚者，晉也。通越以撓吳者，楚也。春秋于是終焉。唐以南詔攻吐蕃而唐之亡，以南詔本朝以女貞弑契丹而中原之亡，以女貞女貞之將亡也。吾國又不監宣和而用夾攻之策，不知春秋之義也。

左氏兵畧卷之十九

七

捫齋談曰：巫臣之使吳也，教吳叛楚，中行說之使匈奴也，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翕倖信之敗沒也。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此皆中國之自為間也。如此輩，令為中國用，未必收其益，一為中國間，則啓釁挑禍，恒必由之。欲杜疆場之患者，必先絕中國之間而後可。

晉殺鄭使成公九年

樂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林伯謂鄭人行晉人成求成于晉也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林非待行人之禮也杜明殺行人例可楚子重侵陳以救鄭杜陳與

後漢書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

高平有畏誅堅守光武入關將自征之寇恂諫

不從進軍及沂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

曰卿前止吾此舉今為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

弇等五營擊之恂奏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

左氏兵略卷之十九

八

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

兵萬人率多疆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

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

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

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

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

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

其計殺之則峻忘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

及也

魏志太祖與袁紹相拒于官渡紹遣使拜李通

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

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區可立而待也不如

亟從紹通按劍以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

雖強盛而任使無方終為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

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

晉書曰初吳之未平也周浚在戈陽南北為互市

而諸將多相襲奔以為功吳將蔡敏守于河中其

兄珪為將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

左氏兵略卷之一九

九

軍國固當舉信義以相高而聞疆場之上往往有

襲奔互市甚不可行第慎無為小利而忘大備也

侯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

載記丹閔殺石祗僭稱大號遣使人常煇聘于慕容

容煇使其記室封裕詰之乃積薪置火于其側

煇神色自若抗言曰結髮以來尚不欺爾人况于

乘乎巧詐虛言以救死者使臣所不為也直道受

戮死自分耳益薪速火君之大惠左右勸煇殺之

煇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此亦人臣常事遠救之

又慕容冲擊符堅將進逼長安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遣冲使者稱有詔古人兵交使在其間船遠來

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

南齊書沈攸之反遣使報張敬兒敬兒勞接周至為設酒食謂之曰沈公那忽使君來君殊可命乃列伏于廳事前斬之

魏書鹿念監臨淮王彧軍時蕭衍遣其豫章王綜

據徐州綜密信通彧云欲歸款綜時為蕭衍愛子

衆義咸謂不然彧募人入報驗其虛實彧遂請行

左氏兵略卷之一

卷之一

十

三十三

曰若綜有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

也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儁胡龍牙

總彊兵內外嚴固彧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未

至之間為綜軍主程水潤所止問其來狀彧答曰

兵交使在自昔通言後竟得還

舊唐書迴鶻遣宣門將軍等四十七人詭詞結歡

潜伺邊隙張仲武使密賂其下盡得陰謀且欲馳

入五原驅掠雜虜遂逗遛其使緩彼師期人馬病

厄竟不遣之迴鶻烏介可汗既敗不敢近邊

宋史元昊反循遣使來朝衆請按誅之尚書左丞

程琳曰遣使常事也殺之不祥後使者益驕橫大

臣患之琳曰始不殺無罪也今既驕橫可暴其惡

誅之國法也又何患耶

附白帖云樂祈不敬雖聞可計之辭伯蠲無事終

貽非禮之謂

胡傳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矣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執

諸銅提故傳則行人為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

與處父救江何異削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焉耳

左氏兵略卷之一

卷之一

十一

三十三

夫背夷即華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惟

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

有能救之名

捫蝨談曰鄭人沒賂背華即夷洵有罪矣晉執其

君而復殺其使蹊田奪牛罰不已重乎君子謂

殺伯蠲不如其釋鍾儀

晉釋楚囚 成公九年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杜預注南冠楚冠也楚囚執。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杜預注楚囚執在七年稅解召而吊之杜預注鍾儀而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杜預注泠人樂官也泠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杜預注泠公曰與之琴操南音杜預注南音楚聲也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杜預注嬰齊令尹子重側也左氏兵畧卷之十九

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王風不忘舊也杜預注稱先父之職官是不違情其父祖之本樂琴作南風之操是不遺忘稱大子抑無私也杜預注杜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名其二卿尊君也杜預注杜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名其二卿尊君也杜預注杜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敬也杜預注杜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名其二卿尊君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杜預注杜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名其二卿尊君也事雖大必濟杜預注杜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名其二卿尊君也以忠而成之敏無不達故以敏而行君盡歸之使合

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杜預注杜為下十二

南冠

楚囚

左傳附注應劭漢官儀云法冠一曰柱後冠左傳南冠而縶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冠賜近臣御史服之即今獬豸冠也後漢輿服志引胡廣說亦如此然傳云南冠未知其是何等冠也故杜注惟云楚冠而已應胡之說皆未然

後漢書桓帝擢程璜為度遼將軍璜到營所先布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羗虜先時有

左氏兵畧卷之十九

生見獲質于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羗胡龜慈莎車烏孫等皆來順服高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安然無警

晉書武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祜率營兵出鎮南爰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每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誘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畧吳二兒為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叩頭

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祐與陸抗相對使  
命交通抗稱祐之德量雖樂教諸葛孔明不能過  
也

南史宋義熙十二年武帝北伐檀道濟為前鋒所  
至望風降服逕進洛陽議者以為所獲俘囚應悉  
戮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人正在今日皆釋而  
遣之于是中原感悅歸者甚衆

北史周廣川公測為開府儀同三司行汾州事政  
在簡惠頗得人和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

左氏兵界卷之十九

十四 音十七

為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  
與相見如客禮焉仍宴談放還其國衛送出境自  
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為寇而界遂通慶弔時論方  
之羊叔子或有告測懷貳文帝怒曰測為我安邊  
何為間骨肉乃命斬之

周書陸騰為東魏陽城郡守時太祖大軍東討兵  
威甚盛長史麻休勸騰降不許拒守月餘城陷被  
執太祖釋而禮之問其東間消息騰盛陳東州人  
物又敘述時事辭理抑揚太祖笑曰卿真不背本

也即拜帳內大都督

隋唐書盧簡求辭翰縱橫長于應變所歷四鎮皆  
控邊陲屈雜虜邊寇因之移授所至撫御邊鄙晏  
然太原軍素管退渾契茲沙陀三部落或撫納不  
至多為邊患前政或要之詛盟質之子弟然為盜  
不息簡求開懷撫待接以恩信所質子弟一切遣  
之故五部之人忻然聽命

宋真宗朝名臣傳馬正惠公知節知秦州其州嘗  
質羌首之文屬十輩殆踰二紀知節曰羌亦人

左氏兵界卷之十九

十五 音下

也豈不懷土悉遣還之蕃落感其惠託受代無犯  
塞者

桓譚新論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

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

徵叩角羽而成曲孟嘗君遂歎歎而就之曰先生

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

劉向別錄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趙

氏者渤海人趙定也宣帝元康神爵間丞相奏能

鼓琴者渤海趙定也宣帝元康神爵間丞相奏能

琴時閑燕為散操多為之涕泣者

呂氏春秋云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

晉書西海太守張肅以京師危逼請為先鋒擊劉曜張寔以肅年老不許肅曰孤死首丘心不忘本鍾儀在晉楚弁南音

周書趙師子邪利天水人也任隋為知音至唐貞左氏兵畧卷之十九

觀初獨步上京遷入禁苑傳之嵇氏累代居曹遂令曹郡琴者所脩五弄具列于曹妙傳濮州司馬氏琴道不墜于地師云吳聲清宛若長江廣流綿綿徐逝有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擊浪奔雷亦一時俊決也

困學紀聞曰晏元獻論秦穆公以由余為賢用其謀伐戎夫臣節有死無貳戎使由余觀秦終竭謀慮滅其舊疆豈鍾儀操南音樂教不謀燕國之意哉元獻之論有補世教故錄之

藝苑危言有娥氏二女居九成之臺得天燕饗以

玉筐既而發視之燕遺二卵飛去不返二女作歌始為北音禹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令其媵候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始為南音夏后孔甲田于東陽黃山天大風晦入民室其主方乳或曰后來良日也必吉或曰不勝之必有殃孔甲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後折櫟斧斷其足孔甲曰嗚呼命矣乃作破斧之歌始為東音周昭王之右辛餘靡有功封子西程徙西河而思故處始為西音所謂四方之

左氏兵畧卷之十九

十七

歌風之始也

附戰國策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左右曰臣又知猶安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荆歸談曰鍾儀一楚囚耳乃其稱先職操南音雍容嫺雅有君子之度見釋晉侯夫豈以亡憐得之者哉無何楚公子辰如晉請脩好結成報鍾儀之使也而國脩睦儀寔為之儀于是蓋足為楚重矣晏元獻謂之賢于由余信夫

晉師乘和成公十三年

秦恒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

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杜預此三事以正秦罪晉

驪書將中軍荀庚佐之杜預荀庚代士燮將上軍杜預荀庚代荀

錡佐之杜預韓厥將下軍杜預錡荀庚佐之杜預趙旆

將新軍杜預荀庚代荀庚至佐之杜預荀庚代荀庚至佐之杜預荀庚代荀庚至佐之

孟獻子曰晉師乘和師必有大功杜預荀庚代荀庚至佐之杜預荀庚代荀庚至佐之杜預荀庚代荀庚至佐之

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文父林戰敗績不書者蓋以晉稟周命以

左氏兵略卷之十九

伐秦師立有功且不使秦得與晉及諸侯戰也成差

女父皆秦大夫杜不更秦將戰敗績不書以滿晉直

秦曲則韓侯書戰時公在師侯不須告克

揚經豫利建侯行師程子曰兵師之與衆心和悅

則順從而有功

淮南兵畧訓曰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

人皆事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

則無一人之用將卒使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

合戰故計定而發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心

動無墮容口無虛言事無嘗試應敵必歛發

亟故將以民為體而民以將為心心誠則支體親

心心疑則支體撓北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動將不

誠心則卒不勇故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

角若鳥之羽若虻之足可以行可以舉可以

噬可以觸強而不相敗衆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

也

武侯曰夫用兵之道在於人和和則不勸而自戰

矣若將吏相猜士卒不服忠謀不用羣下謗議諛

慝互生雖有湯武之智而不取勝於匹夫況其衆

者乎

魏志于禁屯潁陽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

任氣多共不協太祖使趙儼并參三軍每事訓諭

遂相親睦

魏志注孫盛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

出征推轂委權或賴率然之形或憑犄角之勢群

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于合肥之守縣弱無援

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

彼衆我寡必懷貪墮以致命之兵擊貪墮之卒其

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貞  
參以同異為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  
契妙矣夫

附尚書故實云西平王始將禁軍在蜀戍變與張  
魏公不叶及西平功高居相位德宗欲進魏公者  
數四慮西平不悅而罷後上令韓晉公善說然後  
並處中書一日因內宴禁中出瑞錦一疋繫兩人  
一處以示和解之意

捫蝨談曰師克在和審美顧所謂和者必師與士  
左氏兵略卷之十九

聯為一心動若臂指而帥寔主之帥以和倡士卒  
不以和應者未之有也故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  
又曰將相不和國有大咎以區區晉國猶收功于  
帥乘之和持廟議者必先之以和秉而後可

鄢陵之役成公十六年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  
逞杜預快也晉厲公無道三卻驕若唯鄭叛晉國之  
憂可立侯也樂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林  
言  
不可以當我執政必伐鄭乃與師樂書將中軍士燮  
佐之杜預代卻欒將上軍杜欒代卻欒將中軍士燮  
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躒居守杜欒代荀躒居守  
新上下卻欒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樂壓來乞師孟  
獻子曰有勝矣杜欒代荀躒居守戊寅晉師起鄭人聞  
左氏兵略卷之十九

左氏兵略卷之十九

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杜欒代荀躒居守  
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杜欒代荀躒居守令尹將左  
辛將右杜欒代荀躒居守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杜欒代荀躒居守曰師  
其何如對曰德杜欒代荀躒居守刑杜欒代荀躒居守義杜欒代荀躒居守禮杜欒代荀躒居守  
信杜欒代荀躒居守戰之器也杜欒代荀躒居守可以戰如器用之不可闕  
施惠刑以正和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  
守物民生厚而德正杜欒代荀躒居守則利而事節杜欒代荀躒居守  
其節時順而物成杜欒代荀躒居守則上下睦周旋不逆杜欒代荀躒居守  
求無不具杜欒代荀躒居守各知其極杜欒代荀躒居守故詩曰



我丞民莫匪爾極杜預也極中也詩師言先王是

以神降之福杜預也神降也時無災害民生敦龐杜預也敦厚和同以聽杜預也聽

也杜預也林和同以聽杜預也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杜預也

死者杜預也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杜預也而外

絕其好杜預也建義不濟齊盟杜預也而食話言杜預也奸

時以動杜預也杜預也杜預也不傾時周杜預也而疲民以逞杜預也杜預也杜預也

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杜預也林民不知

或進或退皆杜預也隨罪戾不知所從人各憂恤杜預也子其勉之

吾不復見子矣杜預也姚句耳先歸子驪問焉對

左氏兵略杜預也卷之十九杜預也

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杜預也不整喪列

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杜預也楚救鄭之師

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

楚可以紓憂杜預也楚紓憂也林言我詐為畏怯逃避夫合

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

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能

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杜預也在信十五年箕之役

先軫不反命杜預也杜預也杜預也在却之師荀伯不復從杜預也

林父奔走不復故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

成敗之事杜預也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

戰也有故杜預也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

三疆服矣杜預也秦狄齊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

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為外懼乎杜預也林聖人安

不忘亂故外患既息內患不生至於中才常主外患

既平未有不以驕亢而生在內之憂患者何杜預也姑釋

楚患不治以為晉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杜預也其未備

軍吏患之杜預也范句趨進杜預也杜預也杜預也曰塞井夷

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杜預也林軍屯必鑿井窺以自給今為

井自平其窺以為戰地楚壓晉軍地迫狹故自塞其

於晉之軍中杜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

左氏兵略杜預也卷之十九杜預也

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杜預也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

天也童子何知焉杜預也林其父執戈以逐范句怒其多言

軍不勝是天界晉以言晉軍勝楚是天變晉於亂亡晉

安存童子豈知此意杜預也樂書曰楚師輕窺杜預也窺亦輕也

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

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杜預也林子重子反二卿

王卒以舊杜預也林楚王之親兵罷鄭陳而不整杜預也楚師從

而不整齊杜預也蠻軍而不陳杜預也林蠻夷從楚雖成軍陳不遠

三間也杜預也林楚之親兵罷鄭陳而不整杜預也楚師從

晦林月終陳盡兵家所忌今楚在陳而陳杜預也杜預也

晦林月終陳盡兵家所忌今楚在陳而陳杜預也杜預也

晦林月終陳盡兵家所忌今楚在陳而陳杜預也杜預也

左氏兵略

有聞心林人恤所底各懷後顧舊不必良林王卒以

兵以犯天忌莫有戰聞之心六問也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巢

上為櫓之巢說文作櫓云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于

王後杜州犂伯州犂王曰驛而左右何也林言晉軍

或左或右何也曰召軍吏也林軍吏散居軍中皆聚於中軍

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度卜於先君也杜度微幕矣

曰將發命也甚喲且塵上矣曰將塞非夷龜而為行

也杜夷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杜左將

也平也乘繩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

左氏兵略卷之十九

禱也杜禱請伯州犂以公卒告王杜公晉侯林伯州

故以晉侯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杜賁

情故亦以楚王之卒告晉侯皆曰國士在且

厚不可當也杜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犂在楚知晉之

異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

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林請分晉精

左右二軍既擊楚左右軍乃以晉三必大敗矣公策

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杜震下坤曰南國蹇射其

元王中厥目杜此下者也南國蹇射其

離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目陽氣激南飛失國蹇王

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杜從其有淖於前淖淖泥也

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杜淖泥也步殺御

晉厲公欒鍼為右杜步殺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

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杜范以其族夾公行族強

故在公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林晉厲公之車陷於

晉侯以行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杜在軍

既其父大任謂元帥之職林言書且侵官冒也杜為

侵失官慢也林去將而離屬杜離屬也曲為離屬有三罪

左氏兵略卷之十九

馬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杜掀舉也掀許言

軒起也又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杜

七札焉杜黨潘尫之子躡聚也一發連七札言其能

及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杜二子以王

怒曰大辱國杜踐其詰朝爾射死杜言文以射

明朝是戰日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杜呂錡

占之曰姬姓日也杜姬姓華異姓月也姓卑必楚王也

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杜錡自入及戰射共

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沒

問

執其附注

之項伏於林中呂錡以一矢復命杜言一卻至三

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林免其首而趨走疾如風皆

致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杜遺也林工尹楚官

其意曰方事之敫也杜敫也名襄楚共王使遺卻至

杜林赤色附注戊服着袴而屬於附與袷連林幸熱

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杜恐其傷林此皆

客免胄承命林免胄以承楚命示敬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

之戎事以君之靈問蒙甲冑林問猶不敢拜命林禮

不拜介甲也故不敢告不寧君命之辱杜以君辱賜

左氏書是未之十九二十六

安為事之故敢肅使者杜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

若今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杜從其御杜

羅曰連兵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林鄭伯之御

在御馬遂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杜二年案

之可及杜二年案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

而俘以下杜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

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

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旗於棧中杜熒戰在唐荀謂

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

止乃死杜敗者壹大謂若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

常楚師薄於險杜薄也叔山冉謂養由基曰林叔山

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杜王有乃射再發盡殪

死也言所射盡杜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執晉師乃

止杜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執晉師乃

子我杜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執晉師乃

謂去杜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執晉師乃

重臣對曰好以衆整杜晉國好以曰又何如杜又

左氏書是未之十九二十七

餘臣對曰好以暇杜林雖急遽之中今而國治戎行人

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杜

持也持飲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杜林

杜承奉也杜林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牙是以不得犒

從者使某攝飲杜林使行人致辭杜車右主戟刺持牙其

人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

林不亦識乎杜林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杜林

者而復鼓杜林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

傷也杜林亦捕卒乘杜林結甲兵杜林展車馬杜林展鷄鳴

而食唯命是聽杜後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

卒林蒐閱車乘補益士卒秣馬利兵林林殺戰馬

脩陳固列林脩明行陳薦食申林食於寢薄之則

明日復戰乃逸楚囚杜逸王聞之杜陽子反謀殺陽豎

獻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杜穀陽子王曰天敗

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杜穀

也杜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杜戎馬曰諸臣不佞杜侯

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杜戎馬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

之謂杜周書康誥言勝楚師還及瑕楚瑕王使謂子

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杜謂子玉敗城濮

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林言今共王自中子

過亦所以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

之卒實奔臣之罪也林時子反為中軍帥子重使謂

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林而汝也

圖謀其事林師徒汝亦聞子玉自殺之事矣何不對曰雖

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敗不義也林大夫謂子重

雖無先大夫子玉自殺之事子重側亡君師敢忘其

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戰之器

孔疏云戰之器也言有此六事乃可以戰若器用

然也自德以施惠至信以守物辦六事施用之處

也自民生厚至所由克言能用六事得戰勝之意

也自今楚內棄其民至疲民以逞言楚不行六事

也民不知信以下言楚必敗之意也

文中子云李密見子而論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

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

國語鄢陵之後大夫欲爭鄭范文子不欲曰吾聞

人臣者能內睦而後圖外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

爭杜姑謀睦平考訊其阜以出則怨靖也

晉書王羲之與會稽王陳陳殷浩不宜北伐并論

時事曰古人耻其君不為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

導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屈

于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

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于所欣傳云自非聖人

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軍內憂以深古之弘大業

若或不謀于衆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

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適衆衆費勞之弊終獲求逸者

左氏兵略卷之十九

二十八

左氏兵略卷之十九

二十九

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擬議乎

又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太平復舊  
蔡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  
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  
合于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  
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畧不  
稱心財單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  
也

舊唐書郭元振蔡吐蕃事宜還上疏畧曰善為國

左氏兵畧卷之一

二十一

者當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夷夏晏  
安昇平可保

蘇子曰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率之能  
也不求一時之功變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  
之臣也鄢陵之役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范  
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卻誅厲  
公弑晉重死樂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  
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  
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明月之珠夜光之

壁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況非常之功乎

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  
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銳於  
立事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  
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其知所悔天欲亡之  
則必先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  
玩於寇讐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  
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  
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

左氏兵畧卷之十九

二十一

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徒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  
其志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難難則  
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  
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  
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畧民亦  
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  
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  
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  
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足

以為國之疆弱而國之疆弱足以為治亂之兆蓋有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勾踐以霸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魏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晉果滅魏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使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於趙宣子遠矣孫子曰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 曹操曰勵志也

左氏兵略卷之十九

三十二 晉平公

杜祐曰勵士也焚輜重棄糧食塞井夷竈不無生意不殊死戰也

司馬法曰棄任節食是謂開人之意 劉寅曰任負任之物也棄任即孫子所謂士無餘財之意節食者約其軍之食也如春秋左傳所謂塞井夷竈項羽沉船破甌持三日糧之意使吾軍士棄其所負任之物約持其糧食示以必死是謂開啟衆人之意使專一心志奮勇而戰

國語云鄆陵之役利厥晉軍軍吏患之將謀范句

自公族趙過之曰夷竈堙井非退而何范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命也童子何知焉且不及而言姦也必為戮苗蔡皇曰善逃難哉既還荆師於鄆陵將戮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弱諸臣不佞吾何福以及此吾聞之天道無親唯德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荆乎君與二三臣其戒之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

史記孫臏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又明日為三萬龐涓行三日大喜曰固知齊軍怯入吾地

左氏兵略卷之十九

三十三 晉平公

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并行逐之舊唐書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王世充以兵拒之保都梁山為五柵世充每日出擊陽不利走還入柵如是數日讓益輕之乃稍分人于南方少留兵繞足以圍柵世充知其憚乃于營中夷竈撤幕設方陣四面外向幾柵而出奮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遁去

國語晉厲公六年伐鄭且使苦成叔及欒黶與齊

魯之師楚恭王帥東夷救鄭楚平陳公令擊之陳而不整軍而不降書曰君使魯也與齊魯之師請侯之卻至曰不可楚師將還我擊之必以勝歸夫陳不違忌一問也夫南夷與楚來而弗與陳二問也夫楚與鄭陳而不與整三問也且其士卒在陳而譁四問也夫衆聞譁則必懼五問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關心不可失也公說於是敗楚師於鄢陵書是以怨却至

陳而不整軍而不降

孫子曰勿擊堂堂之陣勿邀正正之旗注云堂堂

左氏兵略卷之十九

三十四

堂堂大也正正齊也

兵書要訣云正正之旗者謂行軍也前後正治故不可要而擊之也堂堂之陣者謂營陣也堂堂不冒亂也不可就而擊之也

吳子曰齊陳重而不堅秦陣散而自闕楚陣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

舊唐書太宗與頡利同盟于便橋之上頡利引兵而退蕭瑀進曰初頡利之來和也謀臣猛將多戰而陛下不納臣以為疑既而虜自退其策

上曰我觀突厥之兵雖衆而不整君臣之計唯財利是視可汗獨在水西酋帥皆來謁我我因而襲擊其衆勢同拉朽然我已令長孫無忌李靖設伏幽州以待之虜若奔還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矣我所以不戰者即位日淺為國之道安靜為務一與虜戰必有死傷又匈奴一敗或當懼而脩德結怨于我為患不細我今卷甲韜戈啗以玉帛頑虜驕恣必自此始破亡之漸其在茲乎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

左氏兵略卷之一九

三十五

不違時

孔疏云日為陽精月為陰精兵尚殺害陰之道也行兵貴月盛之時晦是月終陰之盛也故兵家以晦為忌不用晦日陳兵也昭二十三年七月戊辰晦吳敗楚師于鷄父吳犯兵忌而戰勝者杜云違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彼知楚有可敗之機晦是兵家所忌原楚之情必以吳為不動故以晦日掩之擊楚不備故也

黃帝問玄女兵法曰戰關之法乘一破十百事不失軍有六神乘之必克六神甲子旬在河魁甲戌

旬在傳送甲申旬在勝光甲午旬在天罡甲辰旬在功曹甲寅旬在神后北六神為戰主

後漢書云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鄧禹禹遣諸將逢擊於解南大破之斬參首於是王匡成丹劉均等合我軍不利樊崇戰死會日暮戰罷軍師韓歆及諸將見兵勢已摧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吏理兵勒衆明旦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

左氏兵略卷之十九

三十六

北史慕容賀麟飢窮率三萬餘人寇新市甲子晦帝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奏曰不吉帝曰何也對曰紂以甲子日亡兵家忌之帝曰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

避暑錄話古者舉大事皆避月晦說者以陰之窮為諱春秋晉楚鄢陵之戰特書甲午晦以見譏魯震夷伯之廟書己卯晦以見異是也

尉繚子曰將已鼓而士卒相驚者內自敗也

隋書尉遲迥背城結陣與官軍大戰官軍不利時

鄴城女子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與高穎李詢等謀曰事急矣當以權道破之于是擊所觀者大驚而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大呼曰賊敗矣衆軍復振齊力急擊之迴軍大敗

左氏兵略卷之十九

三十七

爾往擊之玉曰玉步卒也請騎軍五百翼之光弼與之三百又問何處最堅曰東南隅即命論惟貞以所部往擊之對曰蓄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百光弼又出賜馬四十疋分給且令之曰爾等望吾旗而戰若麾旗緩任爾觀望便宜吾旗連麾三至地則萬衆齊入生死以之少退者斬無捨玉策馬赴賊有一人將援槍刺賊洞馬腹連刺數人一人逢賊不戰而退光弼召不戰者斬賞獲槍者絹五百疋須臾郝玉奔歸光弼望之驚曰郝



王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玉頭來王見使者曰馬中箭非敢敗也使者馳報光弼令換馬遣之玉換馬復入決死而前光弼連麾三軍望旗而進聲動天地一鼓而賊大潰斬萬餘級生擒八千餘人軍資器械糧儲數萬計臨陣擒擊

唐書李勣圍遼東城太宗次遼澤高麗發新城國內鐵騎四萬救遼東江夏王道宗率張君又逆戰君又却道宗以騎馳之虜兵辟易奪其梁收散卒乘高以望見高麗陣驚急擊破之斬首千餘級

左氏兵略卷之十九

三十八 晉平

又僕固懷恩與諸節度皆以兵會次黃水賊堅壁自固懷恩陣西原多張旗旛使突騎與回紇稍南出繚賊左舉旗為應破賊壁死者數萬史朝義擁精騎十萬來援埋根決戰短兵接殺獲相當魚朝恩令射生五百攢矢注射賊多死而陣堅不可犯馬璘怒卓騎援旌直進奪兩角賊辟易大軍乘以入衆罾不止朝義敗斬首萬六千級擒四千餘人降者三萬朝義輕騎走

又賊安慶緒以張通儒安守忠等屯長安廣平王

率師東討太子嗣業將前軍太子儀將中軍王思禮將後軍回紇葉護以兵從通儒等聚兵十萬陣長安中賊皆至素畏回紇既合驚且驚王分精兵與嗣業合擊之守忠等大敗

孔疏說文云輶兵高車如巢以望敵也檣澤中守草樓也是巢與檣俱是樓之別名

海錄碎事陳勝攻陳守今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注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譙亦呼為巢所謂巢車者亦

左氏兵略卷之十九

三十九

上

於兵車之上為樓以望敵也譙巢聲相近本一物也

魏書太祖圍中山連日不拔使人登巢車臨城招其衆曰慕容寶捐城奔走汝曹百姓將為誰守避戎夜語云攻城之具有火梯雲梯編梯鴉車洞子撞竿兜竿之數火梯雲梯編梯皆與城檣齊高亦有高於城者皆可以燒樓換雲梯編橋可以倚城而上下皆用車軸推行此三物惟撞竿可以

左

金

左

左

司馬法曰選良次兵是謂益人之強 劉寅曰簡擇良材以次其兵是謂益吾衆人之強春秋傳所謂分良以擊其左右是也

舊唐書鳳翔節度使李晟以吐蕃侵軼遣其將王必夜襲賊營率驍勇三千人入汧陽賊之曰賊之大衆當過城下慎無擊其首尾首尾雖敗中軍力全若合勢攻之汝必受其弊俱候其前軍已過見王勿旗虎豹衣則其中軍也出其不意乃是奇功必如其言出擊之賊衆果敗

左氏兵略卷之十九

四

金史太祖曰視其中軍最堅遠者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

唐書代宗狩奉天李懷光擊所部奔命方雨澤奮厲軍士倍道進自蒲津絕河敗朱泚軍于醴泉宋史曹彬等征幽州劉保勳以本官知幽州行府事子利涉以開封兵曹督易粟隨軍常從其父會王師不利濟巨馬河更相蹂躪多死保勳馬陷渾中利涉自後揪出之力不勝人馬相擠壓遂俱死左傳附注云蹲甲而射之徹七札馬蹲之訓聚於

義未詳又不解札義案太玄曰比札為甲考工記

函人注革堅者札長疏云一葉為札札戰國策身自削甲札注云札木簡之薄者甲之革緣如之韓詩外傳齊景公使人為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騂牛之角荆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邪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

左氏兵略卷之十九

四

之夫射之道左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挾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為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按列女傳齊景南史魏園司州大造御衛攻園日急蔡道恭用四石鳥添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方皆靡舊唐書薛仁貴宴內庭帝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試以五甲射馬仁貴一發洞貫水經注沙水南與蔡陵水合水出鄢陵城西比

春秋成公十六年晉楚相遇于鄢陵呂錡射中共  
王目王召養由基使射殺之亦子反醉酒自斃處  
也

能改齊湯錄云開封府鄢陵縣距東京一百六十  
里今鴈音煙非是按春秋左氏傳襄公十六年鄢  
陵之後陸德明音義曰鄢音儼然春秋魏唐曰鄢  
漢曰儼後漢晉隋曰鴈音焉亦音儼然則一字通  
用耳

說文云寢寐而有覺也从山尸夢聲周禮以日月

左氏兵象卷之一九

四十二

星辰占六寢之吉凶一曰正寢二曰噩寢三曰思

寢五曰喜寢六曰懼寢

魏志鄧艾當伐蜀夢在山上而有流水以問珍虜  
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蹇蹇繇曰蹇利

西南往有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

還乎艾憮然不樂

晉書楊稚為春陽令舉兵拒王敦城陷為敦所禽  
初稚被執之日其夜夢乘車挂肉其旁占曰夫肉  
必有筋介也車傍于斤吾其戮乎尋為王敦所害

吳苑符堅將欲南師也夢蔡生城日明以問婦婦  
曰若征軍遠行出難為將也堅又夢地東南傾覆  
復以問云江右不可平也君無南行必敗之應也  
堅不從卒敗

續晉陽秋符堅之遣慕容垂中權翼諫不聽于  
足翼乃夜私遣壯士要路而擊之垂是夜夢行路  
路窮顧見孔子墓傍墓有八石占夢者占之曰行  
路窮道盡也不可行孔子名丘以八配丘此兵字  
路必有伏兵深宜慎之于是垂遂別路而進翼伏

左氏兵象卷之十九

四十三

兵遂不擒之

宋書劉牢之與劉劭宣謀共襲桓玄劭宣夢九上  
服之既覺喜曰九者恒也桓既吞矣吾復本土乎  
舊唐書李晟雄烈有才善騎射年十八從軍勇敢  
絕倫時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擊吐蕃有驍將棄城  
拒關頗傷士卒忠嗣募能射者射之晟引弓一發  
而斃三軍皆大呼忠嗣厚賞之因撫其背曰此萬  
人敵也

孔疏云遺人以物謂之為問問弦多以琴問

以子論語云問人於他邦皆是也

孔疏鄭玄詩注云韎茅蒐也韎聲也常昭云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茅蒐即今之蒨也賈逵云一染曰韎釋器云一染謂之緇謂一入赤為淺赤色也跗注兵戎之服自要以下而注於脚跗謂屬袴於下與跗相連周禮司服凡兵事常弁服鄭玄云常弁以韎常為弁又以為衣裳晉卻至衣韎常之跗注是也鄭以跗當為幅謂裁常若布帛之幅相縫屬鄭言以為衣裳則衣裳不連聘

左氏兵界卷之十九

四十四

三十九

禮君使卿常弁歸饗餼鄭玄云其服蓋韎布以為衣而素裳鄭以彼非戎事當為素裳明衣裳不連跗杜言連者謂要脚連耳若然在軍之服其色皆同所謂均服振振上下同色卻至與衆同服所以獨見識者禮法雖有此服軍士未必盡然卻至服必鮮華故楚王偏識之說文韎蒐也常相背也从舛口聲獸皮之書可以束柱戾相背故借以為皮韎孔疏說文云謀軍中反引今謂之細作人也此欲

內旌

今謀迎鄭伯則非一人細作於時鄭伯退走故杜以為輕兵單進遠鄭伯之前逆拒鄭伯使鄭伯前視輕兵不復顧後得自後登其車以執之也鄭軍亂走輕兵獨出其間亦謀之類故翰胡得以謀言之

左氏兵界卷之十九

四十五

重所建當是熊虎之旗周禮中秋教治兵辨旗物諸侯載旂軍更載旗鄭玄云軍吏諸軍帥也子重為將自然當建熊虎之旗

獲以投

子華子曰吾丘鳩年十有五即以勇力聞及其世狡也四隣畏之能以人投人以車投車其視太行

紀而食

晉書王如懼石勒攻已乃厚賄於勒結為兄弟勒又假其疆而納之時侯脫據宛與如不協如說勒曰侯脫雖名漢臣其實漢賊如常恐其來襲兄宜

備之勒索怒脫貳已憚如唇齒故不攻之及聞如  
言甚悅遂夜令三軍蓐食待命鷄鳴而駕後出者  
斬晨堡宛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尅之勒遂斬脫  
後漢書光武令岑彭率傳俊臧宮劉宛等三萬餘  
人而擊秦豐援黃郵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  
鄧數月不得進帝恠以讓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  
中令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乃緩所獲虜令得逃  
亡歸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度沔  
水擊其將張揚於阿頭山大破之從川谷間伐木  
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

又張步人將費邑分遣弟敢守巨室敢進兵先  
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懸坑塹數日有降  
者言邑聞欲攻巨里謀來救之邑乃嚴令軍中  
趣脩攻具宣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  
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弁期告邑邑至日果自  
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弁喜謂諸將曰吾所以  
脩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  
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

臨陳斬邑

又班超擊莎車龜茲王遣左將軍徐溫宿姑墨尉  
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  
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  
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  
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  
千騎於東界微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召諸部勒  
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進斬五千餘  
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

自是威震西域

五代史時晉精兵皆北攻燕獨符存審與建瑭以  
三千騎屯趙州梁軍已破棗疆存審扼下博橋建  
瑭分其麾下五百騎為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  
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  
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留其  
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瑭  
率百騎為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  
門卒縱火大呼斬擊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皆

各遇晉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夜接營去脩縣人追擊之梁軍棄其輜重鎧甲不可勝計

宋史岳飛討曹成入賀州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柰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謀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謀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摩食潛趨逆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

左氏兵畧卷之十九

四十九

呂氏春秋曰昔荆襲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襲王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監陽穀操黍酒而進之子反叱曰皆退酒也監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却也監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耳而不能絕於口以醉戰既罷襲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襲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殺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殺無與

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為戮故監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

抱朴子曰昔狄儀既死大禹以與糟丘酒池辛癸以亡豈侯得罪以戴尊卿而景升荒壞以三雅之爵劉松爛腸以逃暑之飲郭珍發狂以無日不醉信陵之凶短策子之亂政趙武之失衆于反之誅戮漢會之伐命灌夫之滅族陳遵之遇害季布之疏在于建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是物也

左氏兵畧卷之十九

四十九

後漢書劉梁著辯和同之論其辭畧曰鄢陵之後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為害者也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莢疾也疾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莢者也載記劉曜少而淫酒末年尤甚石勒至曜將戰飲酒數斗比出復飲酒斗餘至于西陽門搗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被屠十餘通中者三為堪所執送于勒所

宋書孝建元年二月南燕王義宣報魯爽秋當同

舉與狂酒車謬即日便起兵世祖遣左將軍薛安都討之安都進軍與爽相遇于小岷爽親自前將戰而飲酒過醉安都刺爽倒馬

異苑云魏文帝幸許昌見徐邈問曰頗復中聖人

否對曰昔子反斃于穀陽御叔罰于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

梁書鄧元起性本能飲酒至一斛不亂及平蜀絕

飲蜀土翕然稱之

魏書皇興四年車駕北征帝親誓衆而劉尼昏醉

左氏春秋卷之十九

五十一

兵陣不整顯祖以其功重特恕之

北齊書薛孤延性好酒率多昏醉而以勇決喜戰

每大軍征討常為前鋒

舊唐書德宗賜宴諸將列坐酒至神策將士皆不

飲帝使問之楊惠元特為都將對曰臣初發奉天

本軍帥張巨濟與臣等約曰斯役也將策大勳建

大名凱旋之日當共為歡苟未戎捷無以飲酒故

臣等不敢違約而飲既發有司供饌于道路他軍

無子遺唯惠元一軍饒豐不發上稱嘆久之降

書慰勞及田悅反叛詔惠元領禁兵三千與諸將討伐御河奪三橋皆惠元之功也

宋史趙方持軍嚴每令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

可戰

元史千戶散竹帶以嗜酒失所守大良平罪當死

錄其前功免死令徙東川軍前自効

附東坡志林云唐彬與王濬伐吳為先驅所至皆

下度孫皓必降未至達紫二百里許稱疾不行已

而先到者爭財後到者爭功當時有識莫不高彬

左氏春秋卷之十九

五十一

此舉予讀晉書至此未嘗不廢卷太息也然本傳

云武帝欲以彬及楊宗為監軍以問文立文立云

彬多財欲而宗嗜酒帝曰財慾可足酒不可改遂

用彬此言進退無據豈有人如唐彬而貪財者使

誠貪財乃遠不如嗜酒何可用也文立獨何人斯

安知非蔽賢者也

潛菴子曰文子事景公未幾而厲公即位無

道故文子釋楚以為外懼何其深而思遠也聖

人不畏多難而是無難矧驕霍如厲公耶至於

陵歸而祈死非有先見之明其能然乎此武子之德所以不泯也故左氏書曰卒而蘇樂城古史謂自後何哉

捫鼎談曰鄢陵艾陵之役獨范伍二子以為不可及倖而勝也二子之言幾不驗已既也晉勝而饗鍾匠麗吳勝而亡不旋踵丁其辰而追念二子寧有及哉

樂鐵掀公出淖而君父俱全劉利涉掀親出淖而父子並隕遇有幸不幸而忠孝之道斯而無愧矣

左氏兵畧卷之十九

五十二 晉事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石金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

海虞陳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子重伐吳襄公三年

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杜預注克鳩茲至於衡山

望陵

杜預注吳邑在長陽縣東南今使鄧廖帥甲二

百被練三千杜預注被練者戰備也

七

侵吳吳人要而擊之以侵吳人其中路而擊之

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

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

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杜預注

楚人以其答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杜預注

生事歸咎于子重子重亦以是為已之病杜憂患故成心疾

組甲被練

孔疏云賈逵謂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

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為固者以盈數

也帛盈數而任力半卒者所服組盈數而盡任力



學者所服馬融云組甲以組為甲裹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為甲裹卑者所服然則甲貴牢固組練俱用練也練若不固宜皆用組何當尚不牢之甲而令步卒服之豈欲其被傷故使甲不牢也若練以綴甲何以謂之披也又組是條繩不可以為衣服安得以為甲裹杜言組甲際甲成組文今時濂甲有為文者被練文不言甲必非甲名被是據覆衣著之名故以為練袍披於身上雖並無明證而杜要極人情

左氏兵要卷之二十

二

考工記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鄭玄注屬讀如滿注之注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犀堅者札長鄭司農云合甲制犀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注犀堅者凡為甲必先為容鄭司農云容謂象式然後制革注裁制札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注鄭司農云上旅謂要以其長為之圖注圖以上下旅謂要以下要廣凡甲鍛不擊則不堅已欲則燒注鄭司農云燒謂質也鍛革大執則韋無凡察革之道砥其鑄強曲也玄謂擊之言也凡察革之道砥其鑄空欲其堅也注鄭司農云小孔範砥其裡欲其

易也杜無敗眠其朕欲其直也注鄭司農云欲其約也注鄭司農云謂卷置舉而抵之春秋傳曰舉甲而見于帛其鑽空而窓則革堅也眠其裡而易則材更也眠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桑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斷則變也注同審致也明有光耀便人身

漢制攷云司甲注今之鎧也疏今古用物不同其名亦異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從金為

左氏兵要卷之二十

三

字也

晉書元帝欲討王敦知其為物情所畏服乃偽言敦死於是下詔曰天不長奸敦以隕斃鳳銑承凶穴彌復煽逆今遣司徒導王等精銳三萬水陸齊勢朕親御六軍左衛將軍亮庾等被練三千組甲三萬總純諸軍討鳳之罪罪止一人朕不濫刑能改齊漫錄司馬文公曰契丹之法有簡要可尚者將戰則選兵馬為三等騎射最精者給十分衣甲處于陣後其次給五分衣甲處于中間其下者

不給衣甲處于前行故未嘗教閱而民皆習于騎射

李靖兵法重進輕退遇險阻可避而取

蜀志曹公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進軍

與張飛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

郃軍交戰山道窄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

北史韓褒為汾州刺史先是齊寇數入前後刺史

莫能防捍褒至適會寇來褒乃不下屬縣人既不

及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於不覺褒已先勒精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

四

三十三

銳伏于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急玩縱伏

盡獲其衆

又杜洛周反幽州魏常景為四州行臺賊既南出

鈔畧薊城景命統軍梁仲禮率兵士邀擊破之

同書齊神武率大衆度河涉洛至沙苑諸將皆有

懼色唯宇文深獨賀太祖詰之曰賊來充斥何賀

之有對曰高歡之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

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恐即度河非衆所

欲唯歡耻失寶氏懷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擒

不賀何為請假深一節發王熙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矣太祖然之尋而大破齊神武軍如深所策

又裴寬鎮孔城十三年與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

相對永業有計謀多譎詐或聲言春發秋乃出兵

掩蔽消息倏忽而至寬每揣知其情用兵邀擊無

不克之

唐書武德末突厥至渭水橋控弦四十萬騰突挑

戰太宗怒欲擊之李靖請傾府庫賂以求和潛軍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

五

三十三

邀其歸路帝從其言胡兵遂退于是據險邀之虜

棄老幼而遁

又陸贄曰寇小至則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

宋史太宗曰北虜輕馳易退常戒邊將勿與爭鋒

待其深入即分騎兵邀其歸路從而擊之必無遺

類

又楊崇子延昭上言契丹頓澶淵去北境千里人

馬俱乏雖衆易敗凡有剽掠半在馬上願勅諸軍

扼其要路衆可殲焉幽易可襲取不報

將畧提綱賊入境內初來氣銳不可當頭截殺俟其四散搶掠其衆必分我當潛兵于鄉村擊之或待其將歸預爲分兵伏于歸路從三分之二以邀擊之

又暴寇來劫掠牛馬財貨不可輕動其初至氣銳犯之未必勝候其去則邀擊之

捫蝨談曰杜元凱以挑釁生事罪子重固當第原其心豈不欲爲國家振威稜拓邊境乎如輒從而苛責之是將使任事者首尾多畏而天下事究竟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

六

無可爲者矣何也人情方苟身無事誰肯輕扞挑釁之罔也者故君子寧無咎于重

魏絳戮楊干僕畧公三年

晉侯之弟楊干亂行于曲梁杜行陣火林曲梁晉地魏絳戮其

僕杜僕也御也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楊干

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

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

絳至授僕人書杜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劔士飭張老止之公

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杜斯此也使臣

聞師衆以順爲武杜順莫敢違林行師御衆以順軍

事有死無犯爲教杜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

七

故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

干無所逃罪杜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不能致訓至于用鉞杜用

揚干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杜言不敢請歸

死于司寇杜使戮之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

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于大命杜使

之大命杜軍旅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杜魏絳死

敢以爲請杜使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杜林

刑當其罪能以反役杜林反自竊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杜尉臣旅會令欲顯絳故特爲設禮食口食音嗣又如字張老爲中軍司馬代魏

士富為使奄

杜代張老士  
富七會別族

陶語云晉會諸侯於鷄丘魏絳為中軍司馬公子  
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斬其僕公謂羊舌赤曰寡  
人屬諸侯魏絳戮寡人之弟為我勿失赤對曰臣  
聞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其將來辭  
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而伏劍士魴張老及止之僕  
人授公公讀書曰臣誅於揚干不忘其死日君乏  
使使臣徂中軍之司馬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軍事  
有死無犯為教君不說請死之公跣而出曰寡人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

八

之言兄弟之禮也子之誅軍旅之事也請無重寡  
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令之佐新軍

出行教

孫子曰法令孰行 張預曰魏絳戮揚干穰苴斬

莊賈呂蒙誅鄉人卧龍刑馬謖茲所謂設而不犯

犯而必誅

尉繚子曰兵之教令分營居陳有非令而進退者

加犯教之罪前行者前行教之後行者後行教之

先行者左行教之右行者右行教之教舉五人其

甲首有賞弗教如犯教之罪羅地者自揭其伍伍

內互揭之免其罪 直解曰羅地二字未詳或曰  
犯禁者也謂有犯禁者當自揭其伍

又曰戰誅之法云什長得誅十人伯長得誅十長

千人之將得誅百人之長萬人之將得誅千人之

將左右將軍得誅萬人之將大將軍無不得誅

唐太宗李衛公答問李靖曰臣頃討突厥總番漢

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戮一楊干斬一莊賈亦推赤

誠存至公而已矣

武侯將范曰大將者人命之所懸也成敗之所在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

九

也禍福之所繫也而上不假之以賞罰亦由東獲

孫之手而責之以騰捷膠離婁之目而使之辯責

黃不可得也若賞移在權臣罰不由主將人苟自

利誰懷閭心雖伊呂之謀韓白之功而不能自衛

也故孫武曰將之出君命有所不受周亞夫曰軍

中間將軍之命不聞有天子之勅矣

史記司馬穰苴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

賤君擢之間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

姓不信任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

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援抱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于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于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

十一

二百三

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返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軍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駒馬之左轡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後漢書祭遵為門下史從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

兒犯法違格殺之光武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又張溫出屯美陽令董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溫乃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解對不遜時孫堅為溫參軍勸溫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于卓而賴之乎古之名將仗劍臨衆未有不斬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揚干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

十一

二百三

襄陽記諸葛亮誅馬謖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吳志呂蒙至南郡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于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

晉書荀晞字道將為兖州刺史從母子求為將晞  
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耶固欲之晞  
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挾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  
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兖州刺史哭  
弟者荀道將其杖法如此

南齊書李安民行南徐州事城荷參軍王廆素為  
安民所親盜絹二匹安民流涕謂之曰我與卿契  
闊儻嘗今日犯王法此乃卿負我也于軍門斬之  
厚為歛祭軍府皆震服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

十一

魏書宋弁為司徒司馬曜武將軍有盜馬斬者斬  
而徇之于是三軍振懼莫敢犯法  
舊唐書李晟軍入京城居人安堵秋毫無所犯尚  
可孤軍人有擅取賊馬者晟大將高明曜虜賊女  
妓一人司馬仙取賊馬二匹晟皆立斬之  
又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裨將安祿山討奚契丹  
敗跡執送京師請行朝典張九齡奏劾曰稷卨出  
軍必誅莊賈孫武教戰亦斬宮嬪守珪軍令必行  
祿山不宜免死上特捨之九齡奏曰祿山狼子野

心而有逆相臣謂因罪戮之冀絕後患上曰卿勿  
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誤害忠良遂放歸藩  
唐語林王悅為盤屋鎮將清苦肅下有軍士犯禁  
杖而枷之約曰百日乃脫未及百日而脫者死由  
是秋毫不犯

杜氏通典曰昔馬謖軍敗諸葛亮對泣而行誅鄉  
人盜笠呂蒙先涕而後斬馬逸犯麥曹公割髮而  
自刑兩樣解屈黃蓋詰問而俱戮故知嚴克其愛  
雖小必濟如愛勝其威雖多必敗蓋賞罰不在重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

十三

在必行不在數在必當故尉繚子曰吳起與秦人  
戰戰而未令有一夫不勝其勇乃怒而前獲首而  
返吳起斬之吏曰此壯士也不可斬吳子曰雖壯  
士然不從令者必斬之故須勸之以重賞威之以  
嚴刑隨時而與之移因機而與之化可謂不惑  
石林燕語云太祖初命曹武惠彬討江南潘美副  
之將行賜燕于講武殿酒三行彬等起跪于榻前  
乞而授處分上懷中出一寶封文字付彬曰處分  
在其間自潘美以下有欲殺彬者殺之不得殺彬

稟二臣股票而退訖江南平無一犯律者比還復  
賜燕講武飲酒二行二臣起跪于榻前臣等幸無  
敗事昨面校文字不敢藏于家即納于上前上徐  
自發封示之乃白紙一張也上神武機權如此初  
特以是申命令使果犯而發封見為白紙則必入  
稟

宋史狄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  
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  
與賊聞聽吾所為廣西鈴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

十四

古

步兵八千擊賊潰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適青  
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  
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  
靖相顧愕眙諸將股票莫敢仰視  
又岳飛傳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飛立斬以  
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  
屋餓死不鹵掠  
又孟宗政權棗陽軍初賊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  
之軍民股票

談圃云儂智高反時官軍屢敗孫沔余靖軍行不  
整所過殘掠狄青為帥有婦人賣蔬于道一卒倍  
取青拽卒馬前斬之至廣召諸將責陳曉遺節制  
斥起大門外已羅酒炙遂斬之孫余坐下股票自  
是軍聲大振秋毫無犯遂破賊焉

隆平集云至道二年遣將五路伐繼遷王超將兵  
六萬趨援夏州子德用從行為先鋒年纔十七部  
萬人戰鐵關斬獲甚衆進師烏白池它將失道虜  
勢頗銳超持重不進德用以精兵五千轉戰三日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

十五

古

虜遂却乃領衆要其歸路距夏州五十里先扼要  
害下令曰敢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超亦為之按轡  
繼遷引避之  
岳武穆逸事云杜克之駐建康也岳飛軍立硬寨  
于宜興命親將守之飛兵出不利夫人密諭親將  
選精銳具餼糧潛為策應之備未幾飛兵還即入  
教場呼問之曰汝欲何為曰聞太尉軍小不利故  
憚敢戰之士以備策應此男女老幼順耳飛曰吾命  
汝堅守根本天不能移地不能動汝今不待吾入

擅自動搖違吾師律也立命責短壯將大懼祈哀  
吐實謂此非某所為蓋夫人亦曾有命耳飛愈怒  
竟斬之

鶴林玉露云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  
愛身者敗畏將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愛將則  
不愛身愛身則不愛將畏將在將之威愛將在將  
之恩有李光弼斬張用濟之威則三軍股栗矣何  
患其不畏將有吳起叱士疽之恩則赴死如歸矣  
何患其不愛將雖然戮一不用命誅一不循律則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

十六

三百三十一

威振矣不必數數然也至若撫循之恩則終始有  
所不可廢東山之詩昵昵兒女語此周之所以長  
潼關之敗唐幾亡矣而僕射如父兄識者以是占  
中興焉謀帥擇將者則何以哉

韓忠獻公遺事云公因章相在北門頗姑息三軍  
曰御軍自有中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當其罪  
雖殺百人何害人自不怨

漢書胡建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為奸穿北軍壘  
垣以為賈區師古曰坐賈曰賈為賈物之區也建欲誅之乃約

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

斬於時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在堂

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堂下拜謁因上堂堂走卒

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堂建曰

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

已有成素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

威眾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

私買賈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

先士大夫允矣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

十七

三百三十四

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經路是謂姦人姦人者

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

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孟康曰丞屬軍正

執事不諉上師古曰諉累也言執事者當見臣謹

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

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

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

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

捫蝨談曰魏絳戮揚干當法令之初行也李衛公



不戮一揚干衆法令之素行也法令初行惜斷斬方可示威法行衆行即推誠足能攝衆夫各有攸當耳

楚不伐喪史公四年

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北軍禮不伐喪

孔疏十九年晉士句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

曰聞喪而還禮也是軍禮不伐喪

吳志曹公聞孫權薨欲因喪伐吳張紘諫以爲衆

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營寨好不如因而

厚之曹公從其言即表孫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

太守

魏書劉裕死太祖欲取洛陽虎牢滑臺翟浩曰陛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一

下不以劉裕歆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

今死衆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秋晉士句帥師侵

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

感孝子義足以勸諸侯今國家亦未能一舉而定

江南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布義風于

天下令德之事也若此則仇被荆揚南金象齒羽

毛之珍可不求而自至

隋書長孫覽元景山等伐陳令高穎節度諸軍會

陳宣帝覺類以禮不伐喪奏請班師

舊唐書太宗徵高昌王麴文泰入朝稱疾不至詔以侯君集討之軍次磧口文泰卒其子智盛襲位君集率兵至柳谷候騎言文泰尅日將墾國人咸集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無禮使吾恭行天罰今襲人于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

門蠶談曰困學紀聞云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孟子所謂彼善于此者君子與之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也剝之上九一陽尚存春秋左氏兵見卷之二十一  
二十、  
之作見人心之微可正也愚于楚不伐食亦云

和我

魏絳和我襄公四年晉侯賜樂十一年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杜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名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杜欲戎與晉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携貳勞師於我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師以伐我而楚若伐陳國則晉必不能救陳是棄絕陳戎禽獸之好也中國諸侯見晉不救陳必皆背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公曰然則莫如和我乎對曰和我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杜存聚也易

左氏兵見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賁財為貴重以土地為輕易○荐西土可賈焉一也賁反又才遜反或云草也易以駭反林其土地所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杜產可資商賈之邊鄙與戎為和更不恐懼民皆狎習於其田野耕曰農飲曰穡穡飲之人成其歲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咸懷三也林四方諸侯皆以德綏戎師徒不動甲兵不頓四也杜頓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杜以后羿為鑒戒林遠至通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師懼師觸師觸杜懼觸皆樂師名廣車軌車淳十五乘甲兵備杜廣車軌車皆兵車名

凡十五乘。凡兵車百乘。杜他兵車及歌鍾二肆杜  
純徒溫反。列也。縣鍾十六為一。及其鐘磬。杜鍾磬皆樂。女樂二肆。二肆三十二枚。

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

正諸華。杜在四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

諧杜諧亦和也。九年合諸侯謂五年會戚又會城棧。牧陳七年會鄆八年會邲九年盟于戲十年會祖又伐鄭成虎牢十一年請與子樂之杜共此樂辭曰夫

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怨，

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

之邦。杜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

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杜便蕃數也。言

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

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杜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杜待遇不能濟河

功之制不可廢也。杜君不可廢而不受子其受之

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杜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國語云：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犇子納虎豹之

皮以和諸戎。公曰：戎翟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魏

絳曰：勞師於戎而失諸華，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

也。安用之？且夫戎翟養虎食貨而易土與之貨而

獲其土，其利一也；邊鄙耕農不傲其利二也；戎翟

事晉四鄰莫不震動其利三也。君其圖之。公說，故

使魏絳撫諸戎，於是乎遂伯

水經注云：無終縣故城東無終子國也。春秋無終

子嘉父使孟樂如晉是也

史記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

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

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疲於兵，未可以武服也。

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

會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員頤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又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韓安國為御史大夫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

二十四

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與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我馬之足懷鳥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眾不足以為彊自上古不屬為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繁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群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

親

後漢書班超既攻破姑墨石城欲因此已猶遠平也諸國乃上疏請兵曰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鈐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馬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危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

二十五

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後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安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為將兵長使假鼓吹幢麾

魏畧曰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田豫

陳轉送官胡以為前所與豫物顯露不如持金乃  
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我欲有所道豫  
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  
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答  
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以狀聞于是詔褒  
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  
甚嘉焉乃即賜絹五百匹豫得賜分以其半藏小  
府後胡復來以半與之

載記匈奴左賢王衛辰遣使降於符堅遂請田內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一

二十六

言以全

地堅許之雲中護軍賈雍遣其司馬徐斌率騎襲  
之因縱兵掠奪堅怒曰朕方脩魏絳和戎之術不  
可以小利忘大信昔荆吳之戰事興蠶婦澆瓜之  
惠梁宋息兵夫怨不在大事不在小擾邊動衆非  
國之利也所獲資產其悉以歸之免雍官以白衣  
領護軍遣使脩和示之信義辰于是入居塞內貢  
獻相尋

北史蠕蠕屢為邊患朝議欲結和親乃使庾伏時  
往時狀貌魁梧善于辭令蠕蠕主雅信重之自是

不復為寇周文謂時曰昔魏絳和我兄稱前史以  
君方之彼有愧色

王海云當武帝而言和是為息民小人之貪功者  
多不悅當紹興而言和是為忘讐君子之守義者  
皆力爭和我不可以聚論也

孔疏云釋言謂荐再也孫炎曰荐草生之再也即  
荐是聚也服虔云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  
無常處劉炫案莊子云麋鹿食荐即荐是草也服  
言是

荐居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

二十七

言以全

左傳附註曰疏引服虔云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  
而居無常處今案古字荐薦通漢書中軍傳北胡  
隨畜荐居蘇林云薦草也顏師古注援此傳文曰  
薦讀曰荐荐屢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也

國語云晉公伐鄭軍於蕭魚鄭伯嘉來納女工妾  
三十人女樂二人歌鍾二肆及寶鐔輅車十五乘  
公賜魏絳女樂一八歌鍾一肆曰子教寡人和戎  
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  
請與子共樂之魏絳辭曰夫和我翟臣之幸也八

賜樂

年七合諸侯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焉得之  
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無以濟河二三子何勞  
焉子其受之君子曰能志善也

史記魏世家晉悼公賜魏絳三讓然後受之徙  
治安邑

魏志夏侯惇從征孫權還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  
居巢賜伎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  
石之樂況將軍乎

舊唐書突厥寇并州時鄭元璿充使招慰突厥從

左氏六卷卷之二十

二十八

介休至晉州數百里間精騎數十萬填映山谷及  
見元璿責中國遠背之事元璿隨機應對竟無所  
屈因歎突厥背誕之罪突厥大慙不能報元璿又  
謂頡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能  
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資財皆入將士在  
於可汗一無所得不如早收兵還使和好國家  
必有重賚幣帛皆入可汗免為劬勞坐受利益大  
唐初有天下即與可汗結為兄弟行人往來音問  
不絕今乃捨善取惡道多就少何也頡利納其言

即引還太宗致書慰之曰知公已共可汗結和通  
使邊亭息警烽火不然而戎之功豈唯魏絳金石  
之錫固當非遠

舊唐書唐紹疏曰竊聞鼓吹之樂本為軍容昔黃  
帝涿鹿有功以為警衛故桐鼓曲有靈夔吼鵬鴉  
爭石壁崖壯士怒之類自昔功臣備禮適得用之  
又德宗嘉李晟破賊功賜求崇里第及涇陽上田  
延平門之林園女樂八人入第之日京兆府供帳  
酒饌賜教坊樂具鼓吹迎導宰臣節將送之京師

左氏六卷卷之二十

二十九

以為榮觀

又張茂昭還鎮順宗賜女樂三人三表辭讓及中  
使押轎車至第茂昭立謂中使曰女樂出自禁中  
非臣下所宜目睹背汾陽威寧南平北平嘗受此  
賜不讓為宜茂昭無四賢之功還職入覲人臣常  
禮奈何當此寵賜後有立功之臣陛下何以加賞  
順宗聞之深嘉禮異允其所讓

附北史高閼表曰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  
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

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伏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室家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為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聞至相圖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泰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防狄之要事理宜然也今故宜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施却敵多制予竊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

三十 三百五十一

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始必懲又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子射二萬人專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稍脩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敵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兵器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郡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教臺北諸屯倉庫障

近往來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都率所鎮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二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軍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求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一

三十 三百五十一

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未得不匱其利五也陸宣公論緣邊守備事宜狀云戎狄為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序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魯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獍魯莫知德不脩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魯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杜寇讐魯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

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  
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之不能  
去也議邊之要畧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  
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  
異效是由執常理以禦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  
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  
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  
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  
城朔方而猥狁衰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  
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弘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  
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  
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  
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  
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  
受制拒之則阻其向化戒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  
存而撫之即而序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  
而尚棄信忤盟蔑恩肆誅論之不變責之不懲安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

三十二

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  
弊當夷狄盛衰之時圖之則彼繫未萌禦之則我  
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  
引其歡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  
大侵雖非禦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  
也儻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  
力不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  
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  
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  
已而然也故夏之即序周之于襄太宗之剪亂皆  
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  
親仲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者也秦皇  
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  
向遇孔熾之勢行即序之方則見其侮而不從夫  
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據  
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強而勞費矣當降屈之  
時務剪伐之畧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  
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

三十三

三十五



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  
能政齊漫錄云孔融與常林甫書曰西土之人解  
仇崇好以順風化萬里雍穆如樂之和雖為國家  
威靈感應亦實士穀堪事之效也按左氏傳九合  
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乃知融用  
此語

困學紀聞云富文忠公使虜還遷翰林學士樞密  
副使皆力辭願思夷狄輕侮之耻坐薪嘗膽不忘  
脩政嘉定初講解使還中書議表賀又有以和我

左氏兵略

卷之二十

三十四

為二府功欲差次遷秩倪文節公思曰澶淵之役  
捷而班師天子下詔罪已中書樞密待罪今屈已  
盟戎奈何居相反以為慶乃止

曲洧舊聞北檢討以道於崇寧初嘗為予言富公  
晚年見賓客譽其奉使之功則面頸俱赤人皆不  
諭其意予弟於暇日以問公公曰當吾使北時元  
勳宿將皆老死久矣後來將不知兵兵不習戰徒  
以聘問絡繹恃以無恐雖曲不在我若與之較則  
彼包藏禍心多歷年所事未可知忍耻增幣非吾

意也吾家兄弟嘗論之惜乎東坡作神道碑日不  
知此一役事也

又熙河用兵歲費四百餘萬緡自熙寧十年以後  
財用出入稍可會計者歲嘗費三百六十萬緡元  
祐二年七月內令穆衍相度措置熙河蘭會路經  
制財用司事所取到元豐八年最近年分五州軍  
實費計三百六十八萬三千四百八十二貫今隨  
事相度裁減除豁共約計一百八十九萬七千二  
百餘貫鄜延開祐不在其數北邊自增歲賜以來

左氏兵略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五

綿絮金幣不過七十萬是一歲開邊五倍之戎寇  
跳梁出沒不時赤子蹈鋒鏑之禍者可勝痛哉東  
坡云橫費之財猶可以力補而既死之民不可以  
復生真保國者藥石之論也用兵與結好其利害  
相懸絕如此曹南院帥泰日不肯向西一步其智  
識真雄傑人哉

附漢書班孟堅贊曰父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  
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于廟堂  
之上乎高祖時劉敬呂后時則樊噲李布孝文時

則賈誼晁錯孝武時則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  
弘董仲舒人持其所見各有異同然揔其要歸兩  
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  
皆偏見一時之利害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  
至今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有用武而克伐  
之有卑下而承事之有威服而臣蓄之誦仲異變  
強弱相反董仲舒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  
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  
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

三十六

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  
轉柰失重利敗上天殺愛子何奈仲舒之論考諸  
行事廼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呼韓  
邪始朝漢議其儀蕭望之曰宜待以客禮遜而不  
臣如其後嗣還逃鼠伏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  
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謂盛不忘  
衰安必思危見識遠微之明矣若乃征伐之功秦  
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  
狄之人聖人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

盟府

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愆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  
慕義貢獻則接之以禮遜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  
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孔疏周禮司盟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既盟則貳  
之貳之者寫兩本盟書一埋盟處一藏盟府也唯  
言會同之盟不掌功勲之事而得有賞功之制者  
僖五年傳曰虢仲虢叔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  
於盟府是司盟之府掌藏功勲典策故有賞功之  
制也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一

三十七

捫發談曰和我五利魏絳言之悉矣余謂和我亦  
利亦害何則和我後邊鄙不寧因而生聚教訓戰  
莫支守莫窺則誠利也有如徂於苟安恬然撤警  
弊且自弱而不振宋之已事不可鑒哉和我之利  
遂為主和議者藉口然則絳之功在一時而禍且  
流萬世矣  
每謂絳之和戎五利不如高閭之防秋五利由絳  
之言必且徂之以自弱由閭之言無足馮之以自  
固與其利和我也毋寧利於戰

子產不順衆喜策公八年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杜鄭改蔡

於晉子耳子良之子欲以來順

不言貶唯以獲告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

不順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

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

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

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孫子曰雖於利而務可信也劉寅曰以所害參

於所利則事務可伸也如鄭師克蔡國人皆喜惟

左氏兵略宋之二十

子產懼後楚果來伐鄭是所謂在利而思害也

吳子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

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

者衆劉寅曰如閭閻數勝而敗於檇李夫差數

勝而死於姑蘇晉厲公勝楚范文子憂曰君驕侈

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鄭侵蔡獲司馬

公卜爇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

此皆所謂五勝者禍四勝者弊數勝而亡者也齊

桓合諸侯匡天下不以兵車非三勝而霸者乎

王誅紂伐奄二戎衣而天下定齊之世止於興

師征伐有苗非二勝而王一勝而帝者乎後來如

項羽數勝而亡漢高一勝而帝亦其驗也

列子趙襄子使新穉穉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

使遽人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

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

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而不終朝日中

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

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

左氏兵略宋之二十

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

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

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

道之主為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

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

故善持勝者以強為弱

晏子春秋莊公將伐晉問於晏子晏子對曰不可

君得合而欲多養欲而意驕得合而欲多者危春

欲而意驕者困今君任勇力之士以代明主若不

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公作色不說  
晏子辭不為臣退而窮處堂下生藁藿門外生荆  
棘莊公終任勇力之士西伐晉取朝歌及太行孟  
門蕃而民散身疲於崔氏

劉向新序云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  
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  
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  
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  
未有不亡者也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

四十

南史普通初陳慶之北侵陷洛陽百僚稱慶王規  
退曰可吊也又何賀焉道家有云非為功難成功  
難也昔桓溫得而後失宋武竟無成功我孤軍無  
援深入寇境將為亂階俄見覆沒

宋書王懿字仲德與劉彥之北伐大破虜軍三軍  
咸喜仲德獨有憂色曰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  
有餘今欽戈北歸并邊完聚若河水冬合豈不為  
三軍之憂十月虜於委粟津渡河進逼金墉虎牢  
洛陽諸軍相繼奔走

晉書

能敗齊淩錄云仁宗以廣源蠻僂智高叛嶺外陷  
數州乃遣狄武襄出督戰用延蕃落騎兵一鼓而  
破捷至帝愀然無喜色乃曰殺人多乎

載記符堅寇晉少子詵諫曰臣聞李良在隨楚人  
憚之官奇在虞晉不闕兵國有人焉故也及謀之  
不用而亡不幾歲前車之覆軌後車之明鑒陽平  
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遠之晉有謝安桓冲而陛下  
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元龜可以決大  
謀朝有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將為教也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

四十

捫蝨談曰有文事者不可無武備無文德者不容  
有武功鄭僑不順侵蔡之役意念遷北哉老子云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僑其殆庶乎

當今不能晉爭  
穎能而使

子囊知晉不可敵襄公九年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於楚林士雅秦大夫

將以伐晉楚子許

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

爭晉君類能而使

之林隨人所能各以舉不失選

得官不方林方

也其類而任使之其卿讓於善杜預勝

其大夫不失守杜

不與其宜其卿讓於善

於農穡杜預曰農

職其士競於教上命其庶人力杜奉

無者工執伎者皂

商工皂隸不知遷業林商賈遷有

後者杜四民不離

韓厥老矣知整稟馬以為政林代

韓厥將中軍范

旬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林偃

使旬佐中軍偃將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

四十三

軍韓起少於樂縻而樂縻士魴上

之使佐中軍杜縻

起起佐上軍縻魏絳多功以趙武杜縻

為賢而為之佐武

將下軍魴佐之君明臣忠上讓下競林

職力競當是時

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

王曰吾既許之

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林雖不及

晉晉饑弗能報也

於武城以為秦援林武城秦人侵晉

晉晉饑弗能報也

杜為十年晉伐秦傳

晉晉饑弗能報也

吳子曰料敵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廣大

流布三曰賞信形

秦發必得時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五曰師徒  
之衆兵甲之精六曰四鄰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  
如敵人避之勿疑

軍鏡曰觀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

載記慕容廆謀於其衆曰吾先公以來世秦中國  
且華裔理殊強弱固別豈能與晉競乎何為不和

以害吾百姓邪及遣使來降武帝嘉之

又符堅議伐晉秘書監朱彤曰陛下應天順時恭  
行天伐嘯咤則五嶽摧覆呼吸則江海絕流若一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一

四十三

舉百萬必有征無戰晉主自當對壁與觀啓穎軍

門若迷而弗悟必逃死江海猛將追之即可賜命

南巢中州之人還止桑梓然後廻駕岱宗告成封

禪起白雲於中壇受萬歲於中嶽爾則終古一時

書契未有聖大悅曰吾之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

臣以為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

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廻師止旆三

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  
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冲江左偉才可謂晉有

類能而使

人馬臣謂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

孫子曰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張預曰任人之法使貪使愚使智使勇各任自然之勢不責人之所不能故隨材大小擇而任之尉繚子曰因其所長而用之言三軍之中有長於步者有長於騎者因能而用則久盡其材晉侯類能而使之是也

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

左氏兵略

卷之二十

四十四

三百廿四

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

軍識曰軍以賞為表以罰為裏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畏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為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為命令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為綱紀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武王曰請問其目太公曰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

左氏兵略

卷之二十

四十五

三百廿五

變總覽計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乏用奮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伏旗鼓三人主伏旗鼓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聞忽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脩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二人主拾遺補過應偶賓客論議談語消息辭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士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勵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為間謀術士二人主諷詐之術依托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二人主百藥以

治金瘡以痊萬病 法筭二人主計會三軍營壘糧食財用出入

虎鈴經云今世之取人也每務其多學而捨其偏技非良術也兵家所利隨其短長而用之也是以善撫恤者勿使頻聞慮其勞疲而無勇也善守者勿使進攻慮其遲緩而不猛也多方者勿使與于決事慮其猶豫也多勇者勿與謀敵慮其過輕也精悍者使聞果敢者使攻沉毅而性執者使據阻險見小而貪財者不可使守儲蓄智而善斷者可

左氏兵畧

卷之二

四十六

擇其言輕健者使誘敵剛腹者使當鋒利口喋喋者使其間善鼠竊狗偷者使盜號探敵惡言多罵者使之揚毀訾詈奇材異識者使預談論深識大度者使安眾崛強多力者使斬關搥莽善隨地形結構者使度樹營柵怯懦者使輦運器用老弱者使備炊汲諸山川擇高下水泉之利者使詳地形妖言作辭善張皇鬼神之心推引天命者使揚聲惑眾以動敵心善擇地勢平易險阻知往來細大之蹊路者使通糧儲奇辭僞辨能架虛矜大者使

奮振威德耳目聰明探察敵人情者使伺候奸偽敏才捷筆者使主牋檄明七曜休咎者為歷數之士善占風雲吉凶者為候氣之士曉六壬遁甲者為選日時之士諳蓍龜者為卜筮之士是四者雖推驗體測陰陽各不可使相亂貴其專一也醫藥之人二十人已上以兵數增之獸醫亦如醫人之數大將軍權通材者與之參議可否故我大眾之內有善有惡無棄人馬人無所棄斯不怨則動有功矣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

四十七

魏志袁紹與曹公共起兵紹問公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公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又楊阜曰曹公有雄才遠畧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  
又名臣奏載散騎常侍何曾表曰臣聞先王制法必于全慎故建官授任則制假輔陳師命將則立

監或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則參御右蓋以盡謀思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陰當難則權足相濟險缺不預則手足相代

武侯將范曰古之善聞者必先揣敵情而後圖之凡師老糧絕百姓愁怨軍令不習器械不脩計不先設外救不至將吏剝削賞罰輕懈營陣失次戰勝而驕可以攻之若用賢授能糧食羨餘甲兵堅利四鄰和睦大國應援敵由此者計而避之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

四十八

有詞若縣流奇謀不測博聞廣見多藝多才此萬夫之望可引為上賓有猛如熊虎捷如騰猿剛如鉄石利若龍泉此一時之雄可引為中賓有多言或中薄技小才此常人之能可引為下賓矣

晉書牧府相司馬張亮言于張重華曰臣聞韓信之來非舊名也穰苴之信非舊將也呂蒙之進非舊勲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能則授以大事

又應詹為江州刺史將行上疏畧曰弘濟時務在

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託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今凡有所用宜隨其能否而與舉主同與舉貶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吝昔冀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薦賈之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

四十九

賢子然任慕容評以抗秦王猛謂之奴才後漢馬賢討西羌皇甫規陳其必敗宋文帝使王玄謨收復河南沈慶之懸知不尅謝玄以書生之姿拒符堅天下之袞郁超明其必勝桓溫提數萬之兵萬里而襲成都劉真長期于決取雖時有今古人事皆可推之取驗大體觀其銳之與識畧耳  
大唐六典云兵部之職以五等閱其人一曰長朵二曰馬射三曰馬槍四曰步射五曰應對以三奇拔其選一曰驍勇二曰材藝三曰可為統領之用



其尤異者登而任之否則量以退焉然後振其狀以覈之考其能以進之所以錄深功拔奇藝備軍國綜敷賢也

海錄碎事唐設文奎授知已啓云將軍之舉左旂

製武者咸思効勇公子之虛右席彫文者競願呈

才注漢謝青封大將軍開幕府舉左右旂招武士得前將軍趙充國後將軍公孫敖等魏信陵君無忌招賢虛左席得侯盧朱亥等

宋史郭逵善用偏裨每至所部令人自言所能暇

日閱按之故臨陣皆盡其技

左氏兵略

卷之二十

五十

困學紀聞云古之謀國者知彼知已如良醫察脈

如善奕觀棋德刑政事典禮不易楚自克庸以來

此晉臣之知楚也晉君類能而使之此楚臣之知

晉也皆以紀綱風俗知之楚自邲之後晉自蕭魚

之後精神景象非昔矣

附容齋四筆云曹操爲漢寇域君子所不道然知

人善任使實後世之所難及荀彧荀攸郭嘉皆腹

心謀臣共濟大事無待贊說其餘智效一官權分

一郡無小無大卓然皆稱其職恐閭中諸將爲言

則屬司隸校尉鍾繇以西事而馬騰韓遂遣子入

侍當天下亂離諸軍乏食則以粟抵任峻建立屯

田而軍國饒裕遂交群雄欲復盜官之利則使衛

覬鎮撫關中而諸將服河東未定以杜畿爲太守

而衛固范先衷手禽殺并州初平以果習爲刺史

而邊境肅清揚州陷于孫權獨有九江一郡付之

劉馥而思化大行馮翊固于郿盜付之鄭渾而民

安寇戚代郡三單于恃力驕恣裴潛卑車之郡而

單于警服而得漢中命杜襲督留事而百姓自樂

左氏兵略

卷之二十

五十一

出徙於洛鄴者至八萬口方得馬超之兵聞當發

徙驚駭欲變命趙儼爲護軍而相率還降致于東

方者亦二萬口凡此十者其爲利豈不大哉張遼

走孫權於合肥郭淮拒蜀軍于陽平徐晃却關羽

於樊城皆以少制衆分方面憂操無敵於建安

之時非幸也

捫蝨談曰國以人重亦以人輕故雖當強盛而後

肱爪牙之士折衝禦侮之才固不可一日少也晉

君類能而使楚遂不敢與爭然則士何負于國哉

誠為廟社計者胡可使朝廷之上麗無人也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

五十二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一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發刊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諸侯伐鄭襄公九年

冬十月諸侯伐鄭杜鄭從楚也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

鄭從荀瑩士句門于郭門杜鄭城門也三國衛北宮

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杜師之梁亦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一

新行乘

從上滕人薛人從樂厲士魴門于北門杜二國把入

郭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杜二國從新軍行栗表甲

成師于汜杜東軍遷聚汜汜鄭令於諸侯曰修蒺藜

杜兵罷威餒糧杜餒食歸老幼杜示將居疾于虎牢杜

戰備杜已取鄭虎牢故使肆青圍鄭杜林肆緩也青過也肆

諸軍疾杜息其中鄭人恐乃行成杜與晉中行獻子

而後圍鄭杜不書鄭人恐乃行成杜與晉中行獻子

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杜

子前也恐楚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敵楚人

救鄭鄭突厲之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敵楚人

斬行栗

建書圖鄭

杜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杜皆各一動而楚猶愈  
楚也杜勝於戰聚戰暴骨以還不可以爭杜言爭常以謀大勞  
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杜艾息也言  
勞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

孔瓚云行道也謂之行栗必是道上之栗周語云  
列樹以表道知此行栗是表道之樹說文古文栗

巡說木至  
西方戰栗

又肆訓為緩緩從罪人謂故赦之也將求民力開  
恩赦罪赦諸侯之軍內犯法者服虔以為放鄭囚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一

二

五十四

三分軍

案傳未與鄭戰無囚可放設使有囚可放鄭人以  
戰而獲非有所犯不得謂之肆肯也不書圍鄭者  
此肆肯圍鄭是號令之辭耳鄭人聞而逆服不成  
圍故也

又賈逵以為三分四軍為十二部鄭眾以為分四  
軍為三部杜以分為十二則一部人少不足抗敵  
故從鄭說分四軍為三部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欲  
罷楚使不能也

史記項羽本紀項王潰圍出馳走引兵東至東城

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

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

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

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

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

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

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

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

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一

五

五十四

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

步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

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

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

騎皆伏曰如大王言

周書莫折後熾連結賊黨所在剽掠李賢率鄉兵

與行涇州事史寧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

賊聚結歲久徒眾甚多數州之人皆為其用我若

總一陣併力擊之彼既同惡相濟理必總萃于我

其勢不分眾寡莫敵我便救尾無以制之今若令諸軍分為數隊多設旗鼓角而前以脅諸柵公別統諸兵直指後城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城欲前則憚公之銳諸柵欲出則懼我疑兵令其進不得戰退不得走以候其懈擊之必破後城一敗則眾柵不攻自拔矣

武經總要亦載

通典兵多力有餘宜分軍相繼齊神武伐西魏侯景曰今者之舉兵眾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歛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一

四

若敗後軍承之不納遂敗

又賊若出徧師來攻其將士必勇我當分軍為三一使潛為設伏一為正兵一為奇兵正兵先進少戰即速奔北正兵既退奇兵勒戰直前拒之少戰亦走敵見兩軍皆走傍又無援必悉兵追逐待賊過我伏處令伏從後鼓譟而起前走兩陣即返旗迎戰則勝

金史木虎高琪見宋兵伏不得前退整陣宋兵益堅不可得志乃分騎為二出者戰則止者俟止出

則戰者還還者復出以更久之遣將潛兵上山自山馳下合擊大破宋兵

元史宋軍餘艘旋于海中張洪範引舟師赴之李恒自廣州至授以戰艦二使守北面將戰或請先用砲弘範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軍其東南北三面弘範自將一軍相去里餘下令曰聞吾染作乃戰遠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而退樂作宋將以為且宴少憚弘範舟師犯其前眾繼之豫構戰樓於舟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一

五

三百一十三

尾以布幔幃之命將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飛矢集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撒幃弩弓火石交作頃刻并破七舟宋師大潰

奇法云敵兵一進一止互換來攻此欲致我疲勞也我當分軍為四迭陣遊兵分兩廂作疑兵應急補空一軍進戰一軍策應一軍食一軍息更戰更止遞相進退

兵機纂敵攻我一而則我兩哨出兵從傍以掩之

敵攻我兩面我分兵以擣之敵攻我四面我為圓陣分兵四出以奮擊之

胡傳夫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如武子明于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

捫蝨談曰晉以諸侯之師伐鄭鄭之戴於楚也鄭不俟楚救而行成畏晉之師行有紀也於鄭有奢服之義於楚有奔命之勞知武子可謂善謀矣

左氏兵星卷之三

六

百子九世

其兵志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耶至三分四軍更休迭出以俟待勞尤兵家治力之法所自始乎

晉侯息民 襄公二十一年 楚子息民 昭公十四年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杜施恩惠輸積聚杜輸積聚

以貸杜貸借於民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

國無滯積杜散民亦無困人杜不困人公無禁利杜禁利亦無

貪民杜行禮祈以幣更杜祈禱於神賓以特牲杜賓以特牲器

用不作杜器用仍舊車服從給杜足給行之期年國

乃有節杜節度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杜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春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又昭公十四年夏

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杜撫其民

之西杜西方居上杜居上分貧振窮杜分與也長孤幼養

老疾收介特杜介特救災患宥孤寡杜救災患宥孤寡

稅赦罪戾詰姦慝杜詰責舉淹滯杜淹滯禮新

叙舊杜叙舊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杜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

亦如之杜如之好於邊疆杜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

禮也杜禮也軍議曰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

以寡勝眾者恩也以弱勝強者民也

六韜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為國之務欲使主尊人安為之奈何太公曰愛民而已文王曰愛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役與而勿奪樂而勿吝喜而勿怒文王曰敢請釋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務則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薄賦歛則與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故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饑寒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歛如取於自此愛民之道也

卷之二十一

八

三百四十五

戰國策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君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上蓄積糧實三軍之俸有倍于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上奈君大克趙君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墜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舖餽以靡其討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刀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

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應并心併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

又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

後漢書臧宮與馬武上書求擊匈奴詔報曰黃石

卷之二十一

四

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魏志景初間宮室咸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

倉卒王上疏畧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  
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  
夫務蓄積而息疲民在于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官  
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  
疲于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寡食穀者衆舊  
穀既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  
長策也

九州春秋云曹操征孫權參軍傅幹諫曰吳有長  
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愚以

為且按甲竄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則普天之下  
無思不服矣

晉書桓宣與李陽平褒陽陶侃使宣鎮之以其淮  
南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枋附勸課農桑簡刑罰  
崇威儀或載鉏耒于輶軒或親芸獲于隴畝十餘  
年間石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每以寡弱  
雖守論者以為次于祖逖周訪

六朝事迹云孫皓用諸將計數侵益晉鄒陸抗曰  
苟無其時雖復大聖亦宜養威自保不可輕動全

不務力農富國審官任能明黜陟慎刑罰訓諸司  
以德拊百姓以仁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  
萬計士卒凋弊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

北史周與齊陳二境各修邊防雖通聘好而每歲  
交兵然一彼一此不能有所克獲武帝既親萬機  
將圖東討詔遣城鎮並益儲峙加戍卒二國聞之  
亦增脩守禦于翼諫曰疆場相侵互有勝敗徒損  
兵儲非策之上者不若解邊嚴減兵防雖好息人  
敬待來者彼必喜於通和懈而無備然後出其不  
意一舉而山東可圖帝納之

又柳莊至自長安中文帝結託之意遂言于蕭繹  
曰今尉遲迥雖曰舊將舊藩已甚消難王謙常人  
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况山東庸蜀從化日進周  
室之恩未洽于朝廷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隋公  
必移周國未若保境息人以觀其變薛深以為然  
未幾消難奔陳迥及謙相次就戮

舊唐書王忠嗣少以勇敢自負及居節將以持重  
安邊為務嘗謂人云國家昇平之時為將者在撫

其衆而已吾不欲疲中國之力以徼功名耳但訓  
練士馬缺則補之有漆弓百五十斤嘗貯之袋中  
示無所用軍中皆日夜思戰因多縱間諜以伺虜  
之隙時以奇兵襲之故士樂爲用師出必勝每軍  
出即各召本將付其兵器令給士卒雖一弓一箭  
必書其名姓於上以記之軍罷却納若遺失即驗  
其名罪之故人人自勸甲伏充勿失

孔疏云周禮司兵掌五兵鄭衆言五兵者戈矛戟  
酋矛夷矛鄭玄言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矛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一

左

通鑑

矢然則兵者戰器之名戰必令人執兵因即名之  
爲兵也此簡上國之兵謂料簡人丁之強弱於宗  
立之地集而簡之且即慰撫其民也 下云簡東  
國之兵亦如之知此是簡西國之兵也西國東國  
皆是楚人在國之東西者以水皆東流西方居上  
流皆謂之上國西爲上則東爲下下言東則此是  
西互相見也 案十七年與吳戰于長岸宋湫五  
年而云息民五年者平王之意息民五年長岸之  
戰吳來伐楚被伐不可不戰雖戰非王本心也

捫竈談曰方春秋世列國相軋日尋干戈民生憊  
矣傳中所載息民者蓋僅而見云晉侯息民三駕  
而遂服楚楚于息民五年而後用師即其時施舍  
輸積分貧振窮不過沾沾小惠然視之勤民頓兵  
令不得一日息肩者不大有逕庭哉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一

三

通鑑



晉滅偏陽

晉荀偃士句請伐偏陽而封宋向戌焉林向戌宋大夫以宋常事

為笑固請丙寅圖之弗克林丙寅四孟氏之臣秦董

父鞮重如役杜董父孟獻子家臣偏陽人啟門諸侯

之士門焉杜見門開縣門發林縣門蓋城門之捍

攻門之士杜見門開縣門發林縣門蓋城門之捍

此卿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杜邑魯縣東南莒城

是也言地多力矣杜邑魯縣東南莒城

烏穴及杜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

左氏其畧卷之二

車輪甲代大櫓杜櫓也櫓大櫓林蓋以木左執之

右拔戟以成一隊林虎彌左手執車輪甲之櫓右

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杜詩卿主人縣

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林偏陽人縣布於城外以

者三林董父既絕城下則又縣其布以試主人辭焉

乃退杜主人嘉其勇故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杜帶

漆將降懼不能歸杜向戌恐有久雨從丙寅請班師

至庚寅二十五日故曰又請班師

杜班知伯怒荀偃救之以機出於其間杜出個曰

女成二事而後告余杜二事伐偏陽封向戌余恐亂命以不女

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杜既無武功可以執守

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杜謂偃句余羸老也可重任

乎杜不任受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杜言當取女以

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偏陽親受矢石杜躬在

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偏陽言自會也杜言其因會以

孫子曰城有所不攻張預曰拔之而不能守委

左氏其畧卷之二

之而不為患則不須攻也又若深溝高壘卒不能

下亦不可攻如士句請伐偏陽荀瑩曰城小而固

勝之不武弗勝為笑是也

後漢書梁州賊王國圍陳倉靈帝拜皇甫嵩為左

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

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

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于此也嵩曰

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

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

守不足我攻有餘者動于九天之上不足者  
陷于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  
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  
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  
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  
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圖陳  
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  
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  
死

左氏兵法卷之二

七

魏志孫權號十萬衆攻新城征東將軍滿寵欲率  
諸軍救之田豫曰賊悉衆大舉非徒校射小利欲  
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  
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急罷急然後擊之可  
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  
適入其計又大軍相向當使難知不當使自盡也  
豫輒上伏天子從之

晉書時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胡詔令攻壽陽  
蔡謨上疏曰今屯以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城

左氏兵法卷之二

七

長者

宋書順帝時荊州守沈攸之友素蓄士馬資用豐  
積戰士十萬甲馬二十軍至郢城功曹臧質以爲  
攻守異勢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  
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故  
兵法曰城有所不攻是也攸之不從郢郡守柳世  
隆拒攸之攸之盡銳攻之不克衆潰走入林  
魏書太宗遣奚斤南伐議于監國之前曰先攻城  
也先畧地也斤曰請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于守

城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剋挫損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急彼銳危道也不如分軍畧地

又慕容白曜將攻肥城鄴範曰肥城雖小攻則淹日得之無益軍聲失之有損威勢且見無益之卒死者塗炭成敗之機足為鑒矣若飛書告喻可不攻自伏縱其不降亦當逃散白曜乃以書曉之肥城果潰

北史韋孝寬東伐軍次懷縣永橋城之東南其城

左氏春秋卷二十一

文

既在要衝雉堞堅固尉遲迥已遣兵伐之諸將士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為也于是引軍次于武陟大破迥子惇惇輕騎奔鄴迥自出戰又破之迥窮迫自殺

貞觀政要太宗將親征高麗開府儀同三司尉遲敬德奏言車駕若自往遼左皇太子又監國定州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終是空虛遼東路遙恐有玄感之變且遼隅小國不足親勞萬衆若

剋勝不足為武備或不勝恐為所笑伏請委之良將自可應時摧滅

五代史梁張源德為劉鄩守貝州晉王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晉王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且源德雖恃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首尾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分而易圖也乃先襲破德州然後以兵攻源德

晉書

孔耽縣門者編版廣長如門施開機以縣門上有

左氏春秋卷二十一

文

者縣門乃發縣八紇挾而舉之以出門者門者發攻門者也服虔云挾擲也謂以木板挾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門者下屬為句

南史蕭詠嘗借王天武頭以詐劉山陽山陽信之馳入城將踰關縣門發折其車轆投車而走中兵參軍陳秀拔戰逐之斬于門外傳首于帝

舊唐書高祖引師趣霍邑太宗恐宋老生不出戰乃將數騎先詣其城下舉兵指麾若將圍城者以激怒之老生果怒開門出兵背城而陳高祖與建

成合陣于城東太宗及崇紹陣于城南老生麾兵疾進先薄高祖而建威成墜馬老生乘之高祖與建威軍咸却太宗自南原率二騎馳下峻坂衝斷其軍引兵奮擊賊眾大敗谷捨伏而走懸門發老生引絕欲上遂斬之

家世為櫓

孔疏鄭玄曰大車平地載任之車也考工記車人為車柯長三尺大車輪長半柯輪崇三柯是輪高九尺其車同圓周二丈七尺建立也立此大車之輪而覆之以甲以為櫓也

孫氏兵考卷之二十一

二十

三百五十四

孫子曰攻城之具為不得已修櫓輜輶具器械三月而後成鉅圍又三月而後已張預曰修櫓大櫓也傳曰晉侯登棠丘以望楚軍註云巢車車上為櫓又晉師圍偏陽人建大車之輪蒙之以甲以為櫓註云櫓大櫓也以此觀之修櫓為大櫓明矣輜輶四輪車其下可覆數十人運土以實墮者六韜太公曰凡帥師將眾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教不精信士卒不習若此不可以為王者之兵也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若攻城圍邑則有輜

輜臨街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三軍行止則有武衛大櫓前後拒守絕道遮街則有材士強弩衛其兩旁設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疾黎晝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旌旗夜則火雲萬炬擊雷鼓振鑼鐸吹鳴笳越溝塹則有飛橋轉關輓輶鉅鑄濟大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絕江三軍用假主將何憂

後漢書南匈奴傳初光武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時人見者或相謂曰識言漢九世

左氏去史卷三十一

三十一

四百九

當却北狄拓地千里豈謂此耶其後果拓地焉孔疏考工記爰長尋有四尺車戟常崇于爰四尺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則戟長一丈六尺也隊是行列之名百人為隊相傳為然成一隊者言其當百人也

吳志賀齊討黠賊賊帥陳僕祖山等二萬屯林歷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

上識戈

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為緣道夜令潛上乃多懸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為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眾大軍因是得上大破僕等其餘皆降

後漢書光武即位岑彭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下帝使彭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歎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

左氏兵星卷之二十一

三王所反

馮異傳註三王謂張卬馮異等也

勒兵掠東西市入戰

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

于宮中更始大敗

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觀軍大兵來攻洛陽

天下之事逆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鮪

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

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于帝帝曰夫建大事

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

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

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即許降

魏志鄧艾伐蜀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

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

將匱頻於危殆艾以邈自累推轉而下將士皆蒙

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守將馬遵降蜀

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陣待艾艾大破之

宋書臧質攻拓跋燾虜以鉤車鉤垣樓城內繫以

繩絙數百人叫喚引之車不能退既夜以木桶盛

人懸出城外截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

堅密每至頽落不過數升虜乃肉薄登城分番相

左氏兵星卷之二十二

代墜而後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虜免者與城

北史沈光少驍捷善戲馬為天下之最初建禪定

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造值繩絕非人力兩及光

謂僧曰當相為上繩諸僧驚喜光因取索口啣相

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空而下以掌

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為

向飛仙

又沈光從煬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

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十數人賊競擊

之而墜未及于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異之

又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韋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五

至塹戰士即擄殺之又於塹外積薪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薪火以皮鞣吹之火起一衝賊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一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

壞孝寬又隨崩處堅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舍曹恭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迺憂爾衆有不返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耶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匹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五

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鑽至城下膝以白刃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各無顧慮士卒莫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隋書宇文慶從武帝攻河陰先登華塹與賊短兵接戰良久中石廼墜絕而復蘇帝勞之曰卿之餘勇可以賈人也

隋書李懷光敗朱泚于醴泉代宗將抵奉天前

這裨將張韶以鐵鎗表隨賊攻城叩壘呼曰我朔方使也繼而上比登身被數十矢時帝被圍急聞之喜即持詔入號城上人心乃安

海錄碎事胡藩從征司馬休之以刀頭穿岸劣容脚指徑上遂破之

澠水燕談錄云慶曆末妖賊王則據貝州賈魏公鎮北門倉卒遣將引兵環城未有破賊之計公日夜憂思有指使馬遂者白公曰堅城深池不可力取願得公一言入城殺元兇餘黨可說而下也公

左氏兵畧卷三十一

漢

三十一

壯其言丁寧囑之曰壯士立功在此行矣遂至城下浮渡濠叫守城者垂匹練縋身以上見賊偶坐為陳朝廷恩信能束身為公請于朝亦不失富貴若守迷天子遣一將提兵不日城下血膏地肉飽犬悔無及矣辭激切賊不答遂度終不聽遂爭擊賊仆地扼其喉幾死左右兵之

載記付不父圍襄陽符堅遣黃門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仍賜以劔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復持面見我也

必商乎取之

南史宋大舉北侵時魏城臨河為固恃險自守龐季明薛安都魯方平尹顯祖趙難諸軍頻三攻未拔安都方平各列陣於城東南以待之魏兵出列陣於城外方平諸軍並成列安都并領馬軍方平

悉勒步卒左右犄角之餘諸義軍方于城西南列陣方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安都曰卿言是也遂合戰自詰旦戰至日晏魏軍大潰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一

二五

三十一

又梁天監四年侵魏詔韋叡都督眾軍叡遣王超宗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陣于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請還授甲而後戰叡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人于外必其驍勇若能挫之其城自拔眾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

舊唐書稽胡賊五萬餘人掠宜春實軌討之行次

黃欽山與賊相逼賊乘高縱火王師稍却執斬其部將十四人援隊中小帥以代之執自率數百騎殿于軍後令之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聞鼓士卒爭先赴敵賊射之不能止因大破之海錄碎事穆宗問韓克破賊期對一月可破二旬克帝喜曰料敵若神

王泉子李四之爲御史中丞也時會昌中王師討昭義父未成功賊之遊兵往往散出下剽掠荆洛懷孟又發輕卒數千僞爲群散漫山谷以啗官軍

左氏兵書卷之二

三

三

官軍以遠見之乃分頭掩捕因不成列且無備焉于是短兵接開驟踐相乘凡十數里王師大敗是月東都總統王宰石雄皆堅壁自守武宗坐朝不怡召宰相李德裕等謂之曰王宰石雄不與朕殺賊頻遣中使促之尚聞逗撓依違豈可使賊黨坐至東都邪卿今日與朕晚歸別與制置軍前事宜奏來時宰相陳夷行鄭肅拱默聽命德裕至中書召御史中丞李回具言上意曰中丞必一行責成師安見成功慎無違也回剴時受命于是具名以

聞曰今欲以御史中丞李回爲催軍使不能盡知

敢以爲請帝曰可即日李回自右銀臺戒路有邸吏五十導從至于河中接轡以進侯王宰等至河

左氏兵書卷之二

二

三

于是二帥大懼親率軍鼓之士卒齊進凡五十八日拔潞城臬劉積首以獻功成回復命由御史中丞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紀李石

服虔曰古者以石爲箭鏑引國語有隼集于陳儻之庭楮矢貫之石弩以證石爲箭鏑則猶是矢也何須矢石並言杜言在矢石間則不以石爲矢也周禮職金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鄭玄云用金石者作檣雷之屬雷即礮也兵法守城用礮石以擊攻者陳思王征蜀論云下礮成雷榛殲



木碎是也

墨子曰備城者積石百枚重十鈞已上者

戰國策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簞立則杖挿謂

左氏兵家卷之二

左

左

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涕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萬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狄人乃下韓非子趙簡子圍衛之郭郭厘植犀櫓立於矢石之所不及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援枹曰嗚呼吾之

士數弊也行入燭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之圖衛取鄆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單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或曰行人

左氏兵家卷之三

左

左

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簡子未可以速去楯櫓也嚴親在國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今以爲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以百姓之子愛於上皆若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人不北矣長行狗上數百不一人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人之行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

二輔故事云楚漢相距于京索間六年漢王身被  
大創十二通中過者有四

獨異志云漢高祖每戰親矢石前後被七十二箭  
咸言滅七十二子

後漢書李膺爲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  
石每破走之虜甚悼懼

又董訢反堵鄉鄧奉及新野奉攻破吳漢時萬脩  
病卒堅鐔獨孤絕南距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

路隔塞糧饋不至鐔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每急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先當矢石常身被三創以此能全其衆

南史沈慶之每攻城輒身先士卒上戒之曰卿爲  
統任當令慶分有方何須身受矢石邪

此史魏世祖臨敵常與士卒同在矢石間左右死  
傷者相繼而帝神色自若是以人思效命所向無

前

隋書郭榮從軍攻遼東城親蒙矢石晝夜不釋甲  
胄百餘日帝每令人窺諸將所爲知榮如是帝大  
悅每勞勉之

舊唐書德宗出幸奉天韓游瓌與論惟明赴難軍

伍纔入壁朱泚黨至乃出聞城下小不利乃退入  
城賊急奪門游瓌與賊隔門血戰會驤方解自是

賊日攻城游瓌惟明乘城拒守躬當矢石不暇寢  
息赴難之功游瓌首焉

又崔義玄爲婺州刺史屬陸州女子陳碩真舉兵  
反遣其黨童文寶領徒四千人掩襲婺州義玄進

擊身先士卒左右以楯蔽義玄曰刺史尚欲避  
前誰肯致死由是士卒戮力斬首數百級餘悉許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其歸首

捫蝨談曰聞之兵志將得衆心必與同患故三軍  
合戰必立矢石之所及所以共安危也然當其事

者蓋已援枹鼓而忘其身矣昔簡子去楯櫓激于  
燭過之一言偃句親矢石奮于荀罃之一怒勇敢

固在所倡哉

呂覽云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開而不以力聞攻春  
秋傳快縣門者乃仲尼父豈呂覽傳之謬耶當縣  
書國門時惜無引傳正之者揚子雲恨不及其時

車載其金而歸恐此亦一事也

左傳卷之二十一

左

伐衛卜兆 襄公十年

衛侯救宋師于袞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

楚也得罪于晉又得罪于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

病矣杜師數出子展曰得罪于二大國必亡病不猶

愈于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

令也杜亦燕受楚之勳孫文子卜追之獻兆于定姜

姜氏問繇杜繇北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

雄姜氏曰征者喪雄御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

之孫蒯獲鄭皇耳于大丘杜蒯孫

左傳卷之二十一

左

孔疏灼龜得兆其兆各有繇辭即下三句是也此

傳唯言兆有此辭不知卜得何兆但知繇有此辭

故卜者得據以答姜耳此繇辭皆讀古人讀雄與

陵為韻詩無羊正月皆以雄韻蒸讀陵是其事

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

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

鄭註兆者灼龜發于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

瓦原之壘辭是用名之焉上古以來作其法可用

者有三原原田也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

兆帝克之兆原兆有周之兆頌謂絲也三法體絲之數同其名占異耳百二十每體十絲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圻也五色者洪範所謂曰雨曰濟曰圖曰蠹曰尅

又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 註國之大事待著龜而決者有八定作其辭于將卜以命龜也鄭司農云征謂征伐人也象謂災變雲物如眾赤烏之屬有所象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春秋傳曰

李氏兵書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占卦

天事恒象皆是也與謂予人物也謀謂謀議也果謂事成與不也至謂至不也雨謂雨不也瘳謂疾瘳不也玄謂征亦云行巡守也象謂有所造立也易曰以制器者尚其象與謂所與其事也果謂以勇決為之若吳伐楚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曰鮑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是也又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 註開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十體今言四兆者分之為四部若易之二篇書金

滕曰開篇見書是謂與其云方功義予之名未

韓子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

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

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先

得意于燕後得意于齊國亂飾高自以為與秦提

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筮而北

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

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

援榆兵而南則鄴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于

李氏兵書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占卦

燕且宜遠見于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利削其屏至不得意而死又藉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乙玉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撻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張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災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 又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官于吳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

吳則夫差為擒

附唐太宗李衛公答問太宗曰田單托神恠而破燕太公焚著龜而滅紂二事相反何也李靖曰其機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跌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焉太公以謂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機于前太公成機于後逆順雖異其理致則同臣前所謂術數不可廢者蓋存其機于未萌也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矣

左氏兵略卷之三

三

二百六十九

魯作三軍 襄公十一年 魯舍中軍 昭公五年

春季武子將作三軍

杜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

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

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三家各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

杜政者霸國之政令權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為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優不能堪

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復變易故盟之乃盟諸僖公

杜僖公

詛諸五父之衢杜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正

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杜三分三子各毀其乘杜壞其軍乘分委于民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

者無征杜使軍乘之人率其邑

不入者倍征杜不入者倍征杜不入者

使公家倍征之設利而欲驅使入已故昭五

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杜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叔孫

氏使盡為臣杜取其子弟以不然不合是則三家不

其故而改作也此蓋又昭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

三家盟詛之本言

軍卑公室也杜昭中軍季氏稱左師孟氏稱右

軍于施氏成諸滅氏杜季孫不欲親其議勅二家會

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有季氏

盡征之無所入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

孟氏取其

歸公

孟氏取其

歸公

孟氏取其

歸公

孟氏取其

歸公

孟氏取其

歸公

孟氏取其

歸公

孟氏取其

半焉後以子弟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杜  
之半歸公擇取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杜國人盡屬三  
已公而

孔疏云以昭五年舍中軍知此時作者作中軍是  
魯本無中軍也以閔元年晉侯作二軍謂之上軍  
下軍知魯有二軍亦名上下軍也此言請為三軍  
各征其軍知往前三軍皆屬公也明其有事則二  
卿更互帥之以征伐耳三卿不得專其民也此時  
襄公幼弱季氏世秉魯政因公之少欲專其民故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一

軍

假立中軍因以改作也禮明堂位云成王封周公  
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其時必有三軍也詩魯頌閟  
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云公徒三萬鄭玄云六  
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  
則僖公復古制亦三軍矣蓋自文公以來霸主之  
令軍多則貢事多自減為二軍耳非是魯眾不滿  
三軍也若然昭五年舍中軍書之於經往前若減  
一軍亦應書之而經不書者作三軍與舍中軍皆  
是變故改常卑弱公室季氏秉國權專擅改作故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一

軍

史特書之耳若國家自量強弱其軍或減或益國  
史不須書也此作三軍與禮之三軍名同而實  
異也春秋之世兵革遞興出軍多少量敵強弱就  
寇未息卒士盡行士卒之數無復定準成二年鞏  
之戰晉車八百乘計有六萬人唯三卿帥之昭十  
三年平丘之會晉叔向云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  
計四千士卒成二十四軍爾時晉國唯立三軍則  
甲車四千屬三軍耳其軍豈止一萬二千五百人  
乎昭八年魯蒐于紅傳稱革車千乘千乘之眾充  
三軍之數明知此分合竟之民以為三軍軍之所  
統其數異於禮也膏肓何休以為左氏說云尊公  
室休以為與舍中軍義同於義左氏為短鄭康成  
箴云左氏傳云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謂三  
家始專兵甲甲公室云左氏說者尊公室失左氏  
意遠矣義符杜說也  
周禮夏官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  
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魯語魯季武子為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

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帥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次國之軍有命卿無三軍禮所謂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謂以賦出軍從征伐也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無命卿也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

三禮義宗云周制天子六卿六遂諸侯大國三卿三遂小國一卿一遂卿及遂各萬二千五百家鄉內則立比閭族黨州鄉之名遂內則立鄰里都鄙縣遂之名俱有六等異其屬官之名者別內外也

左氏春秋卷之三

四

三

後漢書建初元年楊終以遠地絕域吏民怨曠上疏諫之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太尉牟融等以孝子無改父之道終復上書畧曰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吝則有害於民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還屯

文獻通考魯自禽父封於曲阜及僖公能復周公之宇其詩曰公徒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

舊其曰三萬舉成數也襄公十一年三桓改作

三軍三分魯而各征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人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其半為臣君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至是中軍削矣昭公五年遂舍中軍季氏專將一軍而孟仲各專一軍之半公無軍焉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故邾人告吳曰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蓋竭作也考之春秋書蒐五皆在昭定之世自蒐紅之後繼大蒐于北蒲于昌閭又于北蒲者

左氏春秋卷之三

四

三

再獨異於他公者用見二公在位君不得有其國而奪於大夫大夫不得專其政而制於陪臣各恃兵威以為強假大蒐之名陰擇其材力可任者以植私黨使國人莫敢睥睨終於不可制蓋傷公室削弱疾臣下恣橫也迄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又以夫田而賦軍旅之征悉變丘乘之制民無餘効胡傳三軍魯之舊也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軍畢則將歸于朝車復於甸甲

散於立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所宜鑒也

又曰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

左氏春秋

卷之十一

十四

春秋左傳

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源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蒯叛陽虎專季斯囚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

捫蝨談曰魯有三軍周制也春秋書作書舍皆志季氏欲尚其氏以卑公室耳三桓僭竊舉固莫逾

而襄昭不能有其民至政柄旁落太阿倒持何哉閔官之頌曰公徒三萬茲且盡焉私屬矣嗚呼自祿去公室而三桓亦遂以微實繁披枝亦勢所必至也

左氏春秋

卷之十一

十四

春秋左傳



士句首讓中軍 集公十三年

晉侯蒐于絛上以治兵杜為將命軍帥也必蒐使士

句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杜伯游昔臣習於知伯是以

佐之非能賢也杜七年韓厥老知榮代將中軍士句

見九年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杜代士句佐之杜位

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杜以武位卑故

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

將上軍杜武自新軍起韓起佐之杜位欒黶將下軍

魏絳佐之杜位欒黶亦如故絳自新軍無帥杜將佐晉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一 平六

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

也杜得慎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

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

晉國以平教世賴之刑善也夫林范宣子始以中軍

讓雖以欒黶最為汰修亦讓韓起弗敢違度晉國之

政所以和平教世子弟猶足倚賴則法也言士句以

法至善也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

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杜周書

天子也寧安也永長也義取刑也一人

文王萬邦作孚杜詩大雅言文王善用刑法言刑善也

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杜詩小雅

使不均故從事者怨恨稱刺幽王後

已之勞以為獨賢無識心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

尚能而讓其下杜能者在下位小人農力以事其上

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

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杜加陵也小人伐其

技以馮君子杜馮亦凌也自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

生由爭善也杜爭自謂之昏德國家之敵恒必由之

杜傳言晉

孔疏云什吏謂十人長也從車白卒在車曰秉新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一 四七

軍將佐皆遷晉侯選賢未得難用其人使其軍內

十人之長率其步卒車士與其新軍官屬軍尉司

馬之類以從於下軍今下軍將佐兼領之得慎舉

之禮也周禮下官序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

為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

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

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

伍皆有長不言十人有長而此傳云什吏者夏官

所云周禮之正法耳其量時制事未必盡然尚書

牧誓有千夫長百夫長齊語管子設法五人爲伍  
五十人爲小戎二百人爲卒二千人爲旅萬人爲  
軍吳語王孫雄設法百人爲行十行一旌十旌一  
將軍引司馬法云十人之帥執鈴百人之帥執鐸  
千人之帥執鼓萬人之將執大鼓三者數人置帥  
皆以什計之異於周禮則晉人爲軍或十人置吏  
也

晉書劉寔以世多進趣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  
矯之其畧曰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

是

晉書

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已之賢也故  
勸令讓賢以自明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  
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  
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  
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  
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則一  
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  
與不肖灼然殊矣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  
讓不興下必爭矣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

謝章之義蓋取於此夫人情爭則欲毀已吁不如  
讓則競推於勝已春秋傳曰范宣子讓其下皆讓  
爲論了了如此

舊唐書代宗以郭子儀守太尉充北道邠寧涇原  
河西已東通和蕃及朔方招撫觀察使其關內河  
東副元帥中書令如故子儀以懷恩未誅不宜讓  
使堅辭太尉曰太尉職雄任重竊憂非擬輒敢上  
聞伏奉詔書未允誠懇臣疇昔之分早知足今  
茲累請竊懼滿盈義實由衷事非矯飾志之所至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一

是

唐書

晉書

敢不盡言自兵亂以來紀綱廢壞時多躁競俗少  
廉隅德薄而位尊功微而賞厚寔繁有衆不可殫  
論臣每見之深以爲念昔范宣子讓其下皆讓臣  
誠薄劣竊慕古人務欲以身率先大變浮俗是用  
勤勤懇懇願罷此官庶禮讓興行由臣而致也臣  
位爲上相爵爲真王恩榮已極功業已成尋合乞  
骸保全餘齒但以寇讎在近家國未安臣子之心  
不敢寧處苟西戎即叙懷恩就擒疇昔官爵豈無  
所受必當追蹤范蠡繼迹留侯臣之鄙懷切在於

此優詔不許子儀見上感泣懇讓乃止

困學紀聞云衛石碣以義屬一國而寧遠之類萃

焉晉趙衰以遜化一國而知范陽之賢繼焉故曰

樹之風聲

渠陽讀書雜抄云農力乃農用八政之農厚也左

注關

捫蝨談曰堯卜之役卻克讓其下皆讓綿上之蒐范

宣子讓其下亦皆讓克讓自美事也顧亦在所倡

乎不然如鐵之戰爭曰我上則倡之者繇簡子也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子

一爭讓簡子以下晉之得哀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三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左

巡按四川監察

海虞陳禹謨錫玄

死陵徐騰芳

荀偃過令襄公十四年

吳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侯秦以報櫟之役也

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師諸侯之師以進

及涇不濟定朝那縣更京北高陸縣水出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記有善集

見叔孫穆子穆子賦袍有苦葉

必濟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矯見衛

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杜援何

持心不固不肯濟水取惡于人莫甚于此

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

秦人毒涇上瀕師人多死

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櫟林

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寬

不唯余馬首是瞻

也余馬首欲東乃歸杜預下軍從之杜預

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杜預

杜預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杜預言荀偃命馬首是

以待夫子也杜預樂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

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杜預乃命大還

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杜預樂鍼曰此役也報櫟之

敗也役又無功晉之耻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杜預

杜預下軍誠為戎右敢不耻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杜預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二

反杜預樂鍼謂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

弟死而子未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

士鞅奔秦杜預樂鍼謂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

碑雅詩云匏有苦葉濟有深涉匏記時也言匏有

苦葉則濟有深涉也莊子以謂秋水時至百川灌

河秋水漲之時也冬水縮之時也匏亦在以濟水

故詩以記濟有深涉之時國語穆子曰豹之葉及

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匏不材于人共濟而已魯

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其說皆主于濟也

孫子曰無迎水流賈林曰水流之地可以溉

軍可以流毒藥張預曰卑地勿居恐決水溉我

舟戰亦不可處下流以彼沿我泝戰不便也兼慮

敵人投毒于上流楚令尹拒吳卜戰不吉司馬子

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決戰果勝是軍須居

上流也

武經總要防毒法云軍行近敵地則大將先出預

令使軍士防毒凡敵人遺飲饌者受之不得輒食

民間沽賣酒肉脯醢麩豆之類亦須審試而食之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二

凡防毒有五一謂新得敵地勿飲其井泉恐先置

毒二謂流泉出于敵境恐潛于上流入毒三謂死

水不流四謂夏潦漲濫自溪塘而出其色黑及帶

沫如沸或赤而味酸或濁而味澁五謂土境舊有

惡毒草毒木惡虫惡蛇有如含沙水弩有蠃之類

皆須審告之以謹防虞

北史長孫晟為秦州行軍總管取昔王廣節度出

計達頭達頭與王相抗成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

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大

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晨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摠管聞其言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靈為比一何壯哉

魏書文成帝和平二年庫莫奚侵擾詔濟陰王小新成率眾討之新成乃多為毒酒賊既漸逼便棄營而去賊至喜而競飲聊無所備遂簡輕騎因醉縱擊俘誠甚多

左氏兵略

卷之二十一

四

二百四十一

宋史劉錡為五浮橋于潁河上兀術由之以濟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於河飲者夷其族時天大暑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之

孫子曰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慙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張預曰大凡百將一心三軍同力則能勝敵今小將恚怒而不服於大將之令意欲俱敗逢敵更戰不量能否故必崩覆晉伐秦荀偃行令

樂廣達之是也又趙穿惡史駢而逐秦魏錡怒晉師而乘楚

捫蝨談曰余馬首是瞻者荀偃也余馬首欲東者樂廣也曰余則不知有國事矣人行其意莫適為主曾是而有不貽國耻者哉嗚呼一晉事也以師乘和而有功亦以師乘不和取敗固其所也師克在和愚于遷延之後益信

左氏兵略

卷之二十二

五

齊長晉聚公十八年

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王二鼓杜變曰日鼓○鼓古

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眾庶杜環齊靈公名

棄好背盟陵雲神主杜神主民也謂魯休也○怙音

諸侯以討焉杜冠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其官臣

偃實先後之杜于官之臣荀捷有功無作神羞杜也

官臣偃無敢復濟杜信臣言唯爾有神裁之沈王

而濟杜信于神而後濟以死自警

言同伐齊杜林漢在十六年齊侯禦諸平陰整防門

本氏兵暴卷之二十二

而守之廣里杜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

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杜范宣子告析文子齊大夫子

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杜林言我與子相知魯人皆人

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杜林千乘十萬五千人魯皆

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

是弗能久矣杜林不能

東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距陳

左實右偽

之旗杜斥侯也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杜

侯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杜脫不

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杜鳥鳥得空

邢伯告中行伯杜邢伯晉大夫邢

烏齊師其遁杜林兵齊中城鳥不敢止今齊

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

殿杜林以大車連相塞隧道而

本氏兵暴卷之二十二

之辱也杜林殖綽郭最齊之勇士

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杜松根二子故塞其

射殖綽中有兩矢夾脰杜頭也

獲杜不止

曰有如日杜言必不殺

縛郭最皆於甲面縛杜林皆不解甲

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陰杜陰固已

勾以中軍克京茲杜在平陰

克郭杜欒繁死其子盈佐下軍趙武韓起以上軍圍

盧杜欒已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救杜欒

雍門杜欒武及之共伐欒也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秦

以戈殺犬于門中杜欒殺犬孟莊子斬其柁以為斧

杜杜欒子孺子連也柁木名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

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中池之竹木杜欒二子晉大

八年殺鉅公納諸竹中其地多竹木杜欒焚東郭北

郭范鞅門于揚門杜欒州緯門于東閭杜欒左驂追

還于東門中以枚數閭杜欒州緯之左驂追還于東門

左氏兵星卷之二十二八

也數其枚杜欒侯駕將走郵崇杜欒崇大子與郭崇扣

馬杜欒崇大夫曰師速而疾畧也杜欒崇欲畧行其將

退矣君何懼焉且杜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

必待之將犯之杜欒崇大子抽劍斷鞅乃止林欒侯將犯之

侯不止杜欒崇大子抽劍斷鞅乃止林欒侯將犯之

杜欒崇大子杜欒崇大子抽劍斷鞅乃止林欒侯將犯之

孫子云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梅克臣曰近而

不動倚險故也

又云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

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杜佑曰居高陽之地以

待敵人敵人從其下陰而來擊之則勝曹操曰

地形險隘尤不可致於人

李衛公兵法曰凡戰之道以地形為主虛實為佐

變化為輔不可專守陰而求勝也仍須節之以金

鼓變之以權宜用逸待勞掩遲為疾不明地理其

敗不旋踵矣或有進師行軍不因鄉導陷于危敗

為敵之所制左谷右山束馬懸車之選前窮後絕

馬行魚貫之若兵陣未整而強敵忽臨進無所憑

左氏兵星卷之二十二九

退無所固求戰不得自守莫安住則日月稽留動

則首尾受敵野無水草軍乏輜糧馬困人疲智窮

力竭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如彼要害敵先據之如

此之利我已失守縱有驍兵利器亦何以施其用

事至于此可不慎之哉若至死地疾戰則存不戰

則亡當使上下同心併氣一力抽腸瀝血一死一

前因敗為功轉禍為福矣

六韜太公曰處高敞者所以警守也保險阻者所

以為固也

史記秦代韓趙王今趙奢將救之去關與五十里而軍邯鄲許歷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趙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關與之圍而歸

南史偽燕王慕容超大掠淮北宋武帝抗表北討以丹陽尹孟昶監中軍留府事乃浮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步軍進琅邪所過築城留守趙大將公孫五樓請斷大岷壁壁清野以待起不從初謀

本史安

卷之二十二

十 三百五十四

是後議者以為賊若嚴守大岷軍無所資何能自反帝曰不然鮮卑性貪略不及遠既幸其勝且愛其穀必將引我且亦輕戰師一入岷吾何患焉及入岷帝舉手指天曰吾事濟矣眾問其故帝曰師既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秣軍無匱乏之憂勝可必矣

舊唐書隋大業末并州人王君廓掠邯鄲王君愕往說之君廓曰計將安出君愕為陳并陘之險可先往據之君廓從其言乃屯并陘山歲餘會義帥

入定關中與君廓率所部萬餘人來降

又李靖討吐谷渾侯君集言于靖曰大軍已至賊虜尚未走險宜簡精銳長驅疾進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此策不行潛遁必遠山障為阻討之實難靖然其計乃簡精銳輕齎深入破之

陸平集狄青討儂智高下令止具十四糧明日絕崑崙關出歸仁鋪先布陣成列而賊以覘者之誤來獨後遂失險乃悉眾逆戰前鋒孫節戰死山下而賊勢方銳青躬執白旗麾騎兵眾縱左右翼出

本史安

卷之二十二

十一 三百五十五

其意外賊眾大潰斬首二千二百級獲偽官五十人智高夜縱火焚城而遁

中興戰功錄云建炎四年王師潰于富平吳玠玠合散卒視大散關之東有險曰和尚原據險列柵以守賊至敗之紹興元年金將沒立烏魯折合分兩道入寇玠駐和尚原與弟瑋勵以忠義為備益力折合先至陳于原北諸將列陣待之折兵大敗沒立攻箭箬關玠擊退之兀術欲窺蜀造浮橋渡渭來玠與戰三十餘陣兀術遁



孫子云凡軍好高而惡下 張預曰居高則便于  
覘望利于馳逐處下則難以為固易以生疾  
六韜太公曰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利中知人事  
登高下望以觀敵之變動望其壘則知其虛實望  
其士卒則知其來去

載記謝石等以既敗梁成水陸繼進符堅與苻融  
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  
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也何  
謂少乎憚然有懼色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

本氏兵畧 卷之二十二

十二

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  
及堅之見草木狀人君有力焉

唐書駱驤之役楊弘禮素弟領步騎二十四軍跳

出賤背所向摧靡太宗自山下望其衆袍仗精整  
人人盡力壯之謂許敬宗曰楊兒即故有家風

五代史梁晉相拒于栢鄉梁龍驤軍以赤白馬為

兩陣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莊宗舉  
鍾以飲李嗣源曰卿望梁家赤白馬懼乎雖吾亦

怯也嗣源笑曰有其表爾翌日歸吾廐也莊宗大

喜曰卿當以氣吞之因舉鍾飲騎奮馳騎犯其  
白馬挾二裨將而還梁兵敗

金史烏延蒲盧渾敗張覺覺復整兵來諸將皆不  
敢戰蒲盧渾登山望之乃召諸將曰敵軍少擊可  
破也若入城不可復制遂合戰破之

兵機纂凡屯兵處于山之高者則無敵于山之卑  
者則為敵所囚故處山之勢據其陰陽備其左右  
司馬法曰凡陳行惟疏 劉寅曰凡布陳行列惟  
疏疏則便擊戰

本氏兵畧 卷之二十二

十五

吳子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  
之不敢去之不得為之奈何起對曰此謂谷戰雖  
衆不用募吾村士與敵相當輕足利兵以馬前行  
分車列騎隱于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堅  
陳進退不敢於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敵人  
必懼車騎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戰之法也

以補先

史記高祖本紀沛公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  
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國秦人悉秦軍解因大破  
之

又留侯世家沛公欲以兵二萬擊秦峽下軍張良說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為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後因其解擊之秦兵竟敗後漢書漢兵守成都公孫述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於市橋偽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無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

左氏春秋

卷之二十一

十四

拒廣漢名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人拒廣石岑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宮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沔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又公孫述將延岑盛兵於元水時臧宮衆多食少

轉輸不至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為所反音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兵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

左氏春秋

卷之二十二

十五

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又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又漢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于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

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公孫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為二千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幟旗使烟火不絕夜擲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二

十六

又蒯豪布橋等圍南部都尉于臨洮馬防欲救之臨洮道險車騎不得方駕防乃別使兩司馬將數百騎分為前後軍去臨洮十餘里為大營多樹幟幟揚言大兵旦當進蒯豪見之馳還言漢兵數不可當明日遂鼓譟而前蒯豪驚走因追擊破之魏志曹休戰敗孫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賈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能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之其

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蒯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賊見連軍遂退

九州春秋董卓初入洛陽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報夜遣兵出四城門明日陳旗鼓而入宣言曰西兵復入至洛中人不能謂卓兵不可勝數

晉書伐吳之役杜預遣牙門管定周旨伍秉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一

一七三

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

又周訪與杜預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懸休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必引退然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人宜促渡水比曉濟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

又桓玄篡位劉毅與劉裕等起義兵密謀討玄玄遣桓謙等屯覆舟山統軍至將山裕使龐胡公

山多張旗幟玄不之測益以危懼華士卒多比  
府人素懼伏裕莫敢出開殺與裕等分為數隊進  
突譙陣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時東北風急義軍  
發火烟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譙等諸軍一  
時奔散

宋書高祖遣王鎮惡討劉毅至豫章口捨船步上  
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士對舸岸上整  
六七旗下輒安一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長  
嚴令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艦鎮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二

十八

章

惡巡前製城語前軍若有問者但云劉兖州至津  
戍及百姓皆言劉著實上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  
里逢毅要將朱顯之出江津問是何人答曰劉兖  
州至顯之馳前問着在所答云在後顯之既見軍  
不見着而見軍人櫓彭排戟且望見江津船艦已  
被燒烟燭張天而鼓嚴之聲甚盛知非著上便躍  
馬馳去告毅外有大軍似從下上垂已至城江津  
船悉被火燒矣行令閉諸城門鎮惡亦馳進軍人  
緣城得入

又滅質義宣至及王玄謩南據梁山夾江為壘垣  
護之薛安都渡據歷陽玄謩使垣護之告柳元景  
曰今餘東岸萬人賊軍數倍強弱不敵謂宜還就  
節下協力當之元景謂護之曰師有常刑不可先  
退賊衆雖多猜而不整今當捲甲赴之護之曰連  
徒皆云南州三萬人而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  
賊虛實立見則賊氣成矣元景納其言悉遣精兵  
助玄謩以羸弱居守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  
如數萬人皆曰京師兵悉至于是克捷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十九

三

北史宋武帝義軍進至覆舟東張疑兵以油懷冠  
諸樹布滿山谷帝先馳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  
當百呼勁天地因風縱火烟燭張天賊衆大敗  
又隋文帝紀芒山之戰先登陷陣除大都督及侯  
景渡江梁氏喪敗周王將經畧乃授皇考都督荆  
集等十五州諸軍事鎮豫城梁雍州刺史岳陽王  
蕭賢雖曰稱藩而尚懷戴心皇考自樊城觀兵漢  
濱易旗進進實二千騎登樓望之以為三萬而  
而服焉

北齊書元象元年官軍圍廣州數旬未拔行臺侯景聞西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盧勇進觀形勢于是率百騎各籠一匹馬至大隗山知魏將李景和率軍將至勇多置幡旗于樹頭分騎為十隊鳴角直前擒西魏程華斬王征蠻驅馬三百匹通夜而還

隋書賀若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于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為常不

左氏兵略

卷之二十二

二十一

三百六

復談備

舊唐書大業末煬帝于鴈門為突厥所圍太宗慮募救援隸屯衛將軍雲定興營將行謂定興曰必賁旗鼓以設疑兵且始畢可汗舉國之師敢圍天子必以國家倉卒無援我張軍容令數十里幡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雲集望塵而遁矣不然彼衆我寡悉軍來戰必不能支矣定興從焉師次崞縣突厥侯騎馳告始畢曰王師大至由是解圍而遁

又李子通以精兵守獨松嶺王雄誕遣其部將陳當率千餘人出其不意乘高據險多張旗幟夜則縛炬火於樹上布滿山澤聞子通大懼燒營而走

又石雄夜餐馬色徑趨烏介之牙時虜帳逼振武雄既入城登堞視其衆寡見氈車數十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服飾雄令堞者訊之此何大人虜曰此公主也雄諭其人曰國家兵馬欲取可汗公主至此國家也須謀歸路俟兵合時不得動帳幕雄乃大率城內牛馬雜畜及大鼓夜穴城為十餘門

左氏兵略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五百六

遲明城上立旗張炬火乃于譚門繞其牛畜鼓譟從之直犯烏介牙帳炬火燭天鼓譟動地可汗懼駭莫測率騎而奔雄率勁騎追至胡山急擊之斬首萬級生擒五千羊馬車帳皆委之而去遂迎公主還大原

唐書賊將王璠率衆三萬來攻鄭畋使唐弘夫設伏以待璠內輕敗懦衆縱步騎鼓而前畋以銳卒數千當敗璠陣而多旗幟乘高伐鼓賊不測衆衆陣未整伏發衆皆驚璠遁去禽璠子斬之

王海璠熙三年張濟賢知代州虜騎薄城下副梅  
管盧漢寶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征之營  
衆感慨一以當百虜遂却循胡盧南河而西齊賢  
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三十  
里列幟然易虜見火光中不幟意謂并師至駭而  
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于上壘塞掩擊大敗之  
斬獲甚衆捷奏至功漢寶上嘉之

金史科

卯阿里率

衆救

遼人攻城兵少乃令軍士

裂衣多為旗幟出山谷間遠兵望見遁去

附周書

宇文測行

綏州事每歲河水合後突厥即

來寇掠先是常預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

令安堵如舊乃下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

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

數十里測令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

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

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

至

漢書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

而

正氏兵

卷之二十二

二十二

解矣

詎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

日軍書到言已解

魏志帝問張郃曰遲將軍到諸葛亮得無已得陳

倉乎郃知縣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

已走矣

南齊書崔慧景至鄧城虜衆交射城內梁王欲出

戰慧景曰虜不夜圍人城待日暮自當去

五代史石敬瑭討孟知祥糧乏北歸軍前以告知

祥知祥匿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奈何季良曰

不過綿州必通知祥問故曰彼縣軍千里糧盡能無通乎知祥大笑以書示之

隋書陳茂從高祖與齊師戰於晉州賊甚盛高祖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鞭高祖忿之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高祖感而謝之厚加禮敬

胡傳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猶於此書同圍齊何也齊環背盟棄好陵雲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鄰國觀加兵於魯則可見矣諸侯所共惡疾故同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二

二十四

心而圍之也同心圍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辭也春秋於此有沮橫逆抑強暴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其齊侯環之謂矣

捫蝨談曰齊恃其險而不能守險負其衆而不能用衆疑兵甫設且視魄走矣鄉匪夙沙衛連車塞隨師其穢乎法曰形之敵必從之又曰善陳者不戰晉師有焉

南風不競

南風不競 襄公十八年 楚師伐鄭次于魚陵 林魚陵魚山也 在涉於魚山之下 有溪水故言涉 甚雨及之 於楚師 及楚師多凍

南風不競

又歌南風南風不競 楚歌者吹律以詠 八風南風音 風者聽音 多死聲 林南風之中 又楚必無功 董叔曰 夫也 天道多在西北 故曰多在西北 又楚南師不 時必無功 綱歲月 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特地利 人和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二

五

水經注泄水東逕犇縣故城北出于魚山下春秋 襄公十八年楚伐鄭次于魚陵涉于魚山之下所 涉即泄水也

昔

呂氏春秋武王至鮪水紂使膠鬲使周師武王見 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曰之薛膠鬲曰無我欺曰 不汝欺也將伐紂曰曷日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 至故郊子以是報矣膠鬲以是日報紂而甚卒病 請休西伯曰膠鬲已報其主以兩進兵採膠鬲之 死也

劉向說苑武王伐紂至有戒之隄風霽而來以大  
雨水平地而畜散宜生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天  
酒兵也

博物志武王伐殷舍于幾逢大雨馬羊與三百來  
甲三千一日一夜行三百里

穆天子傳庚寅北風雨雪天子乃休日中大寒有  
凍人

史記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  
土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假為王以及高祖自

左氏兵

卷之二十二

十六

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墜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

又神爵元年趙充國伐羌勒書讓充國曰今冬虜

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

瘃寧有利哉

東觀漢記王即起兵上自薊東南馳夜至蕪荑亭

時天寒烈衆皆飢疲馮異上豆粥明旦上謂諸將

曰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

晉中興書桓玄入建康宮逆風迅激旌旗不立法

章儀儲一皆傾幄是月酷寒

隋書突厥入寇虞慶則為元帥討之部分失所士  
卒多寒凍墮指者十餘人

唐書涼州都督楊敬述使官屬盧公等勒兵討突

厥會大寒裂膚士卒不能張弓矢乃敗

孔叢云律呂雖有十二其風有八八風者乾風不

周坎風廣莫風調震風明庶巽風清明離風景

坤風涼兌風閭闔八方之風風別先有音曲總吹

律呂以詠八方音曲今師曠以律呂歌南風音曲

南風音微不與律聲相應故云不競服虔以為卯

左氏兵

卷之二十二

十一

酉以北律呂為北風以南為南風與柱八風義連

非杜義也

又歲星右行於天大率一歲行一次二十八年歲

在星紀距此十一年卻而數之此年在承寧承寧

一名姬訾當亥之次也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其月

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

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

二其要有五首宮商角徵羽此真正聲也萬代不



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古者三王之世虛無之情以制剛強無有文字皆由五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還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編持律管當耳大呼警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微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

左氏兵略

卷之二十二

言律管

之音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囁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宮也此五者聲之符也

周禮大師無日於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

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鄭注云大師

大起軍師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于矢

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

軍士強角則軍投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

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鄭曰農云以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賈疏云兵書者武王出兵之書商屬西方金金主剛斷故兵士強也角屬東方木木主曲直故軍士擾多變失士心官屬中央土土主主長又戰四行故軍士和而同心徵屬南方火火主熾怒故將急數怒羽屬北方水水主柔弱又主幽闇故兵弱少威明也

史記律書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於六律

左氏兵略

卷之二十二

言律管

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

知吉凶正義曰凡兩軍相敵上皆有雲氣及日望天官書云常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

無勝望望雲氣知勝望望雲氣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

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殺氣相并

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

路史云以聲召氣以律定曆取八方之全聲而寓

之八方之全器于以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而

敵情之勝負馬步之多少悉未來而知之同聲相

應物之情也是故殺氣并而音尚宮武王推紂

必敗南風委而絕聲至師曠必楚之無功七六之  
絲合而八卦之氣成四寸之管來而八方之風至  
困學紀聞云師曠歌北風又歌南風服氏注北  
風無射夾鍾以北南風始洗南呂以南律是候氣  
之管氣則風也

附後漢書范曄方術傳序曰師曠之書注曰占災

異之書也今書七志有師曠六篇

吳志吳範以治歷數知風氣聞於郡中會孫權起  
於東南範委身服事每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其術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一

三一

多效遂以顯名初權在吳欲討黃祖範曰今茲少  
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荆州劉表亦身死國亡權  
遂征祖卒不能克明年軍出行及尋陽範見風氣  
因詣船賀催兵急行至即破祖祖得夜亡權恐失  
之範曰未遠必生禽祖至五更中果得之劉表竟  
死荆州分割及壬辰歲範又白言歲在甲午劉備  
當得益州後呂岱從蜀還遇之白帝說備部眾離  
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免權以難範範曰臣所言者  
天道也而岱所見者人事耳備卒得蜀權與呂蒙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二

二十二

此初權為將軍時範嘗白言江南有王氣亥子之  
間有大福慶權曰若終如言以君為侯及立為吳  
王範時侍宴曰昔在吳中嘗言此事王識之邪  
權曰有之因呼左右以侯綬帶範

又劉惔客遊廬陵事孫輔以明天官達占數顯於  
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處期無不中者輔美  
焉以為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建安中孫  
權在豫章時有星變以問惔惔曰災在丹陽權曰  
何如曰客勝主人到某日當得問是時邊鴻作亂

卒如博言博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

隋書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為黃鍾調萬寶常為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輒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比水尺為律以調樂器上從之寶常嘗聽太常所奏樂泫然而泣人問其故寶常曰樂聲淫厲而東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四

左氏史記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海全盛聞其言者皆謂為不識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又樂人王今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者嘗從于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對曰頃未有之令言遂歎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及子問其故以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者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殺于江都舊唐書韓皋生知音律嘗觀彈琴至止息歎曰妙

哉嵇生之為是曲也其富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為秋聲秋也者天將摧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乘金運商金聲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弦與宮同音是臣奉君之義也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司馬懿受魏明帝顧託後嗣遂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王陵都督揚州謀立荆王彪母左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為揚州都督咸有臣復魏室之謀皆為懿太子所殺叔夜以楊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氏文武大臣咸敗散於廣陵始也止息者謂樂恭與終止也此也其哀憤蹙蹙懣懣迫希之言盡在於此矣永嘉之亂其應乎叔夜撰此將遺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魏之禍所以託之神鬼也

馬端臨文獻通考云涼州進新曲明皇命諸王于便殿觀之曲終諸王皆稱萬歲獨寧王不賀明皇詢其故寧王曰夫曲者始于宮散于商成于角徵羽臣見此曲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宮者君也商者臣也宮不勝則君體卑商有餘則臣事僭臣

恐異日臣下有悖亂之事陛下有播越之禍兆于斯曲矣泊祿山南犯明皇西幸始知宰王善音而胡音適以亂華也可不戒哉

捫蝨談曰索隱解史記易稱師出以律是于兵扼尤重也蓋強以樂律訓師律於義無當又云武王吹律聽聲未詳據周禮註大師吹律事謂見兵書賈公彥釋之曰兵書武王出兵書也意當時武王舉兵盟津與呂牙之屬吹律聽聲具有成驗漢去周末遠大史公猶得睹其遺書如鄭註所載即其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一

一班也索隱特未之攷耳

師曠歌南風而知楚師之無功史遷作律書而知兵械之尤重惟是樂律與兵家不相及也而二子之見足以一之孫子曰微乎微乎至于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二子可謂識微而窮神者矣

作鍾銘功褒公十九年

李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鍾因以爲名滅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之德不銘功諸侯言時計功則舉得時動有大夫稱伐銘其功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林今林若從稱伐之例則三等之中此爲最下若欲計其言功勞則借晉之力非已功也口惜如字又情亦切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爲宗廟之常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林鍾已之明德而無禮今將借人之功以救六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莊以勝大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林鍾明其功獲之兵以爲城西郭武城傳

王海云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務天子傳天

于五日觀于春山之山乃爲名既于壘圖之上以

詔後世注勅石天子計于弁山乃紀其跡于弁山

之石曰西王母之山○文心雕龍秦嶧山刻石紀事

刻石始于此○後漢郡國志魯琅琊臺刻石之帝

周注有鄒山泰始皇刻石焉琅琊臺刻石之帝

紀惠按此泰以前刻石以自之宋刻石會稽刻

石魯林鍾銘功晉景鍾銘勳

後漢書和帝永元元年夏六月車騎將軍竇憲出

鵠鹿塞度遼將軍鄧鴻出柰陽塞南單于出滿夷

谷與北匈奴戰于稽落山大破之追至和渠北疑

海憲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

晉書杜預刻石為二碑紀其功績一沉萬山之下

一立岷山之上唐類其鄉亦刻姓名于石或置之高山之上或沉之大洲之底云安

知不有陵谷之變耶

隋書史萬歲為行軍總管華南軍夷至南中見諸

左氏去冬卷之二十一

二十六

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

舊唐書馬悅充嶺南都護本管經畧使摠敦儒學

長于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撓夷獠便之于漢

所立銅柱之處以銅一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

唐德以繼伏波之迹以紀綏靈之功

唐書姜確出伊州距柳谷百里其處有漢班超紀

功碑

又帝至自梁李晟以戎服見三橋帝駐馬勞之有

詔賜第永崇里涇陽上田延平門之林園女樂

列晟入第京兆供帳設坊鼓吹迎導詔將相送之  
帝紀其功自文於碑勒皇太子書立于東渭橋以  
示後世又令太子錄副以賜

大唐新語唐九徵為御史監靈武諸軍時吐蕃入

寇蜀漢九徵率兵出永昌郡千餘里討之累戰皆

捷時吐蕃以鐵索跨漾水渙水為橋以通西洱河

蠻築城以鎮之九徵蓋刊其城壘焚其二橋命管

記間丘均勒石于劍川建鐵碑于滇池以紀功焉

俾其魁帥以還中宗不時加褒賞左拾遺呼延皓

左氏兵界卷之二十二

二十七

論之乃加朝散大夫拜侍御史賜緡袍金帶寶刀

累遷汾州刺史開元末與吐蕃贊普書云波州鐵

柱唐九徵鑄即謂此是也

附演繁露云銅柱南方處處有之皆言馬援所立

唐史南蠻傳林邑國南大浦存五銅柱漢馬援所

立也南詔傳元宗詔何履先以兵定南詔取安寧

城復立馬援銅柱乃還

野客叢書云唐史謂退之淮西碑多歸裴度功李

愬妻唐安公主不平訴之于帝謂愈文不實遂削

其碑更命改文昌為之而丁用晦芝田錄則云元和中老卒推倒淮西碑帝怒命縛未殺之囚至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述李愬力微臣是以不平命放罪敕段文昌別撰羅隱石烈士說亦曰石烈士名孝忠猛悍多力嘗為李愬前驅一旦熱視裴碑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欹者再三吏執之詰前孝忠云云上因得淮西平賊之本末命改學士更為之二說皆謂因老卒推碑與前說不同又讀李商隱淮西碑詩云碑高三丈字如手負以左氏兵集卷之二十二

靈鼈戴以鱗句奇語重喻者少諱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轟砂大石相磨治觀商隱所說又非關老卒推仆碑石乃為當時之人說言所入天子自使人拽倒別刻文昌之作諸說不同並著于此

捫蝨談曰竹帛鼎鍾自不朽盛事顧人主以此崇獎元勳勵世磨鈍奚不可者及其敝也人主好大喜功則以勒銘宣侈人臣邀功罔上則以紀績蒙譏其胡取焉魯之林鍾其銘鄒嶧勒燕然之備乎

齊莊為勇爵集公二十一年

齊莊公朝楮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林據獨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晉伐齊又平陰州綽復臨郭最莊公故自比於綽關勝而先鳴也先惠存反為勇爵設爵位以植綽郭最欲與焉自以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枚數亦在十八年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林言子之勇刀也對曰臣為諫新林言臣但為僕人然二子者贊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杜言魯射得之林言未足以為勇也

左氏兵集卷之二十二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練上之道奈何太公曰軍中有大勇士敢死樂傷者聚為一卒名曰冒難之士有銳氣壯勇強暴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陣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甲伸鉤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絕遠輕卒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關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為其將報仇者聚為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

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賢  
婦人虜欲掩迹揚名者聚為一卒名曰勵銳之士  
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為一卒名曰幸  
用之士有材技燕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為一卒名  
曰待命之士此軍之練士不可不察也

晏子於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  
于國晏子曰昔夏之衆也有推移大機鼓之衆也  
有費重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轡  
天下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二

又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  
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  
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  
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  
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  
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可以禁暴外不可以  
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  
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勦敵之  
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

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  
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  
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踊而再搏乳  
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接桃而起  
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  
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接桃而起古冶子曰吾  
嘗從君濟于河鼃御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  
也治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鼃而  
殺之左操駢尾右挈鼃頭鶴踴而出津人皆曰河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二

伯也若治視之則大鼃之首若治之功亦可以食  
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  
接田開疆曰吾勇不于若功不于逮取桃不讓是  
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治  
子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仁耻人以言而奪其  
聲不義懷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  
治事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  
矣公殮之以服墮之以士禮焉按青州國經臨淄  
冢在縣南一里三墳田開疆一里高二丈六尺張  
齊記云是烈士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三十家所

謂二批發  
三士者

呂氏春秋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  
白皜之冠丹績之絢東布之衣薪素履墨劍室從  
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  
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  
挫辱今夜夢我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則死  
之每朝與其友俱立平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殺謂  
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  
韓非子越王勾踐薦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由二士而自  
龜乃為之式御者曰何為式王曰龜有氣如此可  
無為式乎士人聞之曰龜有氣王猶為式況士人  
之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到死以其頭獻者  
淮南子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  
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螂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  
知却不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為人必為天下武  
勇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  
又云齊莊公好勇不使聞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  
于崔杼之亂傾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

積至昭奇之難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  
之殺也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故君人者其猶  
射者乎于此毫末于彼尋常矣

荀悅漢紀武帝詔曰朕聞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  
相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今中國一統而北  
遼未安朕甚悼之其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  
抱朴子晉文迴輪于勇蟲而壯士雲赴勾踐曲躬  
于怒蛙而我卒輕死

胡非子脩墨以教有屈將子好勇聞墨者非聞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二  
四十三  
青

劍危冠往見胡非子而問之曰將聞非關而將好  
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胡非子曰吾聞勇有五等  
夫負長劍赴深淵折蛟龍搏龜鼉此漁人之勇也登  
高危之上鵠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岳之勇也割  
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昔齊桓公伐魯曹劌  
聞之觸齊軍見桓公曰臣聞君辱臣死君退師則  
可不退則臣以血澣君矣桓公懼管仲曰許與之  
盟夫曹劌匹夫一怒而却齊侯之師此君子之勇



晏嬰匹夫一怒而沮崔子之亂亦君子之勇也五  
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說稱善乃解長劍釋危  
冠而請為弟子焉

孔疏云十八年傳曰以枚數閭枚謂馬槌以馬枚  
數門扇之板彼時數得其數則二枚不同今人數  
物猶云一枚二枚也

捫蝨談曰齊莊好勇非已乃其為勇爵未必非也  
蜂螫扶毒以衛身智禽銜蘆以扞網自物類猶知  
禦侮豈有國家者顧可一日無爪牙士哉如曰齊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二

四十四

莊以所好自為禍并置勇爵非之則幾懲噎而廢  
食已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三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齊侯襲莒襄公二十三年

齊侯還自晉不入杜不遂襲莒門于且于且于莒

余傷股而退杜齊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且于莒

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杜且于莒大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三

昭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杜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

使無死曰請有盟杜欲以盟要二華周對曰貪貨棄

命亦君所惡也杜華周即華遠林貪莒子之賄賂棄

也昏而受命日未終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

從而伐之獲杞梁杜杞梁莒人行成勝大國盜齊侯

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杜梁戰死使弔之辭曰殖之有

罪何辱命焉杜言若有罪不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

在下妾不得與郊弔杜婦人無外事齊侯弔諸其室

杜傳善婦人有禮

檀弓哀公使人弔黃尚遇諸道辟於路盡宮而受弔焉曾子曰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近或爲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淮南子精神訓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三

二

三百五十一

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爲而不可以死亡恐也

說苑齊莊公且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周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周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迎之杞梁華周下聞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周曰君爲五乘之賓而周梁不與焉是少吾

左氏春秋

卷之二十三

三

三百五十二

賜非正行也且鷄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聞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死而哭城爲之弛而隅爲之崩

論衡曰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嚮城而哭城爲之前此言杞梁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嚮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故城爲之崩也

水經注列女傳曰齊人杞梁殖襲莒戰死其妻哭於城下七日而城崩故琴操云殖死妻援琴作歌

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哀感皇天城爲之墜即是城也其城三重並悉崇峻唯南開一門內城方十二里郭周四十許里

中華古今注載杞梁妻歌杞植字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杞植戰死妻曰上無考中無夫下無子人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長城感之顏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姊子賢貞操乃爲作歌

捫發謗曰二子深入多殺視死如歸勇哉氣矜之隆乎本其初心顧以不列五乘之賓而亟于雪耻

云氏兵暴卷之二十三

四

則其死也不過忿心所激耳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若二子者何以死哉乃杞梁之妻則烈女也其不與郊吊尤有丈夫識焉真可不愧彤史矣

公孫性丞秉公二十四年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

也諸侯還救鄭

御于鄭

國之人不可與也

寡其上一也

無松栢

力侯二子在樞坐射犬於外

食之

乘乘車

而馳之

搏人以投

抽弓而射

曰公孫同乘兄弟也

而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

公孫

敏故不待而出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杜亟急也其性急不能

昭轉

志林虞喜曰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六軍

雲擾士馬擐甲羽檄交馳費禕時為元帥荷國任

重而與米敏圍棋意無厭倦敏臨別謂禕君必能

辦賊者也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

晉書苻堅率眾號百萬次於淮肥京師震恐加謝

安征討大都督謝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

已別有肯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

左氏兵果卷之二一三

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碁賭別墅

安常碁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

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亡汝安遂遊涉至夜乃還

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

對客圍棋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棋如

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以破賊既羅還內過

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

南唐書吳武王嘗臨戰升高冢望敵王安捧壺

侍側左右皆注目前視忽有卒持稍徑趨王莫能

禦者安置壺于地引弓射之一發而殪徐內弓殲

中復捧壺立色不變王喜撫其背曰汝器度如此

他日必富貴

五代史秦宗權聞盧瑋等敗自將精兵數千與張

晁同柵北郊兗州朱瑾鄆州朱宣赴援王晙置酒

軍中中席王陽起如廁以輕兵出北門襲晙而樂

聲不報晙不意兵之至也兗鄆之兵又從而合擊

遂大破之

子華子曰吾丘鳩年十有五而始以勇力聞及其

壯狡也四隣畏之能以人投人以車投車

英雄記曰陳郡太守胡軫為大督護性急

南史程靈洗性嚴急

捫髭談曰射犬性亟而豁轅二子應之以從容踞

轉鼓琴有圍棋賭墅風焉亦足嘉已抑聞之同舟

遇風雖百旗之子可使相救如左右手二子以同

乘兄弟胡再不謀責射犬似也先時坐之門外使

之後食二子遇射犬又可謂有禮乎哉揔之皆匹

夫之勇非所論于悅禮敦書之選也

鄭人入陳襄公二十五年

井堙木刊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杜前年當陳隨者井堙木刊杜

堙塞也刊除也杜林當陳之隨徑者鄭人怨之六月鄭

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杜林突穿也乘

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杜欲逃過司馬桓

子曰載余杜陳之曰將巡城杜不飲載公遇賈獲杜賈

大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杜謂賈獲

於辭曰不祥杜難急備不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

免子展命師無入杜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杜已故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三

侵掠林御止也杜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

擁社杜免音問徐音萬良社也使其衆男女別而

繫以待於朝杜繫自囚子展執繫而見林繫馬繩之

見陳哀公脩杜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杜承飲奉觴子

美入數俘而出杜子美子產也但數其祝祓社司徒

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杜故除也節兵符陳

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杜方弗反徐音廢

司馬法曰冢宰與百官布令于軍曰入罪人之地

無毀土功無伐林木

井堙木刊

晉書孫恩據會稽朝廷震懼內外戒嚴遣衛將軍

謝琰等討之並轉聞而前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

戰又無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諸賊皆燒倉廩焚

邑屋刊木堙井虜掠財貨相率聚于會稽

唐書高昌王麴文泰不臣太宗詔侯君集討之軍

次磧口進營柳谷賊嬰城自守遣諭之不下乃刊

木塞塹引撞車毀其堞飛石如雨所向無敢當因

拔其賊俘男女七十

隋書韓擒虎已執陳叔寶賀若弼至呼叔寶視之

叔寶惶懼流汗股栗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

大國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

捫髀談曰鄭之入陳也子展執繫承飲斯不失臣

禮已至若數俘而出不庶幾反其旄倪乎致地乃

還不庶幾置君而去乎鄭有一子產即伐人國仿

佛義旅焉其稱鄭之良也固宜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三

九



財用

或曰願陛下十數年勿復用兵元宗曰兵可終身不用何十數年之有

孔疏釋虫云蝎桑蠹李巡云蝎木虫也穆天子傳云天子蠹書于羽陵曝去書內簡中之虫是虫在木中謂之為蠹昭三年傳云公聚朽蠹則在諸物之中皆名為蠹故云害物之中也害物之虫既名為蠹故害於物者皆以蠹言之孫子兵書云與軍十萬日費千金是兵為財用之蠹也

五材並用

陰符經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五行也以其善盜殺中之生氣

左氏兵要

卷之二十一

十二

故名曰賊

潛夫論易制禦寇詩美薄伐自古有戰非乃今也

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

後漢書鄧太后臨朝鄧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

以為文德可與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

之法故猾賊縱橫乘此無備馬融乃感激以為文

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材之用無或可廢

尉繚子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

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戰國則立威抗敵相圖而

世能去兵

不廢兵也

大戴禮用兵篇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子曰胡為其不祥也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于天下也及後世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國家也公曰古之戎兵何世安起子曰傷害之生久矣與民皆生公曰蚩尤作兵與子曰否蚩尤虐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蚩尤憚憚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蜂毒挾螫而生見害而校以衛厥身者也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皆生聖

左氏兵要

卷之二十三

十三

人利用而彌之亂人興之喪厥身

莊子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

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

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

始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

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

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鎬壇之宮無藏蓬於得無以

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

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

勝之惡乎 在君若勿已矣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擇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郭註 愛民之迹為民所尚尚之為愛愛已偽矣為義則名彰名彰則競與競與則喪其真矣父子君臣懷情相欺欲偃兵可得乎從無為為之乃成耳美成於前則偽生於後故成美者乃惡器也君為仁義民將以偽繼之未肯為真也仁義有形故偽形必作成則顯也故有伐變謂失其常然鶴列陳兵也麗譙高樓也步兵曰徒但不當為義愛

左氏兵

卷二十三

十四

三

民耳亦無為盛兵走馬得中有迷則失矣無以巧勝人謂守其朴而朴各有所能則平也無以謀勝人謂率其真知而知各有所長則均也無以戰勝人謂以道應物物服而無勝名也不知以何為善則雖剋非已勝若不能已則莫若脩己之誠使甲兵無所陳而非偃也 口義有意愛民乃害之有意偃兵乃造之以有為之心為有迹之事曰形造形成定也心執定而不化則傷其內為外物所變亂曰外戰鶴列兵陣名麗譙樓名鎬壇祭祀之地

蓋謂人心若與物開則一室之內皆若兵騎陳列於前無非爭奪之境也人情以得為順失為逆無得則無失故曰無藏達於得巧謂機心智謀自機巧出戰爭又自知謀出以此求勝以快耳目之私是若勝矣然而胸中為物所戰撓外雖勝而神者勞矣故曰勝之惡乎在但脩吾本然之誠以應天地自然之實與物無所逆不爭而戰勝則民死已脫矣何偃兵之求哉

左氏兵

卷之二十三

一五

三

管子云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群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脩繕如是則守國之備殺矣遠遠之地謀遠竟之士脩百姓無國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陰阻不守慎子鄭同北見趙王慎子侍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徂喜也臣故意大王不好也



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隋侯之珠持百丘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禽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禦守備之具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顧謂慎子曰寡人之慮不及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三

十六

此也請謹奉教戰國策同

呂氏春秋云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與始有民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于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兵所自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火矣黃帝炎帝也炎帝為火災黃帝滅之也兵工氏固次作難矣共工之治九州有異高辛氏爭為帝而亡故曰次作難也五帝固相與爭矣一作遞興一作廢勝者用事又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也未有蚩尤之時

民固剽林木以戰矣故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家無怒咎則堅于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互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咎不可偃于家刑罰不可偃于國誅罰不可偃于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夫有以饒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三

十七

禍若用樂者然得良樂則活人得惡樂則殺人毒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亢倉子舊唐書穆宗棄章武恢復之餘即位之始兩河廓定四鄙無虞而蕭俛與段文昌屢獻太平之策以為兵以靜亂時已治矣不宜觀武勸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頓去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謂之消兵帝既荒縱不能深料遂詔天下如其策而行之而藩籬之卒合而為盜伏于山林明年朱克融王廷湊復亂河朔

一呼而遣卒皆至朝廷方徵兵諸藩籍既不充尋行招募為合之徒動為賊敗由是復失河朔蓋消兵之失也

唐書安祿山亂時兵暴起州縣發官鎧仗皆穿朽鈍折不可用持提聞弗能充吏皆棄城匿或自殺不則就禽日不絕禁衛皆市井徒既授甲不能脫弓櫛劍繁乃發左藏庫繕帛人募兵

又段秀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于德宗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一

一八

音子定

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為爪牙也若去之則大蟲為牛皆能為敵帝不用及涇卒亂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人多其謀

曲洧舊聞云藝祖養兵止二十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餘年蓋本于此

賢奕編云韓魏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養兵雖非古然積習已久不可廢之又自有利處不為不便昔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有生死離別之苦議者但不如漢唐調兵于民猶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其弊乃至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稅歛畧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勇可使安得與農民同日道也

捫蝨談曰兵不可弭乎則古有以勤兵敗者矣兵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三

十九

音子定

可弭乎則古又有以寢兵亡者矣戰于戈與諸戎兵詩書之訓蓋交重焉當春秋而談弭兵倘亦有厭兵之心乎君子隨之然非所論于承平世也猛虎去爪牙大蟲皆能為敵吾有味乎段司農之言

私卒誘吳襄公二十五年

舒鳩人卒叛杜前年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杜離

城吳人救之于木邊以右師先杜先至舒鳩子疆息

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追杜五人不及子木吳

人居其間杜居楚子疆曰父將墊隘隘乃禽

也不如速戰杜墊隘應水兩林言相持則應水兩若

也下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杜簡師陳以待我

克則進奔則亦視之杜視其形勢乃可以免不然必

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

左氏兵畧卷之五十五二十

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杜吳逐逐五子

附簡師會之杜楚人先所簡簡精兵吳師大敗遂圍

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杜五子既敗吳師遂前

孔疏曰墊隘杜贏困也方言云墊下也吳地下濕久

駐於此慮水兩大至民將困病故怒為人所禽創

也

吳子曰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沉

居軍荒澤草焚幽穢風颭數至可焚而滅停久不

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涉

魏志太祖使曹仁討關羽於樊又遣于禁助仁秋

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

諸將登高望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

遂降

又孫權攻合肥是時諸州皆屯戍溫恢謂兗州刺

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憂而畏征南方有變

今生水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銳乘利而

進必將為患于是有樊城之事

于寶晉紀曰初壽春每歲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

左氏兵畧卷之五十五二十一

故文王之築圓也諸葛誕笑之曰是固不攻而自

敗也及大軍之攻亢旱踰年城既陷是日大雨圍

壘皆毀

南史樊毅為大都督率眾渡淮對清口築城與周

人相抗霖雨城壞毅全軍自拔

梁書裴邃征邵陽州魏人為長橋斷淮以濟邃築

壘逼戰每戰輒克於是密作沒突艦會甚雨淮水

暴溢邃乘艦徑造橋側魏眾驚清邃乘勝追擊大

破之

北史中山王英圍鍾離詔以師行已久命英為振  
旅之意英表期至二月將末三月之初理在必剋  
但自此月一日已來霖雨連并可謂天違人願然  
王者行師舉動不易不可以少致睽淹便生異議  
願朝廷特開遠略少復賜寬假以日月無使為山  
之功中途而廢及四月水盛破橋英及諸將狼狽  
奔退士衆沒者十有五六又齊蕭軌等與梁師戰  
于鍾山西遇霖雨失利士卒還者十二三

北齊書顯祖責陳武廢蕭明命蕭軌率步騎數萬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三

二十三

言手記

伐之頓軍丹陽城下值霖雨五十餘日及戰兵器  
並不堪施用故致敗亡將帥俱死士卒得還者十  
一三所沒器械軍資不可勝紀

舊唐書裴行儉軍至單于之北際晚下營壕塹方  
周遷令移就崇崗將士皆以士衆方就安堵不可  
勞擾行儉不從更令侃之北夜風雨暴至前設營  
所水深丈餘將士莫不歎伏

又朱繁新敗呂子臧率所部數千人與馬元規併  
力將擊之謂元規曰朱繁新破之後上下危懼一

私本

戰可擒若更遷延部衆稍集力強倉卒必死戰于  
我為患不細也元規不納于藏請以本兵獨戰又  
不許俄而聚衆大至元規懼退保南陽于藏謂元  
規曰言不見納以至於此老夫今坐公死矣聚果  
率衆圍之遇霖雨城壁皆壞所親者知城必陷固  
勸其降于藏曰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乎於是率  
其麾下赴敵而死俄而城陷

五代史周世宗攻壽州圍之數重以方解載礮自  
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巨竹數十萬竿止施版屋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三

二十三

言手記

號為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其水灌入于淝河  
攻之百端自正月至於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霖  
雨彌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竹龍皆  
隕南岸為李景兵所焚周兵多死

舊唐書淮陽王道玄從太宗討王世充頻戰皆捷  
實建德至武牢以輕騎誘賊率伏兵于道左會賊  
至追擊破之

又輔公祐遣偽將馮惠亮陳當時領水軍屯于導  
望山陳正通徐紹宗率步騎軍于青林山河間王

孝恭至堅壁不與鬪使奇兵斷其糧道賊漸餒夜薄我營孝恭安卧不動明日縱羸兵以攻賊壘使廬祖尚率精騎列陣以待之俄而攻壘者敗賊出追奔數里遇祖尚軍與戰大敗之止通奔營而走復與馮惠亮保梁山孝恭乘勝攻之破其梁山別鎮赴水死者數千人正通率陸軍夜追總管李靖又下廣陵城拔楊子鎮公祐窮蹙奔丹陽東走孝恭命騎將追之至武康擒公祐

左氏兵集卷之二十三 二十四

秋霖暴溢于禁寔犯之而卒降關侯仙所謂隘乃禽乎關侯好左氏此亦用左之一班云

吳子親門集公二十五年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楚師在二

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

門也我獲射之必殪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林

諸樊死吳之強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數罍傳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門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及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

典畧曰孫堅悉其衆攻劉表表閉門夜遣將黃祖潛出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遂與戰祖敗走竄岷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

隋書煬帝征土谷渾至覆袁川時土谷渾王與數騎而遁其名王詐爲渾主保車我真山帝命張定

左氏兵集卷之二十三 二二三

和率師擊之即與賊相遇輕其衆少呼之令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賊伏兵于巖谷之下發矢中之而斃

隆平集云荆罕儒爲防禦使晉州鈴轄恃勇輕敵常懸軍深入虜獲甚衆一夕至京土原劉均達兵追躡之罕儒方據胡牀響士錦袍裹甲遂直犯賊鋒爲并人所殺河東父畏其勇欲生致之及死求殺罕儒者悉誅焉

附後漢書鉞期拜衛尉帝常輕于期門近出期頓

左氏兵

卷之二十三

二十六

三百七

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爲之回輿而還

江表傳孫權征合肥還爲張遼所掩襲于津北幾至危殆賀齊時率三千兵在津南地權權既入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當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敗群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終身誡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慈謹以剋心非但言諸紳也

晉書羊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

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祭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

載記石勒將狩于近郊主簿程瑯諫曰劉馬刺客離布如林變起倉卒帝王一夫之敵耳孫策之禍可不虞乎且枯木朽株盡能爲害馳騁之弊古今戒之勒勃然曰吾幹力自可足能裁量但知卿文書事不須白此輩也是日逐獸馬觸木而死勒亦

左氏兵

卷之二十三

二十七

三百十四

幾殆乃曰不用忠臣言吾之過也

隋書樊子蓋從駕汾陽宮至于鴈門車駕爲突厥所圍頗戰不利帝欲以精騎潰圍而出子蓋諫曰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脫一朝狼狽雖悔不追未若守城以挫其銳四面徵兵可立而待陛下亦何所慮乃欲身自突圍帝從之

宋史太宗親征太原署李漢瓊與牛思進主攻城南偏漢瓊先登矢集其腦併中指傷甚猶力疾戰上召至幄殿賜良藥以慰勞之先是攻城者以牛

章胃木上士卒蒙之而進謂之洞子上欲幸其中  
以勞士卒漢瓊極諫以為矢石之下非萬乘之尊  
所宜輕往乃止

默記神宗與滕元發語及北虜曰太宗自燕京城  
下軍潰北虜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為  
所奪從行宮嬪盡陷沒上中而箭歲歲必發竟以  
箭創之故棄天下

捫鼻談曰古者傷國君有刑曹人射殪吳子信有  
罪矣乃吳子獨非自取乎其勇而輕業為敵所習  
左氏兵集卷之二十三 二十八 二百五十一

驟而親門適墮敵中耳厥後縛談諸抽劍而王僚  
刺靈姑浮揮戈而闔閭傷其皆蹈諸樊之覆轍者  
耶此可為人生輕佻者戒

激于敗敵 東公二十六年

衛人侵戚東鄆杜林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杜茅

東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杜成孫蒯追

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杜厲孫蒯追

不之遂從衛師敗之杜蒯孫蒯追

綽杜蒯復愬于晉杜蒯孫蒯追

魏志代郡烏丸反以任城威王彰為北中郎將行

驍騎將軍臨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

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

左氏兵集卷之二十三 二十九 三百五十二

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

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退散彰追之身

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

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虜乘勝逐北至於桑乾去代

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為新涉遠士馬疲頓又

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達令輕敵彰曰卒師

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

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從出者斬一日

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斬首獲生以千數

又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錄竹到陣待鄧艾艾遣子思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父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

載記石祗與冉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祗祗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果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廬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

左氏無畧卷之二十三

三十一

創業起居注太原遼山縣令高斌薦拒命帝命大郎二郎率衆討之臨行帝語之曰爾等少年未之更事先以此郡觀爾所爲人具爾瞻咸宜勉力大郎二郎跪而對曰兒等早蒙弘訓稟教義方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家國之事忠孝在焉故從嚴令事須稱旨如或有違請先軍法帝曰爾曹能爾吾復何憂

唐語林劉闢反德宗命高崇文討之下劍門長子曰暉不當矢石將斬之以勵師入成都闢就擒

宋岳飛傳金兵逼郾城飛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磨戰數十合賊屍布野

又趙葵傳金人犯蘄州葵與兄范攻唐鄧父方命之曰不克敵毋相見也至唐州薄城而陳金大將阿海引兵出戰葵帥精騎赴敵大捷斬敵萬餘捫輿談曰激子敗敵等耳獨郾城之役武穆遺雲貫陣鏖戰勝金紆函夏之夙憤寒裔吏之狡心讀不勝先斬汝一語忠義凜然千載而下猶有生氣真所謂國爾志家者哉彼責子厲之不如若其謂

左氏無畧卷之二十三

三十一

之



楚材晉用 哀公二十六年

聲子通使於晉杜為國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

晉故焉林故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

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

楚有材晉實用之杜言楚亡臣多在晉子儀之亂析公奔晉

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窺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

以夜軍之林言楚君不能持重易震恐推扇使亂其

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復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三 三一五

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麇而還杜成六年

楚師遇於桑隧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

敗申息獲申麇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

息之師救桑隧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

獲申麇則改申息之師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

年特乘隙之名偶同傳不詳載鄭於是不敢南面

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

夫人不善是也林雍子之事無所考楚子與

夫人信其父口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鄰杜許六反又

昭六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麇角之谷杜在

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

從歸一人林一家有二人從役簡丘蒐乘杜簡丘蒐

馬華食師陳楚次杜殺林戰馬食於陳明日將戰

行歸者而逸楚囚杜行而縱楚之被囚者使歸楚

欲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杜年

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杜楚東小國

彭城皆叛五年楚人討子反與子靈爭夏姬杜子

而雍害其事杜子反亦雍害子靈奔晉晉人與之

邢杜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

之乘車射御驅侵杜教吳以使其子孫庸為吳行人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三 三一五

焉吳於是代業杜巢屬取駕克棘入州來杜駕棘

有棘杜棘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杜

七年成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杜

見成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杜

七年成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杜

七年成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杜

七年成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杜

七年成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杜

七年成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杜

七年成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杜

士夷師

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此四萃四晉人從之楚師大

敗王夷師林夷傷也吳楚之問謂大藏為衛蓋射共王中目大敗楚師也。晉音尖

子反死之林楚殺子反並鄭叛吳與楚失諸侯則苗

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

此椒舉娶於申公子年子年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

舉女實遭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

圖也杜言楚亦不以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

叔向能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惠子木懼言

諸王益其爵祿而獲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

左氏兵星卷之二十三 三十四

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

國語聲子見令尹子木子木與之語曰晉卿不若

楚其大夫則賢其大夫皆卿才也若杞梓皮革焉

楚實遺之維楚有材不能用也子木曰彼有公族

甥舅若之何其遺之材也對曰昔令尹子元之難

或譖王孫啓於成王王弗是王孫啓奔晉晉人用

之及城濮之役晉將適矣王孫啓與於軍事謂先

軫曰是師也唯子王欲之與王心違故唯東宮與

西廣實來諸侯之從者畔者半矣若敖氏離矣楚

師必敗何故去之先軫從之大敗楚師則王孫啓

之為也昔莊王方弱申公子儀父為師王子變為

傳使師崇子孔帥師以伐舒獎及儀父施二帥而

分其室師還至則以王如廬廬戰黎殺二子而復

王武譖折公臣于王王弗是折公奔晉晉人用之

實譖敗楚使不規東夏則折公之為也昔離子之

父兄譖離子於恭王王弗是離子奔晉晉人用之

及鄆陵之役晉將適矣離子與於軍事謂樂書曰

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敗

左氏兵星卷之二十三 三十五

之若合而函吾中吾上下必敗其左右則三萃以

攻其王族必大敗之樂書從之大敗楚師王親面

傷則離子之為也昔陳公子夏為御叔取於鄭穆

公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使子南戮於諸

侯莊王既以夏氏之室賜申公巫臣則又畀之子

反卒於襄老襄老獲於郢二子爭之未有成恭王

使巫臣聘於齊以夏姬行遂奔晉晉人用之實通

吳晉使其子孫庸為行人於吳而救之射御道之

伐楚至於今為患則申公巫臣之為也今欲舉取

於王子牟子牟得舉而亡執政弗是謂淑舉曰女  
實遣之彼懼而奔鄭緬然引領南望曰庶幾赦吾  
舉又弗圖也乃遂奔晉晉人又用之矣彼若謀楚  
其亦必有豐敗也哉

孫子曰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劉賓曰內間  
者因敵人之官人潛通問遺厚貺金帛而結之因  
求其國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復問其君臣使不  
相和同也敵之官人謂有賢而失職者有過而被  
刑者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三

二六 三十九

使者有欲因敗喪以求展已之材能者有翻覆變  
詐常持兩端之心者此等皆要潛使人結之如越  
王之賂太宰嚭吳王之納伍子胥楚王之納伯川  
黎晉侯之納苗賁皇秦人之納蒯士會者皆是也

蜀志先主圍成都劉璋出降蜀中殷盛豐樂先主  
置酒大饗士卒取蜀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  
先主領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  
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糜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  
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

之姊親也彭羨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已者宿昔之  
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  
競勸

載記苻堅密謀燕并欲觀審蒙陳乃遣其西戎主  
簿郭辯潛結匈奴左賢王曹敵令敵遣使詣郭辯  
因從之皇甫真兄典仕堅為散騎常侍從子奮覆  
並顯關西辨即至鄴歷造公卿言于真曰辯家為  
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  
知在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斯言何以及我君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三

三七

似姦人得無因緣假託乎乃白慕容暉請窮詰之  
暉評不許辯還謂堅曰燕朝無綱紀實可圖之鑒  
機識變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地豈無智識  
士一人哉真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無君子  
矣

舊唐書李愬謀襲吳元濟于蔡州先緝器械陰計  
戎事嘗獲賊將丁士良召入與語辭氣不撓愬異  
之因釋其縛置為捉生將士良感之乃曰賊將吳  
秀琳總衆數千不可遽破者用陳光洽之謀也士

良能擒光洽以降秀琳想從之果擒光洽吳秀琳以文成柵兵三千降想乃徑從之新興柵遂以秀琳之衆攻吳房縣收其外城初吳秀琳之降想單騎至柵下與之語親釋其縛署為牙將秀琳感恩期于効報謂想曰若得破賊須得李祐某無能為也祐者賊之騎將有胆畧守與柵常侮易官軍去來不可備想召其將史用誠誠之曰今祐以衆獲麥于張柴爾可以三百騎伏旁林中又使搖旆于前示將焚麥者祐書易尋軍必輕而來逐爾以

則不能全祐乃械送京師先表請釋且言必殺祐則無以成功者比祐至京詔釋以還想乃署為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略無猜問又改為六院兵馬使舊軍令有舍賊謀者屠其家想除其令因使厚之謀反以情告想想益知賊中虛實卒襲蘇州擒吳元濟皆用降將之力也五代史史臣曰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夾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恭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馬為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棋也與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才誠可謂能矣不遇周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脩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又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智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擯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氓浚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陷

危亡治國之君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清夜歸云豪傑之士所在有之然豁達大度必如漢高祖英武大志必如唐太宗則能使之聞風作興否則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或反為吾國之患燕不能留樂毅而殺為趙用魏不能用范雎而雎為秦用晉不能致王猛而猛為符堅用後唐不能任韓延徽而延徽為契丹用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三

四一

三十三

多鼓鉦

附短長亞夫謂項王曰善勝敵者策敵者也不善勝敵者策于敵者也甚矣大王之為漢也臣薦韓信而大王不用已今漢用之矣漢欲大王殺義帝以為大王罪大王殺之矣今者又欲大王棄臣固先厭臣矣孫子曰夜戰多火鼓畫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吳子曰戰法畫以旌旗旛麾為節夜以金鼓鉦笛為節

淮南子兵畧訓曰因其饑渴凍竭勞倦急亂恐懼窘步乘之以選卒擊之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者也易則用車險則用騎涉水多弓隘則用弩重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為設施者也後漢書馬援與馬成擊西羌于唐翼谷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兵向山而分遣數百騎馳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三

四一

三十三

面有軍乃退

宋史趙范與扈再興擊金人分軍為二金人皆山亦分為二以相當而不先動范曰金人必復謀夜戰以俟勝乃預備大鼓令軍中聞鼓聲始動若彼未至五十步內輒動者斬未幾金兵稍下山再與邊衝之果為敵所乘遂逼范軍范疊鼓麾軍突開趙葵繼進殲金兵數千

兵機纂兵法曰夜戰多火鼓所以變人之耳目若襲敵營燃火適足以助敵人之耳目于我反害其

利安在此孫武之微旨也 夜戰之法貴乘敵不  
 備幸敵撓亂駭而攻之則有勝計前史所記或因  
 天之陰霾夜之風甚各執火炬衝枚疾馳出其不  
 意若寇營士卒驚怖蹂躪吾以勁兵精騎乘之此  
 必勝之理也若乘之而不亂攻之而愈靖將卒不  
 驚營壁如故則是彼之法制謹嚴備預周密我能  
 舍而勿攻不然非已利也蓋兵者避實擊虛以整  
 待亂故銳而避之亂而取之此良將之善計也  
 先覺賊至當按兵勿動縱賊進入然後擊鼓諸營  
 齊應衆兵皆起燃火內照號令營中勿動頃更之  
 際善惡自分 夜須立號逐日改易置鋪徇巡擬  
 人不得高聲 又丘葵曰休兵偃師之師宿火而  
 宿目固無見嚙放而處耳固無聞也將以鼓鐸而  
 聲之則所聞必亂將以旗物而揮之則所見必眩  
 于是專以號名爲尚而號名又必外假者所以防  
 奸細及間諜等事丘氏曰古人教戰不徒教其畫  
 且教其夜不徒教其行兵而又教其止息  
 史記信陵君傳公子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三

四十二

易

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  
 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  
 遂救邯鄲存趙  
 孔疏云賈逵鄭衆皆讀易爲變易之易賈以行爲  
 道也樂爲將范爲佐二人分中軍別將之欲使樂  
 與范易道令范先誘楚樂以良卒從而擊之鄭謂  
 易行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計設謀之時軍既未  
 動道未定分何以言改道也將卒相附繫屬久矣  
 無容臨戰而改易將卒且言易行行非卒伍之名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三 四十三  
 安得爲易卒伍也二者之說皆不可通以傳言誘  
 之則謂羸師緩軍示弱以誘敵故讀易爲簡易之  
 易謂簡易行陳少其兵備令楚貪且不復顧二穆  
 之兵使中行二卻得克二穆也楚語說此事云雍  
 子謂樂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  
 中下楚必敗之章昭云中下中軍之上下也欽備  
 貪也簡易樂范之行示之弱以誑楚也是章昭已  
 讀爲簡易之易故杜從之也此與楚語俱述樂子  
 之言傳言鄢陵之敗苗賁皇之爲楚語亦論鄢陵

之後而云雍子之為二文不同或立明傳聞而說  
兩記之也劉炫以為國語非立明所作為有此類  
往往與左傳不同故也

左傳附注云說謂賈鄭皆讀易為變易之易今案  
國語說此事云若易中下楚必歆之章注云鄭司  
農以為易行者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中軍之卒  
良故易之此說於義為勝

唐太宗李衛公答問太宗問李靖曰諸部番漢雜  
處以何道經久靖曰漢戍宜自為一法番落宜自

左氏兵家卷之十

中十四

為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勅主  
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  
此所謂多方誤之之術也番而示之漢漢而示之  
番彼不知番漢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  
用兵者先為不可測則敵非其所之也太宗曰正  
合朕意卿可密教邊將只以此番漢便見奇兵之  
法矣

史記趙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  
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

今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遂敗括軍坑卒四  
十萬人

吳志晉巴東監軍徐嗣率水軍詣達平荊州刺史  
楊肇至西陵陸抗令張成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  
巡南岸禦羊枯水軍督留應鎮西將軍朱琬拒嗣  
自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  
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嘗慮夷兵素  
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兵皆以舊  
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

十三

四十五

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

宋史張元與夏人戰于光毛川元自抗以大陣而  
使驍將孫岳伏短兵強弩數千于山後元以萬勝  
軍皆京師募市井無賴子弟罷吏不能戰敵目  
曰東軍素易之而怯虎翼軍勇悍元陰易其旗以  
誤敵敵果趣東軍而值虎翼卒搏戰良久伏發敵  
大潰斬首三千級

趙范趙葵拒李全於揚州夜議諸朝所向葵曰東  
向利不如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

其所易而圖之必勝明日悉精銳數千出堡塞西門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曰南軍易掃耳范麾軍並進蔡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數十騎北走蔡率諸將以制勇寧淮軍蹙之殺全餘黨潰云

李溪筆談寶元中党項犯塞時先募萬勝軍未習戰陳遇寇多北狄青為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為虎翼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三

四十六

所破殆無遺類

四卷

孔疏楚語云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韋昭云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先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致攻之韋昭見彼為三字故說之使通耳蓋二文不同必有一誤

三卷

又月令云瞻夷察傷知夷亦傷也于是呂錡射王中目是王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燔相傳有此語也言軍師之敗若火滅然

捫轅談曰黃石公云羅其英雄則敵國窮楚材盡

一世之雄也顧為晉人所羅楚于是失國之幹矣他日子囊曰方今不能與晉爭然則楚人其窮乎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四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戰車為行 昭公元年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

也 莊公七年 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

以計共車必克 更增十人以當一困諸阨又

克 杜車每因於阨 請皆卒 杜去車 自我始乃設車

以為行 杜魏舒先自毀 五乘為三伍 杜乘車者車三

今改為車更以五 荀吳之嬖人不肯 即卒斬以徇

根 舒以能立功 為五陳以相離 互相救援蓋以道

不相難於用 衆故臨時之宜制為五陳 而於前伍於後

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 兩一也 其居後之陳

名曰伍二也 其右軍之陳名曰專三也 其左軍之陳

名曰參四也 其前拒之陳名曰偏五也 此皆臨時

置之以誘之 翟人笑之 失其未陳而薄之 杜乘車

擊大敗之 杜傳言荀吳

崇卒

諡鈴內篇崇卒之陣晉卿中行穆子之所作也晉

舊法用周制五人為伍十五為兩百人為卒二十

五乘為偏每攻守二乘卒百人攻車七十五人前

拒一隊左角一隊右角一隊守車二十五人為廐

養樵汲炊爨守裝之用凡與兵十萬用車輕重各

一千乘也荀吳伐無終大鹵之地阨而險始舍車

為步步如車布蓋一伍五人分左右前後中五方

而立一兩二十五人亦分左右前後中而立方各

一伍也一車甲士三人以居中九十七人分居前

後左右方各一兩也五車為隊車之布如卒之布

二十五車為偏偏之布如隊之布五偏為陣陣之

布如偏之布設車為行雖不用車而車法在其中

故其卒分為五陣以相離各居一處而疏列之即

一偏之法也蓋車法起于步法而步法不外于車

法焉其前兩後五左參右專陣之衆寡不同者實

因地形險夷之便而增損其數出于一時之權宜

也孫子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形太公曰

山谷之戰鳥雲之陣言如雲飛鳥散其陣不一荀

吳得之晉三軍之國其後潛用四軍五軍六軍大抵節制皆依伍法為之而已耳伍法為古人所重如此夫

漢書武帝紀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將四將軍出定襄各將五萬騎步兵踵軍後數十萬師古踵接也猶言蹙

其

又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張晏曰吏有罪一亡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及勇敢士遣貳師將

軍李廣利將六萬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杆將

左氏兵考卷之二十四

三

二五七

軍公孫敖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游擊將軍韓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強弩將軍路博德步兵萬餘人與貳師會

又百官表有步林校尉元始五年親金吾王駿為

步兵將軍

又吳王濞傳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

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

又趙充國屯田奏罷騎兵留淮陽汝南步兵分屯

要害處

後漢書順帝永建元年告幽州刺史其令緣邊郡

增置步兵列屯塞下調五營弩師郡舉五人令教習戰射調選也五營五校也謂長水步兵射擊胡騎車騎等五校尉也

又賊胡蘭等攻零陵以度尚為中郎將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二萬六千人救零陵

又靈帝中平五年詔何進大發四方兵講武于平

樂觀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為陳

魏志張遼李典合肥之後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唐書李抱真為懷澤潞觀察留後兼山東有變澤

左氏兵考卷之二十四

四

音子訓

潞兵所走集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削乃藉

戶三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曹偶習

射比三年皆為精兵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

又李勣拒薛延陀以步兵戰于矢俱發傷我戰馬

勣乃令去馬步陣率長梢數百為隊齊奮以衝之

其衆潰散

自

左傳附注云請皆卒自我始為句猶曰此法自我

作古耳非謂先自毀其車也胡氏謂後世車戰之

亡寔效于此

唐太宗李衛公答問太宗曰春秋荀吳伐狄野  
為行亦正兵歟奇兵歟李靖曰荀吳用兵法爾雖  
舍車而法在其中焉一為左角一為右角一為前  
拒分為三隊此一乘法千萬乘皆然臣按曹公新  
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  
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漚汲五人共  
一十五人攻守二乘九百人與卒萬用車千乘輕  
車二千此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魏之間軍  
制五車為一隊僕射一人十車為師卒長一人九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四

五

三百五十五

車十乘將吏二人多多倣此臣以今法參用之則  
跳盪騎兵也戰鋒隊亦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  
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蓋  
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漢書鼂錯傳兵法曰走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  
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馳二不  
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  
也步兵十不當一

宋史真宗幸澶淵李繼隆表求扈從命為駕前東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四

六

三百五十六

西排陳使先赴澶州陳師于北城外戰車為營敵  
數萬騎急攻繼隆與石保吉率眾禦之追奔數里  
殺國雜記云三代至春秋時用兵卒以車戰秦漢  
而後以騎兵為便故兵車之制車戰之法今皆不  
傳漢有武剛車晉有偏箱車然不過行載輜重止  
為營衛而已其出擊仍以騎兵故能制勝唐房琯  
擊安祿山用春秋車戰之法卒以取敗蓋春秋時  
敵國皆車戰又皆戰于平原曠野其兵又皆素練  
車戰之人故宜之琯以車祿山以騎時異勢殊故

用有利鈍非車之罪也今中國擊胡欲用車戰此  
最不通時宜者故越王名之為鷁鴟車蓋謂鷁鴟  
啼行不得也

附道旃瓊言車同軌無古今獨御之六法者無傳  
亦時勢之異至於車戰今益無施議者欲舉以禦  
屬難與知變古之詰朝請見尚有信也敗不逐北  
尚有禮也犬羊之習寇不厭煩敗不為耻且如寇  
中路以車戰矣忽轉而東條馳而西勢如飄風將  
守而待其復來抑馳而追其後殿知不能也車變

而騎要亦勢之必至若云阨街守口則不可缺是故結絕之制難與治亂秦之緒于戚之舞不可解平城之圖斯通儒之論

孔疏曰五陳者即兩伍專參偏是也相離者布置使相遠也服虔引司馬法云五十乘為兩百二十乘為伍八十一乘為專二十九乘為參二十五乘為偏彼皆準車數多少以為別名此傳去車用卒而有此名則此名不以車數為別也杜云皆臨時處置之名其意不同服說則名與人數不可得知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四

也周禮則五人為伍二十五人為兩無專參偏之名也

宋史李綱立軍法五人為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為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為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為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為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都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受路乞取者

行軍法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為盜賊者誅及其家屬

桐孫談曰荀吳伐狄之兵余謂亦正亦奇方其成師以出蓋車兵也正也忽毀車為行則奇矣倉卒布置步卒森然具令節制奇也而何嘗不正乎卒之未陣一擊狄幾殲焉則正而奇用之也余故謂是役也亦正亦奇

魏舒毀車為行蓋以地險不便車故也籍如偏箱車制似無論險夷類稱便已然則濟車戰之窮者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四

孟亦倣制于偏箱乎

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乘車于行韓獻子執而戮之宣子謂諸大夫可以賀我以營果賈復部將殺人潁川寇恂捕得戮之市而後以為耻若荀吳不恨魏舒其庶幾有趙孟之風乎賈于賈膠東遠矣

椒舉如晉 昭公四年

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杜欽與遂止鄢伯

田江南許男與焉杜前年楚子已與鄢使椒舉如晉

求諸侯林楚靈王欲專會諸二君待之杜二君椒舉

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宋盟在襄

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杜不易寡人願

結驪於二三君杜欽得諸侯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

方之虞杜虞則願候寵以請於諸侯杜欽借君之威

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

左氏去是 未之二十四 九 四十五

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

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杜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

修德以待其歸林增修晉德以若歸於德吾猶將事

之况諸侯乎若過淫虐楚將棄之林雖楚國猶將吾

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杜楚也

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林表東山河是國險也冀北

多難也 杜楚也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

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微林東微孤山在兗州西微

州北微恒 三塗 林山名大行縣南陽城

之歷

東大室 杜在河南陽城縣西南荆山 在新城汴中

北在始平武 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 杜雖是天下至

冀之北土 代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

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

神明則德通於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下

可慮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

國失其守宇 杜內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

獲桓公至今賴之 杜仲孫公孫無 晉有里平之難而

獲文公是以為盟主 杜里克平鄭事 衛邢無難敵亦喪

左氏去是 未之二十四 一

之 閏二年秋穀衛傷 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

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

虐文王惠和殷是以墮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 林說

亡惟在於德豈在爭諸侯哉 乃許楚使

譚子化書云蜀敗于山晉敗于馬夫大人之機道

德仁義而已矣

益鐵論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

之致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世不奪非以險以

德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險而危于越楚有汝澠

堂之固而城于秦秦有隴阪峭塞而亡于諸侯晉有河華九河而奪于六卿齊有泰山巨海而負于田常桀紂有天下兼有濟毫秦王以六合困于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

揚子云魏武侯與吳起浮于西河實河山之固起曰在德不在固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兵每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

文中子登雲中之城望龍門之關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曰既壯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四

十一

晉書陸機辨亡論畧曰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具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眾也大江以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修也功不具而禍遽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

西征記過洞庭彭蠡之浩浸太行孟門之龍嵯豈知不修德而恃險者終斷壁而來歸者平過岷峨

玉壘劍閣棧道之險豈知不保國而貪利者終為亡國之虜乎

白帖云考吳起之言在德而已微司馬之對雖險何為

容齋隨筆云古今言地險者以峭函秦宅關河之勝齊負海岱趙魏據大河晉表裡河山蜀有劍閣瞿唐之阻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吳長江萬里兼五湖之固皆足以立國唯宋衛之郊四通五達無一險可恃然東漢之末袁紹跨有青冀幽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四

十二

并四州韓遂馬騰輩分據關中劉璋檀蜀劉表居荊州呂布盜徐表術包南陽壽春孫策取江東天下形勢盡矣曹操晚得兗州倔強其間終之夷群雄覆漢祚議者尚以為操挾天子以自重故能成功而唐僖昭之時方鎮擅地王氏有趙百年羅洪信在魏劉仁恭在燕李克用在河東王重榮在蒲朱宣朱瑾在兗鄆時溥在徐王武敏在淄青楊行密在淮南王建在蜀天子都長安鳳翔邠華三鎮鼎立為梗李茂貞韓建皆嘗劫遷乘輿而朱溫區

區以汴宋是顯赫然中居及其得志乃與操等以在德不在險為言則操溫之德又可見矣

通鑑答問或問在德不在險有德則險可去乎曰德者本也險者末也帝王之治本末有序修德于已設險于國二者不可一闕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亦君子之所謹也春秋城下陽不繫競城虎牢不繫鄭有險不能守國非其固矣恃險而不修德固敗亡之道地險不保而曰吾修德而已彼為思啓封疆者何以禦之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四

十三

三

恃馬

故胡子曰武侯失於不知本吳起失於不知末

魏志呂布常御良馬號曰赤兔能馳城飛墜人語

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

載記冉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燕騎圖之

數周閱躍馬潰圍正東奔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

為慕容恪所擒

魏書世祖南伐至彭城遣李孝伯至小市宣詔勞

問劉義隆子武陵王駿亦遣長史張暢對孝伯孝

伯問暢曰何至忽掘杜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席

壁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人思致命恐輕

相凌踐故且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塲

赴日交戰孝伯曰令行禁止主將常事宜當以法

裁物何用發橋杜門窮城之中復何以十萬誇大

我亦有良馬百萬復可以此相矜暢曰王侯設險

何但法令而已也我若誇君當言百萬所以言十

萬者正是二王左右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內有數

州士庶工徒營伍猶所未論我本關人不關馬足

且冀之比土馬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也孝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四

十四

三

伯曰王侯設險誠如來言開閉有常何為杜塞絕

橋之意義在何也此城守君之所習野戰吾之所

長我之恃馬猶如君之恃城耳

通鑑穆帝紀姚襄為秦將黃眉所敗襄所乘馬曰

驚肩驕日行千里是戰也而馬倒秦兵擒而斬之

舊唐書王世充兄子偽代王琬使于竇建德軍中

乘隋煬帝所御驄馬鎧甲甚鮮迴去軍前以誇眾

太宗曰彼之所乘真良馬也尉遲敬德請往取之

乃與高甌生梁建方三騎直入賊軍擒琬引其馬

以歸

又吐蕃贊普王子即支都有乘詣真馬賢細裝鞍  
出陣求關無敢與校者王難得挾槍奮馬突前刺  
殺即支都斬其首傳于京師軍還玄宗召見之令  
于殿前乘馬挾槍作刺即支都之狀賜以錦袍金  
帶

明皇雜錄玄宗嘗令教舞馬四百匹分為左右目  
為某家寵某家嬌時塞外亦有以善馬來貢者上  
俾教習無不曲盡其妙因命衣以文繡給以金鈴

左氏兵星

卷之二十四

十五

二百四十五

飾其鬣間雜以珠玉其曲謂之傾盆一作樂若歌

其曲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床馬乘而

上旋轉如飛或命壯士舉一榻馬舞於榻上樂工

數十人立于左右前後皆衣淡黃衫文玉帶必求

少年美秀者每千秋節常命舞勤政樓下其後上

既幸蜀舞馬亦散在人間祿山嘗觀其舞而心愛

之自是因取數十匹置范陽其後轉為田承嗣所

得

孔疏釋例土地名云三塗河南陸渾縣南山名或

云三塗伊關大谷轅轅三道也傳曰晉將伐陸渾  
而先有事于洛與三塗先祭山川也謂三道皆非  
也

說文東岱南霍西華北恒中泰室王者之巡狩所  
至

水經注伊水歷峽北流即古三塗山也杜預釋地

曰山在縣南關駟十三州志云山在東南今是山

在陸渾故城東南八十許里

抱朴子云石盤岳峙式遑觀觀見三苗之傾殄則

左氏兵星

卷之二十四

十六

二百四十六

知川源之未可恃也觀霸幽之不守則覺嚴險之

不足賴也夫江漢猶存而強楚虜辱劍閣自如而

于陽赤族四嶽三塗實不一姓金城湯池未若人

和宇在海外匪山河也

劉子曰平原五達易行之衢也孤峰九折難陟之

逕也從高趨下驚馬之步也騰峭登危飛馳之足

也以險而涉然後為貴以難而昇所以為賢

穆天子傳注魏時鮮卑獻千里馬白色而兩耳黃

名曰黃耳



史記武帝嘗得神馬渥洼水中有暴利長屯田歌  
煌界土人飲此水旁見群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  
馬異來飲此水旁利長為土人持勒絆於水旁  
後馬現冒父之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  
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蘇林曰注音室曲之室也  
復次以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今天馬下露  
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睢萬里今安匹兮龍與  
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名蒲梢應郡曰大宛舊有  
天馬種騁石汗血  
如血號一日千里次作以為歌歌詩曰天馬來兮  
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得承靈威兮降水國涉流  
沙兮四夷服

左氏兵卷之二十四 一七

漢書武帝元狩二年夏馬生余吾水中應劭曰在  
朔方北  
又烏孫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鄧展曰發曰神  
易書以下  
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  
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  
又馮奉世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  
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師古曰言馬  
形似龍者  
又烏耗國出小步馬師古曰小細也細步言其能  
蹀足即今所謂百步千跡者  
又大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

馬子也師古曰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  
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生駒皆汗  
血因號曰張騫始為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  
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  
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師古曰謂宛遂攻殺  
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遣威師將軍李廣利將  
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毋寡  
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

又西城傳曰孝武之世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  
充於黃門王康曰西域  
駿馬名也

左氏兵卷之二十四 十八

西河舊事漢武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利伐之  
始得此馬有角甚奇故漢武為賦天馬之歌胡馬  
感北風之思遂頻羈絕絆驥首而馳晨發京城食  
時至燉煌北塞山下嘶鳴而去因名其處為候馬  
亭今晉昌及廣武馬蹄谷石上馬跡若踐泥中有  
自然之形故其俗號曰天馬經  
西京樓記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  
馬也一名浮雲一名赤電一名絕群一名逸驃一  
名紫驚騶一名綠螭驄一名龍子一名麟駒一名

絕塵號為九逸有來宣能御代王號為王良俱

代郎

魏志瀝國出果下馬漢桓時獻之 裴松之註按

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故謂之果下

載記符堅時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

色鳳膺麟身命群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無欲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駘騎將軍呂光封西域王上疏

曰惟龜茲振三十六國之中制彼王侯之命入其

國見天驕龍驤腰褭丹鬃萬計盈廐雖伯益更生

本氏共暴

卷之二十四

十九

衛賜復出不能辨也

南史梁天監四年樛欽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赤

龍駒能拜伏善舞語

異物志云大宛馬有肉角數寸或有解人語及知

音舞與鼓節相應隋西域圖記云其駒馬烏馬多

赤耳黃馬赤馬多黑耳惟耳色別自餘毛色與常

馬不異

顏氏家訓同弘正為宣成王所愛給一果下馬蓋

東夷瀝國所出也北史尉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

不與曰王相扶為墻人相扶為王一馬亦不得畜

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襄而扶之

述異記漢樂浪郡出果下馬高三尺

洛陽伽藍記後魏河間王元琛在秦州遣使向西

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驥

次有七百里者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為槽金為

環鑲諸王服其豪富

舊唐書吐公渾有青海周圍八百里中有小山至

冬放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嘗得波斯馬放入海

左氏共暴

卷之二十四

十

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故代稱青海驄馬

文苑英華梁大青元年四月神馬出五月丁酉朔

詔以馬寶示群臣簡文為皇太子獻頌

朝野僉載隋文帝時大宛國獻千里馬駿曳地號

曰師子驄

金石錄太宗六馬其一曰拳毛騶黃馬黑喙平劉

黑闥時所乘贊曰月精鞍轡天駟橫行孤矢載戰

氛埃廓清其二曰什伐赤純赤色平世克建德

乘贊曰溼潤未靜斧鉞申威朱汗騁足青蹄

其三曰白蹄烏純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果時所  
乘贊曰倚天長劍追風駿足聳轡平隴回鞍定蜀  
其四曰特勒驃黃白色喙微黑色平宋金剛時所  
乘贊曰應策騰空承聲半漢入險摧敵蒙危濟難  
其五曰颯露紫紫驚驄平東都時所乘贊曰紫驚  
超躍骨騰神駿氣驤三川威凌入陣其六曰寺驅  
蒼白雜色平寶建德時所乘贊曰足輕雪影神發  
天機策茲飛練定我戎衣潼關之役備體流汗

紀異錄天寶中大宛國進汗血馬六匹一曰紅叱

左氏兵書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三十一

撥二曰紫叱撥三曰青叱撥四曰黃叱撥五曰丁  
香叱撥六曰桃花叱撥上乃製名一曰紅玉輦二  
曰紫玉輦三曰平山輦四曰陵雲輦五曰飛香輦  
六曰百花輦復命圖於瑤光殿乃改為觀驥殿  
玉海元祐初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顙而鳳膺虎  
脊而豹章出東華入天駟監振鬣長鳴萬馬皆瘖  
虞衡志德興產果下小駟以瀧水者為最高不踰  
三尺駿者有兩脊骨

雲煙過眼錄元祐時于闐所貢鳳頭驄董道進到

錦膊駿天駟監棟中秦馬好頭赤溫溪所進照夜

白李伯時畫為天馬圖

志林云秦州進一馬駿如牛領奎胡側立顛倒毛

生肉端蕃人云此肉駿馬也乃知杜鄧公駿馬行

云肉駿礮礮連錢動

霏雪錄大德十年西域貢千里馬其馬食肉每旦

必以羊肉酥油沙塘胡椒和飯秣之趙孟頫于杭

州館中見之

隆平集范仲淹曰緣邊市馬歲費不貲罷之則絕

左氏兵書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三十一

戎入行之則困中國自古騎兵未必為利開元天

寶間牧馬數十萬匹祿山為亂王師敗績於函谷

曾何救焉然西北戎馬不可牧既至京師宜多蓄

於民間或有邊用一呼可集重稅以禁江淮小馬

使不至近粟州軍則西北之馬可行外慰戎心內

減芻秣以億萬計

陸宣公奏議論叙達幸之由狀畧云理或生亂亂

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

生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理

多難也

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與  
邦者涉廢事之艱而知救慎也 又云春秋傳曰  
或多難以固國或無難以喪邦誠以處危則思安  
之情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固不亦宜乎及夫居  
安而驕恃理而怠張不亦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復  
國大夫迎于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迎於門者領  
之而已言驕急之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  
之以無忘在莒懼情志之易變也

左氏天象

卷之二四

二二

捫蝨談曰險與馬信不足恃矣顧守險可不預馬

政可不講乎易稱天險不可升傳稱地用莫如馬  
斯二者並未可肩越置之也誠得如顏牧諸人屏  
蔽塞垣復得如王毛仲張萬歲其人者以司牧政  
俾金湯鞏固雲錦成群隱然可恃之具在我天下  
猶泰山而四維之矣即多難何虞焉

吳早設備昭公五年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  
杜預在 遂射以繁楊之師會於夏汭林遂射楚大  
四年 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瑣楚地也聞吳師出  
遂啓疆帥師從之杜從吳 遷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  
廬江舒縣 楚子以驛至於羅汭杜驛傳也羅水 吳子  
使其弟蹇由犒師杜犒 楚人執之將以蒙鼓王使問  
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  
卜之以守龜林卜之以 龜曰余至使人犒師請行以觀  
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林言我急使人往  
急怒之緩急而為之戰守之備龜兆告吉曰克可知  
也林卜龜之 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急杜休  
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馬震電焉怒杜馬盛也  
震電擊雷虎執使臣將以蒙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  
羸若早脩完杜完 其可以息師杜息 難易有備杜難  
而有其備 可謂吉矣且吳杜援是卜豈為一人使  
臣獲蒙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  
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言常卜也 一臧一否其誰

能常之

林不可必其常吉

城濮之兆其報在邲杜城濮戰楚乃其效

於今此

行也

其庸有報志

杜言吳有報楚意

乃弗殺楚師濟

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

林沈尹赤楚大夫

次於萊山遂射師

繁楊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

杜南懷汝清皆楚界

吳

不可入

杜有備

楚子遂觀兵於城箕之山

杜觀示也○城直夷反

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

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遂啓疆待命于雩婁禮也杜善有備

武侯將范曰國之大務莫先于戒備若乃失之毫

厘則差之千里履軍殺將勢不踰息可不懼哉故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四

二十五

三十四

有患難君臣盱食而謀之擇賢而任之若乃安居

而不思危冠至而不知懼此謂燕巢于幕魚遊于

淵亡不俟夕故曰有備無患故三軍之行則不可

無備矣

又曰螫虫之觸負其有毒也戰士能勇倚其有備

也是以鋒銳甲堅則人輕敵故甲不堅密與肉袒

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探候

不謹與無目同將帥不勇與無主同矣

漢書宣帝元康三年先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

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趙克國對曰匈奴雖

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于西方聞烏桓來

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誤

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

至羗中道從沙陰地出藍澤過長坑入窮水塞南

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羗變未止此且復結連

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後月餘羗度復何果遣使

至匈奴藉兵欲擊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為復何

肖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四

二十六

三十五

已至羗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

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敕視諸羌毋令解

仇以發覺其謀

又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

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

魏志諸葛亮盛兵西征諸將皆謂欲攻西圖郭淮

獨以為此見形于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

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

又大將軍征吳到精湖漢龍帥諸軍在前與賊門

水相對寵勅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軍宜為其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伏夜來燒寵掩擊破之

晉書羅尚遣魯元張顯率步騎三萬襲蜀賊李特營持素知之乃繕甲礪兵戒嚴以待之元等至時安師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甚衆遂害元顯

魏書劉或司州刺史常珍奇據汝南來降顯祖詔徵中尚書元石為督將赴之并招慰淮汝遺鄭義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四

二十七

三十三

參石軍事到上蔡珍奇率文武三百人來迎既相見議欲頓軍于汝北未即入城義謂石曰機事尚速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奪其倉倉據有府庫出其非意要以全制為勝石從義言遂策馬逕入其城城中尚有珍奇親兵數百人在珍奇宅內石既剋城意驕急置酒嬉戲無警防之虞義謂石曰觀珍奇甚有不平之色可嚴兵設備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燒府廂屋欲因放火作難以石有備乃止明年石引軍討汝陰其太守

張超守之不剋遂欲退還長社義曰今張超驅市人負擔石蟻聚窮城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盡不降當走可翹足而待成擒物也而欲棄還長社道塗懸遠超必脩城深塹多積薪穀將來恐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往攻超超果設備無功而還

舊唐書吐蕃寇邊拜解琬左散騎常侍令與吐蕃分定地界燕處買十姓降戶琬言吐蕃必潛懷叛計請預支兵十萬於秦渭等州嚴加防遏其年冬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四

二十八

三十四

吐蕃果入寇竟為支兵所擊走之創業起居注云初王長諧劉弘基陳演壽之濟河也帝誡之曰屈突通今在河東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而不敢來足驗人情不為之用然通雖不武久在戎行守法懼罪終無坐位不妨伺便時相邀襲宜為之備以折要衝通若不入關河東自然歸我分兵向彼我即擊其河東通告全兵守城卿即絕其橋道可謂前扼其喉後撫其背首尾相救非通所堪若不走之必成擒矣吾且按兵觀其進

退至是通聞孫華等長詣等渡河果遣馱牙郎將  
孫顯和率驍果精騎數千人夜騎掩襲長詣等軍  
營諸及孫華等奉教備預故並覺之伺和赴營謀  
伏分擊應時摧散

宋史馬知節時監博州兵馬料丁壯集芻糧繕城  
治械如寇至民初不悅其生事已而契丹果至度  
不可攻乃去

又張方平帥秦州譟告夏人將壓境方平料簡士  
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舉曹公亮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四

子九

曰兵不出塞何若輕舉寇之不得至有備故也倘  
罪之後邊臣將不敢為先事之備矣

王照新志靖康元年虜人初犯京師神師道為宣  
撫使李伯紀以右丞為親征行營使伯紀命大將

姚平仲謀劫賊寨數日前行路皆知之虜先為備  
初出師以為功在頃刻令屬官方迪為露布忽  
報失利上震驚平是免伯紀師道亦罷

淵議談曰鵲岸之役楚無備而吳有功汝清之役  
吳有備而楚無功功之成否一決于備之有無備

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四

三一

幣重言廿昭公十一年

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杜長弘

對曰蔡凶此蔡侯餓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杜長弘

年蔡世子般弑其君歲在豕韋至今弗過此矣杜長弘

此年楚將有之然壅也杜長弘

惡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杜長弘

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杜長弘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四三十一

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

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

疾帥師圍蔡杜長弘

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于其君杜長弘

然勝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杜長弘

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

之杜長弘

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然克有給以喪其國

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杜長弘

數行暴虐甚於紂能無咎乎天之候助不善非祚

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

而將用之力盡而斂之是以無極不可沒振杜長弘

戰國策莊辛曰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坡

北陵平巫山飲茹溪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

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四三十二

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

也 鮑彪曰昭十二年楚子誘蔡靈侯殺之于申

經傳不書子發蓋使子發召之楚子靈王若宣王

蔡威八十年矣道應訓子發伐蔡宣王郊迎人間

訓又言獲罪威王皆失考也

史記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

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

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

其後因留懷王



晉書杜洪遣其將張先要符健於潼關健逆擊破之健雖戰勝猶修睦于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關中之衆距之

載記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石勒有吞并之意欲先遣使以觀察議者僉曰宜如羊祐與陸抗書相間勒就張賓謀之賓曰夫立大事者必先為之卑當稱藩推奉尚恐未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肇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四

三十三

等多齋珍寶奉表推崇浚為天子曰伏惟明公殿下州卿貴望四海所宗為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命與義兵誅暴亂者正為明公驅除爾亦遺書高書而厚賂之浚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舊都成鼎峙之勢何為稱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對曰石將軍之擬明公猶陰精之比大陽江河之比洪海爾項籍于陽覆車不遠是石將軍之明鑒願公勿疑浚大悅封子春等為列侯遣使報勒答以方物浚司馬游統時鎮范陽陰叛浚馳

使降于勒勒斬其使送于浚以表誠實浚雖不罪統彌信勒之忠誠無復疑矣子春等與王浚使至勒命匿勁卒精甲虛府廡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書浚遺麀尾勒偽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于浚期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睦于襄高乞并州牧廣平公及浚使達幽州具陳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大悅以勒為信然勒纂兵戒期將襲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為其後患張賓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四

三十四

進曰夫襲敵國當出其不意軍嚴經日不行豈頗有三方之慮乎於是輕騎襲幽州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引軍距勒游統禁之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升其聽事命甲士執浚立之于前使其將王洛生驛送浚襄國市斬之

魏書劉或青州刺史沈文秀遣張元孫奉牋歸款  
請軍接援慕容白曜將遣偏師赴之鄒範曰秦梓  
之戀有懷同德文秀家在江南青土無墳垣之累  
擁衆數萬勁甲堅城疆則拒戰勢屈則走師未逼  
之朝夕無患竟何所畏已求援軍且觀其使詞煩  
而頽愧視下而志怯幣厚言甘誘我也若不遠圖  
懼虧軍勢以進無所取退逼疆敵抵羊觸藩羸角  
之謂未若先守歷城平盤陽下梁鄒剋樂陵然後  
方軌連鑣揚旌直進何患不壺漿路左以迎明公

左氏兵略

卷之二十四

三十五

者哉白曜乃止

舊唐書李密負其強盛欲自為盟主乃致書呼高  
祖為兄請合從以滅隋大略云欲與高祖為盟津  
之會殪商辛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其旨以弒後  
主執代王為意高祖覽書笑曰李密陸梁放肆不  
可以折簡致之吾方安輯京師未遑東討即相阻  
絕便是更生一秦審今適所以為吾拒東都之兵  
守城阜之阨更求韓彭莫如用密宜早辭推獎以  
驕其志使其不虞於我我入關據蒲津而屯水

豐阻峭函而臨伊洛吾大事濟矣令記室溫大雅  
作書報密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  
而誰老夫年餘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  
翼惟冀早應圖錄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  
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未而靈襟用增勞軫名利之  
地鉅鎬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鴻業密得書甚悅示  
其部下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可定於是不虞義  
師而專意於王世充

捫蝨談曰蔡靈侯不從蔡大夫之諫輕投強楚楚

左氏兵略

卷之二十四

三十六

子伏甲而執之厥後楚懷王不用屈平之言輕入  
暴秦秦王亦伏兵而絕其後所謂張機者中於機  
設檻者中於檻定不爽也故君子以懷王之留為  
楚執蔡靈侯報云

城陳蔡不羹 昭公十一年

辛卯

楚子城陳蔡不羹林陳蔡皆為楚縣不羹有二一在襄城東南一在定陵西北皆楚要地楚靈王始為城○使薳賁為蔡公皆稱公也

問于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

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實子元馬使昭公不立

元鄭公子莊公實子元于櫟桓十五年屬公因之以

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

櫟刀齊桓公城櫟而實管仲焉至于今賴之杜城櫟在莊三

年十二臣聞五大不在遠五細不在庭杜上古金木水

玄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以五鳴鳩氏五雄為五正蓋立官之本也末世隨事裁職是故官無常數今

左氏春秋卷之三十四 三十七

無宇稱習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專盛親不

在外羈不在內林親用之人不使久居于外今棄疾

在外鄭丹在內林棄疾親也而居外為蔡公然丹為

楚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如何對曰鄭京櫟實殺

曼伯曼伯檀伯也屬公得權又并京○曼音萬宋蕭公實殺子游杜在莊

齊渠丘實殺無知杜在莊九年渠丘今齊國衛蒲戚

實出獻公杜蒲實也孫林父若由是觀之則害

于國林都城過大必折其本尾大不掉君所知

也為十三年陳蔡作

國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晉問于范無

宇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我遠也

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

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為大城未有利者昔

鄭有京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弁費齊有渠

丘晉有曲沃秦有微衡叔段以京惠嚴公鄭幾不

封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衛蒲戚實出獻公宋

蕭蒙實殺昭公魯弁費實殺襄公齊渠丘實殺無

知晉曲沃實納齊師秦微衡實難相景皆志于諸

侯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

肢肱至于手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動地有

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

王懼其不帥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辨

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

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廢暑之既至至

蠻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三城

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子晉復命王曰是知

天咫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子革侍曰民

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  
及不美入納棄疾而殺靈王

戰國策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者  
無為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巳矣蓋一  
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

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君

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鈞不

能牽蕩而失水則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

也君長齊莫以薛為無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

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韓非子云出車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權

命徑為無所請者可亡也

唐書藩鎮魏博傳史臣曰大曆貞元之間有城數

十千百卒夫則朝廷資以法故於是濶視大言自

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導奢天子不問有司不可

王侯通辭越錄受之親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恩

胤皇子賴之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

土田名器分割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淫名

越號走兵略地以飽其志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

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濁軒輊欲相效者往往

而是運遭孝武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

鉏小者惠來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

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答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

天下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反此提

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

相運掉也凡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將見

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

術永戒之哉

陸宣公奏議云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則大小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于

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于指故也王畿者

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

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則不悖處則不

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為御諸侯

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

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集謀慶之

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後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  
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  
底又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  
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慕天下  
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永平漸火武備  
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  
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經制頗  
符典刑疆本之意則忘於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  
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為資中復興運乾元

之後大慙初夷離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  
戒亦空吐蕃乘空深入為寇故先皇帝莫與為禦  
避之東游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抵之  
慮內寇則峭函失險外侵則汧渭為戎于斯之時  
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  
救一朝之患

兩湖塵談錄云唐世藩鎮之禍有識者憤之要當  
究其建置之始指其疆域之分計其統屬之地則  
當時事究然在目可以垂永戒觀史之暇因繫拾

其大凡使有考焉當安史甫平僕固懷恩欲幸禍  
植黨于是請以河北地封三降將其後遂為魏博  
盧龍成德是謂河朔三鎮也又有淄青橫海宣武  
彰義昭義皆將悍卒而效之相與蔑視王人  
署置官吏連衙以抗天子或以子繼父以下叛上  
則朝廷不得已姑賜節鉞雖在中國實如夷狄蓋  
是八鎮之土地人民不復為朝廷有聲教所不及  
也按魏博有州五貝博衛相潭磁也今大名府并  
東昌衛輝彰德之地成德有州四恒冀深趙也今  
真定府之地盧龍有州九幽涿瀛營莫平薊媽檀  
也今順天府并衛州永平河間之地淄青有州十  
二淄青齊海登萊沂密曹濮兗鄆也今皆山東之  
地橫海有州四滄景德棣也今滄州景州并德州  
之地宣武有州四汴宋潁亳也今開封歸德潁州  
并亳州之地彰德有州三申光蔡也今皆河南之  
地昭義有州五澤潞邢洛慈也今澤州潞州順德  
府之地蓋與天下要害地而瓜分之府庫充實士  
馬強壯隱然戰國之勢也然亦乘人君之闇懦宰

相之凡庸耳有君如憲宗武宗相如裴度李德裕則剪殪而芟劉之不遺餘力矣后之人君覽此其亦拔禍本攬權綱任賢輔惜名器庶不成此厲階也

短長邯鄲之難楚取魏睢澁之間以自益也江乙為魏說楚威王曰臣不佞少習楚事竊以為先靈王之賢甚於先莊王也楚王作色曰先莊王雄楚者也九戰而九勝以盟諸侯先列五霸聲施到今靈王少負不諱罪為章華臺而獲內叛之天下不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四

四十三

百

哀客胡詩也曰主臣莊王之有討於宋也環城芻牧者以百里築室反耕宋人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王赦之盟而弗有也討鄭鄭亡其君肉袒牽羊以迎而王赦之盟而弗有也討陳以夏徵舒僇卿取一人而又弗有也恤鄰厄誅不庭汲汲乎亡燕息之間戎車屢駕地不加益以空名為政於天下者莊王也靈王城陳城蔡城不羹彌朱方兵力所及亡不有也方城外之師與方城內應而王暴殄也以實利媒禍於天下者靈王也今魏聞趙之請以

而王弗與也潛師乘魏虛而取睢澁之間是靈王之武也臣竊以王殆賢靈王楚王曰微夫子之言殆哉請得因睢澁而構於魏

捫盂談曰傳云無戎而城寧必保焉又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陳蔡不羹城而厥後亂楚者陳蔡竟為厲階則靈王寔咎之矣雖然當壁之祥符在燕疾彼其得大城而處也顧安知非天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四

四十四

百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五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叔弓圖費昭公十三年

春秋弓圖費弗克敗焉杜為費人所敗不書韓之平子怒令見費

人親之以為囚俘治區夫曰非也林區父魯大夫言平子親費人非實

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之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五

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

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外費

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費叛南氏在明年傳善區夫之謀終言其效

六韜太公曰全勝不聞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

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

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塹而守

三畧曰軍國之要察衆心施百務危者安之懼者

歡之歸者招之服者活之攻者脫之

荀子曰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

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

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

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

將苑曰古之善將者養人如養己子有難則以身

先之有功則以身後之死者則哀而葬之傷者泣

而撫之饑者舍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

禮而祿之勇者賞而勸之將能若此所向必捷

捫蝨談曰區夫之為平子計也真仁人之言哉第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五

費之為邑不隸魯邦域中乎宣尼嘗以伐顓臾罪

由求而區夫不以圖費止平子君子謂區夫于是

乎過矣

圍城不納叛人 昭公十五年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圖鼓杜鼓白狄之別鮮鹿鼓人曲陽縣有鼓聚

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動而可以獲

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

所適事無不濟杜愆過也在此者好善惡惡無有過差則在下者曉然知上之好惡有所

適歸是故舉事無有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

賊來吾獨何好焉杜無以復若

其弗當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

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過義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

左氏兵界卷之二十五

人而繹守備圖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

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煩兵

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

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杜賈猶買也得一邑而買人之怠惰不如使人

保守其舊之為愈賈怠無卒杜卒終也棄舊不祥鼓

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杜鼓人堅守其邑能事

亦能事晉率義不爽杜義不愆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

義所杜和義所在也苟必

有厄命而無二心杜志

懷二心者不亦可乎鼓人食竭力盡而後取之

不戮人不納叛人 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就鞮歸杜就鞮鼓

孔距云十七年荀吳詐祭于維以滅陸渾二十二

年負甲偽糴以入昔陽而此時獨得降而不納者

荀吳自度已力必其能獲故因以示義

國語中行穆子率師伐翟圖鼓鼓人或請以城畔

穆子不受軍吏曰可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為穆

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于我

夫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法也

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予之賞大姦也姦而盈

左氏兵界卷之二十五

祿善將若何且夫程之憾者以城來盈願晉豈其

無是吾以鼓教吾邇邇貳也夫事君者量力而進

不能則退不以安賈貳令軍吏呼城傲將攻之未

傳而鼓降

晉書陶璜傳初霍弋之遣楊稷毛晃等與之誓曰

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

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

給其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

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



有義內訓百姓外懷隣國不亦可乎復等期訖獨  
盡救兵不至乃納之

又劉曜率眾圍京城索綝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  
食猶足支一歲未易可剋也若許綝以車騎儀同  
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  
以義行也孤將軍十五年未嘗以譎詭敗人必窮  
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綝所說如是天下之惡一  
也輒相為戮之若審兵食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  
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悟天命孤恐霜威一震王  
石俱摧及帝出降綝隨帝至平陽劉聰以其不忠  
於本朝戮之東市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五

伍

三十三

載記祖逖牙門童建害新蔡內史周家遣使降于  
不効斬之送首于祖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  
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遣使報謝  
自是交豫間壘壁叛者逖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  
兩屬矣

華陽國志李壽南征寧州以費黑為司馬與邵榮  
等為前軍由南廣入又別遣任回子調由越雋冬

十月壽黑至朱提朱提太守董炳固城寧州刺史  
尹奉遣建寧太守霍彪大姓費深等助炳時壽已  
圍城欲逆拒之黑曰料城中食少霍彪等雖至猶  
糧不多宜令人入城共消其穀猶嫌其少何緣拒  
之彪等皆入城城久不下壽欲急攻之黑諫曰南  
道險俗好反亂宜必待其詐勇已困但當日月制  
之全軍取勝潤牢之物何足汲汲也壽必欲戰果  
不利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五

六

晉書

舊唐書滑州刺史王軌為奴所殺攜其首以奔霍  
建德建德曰奴殺主為大逆我何可納之命立斬  
奴而返執首于滑州吏人感之即日降  
又西川節度李德裕奏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以  
城降上下尚書省議牛僧孺奏曰吐蕃比來修好  
約罷成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今一朝失信戎醜  
得以為詞遂詔西川不內維州降將  
唐書魏徵傳云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  
魏問倫曰鼓之當夫問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  
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人而

不戮人

鼓可得君矣不為穆伯曰間倫之為人也倭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倭人也倭人得志是使晉國捨仁而為倭雖得鼓安用之

魏志河北既定曹仁從圍壺關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于太祖曰圍城必示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久自為守且城固難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致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降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一

七

三言子四

北史齊正光五年南北二秦城人莫折念生韓祖香張長命相繼構逆食以州城之人莫不勁勇同類悉反宜先收其器械魏子建以為城人救當行陣盡皆號勇安之足以為用急之腹背為憂乃悉召居城老壯曉示之并上言諸城人本非罪坐而來者悉求聽免明帝優詔從之子建漸分其父兄子弟外居郡戍内外相顧終獲保全

魏書韓麒麟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始踐傷

境方圖進取宜寬威厚惠以示賊人此韓信降范陽之計勅敵在前而便坑其眾恐自此以東將人各為守攻之難剋日久師老外民棄之以生變故則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又馬璘平都虞侯史廷幹裨將崔珍張景華謀作亂段秀實乃送廷幹于京師徙珍及景華外鎮軍中遂定不戮一人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五

八

音四

舊唐書河間王孝恭進擊朱粲破之諸將曰此食人賊也為害實深請坑之孝恭曰不可自此已來皆為寇境若聞此事豈有來降者乎盡赦而不戮由是書檄所至相繼降款

五代史王晏球為將有機畧善撫士卒其擊禿駝既因敗以為功而諸將皆欲乘勝取都晏球逆獨不動卒以持久之自天城三年四月都反明年二月始克之軍中未嘗戮一人

宋清波雜志云曹武惠彬下江南副帥欲屠城曹力止之曰此已降不可殺曹後夢一神人告之曰汝能全江南一城人帝命賜汝城中人為汝子孫

欽其後繁盛

淮南子道應訓趙簡子死未葬中牟人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餘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于利不迫人于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天下莫與之爭

畫曼錄郭祖宿師河中逾年常登蒲坂以望城中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五

九

晉書

其蒲之民為逆者固守乃失言曰城開之日盡誅之幕府曰若然恐逾固矣第告之曰非守真者餘皆免一日城開

宋趙葵行營雜錄云南唐胡則守江州堅壁不下

曹翰攻之危急忽有旋風吹片紙墜城中有詩曰

由來東節世無雙獨守孤城死不降何似知機早

回首免教流血滿長江後城陷屠殺殆盡謂之洗

城

曲洧舊聞云大相龍潛時雖屢以善兵立奇功而

天性不好殺故受命之後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

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以朕欲大一統容他不

得卿等至彼慎勿殺人曹潘兵臨城久之不下乃

草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然

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輒殺人也逮批

詔到而城已破契劬城破乃批奏狀之日也天人

相感之理不亦異哉其後車輅至太原亦徇于師

曰朕今取河東誓不殺一人大哉仁乎自古應天

命一四海之君未嘗有是言也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五

十

晉書

水經注漳水東逕昔陽城南世謂之曰直陽城非

也本鼓聚矣左傳晉滅鼓子使沙陀守之者也十

三州志曰今其城昔陽亭是矣京相璠曰白狄之

別也下曲陽有鼓聚故鼓子國也

渠陽讀書雜抄云原之必降而因以示信鼓之必

獲而因以示義此便是霸者氣象

捫蝨談曰孫子稱用兵之法全國為上首吳之克

鼓李愬之克蔡曹彬之克金陵並不戮一人庶幾

所謂全國者乎昔人有言伐國不問仁人如三帥

之不者殺亦何妨于仁人之用心哉若陶璜受降  
必須期訖糧盡視荀吳取鼓必待食竭力盡殆如  
一轍焉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五

十一

見客容而知伐成昭公十七年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維與三塗杜屠蒯晉侯之膳宰也

忠諫見進維維水也三塗山名在陸渾南林請祭于此山川之神長弘謂劉子曰客

容猛非祭也其伐成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

君其濟之林長弘周大夫劉子乃警戎備警戎以備

晉以九月丁卯辛酉六師師涉自棘津津河名使祭史

先用牲于維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

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其鹿其鹿周

大獲杜生警戎宣子意文公攜荀吳而校之陸渾故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五

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欲以應夢

呂氏春秋晉襄公使人於周曰敝邑寡君寢疾卜

以守龜曰三塗為祟敝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

祈福焉天子許之朝禮使者事畢客出長弘謂劉

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豈嘉之

事也而客武邑治有他乎願公備之也劉康公乃

倣戎車卒士以待之晉侯使祭事先因令楊子將

卒十二萬

國焉此

人之所祭也長弘則審矣

志桓公雖不言若暗而燭燦也

又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譖日之役者有執蹠蹠而上視者喻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必頃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管仲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

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喜

樂者鍾鼓之色也湫然清淨者衰經之色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味開而不咥開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九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匿弗能隱矣亦管子

胡傳林父之于潞氏士會之于甲氏荀吳之于陸渾戎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師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之戎寇邇王室而縱之雜處則非齊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關土服遠以圖強霸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詞也諱得無貶耳則窮兵於遠虛內事外者可知矣

捫蝨談曰傳云智者營于未覩愚者闇于已然信哉屠剛之容甫接而莫弘警備荀吳之師已出而陸渾不知愚知相越抑何遠也夫晉師滅戎敵王

所佩即預聞于周亦莫不可弟兵家所謂神乎神  
乎至于無形則客容之繼繼病不能匿情于善意  
者

取餘皇歸昭公十七年

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不吉杜陽句穆王會孫令尹子敗司馬  
子魚曰我得上泥何故不吉杜子魚公子魴也順且江而下易用勝敵  
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  
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杜得吉兆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  
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杜餘皇舟名使隨人與後  
至者守之環而整之及泉杜環周也林使隨人與楚師之後至者守餘皇之舟  
其地深至於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杜炭火也置火滿於隧道之間師結為陣以吳公子光杜光諸樊請於  
待楚命言其守之嚴密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五 十六

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  
取之以救死杜藉衆之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杜長鬣多  
從之杜師吳三呼皆迭對杜迭更也楚人從而殺之楚師  
亂杜夜戰不知虛實但見吳人已伏舟側故紛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杜傳言吳  
殺梁傳曰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兩夷狄曰敗中國  
與夷狄亦曰敗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進楚子故曰  
戰

吳越春秋越王聞吳王伐齊使范蠡洩庸率師也  
海通江以絕吳路敗太子友於姑熊夷姑當作姑  
子友於姑熊夷章昭通江淮轉襲吳遂入吳國燒  
姑蘇臺徙其大舟即餘皇

史記南粵王傳與嗣立嬰齊元鼎四年漢使諭王  
入朝與上書願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天子  
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王欲入朝嘉諫不聽陰  
謀作亂天子遣韓千秋將二千人入粵境嘉乃反  
殺太后王漢使者立建德為王以兵擊千秋等滅

左氏春秋

卷之二十五

十七

三十五

之函封漢使節至塞上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天  
子令粵人及淮江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元鼎五  
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  
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  
粵侯二人為戈船下潁將軍出零陵下灘水抵蒼  
梧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即兵下牂牁江咸會  
番禺六年冬樓船將精卒先陷尋陘破石門得粵  
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以粵數萬人待伏波伏波  
道遠後期與樓船相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

居前至番禺建德嘉城守會募樓船攻敗粵人縱  
火燒城伏波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逐  
旦城中皆降伏波

後漢書建武九年公孫述遣其將數萬人乘枋單  
下江關擊破馮駿等遂拔夷道夷陵橫江水起浮  
橋關樓立攢柱絕水道以拒漢兵岑彭策直進樓  
船冒突露橈數千艘十一年春彭與吳漢發桂陽  
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會荆  
門吳漢以三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上書言

左氏春秋

卷之二十五

十八

三十五

狀帝報曰大司馬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  
公彭乃令中軍募攻浮橋船達流而上直衝浮橋  
飛炬焚攢柱順風便進所向無前  
又吳漢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及彭破  
荆門長驅入江關漢留夷陵裝露橈船將南陽兵  
及弛刑募士三萬人泝江而上會岑彭為刺客所  
殺漢并將其軍與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戰于漁  
涪津大破之  
吳志劉琮舉眾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

吳將士聞之皆恐懼孫權延見群下問以計策謀者咸曰曹公豺狼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燕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周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無伏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五

一九

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賊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我較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西關為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衝之將軍倘操宜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

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時劉備為曹操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遂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五

二一

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帳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預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烟燄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郡又賀齊性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為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綠檐千櫓戈矛葩瓜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鬪艦之屬望之若山曹休



等憚之

晉書羊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時吳有童謠曰  
阿童復阿童街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  
龍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  
會益州刺史王濬又小字阿童祜因未留濬監益  
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楫為順流之計  
祜繕甲訓卒廣為戒備

又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  
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

本氏兵略

卷之二十五

二二

晉書

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獸怪於船首  
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吳人於江險要  
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時置  
江中以達距船先是羊祜獲間諜具知情狀濬乃  
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扶令  
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過鐵錐雖輒着筏去又作火  
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  
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順流鼓棹  
經造三山孫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

濬舉軍望旗而降皓聞濬軍旌旗器甲屬天蔽江  
威勢甚盛莫不破膽用光祿勳薛莹中書令胡冲  
計送降文於濬

又江夏太守陶侃與陳敏大將戴端相距於長岐  
將戰襄陽太守皮初為步軍使張光設伏以待之  
武陵太守苗光為水軍藏舟艦于沔水皮初等與  
賊交戰光發伏兵應之水陸同奮賊眾大敗

又陶侃與杜預戰敗賊以桔槔打沒官軍船艦軍  
中失色侃子與軍輕舸出其上流以擊之所向輒

正氏兵略

卷之二十五

二二

晉書

杜賊又率眾將焚侃輜重與又擊破之自是每戰  
輒赴賊望見與軍相謂曰避避武威與為武無敢  
當者  
載記石勒發自葛陂所過路次皆堅溝清野探掠  
無所獲軍中大饑士眾相食行達東燕聞汲郡向  
水有眾數千壁於枋頭勒將于棘津北度懼兵邀  
之會諸將問計張賓進曰如聞向水船盡在潰中  
未上枋內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  
以濟大眾大軍元濟水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

孔某等從文石津縛筏潛度勒引其衆自酸棗而  
棘津水聞勒軍至始欲內其船會雄等已據北其  
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其軍令主簿鮮于豐挑  
戰設三伏以待之冰怒乃出軍將戰而三伏齊發  
夾擊攻之又因其資軍遂豐振

南史坦護之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滑臺護之百  
舸為前鋒進振石濟及魏救將至馳書勸玄謨急  
攻之不見從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而魏軍悉牽  
玄謨水軍大艘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

左氏兵略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三百五十五

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沉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  
斷之魏人不能禁唯失一舸餘舸並全

又梁裴邃征邵陽州魏人為長橋斷淮以濟邃築  
壘逼橋每戰輒剋于是密作沒突艦會甚兩淮水  
暴溢邃乘艦遲造橋側進擊大破之

又陳武帝以侯瑱擁據江州命周文育討之仍除  
南豫州刺史率兵襲淦城未剋徐嗣徽引齊人度  
江據蕪湖詔徵文育還都嗣徽等乃列艦於青墩  
至于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夕文育鼓譟而發

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號將鮑磬獨以  
小艦殿文育衆單舢舨跳入磬艦斬碎乃奪其艦  
而還賊衆大駭

又湘州賊陸納造大艦一名曰三王艦者邵陵王  
河東王桂陽嗣王三人並為元帝所害故立其像  
于艦祭以大牢加其節蓋羽儀鼓吹每戰輒祭之  
以水福又造二艦一曰青龍艦一曰白虎艦皆衣  
以牛皮並高十五丈選其中尤勇健者乘之王僧  
辨牌之稍作連城以逼焉賊不能交鋒並懷懼急

左氏兵略

卷之二十五

二十五

三百五十五

僧辨以其無備親執旗鼓以誠進止群賊大敗  
又陳徐世譜與賊侯景戰於赤亭湖時景軍甚盛  
世譜乃別造樓船柏艦火舫水車以益軍勢將戰  
又乘大艦居前大敗景軍

又廣州刺史蕭勃舉兵踰嶺詔周文育督衆軍討  
之時新興洞主余孝頃舉兵應勃遣其弟孝勵守  
郡城自出豫章據於石頭勃使其子孜將兵與孝  
頃相會又遣其別將歐陽頔領軍苦竹灘傳泰據  
境口城以拒官軍官軍船少孝頃有舢舨三百艘

艦百餘乘在上半文育遺棄主焦僧度羊東潛軍渠之悉取而歸

宋書上念叔曰吾少習安戰未開水關若安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取此非萬全之計

又盧循別帥范崇民以精兵高艦據南陵夾屯兩岸劉鍾自行覘賊天露賊鉤得其舸鍾因率左右艦攻戶賊還閉戶拒之鍾乃徐還

又高祖伐范假胡藩軍期將軍參大尉軍事統別

左氏兵略

卷之二十五

二十五

三

軍至河東暴風漂藩重艦渡北岸索虜臺得此艦取其器物藩氣勵心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逕往河北賊騎五六百見藩來並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賊應弦而倒者十許人賊皆奔退悉收所失而反

北史隋楊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檣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衆舡艦等各有差及大衆伐陳以素為行軍

元帥引舟師趣三硤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

百餘艘屯兵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

患之素曰勝負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

離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夜掩之素既

率黃龍千艘衝救而下遶開府王長襲從南岸擊

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趣白沙北岸比明而至

擊之欣敗虜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

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蔽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

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

左氏兵略

卷之二十五

二十六

三

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巴蠻卒數千乘五牙四艘以拍檣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

舊唐書關中多難韓晃即於所部閉關築石頭

五城自京口至玉山禁馬牛出境造樓船戰艦三

十餘艘以舟師五千人由海門揚威武至申浦而

還

又李皋常運心巧思為戰艦挾二輪蹈之翔風鼓疾若挂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

宋史岳飛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陵軍都統制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小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

左氏兵略

卷之二十五

二十七

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時楊欽余瑞劉說等後先來降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得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應聲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

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皋擒斬之飛入城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果八日而賊平浚嘆曰岳侯神策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為沿江之冠

左氏兵略

卷之二十五

二十八

又韓世忠與金酋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大乙字董軍江北兀術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鈎授驍健者明旦敵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艦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術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術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亟馳去謂諸將口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又金主初命造海艦欲分軍入蘇杭岳以中原民操舟楫民家送衣裘者相告語俟王師至即背之及李寶舟入島中適北風勁舟不進有頃反風金人艤舟于岸操舟者望見寶舟謬云此金國兵也

俾皆入舟中舟忽至金人不知寶縱火焚其舟舟以亦紬絹為帆風順火熾操舟者皆登岸走金兵在舟中者坐以待縛載之檻車悉獲其舟

中興戰功錄云辛巳逆亮敗盟十月下詔親征遣

樞臣葉義問督視中書舍人虞允文叅贊十一月

亮軍駐和州之鷓鴣山必欲由采石而渡允文趣

平顯忠代王權允文繼趨采石虜瞰江築高臺壓

眾渡江諸將未有統督惟張振王琪奮然任責允

文益勉琪等列軍為陣麾戈船為五屬與官軍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五

二十九

戰時振出陣盪擊戈船并進虜舟皆沉沒水為之

渾會淮西潰軍有從光州至者即受以旗鼓虜以

為援兵至引餘舟遁亮愈忿乃回揚州于是諸酋

弒亮

又紹興三十一年逆亮寇淮發張進董江領銳卒

萬人獨當次湖與之對壘無日不戰十二月劉夢

駿光化屋作船棧以渡江進督厲將士下水鏖擊

盡奪船棧虜遁遂克光化復遣兵邀擊河洛震動

玉海宋劉光義收復三會巫山等寨殺偽將南光

海等五千餘人生擒戰權都指揮史表德宏等

二百人奪戰船二百餘艘入殺水軍三千人又拔

夔州初光義將行帝以地圖示之指夔州鍊江處

謂光義等曰至此我軍沂流而上勿以舟師爭先

當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而擊之俟其稍却即以

戰權夾攻取之必矣及捷奏至帝問其故果如所

料

附通典云水戰之具其船濶狹長短隨用大小勝

人多少皆以米為率一人重米二石其檣棹篙櫓

帆席繩索沉石調度與常船不殊。樓船船上建

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幡幟門弩櫓矛穴置拋車

鼎石鐵汁狀如城壘忽遇暴風人力不能制此亦

非便干事然為水軍不可不設以成形勢。蒙衝

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前後左右有

弩櫓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

於疾速乘人之不及非戰之船也。聞船船上設

女牆可高三尺牆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

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格上無覆背前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五

三十

三十一

後左右樹牙旗幡幟金鼓此戰船也。走舸舷上立女牆置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往逐如飛。鵬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游艇無女牆舷上置漿牀左右隨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會進止迴軍轉陣其疾如風虞侯居之非戰船也。海鶻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鶻之狀舷下左右置浮板形如鶻翅翼以助其船雖風濤漲天無有傾側覆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江海之中戰船也。

左

三二

玉海云舟師可以進可以守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淮入泗而止劉裕伐南燕至下邳趨河北者自汴入河而止桓溫伐燕捨舟登陸尚得半利趨關中者自河而入徑至長安王鎮惡水陸並進可得全利此以舟師進者也塞建平之口使自三峽者不得下王濬而此按武昌之要使自漢水者不得進漢入江處河尚之言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江通守采石接淮梁寶為津要由來舊鎮根本不易之險使自合肥者不得渡韓擒虎防介步之津使自盱眙者不得至魏太武此以舟師守者也

武經總要云吳人以舟楫為與馬以巨海為平道是其所長春秋時吳以舟師伐楚又越軍吳軍舟戰于江伍子胥對閻閻以船軍之教比陸軍之法大翼者當陸軍之車小翼者當輕車突冒者當衝車樓船者當行樓車樓船者當輕足驃騎公輸般自魯之楚為舟楫之具謂之鈎拒退而鈎之進則拒之

左

三二

捫蝨談曰莊生有言藏舟于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此寓言也以吳車轡之始也姬光謀楚長鬣呼而餘皇歸既也勾踐入吳胥臺燒而大舟徙一餘皇也及掌間喪而旋歸歸而旋喪以是知莊生藏整之言為篤喻云

緣繩登城 昭公十九年

紀郭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杜莒不莒子奔紀郭杜紀郭莒

紡

莒子殺其夫已為蔡婦蔡婦及老託於紀郭紡馬以

度而去之林紡麻為縲以紡縲度紀郭之城藏

及師至則投諸外杜投縲城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

師夜縲而登杜縲登者六十人縲絕師鼓譟城上

之人亦譟宮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

紀杜傳言縲不在大

紀郭

水經注齊伐莒將水左逕水琅琊即丘縣故城之

西地理志曰莒子始起于此後徙莒有監官故世

謂之南莒也將水又東北逕紀郭是也

孔疏曰紡謂紡麻作縲也此婦人以麻縲度城高

下令長與城等而去藏之去即藏也字書去作弄

莒莒反謂掌物也今關西仍呼為去東人輕言為

去音言劉炫云紡謂紡麻作縲為布作縲之法有

小繩紀其什縲縲既為布繩無所用婦人不肯棄

之積而留之以此小繩度城而去之 連所紡者

登

謂連所紡之縲以為繩故下云投縲城外或解以

連紀縲之縲然紀縲之繩其物細小而短何可以

度城婦人意欲報讎故藏縲以為繩故杜云連所

紡所紡即縲也

急乾篇注云紡謂紡切麻絲之屬為縲縲也已紡

而成謂之紗

又傳言投諸外者當是繫縲城上而投其所垂於

外婦人則隨之而出劉炫云唯杖繩城外婦人不

出今知不然者婦人既託於縲登則是愛惜身命

左氏未舉卷之十五 三十四

若投縲不去身則交死若唯繫縲城上則身不離

城何得言獻諸子占明知將此婦人而獻之子占

師則因縲在城而夜縲登焉劉以為唯投城外而

規杜氏非也

晉書宋序鎮襄陽是歲苻堅遣其苻丕等率眾

圍序序固守賊糧將盡率眾苦攻之初苻丕之來

攻也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

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

賊攻西北角果潰眾便固新築城不遂引退襄陽

人謂此城為夫人城

北史梓潼太守苟金龍妻劉氏宣武時金龍為郡  
帶關城戍主梁人攻圍會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劉  
遂厲城人修理戰具夜悉登城拒戰百餘日并在  
外城尋為賊陷城中絕水渴死者多劉乃集諸長  
幼喻以忠節遂相率告訴于天俱時號咷俄而劉  
兩劉命出公私布絹及至衣服懸之城內絞而取  
水所有雜器悉儲之于是人心益固會益州刺史  
傅豎眼將至梁人乃退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五

三十五

三百五十四

又任城國太妃孟氏者尚書任城王澄母也澄為  
楊州日率眾出討于後賊帥姜慶真襲陷羅城長  
史韋續倉卒孟乃勒兵登陴激厲文武喻之逆順  
于是咸有奮志賊不能克卒以全城

獨異志云荀崧有女名灌崧為襄陽太守為杜魯  
所圍崧欲求救於平南將軍石覽灌年十三率勇  
士千餘人踰城突圍且戰且前詣覽乞救覽使兵  
救崧賊遂走敗

東園友聞云唐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復遣兵

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人玉帛妻女縣令李偁

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拒力不

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偁曰兵與財俱無將

若何楊氏曰若不守縣吾民為賊所得矣今倉廩

皆積也府庫皆財也百姓皆戰士也重賞罰以令

士其必濟于是召吏胥百姓子庭楊氏曰縣令民

主也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噴慕斯存宜

相與致死以守忍失其身而為賊之人耶眾皆泣

許之乃誓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刀矢兵刃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五

三十六

三百五十四

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偁率之以登城楊氏  
親爨以食之無少長必周而均使偁與賊言曰項  
城父老義不從賊矣皆悉力以守賊得吾城不足  
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眾皆笑忽流矢  
誤中偁手偁傷而歸楊氏曰君不在則誰固守與  
其死干城戰不猶愈于家乎偁裹傷復率其徒將  
趣城而一人有以弱弓射中其踵墮馬死即希烈  
婿也賊勢沮遂相與散去項城之人得保完刺史  
上偁之功遷緒州太守嗚呼婦人女子之德奉父



母姑舅盡恭順和柔者則賢矣守土保民忠誠勇烈之道此公卿大臣之難事斯時也憑堅城深池儲畜山積財貨自守冠胄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自守其忠不能自死棄其城而走者衆若是彼何人哉楊氏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

梁本侯景反隋建業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皋圖逆召高梁太守馮寶欲往其妻沈氏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召太守此詐君欲為反耳頃者京師危

左氏兵畧

卷之十五

三十七

左氏

迫羽檄徵兵徧於郡縣刺史稱病不赴繕甲訓兵今亦備矣而更召君往必見留追君兵衆此意可知矣魚不可脫于泉願且勿行遣使諷之曰身疾薦謹遣妻傳意并送土物以省之彼聞喜必無防為君取之如反掌耳寶從之於是沈氏自將千人皆藏短兵步擔雜物唱言環貨先書報遷仕曰太守馮寶疾篤謹令妻沈氏傳啓并奉上貢以資軍費遷仕大以出迎沈氏因釋擔出刃大破之遷仕脫身而遁沈氏入撫其城盡收其衆

附東觀記云海曲有呂母其子為縣吏犯小罪縣宰殺之呂母家素富豐贗產乃益釀醇酒少年未沽者貫之視其乏者報假衣裳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縣宰枉殺我子欲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許諾遂相聚得數百人因與呂母入海自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斬之以祭其子之

冢

捫蝨談曰語云怨不期深淺期于傷心極承微雲也幾構梁楚爭桑細事也改隙荆吳關鷄角戲也

左氏兵畧

卷之十五

三十八

左氏

禍成于李邱武城之克也漚管者實導之莒城之下也投紡者實啓之怨毒之于人深矣哉嫠婦一也或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或親投紡而傾紀障之城豈忠義之性固殊哉抑居安而慮危與積憤而思逞者感自異也城以婦人陷亦或以全信哉匹婦勝子也乃成城豈必須哲夫諸賢媛之智足備城守之策特附載焉

鄭人止盜 昭公二十年

荏苒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  
 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  
 死焉水懦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難治以  
 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  
 人於荏苒之澤荏苒澤名於澤中胡人又字大叔悔之曰  
 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荏苒之盜盡殺之  
 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糾  
 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  
 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  
 方施之以寬也杜詩大雅沈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  
 其施之毋從詭隨杜詩人隨人無以謹無良杜謹勸  
 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杜詩用也遏止也  
 會不夷明法亦亦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  
 常用猛政糾治之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  
 杜詩安也邇近也遠者懷附又曰不競不練不剛不  
 柔杜詩殷頌言湯政得中和布政優優百禄是道杜  
 詩競也競急也○杜詩求和布政優優百禄是道杜  
 和也道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  
 遺愛也杜詩子產見愛而有古人之遺風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五

三十九

四百三十六

商子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國皆有禁  
 邪盜賊者死刑而姦邪盜賊不止者不必得必得  
 而尚有姦邪盜賊者刑輕也刑輕者不得誅也必  
 得者刑者眾也故善治者使姦可忠信而况伯夷  
 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况姦乎勢不能為姦  
 雖姦可信也勢得為姦雖伯夷可疑也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五

四十

四百三十七

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  
 董闕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  
 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為不治之矣  
 漢書趙廣漢為潁川太守郡大姓原緒宗族橫恣  
 賓客犯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  
 月誅原緒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  
 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屬使其中可用者  
 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  
 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為鉞角蘇林曰鉞音項  
 視可受授書孟

曰箭竹箭也如今有受客事箭也師古曰箭若今  
或錢藏繩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鉤或箭皆為  
此制而用受客令其及得授書削其主名而託以  
於其中也箭音簡

為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結為  
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  
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  
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名郡中盜  
賊聞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  
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  
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為

左氏兵星卷之二十五

四十二

即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  
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  
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  
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使即開戶出  
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即甚厚送獄勅吏  
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環為調棺給飲奠具告  
語之皆曰死無所恨

又尹翁歸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治如在東海故迹  
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

輒召其縣長史曉告以姦惡主名教使用類推迹  
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

又張敞拜膠東相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群盜令  
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  
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欽然國中  
遂平後以膠東相守京兆尹自趙廣漢後比更  
守尹如黃霸等教人皆不稱職京師寢廢長安市  
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敞既  
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者長教人居皆溫厚出

左氏兵星卷之二十五

四十二

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師古曰童騎以童為名  
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  
長曰今一旦召諸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  
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  
以赭汗其衣裾吏坐里閭聞出者汗赭輒收縛之  
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  
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

又王尊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拊循貧弱鉅款  
豪強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

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于  
王法下亂吏治并黃後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  
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會討專以正法案誅皆  
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機劇整亂誅暴禁  
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蘇林曰黃音矩晉灼曰翦張禁酒趙放此  
二人作箭  
東觀記馬援上書曰擊潯陽山賊除其竹木警如  
嬰兒頭多蟻蝨而刺之蕩蕩然蟻蝨無所復依上  
悅

左氏兵畧卷之十五

四十三

陽州三

又梁統對尚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群輩並  
起至燔燒茂陵都邑烟火見未央宮前代木嘗有  
其後隴西新與北地任橫任崖西河曹况越州度  
郡萬里交結或從遠方四面會合遂攻取庫兵劫  
刺史人國家開封侯之科以軍法追捕僅能破散  
後漢書虞詡到朝歌設令三科募求壯士自掾吏  
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  
蕞喪服而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饗會  
悉賞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剽乃伏兵以待之悉

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米  
經縫其裾為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  
散

舊唐書吐蕃寇京師乘輿幸陝諸軍潰卒及村閭  
亡命相聚為盜京城南面于午等五谷群盜頗害  
居人朝廷遣薛景仙領兵為五谷使招討連月不  
捷乃詔李抱玉兼鳳翔節度使討之抱玉探知賊  
帥行止之處先分屯諸谷乃設奇潛使輕銳數百  
南自洋州入攻之賊帥高王方與諸偷會還為銳

左氏兵畧卷之十五

四十四

三百廿

卒數十人掩擒之因大搜獲偷黨悉斬之餘黨不  
討自潰旬日內五谷平  
唐語林韓晉公鎮浙西也痛行捶撻人皆股栗時  
德宗幸梁洋公控領十五部人不動搖而徧懲里  
胥或有詰者云里胥聞擒賊不獲懼死而逃嘯聚  
其類曰我輩進退皆死何如死中求生乎乃燒村  
劫縣浸蔓滋多且里胥者皆鄉縣豪吏族系相依  
杖煞一番老而狡黠者其後補署悉用年少惜身  
保家不敢為惡矣今上在外不欲更有小寇以撓

上心其旨如此其吏胥不杖死者必恐為龍乃置  
浙東營吏俾掌軍籍衣以紫服皆樂為之潛除酋  
豪人不覺也又痛斷屠牛者皆暴死連日謂人曰  
草賊非屠牛灑酒不成結構之計深其罪所以絕  
其謀耳當此際賊皆失圖

又高宗時群蠻聚為害討之無不利乃除徐敬業  
為刺史發卒迎敬業盡放令還卑騎至府賊聞新  
刺史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慶他事已畢  
方曰賊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使往觀之莫

左氏兵星卷之二十三

四十五

帝王七

不駭得賊所馳兵覘望及見船中無人又無兵伏  
更閉營隱藏敬業且入其營內告云國家以汝等  
為貪吏所害非有他惡可悉歸田里後去者為賊  
唯召其帥責以不降之意各答數十遭之境內肅  
然

宋朝名臣四科事實云王梅叔遷諫議大夫知益  
州賊盜賊無輕重一切戮之蜀中股慄不數月賊  
寇屏竄列郡皆外戶不閉先是張詠守蜀季春糴  
廩米其價比時估三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戶為一

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釋民以此少犯法至  
是獻議者改誅法窮民無所濟復為寇梅叔奏復  
之蜀人大喜為之謠曰蜀守之良先張後王惠我  
赤子俾無流亡何以報之俾壽而康

宋真宗朝名臣傳云盜起常潤太宗選御開知常  
州至則遣人招諭群盜設計擒之賊懼悉來歸因  
出私錢為賞解衣賜賊帥置之左右或曰寇不可  
近開曰彼失所則盜得所乃吾民也始懼死而我  
親愛之出其望也以赤心感之彼必盡歸我矣不

左氏兵星

卷之二十三

四十六

半載境內悉寧

宋哲宗朝名臣傳劉舍人放治曹州曹素多盜朝  
廷立重法而盜不息故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  
之至則尚賈平務在不擾歲中盜賊衰息

歐陽文忠公集云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  
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  
傳召桑維至京按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樞密謀曰盜  
畏吾名必已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  
閉柵戎軍更無一人得取出居數日軍吏下

為教請出自效輒不許既而夜與數卒變為盜服  
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媼留  
為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携  
其具就媼饌而以其餘遺媼媼待以為真盜矣乃  
稍就媼與語及群盜輩媼曰彼聞桑澤米始畏之  
皆適矣聞澤閉營不開知其不足畏今皆還也  
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媼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  
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澤也媼為察其實而  
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媼察其實

正氏天泉

卷之二十五

四一七

三十三

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其盜  
卒若干人於某處取其盜其尤強者在某所則自  
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馳追之遂與賊遇手  
殺三人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

宋史桑澤  
傳載同

附文中子云陳叔達為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  
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子聞之曰陳守可  
與言政也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守之以德縣之以  
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

存者

白警編云范忠宣公知齊州齊為山東劇郡晝夜  
劫盜無虛日八武勉公以嚴治之公曰寬出于性  
若強以猛治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兇民取  
玩之道也

說文艸出从艸聲胡官切蒲水草也可以作席从  
艸浦音切

爾雅莞苻離其上藹音郭註今西方人呼蒲為莞

蒲蒿謂其頭蒼首也今江東謂之苻離西方亦名  
蒲中莖為蒲

正氏天泉

卷之二十五

四十八

埤雅蒲似莞而福有養生于水壓柔滑而溫

晉書海陵縣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澤皆是菰葑連

亡所聚威令不能及應璩建議率千人討之時大

旱璩曰伏火葑葑然亡戶窘迫恣出諸璩自首

近有萬戶皆以補兵朝廷嘉之

附舊唐書孫安祖刺殺漳南令亡殺實德建德

謂安祖曰我知高難泊中廣大數百里莞蒲阻深

可以逃難水間而出虜掠足以自資既得聚人止

觀時變必有大功于天下矣

2013715

S  
Z121.5  
16b



21101000420072

又崔郎居鄂渚峻法嚴刑未嘗賞一死罪江湖之  
間崔蒲是叢因造蒙衝小艦上下千里暮月而盡  
獲群盜  
捫蝨談曰盜賊民間稂莠也植嘉穀者安得不鋤  
國僑猛治之說長矣雖然蒼鷹乳 非博漫抵壘  
不足心而威威樣麟直皆 此于不用此寧可  
同日道哉吾必以陳叔達請原自新之令為優然  
國僑